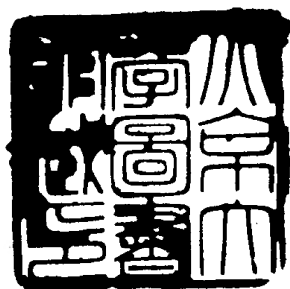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七七册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七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七七册目次

## 子部・類書類

# 謝華啓秀七卷

〔明〕楊慎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謝華啓秀八卷》提要

謝華啓秀卷一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二字類

丹旋楚國板國說文　磨折楷　摔磨楊說楷也　賀

劍枕小兒四寶劍禮　玉錦文如玉綠侯禮　金蘭易

石臺果石木丹桃子臥名　齊紫舞楸公好紫色淮南風

赬紫敗赤也　漢紅鄭方說注云一入為綠谷漢時紅　仙木桃

說文　神叢杜樹也戰國策　鳥盤地名　白登近塞外地漢

古　怨鳥子規爾雅　吟蝛蟪蛄　玉窪酒子略

瓔叟殷子引列子注藝經　木閣棧道也戰國策　雲江

飛梯渡水兵法　陵蒲吉草戰國策也　俏倚草色也文選

魍明作聰明戰國策也　鬬智吉漢　嘖曲楊升時折皇華

月琯同上七輿晉有七輿大夫左傳五乘齊莊公伐莒爲
五乘之賓寅階宿陛也亥陛唐六典春升寅階冬升亥階
外史周官中經晉有中經猶今云中秘咸墨人名帝嚳時爲
頌中黃人名古勇士嘉夜夜液同香澤也漢樂歌流霞
酒名糜九墨也觀漢記來鸑素絹也十燈三
跬籍田岳鎮淵渟墉城紫龜綠髓並太

液池車名繩山颿海夷首翠毫金介龜
金監寶冶鑄錢之所星旋施旗屬也王會篇月
羽家語白羽如月羊腸阪名熊耳峰名虎口羊
暘鮑照瑤碧山海經砮丹禹貢三崿瀵水也九
崢在廬龍山坂名遊及莊子運斤莊子神閜仙
弓黃帝事獵葉鳴條風屏風草名楚詞

書帶草名鄭玄鴻冥鳳巢高隱虎牙山名
在荊所魚齒山名見左傳四柱錢名五銖錢名五
牙舟名楊素造三翼舟名語助聲餘史記注哇聲餘
也合騎史公孫收爲合騎侯冠軍亦侯爵名蝮鷩史記
鯨鯢左傳皆惡人之比八桂五芝選綵形
摘也紫紺錢名乘風先景皆馬名多羅奩器

名木脂盍之訛也太平御覽跳脫劍名散錦古詩繁星如散錦
聯珠五星如聯珠鋒帽斧螗柳文紛紅
駭綠柳文紫複閣道也綠紛旗名車服志雨甲
烟苗菜山谷風鬘霧鬟馬藻莅山海
經蘭蘇杜篤禊賦蘭蘇肸蠁感勤精蒐皆謂香也龍修龍須草也
可爲席山海經雁膳蓀菜也管子鶩飛水經山海經注作

盎漿連環排上炙輠辭不窮也浮于說事變
燧回星紫霧郭璞發百尺樓賦朱露謝莊詩仙
鄉降米露巢父壺公玄蟲蟬也子建集曹
紺蝶閨房媚藥略略曲名白居易有聽妓人琵琶彈略略詩堂
堂曲名九著九夏之署管子九旻秋也文苑棠
槃正弓者上音排營子礚諸治玉石具淮南子鷺鼓

覓鍾覓氏爲鍾冰月冬三月妟子霧朝淮南子芝
若若杜若也列子言美人香蘇鮑照詩閒簾拾香蘇紫紘石決
明也苗子翠綸草名孫綷海賦蓮女妙女也閒尹子
花奴羯鼓錄醂酺女子面上如文也今曰笑窗文選作蜜稍淮
南子治閩女子笑貌買子稻蟹國語稻蟹不遺種矣蒲贏
三國志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皇林帝器三國志黃

猜土德之後赤行火德之後蒞山在山陰雜居之華馹避三國
志芝嶺四皓罥索秋千也西南死傳儛緪今之軟索三
國志胡駒戰國策代馱選詩水原嘶代馱冠雀鶴
後漢志馴禽鵲翹也西南夷傳瓊露庾亮賦欣太清而樂瓊露
玉嵐古詩嵐沉玉齊冷碧篆王筠詩金滕澗瑠篆黃圖漢涓
三輔黃圖龍舟鳳艒隋書斥上瓚蔡也漢書方

中凌落域也後漢丁男甲卒北漢書媟婗
淫氣也尊罕不別之兆京房易傳龜鼉說文燕妣之求得比龜鼉邛
茭營子卯水葵即尊也字一作節苞櫟椽手也暢轂詩華
變謝靈運秀翹草木之英芳蘠謝靈運撰征賦天縹
淺青色釋名帝青佛經朱英紫脫瑞草名禮手威術
脫與蕿同方湖在華林羽水經曲洛穆天子傳俱在洛陽

緲璐亢倉子周靈王使祭櫞飯
公致莊帛與紉璐
陸晉天文有月中有
菁羨望星田天田星月戶修月戶
金鹿銀釐稱天鷲雞山海鳳鷂拾
子傳經遺
記漢猶言更省也越
賜告書分休王咸傳鐵英絕
書金穎吳越春鵬耆阿含鷹俊支適事
秋劍事經老寄
寺須彌山下有
白馬名青鴛青鴛伽藍鰈水鶤

林並夷石狗俗名尖孫金狨俗名金
池食猴者綠猿
韓非子文賈子從薰服之樂
文衣衣之勝薰服如今之妓女也
四分爲衢今云風俗
衢國衢要也嘗子搗營通魚王
貝毋佛金搖步搖也玉照玉鏡鼎娥
經七召也
常撰姬也竈妾王繡詩又炊子目語
沈亞之主炊者曹公兵法
市人精點易通卦文
額瞬成伯陽繒雲驗綠雨選

燕樂選
窖庚玄乙也雞頭府鶉首春日
城佛星劫法華經三鱙三苗六駁
寺星宿劫國名記
穹翠空翠渥丹詩仁祠佛寺也
江海楚王元英
傳禮殿文翁立周森驛輕郵簡文
公禮殿帝
栢梁漢萬柱周宥高宮麟趾犬牙宗
以萬爲柱室
事壁田鼎邑洛陽珠皋漢磬水泗
事陽淆

皆法征代
危章互簡官丹浦青立事
魚名貞之不死以爲馬名
橫公梅艾卯蝌異物志思婦文選注
鏤管文戔惹烟籠月竹勝
蝸髻小見醫如炒
金孕碧古今注
士俗唐馬御六
三商禮寸春書七涓也八罷馬
閒三叅見五百勝月交川合浦
禮行志今

易林石絨不灰木也元阿合馬傳金罽大金志玉彝
酒器金溝麗竪西京雜記射奴與麗竪通孌童北史又
碑妃壹歸玉舖管子瑤臺玉舖瓊粒劉子瓊粒之年謂山年也
麗玉明瑰傳奇曳雲牽雲歌也李賀
舞消洪女官名寶擷乾也瓊嬰悅卜也列子
注先游紹介也猶吉先容鄱陽傳江蒲

杜詩草圍屋釋名曰蒲山淡北山移文注石藍夜泉入山食右
藍付長年冰田王舜氏別號川香水美禪林魚
卵紙也右單第鼠須筆朱映陸德明經興輝文並以朱
映黃影王右單法帖太宗命指遂良資書影其傍生花江淹葉事
鏤膢紀少瑜夢人以青鏤無贈之才思日進雌黃雄白
光子婉澤荀子膚彩陸機即令云水色玉柏陳子昂詩

般勤玉柏紫金搖金步搖七召玉枕蘭亭紫絲蘭亭
謗書林茂怎牒孟常君金蘭易銀艾張然明十要銀
艾青史人姓綠圖人名翡翠鴉黃鴛黃
張丑楚人茗姬赤漢夏屋
春臺山桐澗梓琴材也淮南家家
人姓有家者家鈕熊是也汎氏漢人有姓氏者與祭邕同時經漆

宋孝武帝賦想輕綦之往迹利屣史記躡利屣錦磧梁元帝詩
蒹流澄錦磧瓊沙劉禹錫飯牛轂馬說文林穀馬也
紅龍草名詩照有游龍紫鼈鼈蔌也畢爾雅西京雜記太液池
有紫邈綠蔵浴土居韻騷馬土浴也衮塵馬名浴土即衮塵也
南軸南樞天之南軸爾雅注北紘洋偃有紘帶石章
訓楚文著諸石章即石刻也珉款陽文曰款綃宮龍宮織鮫鮹故

曰綃宮鄭仙女與父母書曰兒已北迹綃宮 錦地 孫知微畫太慈寺壁流彩
所皆錦地一院生草如錦劉界迷判去復生 細柳 長楊
油雲 膏雨 文露 春秋緯文露布武露沉 光風
楚詞 建木 呂氏春秋 柜松 山海經日事 帝籍 神
謀 蓼風 蔡邕月令章句 葭露 毛詩 凋蕒 掩
桂 時日事 雲府 茫蒲之山贊 石閭 太山吟 天台

地首 崑崙山為地首 仙博 帝棋 山海經 水
伯 波臣 縱壑 鵬溟 濫觴
縈帶 水事 鸚洲 鵲岍 左傳 沉碑 潛璽
漢水事 鮮珮 羙珠 漢水事 牽牛 飲馬
稿事 轘轅 郟鄏 洛陽 三塗 九谷 東京賦
梓澤 石崇別業 芝田 洛神賦 芳津 栢谷 陝州

鳩里 鴻關 嶽州 方城 曲洧 俱左傳許州事
熒臺 火井 嵐州 虎牙 夷陵山名 狼尾 夷陵灘名
蘭坂 曹植事 桂山 劉安事 絳樹 青琴 皆美
人 桴苡 王會 荃蘼 洞冥記春蕪布也 鴿王 六度集經
菩薩為鵠王 師子 手花 虛空藏經 心地 不礙經
濯龍 飛兔 皆洛陽門名 琬液 瓊蘇 俱酒名

日圭 土圭測日 景柱 即日圭也淮南子以鴻漆為淶柱 高
摽 即今上高竿也張平子 綃索 秋千也佛經 娃館 吳 女
閭 齊 中湖 楚宮名呂覽 左和 單左門也韓非子 委
雲 管子雨平而雲不容嫫委雲別述止委如委似之委 甘澍 論衡甘謝
濾浡 俞兒 山中神長尺管子 慶忌 澤中異物管子 王
舖 管子 金秦 左傳 雁膳 彫苽也管子 魚衣 水皆廣志

質館逸有質館以名除夾降城受降城也紫蓋當賦初使婦於
墀無木紫盜於帷席鬱郁絕交論言關郁於逆蘭判花唐有五花
判事詩草又可對詠草班春刺史第五倫事行夜南史刺史
王式事墨音州縣散條也南史朱殘郭知玄有朱般韻
華庭匈奴葷粥之庭也南史龍嵸窮蹙龍嵸皆匈奴也山凸
山凸曰龐水凹水川曰淵日谷大荒之中有谷曰溫源一日方至一

日方出山海經天漿水經脈魚易拜浪鼓風者瀧雀
飛廉形如風神也龍雀風事翠黃為名漢書朱紫紆朱拖紫
峭蒨左思詩華菁倒字妙謎藻棋聲釣影
分香剪綵宮女事箭萌笋茶串茶經
孫竹女蘿魚淦鳥頏飛黃
太白窗簾即窈窕又作窅窱崝嶸即崢嶸

徑草殺青汗竹生白虛室生白虛
白莊子真丹佛書謂中國曰真丹卽震旦也紅樸紫囊
牡丹蘇水穿山沙蓮水柳唐詩
冰柱劉叉土囊宋玉渴日黃淵事兢辰楊子山
鑱冢刻碑碣海界淮南子江留唐詩彫候
彫零之候也蕭晨秋日亂承符令之發批以投火灼散從

令之外班隸人宋會要珍藏文選陸海珍藏寶路鹽鐵論山海者
財用之寶路蘇蘭相如比比蒨秘元或自比蒨或遂改名曰或
銀鉤索靖書金剪唐司馬承禎書淵蜎楊雄賦淵蜎蜒
淺之中言幽深處也肹蠁相如賦肹蠁布寫司馬注曰肹過也芬芳之過若
蠁之布蠁也說文蠁知肹出也廣雅
曰土蛹也毛況曰古蠁字作向晉大夫
羊舌肹字叔向東倩粹文音香兩切取肹
向嚮布之義文揚子雲賦蘇咲肹以梲批

刖肜鑁益
古語也
山名淺水所
出泚南
曰鈴下又
曰弟下

**稻新**

稍草爲新
也素閉
西　左
傳注

**夏篆**

中上文
周禮

**蓝山**

草兄本

**衙前**

宋析
門子

**楚灑**

楚酒名
辭

**御下**

唐稱太守
曰御下又

**華嶽**

**雲社**

在縣名
鄭
瑞應國曰雙蓮爲
華草今之並頭蓮

**華草**

**貞莛**

庚蒲之松樽貞莛勁草櫚
含芳仰佛素雪凱

之詩疾風知
嚴霜識貞木
州集玉予可詠石溪詩石裂
雯華清月秋唐韻雯雲文也
陝朝戰船

**翅**

名南史
若士殊身
於雲清

**雯華**

劉文靖龍興寺閣詩
雯華寄樹忽當眼中

**金**

**雲清**

部正文虛敎
翮翔於玉闕

**芳能**

符青何曾石
崇芳能標奇

**休攸**

耳不聰也尚書大
傳繫聽於休攸

**輲輪**

尚書大傳致仕乘車
以輲輪小輪安車也

**建隼**

太守

**鳴騶**

又曰鳴鑾
車
又登龍
雖未階於至道
且栖絕於世纓

**乘雁**

經羿

**枯魚**

府樂

**五印**

中國曰
印度

**華房**

張綃
征賦

**歷網**

唐詩

**世纓**

謝靈運賦

**三輪**

法華經

南

**朵殿**

唐詩

謝華啟秀卷二

三字類

過寒谷　佪昆侖吳越春秋　鳴蟬堡在秦州

射鵰樓劉明入長安晉帝奔蜀鴈樓　紫閣圖王蔡傳注　青

門曲集內　萬箱寶詩疏　兩岐　金据也同官　棗

六鈞顏高事　貫七札養由參　丹參醬姚武帝餘制

玉華盞胡中　風瑟瑟　木搜搜南史楚詞鈔

自雨亭王鐵引泉激雷歸自雨亭　移春檻楊國忠　移春

檻上借景亭山谷　傻楓浦杜詩　八桂林山經　海

飛霞驃馬名　流金駈馬名　淨淨溝水注經　勞

勞渚樂府　歸雲鬢趙帝　文節翠蜼省人宮　鼓

箏草選注　明綺文並經王者族人有亦則宗

人里如綺文而明正　耀紘帶天子志赤道天之紘帶　承露盤

漢　相風竿晉　神樓散安國生　陷冰丸偏鵲

青麩散華佗　翟文乘馬文如翟翟雉也

爾雅　綠昌明罽茶名白詩消瀆一盞綠昌明昌

明地名在　紅蛛蝸宵石名又出下詩　琵琶峽在夔

州彰明縣　箄策城　琦楊蔡文單唐采從城中韓　玄滬水所神出庭

之處　翠嬌川龍馬負圖之處　楊六鷺　齊八騄郭璞

南賦郡　金鶩蓝桂山也金　飛臨海志臨海白石所集八桂所植

碕在抵板桂為昏坐所　蠮螉塞　跳在出龍師城外蔡家鴛鴦地江之湘獨口盛於候比鎮

梅根冶紫滋之府　菱册道　楊葉洲隋在峭闕砍在　蘭峯宮唐為繡

宮　文章繡　州省錦繡湖九治城州志　妙髮雲

巖貝雲華巖經妬羅綿雲也作兜羅非言雲色白而薄
羅與綿內典妬羅綿世界時云月似綃中純衣如岑標燦
千迷道梁武帝宮三休臺楚節草粧隋宮近
香髻春宮人鶴語寒異苑龍銜照山海經王
孫草帝女花菊也黃猶芙蓉邐翡翠墟
時在猶南許丁卯詩烟澹彩月蘢華文苑露賦麴

塵黃周官注水脂碧淮子大藥有水脂碧即水碧也茱萸
澗隋章仇大翼隱於萊兌淵蕪若渠汴河舊名華不注山名
醫無閭北領草可蘿周官柳堤鬚范子吳牛
喘世說魏鵲飛烏鵲南飛月事黃雀風風土記丹魚
水水經魚折溜龍嵏水春秋緯使君灘
中郎浦水經窮魚丘巨馬水易州龍

鶴山魚蛇水眉州伏犀山騰龍水戎州
黃花川紫栢坂岷州笑舞鶴晉平公鼓琴鶴
含珠而舞握靈蛇文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晝炙陽
夕下露管子秋日歌北戶舞南濱柳文
玉趾左傳切文踦說苑以夜繼日男女切踦淫齊康樂謳歌好悲切
踦絡履交錯也三勒漿唐代宗以三勒漿賜太學諸生其光色畔畔如

蒲桃桂醑味則溫鬱甘滑三勒者毗勒菴摩勒訶梨勒也百末酒漢書百末
旨酒布蘭生錦浦坊成都金花寺同上磨循集
孫光憲止戈書趙化宋溜海月赤城霞
三家市在提五葉湖在渚宮張氏五葉居之因名九
折坂王陽傳七勝城梁書蕭紀傳在川江峽口文章草
出巴蜀異物志竹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澤草不言其旨旌節花其花

似蜀葵雅州來之

凹凸花一乘寺課郡陵王造張僧繇畫凹凸花遠

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即平

英蕩竹周官注英溝劃也蕩竹節形溝劃玉之

琫文星有玉綖綖琢訓溝劃也

逆成鬭光固試逆成宮鬭

蕙作

樓楚辭

歸來兮陶

老去也薛逢有老去也歌

風

香調琵琶

蘋花歌見后妃傳

龍花蕋宋長編內傳聚愈至

丈趾索龍花上燕之龍花蕋即斑枝花也

燕薦蔬霜南名燕窠菜海燕拾海

上無毒香蔬結果燕去果從人取而黃食之其味芳香乾美在百蔬之上

寶

階糕金國重陽有寶階糕松漠紀聞

瀲瑠酧葡南酒名

雙

䅵桃

百嫣壺古詩壺矢誰同寄百嫣

熒熒鳥銜波

傳稱回識熒熒之鳥

嚶嚶嫺詩

鷲露鶴

合風蟬

選

金埒調王武子以金埒調馬

銀槽飼元魏高陽王以銀槽

飼馬，

虛白室莊

空青岡在衡山

春采生

秋采蘇常于

潤斋露

瀏祥風樂府

無定河周水

不到寺

在蛾眉縣險阻人所不到因名

翠羽衾

紅蕤枕仙女贈常余

藏吳星半山詩拾我戴吳星

飛隴

月司馬才仲詩別離飛隴月

邯鄲夢

壙埌遊莊

延鷺堠元魏以鳥獸名官堠官曰白鷺取其延頸如鷺然也

蓮鳥亭

漢明帝事

霏霏霧茶

瑟瑟塵茶

神鷹宅山海

經云鷹鶴所宅

王鮪家山王鮪居于岫

謝華啓秀卷三

四字類

平地敢壽 公羊高生平平生地地生敢敢生壽四世傳經 震賜來

彪 楊震四世公卿 升出於槃 哻出於憔 儀禮注

準生於隼 繩生於繩 爾雅 綠鶼葱鶯

青亂紫燕 魯都賦馬名 上印歸邸 張安世傳 懸車

閉門 致仕 玉蹊金題 卷軸 白穀斑楮 紙 樂

石緻磚 古以石刻爲磚 精鐫妙榻 法帖 秘戲更衣

漢書 橫陳編席 古文苑戰國策 三歲社君 史記殷紀注伊

尹言九君 五日京兆 張敞 琴華絕竽 晉子 天英拊

竿 方長不折也同上 泉液露英 飲之美味白虎通 山膚

水豢 食之美也隋志 採薪蘊丘 乘馬期事 抱甕漢

上 莊 神巫用國 汲冢書 哲婦傾城 詩 金

石清音 絲竹淒唳 吳越春秋 壽陵餘子 學步

者莊 貝宮夫人 仙女 智胥乎卒 古詩力胥哭智胥卒

謀稽乎誸 莊子誸急也 鯢旋龍躍 同其靜默

列注 鵬溟鷦巢 均其逍遙 莊 三弋五卯 食之

儉者梟子 四簋八瑚 食之侈 王良捨策 公輸

運斤 言士不學桓譚 迎朝送夜 老子指歸 往露來

霜 優游塞馬 脫落冥鴻 唐文 一花

寶樹 八水香池 寺香池八水夜寶樹一花香 大丙

彌節 長庚曳髯 御步 揭雩紫露 伊尹說湯調和

之美者 員嶠琅霜 道書 帷薄不修 漢書 際會圖

治 禮記 丁櫟郭椒 牛名桓譚新論 韓盧宋鵲 犬名

金精埽旦（公羊注）　玉弩驚天（後漢注）　淦鼻
香杭（文選）　灑墮雲子（唐詩）　碧海琅菜（山經）　玄都
綺葱（漢武內傳）　首鼠兩端（漢書）　狡兎三窟（晉書）
星懸玉李　雲展金翅（金樓子）　蚩尤曜
旗　王良策馬（漢氣）　鳴牝構孽　紛虹肆
火（女主之禍）　六階已平（三台有六階）　四門咸闢（太平）
旗錫黃鳥（隋宋子）　珪命赤烏（宋武本事）　歡將
樂來（法雲）　笑與忭會（選）　水有玉璞　陸有
珠胎（長沙土記）　風　濤翻浴雲　湯沃眼雲　淼
勤誠累歲丹爐未通　服道彌年白頭
成謗（文粹）　綠華白台　青琴紫玉（古皆美人）
張綱埋輪・王暢埋井（暢王粲之祖）　惜身安

寵（後漢書）　金軀佚榮（晉書）　金蠶誑織（陸翽鄴中記永
嘉末盜發齊桓公墓得金蠶數　千詩陰縱詩金蠶誑可織）　銀鴈不飛（秦始皇葬中水銀為鳧雁　杜詩銀海雁飛沉）　列耀秀華　凝
芳都荔（樂府郊祀歌詞）　俯察翅襟（尺牘）
靡草彫花　合桃流彩（四月樂詞）　繁姐
綺錯　旨酒泉亭（樂府）　金山玉亭（曹玉德樂府神）
仙金玉亭（北）　瑤思瓊想（道書）　小心翼翼（詩）　成性
存存（易）　密雲不雨　履霜堅冰　憧
憧往來（易）　雁雁行邁（詩）　重華協帝　明
雨作雛（太子事）　叢頭鞋子　瑩角冠兒（唐小
詞）　越鳧楚乙（張融曰鴻飛天首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鴻常一
耳）　晉菑秦蔓（說文解蔓地生華晉謂之菑秦謂之蔓）　筆銳

干將　墨谷浮鵠 文心雕龍傳所謂 雅文北之策端也
髏蜓蚊翼　形微發鱗 小言賦　重葩累繡
沓壁連璋 屏風賦言木之文理　鳳將九子　龍
導五駒 文木賦文苑　鳩居鵲巢　蘿施松上
泰得若雉　魯獲如麕 祥瑞　齊雞開府
衛鶴乘軒 議言　命輕鴻毛　義貴熊掌

江淹傳符　螟蠓蚵蠋 商子　魑魅魍魎 左　枕中
鴻寶 淮南　柱後惠文 漢書惠卯 蟪蛄蟬也　玉笋瑤
篸 桂林山形　翠篠隨風　金戈
動日 小謝竹賦　紐攝杳冥　盤旋寥廓 釋氏切韻
股肱之郡　方面之才 唐文　地形繡錯
戰國策　國勢金甌 南史　刻石漢京 蔡邕　垂金泰

市 呂　文既記笏　武亦書殳 字学　英雲
明露 字形　軒皇究委 山名　穆王
羽陵 藏書　題竹流聲　贈蔡稱美 廟　夜
警晨嚴　朝昫蓓藝 史漏　教嚴緼瑟 賈子　禮
垂吹銅 賈子引青史子教太子事　假手成文　遥
口授義 今之傳遠　重門擊柝　高屋建瓴 漢書

[illegible]章胃虎　捲旆收旂 凱旋　泉花雲萼
風草月松 鮑照 蒲大圃　騰雲冠峯　高霞翼
嶺 水經注　皜曜鮮芳 粉　分
沙漏石 水清　勢如沃雪　事
等注熒 南史　動埸歲資　以營日富 奢侈
北上太行　東臨碣石 俱魏武帝事　積甃毀

玉太玄衆口鑠金漢書青出於藍絳生於
蒨文心激水不漪喬木無陰言文者紆餘
巧言亂德利口覆邦借交報仇
藏命作姦史記孚帶自珍緘石知謬文選
序華鄉重秬漢皋香秔米也選絢煥曹左德詩
紛爛風賦櫹槮爍爛竹批選金止王亭
瑶結瓊構賦青瑣銀鋪朱干玉戚
一足之夔九頭之鶬劉騊駼玄根賦頳彩輕
漣水光也選文質相半雅
艷相資論文選注隨珠照日羅衣從風王孫
子山櫻銅陵家藏金穴景燭雲
火風馳羽書千金之家三錢之

府史記運移祚殫史記數屯期盡烹茶
淅蒸灑園漱齒李華雲母泉記皆秉周禮
璀由漢儀唐文鋒帽斧螗柳文臺烽樓蟻
聯嵐含輝柳天威咫尺
左雲漢昭回詩雨甲烟苗萊風鬟霧鬢
助漢皋香粳米也選都廣膏稷沃也山海經
鉛含五彩鳳吐三花二物合璧
名曰河車道樞時不我與天未與斯
顏亡無好軻死不傳汝無後言
予有疏附蘭珮堪紉胡繩可索
顏野王賦草可爲索胡繩香見楚辭瀑布飛流丹翠
文曜謝靈運清波引鏡形無遯影應貞長

溪清瀉流影不去 李義山 來脫薄粧去
留餘膩 沈約美人賦 吳欲金車 晉溷紫蓋
吳時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開闔門見天子晉世有黃旗紫蓋運終三百之讖
峑繞來逞 芝蓋經過 丘遲 左右青靄表
裏紫霄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
爲黛色 鮑照大雷岸與妹書 愛護波潮 敬勗光
彩 簡文與蕭臨川書 鳴蜩抱樹颭見藏冰歸雁
銜蘆多歷寒食 徐陵 庭奏歌鍾坐延嬌盼
徐陵又旋奏歌鍾廚開銘出 雲撒泉分西艦東帆 鮑
搖筆泉涌 動詠霙紛 王僧 褰澄疏雅
賈彬笋賦 輕綃璘彬 前亂之笋賦 心爲玉林 辭
同錦肆 約元 脩不傷文 麗而有體 同上

書藏玉匣 藥蘊銀筒 同上 樵人看博
仙客彈棊 運經大過 平齊 詩缺小雅
綠條散風 清陰交陌 盛弘之荊州記說柳 烟岫
相珎 雲壑共賞 江淹 野有寂來或談或
歌旦則有脩喪粟甚多 呂覽 雲氣西行
水草東流 同上 庶民維星 月 君子秉斗 長玄
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朏伏朏充 揚子 不風不雅 鄭玄
詩箋 靈秋之月 漢書注 天
序 津五潢 緯書 河閣九房 後漢書 炎暉杪暮 鄭末
金德翔華 晉末 龍潛之月 十一月也 抱朴子
翼星爲變 熒惑作妖 童謠之應
蓋如飛鶴 馬似遊魚 劉楨魯都賦 紛紅駭

綠柳文瑩素藻玄戴逵蘇食郡縣鴆毒華
爽隋書萬卷之書盡歸王粲一廚之畫
悉寄桓玄叩鼓持更爲樵相激以警夜也
河伯小史爲賊魚名古今注
雲旌未起風柯不吟鮑照流風佇
芬翔雲停鶴孫綽絲縱啓珠纏餘渭
蕚曆上星稀黃中月落庾信鏡賦昌蒲
冠環春秋緯曰玉衡星散爲昌蒲王者遠雅頌著倡優則玉衡不明昌蒲冠環
也增妖揚蛾眉儇黛嫵謂畫
宵點黛稍星雲界衍葉炎扈桐賛朱英
紫脫竹也禮斗威儀脫與箨同玉潤碧鮮竹䠞景
燭曜靈光徹天閣雲長上玉璽戕色掩緇帷

香含漆簡墨芷閣藥房蕙樓蘭閣
楚詞細理弱膩呂覽豐容靚飾後漢書瞻烏
未定附鳳何從孫光憲表彌天太保徧
地司空溫官紫錦爲囊漢武內傳青絲編目劉向
別錄祕書簪蒿席草杜林剪
刀六出劉房七道陶貞白詠杜二花漂於泉
沐中山王病於尺喙莊坐成滌器行將
倩春下句梁鴻事又云公沙穆松脂滴酒樹變臺
琴庚書柚虎僕獸名其毛可爲筆即今之九節狸毫也射
用斗蝻牛蝻蟲也見淮南萬畢術自理茶鐺閑披
釣磵陸龜蒙川后回瀾波臣受職水利
周稱舊章漢言故事陸游青犢以耕緗

幘以獵通典 碧旆九葉南史志 紅撥三花馬
遡誠南飆 延首東雲袁豹檄讌縱 建星
象篋易注 酒旗主醪天文志又玉井星主廚也 旻姬始
穀王雅 羣艷曜日 衆香同
風同上 淇上留客 河間㵐綫妓女 扶桑
浩蕩 鬱島如萍海上 蒼雄奉職 靈蠶
自梁邢子才橋事 雲日蔽霿 氣日昏蔀三墳
天雲祥矞 地雲黃霙 日雲赤曇 月雲素
雯山雲疊峯川雲流霏氣雲散彩同上 天
氣岳亂 地氣騰氤同上 鹿苑龍城 家
巖鷲嶺僧寺 媚語妖詞 淫聲褻語 日
浴扶桑 月穿叢桂國清百錄 玉階馴豹

金刹栖鶴同上 碧雞路出 青髓巖開同上
成威開巷韓詩外傳 武斷鄉曲漢書 蒼雅林
統識其科蹤蒼三蒼也雅爾雅也林字林也統字統也 文章藟
什頗與倫伍 河光似幕 樹彩成車
祥瑞 題雕臆鏤舌 紫支黃外夷 練心方外
擿影人間 鶴有九皐 馬無千里
松變為柟釋老迹事 葱化為莚佛圖澄事後漢書有
蝶化為蝦循吏事 夜緩晚遲 香銷燭揄法苑珠林
指如玉篸 乳似金瓶 積塵成仭累
爝為明 擿牛天然不孕而乳內典拘今文
作將音桃古文壽字也 句 戀羽驂霞 御風騎氣仙
駐彩延華同上 道照機前

思超繫表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意外者也繫辭以盡
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葉華姬日
聲覉嫣㞙后妃蔘蘿習若桂窾喜甘
弘明集心燈夜炳意蕋晨飛同上金池
動合月玉樹含風作翰湘州樹麈
蘙服影蘙也米傳衡皐辭簪派渚潯陽江分
九派故曰派渚晨翹落想春煦秋陰智
察舞雞文分封蟻下句管輅事爪髮雨塔
衣影二臺誌公事吳徵百牢楚問九
鼎朱敬則牢價值也如今之折乾八世專齊三家
分晉難闘六國虎視萬方秦七
正之節六合之和白虎通笙有七正之節六合之和

泰原鹿喪沛澤蛇分養安駛校
進駕龍涓謝莊馬賦飛鑣鶩路伏皂龍涓
廻脺百萬一笑千金崔駰綠筍丹
筒錦文緹帙書序指南寮驛輕郵簡文帝
豐趺鴿錦甄氏吳女事微步生蓮
東晉事西郊雲密南山朝隮雨雨塊
風條時推順適茁蜞葉蟦坐致消亡李義山
日昃之歌夜行之罪致仕事九鼎晃
飛戰國策頗率事八紘魚嫻公羊吳任宰嚭伍胥
鷗虔楚信靳尚屈原魚腹才虧琢玉
學昧籯金陳子昂文畫爲九州左咸則三
壞書雷震一同風行百里作法

於涼 左 誰能執熱 詩 弘演納肝 田光 學殊半豹 世說殷中文讀書若半袁豹則氣力不減班孟堅

呑舌 唐投安金藏制 張融高文聚爲玉海 孫 陸海潘江 宋風謝月 賦 分袖南浦

綽飛賦擲作金聲 玉山當盡 水鑑 揚鞭北風 豐城兩劍尚不阻來 韓

澄秋 得離山草 比獻野芹 日 子雙環必希再見 鴒原四鳥是日分

乃在中 天成兩旦 小漢以滴中下汲家書天再旦于鄭 飛 與衆二龍此時云遠 綴玉詞條

中興事 竹徑窈窕 藤陰玲瓏 靈樂 緝瓊文圃 韓起聘鄭私買玉環

毒草同在林中 甘泉淤泥共生地下 李華 吳札過徐躬要寶劍 吴粉團香 梅慈

無邊無㝵 無極無央 內典 鍾沉德水 烟籠月 竹 南陽菊水竟不延齡 東海

音出風雲 劍沒豐城氣存牛斗 庾子山 桑田無由佇望 虹橋度幔 鵲鏡臨

行雲逐雨 迴雲隨風 美人 仁祖乘流先 粧 七夕 益者三友 同心二人 爰居

知彥伯 張憑植棹正值劉惔 知己 珠履 始望不及姓牢 麋鹿長懷非忘林藪

三千猶憐墜履 金釵十二尚拾遺簪 源水桃花時時迷路 幽山桂樹徙

仙逢人王勃 月應雩龍 星移殷鳥四月
桃花之水長避秦瀛 泛萍之山遥然澔
海王勃 滕金孕碧王勃 歷井捫參 網罩
星鶉 猶栖月兔王勃 海濤翔鷺七發 山氣
蟠龍沈明公吳中 碧雞使者部下時來王褒 白
鳳辭人座中恒滿楊雄蜀都故事也 影不出山
聲惟傳谷 行行相值 莖莖相望枝
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無量
許賓樹贊 宋畫吳治淮南子二周之工所長
琵玉明瑰傳奇 牽雲曳雪李賀言歌也 臺
號八卦在陳州 山名六爻在藤縣 秀草可餐
選芳華當齒楊林 二項猶存山海 三苗未死

益 芳蘭竟體梁謝覽美人賦 徽
言精理亟滿玄席 澹思醲采時洒文囿
史贊梁篇文 研丹吮粉閻立本 暈碧裁紅春盤
賦 艷翳寒婉道經說月 皎潔嬋娟同上 臨水
觀魚 披林聽鳥徐勉 方外司馬王晞 江東
步兵張翰 織女東足星經 巨靈西掌選注 日
落桑榆 年催蒲柳 吹花擘柳河洲春詩
疾風三日吹花擘柳發琛齊記 纖波濃
點衛衡書勢 屋漏釵痕懷素書訣 寶契既潛 玄
言英嘗文通帀法度 翠被青翰越王子 紅裩錦
髯周弘正 綠英金片皆茶名唐六典 雲腳乳花
茶經 稷下 淹中 漆園 黍谷北史言鴻學之地

越峯如髻越樹如髮杜牧羣鴻戲海梁武
帝評右軍書二翮栖山上谷王次仲書謬蟲玉黃
虛班驪皂馬為嘶一人定國四海為家
深慙後乘終謝先鞭風胎雨
轂揚雄蜀都賦水鵠雲鶴徐幹齊都賦食品人得搖
鞀大為銘箴曰欲規寡人者揣鞀若不規瑱左傳納諫事江
波錦落火井星沉庾子山文青烏相塋
白鶴標墳唐文麻姑送酒李泌事玉女投壺
電見窰蘭池秦皇事微行栢谷漢武事北
海善書後漢北海敬王東平工頌詩喻鶴鳴
易稱鴻漸賢才文如鯀然畫似龜甲
屏風桐花始秀榆火將然春光風轉

蕙楚辭遲日采蘩詩春事並叢花繞練宋武帝三
月三日登臺望曰城郭如疋練之繞叢花細柳堪杌李長吉詩金
駝貯酒玉龜藏香唐宮人事壺記玉彭九
井彭又作横横音光井上玉闌也淮南子山海經又作玉檻璦溢三
階宮墻下釁石灰四者謂之壘溢見營造法式及溫飛卿溫泉宮排律賕
紋之政韓非子賕賄也紋帛也彫起之民起音倪三國志
古之黎民悅豫悉悉今之黔首懷恫智
慧韓非子恫當作詷左和右和韓非子單門曰和東甄
西甄猶伍曰甄音陣衆若時雨寡若飄風管子
言用兵明君在上察相在下同上兩可
之說鄧析中央之人管子官有餘日民無
歎年文粹匪曰蘭芷時變入室不自朱藍

何還素絲 王融辭祭酒表 天人合發 區宇樂
推 梁肅 霜斤沐櫨 玉砂瑩礎 宮室 犨雄
駭鹿 四海瞻烏 華山之上明星遠
燭 山海經華山之上有明星玉女 陽臺之下暮雨潛通 楊炯
少姨廟碑 煦嫗子春 曦形乎夏 呦呦
麀鳴酒正漸擧泒泒鷖舞兕觥其觩 鄉飲判

郎官應宿惟帝稱難邑宰宣風為臣不
易 金甌覆名 唐書 錦囊威蹤 周世宗以錦囊盛宰
相李敕恭疏 翔友遠離 陳思王詩 衎賓高會 同上
遊魚涔濘 曹植涔濘即浣濘 飛鷗㴭淪 㴭淪即崙淪又作
奮淪 焜焜韡韡 爛若龍燭 芙蓉賦 瑲瑲鏘鏘
和如鸞鈴 古文複字 南夢北夢 音蒙左傳楚之雲夢澤

跨江之南北故有南夢北夢孫光憲號北夢因此也 東游西游 東游滄州
西游上黨 製錦可階 左 棼絲方始 左 激飛
庭葉屢改蘭花 徐陵 過山為風 值雲
成電 馬 遊軫駕鴻 飛軒引鳳 陶弘景水仙賦
蓮舒藻井 芰繞蘭橑 宮室 辰光陽輝
湛方出 陽景罕曜 潘岳出居 葵能衛足 左 葛猶

庇根 左 山罍常滿 房俎無空 馬融廣成頌
便娟輕麗 角犀豐盈 修門象恭
驂 高樓瓔叟 列子 素漄玄灞 選閑中 赤岸青
溢 文苑盧山賦 鬟風鬢霧 齒雪眸雲 庚
甲乙之帳 漢書 庚辛之枋 馬融西第頌蝦蓁吐蝸庚辛之枋
雉翥成霞 鴻飛起雪 張融海賦 瓊池玉

壑 珠岫珂岑（同上） 冷穀既盡 宿変未
登（四民月令云四月是謂之月云云） 素波澄膜 錦石
舒文（新安錦沙村） 龍首豕足隨時之宜 牛
頭馬髀豨相附會（晉陸景典語論為文首尾不稱） 綺穀
紛披 宮徵靡旻（陸景典語綺穀紛狀宮徵靡旻唇吻適會情靈）
（搖蕩論為文） 奕翔祲國（春秋感精符曰妻翔則有黃雲入國之）
祲女訛驚邦（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邦又曰九女並訛則）
（九虹並見所謂訛者即今律文云失序也） 鴻溝三周 庇旅
十里（陳林武庫賦） 商風振條泰鷹秋吟（魏文帝繁）
欽書 黃金滿筩不以投轆 明珠徑寸豈
勞彈雀（金樓子） 陳留露初 冀爵星晚（郊居）
賦 潛思淵渟 秀藻雲布（高允） 稽血膏

原 衛肝塗野（忠） 須得繡寫 更請潤
訶（伏莚） 書帶新抽 屏風互發（草屏風見楚辭）
生憑原竹 源出空桑（徐陵） 心馳蒼園
影躍靈鷲（與僧書） 心巒競策 塵鞅爭
馳 道性天悠 塵心日損 摛以
翠纖 刻之金篆 蒸栗殺青 裁緗
摹素 色麗文翠 草研織鳥 空
花競下 天琴自張 渟心獨得 注
想交馳 剖劂麾芒 斟酌去取
百齡影徂 千年心在 居無一樣
家徒四壁（貧以上北弘明集） 餓虎將軍（元畔） 饑鷹
侍中（盧昶） 矩之三雜規之三雜（雜亞同說允） 增

之一分減之一分撰 五乘之窅說苑杞梁事
七萃之士穆天子傳 萍窅相糾珊枝對聳
稚水蒙流水經注 軟灘嫩堰宋河渠志 江
闊漁商川交樵隱 嶺紆曦軒峯
枉月鴉同上 三江雄潤 五湖朐表周處風土
記言大江南 箕山晚色 羅浮晚香橘 骨
弱可捲 肉滑若飴參同 冶容誨淫目成
眉語彈弦蹁躚 骨騰肉飛齊俗 水涌蹄涔
火炫熒尾言無本之學 百家備舍國語 萬物
薦馨公羊傳秋成萬物薦馨 其深不測 其廣無
泉王仲宣海賦 神鹿兩頭出雲南博物志云比獸名茶首茶音
蔡首音茂 山鳥四翼比翼鳥 琢錦琥繡國語 玉藻

瓊敷文賦 斷霞魚尾 細雨牛毛蘇東坡 象
帝之家 谷神之域歐陽詢[illegible]觀記 嫫母畏畫
易林 西施愛江法苑珠林 蕣以冬美 芬以夏
成春秋繁露 質而不縵 文而不繪人物志
守能禦攻 攻能奪守同上 搥囓鋻鯨
歌鸞舞鳳 玉振蘭搖 金鏘桂鏘文言
珪璪入朝 輶軒出使隋書 豪傑蛸興
英彥凫藻 劉寵辭官 遼厖犬吠
鄧攸罷任 万歎雞鳴順陵碑 聲蜚漸陸
響逸鳴皐 金邋結紐 銅虎分符
轉扇揚風 停車待雨太守事 風枝不
静 露蓼含哀丁默 魴鯉成詩 鳳凰開

兆婚　呼鷹臺下　抵鵲巖前荊州事　屏

上青山　琴中綠水飲用　彩石之山山海經

即今之寶井　光珠之穴水經之寶井今　三釜及親

子路事　五漿餽客列子　河名無定　山號不親

周北漢無定河在今清淵縣其水清涉急流深淺不定一名圓水泚為銀水

翡翠新蜻憐黃小蝶　刻楮畫花雕

紺縷蛤佛經　風聲減籟　月影移央同上

離織除陳　宣芬散馥香頌表開闕除陳氣謂臭氣也

斗龍移夜　律鳳回春　絢煥縈爛

風賦　玢豳文鱗上林賦　射較一鏃　奕角一

後村論黃陳後岁

著　瞋目扼腕而指木心　沓

彝切齒而談端緒朱子吉象山　倡臨帝席酒

勸天妖晉孳武帝替　交綳窩佃王伯淮奏議如今之述

莊子業　封水爐山南宋兩揚王子尚泰蒙民　漢代復

除　周官施舍令之蹁免也　銓鏡九流郭詐班

鏡九流劉祖　煙霏霧結王逸少書勢言欲斷而還連也　風

送雲收鄭虔書勢言如祁而又五也　秦王地市始皇陵有

銀蠶金雁獄回地市　馳鴻驛鳳文王勃

文鴻郡風驛　鏤山浚谷漢武都太守西

狀頌　烏雲赤杵兵占武烏雲內之赤杵或

赤雲內之為杵時伏兵氣也　遠走犀兵

犀兵屏僕屏作時古人稱來使　屐勤典籤書集　魚金虎竹

唐詩魚金虎竹天上來鶴門山下骨成灰即一將功成萬骨枯之意

芳蒻香名華湯國志　翠

驛紅亭 伱大妃詩 水調河傳 煬帝 深徽宮繡送 如仁 耳綺重襪 邢奠珖身賦

曲名 紫芥綠菘 菜 金碧輝煌

伏礫渥沙 黃河走溜 炎朽

蟬斷 青帙壞爛馬帳素傷 十羊九牧

出言盈庭一斧兩柯分成交錯 觸物

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還凝氷焦火 心也

活潑潑地喫緊爲人常惺惺法近裹着巳

農爲邦本本固邦寧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 三花貝樹影入山窓九節昌蒲

光搖水砌 飛眼靚粧隨時改變直眉

曲嚮與世爭新 謝赫美人詩 巖居川觀 後漢 坎

滌沉藏 楚辭澤也言 楚人謂住曰滌沉大言滌於坎藏于沉也 功

謝華啓秀卷四

五字類

衣皮而冠角（管子）拾粒而咀華（外紀上古之民）

善發不悒悒（蘧伯玉事）榮進何欣欣（祿林）寸陰

競尺璧（淮南）俄晷劇無金（魯連子）含章還木

鴈（後漢書）捽茹亦山雌（楊子）山稻名雲子

河狸號雨師 花艷唐婆鏡（[illegible]花也本草）

草香王母簪（續斷廣志）果邑細春殿 琅玕

籠曉窗（下句列女傳）朝霞爲蔽膝（林邑國）夕露

作明珠（選）芻狗希宋鵲 木鷄笑周鷹

披泥抽淪玉 潑川掇沉珠 宓可

泊晴烟 跡可漏宵月（竹）馗道如龜背

（說文）杭莊若鷹翔（管子杭莊即康莊也）木雞笑天

翟（天翟雉名瑞）芻狗嗤韓盧 得一流玄澤

通三衢紫宸（樂歌）德邁娥臺迥 仁高似

幄披（武后廟樂歌）誰言漢樸學 正似楚枝

官（宋祁詩）廟器刻科斗 寶樽播華鼎（陳后）

（山六一堂）堂起房心次 音諧角徵招（汪彥章）

符采照千里 銓衡總九流（劉彤贈斗弘）

城南尺五天 玉堦方寸地 黃帝飛

鳥曆 伯樂相馬經 蟹美持螯日

魚香柳絆天（宋景文）建始移災讓 嶶音

種合昏（庾信）莊周笑黃華 宋玉傷白雪

陶潛四八日（古名）應璩百一詩（文選）黨

帆似便面廣志海月如梳頭異物志　沙鏡似

雲母選注　燭銀踰漢女

寶鏵纇昆吾簡文詩　耽山饒水碧山海經　龍

淵多玉英尸子　偕翰於晨風　假足於六

駁選　片心除衆諧　兩手過羣邪唐書贄陸

贄　握雲破嵽嵲　采月漉坳泓韓退之

益子戒助長　莊周懲苗生　洲荻藏

迷子　溪篁擁若耶臨川　窗虛響遲淵

臺迴璨伊萬康節　浪雪暑猶在　橋虹晴

不妝　春秋無義戰　定哀多微辭

爲山知覆簣　汲井戒羸瓶　初霜

隕紅葉　秋風吹亂螢簡文　叢蘭已飛蝶

楊柳半藏鴉　近發迷雙兔　高鸞

落九烏劉孝標　請土泥函谷　授繩縛涼

州　倭偶梁家髻　丹弱楚宮腰

頳容生翠羽　曼睩出橫波　海上流

霞酌　淮南承月杯　神龜遊蓮葉

壽鶴舞松枝　風流誇墜髻　時世閑

啼眉白　掐搦鳴夕蒸　熠燿流涼氣

挹漿依斗杓　酌酒問旗星　僬僥

貢　設羽帝王世紀　濊貉貢良弓[illegible]　漢女踏紅

綃　海童拋赤仄皇甫松　海童拋蜆斗敎坊

記　泉女織蟬紗集異　新露清腸升天光入

隙中　妙唱非關舌　多情豈在腰禪頌

白猿隨梵唄智事一錦緞侍跏趺慧達事
聲儉研沖邃　詞辯暢玄方　雙林半
樹秋　青女三秋飾　黃
姑七日期趙彥昭　沙界人王塔　金繩梵
帝遊李迥秀　漁父歌金洞　江妃舞翠房
孫逖　歸塘橫筆海　平圃振詞條薛元超歸塘見
列子亟闕見山海經　同聲慚下玉　謬比托葦金
鄭情　徂暑迎秋薄　涼風是日飄孫逖　綠
醽勝蘭生　翠濤過玉瀣唐太宗酒詩　天馬
龍爲友　和鸞鳳作媒　擊電無停光
公孫龍子　迅雷不掩耳淮南　金　爵紫清玉清隱書
一姓承五行　四海無

兩帝　蘭防分杳杳　变隴望苺苺桃戴
之　斷金挪飛藻　比玉詠生芻　金
鷰集芳蕊桂也　青鳥翔甘櫨　月中有蕊
淵　日中有瓊池真誥　淮南有英才
隴右多文士文心　執規矩之心　回剞劂
之手劉子　寶枕選夢圖春畫　玉簫倚聲譜
合歡酬翠綠南方草木狀夜合如酬翡材　楊柳麴塵黃
星點粧金靨　雲梳綰寶髮　金
鷲飡八桂　玉兔戲三芝　幽蘭非男
芳　佳樹寶女貞　先生隱梧下戰國策
漁父在蘆中　郵亭畫烏鳥　候館同
魚鱗　老聃熙春臺　管仲悲秋雲管子

秋雲之逸動人心之悲　藏鴉見新柳　繫馬識餘
蒲　刻玉爲楷葉　鏤金作蓮花
黃鳥呼李玉 易林有鳥黃足歸呼李玉　白龜導氷夷 太白
詩李玉猶李蘭也　北斗挹酒漿 詩　瑤光爲資糧
淮南　韓地錯如繡 戰國策　秦渠價若金 同上
金渠　世人不自悟馳謝如驚飈 音標叶韻 與流千章

蘇州詩　內照迈靈光大一合真芳馨香散
華谷鬱鬱生紫房 道經　鳥來呼李玉 易林有鳥
黃足歸呼李玉猶左傳李蘭 李　鶴歸名令威　江城
竹使待　山路橋官扶 同上　回車青閣晚
帶解碧茸秋 韓　酒吸荷箭綠　茶烹松
火紅 戴公切　朝盤香積飯夜氣落花泉 同上

金玉裁王度　丹青奉帝俞 武元衡　江
長梅笛怨　天遠桂輪孤　甲乙科攀
桂　圖書閣踐蓮 同上　孤舟春夜游 孟貫
杖藜青石路　煮茗白雲
樵 孟貫　湖平南北岸　雲抱兩三峯 顧況
夜經響松月　朝揖吴岩泉 沈　梵宇開

金地　香龕鑿鐵圍 宋之問　晨行踏忍草
夜誦得靈花 宋之問　霜空澄曉氣　霞景
瑩芳春 許敬宗　供養七步詠　同傾三雅
盃 于志寧　反裘衣狐白　徒步牽驪黃 同上
烈子云居貴勢而不行道碑如反裘衣狐白徒步牽驪黃　伏龍非我
馬　白日非我燭 郭璞詩云化清論非我燭　劉

備不下山　孫權不出水 虞豫與許子俊書　雞

山飛別響　雞澗和清音 異苑宋文繡與雞子鍾俱仕于梁宋死葬于雞山雞亡葬雞澗二人之靈變為雞雞哀響不絶故詩曰雞山飛別響雞澗和清音

偉長饒齊氣　士衡多楚聲

朱草蔓於階　卿雲藹于岩 拾遺記　雄陽

翠玄水　雌陰稍黃金 龍虎上經　徐歌駐行

景　迅節篇浮烟 樂府　甲乙羅帳異　辛

壬房戶珠 簡文帝　柳枝皆翽燕　桑葉復

催蠶 吳孜　錦腰連理滴　繡領合歡斜 吳均

蕪荑生於燕　枳橘死於荊 春秋繁露　拔

莽蒼而佃　横清泠而漁 少游　君子防其

始　聖人閑其端 晉書　跨三分之二　處

九州之七 史贊苻堅　關必據險路　市必懸

要津 唐崔融傳　山寒石髮瘦　水落溪毛彫

謝無逸　急雨江帆重　殘更驛樹沉 顏況

織花蠻市布　擣月象州砧 尚顏送人之嶺南

荊門四百灘 峽程記荊門四百五十灘　江陵一千里 荊州記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

剪梧臨遠水 太白事　伐蜀

取遙岑 半山詩　初作鰼鷚躍　後作鯆鮮

引 夏統

謝華啓秀卷五

六字類

瀉流沙於西隅 導弱水於北漢 吴越春秋

泛流月之夜迥 曳光陰之晚匝 王績 月

死而蚌胎焦 淮南 露下而蜓嚗折 文鑑 好則

鵠皮出羽 惡則洗垢索瘢 文粹 州犁上

下其手 張湯輕重其心 漢書 烈火原于

乎產 峭㵎起於安于 刑罰 許由虞乎穎

陽 共伯得乎共首 呂覽 神仙金止玉亭

真人瓔思瑶想 上曹孟德詩 下道書 如可贖兮

百身 猶將宥之十世 詩 會餘蚔之

文 箭凝含酏之墨 夏蛛見詩貝錦 餘蚔疏 季氏

八佾舞庭 管仲三歸反坫 丹丘千

年一燒 黃河千年一清 拾遺記 雰嵐昏

而共黙 風雨霽而争吟 吴均猿賦 喁淪而

泗水波 斂藏而牛斗射 考古閣存 濫劣者

飲墨水 盖浪者脫容刀 梁制 前除隱椎

之途 右清連藻之落 除道 横却月於天

街 劃長雲於地脉 城形之 四七之朔必盡

百六之數溘也 剖推 和氏之指真玉

蔡墨之辨神龍 列鬆形之繡楯

垂珧玦之瑙文 廿泉王褒頌 戒突豕之敗御

惕飛鳥之跱衡 馬 離離碣石之鴻

冪冪江潭之草 盧之果 莊西貸而魚窮

姬東徂而狼跋盧　商鞅峭法長利[illegible]劍論
公孫槃辯留名荀子指公孫龍　誦慈懺於屠門
講容經於倡館　飛蛾之投夜燭
蒼蠅之觸曉窗道經　碧霞仙落之府
伯夷之直惟淯　仲山
之明且哲　含照曜之燭銀　泝潺湲
之霄王江淹貞女峽賦　觀初霜之變條　聽秋
風之下蒂潘岳　遊伏鼈之雄氣　雖策馬
之高星元帝　念桂枝之春霄　惜瑤草之
春萌宋孝武帝　風下松而合曲　泉縈石而
生文陶弘景　習匡鼎之說詩　騁揚雲之
影纂劉孝標　奠澄河之遠日　忘朝露之

短年陸機　粧鳴蟬之薄鬢　照隋馬之垂
鬟徐陵　紫複峻而連天　青綺高而礙日
簡文　圖島嶼之削成　寫淪漪之徑復
潤蓮山之瓊霄　暉蔥河之銀燭芙蓉賦
鮑　既翦茸以歲雜　且參差而橘蘦潘岳
楯賦　春華含日似笑　秋露泣葉如啼劉子
泛烟光於紫漱　翻露色於丹滋王勃
岷山上爲井絡　嶓冢上爲封狼河圖　彈
少宮以際天　授中徵以及泉劉向雅琴賦
狀素鏡之晨光　寫金波之夜晰謝莊雪賦
喧密氣於鳳晨　宿高枝於鸞暮沈炯桐賦
月圖光於翠水　雲寫影於青林顏延之

鐸穴由於足響　嘗爍起於多明　朝
承恩而袖斷　夜托夢而衣穿（幸佞）　泛流
月之夜同　曳光烟之曉匣（補王）　減有時
而復隍　陵或遷而爲谷　周以牙璋
起旅　漢以羽林召兵　在雙樹之道
場　以衆花爲佛事　驟輸碧砮之貢
傳致紫琥之琳（王雄）　南國青珠之符
東海赤刀之術（監賦）　驗東風而受吏　識
海水而來王　邁京營於前闕　軼梓
竄於遐篆（郭璞賛）　陸績懷橘之歲　王戎
採李之年　身腰上有燈火（螢）　羽翼上
有琴箏（賦俳大士偈）　指蟲迹爲蒼篆　餅牛

乳爲醍醐　傷智幢之欲折　悼戒寶
之將沉　巖將頹而未墮　峯入漢而
猶懸　託鼓舞以盡神　蓮干臧而成
化　堯有亢龍之喻　舜有卷婁之談
周公類之走狼　仲尼比之逸狗（莊注）
胡燕胷斑聲小　越燕紅襟聲大（廣志）
裁炎涼於玉琯　節雨露以金渾（許敬宗）
玉清越而爲樂　女舒脫以求媒（李義山）
順月令以迎猫　佇星回而合蠟　盡
岸穴之英奇　總濠梁之邁軸（求賢）　陳安
之矛丈八　顏高之弓六鈞　巳嶲黄
絹之名　旋長爲緣之償　國無夜戶

之虞 地有春臺之樂 血三年而藏
碧魂一變而成虹 駱 睡蓮晝開夜縮
夢草晝縮夜開 北戶錄 髮迎憂而送華
貌先悴而妝藻 鮑 含奇謀於朱脣
握神策於玉掌 賈后 照玉繳於鉛脂 梁簡文賦
映瓊腴於粉翠 文苑 徒開三面之恩 愈
肆九頭之暴 駱 登陸雷而斬流 驟水
雲而艫擊 梁肅鹽池記 商丘潛身牖北 列子 君
公避世墻東 漢書 壁月三五艷婉 金支
百廿秀華 上漢書下樂府郊祀歌 徒備鳥背之毛
曾無馬箠之力 邢子才 三五六經之後
百七十年以來 緇雲色應金丹 黃帝

燒金丹有緇雲之瑞 協風聲諧玉琯 舜事 浮朱鼈於
水上 躍黑蛟於海底 雨 休石田之遠
境 羅金甲之懸軍 殺庭珪 美人虹名螮
煉 仙婦月號蟾蜍 崔駰 截函夏於闔閭
鎮天府於戶牖 函谷關碑 聳崖峴以日爌
穿偃仆而雲罯 罯烏合切李華古賢 原膴膴以
耕溺 水洋洋而洗由 勉思及雷之
忠 更致提衡之美 諫議大夫制左傳三進及雷淵書軒也
謝靈運詩竊扱朵門上溫吹雷軒下 有朱欄之嘉樹 于
鶵火之遊鄉 橘賦 王母長生之樹 鄴中記 帝
女不彫之花 菊人寺婦 慕古公之胥宇
羨孟氏之卜隣 貰鷄轂於歲首 妝

鷺鷀於枒牙宋晳郊居賦書村景　中庭蕙草銷雪兮若樓梁元帝　蟬鳴枝而候稍　范飛冠
小院梨花夢雲　心竅九百六十而吐紊　鏡臨江而分影　鑪御花而
毛孔八萬四千　蘭涵風而灩灩　蘭共香石鏡香鑪　報蕩子之良信　送仙人之
籠泉而漱英蘇侃塞上吟　把龍塗於靈步　短書　悲少歌於趙臺　喜長嘯於孫
翔鷾道之神飛張融海賦　蓮秋月於源潮　登　隋以寶裝德林文帝謂李德林曰侯平陳當以七寶
悵春霞於秀瀨同上　回白雲以金讚　戾莊公　嚴越以金鑄范蠡　祠七廟而不出
秋月而玉寥王微詠雪賦　偶仙官而絳名　值　拜三妃而臨軒章華詠陳後主　音勿避於玉
河濆而赤色　已隨白登之指　寶惜　吾　祝惟申於寶巳寶巳見陳思王集　無寒瓜
黃竹之心雪　為儲尊於上葉　號木鐸　以療饑吳王事　靡秋螢而照宿陳留王事　覆緹
於前脩李希仁　踐露霜而悽愴　懷燧穀　暮而候律　加栝羽而達屏竹　祛鄙吝
而滯零梁元帝　有石帆之異狀　擬瀑布　之生心　驅神明而還觀　含照曜之
之飛泉七山寺賦　巖亭亭兮似蓋　氣茗茗　燭銀　泝潺湲之膏玉江總貞女峽賦　鼓蘭枻

以水宿　杖桂策以山遊　明珠御於之玉巵崔駰　天皇萬八千歲　周家三十

椒宮　美玉佩於桂宅姚信士緯　采飛蟲之六王又封禪七十二君　金鹽垂於素壁　玉鼓

善音　賛跛躧之偶步人物志　有是父有貴于明珠劉孝標山栖志　囊無繫蟻之絲　廚

是子　難爲弟難爲兄　沾零露於瑤　絕聚繩之粒靈山　憑河圖而括地　用遁

圖　下中霜於玉除　山無扶蘇之才　甲以開山楊烱　損又損以立操　才不才

野絕伐檉之詠記瞎　交雪霜於杪歲　而用神　退守不失封泥　進兵同於

晦風雨於將晨晉書　陽靈幽於唇葉光水　陰　建水

精應於商盱湯旱三國志　癸遵雅歌投壺

桓榮雅吹擊磬　變公舉爲私薦　易

明數以暗投　交州在於天際　長安

遠於日邊　常尺文盃盡樂　娉妾衣

紈履綠旋鉞論　運斗杓以酬酢　酌酒旗

謝華啓秀卷六

七字類

先明法而後敎法　先首憲而後布憲管子

首憲若令之頒行也　荊蘊璧以潤其區　漢含

珠而清其域盛弘之　才子朱軒持使節

仙人赤斧領祠官　王褒為碧雞使班固文朱軒之使鳳舉于金碧

之巖　列仙傳赤斧為碧雞祠主簿　伯益綜聲於鳥語

葛盧辨音於牛鳴後漢書　椒掖播晨牝之

風　蘭殿絕河雎之響后妃　占維北以定

昏昕　立司南而端朝夕　埋劍一雙

光射斗　淪鍾十二氣騰雲下句見水經注　鑿

井必期於及泉　為山必起於覆簣

木鐸啓而千里應　席珍流而萬世響文心

雕龍篇　退傳有在鄒之作　降將著河梁之

吉甫有穆如之談　季札有至矣

之嘆同上　伯牙彈而駟馬秣　子野揮而

玄鶴鳴選注　天地之間有滄熱汲冢書　蕭籟

之下足它恙說文　操太阿以烹小鮮　飛

夜光而彈伏翼　八卦列明時之象

九野開叶紀之文　素粉姿而雪為魅

黃酥凝而金為醍道　歸與旋孔聖之

轍　浩然回孟氏之輈　麗澤門西日

未俄俄頃也　金錢百萬酒千鴟鴟酒器　東江

木落水分洪洪水堰也　華組依波而錦披

翠綸蒻風而繡擧 孫綽望海賦組綸皆草名 吳妖小
玉飛作烟 越艷西施化爲土 夫差女小玉死後形
見於王其母抱之霏微若霧空 水性虛而淪漪生 木
性實而華蕚振 文心 映日通風影珠箔
飄花拂葉度金池 元帝 臨滄洲而謝文伯
登箕山以揖許由 阮 剖有玉兮玉爲音
湘有茝兮茝爲心 趙冬曦 壁丹危而聳
絕徑 攀翠險而覓修塗 騷人發興
於臨水 老氏詮妙於登臺 莊周七
十之重言 虞初九百之小說 見珍
於熱青之辰 爲用於草玄之日 筆 唐
雕華頹以悟泰 甘羅童牙而報趙 裴駰

戶外有保汝之候 門前多長者之來
王雖 殷王牛飲而喪朝 楚子虎耐以敗
檢 都有累月之醉 中山困千日之
眠 無人非闕戶之間 無見非面墻
之愚 無眞非魚目之寶 無實非雁足
之書 成宵論 榥僕有關外之傷 太史恨
周南之滯 神躡岧嵒而獨立 仙的
皎皎而孤臨 梁元帝七山寺 倒暈連眉秀嶺浮
雙鴉畫鬟香雲委 時聞五斛賜蛾綠
不惜千金求獺髓 坡詩 墨 春洞暖而石
髓生 夜火明而天蝦落 永州風土記 瘴嶺
只將梅作雪 炎山今見麥爲春 陳璀 幽

谷未見於鶯喬　廢沼空聞於鳧藻
謝安之圍棋尚劫　曹參之飲酒方酣
江淮已盤於蒲嬴　吳越又空於稻蟹
饑年　江蠏不過宮亭湖　時魚不過鴨闌
驛　石乞烹身以殉白　漸離矐目以
報丹 盧藏用記信碑　割宅字貧女之孤 邵成事　開
門延故人之殯 見晉書　金盤曉鱠朱衣鮒
玉葦宵迎翠羽人 韓翃　回舩對酒三生
渚　繫馬焚香五願祠 韓翃　曙色曉分殘
雪後　角聲寒奏落帆時 紫一　渓水如蒲
桃發醅 李太白　坊溪似醞醁湛碧 杜詩注　瞿
塘一千二百里 盛弘之荊州記　荊門四百五十灘

韋莊峽程記　涼風至蟋蟀居壁 月令　白露下蜻
蛚上堂 易通卦驗　蘅垂桂裊香氛氳 薛昭蘊馬蕭
蘋苔嫩色含波綠
桃李新花照底紅 萬齊融　綠綺琴彈白
雪引　烏絲絹勒黃庭經 帖常　光武濟河
而冰合　劉裕渡江而風止　指撝則
紅紫成章　俛仰則丘陵生韻 文人　豈期
樗散之頑姿　謬玷袞褒之華牘　盞
面猩紅浮琥珀　髮頭鴨綠變鵝黃 酒
桐鎖城扉曉一開　拖牙車軸轉成雷 半山
針鼻多情金線度　梭腸有意錦絲穿
內典　峭帆橫渡官橋柳　疊鼓驚飛海岸

鷗（楊大年） 土床烟足紬衾暖 瓦釜泉甘
豆粥新（横渠） 回豈貂以布文呂 脊高蟬
而趨武帳 五離九折之桃笙（簡文帝） 萬
字雙勝之錦薦（唐古） 鵁鶄初鳴楊柳津（易通
卦驗） 燭曉玉人初破
夢 夜寒青女未登機 帆影戛雲進
斷雁 角聲吹月舞潛鮏 白月半窗
抄术序 清泉一掬授之圖（紫微夫人擬本序）
去日玉刀封斷恨 見時金斗熨愁眉（晁次
膺詞） 稍揖皇英顆濃淚 試與 買招清
寃（唐狀元花寺古蹟詩）

謝華啓秀卷七
偶句類
柳公權不能用王右軍之筆 趙子昂不
能研李廷珪之墨 四體不掩則鮮仁
人 五藏空虛則無立士（富而後教 韓詩） 衡
山如陣雲九向九背 廬山如香爐九疊
九派 巴蛇吞象空見于圖書 鵬鳥
似鵩但聞於詞賦（長沙風土記） 水有玉璞
陸有珠胎 上 燔黍則大享之濫觴 土
鼓乃雲門之拳石 入蟻封而試馬回
策若縈 張猩步以射侯舍矢如破
句曲形如句字之曲 巴水形如巴字之

彎　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羣飛　臺上銅烏遡和風而杓轉　盤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　竊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 尚書注阮序　至誠之不盡則鳶魚之不察　精義之未致則龍綬之難知　漢文帝撫髀思得頗牧　唐敬宗當食歎無蕭曹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疑　增玉瓚而太公不以為讓　宇宙開闢不見斧鑿之痕　雲霞卷舒殊非繪畫之力 御書　心馳紫路登文石而未由　目送白雲拜承明而未日 江揔　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 馬　龍漦結釁

宗周鞠為黍苗　燕尾涎災隆漢墜其粉社 晋書后妃傳序　雲夢殪兕楚人美旌蓋之雄　獲出渭陽射蛟漢史稱舳艫之盛　陳金根於鈎鉤於山陽空有採桑之號　陳金根於鈎盾但為弄田之游 賀勸農表　丈人假偽形而獲鯛鱺　海童任和心而狎鷗鳥　楊柳則條垂鍜沼　杏樹則花飛坐壇

賦成鼓吹　詩如彈丸　携始醉之鳴鶴　對新昏之伯鸞　經稱小品還下二百籤　賦為名都略點八十處　友乏惠施莫解連環之義　醫無文摯誰知方寸之虛 陸布聲　布山東之詔老癃思

及於化成 賜河西之書遠外夷逃於明見 翠鳳入于洞簫殊非雅韻 朱鷺傳于疊鼓敢比仙聲 聞相如在蜀恨不同時 徵枚乘於齊惜其已老 漆園傲吏著書以蒐稗爲言 蓮座大仙說法聞藥草之品 方伯十聯賴其澄清之譽 天子七命賜以安吉之衣 楊其華粹如芙容始出 觀其鉢爛如日星之行薛燭說劍 桂葉籠腦固風寒之易銷 荔葩鶯骨更飛騰之可得王憎孺荔葩造先事見搜神 乩龜腦見列仙傳 闢梵之辨識滄海之廣陋 榆枋之智測昆閬之高卑 提綱意在

張綱不可去綱存綱 擧領意存振衣不可棄衣取領 禹貢別九州之境揚州居先 淮南控七郡之雄盛邦寔大張棠 天皇真人諭道之地 楚狂接輿隱跡之鄉峨眉 禹來汾水黃雲冠於北山 劍在豐城紫氣衝於南斗李嶠 青牛帳裏未轂鑪香 朱鳥窗前新調鉛粉 柔之以辛夷甲煎 然之以桂火蘭蘇李高謝廳日口稍面樂 仲尼謂三人有我師 大禹言匹夫能予勝 是蔗是蔑既失于協風 或耔或芸幾愆于零雨 桃花淼淼實類迷牛之津 竹箭滔滔方比鑿龍之堰水利

北苑孤竹隱草澤而輕周　南山四兹
玩林泉而耻漢　曲洛芝塵王子吹笙
之浦　方湖禺邑馮夷剖蚌之川洛陽　陟
遐由通楊園必猗於亟丘　莅蓊從徽增
水有成於積水　數年學易伏羲龍馬
之圖　三月聞韶嫣帝鳳皇之曲楊炯孔廟碑
山中桂樹遠愧於幽人　日暮柴車莫
追於傲吏　管氏初來屢發新柴之井
留侯每入更聞借箸之籌　高窗納
景　家樹棲烟　遶有丘中之琴　桼
多濠上之帙　心靈容會許我以烟霄
鸞凰之文　景響潛通博我以風雨魚龍

之感　杏花千亟紺蠊照磨唇之功
桑柘三宮玄紱降親蠶之禮藉田親蠶　悱惻
芬芳楚騷為之祖　靡曼容色相如扣非
音裴子野彫蟲論　綠衣無燕燕之悲　角弓無
騂騂之歎　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歛跡
井蛙幕燕覩磐石而飛鳴封建　左太冲
十年三賦未必無瑕　劉穆之一日百函
焉能盡麗　十里九坂豈惟梁氏之園
萬壑千巖兜羅吳中之地　山梁飲
啄非有意於樊籠　江湖浮遊信無情於
鐘鼓　韓信未遇昌亭之餓夫　相如
薄遊臨邛之食客　苟求蟲篆未盡力

於丘墳　獨狗波瀾不尋源於禮樂言學之偏
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之　昔人千載
之機立談可見梲烟撟王勃　鍾湖在聽玄雲
白雪之琴　阮籍同歸紫桂蒼梧之酌
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吊　窮愁非
我焉用虞卿之著書　風月在懷　江
山爲重　形骸可外　心賞不孤
先生負局倦城市之塵埃　遊子横琴憶
汀洲之杜若　叔仲御之浮舟顧乘春
水　張季鷹之命駕思動秋風　溪横
燕尾　巖竪龍頭　鍜野老之真珠
掛幽人之明鏡　山腰半折溜王烈之

香膏　洞口横開滴巖蓮之芳乳王勃山亭宴序
康樂之興博多形於山水　淵明之
爲古偏放於田園　淵明對酒非復禮
義能拘　叔夜横琴惟以烟霞自適
歌去来之作不覺情親　詠招隱之詩惟
憂句盡王無功　羅含宅内自有幽蘭數叢
孫綽庭前惟對長松一樹　山濤天
骨無情吏隱之間　王衍風神自出塵埃
之表　法忍智忍率難忍以皆空　無
心即心總羣心而俱攝　儒墨者般若
之筌蹄　詞賦者伽陁之鼓吹　屝之
異以角故孕星　蚌之異以珠故胎月

道往者其人莫来　道来者其人莫往
管子 攻堅則軔　乘瑕則神　攻堅則瑕
者堅　攻瑕則堅者瑕　故堅其堅者
瑕其瑕者 管子制分篇第二十九 兼而一之人君
之道也　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　心
以藏心心心之中又有心 管子 影以重影影
影之外復有影 佛經 寶劍未砥猶存切玉
之功　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 溫子昇為王延
朗讓叅酒表 蔣侯三妹清溪之軌迹可尋
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 楊烱少姨廟碑蔣侯三
妹清溪小姑也見樂府 楚宮選美納良袂於神雲
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 張說和麗妃銘 有

上林濯龍之池　同與方多馬之地 段文昌平
淮碑 童子三尺羞稱伯佐之名　冠者六
人惟述明王之道　盧敖之窮觀六合
不出於城隍　陶侃之飛入天門未遊於
宮室　蘭香英水居然洗沐之資　竹
帚臨風自隔囂塵之境 少姨廟碑 桂林湘水
平子之華篇　飛琯玉池魏文之麗篆 北史
歷窣金山家無寶鏤之飾　連組珠海
室靡璫珥之珍 陸徽薦朱萬嗣 日及可與千松
比霜　朝菌可與萬椿齊雪 謝鎮之 乘風
理弋追逸羽於高雲　臨波命鉤引澄鮮
於火鏊　猛虎能噬人遠與肉　餓麟

不嗤誰背落毛（槐佳與王僧虔書） 嶽泉之潛久　藩翰若罔圍
忘雲冀　熙水之彩不羨旭晞　離宮
露合遥横地乳之山　別館星開上載天
眉之邑　秦地關河廻接寶雞之野
漢家墳隴平依金狄之川　以情寶為
玄牝　指愛根為丹基　故有吞芝敵竹
之訛　戲藥含蓮之安　聳清漢之喬
蕖有裕薇音　振幽谷之貞雞無慙雅引
（晉書列女贊）古者尊世胄而賤孤寒　今世
誇特起而鄙門蔭　以結繩之化行虞
夏之朝　用象刑之典理劉曹之末（言封建不
可付）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　魏氏虛名

謝華啟秀八卷 內府藏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書取諸書新艷字句裁爲對偶自二字以至八字各爲一卷其八字以外者自爲一卷其二字類中無對句者十五條三字類中無對句者四條四字類中無對句者三十二條蓋未完之本中間或注出典或不注出典卽注者亦不詳悉尤非著書之法蓋偶然劄記以備駢體之用後人得其殘稿刻之耳其曰謝華啟秀取陸機文賦中語也然其中多全引舊文兩句舊詩一聯者殊乖其命名之義又如鋒蝟斧螗柳宗元平淮夷雅之成句卽析爲二字之對已踳陳因兼傷割裂然猶列柳名也至巢父壺公爲庾信小園賦舊對則竟沒其名矣卉服注曰漢書竟忘禹貢王世貞謂慎求之六合之外而失之目睫之前其此類耶至於吳牛魏鵲明載初學記中抄類書以爲類書何必慎始能之也四字以下對偶益不工整如以咸則三壤對畫爲九州以作法於京對誰能執熱則虛實字顛倒便娟輕麗對屋角豐盈銖兩全不相稱以季氏八佾舞庭對管仲三歸反坫偏枯尤甚甚乃以胡燕胷斑聲大對越燕紅襟身小則亘古四六無此複句以農爲邦本本固邦寧對民生於勤勤則不匱改竄經文仍不配偶則益拙矣

# 均藻四卷

〔明〕楊慎輯

泰州市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均藻四卷》提要

均藻卷之一　平聲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校

一東

鳳蓋棽麗和鑾玲瓏班　洪梴屈盤丹桂灌叢選吳都

石絨不灰木也元阿合馬傳　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史記○蘭

芷爲滫汚潛西子蒙不潔也　泰鴻天也○鶡冠子

九鴻天之高也○典略　八鴻觀八鴻如紫帶八鴻

蜚鴻蠛蠓也○史記　跳蟲蚤也○淮南子注

溲中水名在武陵○後漢　篤癃疲病也○後漢

初鴻魏明帝詩初鴻依滿　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平

子霊急　芩蓊堙翳蘩木降風鶡冠子

芳風鼓芳風以扇遊塵殺梁序　流雲譎青闕皓月鑒丹宮選之

泉芳芬鬱氤于五風七發　乘風爰居海鳥也急就章乘風懸鍾華洞樂

速日歸風烏之迅疾也淮南子　神叢叢木也戰國策

引瀨傳空傳空猶令報說○潛夫論　百枝萊君桐在萊州○地道記

王氏銅虹虹蜺號也義與釭同○考古圖　血三年而藏碧蒐一變而成

虹騶虞王文　八戎史記五羖相秦八戎來服

女戎驪姬也國語　陰戎山北之戎

雄虹楚辭虒䗖虹之標顛　地虹晉志

屈虹 斷虹也○相如大人賦　三蠡 五行志
衝風 蔚如衝風文心雕龍　苓風 嵇叔夜詩苓風分生江湄
均貴賤於條風 選　杏花蒿撲清明冷風 選
紫脫上值紫宮 紫脫竹之屬見禮緯　靈楓 述異記老楓如人行曰靈楓
天弓 虹也○佛經　地一弓 西域一畝為一弓
危弓 勁弓也墨子　弇中 狹道也弇與龕同○左
方中 帝陵漢書
山萬重而仰雲雨水百仞而瀉蜿虹 庾信文
梔子柔金乳香唾銅 丹房鏡源　蜂聚蟻同 選
玄同 萬物玄同文子　蟋蟀春而雨磴而風 淮南子



寒風 古相馬者淮南子　方空 紗名○後漢書王荊公詩春衫猶未著方空
苑風 人名莊子諄芒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白間剝畫蟲 杜　刊正支離 元澹傳
維舟歇金景結棹俟昌風 鮑明遠詩
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國語　圖客事叢 漢書
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 戰國策
菽蒲雲夔裹以欄紅 江賦　珍樹三然紅 韋詩
長卿暁翠簡子秋紅 蕭子雲賦○長卿藥名徐長卿也簡子藥名
賓至鶩輕鴻 選　白鴻 白鴻翔紫塞
伯夷操音似飛鴻 琴操　鷄翅洪 在黃華山懸水注壑名鷄翅洪

絢同 伏羲樂名隋志　彌天太保徧地司空 宮蝨也○史
蝃虹 草名　覆虹 漢俞益期牋屈如覆虹
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 陳後主詩
雲纏海岱風拂崤潼 鮑明遠　鷙獸毅蟲 馬季長廣成頌
百同 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也禮注　旋蟲蹲熊 鍾紐也考工記
倚鹿伏能 轜車○後漢志
商山無平路楚水有驚湍 孟郊
剽景雲而馳東風 三國志　仰歸雲憩游風 傅毅七激
折葼 尸子慈母怒子折葼而笞之其惠存焉○葼木之細枝
以獎天衷 左傳定四年獎成上天衷謂善人之意



望白署空 晉紀應詹表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任謂尚玄虛也○選注
詩頌君德樂舞后功 鄒衍　麗鴻 鵲而未兆謂之麗鴻○帝王世紀
發蹻 蹻者跼也荀子反其觀若發蹻左傳以齊國而伐季氏易如發蹻
齊鑣騏騄比翼鵷鴻 隋書
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 荀爽與李膺書
情虛德充 文簡　翡鳥貞蟲 墨子
日轉前茅影風生細柳風 孟臣明
翔風 急風也說文　雲峯吐日月石壁澹烟虹 張九齡
幡虹　王尊祇節首公 漢
翔鴻安可籠　琅華繁玉宮 左夫人詩

鼎中　六空鈔風暫拂芳岡六空○永經注
苞甜赤苦標箭斑弓　定治寒光素禪枝瞋色懋不思
烏欏地名在朱提赫道○日猶漢赤水蠶蛇七曲猶漢烏欏氣與天通○水經注
蓼蟲孔叢子有蓼蟲賦　閬風樊桐在見命
紋軸蕉筒文苑　陰虹穿戴所飯牛陰虹屬頸陰虹雙蕭自尾屬頸也
○相牛經　穢質被華局命得融江總
魚何知而樂水蛇何意而憐風王績
孌童嬖人也梁簡文有孌童詩　將氏翁任氏童三國志
清深孟郊詩清泉瀉歡苑　隱以金覊疏以華籠橙賦
紺瞳紺瞳綠髮仙翁也神　光風背著一名光風飆宛馬所嗜

內視者盲友聽者聾越絕　攏虹楚辭攏青冥而攏虹
輒蟲海貝也後西南夷傳　堯懸貝轂於塢宮嚴助相貝經
參宮參宮參羽半商半徵○樂緯　沙汀眠鷺夢征鴻李長吉○可對崖蹬
蒼苔弔石髮○亦李詩　銀液鎮心李賀
二冬
𪿎柊李威家宄爲居不藥房業○選注引英雄記
寒山邃龍楚辭○遼龍山名　旅松魯地名左氏
越璞楚琛蜀賄巴賨文苑　山西多覆三明儷蹤三明皇甫威明
張然明段紀明也　木寓龍以木刻龍形寓猶假也○漢志
火滅脩容黃帝帶銘　童容幨車名

輕褣衣名○白集　龍輁大行靈儀也○選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古連珠
穎川四戰之地常爲兵衝孔融
本問馬賨貴戚豈知此賣菜傭董宣
撿情自封庾闡斷酒戒
鳳皇來儀翼翼噰噰羣鳥並從舞德垂容選
才峯支遁才峯秀逸世說　陵岑聳逸峯陶
常爲軍鋒先鋒也黥布傳　秉塞守烽蔡邕
揚鶡氍擢紫茸選江賦　新浦含紫茸選
故人相逢不吉當凶晉書

皎質皦鮮玄的點鋒張載扇賦婦人以丹注面日的
書笏珥彤選　火鼠燭龍南窮火鼠北盡燭龍
齋號盤龍劉毅爲豫州刺史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盤龍於上號盤龍齋毅小字盤龍遂居之
竹浮三節木化九隆駱賓王破蒙儉露布
劭農勸農也漢書○劭平　翹農路史翹農抑末
蘭峯宮名在嶓闕夢冊道又有繡嶺繡岫二宮　角龍鹿也仙經
桂殿江鳥對彤屏海燕重古樂府
班荊蔭松史　天陵有偃蓋之松抱朴子引玉策記注
云松命根遇石則偃所謂樓松也　樓松見上注
坐成滌器行將賃舂下句公沙穆梁鴻事○皇甫松

道無封 道無封故萬物得以恣其分域○莊注 五茸 吳王獵地唐詩五茸春草雉媒嬌
持險奉凶 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哀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荀子
芸香却蠹芝髓為封 藏書 月疊魚分子風徵鹿養茸
寒暑之資盐以荷衣蕙帶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 綺詩僧傳
解我胸春 易林飛之日南還歸遼東雖相從和鳴雞雞解我胸春胸春憂心如擣也
鸞封 張平子綬笥銘服其命服鸞封艾緍

三江

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選帝江鳥名知歌舞之音
神龍不匹鷙鳥不雙 淮南 西江別支為弱柳江 緣江記
弄珠江 唐詩弄珠江上草無日不萋萋 嫫母嫌鏡西施愛江。佛經

均藻　卷十　六

刑與德雙 史 蚜江 似蟹十二足
梘江 帝之平圃○山海經 鬟河帶江
日月為步德隆道庬 宋均注鈞命決
豪傑不着名于圖書雄駿不戕壽于旗幢 至治之世韓非子
玉山迥立瓊樹無雙 劉長卿
雲逢逢 夏后鑄鼎卜於白若其兆白白雲逢逢一西一東一南一北
黃龍一雙 秦昭王與夷盟夷出詛曰華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華輸清酒一鍾 離垢幢 內典
石杠 爾雅步渡橋也一名略彴又名榷
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 圖稱風俗傳
天淙 陂名在壽春縣 鷄胫 竹名其筍肥美齊民要術

智幢 傳智幢之欲折悖戒寶之將沉○弘明集 慢幢 禮本折慢幢○傳燈錄
玉應金春 退之詩 導我上太華覽芝獲赤幢 古長歌行
裘江 江總詩桂檝及晚風裘江泱初月 皎皎白紵節節為雙 古樂府
不津江 後漢志益州牂柯郡談指有不津江○不津言難渡也
貳雙 漢志樂歌㸑比服回集貳雙飛常羊

四支

叢枝 國名莊子堯攻叢枝 東過扶搖枝 莊
龍支 地名在積石山○後 仲丁即位征于藍夷 竹書紀年
庚子日施 音移義與斜同○史賈誼傳 彫落洪支 前京帝紀
長麗 鳥也選 梁麗 衛城之具○莊

均藻　卷十　七

鯖埼 鄭有鯖埼○漢 虎凝 魏許楷有力而凝號
月駟雲螭 選 矜容愛儀 選
玄景陰素蜺 陸士龍 文史 爾雅爪山之文皮謂虎豹之華有綁綵者
鄭欽吏隱於蟻陂 汝南先賢傳 亦足以復鴈門之陭 谷永與陵會宗書
茂滴 衛夫人字 纖離 駿馬名史記
活師 科斗也山海經 荆山為地堆 括地象
旴涯而反盈量知歸 選
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曦 繁欽柳賦
菱花晝合宵炕隨月轉移 草木記
建六枳而為籬 馮衍賦 莚浮水豹庯繞雲螭 謝朓

沐淦樹之枝沐㓗也猶今斫竹曰洗竹也○管子
啜丹水之炎波蔭瑶樹之玄枝曹丕
陵沓海藻山英汪薙揚都賦　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孝經鈎命決
陰庭覆素芷南堦褰綠葹沈約雪詩
五棊棊聲棊色之類荀子　萬乘方爭時史李斯傳
周顒於鍾山立草堂亦號山茨梁簡文草堂傳
軒轅受河圖闓苞授規天文志
求規東漢書　濯明月於漣漪左太沖
縓虹纓高雲文虬鳴陰池張協
綠潭倒雲氣青山銜月規簡文



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選
青霞雜桂旗選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杜
標高名於瀨芝之鮑照蓮賦　玉翣酒器
貫花妙旨寫葉玄詞法苑珠林序
東國泛七華之水西方瑩八德之池浴佛文
見胡桐于大夏識烏九於條支庾信
十花池佛谷　離鵾鳴清池陶文琴賦
天池海也莊子　暗雛啼渭旦涼葉墜相思皇梁天
清風起南颸陶　氷紈風絺選注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後漢楊終引逸詩

紫騮尼劉名　猴葵鹿角菜也
流陰逝景不可追謝朓　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張平子
江介之湫湄魏都賦　日行中道移節應期有子
受福重華留之洪範記○重華木星也
屢呼金罍落間品玉參差古詩
琅玕龍茲荀子○龍茲龍須草席也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潛夫論
泛烟光於紫瀲翻露色於丹滋文粹
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掞叢雲之奧辭選序
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唐詩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選
胡笳折楊柳漢使採燕支盧照鄰
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棊選
奏樂而喜曲終而悲淮南子　晨裝摶曾颸謝
大隱叶沖規盧照鄰　炙炰夥清酤敎張平子
鳳想鸞思○駱情集　金夷金瘡也○後
鴛鴦椅在綽爲　靈圯橋名在會稽
耻天求以遠期選　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東方朔集
鼎角匿犀李固　遊人倍將晚公子愛亡疲唐詩
合符重規後漢書　秦法密於凝脂鹽鐵論

左青琱之犍芝張平子　陟鳌也苔紙
大約劑書于宗彝周禮
猛虎不立早勢勁鷹不立垂枝蔣子
宮隣昭泰荒憬清夷選　芍藥一名將離古今注
衣被皆重池被心如池也○左思詩　愍如朝饑韓詩毛詩作調非○注朝饑最難忍
太白揚眉星經傳太白高而躁戰　忍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國語
三奇草名馮衍賦采三奇之葉芙　華離周禮正其封疆無有華離
佩離離袿衣之帶也○班婕好賦　真珠樓基成都在爭街乃真珠樓基也大雨後
多得瑟瑟寶物　射麋麗龜左傳麗龜背之隆當心
雲龍騤騤騤說也　大誰漢書○主問非當人姓名是誰也本以誰何稱



官名有大誰也　復鴈門之蹟段會宗傳
緯候稠疊鉤識歲紕文心　取鎔經意自鑄偉辭文心
脩義肥辭文心
鉛黛所以飾貌而盼倩生於淑姿文心
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文心
雲峯入夏池庾信　宜春下苑少府外池漢紀
片玉可以琦抱朴子　鹿蠡下音離匈奴名○漢志
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崔駰
崇期道八達曰崇期釋名　六螭淮南子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日懸車螭即六龍也
耳爲心師張融論文曰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

水精兗東着波斯禪頌　赤鯉湧琴高白龜道冰夷太白
芳樹吟羌管幽篁入楚詞庾信
霽色清珍宇年芳入錦陂蕭道
巖花飄曙輦峰葉蕩春旗李義府
月宮生蘂泉日中有瓊池仙歌
鯿池上林苑有鯿池三輔黃圖　天林皆實天族多奇載記
不其山名在齊見史秦紀　劉期坐魏不自信怯與君劉期○鮑
青陂在青縣地後漢新蔡長李言修復青陂　南廖水經注南廖湘流
渠眉玉飾之溝周禮　信猶列眉蘇代謂蘇代云云
聖鼓枝樹名如興有鼓木飛上臨武號聖鼓枝在含淮縣○水經



王良旗星經閣道爲王良旗　義嶺千叢水經注
三儀擒三儀○太玄天地人也　怒特祠武都有怒特祠即秦文公伐大梓化青牛處
牧龜于岐相如封禪書　玄纅碧基王會
何故使吾水茲茲黑也左傳　丹濟林荷嵇詩劫背華林僧泝丹濟
鮮景染水顏妙氣翼冥期庾闡
輕歌易繞弱舞難持沈約　雨師僵柳一名雨師先雨而垂故名又開山圖雲師
似蚕而師似蹋　河漱海夷盧思道
綵絲說文綵綵絲也　金鑣互騁玉軑並馳沈約連珠
遯逃乎碑淮南子盧敖事見　女池唐會要盛池中小池
祁祁皇孋後漢后紀　纖兒陸納兒道子引用舉小望閣歎曰好家居纖兒

欲擁嫉之耶 常儀大戴禮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姜
嫄生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女慶都生堯下妃娵訾之女常儀生摯
緗蕤紫荇也武夷君傳 環龜司馬法
縈絲牽鳳子結縷生花兒沈約詠領邊綉

五微

彼棊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左思
圓徵揚子法言篇名 雲潤星暉選
探袖解纓徵鮑照 麟韋皮也王莽
澗邊紫芝之靡巖上白雲霏六朝詩
持梁刺齒肥史蔡澤傳 被統躡韋摶粱齒肥鹽鐵論



山徑轉迂威六朝詩 碎結綠之鳴暉選
骨騰肉飛女伎上險竿者○隋書 江步野棠飛仙詩○步浦也
俩如旦饑易林 衣文飾而舞容璣齊歸女樂事家語
客賦醉言歸王稱露未晞張平子
旦旦鷹玉食日日獻玉衣列子
吹蠱痛行暉鮑照 心燈夜炳意燊晨飛弘明集
弱不攻強走不逐飛兵法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列子
巢棲茹薇漢書 魍蟦之衣物根在水土之際視之無有鈔之可
得○列子 手柔弓燥草淺獸肥魏文帝敘射
古之庶人草芰鹿菲絺絲尚韋鹽鐵

胥人去其幾胥人小人也去幾失其幾會也○李斯傳
披華發輝啟選舉志 轓幃車幔也柳文
書殿綸闈唐詩 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文心
精衛取而填海○天孫用以支機○張正見石賦
鵠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庾信
華蕤藹蘭暉仙詩 桂丹無淹摧玉軫有離徽吳均
解徽選舉偹綱之絕紀組大音之解徽 着獨力之衣後漢書
水田衣僧袈裟也內典 水肥博物志酒泉延壽縣出
器中黑如凝膏可然方人謂之石漆或曰水肥又曰石液
角飛清河城名角飛城晉書云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



江上淒海戾漢曲驚朔霏鮑秋
高樓淚染衣梁元帝 雨巖天作帶雲壑樹披衣宋之問
嬌女窈窕翳霄暉黃庭 槐萊相襲蟬裳傳輝
詞號四飛謂四方飛揚也高僧傳 燕鴈代飛淮南
傾湫之辯倒嶽之機 幻人為幻輪圍小靜和尚云云
七蘂玉籥閉兩扉黃庭 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淮南子○純讀
如純以金堤之純牒謂纍石如牒也
清猿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選 駿狼之長暉郭璞文
耕有春懸耜織有日斷機

六魚

跣趺被商鳥重譚吟詩書簡
岑有積螺岸有懸魚 顧愷　蓋如飛鶴馬似遊魚 劉公幹
國宮乾位地列艮墟 燉煌記　瓜牛廬 瓜蝸同○三國志
區廬 衛士之居也○漢書注　玉廬 鼻也 黃庭經
自令介居 介獨也○選　將軍獨介居 漢書
鸞觴酌醴神鼎烹魚 嵇叔夜　府庫之藏金玉筐籠之蠶簡
書 孫叔敖誥　建井旗 疊井文于旗也 後漢書
王艮之御過歸鴻於碣石軼鶤鷄於姑餘 淮南子
適情不求餘 淮　流汞渠 滄洲有流汞渠雖石不沉也 九域志
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左思　鵜鶘魚麗箕張翼舒 張平子



鮭蛤龜珠與月盈虛 山書　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
狐咺哭 國辭　玄廬 墓也○選
抱影守空廬 左思　幽貞廬 班賦
餌敵以分而照其儲 汲冢書　閭閻在上簞瓢捽茹 無道而隱也○揚子
華池瀞碧虛 張子壽　芙容邏翡翠虛 虛地名在嶺南 見許渾詩
禽困覆車 甘茂傳　四望車 晉閭丘沖好音樂侍姬不釋絃管出入乘四望車
琅玕籠疏 疏窗也以琅玕飾窗也○列女傳
澹然獨與神明居 莊子　栿除 南下栿除 王莽傳
丹水丹魚 丹水有丹魚夏至夜伺之魚浮水有赤光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塗足可走水上○抱朴子
鮌化玄魚 柳文　靈胥 濤神即子胥也

彭胥 彭咸胥子胥皆水死者　樓苴 水中草 柳文
石鯽魚　重唇魚
雙鱗魚 石門縣東陽潭山出此三魚皆珍品○廣志
爻閭 王會爲爻閭以息諸侯 注諸侯稱爻　翠綸桂餌反以失魚 文心
青陽舒 曹毘詩靈春散初澤棼縕青陽舒　禹釃二渠 釃分也 漢志
孟春氷泮百草權輿 大戴記　裋車 孔子聞趙殺鳴犢遂裋車而返○琴清英
王華翠綠帷青帬扇翠裾 道藏詩
百痾令心組 仙詩　美男破產美女破居 修文御覽引周書
弁車 巾車也 揚修節遊賦極歡遊以從容乃弁車而來返
淫魚 淮南子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　金蕖 金蓮也 高僧傳



菱絲縈獨繭菰米蟄雙魚 長吉釣魚

七虞

諸于 婦人大掖衣 後漢書　朱愚 莊子
鏊夫 司馬相如傳　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
麗居 士語　燒摋焚杅 摋馬策杅盂也○犀首傳
山條紫菂水葉紅須抽芳繞霤接翠分衢 江總
影附雖爲逃軀 喻爲文忌隨人後也○文心
拜井開疏韌鳴桴動窖須 駱賓王
泉流信清泌原野實茸茶 鮑
心應棘肝應榆 關尹子　瓜疇芋區 選

荊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韓詩外傳

揚素波渾連珠 洞簫賦　會軒朱 漢樂府

金縢漆樞 伶玄　雲廚 道宮廚也○仙經

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 七命

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飈俱 選

小約劑書于丹圖 周禮　紫閣圖 書名紫閣山在華州○王莽傳

江圖 庾杲之著　羅青槐以蔭塗 選

南夷相呼爲姎徒 後漢志說文姎女人自稱我也

搖鼓貫玄塗 鮑　青龍對伏跌 古樂府伏跌蹉也

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 博物記

均藻　卷十　十六

綠水趨 淮南子足蹀陽阿舞手會綠水之趨　松鬼 南越志

文無 相別贈以文無無當歸也　英蘂夏落毒卉冬敷 選

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芙 蜀都賦秀或作奇

山膚 山膚選　就翊洪樞 會野

位冠中樞 潞公制詞　金鹽重于素璧玉鼓貴于明珠 劉孝標山棲志　肥胡 幡名國語

戢楫守窮湖 陶　翠牙穿裛蔣碧節吐寒蒲 杜

方湖 在華林園見水經○方湖可對曲池在洛陽洛見穆天子傳

崑崙輸流不絕考崑崙之輸也 淮南子九折注爲海而

標以翠蘙泛以遊菰 江賦　青烏之所有韭櫨 伊尹說湯韭○櫨橘

柚之類　右閭 山名廣書

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孫興公譚

潘吾 山名韓非子云趙主父使匠人施鉤梯刻巨人跡于潘吾勒其上曰主父嘗游于此

弘舸連舳巨艦接艫 左思　玉女眺清爐 子雲

雲膚 雲膚寸而合　青膚 苦也韓文

析羽流蘇 後漢志　累塊積蘇 列子

七蘇 崔駰作　龍蘇 蓍稱龍蘇名隋志

藏鉤有飛鳥 風土記　青鳥 黃名廣雅

五鹿三烏 人姓　折芰焚枯 說苑

歌慕慕唱烏烏 北史蕭大圜傳　辭隆從窊 窊洼同丁鴻傳

均藻　卷十　十七

青要山帝之密都 山海經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 三國志

晨鳧 秦良馬名　海租 漢加海租魚不復出五行志

山都 山中精魅述異記　金鳧 唐明皇作金鳧燈○影燈記

落鴈都 朱漢賓驍勇朱瑾軍士畏敢者號雙鴈子都漢賓破之號落鴈都五代史

黑都雲 楊行密軍以皂衣蒙甲號黑都雲　荒茶 唐承隋亂剗披荒茶唐書

娶茶 周禮哲族氏十二月之號從娶至茶一年而周也

銀菟 唐故銀菟符爲銅魚符　青亞姑 寶石名

女化青鳧 晉子明二女化作青鳧隨父仙去○九域志

豐屋知名 家僑木知舊都 蘇子

韭泉泰畤紫壇八觚 八角以象八方郊祀志

道路涉蘇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
月蘇朔者蘇也尚書注　鈴落圖太白詩身佩鈴落圖腰垂虎鞶囊○鈴落
北斗名　度連宸尊地實璿璣宗室表
琳腴仙藥　紫瓊腴仙藥
地符洛書也緯書　青膚古○今注
雪腴　松腴茯苓
陽紆山名山海經馮夷乘雲車駕二龍是謂河宗氏河水出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
西征至陽紆之山又文作陽肝禹禱雨于陽紆
柔逝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逝○赫連龍雀鐶銘
海姑世本呂望始封于薄姑地在齊營陵　桃棓羿名淮南子羿死於桃棓

均藻　卷十　十八

威鞶圖孫楚會威鞶于白社以同戰爲榮時好事者畫威鞶圖
玉都開塞命門似玉都黃庭　星隱陽不忍身孤寐但倉星隱斷○鮑
右孟左孟孟田獵陣名左傳文公十年宋公爲右孟鄭公爲左孟
鮒隅山名山海經漢水出鮒隅帝顓冢山也又曰顓項九嬪葬此山
寶跗西京雜記進御筆以錯寶爲跗　連山絕嶮飛閣涌衢劍門記
金畢逋金烏也茅山志　神巫土汲冢書神巫用國哲在外玄都以亾
成湯半體枯尚書大傳荀注引　四通神衢鹽鐵論
和山多瑶碧實惟河之九都山海經
潤虞淮南子至于潤虞是謂高舂至于虞淵是謂黃昏皆地名也○潤虞共虞淵也人但知虞淵不知潤虞
騶奴騶奴與麗暨通西京雜記　青雲無孚洛書孚甲也

瓊蘇酒名有瓏波瓊蘇　玉餔玉食也卜管子瑶臺玉餔
八齊
徐浩改君耶溪爲五雲溪志
上崢山踰深溪國策　東鯷海外國名漢志
金散鷄出并州　蔗傳餘節爪表遺犀選祭古冢文
瓊巘嶒崚金岈岬峆七命　雖戆丹腰施未謂玄素睽顏延之
陵岡掇丹荑遊仙　天谿河濟也戰國策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夏桀
之都有此形勝　醽醁溪色如酒碧在玉華宮前
粉題婦人額也太玄　鎮以瑶臺絕以金堤後漢
蓼堤梁孝王所築　練練峯上雪纖纖雲表霓杜

均藻　卷十　十九

石犀江名　樂處將鷗狎談端用馬齊謝朓
社鼷○社鼷不灌漢書　鬱棲糞草也列子
夫妻不嚴茲謂媒霓京房易傳　武關山爲洩門上爲天齊河括地象
碧瀨潄白石翠烟含青霓孟東野
橐駝駃騠駒駼驒騱皆匈奴名馬奇獸○史記
滯怒淹恚後漢寇榮傳　以休楚伐罷齊國策
衣圭燕尾曲裾也漢書　阜鷄鳥有文彩者謂之澤特○王會
好溪處州麗水之東○九域　惡溪在天台山上又閩中亦有惡溪
介麋大麋也左氏　童麋童麋麛早太玄
犨麋古之醜人也選注　孟諸之麋澗同水草交厓也左氏

玉碣雲楣選　虹蜺回帶于棼楣選
無烟夫妻賓女以金飾佛面謂與金師爲無烟夫妻
抗高木食滅景雲棲褚伯玉南史
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張正見
瓊音自滄凄道藏歌　歸鴉小樹棲禪頌
鸝必匹飛鵙必單棲易林　六目睽睽易林
夜零白露林蒼聲凄素問　水截巨鯨陸剸藥犀劍銘
錦不可以爲袷稻不可以爲蠶晉袁甫傳
筠篁列植無變貞萋七賢祠記　丁溪在泗水東陸機賦乘丁水之連岸排泗川之積沙
物生題說文端物生之題也古賦有初卉青題之語



龍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雞李庾東都賦○王子喬於洛濱受玉雞之瑞
蓼菜成行瓶甌有堤堤案也○淮南子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
金留犁飯匕也後漢書單于以金留犁撓酒　虎鞹先蒙馬魚腸且斷犀李長吉
挽麥隔歌袖綠刺習銀泥上同

九佳

情無方而雨集事有限而星乖鮑
乘枋箄後岑彭傳　方淮淮水也後漢文苑傳
微颸揚羅袿向承大詩　施玄的結羽釵王粲神女賦
三子釵崔瑗有銘　雨絕雲乖張載
渠公之街莊子徐無鬼　離袿

纖袿漢書　總街管子湯有總街之誹以求言也
鸞栖槐載記童言云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鬼谷子　氷藍符葢宮羽相諧六朝文
璿瑁齋嶺南人食璿瑁齋每至甲子庚申輒不食謂之璿瑁齋

十灰

鹽豉千瓿音台器名貨殖傳　擷提遲杓文昌承魁陳琳大荒賦
銅魁美斗也　棓魁黃偶一名本草
隱陵君施酒文臺列土傳魏地○史記
聖人以妙外往諸子以方中來晉李軌語
棶娥臺吳王作方言　乾災天災也漢書



石菑拂石水中也○漢書溝洫志　山莓莓苔也爾雅
丹光抱瓊臺杜　半月臺在單父太白有詩
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漢文
蹄涔無尺鯉塊阜無丈材淮南
徒御犯冰埃沈約　蒲縈臺在無棣秦始皇係崩處也至今蒲皆縈結
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庾信
閬中有彭池靈臺孔子內識　彯組雲臺選
黃帝立明臺管子　髑髏臺勃勃赫連作
圖往鏡來後漢　燀以秋橙酤以春梅七命
視容梅梅禮喪容也梅梅猶昧昧　騰猿飛鼺張平子

珍盤薦雕梅 太白　九英梅
彈琴撅籥流風徘徊 張平子　淹徊 唐詩
安翔徐徊 相如傳　從徊 漢昭帝廟號
徊徊 楊雄賦徊徊徨徨　遲徊 松陵集梅詩寒艷尚遲徊
徠徊 庾信文○宋仁宗賞花釣魚應制賦詩羣臣押徘徊字無別出者至爲優人所譏假思索得此亦知
古人倉卒亦有遺忘何遽謂無耶　置貧本而樹者媒 後漢
紙九萬枚 枚幅也 語林　睡蓮晝開夜縮麥草晝縮夜
夥 北戶錄　鼓滄川而浪龍鯢 晉書
承響而回 世說　鳳林鳴酯 仙酒也○武帝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 李太白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 仲長子昌言　爭縑非易辨疑璧果難裁 駱
鴻裁 才高者菀其鴻裁○文心
明臺 黃帝臺名管子軒轅有明臺之議　綠攢朱開 梁元帝
白雲蒼梧上丹霞咸陽來 簡文
雲逐魚鱗起渠隨龍骨開 庾信
督郵捕蝗去亭長說烏來 庾肩吾
吹臺 師曠作樂處　繁臺 梁孝王改吹臺爲繁臺
平臺 班史稱吹臺爲平臺　雪臺 謝惠連作雪賦又名雪臺○實一臺也
汚出月台 山名　覆宿堆 堯遭洪水繫舟于覆宿堆即夏屋山也今
之五臺山○九域志　黑龍見玄門開 陳湯傳謂微行出入不時也

玴槐 風俗記博昌東北有玴槐鄉在濟南　向〻髮背槁槐 枚乘
霜被守宮槐 王筠　金谷琲臺 水經注金谷即琲臺之西溪也
涼埃 鮑詩涼埃晦平臯　冰苔 露色染春草泉源潔冰苔○鮑
漢時光如月秦祠聽似雷 盧照鄰
窮谷之汚生以青苔 淮南子　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 水經注
西郊不開 書賈晉序　本覺爲如今覺爲來 內典
蠡臺 睢陽有蠡臺迴道似蠡形○水經注　白鷄路出青髓巖開 圖清百錄
龍道雙回鳳門五開 李庾西都賦
冰城朝浴鐵地道夜銜枚 梁元帝
颸臺 戲於颸臺見赤生○黃庭　龍堆 蒲昌海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故名龍城又曰



龍堆也○水經注　鏞斧曲戾彈沐斜埃 禰衡頌
薦梅 淮南子八椽薦食薦梅○草實也壯如桑椹色赤今蛇莓也
鼯翔臺 淮南子雲臺之高墮者折首而鼯鼯適得以翔翔
芙蓉爲媒 楚辭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
秦皇御宇豐貂東至獬豸南來 晉志
麗玉明瑰 晉書

十一眞

除愛水斷苦輪 梁武帝樂章　洪源七輪 桑乾河有洪源七輪水經注
寒谷由來不倩春 武元衡詩倩借也
鶡鴻犀晨 楚辭　裔民 國語○凶惡之民放在荒裔

賓臣未臣也左襄十八年　　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

其餘津遠公傳　　尋香人西域謂俏妓曰尋香人

候館同魚鱗韓。可斷鄭亭畫鳥形　　鴻鴈在申詩緯汎歷樞詩四始之二

山無角水無鱗荒年也太玄　　東海之波臣魚莊子

帝舜之世鳳皇司晨。尚書中侯　　錦車持節馮夫人漢宮人出使西域。

西域傳　　錦繡千純國策

藏秋仲節麗景初辰梁元帝　　炳炳鱗鱗揚雄文

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選　　室邇人曠物疎道親任彥升

煦氣成虹覗揮袖起風塵趙都賦

逍遙選良辰選　　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左思



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旬。司馬法

士佩觿玫禮致郎占瓔字　　靈貺自甄光武贊甄表也

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淮南

東溝大河南阻商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揚子論秦形勢

朱垠南方也選注　　海濱東方

遊子樂其俗故有五民五方之民也漢書

國危無樂君國安無憂民荀子

鳴石列于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江賦

霜旻古樂府　　火旻選

寸其銀銀分限也荀子　　玄冥適鹹蓐收調辛七啓

烟訛碩鱗揚雲　　藻不彫朴華不變淳陸雲

山紋錞　　魚錞

鳳錞樂書錞所以和鼓周禮金錞和鼓　　虲人揚子叔孫通

彫談筌輿肯妙辯漱玄津駱

馳逐好名晨鮑　　依林戢羽托水藏鱗沈約

瑞輪渾天靈憲也　　焚輪大風也爾雅

途通九軌國達四輪唐文　　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選

關山信月輪杜　　向謝不暮時倫汝南先賢傳

陂陂浸淵淪韓　　西琯協律南邑迎神盧思道

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蜀志



翹首希玄津弘明集　　緬懷結寐夜味寐詠終晨弘明

紫霄籠三辰張君祖　　來如降燕往如飛晨徐幹詩。晨。風也

獼猴看攊馬鸚鵡喚佳人白

移談講樹就簡書筠庾信　　鏡神各案珍異苑

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隣國策

玉山照人裴叔則　　朱塵楚辭

讓塵泰山不讓塵　　揚塊弭塵止言以言猶揚塊弭塵淮南

聲塵聲銷無澤彷嚴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燈輪陳子昂元夕詩　　海濱東瀘海渭唐文粹

河濱詩疏　　靈春曹毗詩靈春散而暄

九旻九秋也庾信賦歲九旻之暮月　麋晙博物志曰千千爲羣稱名曰麋晙食草俠其處戒泒名曰
麋晙民人隨此麋晙種稍其收百倍○晙音逡　子輪晉書隱逸傳遷龍之戰子輪不退
五津水經大江自湔堋至犍爲有五津白華萬里江首涉頭江南也
白華津注見上　鴈臣北方酋長秋朝洛陽冬還部落謂之鴈臣○史
撫塵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撫塵而遊垂髮齊年○撫塵猶褰沙
兩甄左傳注將獵張兩甄置左右司馬所獲猶兩翼世說桓玄娥僕雙甄所指不避林壑
鮮雲臨蘸蒞細草藉班輪梁簡文書　栟櫚
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郎顗傳　烏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杜子
南有從楚西有衡秦列女傳　頹風已扇雅道日淪晉荀安傳贊
柴造浮絳晨仙詩　巾金巾字曰真人巾金巾黃庭



譏途辛道藏詩滅此紫瓊譏方知譏途辛　鶼鶯集朝倫帽源乾
蕭索輪囷鄭雲之狀　蜀雲如囷史記引兵書
祟基仍崙水經注　冠雀津在介休縣又名雀鼠谷○水經
魚官上津西陽雜俎鰣魚三月上官子孟津　靈貌月中兔也古詩靈貌擣藥玄霜汁
樵歌喧龍暮漁棹亂江晨庾信
女愛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春秋後語
楚焞灼龜具也史記　命氏謂受爵者猶云命士命婦也見玉藻疏
江水肥仁淮南子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重濁而宜菽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　公旬周禮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
景風之賞未甄景風之賞未甄肅受之言互及○晉庾向傳

結彩成春梁簡文書　邪辰凶辰也翼奉傳
聞碧雞之長晨摯虞賦　鐘奮幽鳳塵長言
體輕敵翼形微釜鱗小言賦

十二文

朴以皇質彫以唐文後漢書　山文麗日曄山文鮑
重棼一席分爲二廈也張敞傳注　柳棼左傳鄭伯敗楚子柳棼
纖繳乘風連雙鶴於青雲○列子詹何之弋
堂上不糞除郊草不瞻芸荀子
嚴駕佇霞斯梁武帝　華蓋君仙人○杜
三歲杜君玑王社稷若周成漢昭也○劉向七錄



以管窺天以隙視文東方朔　電收曜虹戢文顏延之賦
光濫沒泗氣溢歙汾鼎頌　花然樹色苔畫波文張正見
駁文說文班駁文也　鶴雲易飛候春雲如白鶴
玖雲陳思王有吹雲贊　緗雲易通對驗
尋烟染芬選　澤芬白芷也草少
師來分分半也公羊傳又荀子桓公師來分汰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
含言笑而不分陶　緹羣山名在天水隗囂傳
青雲爲紛紛旂也子雲　長轂雷野高烽彗雲選
周雲同雲也○淮南　公黃翡翠名方言
蜎化爲蚊通俗文　紫帉唐制南方貢柑以紫帉包分賜公卿

叢礫嵒俯渚南岳無餘雲陶
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艮遷董兼麗卿雲後
吸湛露之浮涼漱凝霜之餘雰楚
敷幽燒熏以發其芬潛夫　吉雲國名神異經
崇雲崇雲臨岸駿選　斐雲惠連詩芳飈起華薄斐雲興翠嶺
無上將軍漢靈帝自號無上將軍　衣錦將軍錢鏐所戲樹
霜氣霜氣含月彩○邵陵王　族雲王筠詩連山卷族雲長淋息象篇○族子雲不
佳族而雨　絳虹纓高雲張協
桂樹籠青雲吳均　炎都褰埃旻寓滌氛袁淑秋賦
衡山如陣雲湘中記　梢雲瑞雲也形若樹梢○鶡冠圖



倚聞猶側聞也南史　升雰鮑照喜雨升雰浹地維
採性及華月追節逐芳雲鮑
東顧三洲之陽西眺九派之分鮑
孤帆度綠氣寒浦落紅曛孫逖
濯魚雲雲如魚鱗○相雨書　萃于霞氛蔡邕終南山賦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莊
紫氛紫氛選　鴻紛楚辭
妙音難文黃童妙音難可文黃庭　文臺墮垂都焚戰國策魏事
淵無潛石淺鏤沙文水經　薛靈芸魏文帝美人名
金漿峯醴王縡垂文唐文　遡誠南凱延首東雲袁豹譙縱檄

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之位附影成羣高僧傳
水華競秋色山翠含夕曛唐詩
涔雲涔大涔水也雲出於涔似波水也○淮南　翠被君鄂君
牽雲李賀詩曳雪牽雲留陸郎　客髮虛鬘飛膩頰凝花勻同上
妙鬘雲華嚴經　貝雲同上
隱金裙王建宮詞

十二元

鏤靈山梁孫原相如傳　魏闕際青雲大廈擬昆侖淮南
金商在律炎涼始胥胥分也王元長
丘言空言也○選



藍珠殿設紫花墩賜坐從龍示異恩王珪
登白蘋楚辭登白蘋兮騁望　日字光芒動奎鈎氣象溫御書
錦沙村顧況有詩在新安崔　靈昆苑名後漢
幾事不密禍倚人門○後　殘燭將銷蟲離絃欲罷鵰唐詩
客至無貴賤無留門富時史鄭　唐園唐塘同○晏子
雨屋無根昆書　三月爲天門說文
青鸞寺舒白馬青學記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諸葛亮集
扮昆○丈及甫抵書那怒曰濟之以粉昆世謂駙馬爲粉侯韓嘉彥尚毛忠懿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晉書
引繩排根漢書　庭流松響戶接雲根沈約
雞園僧詩

班超旣返盛憲猶存 劉愚　玄龜食蟒飛鼠斷猿 王起陰符經注
松命根 廣志云松命根過石則偃　褭園 道宮也仙詩
柰園 曇摩禪院　拔我疑根 內典
檀痕 檀痕衣上新○花間　走犀首於岑門 史記徐廣曰穎陰有岑亭
金滌清遐象渚澄源 晉功臣表　罷侯種瓜逃相灌園 李德裕知止賦
顏氏希有虞熙于慕黃軒 嵇康
屯烟擾風穴積水漏雲根 孝武帝
柰園 伽藍記白馬寺柰七所唐詩柰園欣八正　箭門 淮南子能乾蟠却盈居羊勝道發箭門○箭所
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也　玉池清水灌靈根 黃庭
赫燡燡而燭坤 選　弔影慚連茹浮生倦觸藩 駱



鳳詞夌漢閣龜辨昇周園 盧照鄰
聊遊目而遨魂 曹大家　孔子宿南屯明日遂行 莊
積恩重厚累愛襲恩 淮南　必杜然後能門 慎子匠人知為門能以門
所以不知門也必杜然後能門

十四寒

土鼓夜迎寒 周禮　軟堰灘𣿖灘 宋溝渠志
河漢沍而不能寒 莊　扈岑漏景曲阿留寒 王勃
陰盤在安定古密須氏國秦遷白起于陰密是也
歲既單 禮記　華鬘 以花飾髮也○內典
寶鬘 同上　孔子墓上有冕檀 史記

上山斫檀榽搕先殫 古詩　拂㨟聲之珊珊 宋玉
藍池清沼素波朱瀾金鈎芳餌纖徼華竿 崔琦
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 陸　若流波之將瀾 宋玉
扈江離紉秋蘭 騷　夕歸次于窮石朝濯髮于洧
盤 騷　竺寒 除寒也○劉歆賦
駭鶾 馬名亦作騂韓　崔父黃散負局紫丸 劉孝標
池鳳臺鸞 唐文　疇官
林官　橋官 漢制
風清遂谷景麗脩巒 顧愷之　陵黃岑挂清巒 之命
五歲有鳩車之戲七歲有竹馬之懽 劉宋杜



鳳丸 鳳卵也山海　怨西京之折盤 張平子
增盤 選　碧霤攢釆桃紅袖拂斝盤 白
巖居川觀 范曄傳　天白鴈行單 梁元帝詩
山峯染月寒 同上　玉宇瓊于 類要
稱旌繁 繁馬飾也音盤○左傳其可以稱旌繁乎
行衣侵曉露征舸犯夜湍 劉孝綽
海老水乾 易林　蒼乾 素問草木蒼乾金乃有聲
鬼彈飛丸 蜀都賦○山鬼神能運石飛丸謂之鬼彈
賜爾旃鸞 郊東鼎銘○旃鸞鸞旂也不直曰鸞旂而曰旃鸞猶琅玕琴曰琴琅玕也○可對金鳳
漂若驚鸞 索靖草書　弭節白檀 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即歸東轅弭節

節白檀　響湍鳥鴻驚以響湍絕照賦

漢水又東爲鱣湍水經　且蘭

頭蘭俱地名在牂柯今貴州地　賦成鼓吹詩如彈丸王績

情瀾宴語談笑情瀾不竭○選　騰蘭騰蘭廣教中土殆將千歲觀音碑

對山桂之偃蹇歌園竹之檀欒情書

大夫欒天子墓樹以松大夫以欒檀欒韻會云即木蘭也

朱欒　香欒木名草木狀

珙桂瓊槐璐茨璆蘭閬阜山記　日月之華救光殘黃庭經

周粮秦韓粮音張粮也言鄭周以粮餉秦韓　鄋瞞左傳鄋瞞北方長狄國名蒸姊夏爲防風比窩

爲汪芒氏　哀鸞鳩摩羅什偈哀鸞孤桐上清音㪚九天



長風負雪沙漠織寒支遁　犢丸渝衞也左氏正義

氷統統細若米後帝記　相思木帖金舞鸞長吉神絃

誰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宋景文詩○韓非子楚悼王罷不急之枝官

烹蝨脛切蟣肝小言賦

十五刪

歡樂不照顏張季鷹　壯齒韶顏白

結雲閣冠南山選　青雀山渭水所出

流涕長潸荷潸傳　宿粧殷芍藥花名見譜

翠菅今名水葱唐詩水驚波兮翠菅靡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選

百籟鞞山七命　魚齒山在南陽犨縣○左襄十八年

徹傒相連從逕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東方朔文

四皓采榮於南山子雲　百坯山左氏鮮虞

蛩山堯所葬呂覽　茹山僧所居也釋典

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潛潭巴　結以朱顏鷺羽

鶴帶鵶顏禪頌　青鳥相家墓白澤窮神姦況觀

半通青綸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蹈三辰龍章之服

組如組綸如綸組綸二草名因形似也○爾雅

北斗殷杜詩曾閃朱旗北斗殷殷赤色也此句如左氏左輪朱殷及班固朱旗絳天之語今本作閃非

作猛獸須成班隋書　昌蒲冠環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昌蒲遠

雅須著偈優則玉衡不明昌諸寇環　蛩山堯死葬蛩山之陽○墨子



旅穀彌望野繭被山通風俗　客授江湖間桓榮

黃須地名滍陽有黃須谷沽水注之○水經　孤景留恩顏鮑

天鼓山禹貢朱圉山關山圖謂之天鼓山有石鼓於星爲河鼓星動則石鼓鳴鳴則殘萬物庾信賦石鼓鳴山岳情動宿　辯超炙輠理路連環弘明集

錢塘鸂鶒綠吳岫鷓鴣斑杜詩遊

弱水出岍山說文　蠔山即大壯山也出水高四五尺人呼爲蠔山○廣志

玉錬顏抑滅百邪玉鍊顏黃庭　侮岑山即觀音岩也補

夜光之珠○潛輝鬱浦○連城之璧○塵影荆山○劉子

烏壘黑山在車師北　練心方外擯影人間○弘明集

名貫玄班高僧傳　熒山熒山也

一先

鸞川 伊水別名 水經注　濮鉛 地名爾雅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

榮椽 戰國策趙獻檀臺榮椽良材有光榮者

三玄 易爲眞玄老子爲虛玄莊子爲談玄 晉春秋

昆田 漢武紀昆田出珍物　弄田 漢書

露田 不種樹者 南史　皇乾 皇天也 東漢書

孟年 少年也 論衡　率然 常山蛇 孫子

須臺天 內典　蔚藍天 杜

紫紺錢 赤仄錢也 史記注　跨芝屢 選

瑩篠天 內典　舞象年 文 太朝



鷴武川 在臺登縣 九州記　九璇淵 淮南子

藥淵 眞誥月中有藥淵日中有璜池　茅屋采椽 墨子之儉 采柞木

頻彩輕漣 江賦　江雲秀天 水經注

朱旗絳天 班固　玉潤碧鮮 選 竹

平仲君遷 選 異木名　朱鳥翢翢 法言

陰隆百泉 冬日之候 淮南　金荆家樹涵雲宅仙 江

玄俗無影水羽偶仙 選　地柱折天無椽 龜策書

銀鷹貞白鐵馬桓玄 字品 銀鷹言僊 鐵馬言勁也

百瀨夕奏山精夜然 庾氏江賦　丹蛇繞首雄虹帶天 黃帝吹清角事

韓非子　積星雲界布葉炎屢 桂樹賦

靚粧藻野袨服縟川 選　珵妍 紺寒妍 詩評

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 選

涵沉循鋪百川 言水錯備也 鹽鐵論　璧大六寸曰瑄 史孟康注

衍波牋 韋貫夢人授衍波牋賦詩云云　商販之民形佚樂而心懸愆

賈子　河漢委蛇而帶天 天賦

重觴忽忘天 陶　華燭蟠長烟 杜

頹峯睽酌羽流水曠鳴絃 烟 楊

鵷鶵棲翔鳳之條黿鼉遊升龍之川 公幹

禹濼七十川 書 選　十層赤樓帛闌舡 公孫述造

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 史記



太微方而紫宮圓 東漢志　遠寺吐朱閣春潮浮綠烟 顧況

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 選

凌崖禾三露攀鴻戲五烟 鮑

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 晉書

非梗胡爲泛無膏亦無煎 張九齡

毛龜詩下老蝙蝠凧中仙 白

訛謡響玉律邑頌被丹絃 選

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 七命

夜開明星館時詠女蘿絃 孟郊

白鴻矯翮紫烟 注 選　衣天 繁星衣青天 選詩注 如人着衣

彎弓閨綠弦太白　裴彩旋南史陳後主宴狎客先令宮人裴彩旋賦詩
哀籥清絲陶琬之詩　雨霽烟褰英華
分烟魯連子一竈五突分烟者衆　箄舡東漢南蠻傳注縛竹木為箄以當船蒲皆切今作牌
懷橘之歲採李之年
玄扈水翠嬀川神龜出玄扈龍馬起翠嬀○緯書
雄飛入玄菟雌去往朱鳶沈約　琵琶川在越巂唐書
豹文鞹虎文衣誇豹文鞹虜書　義自鮮約得禹遍義自鮮黃庭
仲夏雨濯枝盪川風土記
漢闕中黃近泰山太白連李文
藻帳越星波玉飾渡雲川王褒七褱怨
㶊瀌　卷十一　三十六
南北二玄謝玄為會稽內史張玄為吳興太守號南北二玄○晉春秋　玉賢仙詩蕭首叔玉賢玉賢猶士人
星田晏殊賦觀瑞頒於星田　我出有為界君登非想天唐
銜蟬猫○拾遺記
紫川水名在晉之蒲邑　旃然水名出滎陽成皐縣春秋楚伐鄭右師涉潁次于旃然又謂之鴻溝水　華泉山在華不注山下左傳
縈紘鮑詩我酌予縈紘　貧煎謂貧而生計煎迫也○傳燈
丹禁玉鷄川宗楚客○玉鷄洛陽事　庭樹欲銷蟬盧
朝承恩而袖斷夜托夢而衣穿劉知幾賦
盼泉漬泉也○公羊　潮泉在潯陽鷄籠山朝夕應候不爽○潯陽記
砂泉赤色在黃山　暢幽悄古詩

瓊粒之年劉子○渭水旱之年粒貴于瓊也　訪地脉川水經注
墉城積金為天仙經　智慧泉五祖偈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迴為真
法味能度諸有緣　帳天南人謂帳額曰帳天海棠譜
釿鑾藻鞲馬賦　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
年劉遺民文　江濤讓雙璧渭水擲三錢駱
舞涓官名漢女　龍涓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詠莊馬賦
濆田管子注川溝而瀻四曰濆田　淵田
淜田　堰田上同
施紅點翠照泉長吉詠穆天子　七涓七涓有憐張平子
二蕭
均瀟　卷十一　三十七
辭條殷浩辭條豐蔚世說　蝸髻小兒結髮如蝸也○幽求子
雄陶舜之友鵜冠子　玄髻選
紫囂石蚨也蚌屬似草江賦石蚨應節而揚葩是也
北囂山名在蜀產異獸山說文　菩蕭說文引楚辭
靈陶石也班固文　楚苗七發
欸袷遼陶詩欸袷或遼吝問其先　弦幺文賦弦幺而徽緩
鬈龍橋在彭山縣彭祖修真之所　玩春翹陸機賦玩春翹而有思
神風清蕭王該日燭　望秋清之始颱古文苑
傷吾鳳條人有折崔豹桐枝者豹曰傷吾鳳條
棲鳳難為條選　玄雲素朝淮南

仰折神蘤命七　上皇山樵陶弘景
除苛解嬈晁錯傳　蘭美爭翹晉書
陵驚風歷駭飈相如賦　山滌餘靄宇暖微霄陶
五雲之候八風之朝關尹子　相贈問者握蘭擿茗選注
有風自南翼彼新苗陶　游不曠林宿則森標陶歸鳥詩
盛鶴列于麗樵莊子　發金榮於秀翹陸
金藻葘瓊翹陸　楚離薺莅置蘙香草即白芷也一物而隨地異名
百里不販樵史　合肥受南北潮史記
美哉士姚宋語　秉逸韵於天陶庾亮
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飈張景陽
朱明八佾舞雲翹東漢樂志
浮竹遺徹沉水餘苗駱賓王謝南詔文
葉落者風搖水濁者魚撓淮南
棹女歌采蓮與童唱握枡
十五張內侍十八實登朝蕭子顯
哀鵯無餘響叢鴈鳴雲霄陶
旌宮臨廣懸藻衡爍巖枡劉孝威
平流鼓怒浪。靜樹振驚飈。書疏序
河光清地紀山氣斂天標王筠
鴨頭新綠水鴈齒小紅橋白



管隰迭升於桓世先趙同列于文朝廿八將論
翡翠棲陵苕劉子　鶺鴒巢于葦苕類要
寥寥上音孝選函谿以寥寥　實谷之饒也谷銀場□史
狠狐張而窠𥧲逝虹旌建而旬始消四夷傳
聆離鵾之悽響泝鳴林之瀏飈亭傳
郡朝劉寬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注郡庭日郡朝府庭日府朝
隄徭築河堤之役也漢書隄徭不息　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張義傳
小鑾橋在成都○十六國春秋　鬱臺散景飈仙詩
秀障分霄水經注　遠望藂寮若攢圖之屹霄水經注
上霄廬山有上霄名高與霄漢連秦始皇刻記曰上霄



壁棲弱草露宿危條釋海順文　嶓冢爲南條荊山爲東條禹貢
注并涼山中條是曰　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
條俞益期牋鄧隲　飄姚俞雙扶以疾風兮標飄姚平仲亦花○漢武傷李夫人賦
春翹選玩春翹
栢招帝嚳師吉文人表　建金標楊氏南裔志馬援建金標爲南極之界謂銅柱也杜詩
建標天地闊　米寮米其也禪經
葦橋後漢志馬眷國有葦橋之險　山梟山顛也○管子
魚沫吹秦橋李長吉

三香

山爲簣覆水爲堂坳庾信　龍巢在楚江梁元帝有早發龍巢詩

青骹 鷹青脛者 選　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鏡 後漢童謠
空閲来風桐乳致巢 莊子逸　雜裾垂髾 七命
華桂飛髾 舞賦　嚶鳴宛于伐木援類同乎援
茀 郭景純　一淵不兩鮫 韓非子
姚媌 美女態 列子　山名六爻 在梧州藤縣其山六爻成形如卦爻○九域志
蟧蚴 玉陛也○唐文　諸侯稱爻 王會篇爻間注
天苞 河圖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蘭肴 蘭肴山竦掛酒淵流○後文苑　丹漅 選丹漅朱湖今無為軍
卜交 楚王卜交而沛丘存戰國策　陰交 私交也嚴遂陰交聶政
嘐啁 楚鳩一名嘐啁○廣志　大丙弭節長庚曳髾 唐文

均藻　卷十　四十

葆吹清鐃

四豪

玉臯 井上桔槔也漢元帝文玉臯不汲而銀瓮滿
逍遙蕪臯 陶　獨秀中臯 陶斜川詩序
陰臯陽臯 周禮疏陰陽以向背分之　響不徹于一臯 郭璞
輿區神臯 西都　安期久視于松豪 延年
河伯示金膏 穆天子傳　蒼水使者捫赤絛 付
強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起鴻毛 史記
韓安國傳　山殺瘦澤增高 太玄
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 抱朴子　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東方朔七諫

目招心挑 史記　寒鳶向雲嘯悲鴻竟夕嗷
舞鬟金翡翠歌頸玉蟦螬 白
密山玉膏 山海經　身處脂膏 孔奮為姑臧長力行清絜人笑其身
處脂膏不能自潤　越舲吳艚 舟名
鳴鴻刀 黃帝所鑄 拾遺記　山獌 郎山獸○山海經
蝬蛔 也錄　沙岸金籠樹燈汀玉湧濤
藼草忘憂臯蘇釋勞 王朗與魏太子書
搖楫艘艘 抱朴子　絲勞 說文絲絲勞也今按勞謂類且紕也
談糟粕棄醇醪 王績答刺史書不能揖遜糟粕棄醇醪也
蘭草 草葛之白花也 柳 詩環洲彫蘭草　白望青曹 犬名

均藻　卷十一　四十一

天香留鳳尾餘暖在檀槽 李後主傷周后題琵琶云云
饑彪能嚇人爭與食餓驥不噬誰為落毛 檀珪求祿不遂云云 南史
字故紙勞 法琳書　墨曹 刑曹也
上幕迎神燕飛絲送百勞 長吉

五歌

戕戨 郡名又作戕柯　巴媮嫭歌 音兖韓詩內傳
綠玉河烏玉河 在于闐　鬟河 鬟河道九牧禹之功也○賈子
沸波 魚鷹名○淮　洪潭泛皇波 皇大也 曹丕詩
扳紫房於纖柯 孫楚　孔子作公陵歌 陸賈新語
伶倫作渡漳歌 琴操　棲志雲阿 選

曲京曰阿 韓詩考槃在阿汪京大陵也　反坫回阿 逸周書

陰斜貿楹陽馬承阿 七命　闕沫若徵牂柯 相如文

涇雨漏河 後漢郭躬傳　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 莊子

胎末景泛餘波 選　制繩韡 急就章

攢戾莎 相如賦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 選

隆冬躍波 相如賦　千翼泛輕波 顏延之詩○千翼舟也

登巢椽蠡 選言太古之世　清酤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

澌溫酎躍波 左思　牂牁有赤水陰山有紫河 纂要

紫的圓羅 總蓮賦　天氣清淨神魚舞河 漢宣帝詔

溺者妄笑胥靡狂歌 文心　世羅 陸雲賦解心累於世羅

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 管子　積石嵯峨嶔岑隱阿 開山圖

神農蘿 宗炳詩上施神農蘿下凝堯時藹　五胡內畏地出蒼鵝 五行志

增妖楊娥 孫楚　鷹娑 川名地在突厥○唐書

仙蕚河 在大磧西唐書　鵰窠 地名在嬀州懷戎縣○唐志

嶺有懸魚岑有積螺 顧愷之　首禾 孔子見禾三變始于粟生于苗成于穟乃歎曰

我其首禾乎○淮　文烟褁野武作弧歌 河渠志

背梁山截汶波 袁宏東征賦　丹羅 青徽淩瑤臺丹羅籠紫煙○鮑

蜆羅 塞外水名與黃河合○水經　老子生于曲過 李母冢王阜立碑

斧小不勝柯 汲冢書　徽會理軸遺訓詞波 韋處厚皇甫

湜書　東負海北倚河 戰國策說齊形勢



金鳳銀鵝 王建宮詞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

南畫衡羅 謂衡山湘羅也○六朝文　丹青紫條翠靈柯 黃庭

天阿 淮南子天阿者羣神之闕也注星名　纏痾 纏荊用珥彈藻

赭羅 香撲赭羅新馬勒也唐詩　緩行徵路皺文波 元稹

六麻

咀芝英嘰瓊華 相如賦嘰小食也　蔓華 蔓菁也說文

高世伏音華 鮑　香風吹萎華 法華經

歲星守心名為重華 孝經讖　炎暉抄暮金德韜華 晉紀贊

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 子雲　三翼五牙 俱舟名

地牙 許註之月地牙始萌○易緯

仙廟冠桃花 道藏　銅樞生秦花 梁元帝詩

九衢之草四照之花 選　意樹心花 藻譚

野衣栽薜荔山酒酌藤花 駱

風華 風流華瀨也南史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　方疏含秀圓井吐葩 七命

寶撾 鼓　金鑄獅 唐睿宗潛邸日見壁上蝸跡成天字後即

位鑄金獅形　體合纏霞 顏延之

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 水經注引湘中記

犁眉騧 馬姚巢　玉窪 酒器也韓偓

情盤景邊權洽日斜 選　文傳夔鳥學重靈虵 江淹

絕浮渚涉流沙 相如　質沙 說名汲冢書韓獻謀變質沙以十○諱輩謂相爭也

宿沙古之善煮者魯連子　公沙人姓東漢公沙穆兄弟俱有隱節
宿鷺起圓沙杜　龍苑水清澈漏石分沙水經
沸粥紛麻百揆喻刺如沸粥紛麻○唐書　捫天摘瓠瓜太白○瓠瓜星名
荊芥粉霜柳膠結砂丹房鏡源　瓠沙西域國名內典薩暂過飯沙王
赤沙湖南有赤沙湖隋志石縣有赤沙阜　玉耶佛書有玉耶經玉耶帝釋女也
昔耶名古詩金鋪照昔耶　建耶毗陵生建耶淮南
毛姬餌葉鳳子藏花鮑照　烟濤彩月龍華文苑露賦
寒蘆隨雁影關柳拂駝花楊巨源
河光似纍樹彩成車盧思道　胠沙荀子浮陽之魚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注胠
去也義與莊子胠篋之胠同　流金騧回記騧馬名



轡羽驂霞老子贊轡羽驂霞影玉京而凝眾妙
沈家令之謝牋思生松蕉楊師道之佳句才挍烟華
覺花覺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　覺花覺花才綻徧滿娑婆○禪頌
頹華王勃詩頹華臨曲瑩徂影趨前除　芳屏畫春草仙杼織朝霞王勃詩
戒月悲花戒月悲花秋三空而列耀心珠道稱瑩七覺以支禪
池旋八淨之水林明七覺之華內典
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耶昔耶苔也○王僧孺

七陽

秉消之陽宋玉　白琅霜仙藥
越奔沙轢流霜選　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

露白蒹葭霜選　裀霜脂粉也仙人王子可詩
鶴警露鵠警霜古今注　當爲秋霜無爲檻羊東漢書秋霜譏
物擬羊爲人設也　玉瓖馬飾
土肪黃精　三香拱欄薑也爾雅翼
燕尾艎船名　芷閭葯房楚
雙椅垂房選　銀墉桂廟仙宮
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騵列女傳
堂皇堂無四壁曰皇西漢　廻皇選
聿皇選集貌　五芳五味之芳也鹽鐵
韵芳曲江詩　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陸子



幸坂龍驤得接微芳選　沐蘭澤含若芳宋玉
奇幹善芳鳥名王會　越裝王僧孺爲嶺南太守橐無越裝
火入室金上堂字尋天文跡　嵴冢之精上爲封狼河圖
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史韓安國傳
褰其蕭狼爾雅序　魂魄在央黃庭經
荒兮其未央老　曲臺央選
虎方西方也南宮中鼎銘　鏤方在樂浪水所出
浮囊以羊縫合渡水者○內典　紅鸞綠于枯桑其繭不黃太玄
蹉跎歲再黃陳子昂　招翠黃馬名選
玄羌如何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樂毅書

爪嘗爪蒂也龍魚河圖　琅當長鎖也漢書
倉唐鍉也說文　珍圭以恤凶荒周禮
日月之光益荒莊子　桑梓翦為龍荒晉書
遊鸞朔幸龍荒水經　室皇冢前闕左氏
玄武伏川梁鮑　中坂遥望宋玉
望舒涼室羲和温房邢子才　朝發搏桑暮入落棠淮
玄蛉抱璣駮蚌含璫徐幹　貸我東薔償我白梁河西謠
詩商商京也荀子　尭漿樹上水也劉子
岩景譪朱光盧照鄰　鳳歸昌西江詩
釆奇律于歸昌退　翼王天倡天文



紫車葦棐郭林宗　赤華之舍青豆之房皆梵宮事梁元
帝　班固遺弟虎頭盤囊古文苑
戢朗月之華冠綴太白之明璜摯虞
金玦牙璋庾書　錦襠僧劉澤見婦人錦襠而汲者曰吾當為之子
猊糖其沙糖作猊形東漢顯宗紀　鏗似崩霜典論說劍
觿卷佮簧莊子不中舒兒　林籟結響如竽瑟泉石激韻
若琴鏗文心雕龍　瑞草生金地天花照石梁鑒兒
颪去蘋日登桑陸倕　玄王漢書周之始祖玄王承黑帝之後也
聊蒼許名蒼昭著又作膠蒼者出縱横家○漢志　洛鯉伊魴貴於牛羊爾雅注
朗月垂玄景洪漢截皓蒼李充

初商鵰頌詩初商奄云至　天翠合岐梁蘇頲
二丞方于管轄八座比于文昌劉泊疏
貝囊易林喪其貝囊臥拜道傍　霞樅朝陽素問
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庾信
杪冬歲殺氣窮紀迭頹光李嶠
瑶階變杜若玉沼發蘋蘅劉孝綽
天帝服玄禳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曰昌賜汝望○周志
愛戾于鄒翦茅作堂帝孟詩　錦浦坊在成都○十六國春秋
景房道藏許披丹登景房　左牽黄右擎蒼樂府
湘中琳琅羅含　鴦漿郭璞云在解縣張陽池東翠柄巒峯清泉灌頂



發於上滯於下　鴻衣羽裳道流也
雀梁鄴天子嘗東至雀梁道元云在榮陽黃雀溝
鴨倉大名徐偃王所育事同槃瓠○地理志　二殺虎口九折羊腸鮑
愛峽啼湘惠人樂府　西霜家景公登虎圈之臺而射之矢踰于西霜之山
沒于石梁之闕子　五涼涼州之地南涼北涼西涼前涼後涼也
豈無十室之邑亦有三家之堂鮑防問津賦
瓊臺李百藥笙賦　焚燎禮鄉報以蕭光禮
羅匡汲冢書有羅匡荊救荒法也　大匡
小匡同上亦訓法也　傴巫跛倨荀子
鼓聲不過閶鏵聲不過琅司馬法長宵容也

方皇淮南子南望料山以臨方皇 纁黃楚辭與纁黃以爲期注纁淺絳色日將入時色
纁黃也 太皇楚辭注太皇之野大荒之藪
升裝分編出帝京升裝奉皇禋沈休文 壽房龜兆名順烈梁石立太史卜兆得壽房
黃唐土之虛脫日唐今俗猶有唐土之語○管子
青商土施之名管子 衡薇香張道陵母見天人自魁星中以衡薇香授
之感而孕 棲烏上井梁長吉
羅薰褶袴香 散黃分黛色薰衣雜東香玉臺

八庚

豐山有鍾霜降則鳴黃河有鍾陰雨則鳴五行記
烟視媚行新婦態也呂覽 聲螢李長吉詩



雲卷霞纓寒山子詩卷古哀字 太白暉芒雞必夜鳴辰星光
盛馬必晨驚劉子 秋月明而孀婦思林風響而
舟人驚同上 建社開祊晉書
商容觀舞列子吹笙尸子 夷庚大道也左傳
浮蛾蠓而上征平子 修行砥名游俠傳
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易略劉 田更田叟也漢三老五更更亦叟也○列子
躍靈舉而西征選 璜臺十成天問
閉境以待河清蜀志 蘇武以秃節效貞東漢書
緼韍幽衡禮○幽語作黝 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
清拾遺 殷憂啓聖明選

竹萌說文筍也 葭萌蜀地名
紫萌禾烟拂紫萌○袁家 憂生孽卿星經孽卿姦臣也
離婁會墨卿孟浩然用子墨客卿事 飛翮纓析翠毛以爲冠纓也○江充
雲精江賦 朏明未明也
夐明大明也淮 丹丘晝夜常明仙經
正機平衡史 懽情留良辰征選
蜻蛚鳴衣裘成古諺 山再成曰英爾雅
楚苗蔡藑舜華也說文 結瑶構瓊左思
望影摛情選 積毫成仞累爝爲明竟陵王子良
望塵僄聲潘夫 江東步兵張翰○步兵指阮嗣宗



根雖割而琯徹柯既解而絲縈鮑照賦
急趨無善步促柱少和聲療肌非鼎食拯溺不規行王充
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選
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竟陵王贈何點
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列子
初鶯喚鬬詩初鶯命䳺 搴玉英楚辭搴玉英兮自修
御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家語 [illegible]
芳冠六清禮飲用六清○張載詠茶周 遠樹低禽壘孤山出慢城唐詩
蜯城荆州有蜯城上大下尖其形似○荆州記 弘治膚清叔寶神清名士傳
回怜還衡賦校獵 茸英漢人與張騫同使西域

九峰虛龍塞自桂陽至石涼陘陵坂九折故名九峰○水經注
銀衡有銀衡測景臺上　獵香風於杜衡文苑
喜見狂奴態羞為老婢聲張佑
玉露催紫榮江淹　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國語
荒成吳語荒成不盟注空成不用盟也　枯槁之士宿名莊子○注枯槁一生以為娛所寢宿惟名而已
道榮莊子注高道恬淡者道榮也
夷庚左傳以塞夷庚注往來要道　隱龍遁芝雲瑯英黃庭
俯蜀鱗鯉仰嚙陵衡莊辛說黃雀諫楚王
梧下先生戰國策魏之隱士可對蓋下漁父
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濯之情劉子



箜篌城在代北水經注　譬魁城述征記譬魁城至酈瀆十里
宮硯沉碧山鑪泛清文唐　連飛繼鳴韋執誼翰林故事
吾能傳曲而不能移情琴操　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貿市賣也
露城封露城佛寺地高僧傳　泉英泉之精英循言水華也
碧杜紅蘅湘妃廟仙詩　三華王華離不循李陵詩

九青

瑤芝正翁艷玉樹信葱着江文通
翠觀岑青七命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陸
丘亭空亭也息夫躬傳　麗句亭秦系
瀝水出潛亭山名東觀　寶在夜愈光芳處幽彌馨晉書

丹影如金星蘇仙檀井書見仙傳　暖谷寒亭洹在道州地相近而氣別
冠霞登彩閣解玉飲林庭沈約　彤雲斐亹以翅檻選
未庭荀子○在庭之末也　中坐垂景俯視流星選
鈍丁竹顏為豎子捧鉢為鈍丁○內典　重輪貳轄疏轂飛軨張平子
麋鹿寓城荊棘旅庭左思　鵷鶵催明星杜
寘軨地名穆天子傳○左傳作顛軨作沙澗
相如受七經秦宓傳　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韓詩外傳
吭瑤以延生咀藥以引齡符子　縹蘂翳流泠文選詩
麓泠交趾水名　楊聲止響顧影勞形傳燈
顛軨河東大坂名○左



范蠡為結童一癡一醒越絕

十蒸

魚陵在南陽左傳　魁陵小阜也○國詩
烏陵伊尹起處春秋緯　堯生于丹陵世紀
登高者下代之陵鶡冠子　植橘柚于玄圃帶苹藕于修
陵選　協風傍駭天晷仰澄選
素綿錦冰鹽鐵　風輕桃欲開露重蘭未勝謝莊
翱飛翠曾曾樂也○九歌　天白顥顥寒凝凝大招
華誕生于矜淮南　露滋月肅霜戾秋登古文苑
臨廣望坐百層選　胡繩索胡繩之纚纚○楚辭香草也

隨飄風之所仍 九章　大異重仍 漢書
箟簬雜于叢蒸 東方朔　放準循繩 淮南
踐達草撥蓁艿 梁元帝文　才侔撤燭學謝傳燈 弘明
蓺朋 禮　凌寒叩氷 款冬花凌寒叩氷而吐花 廣志
扶芳藤 蒳荔　灌木壽藤
辟勝 今之香袋　併絙長絙 絙係兩端于梁人絙上行也○遐征
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洪崖　芳苡燈 漢武洞冥記○
寶泓 硯池也　狀雲液而雨駭或花明而雪
凝璧 池　神龍驤首幽雲景蒸 馬衍與陰就書
金羊燈 漢李尤有金羊燈賦　穼陵 元魏蓋騏石泐日霈陵



嵐浮紫蓋秀擢朱陵 南岳　㻝瞑剝矜 鮑
洪稜 唐文粹洪稜磐于荒外　霜稜 陳子昂詩仲冬邊風急雲漢復霜稜
魚于深紅綢蜻蜓淺碧綾 段成式
公平者職之衡中和者事之繩 荀子
禹有五涎 戰國策　惱木思以增傷乃揮涕而淚
氷 陳琳大荒賦　梟飛而維繩 管子梟飛而維繩不能翔也
驗 晉　亂思心以爲纕編愁苦以爲
川
膺 楚辭

十一尤

北方玄州 河圖括地象　地喉 鄭玄云大崐山地喉

莢裘 鐵論　倉頭衣綠構 後漢外戚傳
此山梁之秋 論用人之時也○論衡　馬驃赤君爲裹騮 爾雅
犁牛 即封牛東觀漢記　飛龍秋 漢樂歌秋飛貌
秋秋 楊雄賦秋秋蹌蹌入西園　捋叟 城名在西域
桂婁 高麗地名　冶由 女子笑 冠貫子
鵁鳩 即班鳩　吟齘 晉子吟齘堅控
淚竹感湘別弄珠懷漢遊 鮑
魁父丘 小阜也　三丘 三神山也 張平子
負丘 小阜 淮南　壽丘 黃帝生 史
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 淮



深哉瞷瞷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 同上
卷翡翠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虯 選
研桑心筭隸首運籌 晉書　菌閣蕙樓 王褒
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 謝子雲
歲華滿芳岫虹彩被春洲 弘明
歷九曲兮牽牛 王褒　願假簧以舒憂 劉向
道性天悠 韓子良文　緹帷彌津丹帳覆洲 劉公幹
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 史記遊俠傳
方舲艤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 東漢
鳳皇秋秋 荀子引詩　玄股之國衣魚食鷗 山海經

羽獵之日鷹隼之秋水經　竹因春秋晏子
螟風無隧犀塵不遊宮室　筆彄禮喪大記管人注管筆彄也
延樓連樓也淮南　白州爾雅白州驢注周竅也
羽毛分其髟馳馬融廣成頌　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孔圖
立春之日垂青幡而策土牛鹽鐵論
十二侵
覆岑羔稀也禮　舟未離岑岑岸也莊
黃岑　蒼岑
東岑並逕　飛岑
艮岑杜　海中連岑地志

史岑漢人作出師頌　山水緩歸心沈
秋光近青岑　古香清桂岑郊祀
閟瑤光之容陛宮虛梁之餘陰宋武帝
蜩螃唱秋蟻子戰陰物理論　鵾陰地名在涼州○漢書
激水不漓喬木無陰范古文　陶鑄塵心續高僧傳
秋食淪陰日沒後赤黃氣也仙經　柔葉呈陰素問
古金養鼎銘　曉蓋俄金戰轉也選
雲裝信解紱烟駕可辭金選
至信辟金莊子　王屋洛林戰國策
夾林在魏地國策前夾林而後蘭臺　上方便月鉦鑄刀劍鉤鐔魏武令

蕪菁唐突人參按琴譜今俗謂盧蔥假人參也
背洞溪對芳林七啟　布手知尺舒肱知尋家語
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于瘁林抱朴子
十三覃
驂黃馬之劇譚選　汀水獨南天下之水皆東汀水獨南○九域志
又黑水南流蓋不止汀也　黑石黃龍二灘名在三峽水經注
苔龕唐詩苔龕響木魚　狞雅肆三體○謂鹿鳴四牡皇華也
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韓詩外傳　吐珠于澤誰能不含綿書引孔子言
霜空萬籟含杜　龍銜黃精也廣雅
旋嵐猛風也內典　王母簪續斷也廣志

闉扉脫驂宿館留客　劇驂道七達曰劇驂釋名
雲衣不待[illegible]　望波際兮曇曇鮑照遊思賦
便娟之修竹寄生乎江潭東方朔集
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淳于髡于酒說
錯立族談禮閒　虎酣殷王牛飲以喪朝楚子虎酣而敗德○內典誡
酒文
十四鹽
膏澤蒼黔金石錄濮碑　鬚閹宋揚存中號鬚閹以其多鬚而好逢迎也
望鵲眺蟾未央宮有望鵲臺眺蟾臺○黃圖
七烏九蟾三龍四虎之精華七烏九蟾之造化○王隆文

漢拂幌月棲簷樂府　金鹽五加皮也

阿鵲鹽曲名　昔昔鹽曲名昔昔夜夜也

藥奩奩餙照藥　修纖竹也壯詩

渠蟾守城具淮南子隆衝以攻渠蟾以守　鷄纖兎纖釋名酣酢也

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黄芝○華佗　水濁則魚噞韓詩外傳

逸想不可淹陶　韮襳離桂也相如賦

支纖高僧傳支遁支兗支纖講之三支　孔子歌孤鴉琴操孔子遊于隗山見長梓上

有孤鴉乃承而歌之　局影凝巖江文通書

塵埃不能過霧露不能沾東漢禰不常

虎鈐兵書名　龍鹽龍交所遺服之有益轉銷○廣志



匡纖崔浩匡纖儒弱胃中所懷乃過甲兵　苛廉小雅也

叔孫綦孫通綦人也揚子法言叔　剔齒纖陸雲寄兄書

## 十五咸

石帆江賦海錯也　驚颿風曹子貞馬名古今注

風杉杜　香巖卓錫之地今貧雖也杳巖禪師云去年貧無

小賜不咸國語小賜不咸獨恭不優　列子心醉於季咸莊子郭象注貢迷沒於

漢名列子心醉於季咸　鴉帆韓詩去鴉帆淵水明

抽帆李賀詩曉釵催鬟語南風抽帆歸來一日功

均藻卷之一終

# 均藻卷之二　上聲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校

## 一董

比艮選莅范曄班固　酒家南董王續作酒經李淳風日酒家南董也

敕令將至繫宝斋動論衡　江風井動浪井在九江漢淮嬰穿後江有風此

井浪動太白詩浪動灌嬰井　未見桃花面皮先看杏子眼

孔唐詩　拗攏三三叢蓋也酒律也楽酒令即令酒纛

濛澒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楚辭注　修綜所以屬絲而物自宗之○晉中興書

四馬傳總韓延壽傳○總以總絲飾之轄也　巫孔二巫咸十巫之○山海經



隄潰蟻孔漢陳忠疏隄潰蟻孔氣泄針芒　鑽空函人財其鑽空○周禮

竅空礨空之在大澤莊子

## 二腫

壽塚李白爲家也東漢書　禁甬禁中甬道古之融道也韓文奧部禁甬

飛辯騁辭溢氣坌涌選　石砦在宜黄縣南石梁横空南北相接數丈○九域志

輿承清塵以釋遥悚庾肩吾謝啓　歸心渡江勇劉禹錫詩

宿疑解駁新益坌涌文獻考序　鴻家鬼庚區號大鴻奴莽維○號日鴻家

玄冢上天楊子雲以玄冢　龍栱栱抽所以支棺龍栱天子之駕也○選

枝拱太汝安策枝拱向大勢必至心也　土有基冢酒虛○基平冢高也

青毛鵝馬名善走日千里二蓋　弃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文心

㡣籠（㡣困也○劉向傳）　燕躍鵠踊（搜神記古冶子從景公渡河左手斬黿頭燕躍鵠踊而出）

懸壅（山名山海經懸壅之山晉水出焉）

毋龐（地名在榮湯春秋文三年十一月盟于毋龐）　萍江梅龐（上楚王事下陸凱事）

弱草未靡。洪漣蹙龐。（言無風而波起也○鮑照登大雷岸書）

二梛俱推孤揚獨竦（楊素詠梛機及弟昂）

三講

明月上蚌（明月之珠生于蚌胎○淮）　女兒港（在揚子江中）

白虹（鄭司農云白虹彌天又戰國策白虹貫日禮氣如白虹皆讀作講又蝴名有蝴蝀又詩實虹小子）

銅虹（博古圖有漢世王氏銅缸歷彙其曲如虹上然龍蟠青虹之彌天也又音缸唐人銅錫銀釭之字本此又音紅）

畫一之顜（史記曹參傳顜若畫一）



神講（盡心弗得昔䟽而忽得之茲謂神講注講解也○幽求子）

巾構侍講（宋文帝令雷次宗以巾構侍講）　駮蚌（徐幹齊都賦玄蛤抱璣駮蚌含璫）

四紙

臨江枳（在蜀戰國策楚得枳而國亡即此地○東漢書）　焚香玉女跪（杜）

東平王家樹皆西靡（皇覽）　吸流霞餌星髓（仙經）

賞荗爲醑炤景飲醴（瑞應圖）　捶蓋覆其六情纘結纏其四髓（韓文）

區士（漢環篇之十日區士）　翹莖濊蘂（江淹賦）

時飡金蘂（太白○金蘂芝華也）　續水（雅渙二水波文五色名曰續水○述異記）

石水（水堅如石水凍之月○素問）　濂水（濂收水淨七八月也○濂音濂素問）

戾之饑下嶢岩蛟之横出清泚（杜）

日似青緹雲浮紅茈（梁元帝文）　月爾（草名紫藄也說文）

法咫（賈誼新書天子之法咫蹶促而弗行皇帝之令咫批頓而弗用也）

願登扶桑仰結飛咎（陸雲詩）

令咫（見上○咫者猶云咫尺之書也）　中牟者三國之肱股邯鄲之

傳馳褰紫（外戚傳）

有骿（韓非子）　赫蹏紙（漢書）

河伯小史（烏賊魚也○古今注）　佛史（蕭子良撰）

側載睾芷（荀子）　連理几（南史）

翔鱏紫（周紀馬名）　扶桑高萬仞尋木長千里（成公綏）

芳花當齒。秀色可飡。（易林○可對）　歌謠送喜（易林○杜詩萬方頻送喜）



戾言移晷（史）　昆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玄中記）

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

汾水（巴中志）　蜀江如線針如水（杜）

騎陰抗趾（揚王）　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

從解起（孔子說）　蠶市藥市七寶市（成都三市也○益州記）

汰汜（南方水也○商發）　雲艫掩江汜（鮑）

陸擒紫房水挂赬鯉（選）　孔子曰遊山十里蟪蛄之聲

猶尚存耳（說苑）　鍊色娛目流聲悅耳（雍門周琴說）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記）

天子之堦九齒（古禮）　循連環順鼎耳（張儀傳）

犗顙在明火釣魚務芳餌淮南
彈少宮援中徵劉向　徐寧游伏清士晉書
紀佗踆於窾水莊子　不疾瘯蠡瘯蠡疥癬也
蠻蠡駱也漢書　仙仙乎歸矣莊子
江左百家軒裳毅執趙崇嘏序　淮南有英才龐右多文士淮南
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龐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牘○文心
膽諭之士○魏史韓宣　神仕以神仕周禮巫覡
潬潬鴐鴐勞勞雗雗緣圖文言至德所被也文心
結藻清英流韻綺靡文心　遲遲華髮庾信小賦
疲馬不渡灑水齊諺灑音裴其水流急　鷹齒庾信賦秦皇餘石仍爲鷹齒之階漢武舊闕帥
均藻　卷二十　四
用魚鱗之尾○又白樂天詩鷹齒小紅橋古詞鷹齒仟橋
伊尹慙桑伯陽羞李陵徐陵　俄影庚闡搓詩江河不俄影萬里不崇朝
韓信亾於黑水劉子亾去也　青松凝素髓許詢
方瞳起松髓鮑　芝髓淹留事芝髓○沈
荷洛坐制奔牛射洞犂耳晉書
髮天子南史茹法興眞天子宋廢帝髮天子　吹毛求疵擘肌分理南史
石勒以蓍麟槊乘車後魏焚連理木焚白雉史
撫鷹鷂指唐書　孌童非女弱年鬼子水經注
雍丘遂邸雍丘遂邸○藝文
鏤蔽空之山泵無涯之水文苑

死以丹林湖以緑水淹江　以表語目以鼓語耳兵法
散文析理謝安傳以散文析理自娛○晉春秋
三辰不軌諫疏三辰不軌擢士爲相　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樂動聲儀
胥故之以左傳○本云以胥之故劉向法云　王爾○古之巧人韓非子
去糟粕得醇醪出菁華汰粃滓文苑
捆鷄圈豕淮　地有遺桑墉無尺雉水經注
石梁如指潯陽記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過之見一翁坐桂
下以玉杯承甘露漿弟子竊一寶欲以來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送寶還乃相引而過
拭黃泉禦螻蟻楚策安陵君對楚王語　龍魚水浙水出五色魚人莫敢捕故名龍魚水見
十三州志唐岑參詩龍魚川上盤溪水鳥鼠山西兆水雲
均藻　卷二十　五
二負猶存三苗未殄融吳　坐中發美鑽異氣同音軌嵇康
石藥王隱晉書庾袞入林處山餌石藥得長年　麗爾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見說之
或體說文注同音同義之字而異體曰或體猶云一作又作也
乘軒里在洛陽蘇秦所居戰國策　有首有趾莊子天地篇注首趾猶始終也
飛陛三著飛陛謂之澄　智者守智以待終愚者抱愚
以至歿莊注　粉兒乳子宋鴻云今之粉兒乳子可與儀秦齒
唐昌玉蘂郎山攀花也蘂會　吉巳季春吉巳享先蠶
再珥名在南詔如月抱珥　七珥齊薛公獻七珥於夫人
九標李蔡顧陳叔達論李花有九標　鈞陳壘在河南武王伐紂入百諸侯所會處也○
水經注　與福爲市易林

女紀西北陰地淮南子女紀是謂大還至沃沃之汜四海之祭也

航在一汜公孫龍事允淮南子　川香水美禪藻

傾榮江南望士晉書　直排七點星藏指李賀詠筍

牛豎馬洗六韜　羅惟非海水梁武帝

五尾

日月會于龍尾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國語

紛文斐尾稽　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左思

初卉對南階之初卉○沈約　仁卉嘉木者仁卉也其大盈箱一桴二禾○晉邀詳說

鵜鴂雕卉以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悅心捷捷足以亂聽豈止鵜鴂雕卉薏苡惑珠者哉○舊唐書　神木靈卉江總賦神木靈卉不知搖落



臧文謬書于年衰莊姬託辭于龍尾諸隱

巢龍頭而從虬尾程序詠節隋○史　橫尾即階尾山

龍首渤尾鮑　祕閣扃仙卉隨庾夫人

形扶蒹葭性孽萑葦莊子蒹葭如萌以扶吾形又欲惡之孽爲性萑葦

雲夢之薹呂氏春秋薹菜名　虎文扆禮記注綈素屏風畫虎文曰扆也

有龍無尾楚莊姬諫辭諷王之無太子也　清辭斐韡曹集

六語

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文苑傳

肅裝屬雲旅鮑　鴻儔鵠呂左思

失儷後旅謝朓　素礫晶修渚陶

男則鴈鴈成行女則牙牙學語司空圖集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韓詩外傳

梢鋒霞舉水經注　謀無遺諝選

龍鼠之與居蟲龍之同渚國語

携手而遊接景而處抱朴子　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

貫後不越序羊祜鶴賦　五正置于朱宣九功開于黃

序選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

無處所光武詔　嘯歌琴緒緒引也

春生更始朔風變楚史岑文　蕊女關尹子嬰兒蕊女又後漢童謠兩間蕊女丁數

錢今本作姹女　世人宜爲物逆旅莊子



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于握舂杵文心雕龍紀諸隱事

調言璅語文心　春序張纘詩仲月發陽輕寒帶春序

玄序應瑒正情賦清風厲於玄序玄序飄遊於中唐　地序德先地序則朱草生○尚書大傳

雉尾炬焚火以投敵艦○史　屯險驟更歡娛中阻劉思

派渚九江也○梁元帝賦辭聲派渚　孤石雲舉水經

鳳舉陸機連珠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流沙浮渚水經注

眼語李陵傳卬目視陵注世俗所謂眼語也　天可倚杵河圖記百代之後天地高天下之後天可倚杵

酒所漢上在酒所漢哀紀

去所李武于去所曰臣不是也○猶言去處　金幾所傳瓚

游聽之譁袁宏賦　風柯月渚六朝文

含波復渚（同上） 熊羆龍罔（二人并賢臣）
芳渚（陸雲九愍悲蔎途之既外臨遵渚而投策） 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
風是節寒暑（淮）
七襲
東風啓戶黔豕翻舞（易林） 金膏翠羽（選）
角方萬物華羽（淮南） 江瑤柱（海味也作珧柱）
鑠金爲鍾四時九乳（樂緯） 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
扉（庛佐） 菀獄（鑑神〇後漢志）
茸寢秉羽（羽扇也孫叔敖事） 陰羽（鶴毛也〇王會）
蛛蝥之網蛑蜋之斧（選） 韻宇（褚淵韻宇宏深選）



京兆眉憮（憮音湖好也張敞傳） 紅鸞舌歌彩鳳羽舞（仙經）
水干土（水干土則大旱〇繁露） 捋草杷土（耕也貢禹傳）
蚌脯（今日不雨必有蚌脯國策） 山名吉土（禮）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婁敬脫輓輅叔孫捨抱鼓（班史）
龍輔（玉名左氏） 彤今潤古（史）
椰子厚與猨鳥爲伍（吳武陵） 戢勁翮於鵷鶵之羣蔽逸跡
於數驢之伍（葛洪） 液雨（白露後逢壬爲液雨〇風土記）
玄扈（水名洛書所出） 貧尼富虎（大荒賦）
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莊子）
畬稲揭以投濟嬰夷庚之赫憮（蜀志）

輕舟竟川初鴻依浦（魏明帝） 朱圉山上應河鼓（考靈曜）
湯有三輔（戰國策） 喬士（遠方也國語）
揭節垂組（東漢） 靈宇（魏文帝賦）
楊雄曰甘泉有瑶臺仙人弩（漢史）
舛午（朝臣舛午劉向傳） 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
虜（易占） 佳麗（麋容盛飾鄒獨泄之佳麗也）
黃暉既渝素靈承祜（選） 靈矩（營室畢飾也）
光炎燭天庭躔聲震海浦（張平子）
川原仰浦（川原仰浦而後大國語） 交川合浦（易林）
嬰擬浦（在潭洲老杜有詩） 寂圃（梁簡文賦逍寂圃而逍遥）



芭甜赤苦（竹賦） 孤犢觸乳（諺云孤犢觸乳驕子罵母〇後漢）
玉弩（尚書緯玉弩發驚天下） 金門塢（在鑿城南〇西征記）
別風淮雨（尚書大傳[illegible]） 霢雨（小雨也說文引月令霢雨）
閩羽（[illegible]閩宮[illegible]）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後漢逸民傳）
戴羽（韓非子戴[illegible]） 蔭戶（今佃戶也猶云蔭丁〇史）
覡土（[illegible]） 浴土（后稷曰能使吾士靖而浴土乎浴謂浸潤也）
雨府（[illegible]） 上凝霜函（素問）
謁雨（[illegible]） 岐山爲雞乳（河圖）
汝丈如龍亢如虎（晏子太如語高汗） 合浦楓葉飛向洛陽始興鼓
水徙于臨武（盈川） 鳴鐘擊磬調歌舞（淳于髡斗酒說）

狠蝨嚙鶴青要食虎王起陰符經注 桃聚郎桃人也地名戰國策

憂來無行伍鮑○行伍猶次第 翳羽北極有翳羽南溟有沉鱗○韓

西方高土淮南子西方高土山谷出焉日月入焉

流沙沉羽西方之地沉羽弱水也 王壽焚書而舞事見淮南子及韓非子

日月庾淮南子日月庾而無光於志庾隱也庾潭也

風肅流清雲高林素弘明 螢乳窨也弘明集以螢乳爲醍醐

高焉李賀詩 雜天采於柔蔓亂嬰聲於綿

羽選

八薺

清酤如濟選 百花體蜜也鬼谷子

均藻　卷十

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梁簡文帝文

歲甘生薺師曠占書 巫州薺巫山多薺而不食高力士謫巫州有詩

思風如薰甘露如醴選 綠薺有萋萋之綠薺方滋繁於中丘卞伯玉賦

樹如薺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 薺戴暠詩長安樹如薺

天兄日弟倭國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未明時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曰委我弟○北史

芳蘭竟體梁謝覽

九蟹

海陽巨蟹其殼如車王會 江淮已蟄于蒲蠃吳越又空

于稻蟹蒲蠃袁淑蟹稻蟹國語勾吳事 六經泥蟠百家颷駭文心

鄭玄未辨植梨蔡謨不識蟛蜞荀子

彈弦蹕躚漢志女子彈弦蹕躚 妙揩隋文帝起二臺曰妙揩藏古帖曰寶墨藏名畫

法書花 川蟹抱朴子川蟹不歸而蛣敗蛣將蟹以爲命不可

一日無也 蛤蟹淮南子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君行間蛣埼殊物可講解一寸明月腹中有小碧蟹生

鄴王安石

意各蠕蠕黔肖容夬決頗言寬賦刑越俗久癡德梅堯臣送

十貽

亂代之徵文章匿采荀子 投簪落紱送公[illegible]謂之紱

翰采三國志 三采五采國語注三采小采也五采大采也

中荣杜茝香草名淮南 葱變爲茝姚興時事

均藻　卷十　十十

樂泉茶靄林詩 丹海南海也○東漢書

玄暉峻朗翠雲祟靄選 延華駐彩顏延之

欣太清而樂瓊靄庾亮 翳靄仙詩翳靄紫微館

觴酌有采韓非子 傳采著色也內典

古文尚書有月采篇名說月之光采 晁采晁朝同晁采玉名猶夜光也○上林

河水五采元至正春正月汴河水俱成五采三日方解○史

濬思醲采晉簡文帝微言精理函蒲玄府濬思醲采時酒文囿

楚色有微靄崔國輔 飈靄庾亮賦神栖颷靄之表颷靄即風塵也

朱靄鄭谷詩仙翁降朱靄 淪靄顏延之詩邑野淪靄

流風佇芳翔雲停靄[illegible] 三點不移九疚無悔北史魏長晉文

鍊腿唐信宗謂榮毬　闌謞犄犄闌謞犄彼中原○犄
忍辱鎧袈裟一名忍辱鎧一名離塵服一名消瘦衣
吉亥吉亥祀先農唐禮樂志　軒窻交紫靄陳子昂詩
鍚雲騰第一義天玉浪漲其三昧海中峯廣錄
浙禾逸周書浙禾破服浙文破典　裨海史孟子傳裨海小海也猶將曰裨將也
吐舌萬里唾四海宋玉大言賦

十一軫

芳松枕劉向有賦　激軫淮南子激軫之音軫轉也
鰻黿黿也山海經　爽籟警秋律哀壑叩虛牝選
青零蒼隕不及時落　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梁簡文賦



轒盾轒韋也○國語　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
無盡汲冢書　長齎遠引選
文以理致爲心腎顏氏家訓曰文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
禦賢人名善養生見莊子　黃竹麗章柏梁清引顏師古
大馬亂琴曲名亂卯引也　涓朗激軫淮南○軫轉皆曲也之妙

十二吻

稻粉米粉也○禮記　研丹吮粉閻立本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列女傳句踐伐吳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自五也分囊餐犒
斗不踰而戰自十也　江閱漁商川交樵隱水經注
闌梦門也　伯梦人名楚自伯梦

桃蕡有蕡其實孫炎讀　千里攻攻揚子傳千里之攻攻
天地壹壹說文引易　心痟列子心痟體煩
穮蔉穮苗根也左傳是穮是蔉　高餓顯下祿隱揚子法言
莫遣兒童觸瓊粉韋蘇州竹詩　黃吻深公云黃吻年少勿爲評論人士○世說
沉香汁甲煎粉石崇厠中用沉香汁甲煎粉爲飾
卻巾褏粉曹子建詩

十三阮

若木晚國語賁達注　八特阪在函谷史
新櫄之任清規自遠羅憲　月魄暖分豔翳寒婉道經
銅芸紫苑水經汴禽槳之泉地產銅芸紫苑之族



陰坂左傳汪陰坂洧津也　紅嵐黛巘類要
佷杖晚而唾遠○王逸天問注云彭祖七百歲猶云壽不壽佷杖晚而唾遠
委輅脫輓漢書婁敬委輅脫輓　鴻臺之宮桑林之苑皆韓地戰國策
紫苑陸雲賦散紫苑之饒

十四旱

鷹門陰館池名○漢書　青霞曳於前阿素瀨流於森
管曹毘　筋駑肉緩絕交書
虹蜺迴帶于雲館左思　玉豆雕篹禮記
歷掖庭適驪館選　丹欵曹大家賦
譎欵言詭也如淳　禁筦禁扼也蘇秦書蘇秦父子同在禁筦

墨取瘞阜松烟紙取東陽魚卵 右軍

庭虛情滿 選　梁卵 卜䖍之具也○史

土卵 本草一名土卵 黄獨　玉卵 王卵不吞能噬肉燕子成兒去華壘○古社日辭

雕薪畫卵 陸璣豪俊常云石崇庶姓猶能雕薪畫卵

聖人者道之管 荀子○管猶樞要也　中潬 水中沙處為潬河陽有中潬城

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纂 陸機思賦

察葆鬢之朝侵驗纖帶之夜緩 六朝文

白玉琯 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　十二月管 說文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

地牙故謂之管

重三畢以爲制　三畢 淮南子祭祀三飯以爲禮祭紀五踊以爲節兵

蜂房不容鵠卵 淮南



十五潸

智伯知厨人亾弗 呂氏春秋　玄灞素產 選

天產地產 周禮以天產作陽德地產作陰德　簀華而睆 禮記

黄鳥睍睆 詩　囚拘櫚 賈生

銀盤金鈑 賀知章詩金鈑銀盤薦蛤蜊　三塗轡 馬融廣成頌

親戚競覘 韓　鷹隼𤢖𤢖 揚子飛迅兒

連延雲棧 蜀道　望高山之褰嵼 中芳洲

十六銑

牨牛露犬 逸周書王會篇　兗閣 兗拓也○史記

泰文公夢黄蛇止于鄜衍 衍山阪也○史記

山下行者望嶺樹如薺觀岫大如虎 劉子

突梯卷臠 文楚　笙簫之選 竹譜

泉涌河衍 素問泉涌河衍鱗見于陸　蛟韅 荀子鮫韅絲末所以養威也

卷衍 戰國策北有河外卷衍　蒲衍 戰國策取蒲衍

瓜衍 左傳晉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昌衍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凡地名曰衍者取山坂也

狄水衍 孔子歌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

杜衍 南陽有杜衍九域志　醉於俗典 蜀光孝師喜聞擧書一日日既刻燒

柒衣豈辭於俗典耶　悲芳途之既舛 陸雲九愍

鈞旋轂轉 淮南子　孤乘夏篆 周禮巾車五乘

前圖遐象 晉書郭璞贊遹京管於前圖軼悻灘於遐篆



騠蹄善升甗 爾雅　草淺春如翦 溫

流分馳舛 淮　花上露猶泫 謝

精銳銷㥯 史　波馬不渡澠 古諺

十七篠

護田鳥 水鴞也常在澤中見人不去有象主守○爾雅

鶚鳩逃鳥 七發　南嶽朱鳥 莊

晁氏鳴秋鷄人唱曉 王勃　歸水觀魚披林聽鳥

乘風而冷冷倏月歸皎皎 明弘

鬌梟 馬飾也漢書　劉子政曉貳負之尸董仲舒

睹重常之鳥 皆見山海經○謝　識䳄鸋蚪繆其址猶鬌冠其顙 江賦

鸊鷉選〇輕擧兒　江妃含嚬而矊眇江賦
歲之杪禮記　王濟剔䴉世說山濤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年
少者和裴王之徒並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嫐不得休
月表沈約詩桐柏踰丹水月表望青丘〇漢書月表者象陰之表後漢志神農地過日月之表
鶬鴰鶬名又名水鳴鴇又名烏鵲舫　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周顒語
梁武帝困臺城以紙鳶送敕堯君素守河東以木鵝浮
表史　渺渺地角悠悠嶂表世南
杞根成狗樹蘿垂鳶大隱賦　唐且華顛而悟秦甘羅童牙
而報趙崔駰傳　命表莊注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柰
何者命表事也　昭兆兆文之舒鼎底之郛兆左氏〇賈逵



銅表魏文帝一里置銅表五尺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荀子
軔車於趙戰國策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謂嘗居趙也
天縹釋名縹天青色也一名天縹

十八巧

金姿瓜同漢志　重英曲瑑
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文心
瓠腹非一皮能溫鷄跖必數千而飽文心
帝卯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謂卯金刀爲劉也
都佼〇管子都冶佼好　姜人長姣史
從嗔我須皺韓文公　碧玉蓮房和柄拗歐

十九晧

藉蒿席草杜林事東觀　有總角之好周黎
辯似春華談猶海藻選　飛翰騁藻吳志
金光草太白　荒夫草如姫山瑤草名山海
大藻仙書　濫藻左傳
今草宜別草也傳玄賦　朱涯丹藻江賦
陵苔海藻古文苑　衣苔帶藻琴操
都尉新移棗宗懍詩　甄藻甄明藻別也〇東漢書
渝匹神寶東漢書　詠靡浒而談海棗江賦
鳴蟬堡在秦州史　女媧堡在子午谷符雄屯師于此



火林蔚炎柯氷津擢陽草曹毗
文葆程嬰杵臼以文葆匿趙氏孤兒　油雲眉睨光風長埽王筠炎賦
紫芒稻　赤穢稻
蟬鳴稻廣志　乘堅策肥履絲曳縞食貨志
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鮑
執驪末皂鮑　天下有道飛黃伏皂淮南
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王筠
戒非佞佛齋非媚道王績　川后效珍河宗論寶文苑
瓊田草本草鬼臼也俗名唐婆鏡　公明草史記周紀注公明草也可織席
太晧太晧號抑後漢郎顗傳〇天也　推禖送抱齊張充請于倹曰所可推禖送抱惟

文人人　天根朝覲爰始收潦一行引周詩訓
世接五昏○人經九惱○內典　神島選靈若翔于神島
鬱島王維鬱島如茱萸孟浩然鬱島藏深竹
二十舸
綠葉紫裹宋玉　喬宇委瑣荀子
陰火選　騎上傳火後志
夜蟬歸明火荀子　玉果穆天子傳天子披圖以觀天子之寶玉果璿珠
燭銀金膏導以西遊王豈前背俗而用我哉　背俗而用我郭象莊子注在皇爲皇在王爲王
欲少留此靈瑣楚辭○靈君也瑣禁之省閣
審吾所以適人適人所以來我荀子引孔子言



罪花業果禪頌　迅飇瀟其勝我思玄賦
雲火六韜雲火萬炬以防夜○文選星燭雲火風馳羽檄
懸火楚辭　冥火選夜火也
二十一馬
巫犂洛水所出之地王莽大誥　蓷丘蔽野蓷掩也論衡
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星經　青骹紮于韝下子平
巴滇馬晉書　鬼妾鬼馬杜
方外司馬王勝及謝奕事　絕轡之野黃帝戰蚩尤處在中冀史記
陽光不冶素問　麃野宇莊
張軍宿野子羽孫　承石取鐵瓌瑁叉褚褚夼也○春秋

黃冶黃金術也漢書
姹冶婦飾荀子言　仲冶虞字晉學
鴉冶戰國時人著書名鴉冶子陰陽家流也　利冶吾古之有冶逸周書注見
雜浮二岳以風雨而合離　遂萊三山隨波濤而上下郭璞記
已官伶舍漢書　騄馬騄玉直馬也今作騄○郭崇韜惡宦者嘗語存
助曰太公工他日俗豚騄馬亦不可乘　血溺騄馬春秋感精符曰龍門之戰血溺騄馬
鼈尾陳隨詩不勞竇尾問窮通　蜀人富貴鮮衣怒馬論衡第五傳
縹尾詩瓊縹尾一名縹尾劉陶詩縹碧以爲尾○鷄　楯尾尾楯脊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傳燈
霜霰漂閭峯水之野淮南子○北方之地



遂荒雲野文選雲夢也
二十二養
昒爽漢書○上音忽　逸絕異黨相如難蜀父老文
背墮冤網法華經　落長村長也○毛溫舒傳
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女誡　界趾觸罘罝動行絓羅網冠衆
鳴鵠動椒紆蘇佩欖後梁簡文帝　寒山多松櫹音朔西域傳
雲母幌　歪字結響文心
玉條流逸響詩仙　胡蝶映花飛楚雀緣條響梁
分風爲二壑流爲兩宮亭湖神能分風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後　織女東足巨靈西掌甘氏星經

窮搜而雷延霧垣而覓壤 闇身山記
神情散朗 王夫人神清散朗世說　出私金以益公賞 甘茂事
鸞情鳳想 王勃詩鸞情極睿漢鳳想夜烟霞　滔明 淮南子滔朗漱齡之高
雲泉瀰漫蘭風盼嚮 六朝文　玉掌 孫惠與東海王書含奇謀於朱啓握神策於玉
掌○指貢后

二十三梗

仙人無影 仙經　軼過雲與倒景 選注
先影 馬名行常在影先也漢書　豫章有鸞岡鶴嶺 圖注
映日分暉搖風共影 江總　華景 傾蓋承華景○陸雲
慄慄擁靈景 張茂先　揄景 孟郊詩



鸞雲扶質清風承景 選　扇靈鱷之流風鏡貞林之絕
影 子良　揮杯勸孤影 陶
鑿花 選 沉景 暢當　枯龜之餘智嘗燭之末景
挹靈昭景 南史　楊文藻見瓌穎 秦宓
二女教舜龍工八井鳥工上廩 史注
玉噴不生水瑤渦旋成井 孟郊
春飲青后之井 管子　長歌鼓櫛瘦 杜
藻景 選清川含藻景　閱景 選
玄景 文選傅玄詩玄景隨形運庾闡詩玄景如映辟繁星如散鍜又清響呼不至玄景相不來皆以月爲玄景
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 汲冢書

澄景 謝方丘頌天氣澄景須無停林　煥景 沈約詩煥景入川梁
流陰近景 謝莊　敷民津絅 三輔書注絅涉津捕魚也
月圖光雲寫影 顏延之　浮景 仙詩浮景翔絕冥
響景 道藏詩響景落滄浪　含霞飲景 鮑
騰雲冠峯高霞翼嶺 水經注　倉庚懷春翡翠鳴景 水經注
尺波寸景 徒御尺波旋終謝寸景旣○謝　玄景 日也春秋繁露日重禮是謂玄景
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炳 蘇秦書　雜樹交陰早見曦景 水經
涉境 六根涉境心不隨緣日定○內典
丹花嶺 在鄴表鎮西今之黃花嶺也水經　周公懸景 淮南子周公所夜行周公懸于景
翹首望太淸朝雲無增景 郭璞



洪聲收清響游形招慧景 夏侯湛抵疑
駱驛無景 淮南子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潁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二十四迥

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爲鼎 楚莊王對孫滿求鼎
茗芋 茗芋無所知今作部郡背山能傳　冰玉淸迥 太白
世覺 世覺文隱○文心雕龍　欲携霹靂琴去上芙蓉頂 劉
竹町 江水過竹町南水經○竹町地名在楚　吉字金梃 漢書號金江
水有六品風有八等 淮南子

二十五有

瑒琊 水珍也江賦　尺口 小兒也詩說傳

迂久 良久也東漢劉寬傳　白阜 神農臣知地脈者東漢書注

聆缶 農夫之樂墨子　門牡 牡以下閉者今名鍵漢志

山出口 空谷傳聲也莊子　槐兎目桑鷄口 漢尹都尉書言種植之候

水父海母 揚抹　歸神日毋 敘梁七發曰歸神日毋者蕩慮之毋

男不逝人 東漢書　殷戚妲已玉馬走 東都玉馬

賢臣也陳子昂詩昔日殷微子王馬遂朝周　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于讒

口 劉詢疏　鄧颺與李勝爲浮華友 三國志

寄生寠藪 任昉曰寄生在地曰寠藪○漢書　華騮千里足造父千里手 韓詩外傳

矔頭內其稚婦 稚白首稚少年也○太玄　飛鳥號其羣鹿鳴求其友 太玄

詩藻　卷十一

日落桑榆年催蒲柳 唐文　離朱不能說其目督班不能

說其手 三國志　汲固匿李式孤比干嬰臼 史

氷鑑氷斗 博古圖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 柳詩

秋蟬鳴柳 韓詩注　嗚鵲響長阜 何玄詩

太白入畢口馬馳人走 郤萌　鶥鶉爭靈夔吼 黃帝攔鼓曲名雲笈

雞高墝山寶鷄飛丢 辛氏三秦記　幕阜 巴陵一名幕阜○水經注

攜酒 宋代漢儒思有好事來見忠曰必花 絲與客飲而遺之○續世說 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畝首 子思子云東戶季子之世道上

餘糧宿畝首

忠臣沮心智士拉口 諸葛　雲臺風觀纓巒帶阜 晉宮閣名

參辰口 曰參辰口 水經注　牢牛 參歲飽施惟牢九牛○東晳餅賦

青龍就食於甲辰玄牛自拘於乙丑 王績

紿風謂之颸 三蒼　吹花擘柳 河朔春時疾風三日乃止曰吹花擘柳風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 韓非子　玄紐 交翰異物名實玄紐荀子

張丑 楚之策士見戰國策　舜有七友 戰國策

執規矩之心厄剞劂之手 劉子○剞劂曲刀○剞方刀劂圓刀

回阿結牖 水經注○阿山曲也　玉氍久灰金言未剖 梁武慧可碑

建皇極以速衡布辰機而結紐 陳琳大荒賦

魚王貝母 止觀經　古堤煙報柳 蕭瑀詩

蝨蟁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 淮南子

早帳風首 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弘明　天帚 荆州圖副記天門角上谷生倒垂竹拂謂之天帚

詩藻　卷十一　二十三

二十六寢

勤惰 臣忘也○班固典引　丹枕 借房枕曰丹枕○內典

文衾綵枕 詩　玄景如映壁繁星如散錦 庾闡

世非胥庭人乖穀飲 東漢　饑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

飲 許由事見琴操　江州水品 張又新爲江州守作書品天下水味

谷江州水品後收爲煎茶水記　茂先擒筆而散珠太冲動墨

而橫錦 心文　縶馬懸車閉門高枕 王融

紫荊持作床金荊持作枕 古詩

蜀纈爲錦 中山王文木賦　多欲適飲 韓非子道辟諸若飲水溺者多欲之則

火渴者適飲之則生　愚書教品 官府文書也說苑

管子文錦注淮南子管子文錦也雖麗登潮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二十七感

庚聃庚琴瑳簸簸空庚也空庚一名坎庚簸郎古坎字蓋坎國之庚名聃也

黲衣如綅說文引詩今文綅作毯非綅帛雖色染之如生葵色今之麥綠也

荆州其浸潁湛周禮 江水湛湛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選詩湛

江上 黃麻實蓋其 壇槧堅土也周禮草人壇槧三體並去周書李心傳三體

枝葉川上 黃國 澹淡上音澹臺滅明之澹下

淡浮淡水 音琰相如賦靡微風澹

搖動兒 淊淡上音閃下音淡水滿兒

泔淡揚雄傳秬鬯泔淡注滿也○今按澹淡淊淡泔淡瀲灩皆水滿兒古今字不同義實無二

抱槧唐世說曰寧登壇不爲槧寧抱槧不爲鼠○顏

均藻 卷二十 二十四

千如共一膽北史崔宸傳 陰坎左傳晉侯鄭濟于陰坎陰坎即濟水也

蠶蟲蟹蟷之絲。廚絕聚蠅之糝。靈山

足蹈猃淮南

二十八琰

琀翻碧瀲樊宗師文 范冉東漢人字史雲今多作丹按漢書作冉

水隒○河漘也詩注 纖波濃點衛恒書勢

芙華茸合宵炕衍華日舒夜斂陸佃

碧水色堪染仙詩 數峯靑似染唐詩

汚水有二源曰淸檢曰濁檢淸檢出美鰛濁檢出美鱳○水經注

君華琬琰宗伐岷山得二美女若華若名琬華是琰○竹書記年刻其名于

均藻 卷二十 二十五

苴寒茅編霜炎梁元帝 具染呂氏春秋注染彼醬也

風險陸遇風檢湣峻○晉中興書 琬碑鏐檢

目重險三倉日睒目重瞼也相書日月修而稷主瘀

歷丹危攀翠險梁肅 大亂之剡國語大亂之剡不可犯也注剡銳也

霜儉唐馬周上疏日貞觀初率土霜儉猶言寒儉 連襄負險水經注○襄平也

子產練染許文錦下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校

一送

寶枕垂雲選春夢鈿合碧寒龍腦凍 李賀
君圖祥麟文林鳴鳳 駱賓王　放梟囚鳳 漢陳琳
西弄 弄巷道也　江南弄 曲名
單鵠弄 琴曲名 西京雜記　臺隨風動 魏文帝凌雲臺事
暖香惹夢 花間　區霿 五行志
四星耀斗百楊摧棟 喻宦者亂國○ 李庾東都賦



異世通夢 李興諸葛故壘文　觭夢 周禮
虹洞 上音汞 虹洞相連也　雲輿浮空洞 仙詩
嬪貢 絲枲之類　旂貢 燕好珠璣也○周禮
嶽修貢 選嶽修貢 今川效　太初生于酉仲。太始生于戌
仲。太素生于亥仲。三墳書文 見博雅　中國人衆。匈奴馬衆。太素寶
奩鏡幽鳳 李賀詩 奩鏡幽鳳塵
衆。衆○史記注 夷天下有三　丹臺碧洞 雲笈七籤
浮山洞 洞在淮上夏漲不能及而冬不 加高故人疑其浮○故詩云　寶洞 南岳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謝靈運南山
朱陵洞 在衡山 岳記　天寶洞 在豫章山仙詩山後有通天寶洞眼前便

是地 仙家　葺鱗冪空 魏都賦序
寫輊 太白詩寫輊稀足生　相如合筆而腐毫。揚雄輟翰
而驚夢。言苦思也文心　王次仲 秦時人善隸書始皇數之不至檻車囚之
次仲化爲大鳥落三翮于去 後人名其山曰大翮小翮焉

二宋

先曾後殷新周故宋 樂動聲儀 詩頌次第
甘泉頌 王褒作　廣成頌 馬融作
隨水葑 菰根結爲葑日人耕其上 其田隨水上下○南中志
桀宋 宋王偃也 史　衙官屈宋 杜審言云吾文可使屈宋作衙官
公旦剬詩緝頌 文心　鷺誦 孔子爲政魯人謗之曰麛裘而韠云云此歌名



鷺誦○日覽注　金天頌 宋永明中天黃王融上金天頌王融曰非
金天乃宋光也　擊磬待憂擔鞀察訟 禹本紀
不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 荀子
寶絲 陳蕭鄴諧詩 [illegible] 纖腰 [illegible] 思君

三絳

[illegible]

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辭作門　一巷揚子一閧之市必立之平閧卽今文巷字
羿死于桃棓淮南子至今鬼畏桃也
四寘
玉豉地論別名○本草仙品金鹽　鋪豉鳥名獸也○說文
浮吹以娛淮南子龍舟鷁首浮吹注浮吹大上樂也
廣水浮雲吹梁元帝　虎摯張儀傳
甘泉就乾位漢書　彩地佛舍○酉陽雜俎
死老魅隋豎罵陳蕃　展采錯事司馬相如
縣無道事史義縱傳　博心揖志史記始皇刻石辭博音團揖音集
寒心銷志漢書　陵水經地秦刻石辭



鷹鱗鷄䴊左思　皇林帝器三國志
昭其懸遲皇甫謐文　崇仁厲義史叙傳
鷹擊毛摯義縱　嘉穀六穗文用如
抱咫尺之義史游俠傳　悴葉更輝枯條以肆選
秦地處仲秋之位曹地處季夏之位○詩緯
禽夫諸于千遂千水彎高地遂道也○史
覇影獨盡忽焉復醉陶　營古未調香尊醉桴
黨率馬以驥揚子　揉曲作直厲駑習驥注莊
勝奇冥通諒有風期之遲陳思王之輿劉虯書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謝安與支公書

天子不具鈞駟一色馬也漢志　駕雲龍之飛駟七啓
騏驥不與罷驢爲駟日者傳　當陽數之標季谷永傳
樓船舉帆而過肆左思　月星明穊韓文
師至則清朝而侍友至則清殿而侍賈子
虎豹爲前驅鷹鸇爲旗幟列子
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括地志
月中仙人宋毋忌史記注引老子八居九列四登三事東漢劉寬傳
四如給事朱李鄭使金還謂人曰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渡水如獺登山如猿人曰爲四如給事
鴻漸之地記載　露次後漢書獻帝露次曹陽注謂野宿無屋也曹陽在
弘農七里澗　建章門尺張華立成原陵松



循廣延壽記邢子才　闇然止睟然覿晉子
圓翠清譚圓翠會□鮑　儁䴏之翠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事○翠尾也
浩翠淫陰一拟謝浩翠鷗國門○賈島南山　玉緻照玉緻於鉛脂○梁簡文帝賦
寢道宿義徐幹中論○寢止也宿留也中道而止日寢見義不爲日宿
目無全文心無留義文選序　徯隧山徑也莊子
緣緻選頭緣緻　弦次史記命李延年弦次初詩
隸事齊王儉令學士隸事多者與巾箱服史○隸事謂記疏其事也
嶠騎蘇韓非子嶠騎二千步卒五萬○嶠騎猶言鈞騎也
神農伐補遂戰國策　談叢引泉松唐太宗詠漢志書
多守滯文鮮見圓義高僧傳　濃蛾疊柳香脣醉李長吉

寒香餅夜醉同上　螢星錦城使同上

五味

酒未清肴未胇列子　飛夕陽濟脫氣宋志發鼓

星精雲氣盧思道馬賦　穀賈翔貴循言騰踊也漢書

曠貴猶言尸位也漢書曠貴數世　鼎貴方貴也蜀揚之傳

五雲輿翠華八風扇綠氣南岳夫人詩

泉卉鮑詩還賴泉卉樂　霍山下固鮑泉上侵神氣開

山圖　富韓勁魏戰國策

六御

月川鄉人去陶　寓歡林淑蕭子良文



尸骸相拏拒蔡琰詩　神藥形茹左思

狐性多疑虺性多預酉陽雜俎　平生本單緒張九齡詩

洪池清籞選　容身而遊滿腹而去李固與弟圖書

九慮○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南史　晝御張綱劾梁冀書御京師震悚注御進也

七遇

長樂宿霜宜男液露劉孝標山栖志

苹樹淮南子苹樹根于水　寧州陸氣蘭露山川記

田荒室露莊子　延露曲名

湯命伊尹歌晨露樂緯　霜飛則霜露霧則露禽經

濯以雲精拂以芝露張載羽扇賦

驚鴻脫兔陶　朝霞開宿霧陶

勝氣籠霄飛談捲霧韓伯康　夜光樹白日木也

回風吹獨樹杜　璇樹○絳樹並仙樹淮南

鷄栖樹柳也莢樹毛詩注　肇寒葩之結霜成炎果乎纖

露賦荔枝　古度木名即今無花果選

一夏數揚二時滋潤與內　途遘卒遇注漢書

宜陽郭為基甘茂攻宜陽下請以宜陽郭為基日明日不

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史

江漢之君悲其蹄履選　嘉澍雨也漢碑

水色倒空青林烟橫積素太白



若發頭豎樹文　麗豎婢也司張衡青衣賦

芸夫牧豎漢東　一麾自造青雲何至與鶩馬

爭路南史劉瑀　槃意於所遇莊注任之而無不至者眞人也

豈有槃意於所遇哉　鳳戍易林仁恩不槃鳳皇來戍

嗙喻歌聲司馬相如說淮南朱蔡舞嗙喻也○說文

鳳晨鶯暮○沈約桐賦喧密葉於晨宿高枝於鶯暮

尋聲而響臻希光而景騖選

被明月兮珮寶璐楚辭　苦住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佛經

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東漢后妃傳

鴻濛為景柱淮南　游曲臺臨上路漢書

風素。南史風素相善謂未面而聞風如素也 空班趙氏璧徙弄魏王瓠 選

藻玄瑩素 戴逵閒遊 天素 莊子注天素有殘廢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東漢書 天寒淵湘素 杜

絕景揚光清埃繼路 鮑 河漢泣 莊子

情條雲互 選 騖行竊步 南史

夜浣沙而旦成布名鷄鳴布 隋志

魚步 地名在江南 靈如步 地名

江步 唐詩江步野棠飛步浦也 腸肥腦滿輕爲舉措 史

桀步。蟹名見備要 翔步 三國志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

吹霜噴露 文心 朝霞炙瓊樹 稽含

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 漢志

晷中杙而南儀 蕭子雲歲暮 攻城攻其所傃 鄭玄云○傃向也

桀無道地吐黃霧 尚書中候 天布。莊子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紛紜 後天文志白氣如紛絮

八齊

鳴砌 射鵰也。通俗文 嬖羿 鶴也能銜矢射人鳥中之羿也 爾雅

玉璏 劍鼻也 王莽傳 衿契 周伯仁與顧孟著爲衿契

寶契 文選書法曰寶契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

時無悟宗匠誰能握玄契 遠公 許

昆裔 裔後人也 國語 五翳 論日月爲烟雲塵霧垢所翳也○內典



媒翳。少養雉子至長能狎人且於野媒名曰媒翳

金翳 燈賦隱以金翳薦以華藹 無波際 莊子注

子孫瑞 謂有孕也○王莽傳 游婿 聲類佀謂游婿曰姻嫪

六如偈 內典 截誰遺害仁鳥增逝 禰衡

魚瞰鷄睨 洞簫賦 獨知之契 戰國策越人有良劍將賣之屬曰必

無得知今君使最爲大子得知之契也 標之以翠翳 江賦

虹蜺爲析翳 尸子 有聲有寂有光有翳 蜀志

采旃文罽 鹽鐵論 緩鬢傾髻 晉志

鬆桓髻 說文 倭墮髻 古樂府

昭臨朝陽觀望廣麗 秦之眾刻石辭

條風時麗 淮南 自洛汭延于伊汭 史記

玄汭 玄水逕孤竹城西右合玄汭○水經注 華決吱芮 華決射具吱芮指援也○蘇秦傳

沙汭 左傳舟師及沙汭沙水名音蔡 短衣楚製 叔孫通

鳳高逝 賈生賦鳳翩翩其高逝 勾澨 楚軍次于勾澨

漳澨 令尹子越師于漳澨 雍澨 敗吳師于雍澨

蓬澨 司馬薳縊于蓬澨○並左傳 紅棍錦髻 周弘正紅棍錦髻踞寺門聽講經藏

法師大相賞狎 庸織絡于四裔 思玄賦織絡往來如織也

迣延八裔 海賦 玄垺卻汭 選

眹麗 鄒忌形兒眹麗 玄津重柵 選

空下時而曜世 劉歆賦 宵盤晝憩 選

鍾出涕 晉惠帝殿前鍾出涕與金人出淚事同
畫半說而縮萬金。開一策而錫珠瑞。東漢
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晏子引孔子言
駟虬乘鷖 劉勰辨騷 寸陰若歲。隋文帝謂韓擒虎曰相思之甚寸陰
若歲 朱雲弛辰、金祗御歲 沈約秋詩
荒遂 庾信賦隕豐瀍於荒遂 愍隸 漢功臣表生為愍隸死為轉尸
扈隸 鮑 火毳 火浣布也漢志
藻衛 劉孝成詩藻衛櫟嚴椒 羃縶 言小自茈結於君也。國策
銅馬競馳、金虎亂噬、昇溫子 河厲 吐谷渾橋名。沙州記
雹梅零蔕 易林 甘瓜抱苦蔕、古詩

地擬孫劉、情深魯衛、湘東王與成都王書
瑣隸 後漢劉梁傳庚桑瑣隸 虹蜺為析翳 尸子
柹蔕 紅袖織綾誇柹蔕白樂天 東第 爵為通侯列居東第。漢
西第 梁冀 北第 夏候嬰賜北第。漢
狗馬被繢罽、東方朔傳 邈若墜語飄似秋蔕 謝朓
浮生旅昭世 鮑 短衣旅長世 謝
雄鳩長鳴為帝候歲 淮南 甲世 越絕風胡歐冶甲世而生
粉槍末旗蘇蘭薪桂、煎茶水記 風雲韶麗、梁簡文
縉麗 六朝文 一圉八麗 周禮馬圉一圉八麗
馬麗 周禮隸同

九泰
流風翼衡輕雲承蓋 子建 蜺為旌翠為蓋 宋玉
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 東方朔
服荔裳如朱紱騁鸞路于犇瀨 梁松悼騷
新聲妙句、係蹤張蔡、臧榮緒贊陸機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選 陰壑生靈籟 杜
表朱玄于坎離飛青縞於震兌 潘
笑與扑會、選 苔衣藻蔕、琴操
衣不給蔕 淮南子 輕瀾眇如蔕、庾闡
酉年當有曲蓋 陳訓相周亢曲蓋太守車也

張然明三要銀艾 漢記 山帶、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岩或亘中嶺
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失信不會憂思約帶、易林。約帶瘦減帶圍也
標身鳥外、晉寂公曰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
投金瀨 孟郊吟詩處 登龜取貝 鄒陽傳
疲旆 勞舟厭長浪疲旆倦行風。鮑 丹沙映翠瀨 張君祖
帳殿臨春籞帷宮繞芳薈 沈約
圜丘紫柰 漢武內傳云仙藥之次有圜丘紫柰出永昌
舉體杳拖不可柰、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風流舉體杳拖不可柰書苑菁華
冷汰 莊子天下篇冷汰於物注猶沙汰也 推理直前自與吉會、莊注

響會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辛而六合俱應○莊子
橫艾壬歲名　暴衣露蓋史蕭何傳
木門帶黃華山之第三笈也黃華水出神困之山懸流注壑
服義方無沫江文通詩　菲衿老帶六朝文
渦瀨孫楚傳反拂手枳落歸志乎渦瀨
十卦
璣琲唐書帝幸華清璣琲狼藉于道　星紀爲雲漢下流析木爲雲
漢末泒唐天文志　條風時灑淮
朗鑒炯戒文粹　水橐
縣旍江介選　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華前



宮垣紫界漢官儀　香界佛寺也○內典
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選
悼賈傳之秀朗紆遠響於促界陶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陶
榜人歌聲流喝選　連珠砦宋澤傳
籠咳言如籠咳語不可知○易林　禁齡南史禁齡良久注切限也
撫殤藥瘵路史　心勦形瘵孟子題辭
變海成酥移山入芥。梁元帝內典貴
廬山九疊川亦九派九域志　玉薤隋煬帝河名
舞中戍八卦古詩。文苑　蘄介莊注蘄然無蔕介於胷中

膽幹殊快背顧傑薦廿卓　忍界忍界所尊唯聲通解○內典
清海隅之舞芥王粲浮淮賦　袒愁心以自邁陸雲九愍
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史
十一隊
九逵道如龜背說文　我規子佩選
結佩○設佩○垂佩○委佩並禮
音徽未沫選　探寶可懷貞期難對後
神對選尚想前良俾若神對　終軍白麟對見漢志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仙經
齊紫敗素也而賈七倍戰國策



水蟲駭波鴻沸相如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莊子
乘邊城飄胡代鹽鐵　蠮螉塞狙龍城外史
蒲九概概節也　怊悵秋暉躊躇冬愛選
劉錡有雅量而無英槩史　百齡影徂千載心在文心
結春芳以崇佩王僉　九向九背湘中記衡山如陣雲九向九背乃不
復見　彤劾彤劾之民不爲國用魏蔣濟傳
七萃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我生博虛獻○七萃猶漢七校也
青崖翠發望同點黛水經注云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
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　白鳳肺玉盤白鳳肺金鼎青龍胎○王績
天目地肺皆山名○茅山部　毋丘出師東銘不耐唐文不耐山名

三倍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玄圃或上倍之是謂太帝之居○淮南

敝腸狗態 董卓傳

十二震

赤德衰盡袁爲黃衉 袁紹傳　劉敬於高祖殊非血衉 隋書

金陣 國名　江楚河晉 後周庾信詩

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華萼振 文心

黑雲如亂鬢 漢志有黑雲如猋風亂鬢鬢音幹髮杪也

支鬟撩鬢 雜俎　漱六藝之芳潤 文賦

成列撰陣 韓非子　六晉 戰國策六晉之時智氏最強謂韓氏魏氏趙氏智氏范氏中行氏也

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



遁才俊　匡陣 郭象莊子注雖無匡陣無異于紫極閒堂也

朗潤 王叫盧溪作瑣深自陳兵謀王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聖教序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十三問

形不自運 遠公語謂病不能動也　舟行岸移雲駛月運 圓覺經

聖韻 選　少無適俗韻 陶

金涼佇運 昭明　未嘗吹篪執管便韵 南史

吾從子如驂之靳 左傳　報問 左傳秦使令至報問

鳳蘊 東方朔詩鳳蘊仙人籙鸞歌素女琴　泉石結韻 禪藻

樞印 臂留樞印齒猿禿　玄韻 逸韻也○晉書

十四愿

芳顧 隋詩　榮顧 莊子注榮顧有餘

火憲 火禁也荀子　飛鑾西頓 選

子長少膽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 論衡

班姬歸命不怨 列女傳　洪坊巨堰 盧諶征艱賦

下濮 地名陶淵明有下濮田詩　有情自困 莊注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

屬怨 戰國策楚王屬怨於周注屬逆也

寡人愿 戰國策秦王謂范雎曰是天以寡人愿先王而有先王之廟也注愿亂也濁兒

敢端其願 專志也燕王與樂閒書　顏厚既增彌深凝矜 內典

十五翰

白雲壅漢 史記　寶篆 六朝名僧見高僧傳



藻翰○清翰○芳翰○柔翰○蜀人以文翰 王會蜀人以文翰注形如皐鷄

暉目知晏 淮南鴆鳥也

子路失于畔諺 古論語注　駕翳滕驄乘旦 良馬也漢書

八瓊迴素旦 仙詩　飛蓬從風微子所歎 後漢書

嘉木偶良酌芳陰庇淸彈

蒼姬赤漢 河洛讖　天馬半漢 張衡○半漢言絕塵

河兩日以事殷井五星而歸漢 楊炯文

山訛豁換 太白賦　崖谷共淸風泉相漢 選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選

暫榮益觀 曹操祭橋玄　雕卵然後瀹雕薪然後爨 皆富

修之習 管子　　鱗生十子九卵
降服乘縵 左傳山崩川竭君降服乘縵車之無文飾者
丘葵澤蒜 齊民要術　　清辯綺粲 抱朴子節鏡頌三斗而清辯綺粲
致氷匪霜致墜匪嫚 韋孟　　易張十翼書標七觀 文心雕龍○尚
書大傳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連衡雲廡情智傲岸 徐高僧傳道運之云
荀衛閣筆袁陸韜翰 南史黃琢元帝
倏旦 大明啓倏旦○辛逢　　鵲岸 左傳吳越戰于鵲岸南史曰鵲洲在宜城南陵
猿眩之岸 淮南子　　文雅可居清貫 唐書
烏鼠同穴爲地幹 河圖　　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唐李昭德之死

均藻　卷三十　十五

丘愔訟其冤言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琉璃眼 李泌煑茶詩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
綺葩凌嚴粲 仙詩
絢渙粲爛 風賦　　新衣翠粲 選
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 詩雲漢注
歲役急窮晏 鮑　　澄湘清漢 蕭弄澄湘北菱歌清漢南○鮑
左輪不殷良馬未汗 鮑　　蒸角之弧翔蓬之幹 列子飛衛貫蝨事
鳴禽戒朗旦 張君祖
倩粲 黃庭　　瑳粲 女色之美
寸翰 謝詩翹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大旱封莁 淮南子
蛟龍捧鑪天帝裝爐 越絕薛燭說劍　　甲旦 書疏昧爽甲旦也

卷旦緣階山反舌登牆喚 玉臺

十六諫

大江如索滯舟船如鳧雁 郡國志
南撫多鶡 國名○呂氏春秋　　彈雀則失鶡 論衡
釋叔向之飛患 劉歆賦　　叢鳫 陶詩叢鳫雲霄
蹈瑕候間 漢書　　梧桐澗 在索水西水經注
星翳燈幻 晉顧禪詩語

十七霰

帞蒨 選　　魏倩 魏無知也倩士之美稱漢書
萋蒨 曹昶湘中賦萋蒨蒨陵丘　　陸機天才綺練 晉書

均藻　卷三十　十六

竹練 竹布也庾翼與燕王書　　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 水經
從容澤燕 賈誼新書○澤燕猶言恩宴也　　周燕 [illegible]規也 說文
玄儋 香草名　　綠英金片 並茶名唐六典
鳫[illegible]木也　　銅史可刻金徒抱箭 劉灝銘
岩思發仙華金縢開碧篆 王筠
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囀 選
青生於藍絳生于蒨 文心　　舒虹爍電 [illegible]
瑁扇 [illegible]　　瑤[illegible]
鳫秦垌之弭塵狀吳門之曳練 [illegible]賦
淮南之臺紫羅爲薦 [illegible]文

錦縁薦（劉達子不知宜輿宜搢以錦縁薦也）
顧實南金。虞惟東箭（晉書顧榮）
異囀（淮南子秦楚燕趙之歌異囀而皆樂　選詩歌梁想遺囀）
淸囀　屏翳寢神轡蜚廉收靈扇（湛方）
生晴（詩）　按茜（古樂府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按茜）
劉勝雖自枝葉莫力杜密婆娑府縣（風俗通）
共伯入釐侯羡（羨墓道也。史記衞世家）
光英朗練（陳子昂稱東方虬詩光英朗練有金石聲）
清練（通徵清練之識薜蘿）　器望凝練（高僧傳）
思形浮沫矚影遄雷（幽澗頌）　隣崖飲溜（同上）

㸌藻　卷三十　十七

闌情水盼（唐詩）　服見可愛色名花箭（北觀經）
五倩（古詩有五倩稱美人也）
十八嘯
猿父哀吟徬子長嘯（左思）　楓香調（琵琶曲名　高季迪詩楓香一調妙入玄）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潘岳）　褎衣大袑（袑袴也　朱博傳）
漱流而激貝清瑟爽而新其耀（百）
陵峥岸峭（大玄）　見龍之耀（唐志曰永昌一部見龍之曜日月相）
屬見龍猶言龍掛也　風耀（圖令趙君碑播德二城風耀穆清）
貧富不相耀（嚴安傳）　金峭（漢水東逕黃金峭又有黃金戍與鐵城相對昔）
張魯府從據金峭美寶藏錄城　按其地在今漢中之金州

龕紹（周克龕紹成學之業。汲冢書）　悲少歌喜長嘯（陸希聲）
流目送笑（湯惠休）　高秋獨眺（柳子厚詩加高秋獨眺霽景孤吹）
羸縢履蹻（戰國策蘇秦去秦歸羸縢履蹻　通縢行纏也）　英英獨照（薛道衡曰則公之文屢發新彩英英獨照）
清水澄潭皎焉冲照（水經注）　孤情絕照（宋孝武帝云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
獨照。（高僧傳）　祖燈重耀（傳燈）
上　書獨
逆燒（李抹逆燒曰　爽又作漏）　華竅（淚出華竅　出覆舟淮南）
十九效
袁豹（宋書袁豹其才不減二陸　八名史云殷仲文讀書[illegible]）
露大能飛食虎豹（王會）　殘國滅廟（龜策傳）

㸌藻　卷三十　十八

圖形屈原廟（延篤卒後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痛其遭黨事禁錮也。本傳）
六𢇁戊校（周禮校人　校逆闘也）　夫人薦豆執校（禮祭統　法校豆中央直也）
南窌（地名　漢公孫賀封南窌侯）　普淖（黍稷也　儀禮）
寒犬吠聲如豹（王維與裴迪書）　金刹栖鴿玉階馴豹（國清百錄）
水寡散香映菱科映青草（長吉）
二十號
情號（情名位也　孔叢子云陳涉情號而傲長不能久）
文與可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史）
宋摩孤風雅操（史）　道濟津梁學為潭奧（唐文）
徒聞三面之恩愈肆九頭之暴（駱）

龍舟鳳艒 煬帝舟名　華皓 隋書呂尚以鼎顯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
通夢交魂推襟送抱 齊張充　陽旱輟津石潭不耗 水經注
蘭膏銷耗 鮑照詩蘭膏銷耗夜轉多　千迷道 [illegible]見梁武帝於太極殿詰曲二十餘門
一一無錯帝曰此千迷也如何一度遂乃無迷可對曰作臺
龍竈 東地名在漢水○水經
二十一箇
鳳佐 鸞也○瑞圖　滐過 再過也呂氏春秋右宰穀臣事
公是韓伯休邪 邪語辭東漢書　黃𦅾○ 南史召鄭使著黃𦅾注黃𦅾乳母服欲使輔
也 孟子　輕婧 張敞畫眉走馬章臺街拔輕婧之名
德勝不祥仁除百禍 列女傳　斫莖 斬芻也漢書



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 蘇秦書
匡坐 莊子匡坐而弦注正也　堯有九坐 戰國策
二十二禡
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 選
賨幏 童布也後漢志　陶嘉月云總駕 王襃
宮殿中可以避世何必蒿廬之下 東方朔
鈴下 漢稱太守曰鈴下　隙開勢謝 鄧禹傳
穀人不足於晝給人不足於夜 楊子
沉陰擬熏爐 陶　烽主晝燧主夜 史記注
明蟾凍夜 宋廣平梅花賦　辯論青豆之房遺惑赤華之

梁元帝文　蹈襄掌華 揚雄賦
白雲入冪青雲搖社 緯書　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
炙 莊子　天假 天子賜假也王濟誄夫人述德序曰濟承天假
星駁者疾　學謝淹中詩慙鄴下 文苑
地有三分功猶再駕 崔駰　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
市市為之罷 列女傳　魚龍以秋日為夜 水經注
冬乃四時之夜　崖留職軒峯枉月駕 水經注
解炎鬱蓐收起涼駕 江逌秋詩
楚人背鄰而舍 左傳鄭箭叟險而軍也猶云晉人夾泜而軍　膏夏 大木名淮南子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
酌桂陶芳夜 駱



與蕭艾同焚　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 淮南
干○注連臂大呼夜行　風止而波罷 淮南
二十三漾
臥鼓遐庭滅烽幽障 東漢　騶唱 鳴騶也
遐蟜觀望 史記○選異同蟜鼓為　寓望 國語注今之亭也
殿中六尚 尚衣尚食尚藥尚符尚璽尚舍尚輦王　趙秦六尚等煩
天下障 山海經　出地標圖臨池雁障 李庾
魚斛 晉武帝與山濤書致魚斛一斗　柳浪 江淹賦
體物錙銖看人衡纊 史　昭曠 孫綽陽書獨觀昭曠之原
裴椽 文飾容也裴音莊椽音濤○博雅　齒宿而意新身老而才壯 李百

蕭
聽放 莊注令汝循聽放也　蠓蠛蛸之戶側坐蟋蟀之塞
上 徐堅伯長城賦　英蕩 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注器名所以盛節
書面也　弱喪 少而失其故居名曰弱喪莊注
清爽平暢 莊注　琳條萬尋可膽仗 黃庭
鮎醬 漢律會稽獻鮎醬　翳釀 僧云藏酒也戰國策
玉暢 邑名在宋鄭之間左傳哀公十二年　遼曠 遠也水經注
江槎分玉浪 達摩渡江槎分玉浪管厄開金鎖
寶唱 梁高僧著續法記　法侶鴛鴻釋門龍象 高僧傳
澤障 說文阪澤障也一曰山脊　蒲鞭葦杖 曹植詩示刑省
均藻　卷三　三十一
竹濩 短籬遮竹濩危路跆松根　履危行險無忘玄伏 淮南玄伏道也
二十四敬
星離沙鏡 江賦　神猶淵鏡 晉劉琰神如淵鏡言必珠玉
清漢表靈曾沙膺慶 后妃事　縉紳之清津人楷之明鏡 晉書
江東謂塔曰倚 史記倉公傳注　連觀霜縞周除冰淨
送敬 猶致謝也後漢周茂傳　五絲續寶命 古詩
鼓三竟 三更也吳志　世負 世負文 隱文心
蔭映 周伯仁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奮棨首紹
鵑政 魏文侯飲酒使人乘不仁爲鵑政說苑　獨脩虛信爲茂行 戰國策蘇厲謂周最
六　褒樹耒勤棠政 水經注

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 傳燈
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眞如法還不淨 傳燈
隨流認性 隨流得其性無喜復無憂　桑枝不競 羊祜傳贊桑枝不競瓜潤輕垂
二十五徑
燕尾提炎龍條結釁 晉后妃傳序
波迎魚媵 楚辭　儷絙 長繩繫兩頭於梁人從繩上行曰儷絙 選注
弱兎入風碪 杜　文衣之媵 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
楚人賣珠於鄭爲蕙桂之櫃鄭人買櫝而還珠之文心
九河之蹬 穆天子傳天子北登孟門九河之蹬　鉶蹬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鉶蹬水經注地在臨汾
離不增文唐不加堊 說石劉楨　風門蹬 鮑詩
均藻　卷三　三十二
三崖隱丹磴 鮑　松磴 同上
樂夷充脛 莊注除夷充脛之
以黃帝之跡充堯舜之脛 莊注
絫服猶衣單複其日稱　單文孤證 謂一人之見不合眾說也水經注
玉帖鐙 世說謝萬在壽春奔走猶未王帖鐙馬具也
朱映 東海氣如負甕 晉志東海氣如負甕河水
二十六宥
泰豆　清霜碧宙 文苑
紫宙　金沙曰 禮陵石室有金沙曰仙跡也後志

山骨 唐詩山骨泣清屏　渚疊
白蓉 草名可以飽玉山海　獨宿憎夜嫫母畏晝 易林
閒泉吐霤 庾闡　玉堂對霤 選
蒸靈液以播雲撓神淵而吐霤 選
繞霤 地名王莽傳繞霤之固南當荊楚　齒危髮秀 選○秀老也
懸景東秀 選　紫脫華朱英秀 選
玉臺凌霞秀 陶　紫錦縕繡 文木賦
纈乎猶模繡 尚書大傳　韓魏地形相錯如繡 戰國策
探以錦琥以繡 禮注　迴卒清候 張衡
偏館獻歌戎亭虛候 後漢　緒城牖起塢候 後漢



惟季春兮華阜嗟怛怛兮誰留 梁簡文詩
朱手係腺 因崩也○春中記傳　白阜脉山川之臣 神農
玄龜守封堠 禹治水事　漏卮在前欹器在後 史
虎豆 虎豢即今貍山虎也 爾雅　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 梁簡文
文選劉孝儀守清河孝綽守蜀郡　女史傳漏 桂史後星曰女史主傳漏故漢有侍
史○晉天文志　轉漏 王莽傳轉漏之間
迴驟 驟步也 文心　封獸 象也 漢志
假餘息於熊膰引殘魂於雀鷇 梁武帝臺城事
龍絲 上番龍絲下協龍謀○文苑　炎涼幾遞貿川陸疲臻湊 駱
卯豆 卯豆勞豆也毛詩卯有旨苕唐詩留卯海棠三結子不如卯豆幾回春

攬槍爲闔明月爲候 子雲賦　魚折溜 黃帝遊洛水有魚折溜而至得河圖視萌篇
玉岫 四明天台剡東之玉岫有謝雲岬鄞南之金庭
風清百錄　地幽井谷身弱消甃 鮑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論語撰考讖
弊樟擢秀 豫章郡樟樹中枯一旦更茂成以爲元帝之祥也郭璞云郡辟樟擢秀於祖邑
天竇 莊子天竇乃開　據虎岫 潦虎之崌川途不遙翔鷺之濤風烟相接
智斷文　後進峰岫 高僧傳
迷仙酎 高僧傳變爲甘露瓊漿　衆皴 韓翃山詩攢煙堆衆皴即山峰畫法所云
皴法也　金甑 晉輿服志
二十七沁



玄猿口噤 杜　綸閣之任 張洎傳
炤景下飲 論語讖炤景下飲注星名　丹讖 陸倕詩玄恩及草丹讖銘空同
天子之尊廢禁 禮記注禁者不用禁以承之也王宋上側尊用禁注名禁者因爲酒戒
二十八勘
地長水澹 漢五行志　河東有芳醞監 木可釀故立監 地志
太官作䏼 陶氏本草注宋時太官作䏼皮其中而血不凝○䏼血羹也　䏼落蕭
悇憛 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終悇憛而洞疑楚辭心悇憛
託微猷於貞紺 紺音也　驥首犀䩞 書
二十九艷
搖翻碧瀲 文宗師文　鴛采絕艷 文心

掝劍 漢志辰星過太白間可掝劍 掝音画其間可容一劍也

水鏡涵石劍 韓○水鏡射工也 唐南詔獻鐸鞘鬱刃浪劍 唐史 浪劍浪人所鑄

小鳳戢篼金颭艷 花閒

三十陌

鴻文無範 大言無法猶卮言無當也 太玄

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 呂氏春秋

玄鑒 莊子注 紫金雲苑 玉隆文紫金雲苑之閒碧瀆玉清之宮

均藻卷之三終



均藻卷之四　入聲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校

一屋

歲宿乾維月躔蒼陸 鮑 青陸春也

巢潭館谷 鮑 淹中稷下漆園黍谷 北史

川谷徑復 楚辭 南極天之南軸 天文志

勝火木 晏謨齊記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則有勝火木即不灰木也○水經注

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郭遐周贈嵇叔夜詩

作翰湘州樹麾蠡服 蕭子良文○蠡服彭蠡也



紺族 竹名曹毗湘中賦實中紺族 孔懷如玉出乎幽谷 莊忌

樂生者畏犧而辭聘如髑髏聞生而顰蹙 莊子注

怨錄 晉名載古今幽怨事中載楚公子爲質于秦作歌曰洞庭兮木落涔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

罷兵倒鞫 戰國策

出濮 曲濮衛地 春秋經 升眺清遠勢盡川陸 水經注

地腹 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

高峯隱天深溪埒谷 水經注 驅族 儦徒喪其捷巧驅族訓其輕工○水經注

童子幘無屋 後漢志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屋幘頂也

醮暈綠 夜合葉色如醮暈綠○草木通 颯獨 越王夫人歌颯獨兮西往颯猶颮也

商葩將老綠 孟郊詩 游絲蕩平綠 唐詩

輟毫栖牘 猶言閣筆也 類要　日食三毀三復 袁志
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凶犁之谷 史注
枕山栖谷 左雄傳　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王文伯詩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 選　干啼濕哭 北齊尉景
蛾眉曼睩 楚辭　入其央瀆 荀子 央瀆央溝也
臣以為龍又無角 青史　以為蛇又有足 東方朔射蜥蜴
勁風無榮木 陶　麗木 木權也 傅玄集
冬無宿雪春不煥沐 後　登于茂木思其珍榖
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為輿達炎燭靈威參垂步朱轂
劉公幹苦熱　闐木 卽喬木也 巫咸篇



嶍峉嵓復 選　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 左雄傳
夢草晝縮夜開腄蓮晝開夜縮 北戶錄
遂心萬目 權德輿文
沙城左佩濟瀆 水經注 水帶城如佩也
失其利祿過在誰訛 易林　炊箕 漸箕也又名漉箕 ○何承天纂文
塊鞠 獨處貌 東方朔　開北房從薰服 賈子
溯上氷結洑 鮑明遠　景附雲煜 選
漿酒藿肉 鮑宣傳　飛土逐肉 黃帝彈歌
錦竹 杜工部有乞錦竹詩 梅聖俞曰草也非竹也似竹而斑
盧龍涿鹿 溫子昇文　刎障裂寒笳氷原澌代馱 庾闡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 仲長子昌言
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時熟 淮
哀絲豪竹 杜　蘡薁 山蒲桃也可為酒 ○史注
紫錦為囊青絲編目 劉向別錄序
雖曲盡於巧心反受吹於拙目 文賦
青首朱目 道經 ○後　涉秋霖漉 漢析里碑
陛納九齒門披四目 文粹　斗覆 斗覆歲穰 ○天文志
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 文志
竟川含綠 水經潁潦冬荒竟川含綠　豐年必得粟豐時必得祿 說苑
秀木 鷲嶺巖秀木○太白　玉木 文選玉木青葱



竿牘 竹簡為書 莊子　秃山不游麋鹿 淮南
貝轂 相貝經堯懸貝轂於鳩宮　河水滔陸 漢書
石猲 獸名食猴 集韻　一墣 淮南子水勝土也非以一墣塞江
二沃
雲鶴 徐幹七喻　伏鸞隱鵠 ○鄧艾為伏鸞陸雲號隱鵠
葉不雲布華不星燭 選　飛泉漱鳴玉 選
席珍積玉 文苑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史貨殖傳
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鹽鐵
清謡結心曲 陶　嘖曲 郭象莊注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共笑也
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笋綠 杜

御飛黃佩結綠 選　纖驪接趾秀騏齊亍 諸白馬賦
三河如鼎足 史貨殖傳　幽經秘錄 後
織女東足 星經織女東足日漸臺　蘋藻冬芹竟川含綠 水經
立化樹俗 鶡冠子　高足
中足　下足 漢書注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
馬下足為乘傳 古詩何不策高足　揚六轡齊八錄 郭璞南郊
鳳腦之蹙螭膏之燭 拾遺記　影響者形聲之桎梏 莊注
珥玉 說文珧珥玉也　出陪鸞躅 選
褰情卷欲 劉子　上平有溉曰沃 服虔
我不奪物榮物不好我辱 釋海順文



華足 古蘭賦振華足以拂蹈若將絕而復連　有鳥黃足歸呼季玉 易林○鳥歸呼
季玉鴆來 宋子威　漢水重安而宜竹 淮南子
紛紅駭綠 柳文　䳘蹏 草名詩曾頌疏干寶云○郎今蕺菜又名水昃
郎茀也

三覺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史
聽朔 禮　陽朔 十月朔也 後漢馬融傳
玄朔 北方也 選注　月旦為朔車旆亦為朔 西京雜記
玄嶽 恒山　金嶽 華山
炎嶽　朱嶽 衡山

青嶽 泰山 蔡文　赤龍荒遊鸞朔 史
楚公畫鷹鷹戴角 杜　鞠角 朝鮮列水之間曰鞠角○方言
地平魚齒城危獸角 庾信賦　心溺秋毫意入清角 劉子
還登槐嶽 槐三槐嶽五嶽公卿位也○後　朱草合朔 瑞草也月始而生月虧而落
命多蹇剝 前定錄　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選
稱娖 後漢書騎百人稱娖○前行稱娖齊整也　碎立霞剝 名山記
逸經雜學 王莽傳　提揚眉狠奮角 提攜提狠狠星也○翟方
進　冲三清出五濁 獨孤及夢遠遊賦
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因緣教而悟者名圓覺 內典
陽朔 山名湘水所出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乎其中也



流紆曲瀰 水經注　隆嶽 泰山也○管子
飛捐斜桷

四質

委體淵沙鳴弦揆日 屈平稽康事○後
婧出 車馬婧出之具注婧出婧游也○谷永傳　水栗 栗也○風俗通
貫日 貫日也○荀子　淹病滯疾 七發
請置嘖室 管子○嘖室議以謗嘖以省也
吳宮歸乙 騷　弛期更日 國策
青鏤筆 紀少瑜夢陸倕贈以青鏤管筆才思遂進
搏牛之虻不破蟣蝨 史項羽傳　投醪拊寒含蓼問疾 蜀志

紫蜺裔雲朋圍日（喻君子小人雜干朝也○太玄）
叉日泥丸母雌一（黃庭）　猿鳴三獨鳴一（說文獨似猿而大）
銅盤燒蠟光吐日（杜）　結春芳以崇珮折若華以翳
日（選）　華袞與緼緒同歸山藻與蓬
茨共逸（選）　抽戈承明竦劍翼室（後）
紫館丹室（仙書）　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
實（晉書）　蕙室（賈誼新書王后有身十月而就蕙室）
筆瀧漉而雨集言涔瀹而泉出（論衡）
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五行志○相室相國也）
銜華佩實（文心）　題緯古今綜檢名實（陸機）



五蠹六蝨（商鞅韓非著書篇名）　邯鄲口中蝨（韓非子以上黨之兵臨東陽則
邯鄲口中蝨也）　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紈而
呼警蹕（隋書）　丁男甲卒（漢書）
良士選卒（戰國策）　洞穴之寶衢海靈之雲術（謝靈
運羅浮山賦）　輸鴈款誠同之舊職（王導樓誘應會）
少有婿者云云○晉春秋　雕瓠飾笙備雲和之品笔荇
湘瑱充金鼎之實（鮑）　臺妝白鵠吏閣丹筆（李庾）
請爲子鉥（國語○鉥導也）　鳴而當律（莊子）
酒律（書名酒中章程令之酒令也）　習俗移志安久移質（荀子）
抱空質（戰國策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

孔子簪縹筆（孝經援神契）
五物
玄物（艸蟲之屬爾雅）　韭鬱（艸也說文）
途泰命屯恩充報屈（選）　繡裾（半臂衣也東漢）
麈尾是王謝家物（陳顯達語）　辯雕萬物（莊子）
生喑醜物（莊子）　皦月垂素光玄雲爲髮鬢（劉
公幹）　多言繁稱連類比物（韓非子）
磨翁而旋入爲齊回伏而湧出爲汨（莊注）
六月
霽秋之月（漢書注）　仙客辭蘿月（唐詩）



白羽若月（家語）　氷月（冬也○晏子）
漣漪濯明月（古詩）　步搖翻霜角端掩月（晉書四夷傳贊）
厭厭竟良月（陶）　長月（正月也春秋緯）
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開山圖）　鴛鴦謝明月（吳均）
龍犀入髮（宋建平相書）　越峯如髻越樹如髮（杜牧）
樹中天之華闕（選○華闕即今坊門之類）
箕爲傲客行請謁（詩緯）　石生金木生蠍（符子）
餘名豈足潤枯骨（列子）　妍皮不裹癡骨（史）
風雨是謁（言可以請謁致風雨也○山海經）
胥潭魚門兵填馬窟（庾信）　華名洪伐（張景陽七命生則耀華名於玉牒沒

則勒洪侯然金哥 土色紫而關廻川氣黃而塞
沒 徐堅伯兵戎賦 豐貂通犀金鷩火珠之韡史
不絕書鏐鏤彤斧霞布鈿帶之珍府無虛月
繁華損枝膏腴害骨 論辭之害理○文心
腴辭弗翦頗累文骨 同上 迂明綵於宵波飛澄華於曉
月 鮑照通賦 燕遊玉京蟆怡金闕 閣皂山記
騂突 漢俗已薄而行堯舜之行是猶以覊而御騂突也○刑法志
岸忽 魚朝恩侍功岸忽史 脫卒 漢武欲作通天臺未人王溫舒發脫卒得𣨼
人法隱淪未籍也 棲遲薜荔 荀子○薜所僻字薜荔僻遠也
蘭槀蘼蕪 水經注費桑落酒 方車而蹠越 淮南子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

均藻 卷四 八

胡欲無窮不可得也
七曷
悲呂位兮荷莉 王褒 荃葛 細葛也漢書
雙鸞咒鼓飛于雲末 說苑 間何潤逢諸葛 漢諸葛豐傳
區脫胡中土窟也漢書 朱英紫脫 朱英瑞草紫脫瑞竹○禮緯
猊猰倪 歐陽詢 圍奪 貨殖傳圍奪成家謂禁守其人而奪之也○漢
佅儒有餘酒而死士渴 說苑 百末 漢書百末旨酒布蘭生謂以百草花末雜酒中
[illegible]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 王丹
論文遊 鏤其姓名於箭括 五代六思鐸
蔭籍高華人品冗末 宋劉子彈王僧達

播茨番閼 荀子禮論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注槾扞也茨蓋屋也番讀作藩閼爲門戶塞閼屋
塵 振錫咒泉騰空舞鉢 國清百錄
波餘影末 梁簡文書 寄褐 世人護惜小兒服以衣名曰寄褐
八黠
玉札 藥名 青書琳札 道君紀經
犀札 陰鏗犀札韓集 遠公風鑒朗抉 遠公傳
橐鞬 禮 大戛 大法也尚書
龍皮戛 李賀詠栢 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
八 李冈與弟圖書 呿唫至微秋毫必察 素問○呿開也
唫閉也 陰變於六正於八 說文引易緯

均藻 卷四 九

鄒析惠施不敢竄其察 荀子 貳轍兩轄 晉車服志
九屑
籥不四應異不一設 注甫 釋當世之宿疑解經傳之槃
結 庾翻 激楚回流風結 七命
一日九結 易林無有儲怡一日九結 忠規武節 辯亡論
追淸咥赴嚴節 選 地髓抗莖山筋抝節 地髓地黃山筋
當歸也○劉子標 傾心晦節 後漢
彤胡紫縷綵節 西京雜記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
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 後鄭衆傳
蘘薜 蘘薜柴笠六韜○涉草雨衣也 巴氏之子生于赤穴 巴夷之祖○後

漢志

海經

石涅 女牀之山多石涅注郭 礬石也一名羽涅○山

三洩 諸暨有三洩山土人謂瀑布水爲洩○水經注

公餗覆而不憂美錦碎而猶截 後漢

臣無忠天投霓 演孔圖　牝凹牡凸 家語注山陵爲牝川澤爲牡

有亡荒閱 左氏亡逃亡也荒閱大閱也　魚麗鶴列 並陣名

裝辟 馬融賦由高貌　神翦 蕭子雲玄圃賦授神翦于文昌寄寶船于明兩

山谷與僧書 風承記薊　水埒 田壠也通俗文

伏龍 漢志句始出於北斗旁狀若伏龍○唐文粹天垂伏龍野戰羣龍

長輿嵯蘖 人問王導周顗何如和嶠王曰長輿嵯蘖注嵯蘖猶槎牙

山營澤閱 鮑照賦○閱義如良賈折閱之閱　掘閱 詩蜉蝣掘閱管子掘閱得玉古人謂穴爲閱也



赤雪 晉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　思仙慕雲埒 竟陵王

鮭冠黎緤 史記鮭冠黎緤大吳之民也　空閱 莊子空閱來風注閱穴也

部落鳴鼓男女遮迣 迣列同 鮑宣傳

紫茢 茢苕也 周禮注　案其地形將軍在箕舌 周瑜傳

一簣兩舌 易林　狀素鏡之晨光瀉金波之夜

腑雪 詠　芳樹花傳雪 白

潔如珂雪 內典　情瀾不竭 選

五離九折 梁簡文書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　獵碣 周宣石鼓 文載記

蓬碣 蓬萊山也○後漢馮衍悼騷

紅雪 [illegible]　吳興溪中釣碣 王僧孺日謝車騎

棲屑 京師遊遠賓棲棲屑屑後魏裴安傳　菁華隱沒芳流歇絕 選

官切 切門限也前外戚傳　逢辰之缺 選

風帆連咽 南史　齒屑栻舌 譏巧謂也○後

襄王清夜夢爲雲謝女黃昏吟作雪 唐人梅詩

莊周笑折楊宋玉傷白雪 文心

校師子 子猷也左莊公四年　結轍 漢書冠蓋相望結轍于道謂轍跡相結也

臉景棲靈穴 道藏詩　嘉禾挺阜蘇奇香發迷迭 王筠

列埒 淮南子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　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

滅 易緯孔子讀易　浴鐵 鐵甲堅滑如水浴也

人銜牧馬束舌 楚漢春秋　地名全節 庾信哀江南賦始則地名全節終則



山稱柘人○全節在桃原東武王放牛地　光珠穴 在瀾滄○水經

江君掩帳貧簪折 李賀　紫檀金屑 琵琶

花塢蝶雙飛柳堤鳥百舌 王臺

十藥

寶鑮 樂器也 國語　貗薄 旄牛徼外夷地 後志

紫落 猶碧落也 王勃文　松漠 沙漠也

沙森 森卽漢字 李陵傳　絕森 漢書邊地○

冠雀 鶡冠 後漢楊震傳　白爪 白爪在洛陽廖天了傳○又有白爪淵在華林園可配

曲洛　清籥 清籥發徵激楚 揚風邊讓賦

儀酌 禮酒也 周禮　楚雀 黃鸝也 說文

寶書仙藥 東漢書　神泉和百藥 淮南子
姚媚娉嫋 相如賦　繡薄 繡薄叢於泉賦○江淹
豹席稷爵 張志和　鋪鴻藻信景鑠 班固
辭義麗金腹 鮑　堅甲鐵幕 蘇秦傳鐵幕謂以鐵爲臂衣
揚塵轉側 風角書削木梯也左傳削而投之
庶桀合兵王作 論語讖　液雨不流鐘高田不要作 閻彭
翔鸞鳴崑崿 弘明集　悲臺哀壑 杜
高月麗雲崿 鮑　輪超白虎第珂聚黃金穴 戴嵩
淹滞星霜留連圭篇 江文通　青腹 青丘之山多青腹即空青也山海經
溫蠖 史記屈平傳安能以皓皓之質而蒙世之溫蠖今本作塵埃



忽翔翔焉之泊 楚辭　鸞漂鳳泊 韓退之詩
天根見而水涸 天根氐星也國語　河宗海若 沈休文
揄流波雜芝若 賈子　魚上而區萌作鳺啼而林葉
落 敍傳史述　戲車鼎躍 勇士也鹽鐵論
鏖躍 懽忭也韓詩　榮光幕河青雲浮洛 尚書中候
鬱金半見緗白約 急就章　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腹 選
含情拾泉花縈念采雲崿 鮑
玉樹不林于蘇臺鳳凰不翔於燕雀 荀子良文
秦智猶烏鵲 烏鵲知歲之多風而卑巢人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而近患也秦之備五嶺長
城其智猶烏鵲也○淮南子　䳘亮企鶴 本莊子鶴長鳧短語○文心

綠薄 庾闡詩林映綠薄　繡薄 繡薄叢於泉側水經注
斐雲興翠嶺芳飈起華薄 謝惠連
眉䔩 庾信無復眉珠繞於眉䔩鬐上星稀黃中月落
黑白二漠 魏代采然出黑白二漠之間　一絢絲能作幾日絡 無名人書張昌
儀門○史　榮河溫洛 堯時有榮光幕河故日榮河天下泰
平落水先溫故曰溫洛　白花騂 太白詩醉騎白花騂
㸙落 莊注㸙落天地遊虛涉遠　石瓠謝瓶罍瓶木垂丹腹 王筠
緡樓幔閣 唐裴矩諷隋煬帝
十一陌
毛席 氈也西域傳　耀魄 日也感精符



丹魄 虎魄也南史　奇客 寄客也諸經音儀
昔昔 夜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有昔昔鹽後人改爲夜夜曲也古樂府
稷澤 月水出崑山西流注于稷澤后稷所居也○山海
百步千跡 步馬秏國出小步馬百步千跡○漢志注
乘黃茲白 皆良馬也汲冢書　銖金尺帛 賈子
招魂續魄 韓詩外傳　竹翅竹格 南史
槁項黃馘 莊子　窴端匿跡 楚辭
狠歌鳥諱 四夷傳　帶圍減尺 列女傳
寶黃廝赤 貴黃而賤赤○王莽傳　椒亦 人名戰國策雍門子養椒亦飲食與之同得其
力死　側行撇席 撇捩也孟子傳

鴻隙陂名在汝南翟方進傳　金膏水碧陳子昂詩如金膏水碧世外奇寶
吮露英飲泉液白虎通　裁紅暈碧春賦盤
天雨碧竹書紀年天雨碧鄭　水脂碧墨子大蘗有水脂碧即水碧也
柴山刊石柴焚也水經　潔如霜露清如水碧仲長統
積翠凝碧王維　禹始爲蔣廝事始
雄白郭象注莊云物各守其分無欲印也義本知雄知白○可對雌黄
採碧陳陰詩俊星愁過蛟龍圖採碧時逢婺女船
遙昔遙夜也張華詩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　然石異物志南昌縣出然石以水灌之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張華謂之曰此然石也
閱水環階引池分席選曲水詩序



牛羊夕朝與鳥鵲朝暮與牛羊夕○坡　宋漢清修雪白後
木叚粉白文苑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史
脂澤　姚澤荀子
薰澤皆言汝色　拾遺粒而纖落毛飲石泉而
蔭松栢隱逸傳隋　南爲祝融客杜
[illegible]津澤陸機　猩猩啼而就擒禺禺笑而被
[illegible]選　羅襦襟解微聞薌澤淳于髡斗酒說
殷殷均乎姚澤選　塗澤武后善自塗澤老不覺衰
羿射河伯河伯殺人羿射中其左目風伯壞人屋羿射中其膝○通志
[illegible]滅土[illegible]金淵測泉脈鮑

陋三神之阨薜楊雄傳○師古曰薜亦僻字　機於論渴於策說苑
錯龜數策戰國策
三翮秦始皇徵王次仲不至以檻車囚之次仲化爲大鳥落三翮而去
三光參分宇宙暫隔選　方格朝廷重其方格○傅奕傳方格猶標準也
蒼蠅附驥尾蚊蝱攀鴻翮史
舜駕五龍漢鼓六翮史　藻帝陸機賦藻帝高舒長帷虹續
徵雨洗高林清飈[illegible]雲翼陶
拂明鏡之冬塵解羅衣之秋襞沈約
寂魄郭象莊子注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
枯魄蜀王曰朝爲舍潤夕爲枯魄　筤籭雜于叢蒸兮機蓬矢以



射革東方朔九諫　升陽未布隆陰仍積晉書
嶺樹鷄岫泡臨鳳液王筠　金臂珠腋徐陵費佛相
以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皆古貨鹽鐵
東半數祉裃帶朝夕雲笈　水木明瑟水經注
男女郊績惑則有辟公甫文伯母語
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南史
似上床之運後星愉金波之合璧晉皆后紀傳序
詞艾繁而不可刪文心雕龍○濟略而不可益王皆西河文士
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晉陽文帝紀　綾羅澤水經注　任昌平
玄闕[illegible]賦飛玄闕之土[illegible]丹胃之山[illegible]音或則史記晉[illegible]嘆喟謂多言也

蹄涔不足以濯神鱗贅畚不足以翔雲翮 庾亮
片玉可以琦奚必侯盈尺 抱朴子
文欟綺栢 景龍文館記　倏日養夕 昭明太子書夕長養也大戴記時有
養夜　沈斥 顏函之地 刑法志
道濟橫流德冒頹曆 溫子昇　玉拍 陳子昂詩寂寞夜何久殷勤玉拍繁
事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 劉道民詩張華刻桐魚擊石鼓事
石瞲 石岬趺也 水經注　操無爛迹 鮑照
連衡雲席 續高僧傳　日月如疊璧 馬融尚書注太極上元十一月
朔日日月如疊璧五　鳳伯 山名多樹 山海經
十二錫



出寶弓搭新繳 戰國策　施玄的 以丹注面曰的女子有月事難于進御故
施玄的于面以自見也 王粲神女賦　青津碧荻 酉陽雜俎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史記貨殖
騂弓金爪鏑 杜　良篤修激 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
激之君子誰能行之哉○說苑　子雲沉寂 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文心
嵇鉤鈲析 漢藝文志論名家之弊　龍嫡 龍嫡嗣君也 博雅
郭椒丁櫟 郭馬有騂騎騏騂牛自郭椒丁櫟○桓譚新論
耀所聞而疑所覿 漢書　石的 石的石砰也古名石柏石閭 水經注
射的 會稽山名望其色占豐凶諺曰射的白斗米百射的玄斗一千
登陸而雷轔流驟水而雲艫擊 梁蕭[illegible]進記

鵠的 射侯　楚瀝 楚辭大招吳醴白糵和楚瀝注皆酒名楚瀝下
清瀝美也　花朝偽歷 小說野史之類
目因詭容逆心與清暉滌 張九齡遊山
十三職
剃色 剃色也剃同[illegible]志　良食 良食自愛 崔瑗書
左手執燭右手折燭也 折燼 管子
羔幨虎犆 禮　往來如織 春秋傳注
褕衣甘食 韓信傳○褕音遙　泉瀆壤蝕 南史
寒心累息 後　屈頸鶴息 後方技傳○鶴息如鶴之息吐納氣
也　景星出翼 晉時事



建玄弋 旗也玄弋北斗第七星○後　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秦穆公譏由余
漢書[illegible]傳對　國安于磐石壽于旗翼 荀子
史記
中岡外以舒翼 中郎文　綺翼 登臺臨綺翼 選
方梁石洫 [illegible]　舞鳳沉龍常輪霞浮玉勒 謝莊
內有玉臺聯以昆德 西京　宵靜女德以伏蠱慝 國語
灤南沙北 史記　草艾則墨 禮○草刈也墨輕刑也 秋後
孔壺爲漏浮箭爲刻 後志　天胙光德而隕明忒 揚子
四輪之國 [illegible]也　玄國 玄國神林邑其人黑而美○離騷注
野無衡敵對無立國 大戴　鶻鵃鶉南杜鵑鳴北 廣志
甘意摧骨體[illegible]詞洞魂識 文心

采如宛虹之奮鬐毛若長離之振翼 文心
玉逸抽識有功而絢采無力 文心
洪業休德 漢書　玄稷 黑粟也漢志
膏黍膏稷 膏言甘肥如膏○山海經　喬陟 列子周以喬陟注喬高也陟重隴也爾雅山陟 二漢
經緯甚多無機可織 後魏孫紹疏
季前 古齊國之君名也左傳鳩氏始居之季前因之　恩肥土域 秦刻石辭
三妃三妖 後周紀
朱亭青域 俱山名在臨邛開山圖　鳥山之東有朝雲國 水經注
化赤漸乎隣丹為黔資乎邇墨 王褒
漢女踏紅綃海童抱赤仄 皇甫松大隱賦



金釵色 荊楚歲時記仲冬雜菜經霜為鹹葅蒸作金釵色
曉雲皆血色 李賀　細德 賈誼弔屈文見細德之險徵兮遥縉擊而去之

十四緝

徑庭麗級 論衡　絳宮重樓十二級 黃庭
念我良執 選○執友也　恫後辰而無及 張平子
夜緩晚遲香銷燭揄 李儼賦　應門八襲 選
中山何邪有子百廿 顏之推稽聖賦
洞宮疑岌 杜太清宮賦　春華含日似笑秋露泫葉如泣 劉子　靈虬承注陰蟲吐吸 刻漏銘
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 後漢書

八桂所植金鳶所集 廣志云鬱海白石山八桂所植金鳶所集太白詩騎鯨金鳶葩羽桂花也　天動地岌 牧徵賦
情有局塗志無遠立 鮑　徒廟尺波旋終悲寸景 小謝
控三庭迴五翎 翎即翁字五翎羌人號也

十五合

韻與道合 世說　紫絲縠 柳公權臨蘭亭以紫絲縠○書史
古驗雜雜 天文志　金匣 蕭鏞也○相如美人賦
暖風起于閨閣紅塵蔽于几榻 選
悲風爽烏匼 烏巾也杜　增欷歔唈 雍門周說孟嘗君
橐耜九雜 禹親橐耜九雜天下之川水注九音鳩○淮南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 文心　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文心
異獸珍禽遊園鳴闊 隋書　封情慮於有方循局步於六合 列子注　騅弊不過闖 司馬法
外內玄合 莊子德充符注　喙鳴合 莊子天地篇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皇風一鼓九地匝 後魏鄭道昭　銅荷承淚蠟 庾信
碧溪答 孟浩然詠渾闍黎碧溪答溪答不美綠珠歎　昏明遞匝 左傳注三辰昏明遞匝

十六葉

銜流從涉 注水濟水之涌流合涉縣之通流部經序　道部賦
瑜波趣浥 淮書浥濕也　山條水葉 謝靈運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禮

陰精應爲商時陽靈幽于唐葉堯小湯旱也○三國志
反宇業業飛檐轍轍西京賦　犀舟利楫唐文
紺蝶蛱蝶也蝦所化古今注　西鶼東鰈西夷貢物
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選
道閉往運數開叔葉後漢書　霜凝條露霤葉何遜
魚艓小舟　蒲艓路溫書編蒲爲艓以學書
霞粧星靨文苑　黃頰山名在河東能門王績有詩
帆葉僧皎然詩飄花新雨淨帆葉好風輕○注海人以木葉爲帆
怨牒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反孤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碧茄九葉宋志　據虎之岫川途不遙翔鷺之



濤風烟相接傳高僧　籃脊琴名見馬季長賦
渠塹傳堞守城事○淮南　帛疊即白氎也後西南夷
星劫星宿劫言多也法華經　白袷王郎寄桃葉李賀
心有眼莊子謂心有眼无速于眼也　綠樹始搖芳芳生非一葉一
葉度春風芳華自相接雜色亂參差衆花紛重疊重
疊不可思思此誰能愜梁武帝

十七洽

園蔬抱金甲杜　大戴孚甲說文
定甲鶡冠子名之言　縱甲杜
貫押高僧傳貫押既弄羅甲用弭　已蛻雖黃腹有鱗甲文粹

玄龜背書青龍御甲洛戒中候
陽文之與敦洽陽文古美人敦洽古醜人
綺衣繡袷史匈奴傳　山綴禹韁庖生堯蓮英華
東海生紫蛙石蛙也生石上狀如龜脚遇春雨則生花江賦云石蛙應節而揚葩是也○荀子
白鷄聽法徑山禪師事　明月峽唐岳翻
彈箏峽風吹流水音韻鏗然有若彈箏唐詩彈箏峽東有胡塵
青甲綠淨海賦青甲芬菲以敞扇玄木布盼以舒芳
綠沈甲隋文帝賜張衡　青文丹甲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靈龜負書
青文丹甲○河圖玉版　素鱗黛甲魚
柔孚剛甲魏都賦　徬徨於山岬淮南子注岬山脅也



文甲也班固　下甲張儀曰秦下甲攻衛下甲猶云出兵
霞岫龍鱗雲峯龜甲王績　有覺無空是凡夫法有空無
覺是三藏法佛經　協洽未歲名
淵洽　嘗被君之渥洽九辨
水瑩澄明淵無潛甲水經注　趙州掐趙州和尚因尼問西來密密意以手掐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趙州曰却是你有這箇在禪頌云師姑若問趙州揑織做心肝也斷腸

均藻卷之四終

均藻四卷內府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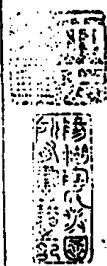
明楊慎撰其書乃韻府羣玉之流案許慎說文無韻字小學家以均字代之引鶡冠子五均爲證慎之立名蓋取於此然亦太粉飾矣假借通用之法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且全書不用古字獨於書名用一古字是亦何足爲古乎

# 哲匠金桴五卷

〔明〕楊慎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哲匠金桴五卷》提要

## 哲匠金桴敘

西蜀泰合朱茹纂

吾鄉用脩楊子學瀫百代藝絕羣髦蓋自登高第時嘗睹芸閣所藏秘籍古相如子雲之爲文既以滇南謫寓遐郡設以其餘日晚年益肆意於閑情每有撰賦古人擬議古僕寫諸所著述不啻於

此令手録措臣全稿尤特於
昕中之一滙爾余里居嘗取
而縦觀之則其辭林扶豔筆
海菀音上溯丘索傍書下
此可入韻語尤

弇州先生暨楊
秋府玉華集何殊僕隸識
沉詩濤君之仙槎也顧中韻
多手菱跌疊余不度稍屬
借爲訂正如王阜胡可遑也

二

然而撥金操珠猶見之當
又爽然易矒曉矣
旨
隆慶二載歲在戊辰冬十一月玉

三

哲匠金桴卷一目錄





哲匠金桴卷一

成都楊　愼著

瑯琊焦　竑校

上平

一東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　孟浩然

江花折菡萏岸影泊梧桐　東野

鷹沼澄瀾翠猿岩落照紅　明皇幸寺

寧知寸心裏含紫復含紅　吳均　新荷

酒吸荷筒綠茶烹松火紅　姚公

寒山　萬家紅　康茂中

遠林　風　元微之

鷹天　條風　俞鳧

南浦　月伴風　白敏中

夜色臨城月春聲渡水風　皎然

萬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　高適

離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　鮑照

高枕隨流水輕帆任遠風　韓君平

金莖來白露玉宇起涼風　趙嘏

皎潔青苔露蕭條黃葉風　張曲江

樹隱臨城日窗含渡水風　陳羽

日轉前茅影春生細柳風

遠岸魚呷浪層氣蜃迎風 張蠙海詩
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風 羣一
艷曲星皓齒舞羅不堪風 韋
素艷明寒雪淸香任曉風 李少雲詠梅
照枕殘雞月吹燈落葉風 陶弼
遊房墜粉鴛鴦雨荷芰交香翡翠風 白
北地闕巴狖南山見磧鴻 唐彥謙
廻頭迷遠樹沒背見飛鴻 梅宛陵
與蘇無留燕遵渚有來鴻 謝瞻
別路憐芳草歸心伴塞鴻 韋



停燈佇涼月滅燭聽歸鴻 小謝
登豫章簡嬪紅蒲苴發弋高鴻 張平子
樓高驚雨潤水落見城空 李洞
江淸風偃木霜落雁橫空 后山
鳥歸雲壑靜僧語石樓空 羣一
寒月夜無緣寥寥天宇空 韋
窗虛響灑澗臺迥燦伊嵩 康節
山曉蜃嵐外林春苦霧中 包何
淅瀝淸陽升天光入隙中 內典
遠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 皇甫冉

先生隱梧下 戰國 漁父在蘆中 越絕
雪花翻海鶴波影倒江楓 包何
秦鷹歸侵月湘猿戲裊楓 羣一
定沼寒光素禪枝暝色蔥 武三思
天門開奕奕佳氣鬱蔥蔥 楊炯
雲障天涯盡川途海縣窮 沈約
日輪駐霜戈月魄懸琱弓 高適
善御不忘馬善射不忘弓 韓詩外傳
高深入井又出井曲直上弓還下弓 道 文與可炭泉吟
池臺吟鶴鶴山海望熊熊



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淸穹 謝瞻
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 上
驚禽翻暗葉流水注幽叢 韋
佳詠邀淸月幽賞滯芳叢 上
甲乙科攀桂圖書閣踐蓬 武元衡
側逕旣窈窕環洲亦玲瓏 韋
淸睇動藻井流香入綺籠 蕭綱
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 浩然
雲峰吐日月石壁澹烟虹 張說
處士待徐庶仙人期葛洪 顧況

琗網防栖鴿紗燈護夕蟲 賈翻

別林遺宿鳥浮水載鳴蟲 僧無鄴詠落葉

鈎陳千騎轉閶闔九門通 庾肩吾

清宵有佳興皓月直南宮 韋

獵桂來荊嶺猴椒度漢宮 王珪詠秋風

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 高適

錦窩杯裏影繡段隙前烘 海棠

二冬

蜀煙飛重錦峽雨濺輕穃 李賀○穃穠穃也

琤琤水響谷瑟瑟風鳴松 張纘

初秋臨水月半夜隔山鐘 皇甫冉

野渡波搖月荒城雨翳鐘 方干

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闐鐘 靈一

夜靜沙堤月天寒水寺鐘 惠求

芳草漁家路斜陽水寺鐘 李咸用

夜入霜林火寒生水寺鐘 張祜

斜分紫陌樹遠隔翠微鐘 朱慶餘

墨研清露月茶吸白雲鐘 李洞

外戶憑雲掩中廚課水舂 [illegible]

暮春多淑氣斜晷落高舂 梁元帝



滌場見秋穫殷床聞夜舂 皎

下輦廻三象題碑駐六龍 王昌齡

快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 樂府

青編書白雀黃紙降蒼龍 令狐楚

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 班固

夜泊防虎豹朝行逼魚龍一道鳴迅湍兩邊走連峰

猿拂岸花落鳥啼岩樹重 岑參○發犍為至泥溪

湖平南北岸雲抱兩三峰 顧況

桂殿江鳥對雕屏海燕重 無名氏

鷺濤清梵徹蜃閣化城重 楊巨源送僧

爾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 李太白

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 謝靈運

晨登日觀峰海水黃金鎔 梅

三江

軒帆遡遙路薄送瞰遐江 謝惠連

霽平連郭柳帶繞抱城江 韋處厚

書鼎沉九江 右軍亦杜甫之意

金斗熨秋江 唐

海潮與春夢朝夕廣陵江 萬齊融

潘侯櫂詩筆五色神授江世家有大勛佐舜全麗降

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牒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梁鼓○譟曲 橫吹曲辭

縈絲牽鳳子結縷坐花兒 沈約詠領

綠潭倒雲氣青山銜月規 簡文

暗雛啼曷旦涼葉墜相思 白樂天

秋千節後初相見祓禊人歸有所思 白玉蟾○燕子

屢呼金鑿落閑品玉參差 唐彥謙

胡笳折楊柳漢使採燕支 盧杲之

異日相對舉當如合分支 韓○分支如今合同

遊人惜將晚公子愛忘疲 唐



芳樹迎羌管幽篁入楚辭 庾信

絕交無惡聲去臣無怨辭 三國志

春秋無義戰定哀多微辭 康節

壽色清珍宇年芳入錦陂 戴[illegible]運

岩花飄曙輦峰葉蕩春旗 李義府

塞迥三通角山寒一點旗 唐

亂港交穿市高橋過得桅 顏魯公

長河落鴈苑明月下鯨池 長安秋夕

衣被皆重池 左思○被心曰池、

綵虹纓高雲文虬鳴陰池 張協

雲峰入夏池 庾信

綺觀連雞岫朱樓落鴈池 玄宗

日中有菰淵月中有瓊池 真誥

清風逍遙芳越景移上灼朝日下映蘭池 金宋公秋劉

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潔素絲隨染色移君不我棄讒人所離

駸駸步驟褭婉婉翥長離 權載之

瀟豔烟雨姿 劉庭芝

就中山堂雪更奇青松怪石亂瓊絲 坡

奩鏡迷朝色縫釘脆故絲 梁簡文

振躡開交縷停梭續斷絲 劉邈○詠織



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 江淹

彈冠恨不早掛冠常苦遲 坡

寒藻舞淪漪 柳子厚

岸巘供清溜亭臺繞翠漪 與可

孤舟無岸泊萬里有星隨 張喬

玉杯留醉處銀燭送歸時 韓君平

細籠芳草踏青後欲打梨花寒食時 梅○春雨

長顰中翠眉 梁簡文

風來秋扇屏月出夜燈吹 吳均

白虎題書觀玄熊帖射皮 庾

赫石月盈帝濾泉花滿篩 李訥

顧我感窮景抱華不能摛 韓

敦敦守書案譬彼鳥黏黐 黐所以黏鳥○上

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 上

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論語緯○余謫漢南同年提學孫繼芳命知州馮吉建鳳嬉亭于趙州以居余

朝吳忠貞無忌逐之魏女色艶鄭袖劓之 論衡

棗下何纍纍榮華各有時棗初欲赤時人從四面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 咄唶歌



榣木不生危松栢不處卑 國語

竕霜瀟湘空翠澗澘無滋 江淹

冷冷雲珠落漼漼石蜜滋 庾闡

良將如妝電可見不可追 抱朴子

陰庭獲素芷南階褰綠葹 沈約雪詩

筵浮水豹席擾雲螭 蕭繹三月三日

清風起南颸 陶

土風從楚別山水入湘奇 劉江

德邁娥臺迴仁高姒幄披 武后崇樂歌

黃鳥呼季玉 易林有鳥黃足歸呼季玉○季玉女有德如玉猶左傳云季蘭也 白氏學

氷夷 太白詩

炙炮夥清酤敎皇恩溥洪德施 張衡

單于陪武帳日逐耀文梍 唐太宗○文梍見王褒甘泉頌鏤玳瑁之文梍梍屋相也今之梠枋

黃河如衣帶壺嶺若龍甒 齊丹垂

五微

池鏡分天色雲峰減日暉 徐希古

鼓鼙嚴朔氣原野翳朝暉 虞世基

甲乙羅帳異辛壬房戶暉 梁簡文

前登巴重霧遠峰猶落暉 文與可



寸晷閱清暉 張曲江

萬木迎秋序千峰駐晚暉 李嘉祐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 謝靈運

浦樹懸秋影江雲燒落暉 張説

秋天無留景萬物藏光輝 韋

猨臂銷弓力虯須長劒威 蕭子顯

銀鞍俠客至柘彈婉童歸 顧野王

繭館蠶初起瑶箱燕未歸 晏殊

水逐桃花去春隨楊柳歸 賈袒

石鯨吹浪隱玉女步塵歸 蘇頲昆明池○即田詩織女石鯨之句意

虹隨殘雨散鴉帶夕陽歸 蒲劉宗

梵音獅子吼妙相鴿王歸 王禹玉

但聞蟬已蛻不見鶴來歸 邵道士

花銜鶯曙月隣女上鳴機 錢仲文

歲儲無別墅寒服羨隣機 李乂

西候逢孫楚南津別陸機 尹式

澗傍紫芝曄巖上白雲霏 洪偃○曄霏二字妙

蟬鳴早秋至蕙草無芳非 蕭子雲

兩巖天作帶雲壑樹披衣 宋之問

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 杜



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上

荷香隨去棹梅雨濕征衣 韓翃

溫席開華扇梁門換聚衣 張說賀新婚

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 王右丞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上

月白秋千地風吹蛺蝶衣 梅梨花

江令歌瓊樹甄妃夢玉衣 文與可梨花

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 庾

井梧生未合宮槐卷復稀 上

白帝望青衣路長音信稀 劉築寄清衣許人陳標

浴凫銜藻戲驚鷺帶魚飛 洪偃

交河梁已駕燕山旆欲飛 虞世基

隴水秋先凍關雲寒不飛 王貞白

舟鶂排風影 杜 檣烏終歲飛 杜○集句

不見紅毬上那論綵索飛 韓

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 謝朓

棹鷁元無帶 杜 檣烏疾似飛 杜○集句

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 柳惲

迅飈翼華蓋飄颻若鴻飛 石崇

塔疑從地湧棟擬入雲飛 王禹玉



殘陽破翠微 錢起

江空潭靄微 沈雲卿

遠江飄素沫高山鬱翠微 何仲言

舊國應無業他鄉到是歸楚山明月滿淮甸夜鍾微 韋

春潮平島嶼殘雨隔虹霓 江爲

高秋收畫扇久客掩柴扉 杜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謝靈運○阮籍詩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謝朓詩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

鴻飛傷楚戰鷄鳴悲漢闈 庾信

梵宇開金地香龕鑿鐵圍 宋昱
羈旅乘明發奔橈鶩斷磯 陳子昂
峴門日海霧峽路凌連磯 韋
心同合浦葉命寄首陽薇 皇甫冉

六魚

政煩方改篆愚俗乃焚書 唐中宗幸始皇陵
跣跌被商馬重澤吟詩書 論衡
菊花宜泛酒蒲葉好裁書 楊炯
篋留馬卿賦袖有劉弘書 劉禹錫
花露生瓶水松風落架書 鄭谷



籬外垂青豆經中發白蕖 段成式
六月蟬鳴稻千金龍骨蕖 庾
白馬號龍駒彫鞍名鏤蕖 徐陵
晢師張虎落選士擐犀蕖 皎然
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蕖 杜 ○ 宗文宗武小名
杜陵斜晚照潏水帶寒淤 杜
沐蘭朝太一種竹詠華胥 鄭絪
秋風吹海水寒霜依玉除 梁元帝
雲旗翳紫虛 傅玄
雲罕明丹壑霜笳徹紫虛 蘇許公

秋野日荒蕪寒江動碧虛 杜
講學情田埆談經腹笥虛 楊大年
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 杜
墨潤冰文繭香消蠹字魚 常袞
海邊曾狎鳥濠上正觀魚 陳子昂
沃野收紅稻長江釣白魚 韋 ○ 送人省覲
草堂荒產蛤茶井冷生魚 裴迪 陸羽泉
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 杜
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 李季蘭
映水見山火鳴榔聞夜漁 閻防



歛言忘景夕清興屬涼初 浩然
泓泓野泉潔熠熠林光初 韋
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常袞
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 杜
遠望苕亭巍若仙居 水經
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娭祈此屯民寧厥居 黎陽張公頌
揭來歸耕永自疎 劉向
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 杜
晨趨忘勞止夕惕念歸歟 楊大年

紀年終顯德歷帝自凡遴 劉筠○凡遴古帝號今作几蓮非
望若悲比翼窺沼泣王餘 簡文
適情不求餘 淮南
含風搖古度 木名 防露動林於 竹名○庾
孟春氷泮百草權輿 歷書引虞史伯夷言
無暇然官燭舟中有望舒 劉防
飛檠似烏舒 呂覽○檠屋翼也

七虞

飛甍彫翡翠繡桷畫屠蘇 王褒
烏煩金騕褭走致錦屠蘇 杜



颶颱縈海若霹靂耿天吳 沈雲卿○颶颱颶風也
老樹多封楚輕烟暗染吳 孫周
直城如斗柄官樹似星榆 劉憲
車移行漏鼓竿轉相風烏 庾
脫衫滿錦浪回扇避陽烏 簡文
鳫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 杜
返旆收龍虎空營集烏烏 崔融
近發連雙兔高瞻落九烏 劉孝標
月暈蘆灰缺秋還懸炭枯 梁元帝
人皆集于菀巳獨集于枯 國語

鏡懸四龍網枕畫七星圖 簡文
鼉鳴泉窟窒歷結氣浮圖 白樂天
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
榛摕飛鼯 張平子○摕音迭○句法與班固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同
張組帷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 左思
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 陸雲
金鹽重素璧玉豉貴明珠 劉孝標
荊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韓詩外傳
翠牙穿蔣葉碧節吐寒蒲 謝
金娥曬素足玉女眺清罏 顧野王



漸深由片片取重本銖銖 薛○詠雪
魚小猶論尺鷗輕欲問銖 文與可
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 杜
思玄徇道樞 凌敬
拜井開踈勒鳴桴動密須 駱
泉流信清泌原野實甘荼 鮑明遠
風高暗綠凋殘柳雨駛殘紅濕晚芙 江總
嶺徼雲成棧江郊水當郛 白樂天
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
佳氣浮仙掌薰風繞帝梧 岑文本

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 白樂天
江城竹使待山路橋官扶 韋
時雍表昌運日正叶靈符 李文本
十芒生藥筒七醆發丹鑪 凌敬
官槐上綠穗日槿落青跗 上
蟜翰雷門鶴飛來葉縣鳧 上
氷盤薦文鮪玉斚傾浮蛆 坡
南山秋色動誰佩紫微壺 上○昔牧詩獨佩一壺游
水蟲行插岸林鳥嗅提壺 文與可○插岸蟲名
金玉裁王度光華奉帝俞 黃元振



江長梅笛怨天遠桂輪孤 上
濁醪非鶴髓蘭肴異蟹蝑 庾
鷗鳥牽絲纜驪龍濯錦紆 杜
豐屋知名家喬木知舊都 呂覽
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
唐蒙博物記
金爵集芳蓋青鳥翔甘爐 上桂下儒
斷金揮麗藻比玉詠生芻 唐

八齊

函中千里近簷下四山低 齊己

落星侵曉沒殘月半山低 王褒
曉楚山雲滿春吳水樹低 齊己
風盪飄鶯亂雲華芳樹低 謝玄暉
芳筵暮歌發艷粉輕鬟低 戎昱
道路依憑馬朝昏仗托雞 偶可止○詠雪
魂交仙室蝶曙聽羽人雞 蔡毋三
粱塵集丹幌微颸揚羅袿 何承天
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 張正見
練練峰上雪纖纖雲表霓 杜
碧瀨漱白石翠烟含青霓 孟東野



樂處將鷗狎談端用馬齊 張曲江
漠漠村烟起離離遠樹齊 王褒
馬頭攙岸斗燕尾泊船齊 梅
虎華先蒙馬魚腸且斷犀 李長吉
過秦看素滻還蜀度青泥 梅宛陵
羃歷蠶鉺壐差池燕吐泥 吳均
墨點三千界丹飛六一泥 王右丞
結髮逐鳴鞞連兵追谷蠡平戎三尺劍封寨一九泥
李益○谷蠡音鹿黎
單于陪武帳日逐耀文槐 唐太宗

頽兔睇窗瞰昏鴉卜樹栖 唐
鸝必匹飛鴝必單栖 易通拾遺
鵁谷嵐烟裡刀州晚照西 齊己
池色淨天碧水凉雨淒淒快風從東來荷葉翻向西
岑參
寒原正蕪沒夕鳥自東西 韋
徙筆淩鵝鵁詞鋒瑩鷺鷀 杜
截酒取蒲類爬泉飲鷿鵜 李益
君子枉青眄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
李太白

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鷖 王右軍帖最後大書一鷖字此帖之珍價至五十萬
錢
徑蟠趨後崦水會赴前溪 坡
更待風景好與君藉萋萋 王右丞
夜零白露林莽聲淒 李嶠
芬馥歌蘭若清越奪琳珪 顏延年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繞陣看狐跡依山見馬蹄 經雨雪晴
長空淨雲雨斜日半虹蜺 張詔

九佳

豈惡佳時暮徒惜良願乖 何承天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却類俳 呂居仁
良辰入奇懷 何承天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曹子建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江淹
籌筋隨宜放投盤止罰唯紅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
元稹○又崑亭令日顛狂
醉舞引紅娘亂打人
風定落松釵
但能傾玉爵不假列金釵 梅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 應德璉○謝靈運詩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求涼
弱水湄違寒
長沙渚成
鑿渠通鄭國穿瀆引商顏 音崖 八水連鴻隙三洲隔屐
淮 宋景文公送人督漕詩○史記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山名
寂寥尋靜室蒙冪就山齋 庾子山
衡門噬尾逼虛室得心齋 黃資江
朔吹漂蓬埭江雲落豆稭 鄧文原雪
鄉雲靄於殿朱草蔓於階 拾遺記
心將趨紫府肩欲拍洪崖 梅
鴻飛通紫塞鳶跕極朱崖

蚑水封古樹蟒雪孕靈芝 劉風○梅

十灰

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 張蠙

山色侵天去江聲滚地來 劉义

但見瀑布落如㴎雲漢來 太白

白雲蒼梧上丹霞咸陽來 簡文

督郵捕蝗去亭長説烏來 庚肩吾

葉令雙鳬至梁王駟馬來 李元操

穴疑丹鳳起塲似白駒來 駱

江月夜摇金篆冷天風時送寶花來 錢岳



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 趙汝愚○朱子書天風海濤字

蓋慕趙公之節也世多不知之

正當河左個不待雨東來 錢思公

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欲上人衣來

半山

盛門無再入衰房莫苦開 陶

井蓮當夏出囪桂逐秋開 王融臨高臺

水心龍劍動地肺鴈山開 皎然

雲逐魚鱗起渠隨龍骨開 庾信雨詩

綠房千子熟紫㼝百花開 上 前鄉

地幽蠶室閉門靜雀羅開 駱

夏葉依窻落秋花當戸開

巴覺雲翻動還驚月幌開 錢思公

濯龍望如霧河橋轉若雷 徐陵

浮雲翻似蓋流水引成雷 王褒

漢時光如月秦祠聽若雷 楊炯

水㴎斷山口吼沫相喧豗噴壁四時雨傍村終日雷

岑參

衆喣漂山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柔椎 中山靖王

庭花採菉薄岩石步莓苔 鄭愔



虛幌風吹葉閑階霧染苔 上

柳暗清波漲衝萍復漱苔 唐僧無可

窮巷隱東郭高堂詠南陔籬根長花草井口生莓苔

高適

玉齒呈纖瓠珠喉怨落梅

挿萸登鷲嶺把菊坐蜂臺 樊忱

鑪烟入斗帳屏風隱鏡臺 蕭紀

玄霓臨日谷封蟻對雲臺 庾信○雨詩

聽鳥聞歸鴈看花識早梅 楊誥

水影摇叢竹林香動落梅 司馬才仲

氷城朝浴鐵地道夜銜枚 梁簡文

析冰開荔色除雪出蘭栽 蕭綜○冬至
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 謝靈運
巾角彈棊勝琴心促軫哀 司馬才仲
情寄南雲返思逐北風迴 沈氏歸願
薄雲齊髮膩流雪楚腰迴 司馬才仲
蘭防分杳杳麥壠望莓莓 權
藕絲牽作縷蓮葉捧成杯 殷英童
海上流霞酌淮南承月杯 吳均
起蘋初淅瀝獵桂更徘徊 錢思公詠風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 謝惠連



微霜拂宮桂淒吹掃庭槐 張説
長安大街兩邊種槐 楊堅時童謠

十一眞

圖岐怯水伯照鵠竦江神 蕭子顯
條標多巧棲丸劍亦入神 傅玄○條標今之高竿
鳴雀三農稔勾龍百代神 蕭穎○秋社日○上何事見三輔黃圖
金輝起搖步紅彩發吹輪 費昶
烟雲開五色日月並重輪 許敬
黍雲猶變色魯日尚迴輪 劉孝威
女愛不敝席男歡不盡輪 鬼谷

吁嗟起稚葉蕙氣動初蘋 [illegible]
蠖屈待龍申 晉
登年慶栖畝稔歲賀盈囷 虞羲歌
邊草不知春劍花增淬塵 [illegible]
聰氣成虹霓揮袖起風塵 劉劭趙都賦
機事齊飄瓦嫌猜比拾塵 柳
沉犀對江浦駟馬入城闉 褚亮蜀都
連鑣出巷口飛轂下池瀕 高球
凱樂聞朱鷺鐃歌見白麟 許敬
洞庭摘朱實松江獻白鱗 韋○送劉評事



郵亭畫鳥鳥候館同魚鱗 上句漢明帝事下應瑒詩
林芳開兎目原色動龍鱗 宋子京
薄霧銷輕縠鮮雲捲夕鱗 虞世南
誰言形影親燈滅影去身誰言魚水歡池竭魚枯鱗 東野
膏以肥自焫翠以羽殃身 蘇泰
探懷授所歡傾醉不顧身 王仲宣
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 柳
球幡映白日鏡殿寫青春 [illegible]
竹館烟催暝梅園雪誤春 錢起

嶺分中夜月江隔兩鄉春 張蠙
澗水流花早壺天閉雪春 上
虹分陽羨雨浪隔廣陵春 方干
霜空澄曉氣霞景瑩芳春 許景先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孟浩然
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 楊炯○皆唐
陰天聞斷鴈夜浦送歸人 黃五玠○獨孤及稱之曰標麗閒遠之外又句窮[illegible]

[illegible]

秋塘惟落葉野寺不逢人 韋
火縫瓢探水雲根斧斲薪 靈一



得一流玄澤通三御紫宸 唐武后○樂歌
妙舞翹華足清謳發絳脣 梁簡文
空持渝皓齒非但汚朱脣 劉孝綽○贈妓
香塔魚山下禪堂鴈水濱 駱賓王
樵歌喧壟暮漁櫂亂江晨 [illegible]
獨淚起殘夜孤吟望初晨 [illegible]
春別亦蕭索況當氷霜晨 上
不寶咫尺玉而愛寸陰旬 淮南
寶瑟調中婦金罍引上賓 楊炯
揶揄慙路鬼憔悴切波臣 盧

敬恭遵郡守牋簡具州民 韓
置榻宿清夜加籩醼良辰 上
野曠歸雲盡天晴曉露新 上

十二文

石畫裝苔色風梭織水紋 上官昭容
江樓明返照雪嶺亂晴雲 李群
漢𦖋秋聒地羌火晝燒雲 皎然
三危上蔽日九折杳連雲 劉孝綽
澄宵半床月淡曉數峰雲 范文正
一夜風澎浪中宵月脫雲 后山



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雲 岑參
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雲 賈島
水煙晴吐月山火夜燒雲 岑參
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 綦毋潛
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 吳均
朧朧螢入霧離離鴈出雲 沈約
紅照連猶水電出嵯峨雲 虞騫○兩詩
氣赤海生日光清湖起雲 沈雲卿
墜露如輕雨長河似白雲 蕭子暉
五峰高閣日九疊翠連雲 王貞白

笳吟中嶺樹仗入半峰雲 李嶠

玉盤飛夜雹金磬入秋雲 張祜○琵琶

帆影入湘雲 劉一

白水浮香墨清池滿夏雲 韋○詠硯

澤國霜寒楓暈酒江天風急鴈書雲 陳羽

老聃熙春臺管仲悲秋雲 管子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

雲崖似留月蘿徑若披雲潺湲石溜響緜蠻山雨聞 王融

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 顏延年

苔甃桐華落山囪桂樹薰 權載之



羅襦曉長襞翠被夜徒薰空汲銀床井誰縫金縷裙 吳均

風捲葡萄帶日照石榴裙

曉光天際未全分小玉顛狂扯破裙手把不封書一

紙報言榜上有郎君 杜羔妻

茅亭宿花影藥院靜苔文 韋

茅山如巳字蜀水類巴文 仙志

廻沙擁簡文 王勃

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 虞騫

以管窺天以隙視文 蘭臺

古壁丹青色新花錦綉文 李嶠

楊柳成歌曲蒲桃學綉文 庾信

星火遠相亂江山氣不分 后山

媚臉隨羞合丹唇逐笑分 何遜

霧罷江天分 謝莊

東顧三洲隔西眺九派分 鮑照

樹隨山崦合泉到石稜分 許渾

龍送雨來留客住鹿啣花至與僧分 吳融一

飛甍明丹渥旋流寫綠沿 沿淪水旋流貌○弘明

堂上不糞除郊草不瞻芸 荀子



接膝對蘭薰衣香遙出羣 簡文

括揭鳴夕暮熠燿流凉氣 沈約

日月中人照與芬 晁无咎○登真隱訣云日中青童日照龍韜月中夫人日芬艷嬰

十三元

屯烟擾風穴積水漏雲根 宋孝武帝

天機淺嗜欲宴安銷雲根

新黃含遠林微綠生陳根 韋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 賈島

草生甃井口花落擁籬根 楊發

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 論衡

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 唐球

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 村

放馬荒田草看碑古寺門 唐球

迎新千里遠送舊不出門 東觀漢記

日宇光芒動奎鉤氣象温 御書

殘燭將銷蠟離弦欲罷鵾 駱賓王

顔氏希有虞熙子慕黃軒 嵇康

澄潭寫遶鴈空岫應鳴猿 虞騫

寒山霧裡靜野日燒中昏 陰鏗

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 杜



仲秋邊風起黃沙千里昏 王僧達

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 王微

建始移交讓徵音種合昏 庾信

詞華傾後輩風雅藹孤騫 杜

服之不盈匊蹩躠皆騰騫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柳子厚種仙靈脾詩

漂蕩雲天濶沉埋日月奔 杜

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 上

河岳出雲雨土圭酌乾坤 韋

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 杜

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 仲長統昌言

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 謝靈運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 上

柳深陶令宅竹暗辟彊園 李太白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 諸葛孔明

魏闕際青雲大厦擬昆崙 淮南

黑蜃藏晝電紫露泛朝暾 盧山

十四寒

朝霞晴作雨溼氣曉生寒 李頎○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

珠旗明月色玉珮曉霜寒 王胄

門帶山光晚城臨江水寒 薛道衡



櫪馬悲笳吹城烏啼塞寒 劉禹錫

野梅將雪競江月與沙寒 李頎

天白鴈行單山峰染月寒 簡文

漏鼓依嵒畔相風出樹端 鄭義直○相音湘

擒文高一變游藝總三端 閻朝隱

君子防其然聖人閉其端 晉書

吼沫跳急浪合流環峻灘 宋之問

山谷栽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盃盤 坡心詩詳石

欻離出漩劃繚繞避渦盤 宋之問

風雲開古鏡淮海熨氷紈 谷

奇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 張正見○石炭類石爍也又詩云名香散綺幕石墨彫金鏤可証

瑤粧映層綺金服炫彫欒 沈約

青鳥相塚墓白澤窮神姦 顧況

笑榴呈寶鈿么橘綴金丸 唐

秋顏入曉鏡壯髮聳危冠 李太白

花月醉雕鞍 上

月磴時横枕雲崖宿解鞍 江總

緑沾泥滓盡香與歲時闌 杜○廢畦

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闌 庾信



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餐 杜

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兎翰古人寫鳥跡文字無改刊 曹子建

色映臨池竹香浮滿砌蘭 張正見○詠酒

臨軒樹萱草中庭植合懽 嵇含

誰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 宋祁

星點粧金靨雲梳粧寶鬟

十五刪

聖理高懸象爰書降罰鍰 楊

補天餘彩石縮地入青山 李汶

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 鄭谷

寶坐磐陀石經行香醉山 [illegible]

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 王維

僧臘堦前樹禪心江上山 韓翃

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 杜

後菜猶臨水前莊欲換山 徐安貞

狐死首丘豹死首山 廣志

遠烟平似水高樹暗如山 雍陶

淚添天目水髮變海頭山 張萬頃

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 石屏

春風偏送柳夜景欲沉山 韋



杜鵑啼咽花亦殷聲悲絶艶連空山 李紳

曾閃朱旗北斗殷 杜

齊國霸圖殘照裏謫仙詩思冷雲間乾坤一劍無人識夜夜光芒北斗殷 元好問○殷與煙同赤黑色也左傳左輪朱殷太玄陰殷陽白極則反也

錢塘鸂鶒絲吳岬鷓鴣斑 王小杜

春機鳴紡宛夏烏思綿蠻 吳均

中人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庾

道同意暫遣客散疾徐還 皐

雲與淵明出風隨禦寇還

節氣既已肅 王僧達七夕○迮也

顗子杳未僝 江淹○覿見也

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 章孝標詠素馨花

飛蟬粧薄鬢墮馬綴低鬟 唐

良人惜美珥欲以代芳菅新縑疑故素盛趙茂褰班

劉孝

綽

氣象奪天奧景物破鬼慳 文與可

開筵試歌舞別宅寵妖嫺 元微之

愁吟心骨顫寒臥支體瘝 上

夙志隨憂盡殘肌逐癬瘝 杜子厚○注瘝

五選切痺也

秉轄參孔璉按節服侯獮 上○獮所蒸切○侯

翢剬漢呼韓邪單于

泥沙滑虺蜮榛莽鬭犲貘 貘獸也○上



哲匠金桴卷二目錄

下平聲

哲匠金桴卷二

成都楊　慎著
古歙程可行校

下平

一先

色映梁珠遠光隨趙璧圓　褚亮詠月
香濃煙穗直茶嫩乳花圓　六一○茶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　柳子厚○茶
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輕　李德裕
甌潔凝芳乳羅纖撼縹塵　宋景文
夜餅煎雲芽晨焙烘金餅　龐籍
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尠來有佳色咽罷餘芳氣　白樂天茶興○茶詩以類相從不分韻也



長腰瓠犀瘦齊頭珠顆圓　石湖詠吳米
綠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煙　虞世南
遠寺吐朱樓春潮浮綠煙　顧况
徐歌駐行景迅節翕浮煙　梁府
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　范雲
鳴騶噴梅雪飛蓋曳松煙　崔泰之
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鮓天　宋鄘
花明無月夜聲急正秋天　張蠙蘆花
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　可朋
浮雲舒五色瑪瑙映霜天　梁簡文
三千金色界十四玉隆天　梵
火星當永夜雲漢倬炎天　佃
文軫薄桂海聲敎燭冰天　江淹
乘鴻方履漢響鶴上騰天　范雲
胡風凍合鸊鵜泉牧馬千羣逐暖川塞外征行無盡日年年移帳雪中天　李益○暖川可對熱海胡地之水冬日少不凍非眞暖熱也
雲驂驅半景星蹕下中天　趙彥若
萬壑應孤磬百花通一泉　允言
跂石揖飛泉　宋務光或謂公何以揖尤奇揖泉可對拜石也



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　張祜
巨靈掌上月玉女盆中泉　馬戴
朝盤香積飯夜龕落花泉　幼公
尋木起牙蘖洪波出涓泉　三國志
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　謝○山居賦曰訊月沙於紅泉
隔林分落景餘霞明遠川　韋
楓葉紅霞舉蘆花白浪川　劉蕃
遠山橫落日歸鳥度平川　杜荀鶴○荀鶴詩多淺俗此二句可入盛唐
晚霞澹遠岫落景濛長川　于仲文
漢闕中黃近秦山太白連　趙彥若

野橋寒樹亞山店暮雲連 李咸用
日落當歸去魚鳥見留連 王維
孤城當瀚海落日照祁連 陶翰
助岳無纖芥輸溟謝末涓 韋嗣立
重階清漢接飛竇紫霄懸 王景 慈恩寺
爲貪盧女曲用盡沈郎錢 周方
湖色洪詩興風嵐費酒錢 穠
江濤讓雙璧渭水擲三錢 楊炯
路長惟筭月書遠每題年 李紳
鬚魚顯嘉瑞銅雀應豐年 簡文



白雪粧梅樹青袍似葑田 謝良甫
雲銜日脚成山雨風駕潮頭入渚田 禹錫
蚊蚋成雷澤袈裟作水田 范煜 詠江南夏
素腕欺新藕殘粧妬晚蓮 鄭谷
蜘蛛夜伴織蟋蟀曉驚眠 徐陵
頹峯睽酌羽流水曠鳴絃 楊炯 懷友
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 太白
山國蓬顆外宮闕黍離邊 宋子京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邊 樂府○蹀座猶云跕滿

紅粧臨寶鏡秋水照明鐲 竹溪
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 坡
暫息三友論重叅二祖禪 后山○三友謂友良友諒友識也世稱天下博知不此三友
茶如鷹爪拳湯作蟹眼煎 谷
非梗胡爲泛無膏亦自煎 張曲江
射的白斗一百射的玄斗十一千 會稽謠○射的山名覩其色白黑占歲
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 郭璞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謝
高不絕山阜跛羊升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



年子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謝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謝朓
雄飛入玄兔雌去往朱鳶 張協
巖翠深樵路湖光出釣船 皇甫冉
倘遇鸞將鶴誰論貂與蟬 駱
中有懷眞士被褐守冲玄 范雲

二蕭

綠齊山葉滿紅曳水芝鮹 王芝○蓮曰水芝
月黑龍光發天清蜃氣消 高季迪

店香風起夜村白雨休潮 馮惠 杏花
注水瓶花醒吹新藥鼎潮 石湖
遲日半空谷春風連上潮 綦毋潛
萬象歸白帝平川橫赤霄 高適
清颸矯高翮叢鴈鳴雲霄 謝
石橋通小澗竹路上青霄 梁王訓○杜子美用之
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
擢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 左思
歸塘橫筆海平圃振詞條 薛元超○歸塘見列子平圃見山海經
白雲廻金讃秋月映玉寥 王元長
平流鼓怒浪靜樹振驚颷 孔頴達
綿思靄流月驚魂颯廻颷 謝
河光清地紀山氣歛天標 王筠
鴨頭新綠水鴈齒小紅橋 白
綠水通春谷青山過板橋 劉
霽容天在水春態柳藏橋 東坡外集
倭隋梁家髻冉弱楚宮腰 蕭
魚躍浪花翻水面鴈拖煙練束林腰 翠微
匏瓜詎無匹神女嫁蘇韶 沈
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 颾至○庾信天寒日易暝歲晚風多別何法與此同



溪光明短杓樹影蔭危譙 文與可彭山縣
文軒傳武仲酒逼蓋寬饒
戰苦軍猶樂功高將不驕 唐
急流鵁鶄散絕岸黿鼉驕
垂期方積思臨醉欲拚驕 樂府
明鏡盤龍刻簪羽鳳皇雕 蕭子顯
旌宮臨廣隰藻衛爍巖椒 劉孝威
銀華晨散金芝暮搖 三日曲水
迷迭合香長芙蓉逐浪搖 劉孝威
周旗交采旄晉鼓雜清簫 上
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飆 禹錫
杖藜青石路煮茗白雲樵 孟貫
客溪路轉迷橫杓仙几風來得墮樵 半山
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 蒲無逸
何日局三署終年尾百寮 唐
鐵馬陣橫秋戰苦水犀軍動夜聲囂 金端○水聲詩
當筵共賽梟 般子也○禹錫
虎綬懸新印龍卿理去橈 上

三肴

嚶鳴冠伐木援類同拔茅 景純

憂歡世上并歲月途中拋 長孫

海風吹凉木邊聲蹭梢梢 喬知之

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

所賴山水客扁舟柱長梢 柳

滴滴藥泉來石竇霏霏茶靄出林梢 邱丹○崔按藥泉來石竇茶靄出林梢元藻於蕭韻又重押出今刪之

一徑歎還坳 上

玉清世界金粟窩巢 木犀

古樹懸魚網空林露鳥巢

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



浮泮與繫匏 歐陽詹

一淵不兩蛟 淮南○俗諺一林不兩虎 兩雄不並棲 韓非子

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 柳

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 上

四豪

齊恭英寮散芳筵下客叨 孟浩然

嶺猶猿啼月江寒鷺映濤 劉

沙岸金籠樹燈汀玉溯濤 詠月

建章樓閣迥長安陵樹高 王丁深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 杜

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 高適

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 柳

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

寒鵶向雲嘯悲鴻竟夕噭

鬌鬢金翡翠歌頭玉蝤蠐 白

天香留鳳尾餘暖在檀槽 李后主偶聞后題琵琶云

上幕迎神燕飛絲送百勞 長吉

羅韈紅蕖豔金雞白雪毛 杜

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 上

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毫 上



拂花紅染袖書葉翠凝毫 孔文仲

問牛悲釁鐘說彘驚臨牢 柳

披山窮木末駕海踰蟠桃 上

寧惟迫魍魅所懼齊君熝 上○熝與熬仝

五歌

愁至願甘寢其如鄉夢何 沈

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豪末不拔將用斧柯 金人銘 汲冢書仝

牂柯有赤水陰山有紫河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澁經脆斷絲多

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
虞世南○織錦
北渚生芳草東風交舊柯 劉
斧小不勝柯 汲冢書
萬年枝上月痕過媚眼惟看宿鷺窠斜拔玉釵燈影
畔剔開紅燄救飛蛾 張祜宮詞
此地芳草歇故山喬木多 馬戴
烏墜火雲多 劉
浴罷華清瑟瑟波笑吹玉笛喚寧哥春宵大被應閑
却花萼樓前蔓草多 何兆

露簟色似玉風幌影如波 白
勢高淩玉井星臨迴度金波 月
千翼泛輕波 顏延之詩○千翼舟也○可對五牙
頫容生翠羽曼睇出橫波 詠舞
日無亭影川不旋波 蘇子
南樓渚風起樹杪見滄波 張南史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 王子深
麥芒際天搖青波 柳
王刁弟子有錢哥九節仙藤巧伏魔飛去上清千載
後嶽蓮依舊碧嵯峨 唐志 閒紫芝○錢哥王刁弟子○曲

玉殿金風透舞羅羊車何處響瑲珂暗垂珠淚還偷
拭問傍雕籠問翠哥 劉徵新宮詞○翠哥鸚鵡也
履高全響珮轄輕半隱羅 鮑泉
禪心趣忍辱梵語問多羅 李嘉祐
東郊向金馬南陌接銅駝 徐陵
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 杜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 選
陳蕃懸榻待謝客枉帆過 劉長卿
終日塊然坐有時勞者歌 張曲江
齊枻女縱棹歌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 張平子

少君騎海上人見是青騾 李賀馬詩
小洞穿斜竹重階夾細莎 張祜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 杜
六年西掖弘湯誥三捷東堂總漢科 楊巨源

六麻

騁辨如波濤摛藻如春華 子雲
雅淡呈秋色馨香噴月華 桂花
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 易師道
得作長安草勝為邊地花 鄭谷
下簾還愛月挑燈更惜花 盧綸

仙廟冠桃花 道藏詩
野衣裁薜荔山酒酌藤花 駱
塞蘆隨鴈影關柳拂駝花 楊巨源
曉厨烹淡菜春杼織桐花 孫光憲
池開照膽鏡林吐破顏花 李太白
置酒燒枯葉披書坐落花 王無功
芥浮舟是葉蓮聳岫爲花 賈彥璋
石蒲生促節巖樹落高花 何仲言
俯巢窺暝宿臨樹摘高花 劉緩
標春抽晚翠出霧有懸花 簡文詠藤



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 鄭谷
晨行踏忍草夜誦得靈花 宋之問○僧寺
苔侵懸磴蔓竹隱斷巖花 留公袞
高岫留殘照歸鴻背落霞清霜染楓葉皎月借蘆花 魯交三江
芳屏畫春草仙杼織朝霞 王勃詩
冠月裾雲佩綠霞 胡濟菴
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 禹錫
定林去喧俗鹿野出埃霞 王融壽館
鸞情極霄漢鳳想疲煙霞 王子安
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 晉羅含湘中記
願言鳳羅盟畢世黜塵邪循奉蕋珠戒期之飛太霞 文與可○青城山丈人觀
片心除衆諸兩手邀羣霞 寶贊
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耶 晉耶若○王僧孺
洲荻藏迷子溪篁擁若耶 李白
錦腰連理滴繡領合歡斜 吳均
長虹逐闌斷歸鳥避空斜 劉叔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 元帝
薰香望韓壽磨鏡待秦嘉
細風吹寶袜輕露染紅紗
兵起如流沙死人如亂麻 星經



旅行勞泛梗離賜折疏麻 駱
蕭寺休爲客曹溪便寄家 楊炯
鶴岑有奇徑麟洲富仙家 王子安
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
輕苔網危石春水架平沙 高珠 唐
參差金谷樹皎鏡碧潭沙 嗣初○咸寧二年狀
春水渡傍渡 石屏 恒河沙復沙 太白
露鼎淪曉魄風淑漲寒沙 駱
螢光不出戶鬼火空照沙
分行參瑞獸傳點亂宮鴉 柳子厚

話別無長夜停燈聞嚁鴉 項斯
莫嫌龍馭晚扶桑復浴鴉 張正見
叢蘭已飛蝶楊柳半藏鴉 劉孝標
渡江船載馬投館燭驚鴉 高啟　羌樓酒不賒 項斯
門多金埒騎路引璧人車 徐晧
蕭颸灑秋色氛昏埋日車 杜
湖陰窺魍魎丘勢辨巴蛇 張均
高談辨飛兎擱藻握靈蛇 世南
鳥觴凝縹白諸語謬壺甌 劉貢父○事見東方朔傳
更慚雙鬢雪蕭颯對文緺 上



造成小餅若帶銙闘浮鬬色頂夷華味甘回甘竟日
在不比苦硬令舌窊 梅○茶
懷人崇蔽芾招隱桂窅窊 貢父
殿階鋪水碧庭炬拆金葩　倦鳥寄行査 禹錫
懸柴接斷岸溢路擁奔査
長影没匆䖍餘光散谿谺 杜
日光穿岸脚水影射簷牙 梅
雞毀貫歲百綫綱收物牙 宋庠

七陽

方來青丘徼安訪白霓裳 楊師道

吹雪銷殘臘煙波寫故鄉 上
南遊罔罠野北息沉墨鄉 淮南子
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曹子建　蒟醬辛初和菥蓂冷乍嘗 劉孝綽
振繡衣被袿裳襛不短纖不長 神女
燈火宜冬杪圖書稱夜長 文與可
湯嫩水輕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長 梅○茶
谷鳥驚碁響山蜂識酒香 楊師道
石脉綻寒光松花噴曉霜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
章孝標○夕山寺泉　鴈過孤峯燒猿啼一樹霜 賈島



地坐略少長意行無澗岡　空林網夕陽 王右丞
鳥道掛疎雨人家殘夕陽 錢
草山靄霞矚綠野布熈陽 韋
重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 上
炮笙傳曲沃摻鼓發漁陽 劉筠
絃夕典難盡澄罍照墨場 錢
姱被服侻薄粧沐蘭澤含若芳 神女
顧形影自整粧順微風揚若芳動朱脣紆清揚 舞賦
酒旗翻野色漁棹弄秋光 何遜
杪冬嚴殺氣窮紀送頹光 李嶠

掩窗寂已暝月脚垂孤光 陂○詩人有雲脚雨脚之語杜詩日脚下平地李賀詩露脚斜飛濕寒兔愈鳧詩駡天霞脚雨

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 漢古詩

瑞草生金地天花照石梁 張正見

架嶺承金闕飛橋轉石梁 徐陵

朗月垂玄景洪漢截皓蒼 李充

百花亭漫漫一柱觀蒼蒼 李頎○襄陽

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 庾信

瑤階變杜若玉沼發蘋蔣 劉孝綽

曉風熏麝馥秋露染鵝黃 何斯舉



杯面猩紅浮琥珀甕頭鴨綠變鵝黃 酒

反裘衣狐白徒步牽驪黃 閔生烈子云居貴勢而不行道譬之反裘衣狐白徒步牽驪黃

砌冷蟲喧座簾疎月到床 岑參○許白雲詩露冷蟲喧砌簾空樹怯秋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 杜

清磬度山翠閑雲來竹房 崔峒

凝煙泛城闕淒風入軒房 劉鑠

散彩紫虛牖飄花繞洞房 盧果之○螢火

昔爲三春蕖今作秋蓮房 簡○傅玄詩昔爲春蠶絲今爲秋女衣

填壑躋花界疊石構雲房 韋

內照含靈光太一含真芳馨香散華谷鬱鬱生紫房

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 杜 道樓詩

槐露清梅暑蘅皐起簟涼 張說

蠹蟓仆柱梁蚊虻走牛羊 說苑

有梟鴛鴦有鳥鷫鷞 歸藏

仲尼長東魯 禹出西羌 戴叔鸞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 王充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

景圖命盡於園桑 魏武帝董逃行

北斗他酒漿 詩 瑤光爲資糧 淮南



絲鳳隨蕭史班騅送陸郎 劉筠

方資裂繒笑可要蕩舟狂 上

八庚

野市依蠻姓山村逐水名瘴煙沙上起陰火雨中生 王建

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 列子

川原多舊跡墟里或新名 洪偃○謝靈運永人慈新衛夫子感故蹤

鳥嶼夏雲起汀洲春草生 賈至

古道黃花落平蕪赤燒生 李端

孟子放勛長莊周懲益生

雷披懶御發水塹薄苔生 陳

鵲巢知風起螘穴知水生 韓詩外傳
松風邀路急山煙冒壠生 顏延年
夜蚌侵燈影春禽雜櫓聲 張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 韋孝標
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 李太白
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 呂錫
鳴笳芳樹曲流唱采蓮聲
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蟬聲 徐融金山寺
喜見狂奴態羞爲老婢聲 張祐
雨後開花落風來古木聲 脩睦



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 李嶠
歸鴉度晚景落鴈帶邊聲 谷
谷水添茶味林風減扇聲 皎然
美色不同而悲音不共聲 論衡
蹇邈無善步促柱少和聲 王充論衡
療饑非鼎食採溺不規行
水趣潮頭上山隨舵尾行 葛無懷
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 王維○張喬詩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行
鴈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 上
月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 釋惠標

岸草知春晚沙禽好夜驚 皇甫冉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范雲
棹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 左思
拔劍金星出彎弧玉羽鳴 陳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 杜
紫煙四將合黃河萬里清 徐陵
禪河隨浪靜愛女逐波清 傅大士
蕙帳晨飆動芝房夕露清 許敬宗
粉光勝玉靚衫薄擬蟬輕 梁簡文
鏤花新雨靜帆葉好風輕 皎然



蒼梧彩雲沒洛浦綠池平 唐堯客大梁行
代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 庾
詰屈避語穽寓海觸心兵 宋祁
島煙半于磬江月遠船箏 張喬
御馬不釋策挿刃不反擊 李諧
擲尖被嚼喙采月濾坳泓 韓
幽蘭非男芳佳樹實女貞
無莢生於燕橘枳死於荊 春秋繁露
甖出隆胡準深凹刻兕觥 中齋侯大淵石
炭弃微寒早輪囷數片橫 上

涉㳌漭馳苹苹 宋玉○長卿賦對乎淫淫與乎斎斎
翠帷雙捲出傾城 柳 遠樹低檐壘孤山出幔城 唐許渾
山驛風月榭海門煙霧城 姚係
陸海披珍藏天河直斗城 王翰
筆涌三江浪詩專五字城 惠崇 樓中遲啓明 權
悠悠掩宵寂疊疊抱秋明 尺懷
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 孫何
曉田雲色暗古樹雪花明 張正見
易緒泉源近拾翠沙淑明 姚係
凉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陶潛



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 杜工部
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 白蓮
招搖西北指河漢東南傾 陸機
汲井既蒙澤插援亦扶傾 韋○種藥
風來如扣瓊 蘭花
雅哉君子文詠性不詠情 白
窗煙羃疏烏沙篆印回坪 韓○城南
晉時拾木畫玉帝隨猶鎗
鳴鳳想玄度對酒思公榮 魏收
杯光如匹練海氣似圓銮 皮日休

譜爲聽琴閑圖因看海燈 陸魯望
春江壯風濤蘭野茂梯英 顏延年○杜詩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
清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 許詢
浦樹遙如待江鷗近若迎 張曲江
金杯酌灔灔歌扇掩盈盈 陳子昂
賢俊鷙棲棘賓遊馬佩衡 蘇頲
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 石鼎

九青

梅花漸水別宮燭驪山醒 韓
泉紳拖脩白石劒攢高青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 杜
山翠相凝綠林煙共羃青 韓
江通五管白天落九疑青 傅若金
銀盤色瀉梨花白翠竿香浮竹葉青 酒
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 皮
敖行五百里月變三十蓂
駿馬養外廐美人充後庭 戰國策
楚色籠青草秋風洗洞庭多罪生水宇初月盡雲汀
棹響來空闊漁歌發杳冥微汗關下艇・剛斗牛星 李羣玉
冠霞登彩閣解玉飲椒庭 沈休文

樹靜禽眠草沙寒鹿過汀 景廸
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 杜
輝斜通壁練絲碎射沙星 韓
挹漿依斗柄酌酒問旗星 王丹深
紫樹彫斐亹碧流滴瓏玲 韓
雲海方蕩潏孤鱗安得寧 陳子昂
五日休澣時屠蘇繞玉屏 徐彥伯
山夔浴蘭沚水若居雲屏 高適
初霜遷早鴈秋風駈亂螢 王勃
獨立棲沙鶴雙飛照水螢 白



林風移宿鳥池雨定流螢 吳子華
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 張又新
柳花開度竹菱葉亂穿萍 偉
萊花黃入麥菱葉紫穿萍 周北山
孀光窺寂漠砧影伴娉婷 皆○詠月
潮盡收珠母沙開拾翠翎 樹衡
將幕恒臨斗旌門常背刑 庾
旌門張翠幰錦帶束紅鞓 鈕州
蘭泉湧神瀵花露釀仙醽 喬城
新墳蔓宿草舊闕毀殘銘 元青

五圖發金記九籥闓丹經 柳宗元
瑞芝何翕艴玉樹信葱青 江淹
文幌曜瓊扇碧疏映綺櫺 文宏
為山知簣簣汲井戒羸瓶 劉
黃雲晦斷岸枯井臨崩亭 劉復

十蒸

曉嶂猿窺戶寒湫鹿舐冰 許棠
硯寒金井水簷凍玉壺冰 杜
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 韋
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 雪賦



風輕桃欲開露重蘭未勝 謝莊
魚子深紅纈蜻蜓淺碧綾 段成式
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 虞
夜濤鳴柵鎖寒葦露船燈 周賀
遠樹圓排薺樓雲淡引繒 宋祁
乳竇號春石饑鷹訴落藤 陸
鳥巢橫臥柳猿飲倒垂藤 唐求
短褐中無絮帶斷續以繩 漢古詩
羽衣風淅淅仙貌玉稜稜 韓君平
殘鶯知夏淺社雨報年登 韓

荒居隣鬼魅羸馬步婈娧 元微之○婈孫二音○柳子厚祭李中明文水之綿綿山萬疊鵂鶹夜啼顰嘯鬼魈行中道婈娧○注鬼祟貌又曰婈娧欲死貌

十一尤

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 淮南

士尚三閭俗江傳二女遊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侯 張均○孟姥風神即孟婆也

試水客艤輕舟娉江妃與神遊翡翠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虯吹洞簫發棹謳感鱏魚動陽侯 左思

沙界人王塔金繩梵帝遊 王勃

方舲艖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棹



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遊 馬融廣成頌

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 淮南引孔子言

七子陪詩賦千人和棹謳 張曲江

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 鄭谷

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 馬戴

涼風迴遠笛暝色帶歸舟 王從

密雨點急水輕風牽繫舟 后山○孫詩盡日牽岸風

寒山獨過鴈暮雨遠來舟 韋

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 馬周

綠林靄巳布華沼澹不流 韋

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 陶○上句言竹下句言水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 張謂

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 任濤○杜詩春江綠未波人臥船自流

野曠天平入潮回水倒流 蔡天啓

雨餘山欲近春半水爭流 蕭蕭○劉子高詩北郭晚晴山亂出南塘春盡水爭流

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 揚雄蜀都賦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 張暢傳

花間直城路草際曲江流 張曲江

振錫搖汀月持瓶接瀑流 馬戴

峩峩高山巔浼浼清川流世人不自悟馳謝如驚飈 韋



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 小謝

柳枝星影曙蘭葉露華浮 孟東野

青鳥跂不至朱鼈誰云浮 張曲江

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澹浮 班

江濤如素蓋海氣似朱樓 世南

鬱島藏深竹前溪對舞樓 浩然

夏口樊城岸曹公卻月樓 吳歌

搖心劇風旆遠夢生江樓 王勃

微雨鷺翹艇夕陽人倚樓 孔平仲

海樹青官舍江雲黑郡樓 岑

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 司空文明○起句之妙
霜氣含月彩靄靄下南樓 鄧陵王
江聲秋入榻雨氣夜侵樓 薛陶
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 張曲江
星芒侵嶺樹月暈隱城樓 簡文
晩木聲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陽樓 簡齋
江干一雨收霽色染新愁遠水碧千里夕陽紅半樓 魯三山
浪花飄客淚邊柳掛鄉愁 岑
鳳輦乘新霽鷞林對晩秋 李適○李日劉林
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 徐安貞



杜馥重梅雨荷香送麥秋 崔翹
蕭散煙霞晩淒清江漢秋 何仲言
楚山微有靄越嶂久無秋 皮○獨晃詩地蒸川竹毒天暖樹無秋
星河澹欲曉鼓角冷知秋 上
凉生荔浦樹冷慰桂江秋 梅摯昭州月
樹密晝先夜竹深夏已秋 岑
回車青閣晩解帶碧岸秋 戚翊公
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 岳武穆
氣耿殘燈暗聲繁高樹秋涼軒辭夏扇風幌揳輕裯
竹爐夜雨 深情出豔語密意滿橫眸 盧思道

捧槃芝童下焚香桂女留 崔湜
晃朗扶桑出綿聯樹杞周 趙彥昭
憑軒褰木末垂堂對水周 沈休文
火熾梅根渚烟迷楊葉洲 浩然
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 簡文
製荷依露堅褰若迫霜洲 袁伯文○詠貧
風旗縈別浦霜琯列遙洲 王儉
滄洲謝支伯箕山揖許由 阮
漢中子午谷洧水甲庚溝 水經
採櫃逢駁馬薙草得牽牛 李巡爾雅



海腹藏吳楚天傴轉斗牛 齊唐
倒斅收蓮菂剖蚌黃鴻頭 山谷
青春為君好白日為君悠 坡
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鵂鶹 上
投石沉斷尚鳴弓射鵰吹 韓○郎驥兜
浥浪和夏砌晴陽上綠苔 溫庭筠○宮塔巢臼疊石凹窪謂之疊蔭
雷動車爭陌花搖樹繁楸 子山
東風遺驥騄長嘯賤羌侯 上
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 鮑照
暇日當縈會清風詠阻修 張曲江

春生露泥泥天覆雲油油 庾信
樹暖然紅燭江清展碧油風煙臨峴首雲水接昭丘
李益 揮翰題蒼峭下馬歷嵌丘 韋
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丘 上
秋千戲戎女格五龍吾丘 叔
煙極睎丹水月表望青丘 沈約
浪雪暑猶在橋虹晴不收 康節
歲晏東光再景昃西華收 王融
石溜當鳴球 李夬簡
羌父豪猪韡羌兒青兕裘 杜



靈瑟時窅窅霧猿夜啾啾 韓
奮翼籠中鳥歸心海上鷗 張曲江
丁香風裏飛牋草邛竹煙中動酒鉤 章孝標上蜀中王尚書

十二侵

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心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
王右軍 白雪亂纖手綠水清虛心 太白
裁紈悽斷曲纖素別離心 世南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常建
秋色換歸鬢曙光生別心 張祜
藏虹辭晚雨斜月掃疎林 [illegible]

山來指樵火峯過惜花林 錢仲文○[illegible]舟佳景
清風吹麥壠細雨濯梅林 張正見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 梁元帝
送行悵川逝離酌偶歲陰陰雲掩離渚江山起別心
宋孝武帝 秋風動桂樹流月搖輕陰 柳惲
遠風蕩蘭氣微露清桐陰 呂溫
蘭池清夏氣脩帳合秋陰 范曄
長川草偃柔葉成陰 素問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王子淵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謝靈運○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顏
延年詩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孟浩然詩緒風初減熱新月始登秋須溪批云他用緒風別○升
菴云緒風本選句非有別也須溪文選不夢往往失之



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 溫子昇
曲澗停驂響交枝落幔陰 江總
雲裝信解紱烟駕可辭金 遊
密詞投水石精義出沙金 賈至
寸陰競尺璧 淮南 俄晷劇兼金 晉逍
同聲慚卞玉謬此托草金 鄭愔
韓地錯如繡 風東 泰渠價若金 同上[illegible]
雄陽舉玄水雌陰赫黃金 龍虎[illegible]

城擁朝來客天横醉後參 杜
朝遊極斜影夕宴待横參 李嶠
不勞朱戶閉坐待白河沉 杜
虎負林鳥雀噪鷹翔川魚鼈沉 尸子
回淵灌積水深蒹葭贊雈蒻森 左思○贊音鑚分也
海田秋熟旱湖水夜漁深 耿湋
牛羊上山小煙火隔雲深 錢仲文
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 杜
雲間目孤秀山下面清深 張曲江
日晴瀟湘渚雲斷岣嶁岑 鄭



剪梧臨遠水 太白詩 伐翳取遙岑 半山詩
國香煴翠幄庭燎艷紅衾 寶牟○詠牡丹
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 范曄
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 應璩
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嶔 范曄
宊空入兩嶔 張曲江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 謝靈運
參巃多秀色楊園流好音 王僧達○紫莪詩惹草饒淑氣啼鳥多好音
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 江淹
往款良未遂來覲曠無音 [illegible]

祟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 王僧達
颯微漢宮浦月迴秦城砧 宋[illegible]
織花螢市布搗月象州砧 尚顏

十三覃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 陸機○鮑昭詩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潘岳詩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崔駰賦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採花鶯瞎鳥摘葉倭春蠶 沈滿願
柳枝皆嬲燕桑葉復催蠶 王臺吳孜
蓼蟲自忘辛不從葵燭甘 楚辭注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籟含 杜



颩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 坡
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韓
殘雲收夏暑新雨帶秋嵐 岑
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 坡
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 上

十四鹽

冰管寒銷細滴詹 梅 碧幢油葉葉紅旆火襜襜 白
槍森赤豹尾纛吒黑龍髯 上
平展絲頭毯高褰錦額簾 上
迴燈花簇簇過酒玉纖纖 上

雲爲歌聲繞霜同酒令嚴 何子羽

踏雪尋黄狗除風採紫掞

淸風生玉塵寒溜滴銅蟾 陸

旅跡飛鴻雪離歌阿鵲鹽

冰懷同阮藉雜擬繼江淹

桃華始灼灼麥秀欲漸漸

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 杜

鑽賤轉轆龍鱗細秋兔束毫雞距尖 梅蜀箴 尨常

廉吏今無闕仁人古戒𥖁 劉原父

十五咸

哲匠金桴 卷二 三十二

爲兄憐庾曼選婿得蕭咸 劉禹錫

五花千里馬一葉九江帆 上

霧黑連雲棧風狂截海帆

曾作關中客頻經伏壽巖晴煙沙苑樹斜日渭川帆 禹錫

帝圖憂一失臣節恥三緘 許渾

代有王陵類時無靳尚讒

定應𢰅直筆寧爲發空函

酒每傾三雅書能發百函 禹錫

蠟屐青節杖籃輿白蠲衫 許渾

金縷單絲縠銀泥五暈衫 許上

乘流同激箭擊汰比驚颿

但令舟泛泛寧畏路嵚嵚 沈佺期

龍腦篆香盤屈曲虎頭彫枕剔空嵌 楊

陸珍熊掌爛海味蟹螯鹹

哲匠金桴卷二終

哲匠金桴 卷二 三十二

# 哲匠金桴卷三目錄

上聲





# 哲匠金桴卷三

上聲


成都楊　慎著
古歙程明善校


一董

林腰似瀉瑰水面如融汞 宋敏求 雪
短舞看婆娑新歌雜囉嗊 元
別調競玲瓏豔曲翻羅嗊
青葑分駱田素華拾軌轂 名胡潛菴嶺南詩○軌轂草
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 杜
仙草藉萋萋帝梧歌菶菶 喬
柔枝披猗儺弱卉散萋菶 誠意伯
白天生白礬白礬生白澒 淮南子
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 上
棄置且勿思宵鼓聽蓮蓮 誠意伯
橋號的澄坡名龍嵸 貴竹
瓏穹已雩龍金翠初凋孔 初夏
陰晴候乾鵲風雨占蠛蠓
東吳亭名翁西川州號寵
炎劉紹堯後漢緒接唐統
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 〔柳子厚〕氏詩 融
蕩

二腫

地肺關金庭天鸞識瓦隴

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隴 杜工部

西風一夕狂古屋吹可恐微變蜻蜓吟斗摧蚊蚋勇

朝驚葉墜梧遠愛雲飛隴還憶舊溪遊水清漁篛壅 梅宛陵

歸心渡江勇 [illegible]

李氷堰颺城神禹濬鴻塚 杜光庭

東隣有一樹三紀裁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竦 張翰

扶轄風從從 揚雄賦

眇若薾抽蟠 韓文公

三講



雲從玉堂署日待金華講 洪

菩薩號文殊禪堂名曲講語默本同源名實不相欂

劉原父○柳子厚題巽禪師曲講堂詩云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

箭筈山通門衣帶水分港 王惲

危梯眩猿狖曲磴縈螺蚌 升 按金章宗兒後

雙魚勸餐食四牡感領項 任希古

鷲峰吐飛樓魚步藏深港危梯眩猿猱曲磴縈螺蚌

客褱水精域僧斂雲門棒寀有金仙書庭無虎冠鮜

嘯侶駕攀猶逢人詩說項卻扇鮮颸生披襟幽懷講

來楫悵參差歸途喜聯紺 升菴東岩寺會

四旨

燕裾傷日開趙帶隨風靡 沈

扶桑高萬仞尋木長千里 成公綏

倦鳥思一枝良馬志千里 劉伯溫 按良一作櫪

荆門四百灘 峽程記荆門門百五十灘

江陵一千里 荆州記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

隴坂縈九曲不知高幾里 三秦記

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昆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 玄中記

不覩南雲陰但見胡塵起 宋文帝

峨眉岫初出洞庭波漸起 唐太宗秋日

念遠心如鏡不覺中夜起桃花帶露泛立在月明裏 聶夷中



草色新雨中松聲晚牕裏 丘爲

夜雨滴空堦滴滴空階裏空階滴不入滴入愁人耳

落日燒霞明農夫知雨止 儲

日影滿松窓雲開雨初止晴林梨棗熟曉巷兒童喜

牛羊深澗下鳧鴈寒塘裏田翁酒初成餅餌餽隣里 文與可村居

金蠶不可織犀樹何時惢 何遜苦華○荀子犀象以爲樹

倉頡爲帝王生於玄通紀 張揖

無因帆江水 王江寧○孟浩然詩嶺北回征帆晨初發

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 應璩

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 上

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 晋盧
曈涼間寡趣朗晦俱無理 韓
上施神農蘺下凝堯時髓 宗炳
椎黃麃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罽貜蕞射封豕 豕古音以 ○駿翼金喋赤色○杜詩駿馬牂鳴金騣褭本此

五尾

後魏開北首東晋分南尾 誠齋
罷走皈無毛惠辨丁有尾 谷
彫房貯玉人秘閣禍仙卉 漢夫人
日道麗黃圖歲序登青煒 唐



銀鷂呼兵捷如鬼 文與可家上
別君此江頭懷君此江尾芳歲忽蹉跎明月幾盈朏
腮葉下離柯闌花凋別卉鄭驛渺千郵宋航豈一葦
好音來迢迢緘情何亹亹登眺富篇章藻翰增瑰瑋
夾酌帝臺漿芳踰雲夢萱蓬首已素標萍蹤記青煒
岩嵬升碧雞沉滏泛赤虺誰浪形骸忘過從歲月朏
痛飲慰羈愁嘯歌消怨誹帳撤巧笑瑳梁上兒郎偉
談兵惜脂投說劍委空篚去矣動越吟歸歟思魯芰
擘汰眉攢峰回艫淚沾泥我日虞三析奴星送五鬼
案乾練囊螢褎殘藥丸豨舊雨悵杜陵新亭感周顗
徙悲謝傳箏倦寫右軍棐通夢寄東流引領睋南飆
升菴

六語

愁聽絡緯吟似與羈竟語 陸
水淨納行影山空答脩語 后山
鼓衎多秦聲琵琶作胡語 谷
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 高
毛空晴春澤鹹水鬧好語 東坡
情自文生哀意動足復佇 后山
天淸出露盤風順傳花杅 唐○按杅當作杼



宿雲護朝霜秋陽坐殘著 后山○按坐一作佐
名成弟子韓價重先生褚 上
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 嚴君平
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 江淹○張載詩溪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 江淹

七麌

浮漢淸泬寥哀林怨風雨 陸
雲外飛電明夜來前山雨 崔峒
冥冥櫂岸風淫淫打船雨 喻三呂
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 [illegible]

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 冠中仲

的皪沉珠淵鏘鳴捐珮浦幽巖畫屛何新月玉鈎吐

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 柳子厚宿界圍水簾巖

雲帆楓樹林水國蓮花府 石

石門見海眼天畔縈水府 杜

滴瀝垂上青闌干結石乳 裴子野詠雪

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雷鼓縱獵徒赴長莽 張平子

喜色成春煦 起龍○韓文公喜氣排寒冬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 陳留父老

文袍綴藻黼 閻玄



八薺

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 謝

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 上

邑里向疏蕪寒流自清泚 上

銅池搖颺金溝滿清泚 羊玄保

吳會雲似車長安樹如薺 江總 歸墟谷無底 列子

感得江左風彌工建安體 王維送綦毋潛

渭水冰下流潼關雪中啓

秋風蕭蕭玉露泥泥 杜

九蟹

及君高堂還値妾新粧龍出房裹錦帳回廊步珠屣

玉釵時可掛羅襦詎難解再顧傾城易一笑千金買 王融

一彈三四解 梁簡彈三四 舞袖拂以金蒲

落花歸去馬蹄香細雨來時檗角解 唐詩

流水響高張晨星落方罫 皮

後庭按新聲高臺鍋妙揩 隋詠宮○白雨

軍饗部蒲螺氏食爵稽蟹 皮

日脚淡光紅灑灑 李賀

吳米玉粒鮮早秈與晩穲 郭綱○穲音罷 蜀中稻名有白秈紅秈麻秈鹿秈



秈龍頭秈○管而欽 詩種得紅莖與白秈

十賄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太白

方領備蟲彩 方領備蟲彩曲裙雜鷥鷟

江龍角嫩無精彩晝日聛空射烟靄誰能邀得懷素

來騎窓青破琉璃海 張碧筆詩 楚色有微靄 崔

爭觀雲填道助呼濤翻海

鬼鴈若烟海 荀子○言鬼鴈之多若烟霞海池

全勝壁四海上○言四海爲區域 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 韋

嘔出錦囊心書向金陵颭 唐

虞淵取日輪周廷穆天紵 頭陀寺
渟若鏡之明流如雲之縷 江淹詠水
磔毛谷噤癈怒瘦爭䂢磊 周雖
毒手飽李陽神槌困朱亥 上
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 是其所以乃 莊子
飛鴻捲回旋靈夔吼歸凱 樂府

十一軫

無因門歸軫 樂府 野風吹白芷山月揺青軫 皎然
宓妃眺清臨夢妾鏘玄軫 樂府
眭盻動原鱗樓臺明游屐 上黨 風物自淒緊 選



爽籟警秋律哀蟹叩虚牝 選 氣清知鴈引 江
初作鰡鴟躍後作鯆鮃引 夏統
乗瑕則神攻堅則軔 管子
沙陽真天人絹幗著紅槿纓頭三百萬不貫一㕦哂
拔 天遊昭六鑿虚室掃充牣 拔
請全亡是公一對子虚聽

十二吻

巖白雲尚屯林紅葉初隕秋光引閑步不知身遠近
夕扳洞宮宿臥覺塵機泯名利心既忘市朝夢亦醒
暫來尚如此況乃終身隱何以㨿夜儀一匙雲母粉

白綊大
江市閉漁商川徑交樵隱 水經注
巢父與許由未開買山隱
新人含咲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吳 山瓶汲井華水碓春雲粉 陶貞白
精金江沙淘潤玉山石韞芝菌産鬱栖湟涔採藻瀘 山谷
投醪飲河盲不及吻 列女傳勾踐伐吳投醪飲河云云而士卒戰自五也分虆餐糒甘不嘗嗛而戰自十也
轅門戮揚干甲第揖田蚡 樂府



十三阮

何以淹歸轍蠶妾事春晚送目亂前華馳心迷舊婉 王融秋胡行
珠露春華返璚霜秋照晩入室怨蛾眉情歸爲誰婉 上 陳局露初冥爵星晩 羊希
泝溜下平波舟移不知遠稍廻溪口風恣愛雲中巘
水鳥靜相依蘆洲満將晩歸路莫言賒何妨乗月返
梅泛伊川 平原忽超遠 選 褒斜不容幰 王右丞
出入金犢幰 温 昆蹄善升甗 爾雅、山○似甑曰甗
冠佩立軒幰 韓

殺青裁短札尺素敘單悃 李東

敬裁短札用敘單悃 悲伯

金石山聲音宮室發關鍵 韓愈 楔鍵娖作楗鈌作鍵

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 韓

晨風吹茂林夕露下芳畹 文與可

觀兵細柳營校獵長楊苑 庾子山

千門漢王宮百里周王苑 儲

十四旱

菱花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腰人別來羅帶緩

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



心期夢中見路遠夢魂斷獨坐泣西風西牕月華滿 陸魯望

參差綠蒲短摇艷春塘滿紅潋動融融鶯翁溪鳴暖

萋芊小戍路馬上修蛾懶羅衫裊向風點粉金鸚卵 溫庭筠

簫聲鳳室曲洞吹龍鍾管鍠鎝漁陽摻恐抑胡笳斷 江總

窺觀戮海鯨覆巢傾茗卵 郭璞

芙蓉詠西園迷迭陪南館 江總

十五潸

谿石琢馬肝劍蘇開玉板噓噓雲霧出爽爽龍蛇綰

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蝨簡

喻糜給上方老手擅編劃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欲赧 坡

柳條已作青絲綰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侑酒品新

詩何異蠹魚鑽故簡 坡

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江山空淚眼 錢惟演

階上香人懷庭中花照眼 吳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謝 玄灞素滻 選

銀盤金釵 賀知章詩金釵銀盤薦蛤蜊

親戚競覘覽 韓



十六銑

岩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謝

似醉烟景凝如愁月露泫 張又新

蘋萍泛深沉菰蒲冒清淺 謝

返照雲竇深寒流石苔淺 錢 山明翠微淺 孟

過澗既硤急登棧亦陵緬 謝

徒然萬慮多澹尔太虛緬 王右丞

睡臉寒未開舞腰晴更軟 張又新

桂枝念秋銷瑶草悲春剪 劉駿

玉匣啟龍圖金繩披鳳篆 唐太宗 鴻篆嘉篆往篆素篆丹篆皆楷書也

岩思發仙華金藤開碧篆 上簡
采標綠簡華垂丹篆 簡書
肇迹龍圖義標鴻篆 摘以翠緗刻爲金篆 竟陵王
兩度濤陽潮三翼木蘭舳 王臺後詠
和而能壯麗而能典 庾信論文
良願苦難諧芳途悲易舛 陸雲
疲馬不渡滬 古詩 沙禽近方識浦樹遠莫辯 孟
清川與悠悠空林對偃蹇 王右丞

十七篠

唐且華顛而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 崔駰傳



夜月靜娟娟秋風方嫋嫋 謝
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上似腰肢嫋
坡
墨泓黝寒雲筆尾撼叢篠 谷
乘月面冷冷候月臨皎皎 弘明
驪叫蟠其趾稍雲冠其嶠 竹○江淹
聽講依大樹觀書臨曲沼 長吉
長嘯風宵寂立霜曉 大白○蕭鶴貴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 柳
炎涼遞時節鐘鼓交昏曉 白樂天

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撓 謝
清溪到山盡飛路盤空小紅亭與白塔隱見喬木杪
坡
色麗文犨章研織鳥 梁元帝○文嗣
臨水觀魚披林聽鳥 徐勉
三江雄潤五湖朕表 陽羨
杞根成狗樹蘿垂蔦 大隱賦
開門聽潺湲入徑尋窈窕 李巨山
江妃弄鳴璫彷彿來窈窕而我臨長風飄然欲輕矯
吳筠觀九江

十八巧



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朝餐動及午夜諷恒至卯
韓
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拗 上
鳴蟬自潔飢蛻蜋羞穢飽
七月都城爭乞巧荷花旖旎新棚笊籠袖豪家兒女
狡偏相覺穿針月下濃妝佼○碧玉蓮房和柄拗脯
時飲酒醒時卯淋龍脈稽秋雨飽新涼稍夜燈小買
雞頭炒 宋漁家傲詞
骨拒喜張臂猛挐閑縮爪 韓
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齩 上

十九皓

蘭眼擡露斜鶯唇映花老金龍傾漏盡玉井敲氷早 陸龜蒙○子夜夏歌

露蔓蟲絲多風蒲燕雛老 杜牧之

澤潤鳥來遲村飢人語早 上

風悲猿嘯苦木落鴻飛早 太白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長早閉門寂無事滿地生秋草 戎昱

鱗鱗漁浦帆漭漭蘆洲草 陶翰

流電過戶牖輕塵棲弱草 李康

火林蔚炎柯氷津擢陽草 曹毗

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王勃



杜鵑竹裡鳴梅花落滿道燕女遊春月羅裳曳芳草 吳歌○子夜春歌

朝日上高臺離人怨秋草但見萬里天不見萬里道 孟雲卿

戒非佞佛齋非媚道 王績

橋形衖衖斜浪態迤迤好 杜牧之○迤音移

初旭紅可染明河淡如掃 上

談笑光六藝發論明三倒座非陳子驚門還魏公掃 孟浩然

世掖五昏人纓九憺 內典

清晨朝鳳闕靜夜思鴻寶 沈佺期

苔陰落紫梨樹杪懸丹棗 李吉甫

丹崖翠蘿映青嶂白雲抱 劉基

修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 太白

綺席捲龍須香杯浮馬腦 孟浩然

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 謝靈運

二十删

紅亭枕碧江湘水會其左瞰臨杪空澗綠淨不可唾 韓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謂無不可



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

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 坡

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採我 王子敬

何處蹀鶴來兩頰紅如火自有桃花容莫言人勸我 樂府

鄧攸謠臞雞廉范歌暮火 德政

玉房石榻磊砢燭龍銜曜吐火 成公綏六言

爲文好譏罵惡吻事掀簸 文與可

敢將蠡測海有似脂出輠 徐庶陵

黑點黃映朱圈紅抹 批點
烟輕琉璃葉風亞珊瑚朶 元微之芍藥
翠靴踏雲雲帖妥燕釵微卸香絲鬌小蓮夾攏真天
人紅梅犯雪欹一朶 劉後村飛燕出浴行
舞風彫玉珮帶露眞珠顆 元微之○牡丹
濃黛避淡蛾南梳輸北裹 宋子京
朱消粉褪時却勝新梳裹 前
躧屣步蹝躪懶髻梳尚婧 劉猛

二十一馬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 劉公幹○陸機詩虞淵引絕景四時逝若非



晚涼堪洗馬 杜 野橋齊度馬 上
清晨聽銀虬薄暮辭金馬 王右丞
小溪劣容舟怪石屢驚馬
懸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 傅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蕭灑
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
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杜
嫦娥携青女一笑粲萬瓦 谷
飛天在上走驛在下 春秋正義

雲族興座隅天花落堦下
長安十二門横門最姸雅渭水從龍來浮遊渭橋下
江南風巳春河間柳堪把鴈迈無南書寸心何由寫
流泊祁連山飄飄高闕下
嚴程若可留離袂希再把 馬懷素
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灑
承石取鐵瑇瑁吸褚 褚芥也○春秋考異郵
虫尤造九冶 尸子 石瓶前湯銀梗打 梅 煎茶
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星經

二十二養



胡蝶映花飛楚雀緣條響 陽休之
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 韋
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 孟浩然
高柳早鶯啼長廊春雨響
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 謝
遠遊曠音塵歲數成疇曩 支公
泉流逢石缺脈散成寶網
水成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小蘇
嵐領曉城分清陰夏條長 韋
嵐嶺對高齋春流灌疏壤 匕一

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 上
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 謝
行矣倦路長無由脫歸鞅 上
秋色餘魍魎 杜 ○與天地口蛀𧑲同意

二十三梗

玉瀵不生氷瑶渦旋成井 東野
清晝見蠓春玄霄飛鶴井 雨光
挽蔬夜雨畦煮茗寒泉井
欲言無與和揮盃勸孤影 陶
盤渦澄鏡光清波無遁影 應瑒 天空霜無影 雪巢林景思

日從濛汜出照樹初無影 內典
單形依孤影 張翰 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炳 蘇秦
春去不窺園黃鸝頗三請 谷
二蘇上連璧三孔立分鼎 上
離離掛空悲戚戚抱虛警露泫秋樹高蟲吊寒夜永
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汲古得脩綆
蟲鳴室幽幽月吐窗冏冏 上
衰瓠促逝景 聯句
長倚敲柳癭 杜
富貴空中花文章木上癭要知眞實地惟有華嚴境

汾陰氏 長風始飄閣疊雲纔吐嶺 韋
餅餅包青蒻紅籤纏素䋏 梅○茶
夜甑煎雲芽晨焙烘金餅 龐稍詠茶

二十四迥

蟲鳴室幽幽月吐囱烱烱 韓
欲携霹靂琴去上芙蓉頂 劉玄英
磨夷等 瓊命論磨夷等六天爲欲界 方等 經名 梵槎
發等 [illegible] 無等等 心經是無等等呪
水有六品風有八等 淮南
摛藻雅長離薰修入方等 唐



燒畬夜焚萊冰樹秋發等 元
明庭互擊節黙坐復首肯 唐
何處弄山泉何山賞春茗 皎然

二十五有

華騮千里足造父千里手 韓非子
小院雪鶯梅古堤烟報柳 蕭
日昊落桑榆年衰侵蒲柳 唐 雨重烟籠柳 高子勉
榮榮窗下蘭密密庭前柳 陶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 杜
紅婆娑兮翠蚴蟉雪翻花兮風入椰 蹄 文與可大並手

鳴天石鼓聲埽旦金星帚 書八
恒熏知見香不醉聲聞酒 唐
爲復野干鳴爲復獅子吼 貝
石尖欲落泉噴如吼 張璪畫
鸚語詎離籠蝦跳不出斗 貝編
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能守
坡 高帆破巨浪飛展輕重阜 上
鳴鵠響長阜 桓玄 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罶 坡
龍翔白鼎湖虎變由石紐 鮑
說盡落星心吹開孤月口 孟郊聞角



郭門臨渡頭村樹連溪口 王右丞
三江五湖七澤八藪
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 韓
飛鳥號其羣鹿鳴求其友 楚辭注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淮南
太白入畢口馬馳人走 星傳
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 古詩
二十六寢
陵謝櫟顏含任吐沈 北朝詩[illegible]
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 坡

銀鞍白鼻騧綠池障泥錦 太白詩心白池○左思詩衣被青車池
茂先握筆而散珠太冲動筆而橫錦 文心
足下承雲履豐趺牖春錦 繯甖述美女篇
玄景如映璧繁星如散錦 庾闡
百字細縈髮一筆號連錦 言尚之字
汚玉籫而塵瓊寢 王蔡詩 劉聽以婢爲后
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 坡
天有陰陽禁人有情欲衽 董子 按衽當作衽衽去聲在廿七沁韻
墻頭花口寒猶噤 蘭畹
枕 坡 市聲塵午枕 谷



云有山客來籃中見新簟 元次山
調和桂椒釀咀嚼沙礫磣 坡
二十七感
蜂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 韓
巢峯揷天出玲瓏萬菡萏微風起天際怪石勢搖撼
上有百尺松幽花綴紅糝野猿忽躍去滴下露千點
回首冷泉亭天鏡光瀲瀲遊姬長眉青變童兩髦髧
平生山水癖如人嗜菖歜對此一壺酒玉色翻醉臉
時逢老比丘絳袍金光閃茲山信自佳恨爲惡僧染
置之且復醉天竺鼓紞紞 陳剛中飛來峯詩

太華五千仞妄學巨靈撼 韓
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 韓
炎山之煨燼河洛之渣糝 玄光
斥鷃伹逍遥井鮒守坎窞 范
倡面黥花黥 梁律謫者黥面爲劫字涅音黥面爲倡字
當門竹勝簾就地花如毯 姚合
石根雲常蒸老蘚蒼於毯 梅
千奴共一膽 北史崔宏傳 秋毛風葉黖 梅
譬彼捕長鯨區區只持罾 上
吳侯琅玕姿而來覗亂炎



染夏有正采安用此淺黖 梅

二十八琰

芝泥蘭檢 翰林志○檢文書稱也
羣行忘後先困息裹芻檢 韓 琬碑鏐檢 鮑
清檢濁檢 涉水有二源清檢出隹穌濁檢出好鮒○水經
重拂羅裍頓踈花簟 秋夕
客堂喜空涼華榻有清簟 韓
翠剡 陸魯望詩芊芊屬翠羽剡剡生銀漢波明其句云春秋欲老翠剡齊
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 韓
剖竹丞泉源開廊架崖广 上

山樓黑無月漁火爍星點 上
靨心黃半額山眉黛兩點 蘭雪
纖波濃點 衛恒書 圓毫促點 長吉
一詠一點 胡藩稱劉毅一詠一點自足雄豪 塞驛遠如點 岑
關山同一點 杜詠月○坡詞一點明月窺人正用此句俗本作照非
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睒睒 韓
鏤渠夜玉壤鉤膺秋金鍐 馬詩張君
選芳陟丹危採藥淩翠嶮 李義甫
猶疑在風波怵惕夢成魘 韓
初旭紅可染 杜牧 柔翰遇頻染 孟



碧水色堪染 仙 嵐熏瘴染 內典
數峰青似染 韓
封豨䝐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染 張平子賦
是時秋之殘暑氣猶未斂 韓
芡華晝合宵炕荷華日舒夜斂 埤雅
珵翻碧瀲 樊宗師 平疇翠瀲 昭明
殘月暉暉太白閃閃 韓
八功德池隨月增減 內典

哲匠金桴卷三終

# 哲匠金桴卷四

去聲


成都楊　慎著

古歙趙善達校


## 一送

游軿駕鴻飛軒綷鳳　陶弘景

怨高陽之相宇兮倗顓頊而宅幽　思玄賦　倗去鳳切當補入韻中

倚松根傍巖縫曲律腰身常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　歐陽炯 贈貫休

魚戲新荷動　小謝

又將十六口去作宜州夢　山谷

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　坡

野店雞一聲蕭蕭客車動四峰帶曉月十里猶相送　司馬札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寶月

共持楚狂句往作天女供嶺上早梅春參軍慙獨弄　山谷

佳眠未知曉屋角聞晴弄　上

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甕　曾子固

白水過庭危峰臨洞露綴蘭階雲生桂棟日斜簷牖花落囪甕　昭明

日光穿駁雲風聲驅區霧 徐師川
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 韓
霜風獵帷幕銀燭吐蝃蝀 谷
河鯉獻鱠村江橙解包貢 上

二宋

溪毛亂錦纈候蟲響機綜 山谷
扶杖凌圯址刺船犯枯葑 韓 黑水生枯葑 庾
大旱裂枯葑 劉 夫子闡洛誦 太白
共持楚狂句往作天女供 谷
揷花雲髻重 坡 茶水探氷縫 九僧



萬一許生還九十須珎從 坡
槩槩無所施刳剜握不用 莊忌

三絳

炎日似流金火雲如匹絳 劉貢父
血流左輪朱旗偃高天絳 唐
解慍薰南風截雨橫東虹 劉貢父
苔色侵衣桁 李頎 桁掛衣架也一作笐 又作行 李獻吉詩志婦經衣桁
只分髎飲河不用飴粘橦 唐
羿死于桃棓 淮南子
瓜廬坐甲栖市聲厭喧鬨緬懷紫芝翁僅隔青陽巷

三峨有宿約北渚何時降色憐界是銀雲想霄名結
幽期迴沉沉朋從徒憧憧蘭芷詒國香桂椒分仙壠
岷沱交鏡平湍瀨滅石淙九鯉麗笱梁雙鶬連弋幢
新波漾漣漪晴氛指霽虹霏屑願言聆解我胷春撞
楊升菴東 曾少岷

四寘

音徽空結遲 滯音 半寢忽如至 梁武帝
一傑臨流峙上聳干雲轡獨往倦危途懷冲寡幽致
賴爾還都期方將登樓遲 韋
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轡 杜



絲沉明月弦金絡浮雲轡 世南
石門浮霜漚銅鑪擢烟穗 坡
麝塲栖九穗 許敬宗秋經破薛舉劉堆
韓蔡同負㚖 杜 文選巨靈贔㚖玉川子詩作贔屓作力貌一曰獸名碑之兩傍象其形
溟濛草樹密葱蒨雲霞膩 坡
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 沈約
返照開嵐翠 馬戴
山空冷松翠 朱彦餘
清冬見遠山積雪凝蒼翠 王右丞
但聞烟外鍾不見烟中寺 坡

高標淩秋嚴貞色奪春媚 韓○詠竹
陰壑雲松霾陽崖烟花媚 韋
臥聞夕鍾急坐閱朝光亟 沈約
談叢引泉秘 唐太宗 寒香解夜醉 李賀
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 杜
人煙在半船野水多於地 白樂天 趙師秀詩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
穿霞日腳直驅鴈風頭利 白
俯首見斜鬟拖霞弄修帔 坡○巫山
瀚海有歸潮衰容不還稺 鮑○辛塗妻李氏冬至
佛有然燈名法有傳燈義 文粹



興公遊四明康樂居兩智 地名
新筍躍犀株落梅翻蝶翅 元
染翰立鶴頭濡豪磨楯鼻

五味

沫下麯塵香花浮魚眼沸斟來有佳色嚥罷餘芳氣
不見楊慕巢誰人知此味 白樂天茶
昌谷五月稻平田垂青璣遙巒相壓疊頹綠互蔽芾
竹香滿淒寂粉節塗生冉櫕蟲鈒古拂芳徑生紅緯
鶯唱子夜歌瀑懸楚被翡聆華寒不粟貴嬪暑無痱
桂蓝女几簪蕙花神娥扉碧錦帖花槿香衾事殘貴

霞嶽敃差峩烟嵐互鬱欝壁月舒窈斗玄雲為髣髴
霹霳宛虹帶天空繁星衣古檜拏鼠負水華融脊沸
銷聲永遁軸棲隱躭岑蔚請事鴻寶玄至淡味無味
悲歌激流風逸響迴秋氣 張載
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 杜○枯柟
士衡多楚聲偉長饒齊氣 文心
文酒恣清狂花月銷英氣 唐

六御

鏡動波颱菱雪迴風旋絮 白○柳花如綿曰絮
魚膾芥醬調水葵鹽豉絮 上○禮記毋絮羹注絮猶調也



雨砌墮危芳風簷納飛絮 少游
布澤木龍催迎春土牛助 白
四野萬里晴千山一時曙 上
司馬門前火千炬闌干星斗天將曙珠網龕籠丞相
直曉隨疊鼓朝天去 溫飛卿
可憐烏臼鳥強言知天曙無端樹上啼欺了月暗去 樂府
山水本自佳遊人已忘慮碧泉更幽絕賞愛未能去 韓
丹移溪鳥避樂作林猿覷 白
菱花紅帶點濕葉黃含淤 上

女墻城似竈鴈齒橋如鋸上
律入太簇管日躔羲和馭上
池古鎭耶沉石奇羅刹踞上
江上易優遊城中多毀譽上
兩心苦相憶兩口遥相語最恨七年春春來各一處
上 盡草有時香仙源不知處上

七遇

盧阜瀉紅泉揭雩零紫露塤城集
明滅洲最微隱見巖姿露杜
如何觀三寶猶如天意樹



夜山轉長江赤月吐深樹耿湋
遠聽平陵鍾遥識新豐樹江總
的的波際禽沄沄島間樹宋之問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小謝
已舉候亭火猶愛村原樹還當守故扃悵悵乖幽素
韋
虹梁炫霞艷皓壁晃月素敬括
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李
桂宮延複道黃山開廣路江總
已待闢闉心不知公府步皇甫冉
交甫解珮皋桓伊吹笛步江淹

所愁曉漏促不恨燈銷炷李後主
遠山含紫氛春野靄雲暮韋
旌戟儼成行難人傳發昫儲光羲
江汜日綿邈朝夕空霖霈上
雞鳴見日出鷺下覩濤騖宋之問
閉門群動息匡床坐如塑元
酒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坡
爆歌魁陛泣崩凍嵐陰冱杜
四角龍子幡環環當江柱古樂府
茅棟蕭愁鴟平江走寒兎沈約口京湫詩伐木滴江湄退置守覽兎



八霽

韜精殊豹隱鍊質仝蟬蛻李頎
解籜竹吹香遺丸梅蔫脃張
風裁鶴療淚韋
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逸公寄釋公
蜿灰吹上管落蓂飄下蒂遲遲春色晼晼晼年光麗
盧元輔日
遥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虞騫
一姓承五行四海無兩帝陶宛
楊柳映春光江南轉佳麗吳門綠波裏越國青山際
遊宦嘗往來津亭暫臨憩驛前蒼石沒浦外寒沙細

向晚寒且歡孤舟冋然逝雲留西北客氣歇東南帝
獨有婁婁心誰知怨芳歳 崔國輔
始見斗柄回復兹霜月霽河漢上縱横春城夜迢遞
賓延挨府彦樂燕変芳歳梢受清觴滿仰嘆高文麗
欲去迟邠扉嵩爲一歡滞 韋

九添

東吴夜金車左晉遷紫蓋 劉旣
華陰山自以爲高大高百尺浮雲爲之蓋 曾孟德
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羽山數點青海岸雜光碎
離離樹木少莽莽波潮大日暮千里帆南飛落天外



須史遂入夜楚色有微靄尋遠跡已窮遺榮事多昧
且泛朝夕潮荷衣蕙爲帶 崔
關山恒晻靄高峯白雲外遥望長安水千里長如帶
王訓 馳情整中帶 古詩〇作巾帶非
平吞江作練遠瀉河如帶 梅
殲翠幄建羽蓋罔瑇瑁鈎紫貝擬金鼓吹鳴籟榜人
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 左思〇此可見沈約之顛本於古矣非始于約也〇波鴻魚駭也
遠山巻旋雲長林息衆籟 王筠
雙鳧先我來飛上東軒背萏隨好夢到人與佳期會

坡
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 杜
帳殿臨春籞帷宮繞芳甸 沈約〇帳殿帷宮如後世細幄之類
舟楫無根蒂 杜〇可對兵戈有歲年 飛檐本無帶 上

卄卦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 簡
眇眇兮金牓悠悠今銅界 徐陵
菩薩無礙乘巾之出三界 梵
醽醁□蘭生翠濤過玉薤 酒
匿影在綃幄銷聲屏夾斧 餐霞吸瀣
緑醑勝蘭生翠濤過玉瀣 唐太宗酒詩



僧寺飛甍欲浮洞庭遠黛如畫 吳江集
耿耿蓄良思遥遥仰嘉話 韓
簷瀉碎江喧街流浅溪邁 上
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芥欲知相益多神藥銷宿憊
上 可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夬 上 東畫門所晒 坡
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 李義山
磴閣峭欲懸榛荒屢罥罣 韓
決水導横渠交滕畫方卦秋風報西成滿畦吹穲稏
文選注〇穲稏亦可對用

十一隊

雲與天際欻若車蓋凝日未瞬瀰漫霄霿驚雷出火
喬林破碎敔地藝空萬夫皆廢懸溜絕墜日中見沫
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坡○颶風 服我方無沫 江文通
淒葉留晚蟬虛庭吐寒菜 江
僕本江上客牽跡在方內寐寤霄漢間居然有靈對
翁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烟途儼鸞態
乘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真魂莫難再
寥廓沉遐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我鄉何當釋塵昧
王勃夢遊仙 忽歡筵悕未足離燈悄已對 崔
薄寒籠醉態 花間 雪中鶴氅袤雲外虎頭佩 沈約



逝闢不可復亾秆不可再 淮南
泥涅附涇清嘐嘐當雨晦 宋祁 柳眠花䅟 蘭畹詞○䅟困極也
諸葛入不毛毋斤銘不耐 選

十二震

綢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 謝瞻○顏延年詩若干叶芳訊感物惻余衷
涌遠懷清晤采采摽蘭訊 謝朓
借潤傍玉温承芳染蘭蕙 吉訓
竹素探珍奇古今收寶賚 江淹
明鏡舞鸞裝哀絲理鴻陣 謝月
枯棊覆吳圖青簡玩黍燼 谷

偕盡烏巾尼皆綠鬢 唐會昌汰僧碑
畫扇黛微遮香塵鞋不印 司空文明
空煩赤泥印 坡詠茶○劉禹錫詩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
捲箔嵐烟潤 李嘉祐 孫金擲無聲江錦割向畫 谷
絕境勝無倪歸途興不盡 錢起
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事不可做盡話不可說盡
人生如此耳文字已其閏 后山○簡齋詩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剩

十三問

長松臥澗底浮霤多裂璺 谷
神仙出風塵天女無奸黵 與黕量同○梵



鴨綠熨平波牡丹描正暈 畫譜
海棠紅五出開漸成纈暈
舟行岸移雲駛月運 圓覺經
風篁成韻 選 少無適俗韻 陶
索管禿千城濤牋窮百韻 升
懷祿有遐心從俗無遠韻 后山
靈芝冠衆芳安得缺親近 杜
相公四俊苗李崔負 史
深若璞瓮汲整似金椎隱 升
優曇乾梵英蘭泉湧神瀵 上

拜使盛明歟知余抱幽惱 上

多財爲怨府高作實疾債

三年不舉杯吻頻烟火燃 后山

十四願

深渠高堤洪枋巨堰 盧諶祭法賦其地卑枋頭也其淇水其由

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心齋愍昏蟄樂撤憐胥怨

禪河乘高論法輪開勝辨王城水鬭息洛浦河圖獻 庾子山

桐枝長舊團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栖得無悶

上



殘暑晝猶長早涼秋尚嫩露荷散清香風竹含疎韻

幽閑竟日臥衰病無人問薄暮宅門前槐花深一寸 白樂天秋涼閑臥

清濟貫黃河鉞流而不混 水經

在家苦嫌恨出家苦寂恨 內典○在家持魔幢出家持佛幢

糞征象扳茅旅進若繫蔓 下句見禮記註疏

十五翰

北里多奇舞𢤱章饒清彈 陸雲

良木偶嘉酌芳陰庇清彈 孟郊

掩抑摧藏張女彈 吳均 吞女註枝倚遊首蘇含彈 費昶

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 皎

主意未彈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諸葛孔明戒酒

秋月滿行舟秋蟲響抓岸豈獨居者愁當令客心亂

展轉重興嗟所嗟時節換時節苦不留川涂行已半

霜落草根枯濤音從此斷誰復過江南哀鴻爲我伴 儲光羲

游宛陵○舟中鬭蛩 沉沉青歲晚霧靄秋雲換

水蟲行挿岸 文與可挿岸蟲名

絕嶺隔天闊長嶼橫江半 梁簡文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

赤珠靈稽華倚粲舌下玄膺生死岸出青入玄二氣

煥子若遇之升天漢 黃庭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江漢淪光更曜

金暉復煥德冠百王蔚有餘粲 晉元帝贊

爽夜移金波浮天爛萃漢 樂府

芊芊炯翠羽剡剡生銀漢 杜○放水

卷耳緣堦出反舌登墻喚 費昶

漫辭八不奠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

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筭 元次山

豈欲皂櫪中爭食麮與豢 麮𪍿中可食者下豢叉牛馬食餘草節日豢下諫反

○上 高談閔仲叔逸氣劉公幹 儲光羲

寧止臥崆峒直云與汀浸

委質承仙翰李嶠 春愁結氷泮正符一咲泮坡
寒商動秋幃孤燈暖幽幔謝惠連 令圖天所賛左傳
翕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東阪○李充來若迅風散逝如歸雲征
坐起雞五日李白
釭明龍燭華理解鴛衾爛昵寵籍横陳恣心深秘玩
李商隱詩楊素妾素覺而欲殺之愛其才遂以妾賜之
十六諫
蕭索含風蟬嘹唳度雲鴈謝惠連 披索亦作[illegible]
秋霜曉驅鴈劉[illegible]
大江如索帶舟船如鳧鴈郡國志

野火連荒村明河帶飛鴈高適夫 掛帆春背鴈清塞
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晏子
向背羣山轉應接良景晏沈佺期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韓
流汴洛之涯魴鱒可罩汕上
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上
男寒澁詩書妻瘦剩腰襻上
行當自劾去漁釣老葭亂上
歳窮寒氣驕氷雪滑磴棧上
昔聞雖淩逗何由覯清盼上

平阜馳幽眄沈佺期 庭列歌鍾座延嬌眄上
初月出雲長虹飲澗[illegible]
嬰吟未至慢后山○註謂漸漫如徐慢之令
十七霰
閫鬱蔚回合金碧爛明絢坡 萬法了一電坡
形迫杼煎絲顔落風摧電鮑
鴻濛已咲雲列鈌方揮電韓○雨
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坡
歳去芳願違年來苦心薦春貌既移紅秋林豈停蒨
一陪茂陵道寧思栢梁宴沈約

銀函竟誰發金液徒堪薦劉長卿
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
登鳴琴薦月賦 荊門一柱觀楚國三休殿武元衡
侍講華光殿漢劉寬
屏翳寢神轡蜚廉收靈扇[illegible]
眼見可愛色是名軟花箭止觀經
霜雲族玉葉凍水譲金箭江總
月兒落高蟾星狼下急箭玄宗[illegible]
中道方泝洄遲念自此撰[illegible]
水曲一追遊遊人重懷戀嬋娟昨夜月還向波中見

韓

霓裳月中聞羅襪波上見 [illegible]

朝日射芳甸 杜 人從樹杪來路向雲端轉 儲

明蠲菊露滋清冷松露泫 權 茹按泫上聲當作十六銑矣此疑作核

圓漪暈雨點濺滴走波面 唐

大婦裁霧縠中婦牒冰練 樂府

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 水經注

瑶臺涼景薦銀闕秋陰遍 盈川

十八嘯

寒光帶岫移冷色寒山峭 陳後主關山月

鷗歌語數聲蝦蟇禪一眺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遺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謝康樂七里瀨

高閣逈雲陽景罕曜 謝脁

瀑布飛瀉丹翠交曜 謝惠連

風泉有清聽何必蘇門嘯 太白

楮裒半面新醜茂一語妙 坡

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 [illegible]

漱流激其清寢巢翦其耀 晉

胡床紫玉笛却坐青雲叫 太白

秋高羣山空衆籟吐天竅霜飈擊林野岩壑起哀嘯

文與可 炎炎赤龍奔劃劃陰電笑 梅〇博陽山火

十九效

八宴截香腴菱科映青罩 李長吉 湘篨在籠罩 上

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 太白

犬吠聲如豹 王維 飛蚊如立豹

雪盡天地明風開湖山貌 太白

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 上



桂水舳艫回荊州津濟鬧 唐

端能敗笙磬仍且亂學校 韓文公詠蝦蟇 沙泉落紅砲 李賀

二十號

道濟津梁學爲潭輿 唐文

錐不入地豐藾深與水竭不流氷堅可蹈 曹操苦寒

徒闘三面恩愈肆九頭暴 [illegible]

野田草欲盡東流水又暴念我雙飛鳧誰爲阿子好 樂府

道夢交魂推襟送抱 梁齊允 茹按抱道浩皓只上聲十九皓內有之今復載去聲

雲泉紛亂瀑天磴屹宏抱 沈佺期 雙字韻良是

陽旱輟津石潭不耗 水經注

芬月期來過廻策忠方浩 沈佺期

楚國三休臺梁殿于迷道 吳均傳

郎情難可道歡行豆莢心見荻多欲繞 樂府

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 韓

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 上

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蘇 上

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啄拖 上

二十一箇

孤狠知孤虛虎豹識衡破



微渦秋水澄媚曆春櫻破 趙介之

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 蘇秦書

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 韓

巖花不可攀翔蕊久未墮 小蘇

忽墜幽人前知予觀空坐 上

生裙迮羅襪春月腴何大堰暖日欲寘從儺門前過 古樂府

秋心殊不那 鮑照 杖藜不睡誰能那 杜

秀句出寒餓 谷 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 韓

沾滯難教季札聽遲回只恐文侯臥 元

紅亭枕碧江綠淨不可唾 合江亭○韓

樹蘭滋九畹栽竹踰萬箇

吳音未至慢楚語不假些 后山

孤負平生心已矣知何奈 韓

神光下照茅屋東驚倒閑庭馬鞴座 水崖

二十二禡

祝融解炎轡蓐收起涼駕 江逌

念負重於春水懷御奔於秋駕 選

地有三分功猶再駕 北史溫子昇

酌桂闌芳夜 駱賓王○又作盧照鄰 崖留曦軒峰枉月駕 水經注

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 揚子



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 韓○縣齋有懷

見彈而求鴞炙見卵而求時夜 莊子

魚龍以秋日爲夜 水經注 冬乃四時之夜

清景麗朝膏雨迎夜

長船倚雲泊石鏡秋涼夜 賀 翠浪舞翻紅䆉稏 坡

金烏似火當空掛奇峰挿在青雲罅 貝

滴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 韓 月探金窓罅 太白

凌高更回首落日在雲罅蒼蒼野浮樹漠漠水分汊

楊中辨論於青豆之房遺惑於七華之舍 梁元帝

晉人夾泜而軍楚人背鄴而舍 左傳

詎縱青冥靶 韓 王良執靶 王褒

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夏 韓

斸嵩開雲扃壓穎抗風榭 上

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駈嚇 上

拂枕薰紅帊 戴嵩 白雲入房青雲捶社 緯書

與謝淹中詩慙鄴下 文苑

蹈襄仉華 揚雄賦○仉古掌字反爪為仉孟子母仉氏後爲掌漢有敏經掌據宋有掌禹錫

少年笮苦其食蓼老景清閒如啖蔗 坡

烟篆消從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 上以畫字入此韻是

誰爲傾國媒自許連城價 韓 沉陰擬黃麝 陶淵明



二十三漾

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 薛據

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 韓

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樂府

夕宿青山郭旦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

古樂府 是日人龍亦號僧象 徐陵

法侶鴛鴻釋門龍象 高僧傳 握手乍怊悵 韓

月生西海上氣逐邊風壯萬里度關山蒼茫非一狀

漢兵開郡國胡馬窺亭障夜夜聞悲笳征人盡南望

崔融 齒宿而意新身老而才壯 李白集

臥鼓邊庭滅烽幽障 後漢

迥照滿寒流輕舟任搖蕩支頤見千里烟景非一狀

天清去鳥滅浦迴寒沙漲樹晚疊秋嵐江空翻宿浪

回首碧雲深佳人不可望 謝

寒沙榆塞沒秋水灤河漲 張謂

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 韓

船留村市鬧閘發寒波漲 坡

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 丘遲

巖程追風帆劈箭入高浪 蘇 寸碧闖高浪 石湖

脫衫灡錦浪 劉孝威



篙炬開金鎖江槎分玉浪 遊磨偶

擺浪散帙妨危灘折花當 杜

行危履險無忘玄仗 淮南子○玄仗道也 短籬遮竹漾 份

綠野際遙波橫雲分疊嶂 韋

孤行無留停高桂送清唱 謝 斜燈入錦帳 梁簡文

誰別羽商家終迷庚癸向 任孝恭詠古墓

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過境即安暢

坡 鋸牖橫半空俯瞰不計丈 上

鵝兒破殼酥流盎 酒

扶桑大繭如瓮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銜

梭誰能鼓臂投三丈」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傷 正遵

二十四敬

法帖黃影釋文朱映 宋太宗集晉人法帖令禇遂良釋文 黃影見前○陸德明經典釋文

並以朱映神農本草並以墨爲白字 日出黃霞映 杜

月魂珠景照韜緣映 黃庭○日中五帝字

單文孤證 太經序

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粧靚 釋○東都遇春

續斷王母簪兕日唐婆鏡

凍地折枯龜斷氷流破鏡 梅



文昌氣似珠太史河如鏡 庾

明湖落天鏡 李太白

開帆入天鏡 上

飛帆拂天鏡 程俱

縉紳之淸津人倫之明鏡 晉書

縈泉遠鏡 陶貞白

洞庭對岳陽修眉鑑明鏡 羅含

昭星夜景非雲曉慶衢室成陰壁水如鏡 謝朓

多難固業殷憂啓聖 王儉

風夜自憐性 王仲宣

花笑鶯歌詠

論兵遠壑淨 杜

迥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 錢○遊瞻一作鳥道

遠觀霜縞周除氷淨 遜

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廻趣真如法還不淨 傳燈

秋風捲黃落朝雨洗綠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 曠

林疎遠樹出野曠寒山靜 王右丞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 風后握奇經

心腸一變化羞見時節盛 鮑



五絲續寶命 古詩

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 傳燈

王子敬爲大令王季琰爲小令

烟霜屢貿分雲波歎遷貿 王儉

右丞與蘇川趣味何澄夐 司空圖

二十五經

歸臥無好懷扣門有佳聽 唐庚

人動我靜人言我聽 鬼谷

長沙過洞庭水迫風摇矴青山接夷蠻白晝啼鵝鵝

竹存帝女啼夔學林雍譬不嫌單濕往教令民須聽

梅宛陵送寧鄉令張沇
夕陽度西嶺羣壑忽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
樵人歸欲盡烟鳥栖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 孟浩然
長安車馬間有此荷萬柄微波已搖人小立待其定 陳去非
芳草無行徑 楊師道
東海氣如負登 晉志[illegible]氣如引布
瑶軒絲石羅桂房金匏悚 王融
燕尾挺灾龍豢結鬟 晉后妃傳



彫不增文磨不加瑩 劉公幹 說石
籠烟彩雲合湛露紅珠瑩 元 牡丹
船頭大銅鑼摩娑光瑩瑩早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 劉禹錫
玄冬務隙人閑野聲 書啓
水紋綾袴羅紋勝 漢時端午賜臣下
瑞象圖金勝 人日○賈充妻李[illegible]
祭遵雅歌投壺桓榮雅吹擊磬
林昏罷幽磬 太白
隔水聞清磬 韋○夜

欲者情之應 荀子
江村遠雞應 皇甫曾○聞吳成詞 夜寒人遠雞在應
岸樹共紛披渚牙相緯經
夜咲缸花凝 李賀
淚漬羅襟凝 柳屯田
日照紅香凝 白
蘋汀水雲凝 高賓王
過天邊亂雲愁凝 滿曉
捫霞磴 徐諸在茅山大書石山
以黃帝之跡堯舜之脛 莊注



妙楷與押書帳懸兼璧釘
二十六宥
江如自天傾岸立兩巖鬬 六一 三峽
寒分斂色沍泉凝漏 冬
朴鈌湖光漏 坡 山疊泣清漏 李賀
瑶源彌瀉瓊枝愈秀
惟季春兮華阜麥含金兮方秀 梁鴻○含[illegible] 漢書讀作今含
天高匝近岫 劉孝威
雨謡雲岫鄞南之金庭四明天台剡東之玉岫 圖清可錄
鮮霞褰林傾暉映岫 湛方生

儒館獻歌戎亭虛候後漢 高秋凋候

炎涼幾遷質川陸被殊湊駱

性者天之就荀子

天空脩浮眉濃綠畫新就南山○韓

欃槍爲闉明月爲候子雲賦

啞面愼勿拭出跨當俯就坡

林柯有脫葉欲墮烏鷩救

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仕竇坡

雲岩杳蔚蔽花草藏淵竇蟄石暫憩休泓泉助呑漱

上窺玉女牕嶃絶非可構下玩擣衣石焜燿金紋透



梅宛陵遊嵩山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論語撰考讖

石屛安茶臼王右丞

離宮霧闕迤横地乳之山別館星開上載天囷之宿

盈縑積籀 鳳池龍霤魏都賦 齊龍首而涌霤

蘭泉吐霤庾闡 玉堂對霤選

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霤上

懸泉下玉霤庾

初筮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選

扇以暑進爐以冬奏論衡

雲鶴水鵲風胎雨轂

假餘息於熊膰引殘魂於雀轂梁武帝臺城之困

獨宿憎夜嫫母畏晝易林

雨杜昔天河二龍今出守梁簡文送劉孝儀守清河孝勝守蜀都

白阜脈山川神農之臣 玄龜守封堠禹治水事

下恊龜謀上稽龍繇文苑

重岩吐神溜陸

誰知柳絮心孤負桃花呪周德華

二十七沁

蛾眉爲蝟譜 酒蛇花鴆元詞

毛犨覩象犀羽怪見鵩鴆韓



筆銳干將墨含淳鴆文心

琴末不穿強梗短難測深

曉枕蹴匈殘月闖辛幼安

墻頭花口寒猶噤毛東塘

白鶴相吽喑韓

掃蕩詞場廓清文祲文粹

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矜

匡鬥惟說詩桓譚不讀讖

朔雲開嵩嵐漢月明汾沁王

二十八㘈

微馘託貞紺 內典 初解柴柔纜 杜
園竹排青蒼背蘭紛紫紺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 韓
寒雞空在栖缺月煩屢闚 上
丹鉛事點勘 上 髓首犀䫠 畫軸
水影斜𤥎澹
孤鴻沒處長空澹 李方舟 昭琴不鼓雲天淡 貝
橫秋玉臉蛾眉淡 白雪
暮鴉庭院春陰淡 全
言詩許賜商傳經從趙啖



二十九艷

玉箏犧樽尊灔 張昭 小鳳戰琵金颭艷 花間
羅襪紅蕖艷 杜 欹眠聽新詩犀角月艷 韓
衛風古褕艷 鮑 漉珠權艷 言細貴也
施香肆艷 遊女 幽秀古艷 皮日休評楚辭
道壯凄艷 司空圖評漢時
褕塞水爲城薊門海作塹 戴嵩
千里極目平疇翠瀲 劉虬
循拎引鶴舞俯水觀魚驗 龔廣孝
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 韓
歸來閉戶坐默數來時店 坡
蟲響寒房幽孤燈冷素焰 李端
舊遊成夢寐往事隨腸慊 白
居然妄推讓見謂爕天陜 退之
宛轉若遊絲淺深栽絲驗年年立春後即被啼鶯占 詠柳
雜作承間騁交驚舌互𧦬 退之
張華詞藻溫麗朗贍

三十陷

近戍鼓音闐遠寺鐘聲餡 六朝
蒼山自爲門呀豁異鑱攙路通石壁盡涂起田穗陷



傍嶺有結廬潛潭淨於鑑開之固欲往久雨濕泥濫
莫陪太守車然諾豈詐賺遙遙橋上去蹔墜馬猶站
畏滑不肯行非關惜韉韂 梅
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 呂覽
六花水浮鑑 博古圖 五岳真形鑑
弓箭烏喙箏磬洛鷺窺鑑
仙郎又被桃花賺 杜牧
瀉文無氾 太玄
嶺北回征帆 孟浩然
無因下征帆

塞北頓遥春河東芳醞監 酒
冲神寂鑒 顔凱之定命論
歌扇掩盈盈淥樽浮湛湛 樂府
地遐物奇怪水鏡涵石劍 韓○喜侯喜至
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 上
諷詠共欣躍告別戚噫欠 楚辭

哲將金桴卷四 終



哲匠金桴卷五目錄

入聲

一屋 二沃 三覺
四質 五物 六月
七曷 八黠 九屑
十藥 十一陌 十二錫
十三職 十四緝 十五合
十六葉 十七洽

# 哲匠金桴卷五

## 入聲

成都楊　慎著

### 一屋

泗州朱自謙校

游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 越絕

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 班固西都賦○此二句絶妙招音翹讀如賈誼策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招白間弩名弩有黄間白間之名妄人不知改作白鷴甚謬揄音投二句正相對

洲柳當馬頭宮槐如兎目 長吉

雷聲匪君車猶能過我廬電影匪我燭猶能明我目 錢起



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 相鶴經

南光走冷圭北籟號空木 陸○冬歌

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 顧覬之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 呂覽

有霜不殺草有風不落木 白

夜鳥響嚶嚶朝花照煜煜 吳均

厭見花成子多看筍成竹 上

林箊袁公與越女試劒竹 越絕

魏世重雙丁 丁儀丁廙 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 彥之

復似合歡竹 梁元帝

惟對昔耶房如愧蜘蛛屋 吳均○昔耶苔也

梧桐蔭我門薜荔網我屋 儲

浮蛆灩金椀翠羽出華屋 坡

窮巷獨閉門寒燈靜深屋 岑參

榆城圍鼓角氊帳依山谷 王建

仙女下雲湄隱士居天谷 何承天

邐𨔵迅飛谷 日所行道 鶩浪回高天盤渦轉深谷 揚烱

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頓肉 王建

羣峰靄初霽潑黛若鬟沐 顧況

姑胥夢醉陶具區想杼柚 曹子建



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 左雄傳

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列寒笳氷原嘶代駅 庾闡

豐年必得粟豐時必得祿 說苑

荒亭何所有老樹半空腹 蜀防

呀然闘城南枕帶巴江腹 杜○江心江腦江尾江頭皆以人身喻

綠刺紅針割寒玉老蚌一開珠滿腹 文與可芡實

山路繞羊腸江城鎮魚腹 楊烱

絕頂水庄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樹 儆○廬山金膏水碧

簟涼朝睡重夢覺茶香熟 元
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谷生
再鳴五谷熟 文選注
峰宿東素嵐水瀉棼絲瀑 呂化光
雲頭頹鐵山日脚迸金瀑 石湖
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爲輿達炎燭靈威三垂步朱
轂 劉楨大暑
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梁武帝
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 坡
坐待月破東嶺雲自取簾鈎更高軸 與可



崆峒地無軸 杜 博物志崆峒地有三百六十軸
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 楊炯
夜劒動星芒秋濤驚箭箙 庾
獨嘯響相酬還將影自逐 吳均
離家千里遠戚戚多思復 古詩

二沃

迸絲蕩平綠明滅時相續 溫飛卿
蘭苞將老綠 東野 上客留斷纓殘蛾鬭雙綠 長吉
遠峰明夕川夏雨生衆綠 韋
霞雲乍捲舒蒨芳時斷續 王融

回雪舞梁殿甘露洗空綠羅袖從徊翔輕汗沾寶粟
李長吉 耿襟塡寶粟 柳
竹門懸徑彼源水陰藤覆坐石侵雨散炎膚起芒粟
梅 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歸藏
中泠水若飴北焙花如粟 梅○詠茶
鄧艾伏鸞陸雲隱鵠 世說
流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 仲長統
皓齒揚清歌艷膚麗華燭 劉原父
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 蔡洪化清經言不可玩時愒日也郭璞云玄螭非我
駕佛書云光陰不可把玩衰老不與人期



衆口鑠黃金積毳毀白玉 唐求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
六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 蔡洪化清經
帶牽翡翠帷被解鴛鴦襆 白
寒山斂餘靄霽野澄初旭已覺長年悲詎堪岐路促
劉禕之
寒松偃澗濱弱蔓垂纓綠波縈翠帶長水濺匝花馥
終日採蘋人攀條弄巖曲 梅宛陵
散度廣陵音摻和漁陽曲 吳均
池蔓相結盤虬稍久回曲紛若未契繩繁如已綸綍

宋景文詠藤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唐

庭花採綠藤 鄭愔

三覺

寶蓋帶湓城香爐繞廬岳 徐陵○廬山有香爐峰寶蓋泉

駕彤軫六駮駮戴翠帽倚金較 張平子

高泉吐東岑洄瀾自淨衆 庾闡

苕苕猗桐樹寄生於南嶽 司馬彪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史

犄提揭其眉天狼啓其角 史

晨與漢案戶夜作河射角 田家志

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選○駮一作駿



四禪越辟支三昧超等覺 梵

潛光隱嵩岳錬鬼栖霞幄 太白

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 上

遥嘯取遥風微微近秋朔 韓孟聯句

天寒日易暝歲晚風多朔 庾

金柔氣尚低火老候愈濁 韓孟聯句

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 庾

清砌千回坐冷環再三握 韓孟聯句

與子昔睽離嗟余苦屯剝 上

筐實摘林珍盤肴饋禽㲉 韓○㲉鳥卵也古文但作[illegible]

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 司馬彪

四質

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 何遜

枕上見千里窻中窺萬室 王右丞

殘編汲冢書半隸鴻都筆 谷

猩兒栖毛龍蛇縈莞筆 晉苑

孔子磬繆筆 緯書 楚塞鬱不窮吳山高漸出 李百藥



照開翠幔捲椎罷金星出争攀四照花競戲三條術 領野王

洞穴之寶術海靈之雲術 謝靈運羅浮山賦

渚拂蒹葭寒嶠穿蘿蔦密 杜

衆宇欝參差寶林疎復密 唐

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瑶瑟 太白

星回照以欄天行徐且謐 隋志 蘭響音旦谷謐 曹

一鴈飛吳天羈人傷暮律 太白

樵徑未沾霜茅簷初負日 皇甫冉

翠篠靡隨風金戈森戛日 小[illegible]竹賦

羅衣從風隋珠照日 王孫子
偃蹇幕山虹游楊下峰日 梁簡文
邑人半艇艫津樹多楓楠 湘江
願陳堅固學破我夢幻質 楊衡 雷霆逼颶颱 韓文公
象牙作帆檣綠絲作幃縴 樂府
故鄉不可見雲水但如一 王右丞
泰階合平三比屋封爲一
鴻飛在天首積遠難爲悉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
人望自楚越冥冥鴻常一 張融
妙義既天悠英辭仍海溢 貝



吹角向月窟 杜
始知畫工妙巧刮造化窟 上
玄的黝點鋒粉光紫沙纍 婦女以紫粉塗面
小損嘗大益 四照開春華萬寶成秋實 荀書
跨三分之二處九州之七 史贊符堅

五物

木蘭染爲衣纛葵持作拂 闕防 開堂振白拂 太白
窺窻見白拂 上 破顏見紫雲憐才有紅拂 成
皎月垂素光玄雲爲髣髴 劉公幹
染維西南屏山厲水刻枯 偉

金卷撼玉應厭臭劇蕙薌 上 且盡杯中物 陶
杯中翠物 唐詩翠物音盃 卵翼豈他門頂踵非已物
演孔刮老佛 韓 逢心倦飄飄楮尾漫勿勿 荀鶴
纈綠裝金鏽瓊籤揷錦綍 米芾 淚沾紅袖黦 韋莊
畫梁塵黦 毛熙震 水涸梁未成火覿道猶茀 何桌
奸佞彙征忠良喪茀 宋臣彈王安石
花落蝶夢闌絮飛鶯口吃 謝子深

六月

摛文錦爲心裁詩花作骨
河射角好夜作犁星汲水生骨 吳下諺



衡岳有開士五峰秀真骨 太白
鴛雛欲上天寄聲謝明月 吳均○梅堯陵吳均詩語多奇崛若借鴛鴦謝明月
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 歐
岸篠覆廻溪廻溪曲如月 韋
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孟
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 韋
汎灩春幌風徘徊秋戶月 王易從
清樽灔紫霞寶瑟凝華月 陸
載笑知曷月 獨孤及 仙客辭蘿月
漣漪濯明月 厭厭竟良月

馳蓋轉徂龍回星引奔月 沈約
桂楫及晩風菱江映初月 江奐
圓潭寫流月 孫逖 岑翠映湖月 陶翰
峽路沙如月 王褒 霜結龍城吹水照龜林月 李義甫
翠帚掃春風枯龍憂寒月 元○松
密可泊晴煙疎可漏宵月 竹譜 載笑期芬月 沈
遙聞天竺寺夢想懷東越每年海樹霜桂子落秋月
太白
送君遊梅湖應見梅花發有使寄我來無令流芳歇
暫行新林浦定醉金陵月莫惜一鷹書音塵坐胡越



上
橫笛喝秋風清商入疏越 陸
天淨河漢高夜凉砧杵發 李疑
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 薛據
一聽春鶯鳴再見秋虹没 小謝
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 太白○山谷蕨芽初長小兒拳
煙窗引薔薇石壁老野蕨 上
秋浦倚吳江去棹飛青鶻 杜牧
恩渥浹下筵和惠須上笏 江淹
蘿蔓絶攀援苔衣正流滑 小謝

王孫挾珠彈遊女矜[illegible]
獵豔少年場稽交遊俠窟 李義甫
未應歲貶顏直以憂殘髮 王 寒魚依石髮 顧況
修服悵邊覊瞻途眇鄉謁 沈約
七曷
大江吞天去一練横坤抹 杜牧
市倡青紅抹 皮○沫今譌入上聲二十新韻
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杜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 王丹論交遊
東旭早光茫渚禽已驚聒臥聞漁浦口橈聲暗相撥



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闊美人常晏起照影弄流沫
飲水畏驚猿祭魚時見獺舟行自無悶況值晴景豁
升 人言荊江闊荊江定自闊五兩了無聞風聲那
得達 吳歌 振錫呪飛泉騰空舞花鉢 國清百錄
射鴈旋充飢斧冰還解渴 長孫左輔
情思如循環憂來不可遏塗山有餘恨詩人詠採葛
傳玄 石雲濕黃葛 長吉
涼風何蕭蕭流水鳴活活 太白
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 上 逕蘭銷晩靄 韓
雲花一尺圍萌騰相排撥 上

八點

奇樹華猶濕堅林霜不殺 李徐

卬文裁斐亹巴豔收婠妠 韓

椎肥牛呼牟載實駝名囩 上

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蛰 上

稚子朊錦襉騂頭玉香滑 唐人爭詩

縱飲羅豔黠 韓 水靜魚唫喁林深鳥哃哳

飛猱無整陣翩鵠有斜戛 韓

延之屢日對佳話如侍大響聽椌楬 文與可○楬與黠轄爲韻○楬與尚書戛聲之戛同



九屑

嫋嫋碧海風濛濛綠枝雪 王士源○枇杷花

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 太白

繁雲起重陰迴飈流輕雪 惠連 者意溫瓊雪 趙介菴

不悟倡園花遙同羌嶺雪 江總

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 陸瓊

室冷鏡疑氷庭幽花似雪 陸倕

峩峩六尺氷飄飄千里雪 謝燮

巫峽隔波雲姑峰漏霞雪 元稹○月臨花

流風縈豔雪 韋 霧敎籠香雪 鹿虔扆 芳樹花傳雪 白

莊周咲黃琴宋玉傷白雪 文心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靑苔久磨滅 太白

松操棠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 汪聖錫銘 欲覘

天寒歲欲暮朔風舞飛雪懷人重衾寢故有三夏熱

景麗條可結霜明氷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 四時○樂府

猘狗華子奔腐鼠虞氏滅

崖磴互欹缺 李適 金澗下明滅 上

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 孔稚圭

天彭信方隅地勢城斗絕下奔泥棧楮上觀雲梯設



蘇珽 三泉

空頰赤泥印遠致烏玉玦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 坡茶

雪凍弓弦斷風鼓旗竿折 車數

陽氣微弱陰氣結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凛洌 大寒

珍重烏玉玦泉淸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欲燥不欲潤貴涼不貴熱鸞臺鳳閣仙贈君藏 墨訣

川長信風來日出宿霧歇 太白

首夏猶淸和芳草亦未歇 謝靈運○楚辭芳草歇而芳心歇 東坡詞 不放唐劉令嫺詩瑤草歇 春事闌珊芳草歇

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 謝作去○游居詩流芳未及歇
思仙慕雲埒 沈 百尺瞰金埒 陳後主○唐詩貫地鋪金曾作埒
花塢蝶雙飛柳堤鳥百舌 吳均
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四顧無纖塵鳥跳明鏡裂
半山
平沙何茫茫彷彿見石絕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
坡八陣圖 驅民市無烟戰野江流血 上
歲月去如箭 上 梯苔蝕乳穴 李適
輪超白虎第珂聚黃金穴 盧嵩
異草不得生荒田多栽栟 鳩摩羅什



花塢團宮纈 杜牧 內藥繁於纈 元稹
醉纈拋紅網 裴之四 辟纈紅滿杏 韓
龜甲屏風生眼纈○元經世大典染工有夾纈之名
別有檀纈蜀纈漿水纈三套纈綠茸纈之名
鎔眼百頃湖掛鏡千尋闕 坡○詠月
離袖颭應勞恨粉啼還咽 孟遲
蛛網從爾施螳斧詎能磔 蚊○梅
僑崩臥槎擁路險垂藤接 孟
契闊阻風期荏苒成雨別 劉長卿
嘉禾挺阜蘇菁香發迭迭 王勃

騎吹喧日南軍容肅海祓

十藥

鋪鴻藻仲景鑠揚世廟正雅樂 選
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鑠 淮南
燈明夜觀棊月暗秋城柝 韓
室婦歎鳴鸛家人祝喜鵲
雨矢逐天狼電矛驅海若
人怨童聚謠天殃鬼行瘧
澤發解兜鍪酡顏傾鑿落
暮鳥已安巢春蠶行滿箔



山多離隱豹野有求伸蠖
池蓮摘秋房院竹苞夏籜 以上俱韓
風前筠管颸難留舞處花鈿低不落 江總
瀑迸疑懸峰危欲落 王無功 豔花勾引落 古詩
燭影逐星沉歌聲隨月落 張詠 通門枕華郭 衛昶
含傷拾泉華縈念採雲萼 鮑 青峰轉帘腳 鮑
天明開秀崿 謝 受辭太白腳 杜 高月麗雲崿 鮑
靈願悲渡湘宓賦笑瀍洛 鮑
彩蛤懸錦囊芳蘿嫋花索 允言 清池當飛閣 庾
流塵清遠陌飛月澄高閣 李正封○詠露

結習未盡花着身結習已空花不着 梵
液雨不流穫高田不要作 陶彭
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艧 選
石瓠謝瓶罍瓠木華丹艧 王筠
夏雲與翠嶺芳颷起華薄 惠連
輕紈覺衣重密樹苦陰薄 暑
豐林映綠薄 庾闡臨川疊曲流豐林映綠薄
豈辭青鞋胝悵望金匕藥 杜
山牖見然燈竹房聞搗藥 岡汸
林迴峽角來天窄壁面削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



杜 已脫摩燈牽不受菩薩縛 佛書貪著禪味爲菩薩縛
歲晏風落山天寒水歸壑 吳少微
千花敷欲然萬木柔可結 陶江○按結疑作絡
嵓腹乍傍穿澗唇時外拓 王右丞
微言在參同妙契藏九籥 按○選詩九籥隱丹經
晨溪響虛駛歸徑行已昨 杜
餘輝漸西落夜夜看如昨借問映旌旗何如鑒羅幙
長孫左輔關山月
初發揚州時船出平津泊五兩如竹林何處相尋博
古樂府 纖羅飛髾袿露褌絲絲綃 東宮舊事

十一陌
雲起早已辞烏飛日將夕 上韋述
蟪蛄鳴于朝寒螿鳴于夕 周處風土記
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 太白
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 杜
莫言往來疎駑馬知阡陌 韋
長嘯招遠風臨潭漱金碧 上
風文翻露網露華上空碧 上官儀
行人持孤光飛鳥投遠碧 步○遠碧可爲亭名
拂蛺學春碧 李賀 日虹屏中碧 書 煙 曉虹屏中碧 上



寒更傳曉碧 王右丞 溪望亂金碧 長卿
臨溪瀨金碧 韋
朝離新息縣已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度千山赤
坡 米墨分黝赤 坡
野服製升越山庖盛雞蹠床頭龍唇琴案上科斗籍
梅
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 海賦○綃帆綱也所用挂席而 以挂帆○唐詩人多罕用維綃
片玉可以犄奚必侯盈尺
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 坡
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咲言㗟㗟 丁晨言小人之辯

屋吐春鳩鳴村邊杏花白 王右丞
人歸山郭暗鴈下蘆洲白 韋
步輦出披香清歌聞太液 上官儀
煙霧猶辯家風塵已爲客 韋述
藍岑聳天壁突兀如鯨額 太白
斧冰漱寒泉二子同二屐 上
華闕闘犁音雲表已飛屐 坡
神仙杳難攀中壽稀滿百 沈
孔明入不毛張浮行無跡 史
鸞飆出中臺影纓入仙掖 儲



飽腹有餘貲鴻肩方可拍 江革
中積道德腴散入神明賾 鬼谷子
妙詩申篤好精義貫幽賾 盧諶
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 王融 徒使春夢積
西郊鬱已茂春嵐重如積何當返徂兩雞英紛可惜
韋 故人邑中吏五里仙霧隔 羊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 半山 孤峯石戴驛 杜
寒蕪際碣石上暮流澄錦磧 梁元帝
霜崖滅土膏金澗測泉脈 鮑
五星如編珠日月如合璧 馬融書註

荊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微滿并灘鉔野浮
王足請堰浮山

十二錫

日因詭容逆心與清暉滌 曲江
微風時動牖殘燈尚留壁 韋
草螢飛夜戶絲蟲繞秋壁 梁簡文
潤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 王右丞
白龍下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
[illegible]
鴛鴦羅薦開翡翠香幃寂解帶竟羞明移燈向東壁



梢 山門開煙霏禪房閉岑寂 后山
颸啼徙方秋風減籟歸寂 太白 蟬噹天籟寂 上
曉行澀水樓暮宿懸泉驛林月值雲遮山燈照愁寂
賈島
幾幾銅雀臺其下遺瓦礫不化鴛鴦飛多近蠨蛸滴
等 曉霰飛銀礫 梁簡文〇詠雪
獨向高齋眠夜聞寒雨滴 韋
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
颿帆箭激 韓 高齋坐林杪信宿游衍閴 杜
瀟搦蒹葭寒嶠穿蔦蘿冪 杜

黄蔦生洛溪黄花自綿羃 太白
疾風無末勢過雨有餘瀝 后山
逍遙展良覿 杜 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 上詩○論詩
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刷 上
霜華上璧璫火樹連金狄 錢思公元夕
暂復往研暹承來析 周顒
夜警晨嚴朝昫暮鼛 更漏
道士住山陰仙人居射的 太白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史記
十三職



千里常思歸登臺臨綺翼 小謝
宛虹奮采鬐長離振文翼 劉協
龍丘一回首楚路蒼無極 梁簡文
側側力力念君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側 樂府
勞君玄月暮睇旅滄浪側 宋務光
水照弄珠影雲吐陽臺色 梁簡文
墟宇及桑梓雲霞同一色 秦隴山
山蒼然一形水冷然一色 元次山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 太白
悲風生微綃萬里有古色 張旭草書○杜

寂寂暮𥦗響黮黮垂簾色惟有甁𤭛苦如見蜘蛛織
梁簡文 天梭星落織 賈浪仙
幼驚逐情飄愛網隨心織 月
曠哉朝夕池大矣乾坤力 宋務光海上作
天波混莫分島樹遙相識 上
馬韓底厥貢龍伯修其職 上
走狗通西望牽牛向南直 何仲言 雀聚行龍匿 上
寒山逴龍艴 逴許力反○逴龍山名楚辭
露下旗濛濛寒金鳴夜刻 李長吉
飲宴移景刻 謝 連環既解弄丸自息 內典



山連翠羽屏草接烟華席 望南飛燕佳人斷消息
陸魯望 北入無窮門南超建德國
同占失鳥翅 韋○朱雀官非也
雪六出成花雹三出成實 物理論
舞風沉龍常輪霞浮玉勒 謝莊
化赤漸隣丹爲黔資邇墨 王無功
漢女路紅綃海童拋赤仄 皇甫松
不得熱手炙先愁冷語冰 冰音逼
白日體無私皇天輔有德七旬罪已服六月師方克
漢說 瀰汩河水黄參差障雲黑 王僧孺

扳劍斬長榆彎弧射小棘 徐陵
日日獻玉衣旦旦進玉食 列子
十四緝
徒願尺波旋終悲寸景戢 小謝
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 杜
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 王右丞
高閣倚嘉賓笙簧聲正急 孟郊
胡風激秦樹蕩子風中泣家家朱門開得見不得入
長安十二門投樹鳥亦急
旅帆風飄揚行巾露沾濕 張正見



東風吹春水泱漭后土濕 杜
拂樹登未來開門月先入 陳昭
斷蓬孤自轉寒雁飛相及 杜頠 歲暮寒飈及 陸厥
日落寒雲起驚河被原隰 袁朗
同雲凝暮序嚴寒屯廣隰 梁簡文
月暈抱龍城星眉照馬邑 簡文
榮進不欣欣善廢不悒悒 韓詩外傳
縈渟瀠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覩朝汲
裴廸金屑泉 紫梅發初徧黃鳥歌猶澁 王右丞
十五合

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齾齾 歐
山平村塢迷野寺鐘相荅晚陰生林杪落日猶在塔
上
廻山如闔啟壁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雜崩流激聲空響相荅 元次山
嗷嗷夜猿鳴溶溶晨霧合不知聲遠近惟見山重沓
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荅 沈約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
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荅 劉勰
夢遠竹牕幽行稀蘭徑合 韋



楊低柳合 梁簡文 平置望烟合 小謝○置驛也
山晚黃雲合 杜
迢遞樓雉懸參差臺觀雜城闕自相望雲霞紛颭沓 宗夬
馬頭金合匝 杜
鼓聲不過閶柝聲不過閾 司馬法
臨部靈源閣 柳公權書在晉江縣鳥雀不敢棲
凜冽倦玄冬負暄嘗飛閣 杜
山響傳鳳吹霜華藻瓊鈒 袁朗
豹尾續貂錦囊盛衲 貝
十六葉

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 王巾

綠樹始搖芳芳生非一葉一葉度春風芳華自相接

雜色亂參差衆花紛重疊重疊不可思思此誰能愜 梁武帝

遙原樹若薺遠水洲如葉 薛道衡

漼漼霜凝條冷冷露溜葉 伏系之

宿雨冒寒山空城響秋葉 韋

妾家白蘋浦日上芙蓉楫軋軋搖槳聲移舟入荷葉 溫庭筠

浮苔染輕楫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

岸陰垂柳葉平江含粉堞好值浣沙人多逢蕩舟妾



綠水濺長裾深苔染輕楫 梁簡文

浴鋏被川原樅金駭樓堞 徐陵

叢臺可憐妾當窗望飛蝶忌跌行衫領熨斗成褫襵 梁簡文

履度開裾襵 上

試持玄渚釣暫罷池陽獵翠羽飾長綸蓮花裝小楫

鉅利斷萬絲泛舉牽菱葉聊截前魚道迴看後舟妾 敎闊

巧笑雲權僭 簡文 蜿蝶香脫偕 谷詠香

分粧開淺靨 簡文 晚風爽烏袷 杜

元魏之東徇脚於鄴吁其死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雁

復貯歸匲玩而銘之袁淚盈睫 洪容齋鄴瓦硯銘

十七洽

不見盧相公蒸瓠似蒸鴨 坡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

海艃天航晃艇鶴舫 元次山○舟名

浴露識朱英集風知翠蓮

露畦課赤丁霜塍摘翠甲 孫逖詠菜

富貴四海甲 坡

水望澄明淵無潛甲 水經 四變入日米出甲 春秋緯

園疏抱金甲 杜

霞岫狀龍鱗雲峯幻龜甲 王績

玉樹珊瑚枝珠簾玳瑁押 徐陵

匼匝雲如抱參差樹若插 白

遠郡垂撫綏京輔先彈壓 劉仲野



流塵生玉匣

哲匠金桴五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楊慎撰採摘漢魏以後詩雋句及賦頌之類分韻編錄然徵引龎雜掛漏亦多不足重也

第六卷



可知編目錄　二

第八卷



可知編目錄

可知編第一卷


錢塘　梁　禾天成　纂述
門人　陳其德元生　校正


元集

三才叙

天文曰太極未判天地人三才函於其中謂之混沌云者言天地人渾然而未分也太極既判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清濁混者為人輕清者氣也重濁者形也形氣合者人也故其氣之分見於天者皆太極中自然之理運而為日月分而為五星列而為二十八宿會為斗極莫不皆有常與人道相應故以理而知也

天文志一元肇判分陰陽輕清為天重濁為地逆生五行順布五氣故五氣之會其精秀靈明者為日為月為星為河漢五氣之散飄而為風和而為雨鬱而為霧結而為雲舒而為雪　而為露肅而為霜冽而為霙戢而為雹擊而為雷燥而為電散而為虹其變十有二無非氣也採應感于精祲求形驗於事情以考以告以戒以勸以慮以備

天文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幽者含氣者也吐氣曰施含氣曰化是故陽施陰化積陽之熱氣為火火氣之精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為

日月之溼為精者為星。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

朱子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在裏面。無處出。便成箇地在中央不動。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地須陷下。唯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不然。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地之四邊

有知編　一卷

皆海水周流。地浮在水上。天包水與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中。地中生物。皆天氣也。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理便在這氣裏面。　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人相將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又重新起。又問生第一個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鮑氏發微。天地初開只是氣塞。以天開於子後。便有一塊渣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質。初則溶軟。後漸堅實。故先有天。後有地。淮南子天先成而地後定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

按人物初皆天地所生。及天地既生人物之後。人物始各以類相生。雖各以類相生。實秉天地之氣以生。是生人物者天地也。知此而投胎轉世之說。可無惑矣。

魯齋許氏天地乃陰陽自虛自實。大聚有時混沌。有時開闢。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否泰。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人物生息繁滋於其間。復有英君碩辟相繼為主。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再為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上下或數千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於否塞之極。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皆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乃悖逆為。火不為離宮之用。而偏於

有知編　一卷

亢伏。水不為坎陷之流。而信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以成天地之混沌。混沌者。水以前日之開闢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天地每成一混沌。所不死者元氣。惟其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歷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為之開闢矣。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繼天為主。而人極以復立也。

論語大全通考。邵子經世書。謂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三十年為一世。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

之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開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也。

按昆侖方氏言說有太極。即有陰陽。既有陰陽。即生萬物。既有萬物。即生聖人。豈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又一萬餘年。陰始生而地闢。又一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又四五萬年。陰陽始定。而聖人出。夫自堯舜至於今。纔三千餘年。三代已不如唐虞。漢唐宋已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變矣。豈有開闢以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未開。人文尚未著。水土尚未平。民尚未粒食。並待羲農黃帝堯興。而後治也。竊謂炎農去盤古之時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堯舜去羲農之世必甚近。其年可以百計。不可以千計。學者不可不察。常熟丁奉謂此言誠確論。信矣其為確論也。

尚書中候天地開闢於甲子冬至。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隋志上古冬至。日在牽牛。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三正之始也。王蕃渾天說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者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



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二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星宿斜而迴轉。准理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華氏新書天體周圍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經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為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之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即百分中之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之高。不過一度。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為地。今所謂二十四度。乃土石之體耳。土石之外。水接於天。皆為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天運自東而西。分為四時寒暑。所居南北之中。是為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於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於有形。三才之妙用。盡在是矣。張氏衍義天圓如虛球。地斜隔其中。西北高。東南下。勢

本傾淺以其體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天包地地載天天地相涵以立於太虛之中而終古不壞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天有文俯地有理人能窮也可以達性命之原知死生之說矣

按此言極見理人能明乎天地之故則性命之原死生之說了然於胸中而不為邪說所惑矣

〔集覽〕天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為地所隔是以有晝夜地上晝夜之體即人之數也故天為一地為二人為三〔梁元帝纂要〕天地曰二儀以人參之曰三才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或謂天地為宇宙天地元氣之所生天謂之乾地謂之坤天圓而色玄地方而色日月謂之兩曜五星謂之五緯日月星謂之三辰亦曰三光日月五星謂之七曜尚書曰天河謂之天漢〔晉成公綏天地賦〕天地至神難以一言定其稱名而言之則曰天地色而言之則曰玄黃體而言之則曰兩儀人而參之則曰三才

〔易〕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書〕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詩〕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春秋左傳〕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記〕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母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中庸〕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莊子〕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萬物功〔呂氏春秋〕始生之者天地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以全天地之為故者也〔文子〕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以長萬物蕃殖〔賢良策〕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西山真氏〕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吉凶善惡甚於影響〔南軒張氏〕天地位而人生其中所以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荀子〕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越絕書〕天貴持盈地貴定傾人貴節事〔劉子〕稷雖善播種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雖善治水不能迴水西流逆

地勢也。人維材尊卑倫。不能悖理成行。違人道也。〔管子〕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祥。則有禍亂。三者之來也。政召之。〔孝子〕君不可枉道於天。及道於地。無道於黎元。〔鹽鐵論〕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之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者也。〔邵子〕天地之道。其起於中乎。故君子貴中也。〔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中庸集註〕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矣。〔張子語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通鑑外紀〕盤古氏明　地之道。達　之變。為三才首君。

太昊伏羲氏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於人。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炎帝神農氏。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故號神農氏。

按神農以前。未知耕稼。人皆以禽獸為食。是時無一家不殺生者。況夷狄之人。自開闢至今。並無五穀。專食禽獸。豈果報之說。獨厳於後世。而疎於上古。獨行於中國。而不及蠻貊耶。

顓頊高陽氏。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治氣以教人。

帝嚳高辛氏。順天之義。節地之材。修身而天下服。

周厲王元年。榮夷公好利。王任之為卿。用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通鑑〕赧王二十八年。宋有雀生鸇。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溫。　三十年。齊泯王既滅宋而驕。欲併二周為天子。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民。與樂毅謀齊。以樂毅為上將伐齊。齊師大敗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淖齒與燕分齊地。乃執泯王



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人以告也。而王不戒。何得無誅。乃遂弒王。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焉。賈乃出呼於市。從者四百人。攻淖齒殺之。求王子法章立為齊王。

漢成帝建始三年。匡衡上疏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尤宜究其意焉。
安帝永初四年，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者。密愧而出。
梁大同元年，魏僕射周惠達謂蘇綽有王佐才。大丞相泰召問
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陳為治
之要。泰起整衣冠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惠
達曰，蘇綽真奇士。即拜左丞，參典機密。
唐太宗貞觀四年，突厥降者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溫彥



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
何棄之而不受乎。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
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心腹之疾。西晉之禍，
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上卒從彥博議。
五倫書　宋太宗端拱二年，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命有司張帟
幕，設別坐，詔博士李覺講周易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
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大悅，特贈帛百匹。
通鑑　哲宗元祐三年，程頤在經筵進講，多用古禮。蘇軾謂
其不近人情，嫉之，乃罷。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一以聖人為師，其言發夫

祈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
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
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一蠹。惟綴緝聖人遺言，庶幾自補耳。
徽宗詔諫官極言闕失。右正言崔鶠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
相皆自蔡京出。無一人立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
論，太學之盛也。敢為此奸言乎。京以學校之法取士，如軍法之
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
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
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
理宗寶慶二年，錄陸九淵子孫。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



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
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悟曰，宇宙內事乃己
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
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嗚呼，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
妙。
五倫書
國朝洪武四年。

太祖皇帝曰。朕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

按洛書甄曜度。春秋元命苞。春秋考異郵。孝經援神契。周髀。三五律紀。周禮疏。關令內傳。河圖括地象。淮南子。呂氏春秋。廣雅。靈憲。論衡。天文秘畧。坤輿萬國全圖。皆言天之周圍若干里。自地至天若干里。或以理擬。或以景測。雖各有所據。然不無多寡同異於其間。只就二十八宿之躔布。而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斗綱之所指。定為十二辰次。亦足以明天之體。何必紛紛以里數句之。一按列子。杞人憂天地崩墜之說。文雖奇而近於戲。故皆不立。又按文獻通考。載天地



人之變。種種不一。若似乎怪誕。然有朝代年月可考。此蓋天心仁愛人君。故出此非常之變。以示儆戒。興非欲其恐懼修省。而為之扶持安全之也。是編不能盡述。謹採其尤異者數十條於左。以志變云。其事應有牽強附合者。畧而弗述。



# 可知編第二卷

錢塘　梁　禾天成　纂述
門人　陳其德元生　校正

亨集

天部

## 天第一

天。晉天文志。陽氣輕清為天。其色玄。其亨窿。其運不息。晝夜輪轉。爾雅。陽氣上浮為天。物理論。水土之氣升為天。釋名。天。顯也。从一大。說文字鑑。程子。以形體謂之天。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朱子。天無



明。夜半黑。淬淬底。是天之正色。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洪範傳。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陽不足。是謂臣強。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所由生也。天文畧。天行徤。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恰周得本體。日右行。亦恰盡太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張氏衍義。天左旋。而一日一周。所以為晝夜。日右行。而一歲一周。所以為寒暑。日在地下則寒。日在天上則暑。出為晝。入為夜。雖係乎日之出入。其行也。則係乎天。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南北各分其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餘則皆見。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而

北潜也天見乎南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畧其左右也天文秘畧天以輕清之氣運於上其道左行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故二十八宿之行即天之行也是以謂之經星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天與七政皆東升西没而建地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由北至南縱分之為度由東至西衡截之為道兩垂北高南下天體上下側旋故以西北為中初非嵩高之中也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雖名中垣實在艮丑之方宋中興天文志北極不於坎乾而于艮丑以艮以東北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作曆者逆推而上之以至數千百載必得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於建牛之次然後用之以為曆元謂建牛艮丑分野萬物成終成始之地也故北極居之方為天之極而七政則會其分為曆之元當七政會其分之時亦必經運遞當其方次天道之自然也草衆新書天體如圓瓜其分十二次猶瓜有十二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均為十二分則一瓣為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五秒其度輻輳於南北二極則度之形歛尖於瓜之兩端而開廣於瓜之腰剖瓜腰一圍名曰赤道其度在赤道者正得一度之廣去赤道則漸遠而漸狹雖名一度實不及一度也各度以二十八宿之距星紀數謂之經度譬之雖比之彈丸則東西南北相距皆然南北分經則東西當分緯緯度



以北極相去遠近為數亦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兩極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五十秒赤道橫分兩極與兩極相遠各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二十五秒天頂名嵩高北極偏於嵩高之北南極既偏於地中之南所以赤道必斜倚於南也雖曰斜倚於南而其東西兩傍則在卯酉之位矣宋兩朝天文志王奕按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審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經濶狹强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其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濶或狹何也曰日之所經偶與此宿相當此濶狹之所以分也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傍非無星也然

日纏一二日而其星遂與相當故其度不滑不狹也夫其滑度
溷狹非擧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南斗六星也擧全體言之合
距杓星為度而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為度杓二星則入于箕牽
牛六星也擧全體言之合距西二星為度今曆家擧中二星為
度而西二星則入於斗虛二星也擧全體言之合距北星為度
而今曆家擧南星為度北星則入于牽牛蓋南斗六星之中杓
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於魁而滑二十六度
牽牛六星之中西星不當日之度而中二星當度故牽牛距中
星而滑六度（名牛之宿非牽牛今曆家誤以）虛一星之中北一星不當日
之度而南一星當度故虛距南星而滑十度古之曆家假設是



以步日纏非擧一宿之全體也沈氏筆談曰予預詳定渾天儀
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
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
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既分之必有物紀之然後可窺而數於
是以度度之星紀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朞當者止二十八宿
星而已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
星止有此而已渾儀奏議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
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挈度所
以生數也安城劉氏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天之
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

一度即其星辰次舍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匝而後過其既
匝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旋行過三百六十六
度二百三十五分也鄱陽董氏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其與
日離合而成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故強謂之度以步日月
五星之行也尚書考靈耀日月五星冬至起牽牛日月若懸璧
衆星累累如連貝天學衍義補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
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
序正故性理謂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曆立元紀蔀章各有其
義章者至朔合於一時也蔀者至朔合於子時也紀者至朔會



於甲子日夜半也元者至朔會於甲子夜半又為甲子歲首也
後漢志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
至朔又後謂之元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天
文圖天也者道也道也者象也象成而數昭焉數昭而道著焉
觀天者觀其道而已矣是故五星列宿文也而亦道也伏見盈
晚抱珥虹蜺道也而亦文也變化見而王政應焉君道倚焉
人君動必以天上也暗之而滯其次也弗克畏而咎生斯下也
已故曰天垂象而聖人則之則之者則道也非則其象也彼以
數而已者推測之學始焉用是
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道虧盈而益謙。 樂天知命故不憂。(書)欽若昊天。 天
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難忱。命靡常。
常厥德。保厥位。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天難忱斯。不
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
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春秋左傳)天生民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穀梁傳)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
地之性。必不然矣。(禮記)惟天之受命於天。 哀公問君子何
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知我者其天乎。 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
階而升也。(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中庸)今夫天。斯昭昭
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誠者天之道
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天命之謂性。 高明
配天。(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吾之不遇魯侯。天
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荀子)天者群物之祖。故徧覆
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以立教。亦溥愛而無私。 陽常居
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無用之
處。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屈原)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
母也。(晁子)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三焉。夫婦者天
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下之所賴以全也。朋友者。天屬
之所賴以正也。(華陽范氏)君人者。知天道之運於上。而四時



寒暑各司其序。(致堂胡氏)爲天養民者。天子之職也。(文子)積
於道德者。天與之。(管子)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
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軍志)禮以順
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李德裕)不過
天道。斯爲至理。(文中子)天不爲人怨咨。而去其寒暑。(郁離子)
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
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皇極經世)凡有形者。則有
數。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也。豈不可以數推。 天之象數。則可
得而推。如其以神用。則不可得而推也。(天文畧)天道之運行
者。有常之數。可推也。所以定四時而成歲。其莫測者。非常之

原缺第九葉

變不可度也。所以示譴捴而昭警。(六韜)天道無殃。不可先倡。
(文臉)災祥者。天也。變災爲祥者。君之一念也。
(通鑑外紀)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闕。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
趙雪航曰。不周山既云天柱。不知幾萬仞高。共工雖有力人。不過百鈞。何爲觸之即折。天乃輕清之氣。豈石之能所能補。又豈能飛身千萬丈之高以補之。此列子寓言之妄。與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皆虛繆之辭。漢晉南北朝儒者。宗其文辭以爲實事。蓋不寫其妄也。
帝堯其仁如天。

可知編 天十叁

商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謂之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韓詩外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管仲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蒼莽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
(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十一年。深念遠思。求群臣教誨。大夫種曰。報怨復讐有九術。一曰尊天。越王乃行其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事天一年。國不被災。
(通鑑)秦二世皇帝二年。張良欲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數以

所生。猶父母之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順帝漢安元年。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奸贓。乃爲設酒餚。陳平生之好。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其罪。州境肅然。
獻帝建安十二年。諸葛亮説孫權曰。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
(蜀志)吳使張温來聘。温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睠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

可知編 天十叁 十

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劉姓。温曰何以知之。宓曰其子姓劉。以此知之。
(文獻通考)晉惠帝元康二年。天西南火裂。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三。説者謂陽不足。君道虧也。
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雨相薄。　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　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
又鳴。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二月庚辰朔。震于西南。天如裂。　中大同
元年。六月辛巳。夜天有聲。如風水相薄。　太淸二年。六月。天裂
于西北。長十丈。廣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　十二月。天西北
裂。有光如火。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
夜乃止。　十四年。九月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
後主至德元年。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靑
黃雜色。隆隆若雷聲。
通鑑南北朝。周主贇。自稱天元皇帝。昏暴滋甚。爲后父楊堅所
弑。
文獻通考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四月乙丑。天有聲如瀉水。自南
而北。
五倫書隋趙綽。高祖時爲刑部侍郎。時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
以惡錢易好錢。武候執以聞。帝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當坐
杖。斬之非法。帝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
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望
感天心。何論大木。
通鑑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李密開洛口倉散米。隨意多取。離
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道路。米厚數寸。賈閏甫曰。國以民爲本。
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所天在此。故也。而屑
越若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
太宗貞觀二年。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
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臣民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
不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愼終如始則善矣。
玄宗天寶四載。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
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
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不須收。此自有人守護。群臣表賀。
文獻通考天寶十四載。五月。天鳴。聲若雷。



通鑑令狐潮謂張巡曰。何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
天道何。巡曰。君未知人倫。焉知天道。
德宗貞元五年。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泌極言盧杞之奸。以
致建中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
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
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自
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文獻通考僖宗中和三年。浙西天鳴若轉磨。
通鑑宋太祖即位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笑曰。帝王之興。
自有天命。求之不可得。拒之不能止。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女

禁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鴟尾。帝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將旦。忽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遂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天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以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啟封。其書辭類老子道德經。讀訖。盛以金匱。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仁宗時。講臣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五事得。則有休證。五事失。則有咎證。是以聖人



克謹天戒。以修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戒慎於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哉。

文獻通考。神宗熙寧七年。七月庚子。丑之三刻。西北天鳴。

通鑑。徽宗政和三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詔天神降。時以道士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復。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帝又問見人物否。攸奏曰。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歷歷可識。遂以為天神降。　六年。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以林靈素對。即召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東華帝君。主東方。又有佐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盛章王革。即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褚慧等下降。佐帝之治。時劉貴妃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賞賚無算。　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天帝徽號。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　七年。夏四月。帝諷道籙院曰。朕乃天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之人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群臣及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用於教門章疏內。而不施于政。



鑑斷曰。徽宗承神宗之遺體。而自謂上帝元子。為中國之帝王。而自謂為太霄帝君。不知夙生而幼悟此數。或得之夢寐也。直方士之謬說耳。獨其所謂中華被金狄之、、。遂成完顏氏之讖。豈天鑒其昏濁。若或使之以儆天下後世也。噫。

孝宗隆興五年。作敬天圖。　嘉泰二年。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判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illegible]申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其贈以官。慰爾泉下。尚知享哉。

文獻通考。寧宗開禧元年。六月壬寅。天鳴有聲。通鑑。嘉定十五年。元滅回回國。遂進次於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

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
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能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
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
國人命。元主即日班師。

理宗紹定六年。冬。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赴元軍。
史臣斷曰。金俘人之主。臣人之帝。百年之後。遂遣崔立之實。
金人之俘宋。於汴之青城。而元人之俘金。即詐曰金人俘宋
之地。金以夷而戕華。元不自戕其類。而天假手於華人崔立
以代宋之報復。人雖巧於施為。天更巧于報應。

元文宗至順十三年。秋八月。天鼓鳴於東北。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曉復鳴。其聲
如空中戰鬪。

五倫書

國朝丙午八月。
太祖皇帝命博士許存仁進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因語曰。天道微渺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之理。必以類應。稽
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
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
以為君人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豈特為人
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
之本

祇樹衷談

元以張正常為正一主教天師。尊寵甚至。洪武初。屢
覲京師。
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遂命革
其舊稱。止名真人。

按書傳曰。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
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何如。周髀之術。以為天似
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繞之。日近而
見謂之晝。日遠而不見謂之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
失。蔡氏所謂日遠須彌山而晝夜五更者即此說 渾天即璿璣玉衡之遺法。歷代



以來。其法漸密。迄今用之。又按大學衍義補言陶唐以前。占
步之術未詳。天道之遠。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
命官。以羲和為第　我自是以後。紀數以書。有一定之曆。觀
天以驗。有一定之制。故周馮相保章。皆世其官。以專其業。而
不及於民。近代制曆觀象之官。往往以司司為心。巍巍乎唯
天為大。在人君且當敬而順之。而臣下可以之乎。我
太祖改前代司天監為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意。而敬天勤民
之心可法矣。又言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配天享帝之類。以
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
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生而言。則隨時隨方以

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一天也鄭康成以星象名之分天為六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乙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理況五六代

本朝惟於大祀既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乙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乃以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象與天皇紫微並列其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又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為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為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況有甚



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上帝之上唐明皇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褻天之甚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也不可誘為異教之徒自相崇奉非祀典之所繫也又若爾雅以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廣雅以南方為朱天西南方為昊天西方為成天西北方為幽天北方為玄天東北方為變天東方為蒼天東南方為陽天淮南子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夫以天而分為其方其天已為破碎況又以二十八宿分配之且謂出角亢氐三宿為中央蓋角亢等乃東方七宿若分此三宿為中央則東方缺了三宿不具備乎況天之體圓雖有東西南北之分實則周匝相接晝夜運轉何所別識注指二十八宿所居之次曰此某方七宿因以名耳非若地之有定體可指也此以地盤誤天盤謬矣又誤以牛宿為牽牛牛宿六星牽牛三星初無本名爾雅謂河鼓為牽牛到張衡遂有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之說後世遂訛傳牽牛為織女之夫唐人又誤以河鼓為黃姑而有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及考星書河



鼓三星主軍鼓主天子之三將軍中為上將軍左為左將軍右為右將軍其非牽牛明矣今七月七日河鼓織女朗然在天何嘗過河何嘗有鵲橋有目者共見奈何訛以傳訛迄今不解蓋廣雅爾雅淮南等書徒侈其博而不加詳考故當理處固多而悖理處亦不少

日第三

日說文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君象也白虎通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許然曰火精也書傳曰陽精靈憲曰陽精之宗正蒙日為陽精其質本陰蓋火日外光其中實闇至極經世太陽為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沈氏筆談或問予曰日月之形如

九耶如扇也若如九則相遇豈不相礙乎對曰如九何以知之
以月盈虧可驗也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氏衍
義通曰古之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耳而無有
言其如何圖者沈括取喻於九最為精密漢天文志曰陽也陽
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盛故為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
南晝退而短陰盛故為涼寒也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
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
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二度中秋
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
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隋



天文志曰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
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
寧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
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
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烏鳥群鳴國失政
日中烏見主不明為政亂國有白衣會日中有黑子黑氣乍三
乍五臣廢其主日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有死君有大
水日食見星有殺君天下分裂王者修德以禳之文伝觀天呂氏
春秋曰日有鬭食有倍僪猶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眾日並
出有晝盲有宵見此皆亂國之所生也孟康注曰旁氣也適日

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穴多作鏑其形如玉鏑也
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量或作虹蜺讀曰
蓄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
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鏑鏑者抉傷也晉象新書曰太陽之
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其體徑一度自西而東一日行一
度一歲一周天日月五星皆麗於天天行疾日月五星行遲
為疾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人君有道則日光失道則日
露其慝譴告人主而儆戒之如史志所載日有食之日中烏見
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或變為孛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
類是也日行不衷道晝永則出赤道北晝短則在赤道南



其道別名黃道黃道赤道如兩環交差自冬至始言之日在赤
道之南橫斜赤道二十三度九十分冬至後行漸近北及仲春
則離冬至所經九十一度有奇而在赤道之交過交入赤道北
斜去遠赤道九十一度為夏至所經而近北橫渡赤二十三度
九十分從此漸轉而南但非由故道及仲秋復交於赤道而去
夏至所經亦九十一度有奇然非仲春之交乃其相對之處過
交出赤道南乃九十一度有奇為次年冬至後元度此周天歲
終之說也夏至晝最長日最近北午中也冬至晝最短日最近
南子中也天暑則日高而近北天寒則日低而近南日高則行
天久而晝長晝長則陽氣積多而暑日低則行天不久而晝短

晝短。則陰氣積多而與夏晝長而夜短。日在地下時少。故井水
冷。冬晝短而夜長。日在地下時多。故井水溫（天文秘畧）太陽為
火。火之在天則為日。日質本陰。離中虛也。日至婁井之方。則為
春為夏。日至角斗之次。則為秋為冬。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
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至於春分。日在奎婁之黃道。此
道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至於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
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至於秋分。日在軫角之黃道。此
道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是日之比而後南。南而後比。黃
道之勢然也。赤道分定南比之中。亘古不易。若黃道半在赤道
之南。半在赤道之比。乃因日行而然之。雖為日之出入。而其朝
東夕西。則半隨天之行也。春以卯為正。而日行在西。婁夏以午
為正。而日行在南。鬼井秋以酉為正。而日行在東。角冬以子為正
而日行在比。斗（渾天論）曰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
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西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
謂之秋。行比陸。謂之冬。以成陰陽寒暑之節。貢近日之所行
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
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
道內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今在
其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最遠。晝行地上百四十
六度少強。故晝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

至後。去極稍近。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
少。故夜稍短。所行之黃道稍比。故日稍比。以至於夏至。日在井
二十五度。今在參去極六十一度少強。日最比。去極最近。晝行地
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晝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少強。故
夜短。自夏至後。日去極稍遠。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
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所行之黃道稍南。日稍南。以至於
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比相應四十八度。春分
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強。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
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比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日晝
行地上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
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為分。人之晝
夜。出二刻半而明。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
刻以益晝。分漏晝五十五刻也（鮑氏洪微）自冬至至
春分。是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之盡處。所
以謂之至。至此則退。退至秋分。是退一半。冬至是退之盡
處（張氏衍義）二至二分。兩乎四立。立春立夏謂之啟。立秋立冬
謂之閉。四立節氣也。二至二分中氣也（史記曆書）中晝夜刻
數之短長。大抵冬夏至左右。皆十日二十日進退一刻。春秋分
左右。皆只五六日進退一刻。但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
黃道斜行。則過南過比之勢直而速。故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

至黃道與赤道相去二十四度。為最遠。日既橫處行。其過南過七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進退一刻。晝夜十二時。均分百刻。一時有八大刻二小刻。六刻總九十六。小刻總二十四。小刻六。准大刻一。故法為百刻。上半時大刻四。初一。初二。初三。最後小刻為初四。下半時大刻亦四。正初。正一。正二。正三。最後小刻為正四。世謂子午卯酉各九刻。餘皆八刻。蓋謂子午二時十刻。餘皆八刻。非是。歲時記。魏晉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一線。隋劉焯又推究日行亦有盈縮。自冬至行一度五分。漸減一二分。至三四分。以及赤道之交。則正行一度。從此漸減之。及夏至。行九十五分。自夏至後。行漸增。所增與所減相。及冬至則復如故。蓋日行一度有餘曰疾。不及一度曰遲。以增虧之數相補。一日止為一度。從冬至距春分。以行疾而積盈。從春分距夏至。以行遲而消其積盈。比之常度猶差。前故冬至距夏至皆曰盈限。從夏至距秋分。以行遲而消縮。從秋分距冬至。以行疾而消其積縮。[illegible]宿度。然春分二日之前。已交赤道。則盈二度有餘。秋分二日之後。纔交赤道。則縮二度有餘。故二分之黍盈縮最多。授時曆謂日在赤道之南行疾。赤道之北行遲。而後曆亦以春分距秋分行遲。秋分距春分行疾。月行遲疾盈縮之理亦然。但度數不同耳。　唐虞之時。冬至日在虛二度。漢冬至日在斗二十三度。唐冬至日在斗十



度。宋冬至日在斗二度。元冬至日在箕九度二十二分十八秒。今之冬至。日在箕四度。今又在箕三度。以漢武較帝堯時。已差一二次。度。皇極經世補註。日與天會。月與日會。皆在於子。日行起於子之半。天亦起於子之半。曆法。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一歲之數也。然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九十二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九十二者為朔虛。而閏生焉。性理曆家所謂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自前一節氣至後一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為中分。中即氣盈。北近極。故。[illegible]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illegible]夏至至於[illegible]表。景長七尺三



寸六分。日之遠近難知。要以晷影。晷影所以知日之南北也。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潁川陽城地也。今為登封縣。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地八萬里。安城劉氏。先儒以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日實右行。若處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冬至日在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只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論於申位日之行。當經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為星昴乎。今曰星昴。則是昏時日仍纏於虛。其為右行。而一日一度可知。又以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畢中驗

之上是右行無疑論蓋說同用右旋皇明通紀
以同時而起與造會春嘗少五步覽尚書泰傳謂日月隨天左
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蓋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
間其太陰與五星照繞右行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
太陰居於列宿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
天第次不動者太陰過衆則其右行明矣若六華正者謂方來
今後學識蓋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
以下京房易傳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闇雖不同宿
陰氣盛薄而掩之也詩傳日月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



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天文秘畧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前朔後近一遠三。則月斜倚而爲弦。與日相對。當天之中。則月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非度。則日射月而月爲之食。月不行黄道。止行八道。皆斜入於黄道內外。故謂之九道。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黄道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次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黄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二次與日會。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

一交。此時方有食也。然而有食不食者。因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有分數。或小有盈縮。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 日月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月行內道。在黄道北。則多食。行外道。在黄道南。雖遇正交。而無由掩映。食多不驗。 合朔之時。縱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對望之時。橫雖對道。縱不對度。縱亦對度。日奪月光。則日射月而月食。二十九日半而與日同度。謂之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謂之望。 月與日會處定於每月二十九日四十九分。上會假如十一月斗柄指子。子與丑合。日月則會於丑。其辰爲星紀。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十二月斗柄指



丑。丑與子合。日月則會於子。其辰爲玄枵。自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其辰爲娵訾。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於戌。其辰爲降婁。自奎五度至胃七度。三月斗柄指辰。辰與酉合。日月則會於酉。其辰爲大梁。自胃八度至畢十二度。四月斗柄指巳。巳與申合。日月則會於申。其辰爲實沈。自畢十二度至井十六度。五月斗柄指午。午與未合。日月則會於未。其辰爲鶉首。自井十七度至柳九度。六月斗柄指未。未與午合。日月則會於午。其辰爲鶉火。自柳十度至張十八度。七月斗柄指申。申與巳合。日月則會於巳。其辰爲鶉尾。自翼一度至軫十一度。八月斗柄指酉。酉

明故云暗日非有象异而强名之故云虚暗虚缘日而有故其
圓徑與日等（宋中興天文志）隋張胄元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
道所道交出黃道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
各十五度已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
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多不驗故張衡云對
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
有表裏淺深故月食有南北多少本朝朱熹頗主是說由是言
之日之食與否當觀月之行黃道表裏月之食與否當觀所值
闇虛表裏如何於黃道論之也又曰凡月之行歷二十有九日
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當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



為月所掩則日食是為陰勝陽其變重若日月同度於朔月行
不入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之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于日闇
虛之內則月為之食是為陽勝陰其變輕近世朱熹以為月食
終亦為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矣所謂闇虛蓋日火外
明其對必有暗氣大小與日體同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也
然闇有當食不食出於曆法之外者邵雍謂曆算之誤云張衡
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月則月食月
望行黃道則值闇虛值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沈氏筆
談或問日月之行一合一對而有蝕有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
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

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
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
當其交處則食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
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蝕起於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
出於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
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食月道自外
入內則食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於東北而復
于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食既則起于
正東復于正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朞
容齋洪氏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



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
望參錯也天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
睺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
能求朔望耳若餘入交書所不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
十一曆皆然須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為明望
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
則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而月在日下掩太陽而過則日光
為所遮故為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食之理金華宋氏西域遠
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
法但用十二宮而分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皆將不

閒及推日月之薄食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詩〕十月之交〔註〕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道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為非常之變矣〔文獻通考〕李尋對漢哀帝曰夫日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象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親房有常節君不



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云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肌閒差癒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尚書五行志序〕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廣雅〕日名

耀靈一名朱明一名大明〔纂要〕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温曰煦在午曰停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反照於東曰反景景在上曰反在下曰倒景日有愛日有畏日遲日日光日影日射日晷日氣日晛

〔易〕日以烜之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日新之謂盛德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乃日覲四岳群牧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自朝至日昃不遑暇食



用咸和萬民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詩〕如日之升 聖敬日躋 我日斯邁 壹醉日富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左傳〕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禮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日中考政 大采朝日〔論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吾日三省吾身 日知其所亡〔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庸〕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孟子〕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illegible]門子〕旭日纔升於

上弦則泥羅斯屏。（尸子）聖王日食則修德。（陸賈新語）日不忘照。（劉子）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荀子）欲馳光於日下不可得矣。（崔元始正論）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無不見思於後日。（鶡冠子）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尉繚子）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兵。（吳越春秋）越鸞向日而熙（博物志）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論日遠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闕日用註）日初出近而當中遠。當中向熱者。炎氣直下也。（列子見）

（通鑑外紀）燧人氏為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

帝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堯乃使羿上射十日。

（通雷航記）自天地開闢至堯之時。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氣既開。人文既著。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豈有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之妖患乎。況日在天。距地億萬里。羿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二三百步。然縱及於日乎。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淮南王與方士作內外書。此言出於外書鴻烈。殆若莊列荒唐之言也。作史者收入外紀中。誤矣。

（文獻通考）夏仲康五年九月朔。日有蝕之。

周幽王六年。十月。日有食之。

右詩書中所載春秋以前三代時。日食惟此二者可考。按（春秋）書日食。終於魯定公之十五年。（漢史）書日食。始於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搜考史傳。書日食者。凡七而已。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凡三十六。劉向備以為乖氣致異。至前漢二百一十二年。而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八晦一日三四方不見七京師見四方不見京師不見四方見各）則又數倍於春秋之數。後漢百九十六年。而日食七十二。（朔三十六晦二十七史官不見郡國以聞十一）一日。魏晉一百五十年。而日食七十九。（朔六十五晦七不言朔晦七）則愈數於漢西都之世矣。春秋降而戰國之雄競角。爭城爭地。斬艾其民。伏尸百萬。以至於始皇二世。生民之禍烈矣。世道之變極矣。乖氣所致。謫見於天。宜不勝書。而此二三百年之間。日食僅六七見焉。何哉。蓋史失其官。不書於冊。故後世無由考焉。昔春秋日食。必書朔日與日而不書晦朔。與晦朔而不書日。俱以為官失之。今秦初書日食者一。則書月而不書日與晦朔。周末書日食者六。則書年而併不書月。其見於史冊而可考者。僅僅如此。則其遺軼而不書者。可勝道哉。非日之果不食也。又按（李延壽南北史）不作諸志。後來之閱史者。遂以（隋書）上接（晉書）然（隋書）諸志。南止及梁陳。而不及宋齊。北止及齊周。而不及元魏。而沈約蕭子顯魏收諸史。世所罕見。故宋齊魏之事。無由考焉。近世鄭漁仲作（通志）。號為該洽。然其天文畧所書

日食，以梁武帝天監十年，上接宋恭帝元熙元年，蓋止以隋志之所有者書之，而更不考宋齊之事，疎畧如此。又况梁陳兩代日食九十四，而隋志僅書其四，則隋志亦未爲詳盡也。今就帝紀中剔出所書日食，類而載之。南宋齊梁陳，凡魏周齊隋，上承晋下接唐，然後所載稍備。然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縣（古懸字）象著明，同此一宇宙也，豈有食於北而不食於南之理。如以爲陰雲不見，則不書食。然北史所



書過倍南史之數，豈南常陰翳，北常開霽乎。又歲年之不合與年同異，皆所不可曉者。春秋日食不書日與晦朔，猶以爲官失之。今二史牴（音抵）牾（音午），乃如此，其爲官失也大矣。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朔九十二，晦一）。五代五十五年，日食二十一（朔十九，二日一，陰雲不見一）。按通考，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寧宗嘉定十六年，止凡二百七十三年，日食一百十九（俱朔，當食不食九，陰雲不見二十四）。通考往往譏史官之疎漏，乃通考於高宗紹興三十年七月丁丑朔，八月丙午朔，一歲二食，而止書八月，不書七月。史書而通考不載，無其已疎乎。及考理宗至帝昺，凡五十七年，而史鑑僅書日食七（俱朔），胡元入主中國九十三年，日食三十七（俱朔，一歲再食一）。

呂氏春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殷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則請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明日要期，則不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

文獻通考：漢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時有景，亡光，是夏寒，至九月。

靈帝中平四年，三月丙申，日中黑氣大如瓜。

晋武帝泰始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氣貫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



惠帝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永興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分日。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黑氣掩日，所照皆黄。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辰時，日隕於地，又有三日並出於西方，而東行。　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

通鑑：元帝建武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詔群公卿士各言得失。　帝長子紹，幼聰哲，年數歲，帝常坐置膝上。會長安使來，帝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異之。明日宴群寮，又問之，對曰：日近。

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文獻通考宋文帝元嘉四年十月辛卯。日晝昏。凡十日乃明。

孝武帝大明七年。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赤如血。未沒四五丈亦如之。至八年春。凡三度。謂之日死。

梁元帝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有兩日俱見。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二月庚午。日鬪。光遂散。

通鑑隋文帝仁壽元年。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蓋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以來。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尺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文獻通考四年七月乙未。日青色無光。八日乃復。占曰。主勢奪。

煬帝大業十三年。十一月辛酉。日光四散如流血。占曰。賊入宮。又曰臣逆君。

通鑑唐太宗貞觀五年。上謂侍臣曰。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十一年。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於鐵勒諸部去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

文獻通考中宗景龍三年。二月庚申。日色紫赤無光。

肅宗大曆三年。正月甲午。日上有黃冠。青赤珥。凡氣長而立者為珥。橫者為格。並于日上為冠。

通鑑憲宗元和七年。上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文獻通考文宗太和二年。十二月癸亥。黑祲與日鬪。

宣宗大中十三年。四月甲午。日暗無光。

僖宗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兩日並出而鬪。三日乃不見。鬪者。離而復合也。

昭宗天復元年。十月。日色散如黃金。十一月又如之。天祐元年。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

通鑑周恭帝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命殿前都檢點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殿前散指揮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

五倫書太宗每旦朝罷。登崇政殿決事。日中未食。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決事。帝不聽。嘗語近臣曰。天下事日日聽斷。尚恐不及。唐末諸帝多深居。何也。

通鑑真宗景德元年。契丹侵澶州。帝北征。司天言日抱珥。黃氣

充塞宜不戢而郤。天禧元年。夏四月。両日並見四方。說者謂
陰盛之盛與陽相抗。君道之虧。莫甚於此

文獻通考仁宗寶元元年。六月戊子。日官楊惟德等言來歲閏
十二月。則庚寅歲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于庚寅。則日食在前
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通
鑑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朔。日食四分。入雲不見。時議稱賀。修起
居注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
爲近狹。今若太陽虧。而有浮翳蔽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
者。此乃天戒之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
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沉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
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
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
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
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應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
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
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
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
十九史畧。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瓘見其視日不瞬。謂以人必大
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爲天下患。遂疏攻
之甚力。京銜。

文獻通考徽宗宣和二年。正月乙未。日蒙蒙無光。
欽宗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庚申。日赤如火。無光
通鑑理宗端平元年。春正月朔。孟珙會元師圍金蔡州。見黑氣
壓城。日色無光。是日金亡。
劉祈曰。金自南渡後。爲宰執者。往往無遠謀。臨事相習低言
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
相謂曰。恐主上心不安。事下衆議。相視無敢先發言者。事至
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
事抑之。用少擇軟熟無鋒鋩易制者。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
之台閣。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長吁而已。兵退
則大張具會飲。因循苟且。竟至國亡
恭宗德祐二年。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鵝卵。相盪久之
順帝至正十六年。三月。有兩日相盪　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
一月一星。
五倫書
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
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嘗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晏安。而忘艱難哉。

按(淮南鴻烈解)日出於暘谷。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早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入於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浦。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信如此說。只是天如許之高。一定不移。而日從東升。經歷天上許多處所。殊不知日之自東而西。乃天之轉。非日之行。日一晝夜。止東行一度。柰何以天之轉爲日之行。而生出許多名色。至於止女息馬。尤爲妄誕。又以日中有踆烏。踆趾也。謂三足烏也。自此言一倡。後世因之。史於晉穆帝永和八年。亦云日中有三足烏形見。五日乃止。夫日體徑一度。說者謂一度闊廣千里。今自地上觀之。僅如盤盂。烏體多大。不過如所謂日中有黑子如桃如瓜。亦彷彿其形似而已。烏亦黑氣之偶如烏形耳。豈真三足烏耶。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曰羲和。爲帝妻。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郭璞註。羲和能生日。故日爲羲和之子。乃(廣雅)又云。日御曰羲和。則羲和又日之御。而非日之母矣。又謂夸父逐日而行。渴欲飲於河。謂不足。北飲大澤。未至而道渴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是皆悖謬不經。但此書傳之既久。世人多襲用其語。而莫知其非。故述其辭而辨其妄。又謂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音揮)之。日爲之反三舍。此或以氣勝之。若風俗通載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徵。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對曰。不然。謹按高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卽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卽位時已昏夜。日不再中。又(博物志)言。費昌夏桀時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夫馮夷水神。費昌何從得見而問之。又以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要見此石室。何入於三千年之前預爲之 天造地設耶。天地但能生物。而不能作銘勒石。徒傳其情 不撓之理。如鴻烈雖自謂大明道之書。而於天道且不明。則何取於鴻與博。

月第三

月(說文)太陰之精。(書傳)月陰精。(正蒙)太陰爲月。(部子)月。太陰也。白虎通。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

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朔旦受符復行釋名月闕也。言滿則復闕也。朔月初之名。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朓月晝之名。晦灰也。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日月遥相望也。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朓音眺朔而見東方。謂之朒。朒音忸謂側慝朏月未成名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故書曰哉生魄。哉始也性理日月本體如彈丸。但月無光。受日之光以為明。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在上。日在地下。其光從地四旁射出。故月被其光而滿。明處向下。人在中間。正看見其圓。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見得其明之半。是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月中微黑。是地影。蓋地居天中。四旁皆空。水地是一塊實的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亦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世俗桂樹蛙兔之說。其惑久矣。隋天文志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之行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月為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則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強。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程氏演繁露沈括取銀丸為喻曰。月本無光。日曜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其光全耳。及其闕也。亦非其闕。乃日光之所不及耳。此喻最為精確。章象新書月與日對望。為地所隔。獨能受日之光者。陰陽精氣之潛通。猶吸鐵之石。感霜之鐘。莫或聞之也。月明不全瑩而似瑕者。如懸明鏡。照水之處則瑩。映地之處則瑕。世以為山河所印之影是也。

月行不由黃道。亦不由赤道。乃出入黃道之內外。而有九行。止是一道。其道與黃道相交。如赤道然。黃赤二道相遠近處。二十三度九十分。而月道距黃道遠六度二分而已。自交始至交中。月在黃道外。名陽曆。自交中至交始。月在黃道內。名陰曆。所謂九行者。陽曆在夏至日纏之南。夏為南。乃南之南也。名外朱道。陰曆在冬至日纏之北。北為內。名內朱道。冬至日纏伏於地之子位。則月在黃道之上。凡地以下為北。上為南。故曰內朱道。乃北之南也。陰曆在夏至日纏之北。名內黑道。夏為南。乃南之北也。陽曆在冬至日纏之南。名外黑道。在南而曰黑者。月道在黃道之下。凡地以上為南。下為北。故雖南而曰黑。陽曆在秋分日纏之東。名外青道。乃東之東也。陰曆在春分

日纏之東。名內青道。乃西之東也。陽曆在秋分日纏之西。名外白道。乃西之西也。陰曆在秋分日纏之西。名內白道。乃東之西也。以內外分別朱黑青白爲八道。八道而曰九行者。以八道之行。交於黃道。而穿度其間。該道以九言也。八道變易不常。不可置於渾儀。亦不可盡於星圖。所可見者。黃赤二道耳。赤道與八道相交遠近。朱道止十八度遠。黑道止三十度遠。青白二道。約二十四度遠。（天文秘畧）月。陰精也。質本陽。而氣本陰。故受日之光。而不受日之精。日之精。卽其闇虛是也。至望。月爲闇虛所射。故食。蓋火日外景。其中實闇也。月質本陽。坎中滿也。（繹前緖後）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婁。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者。歷家以周天爲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呂氏春秋）月也者。群陰之宰也。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德形乎己。而四方傷乎仁。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張氏行義）曆家論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實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初三日。日將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八日爲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爲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日將出時。月在辛上。哉死魄。見於平旦。二十三日爲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爲晦。月與日會在乙上。（安城劉氏）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爲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八忽八微四塵有奇。七分共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八微九塵有奇。如月左行。而一月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三十九度有奇。假令其日酉時。月初出。纏其宿。計其行至亥戌。當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嘗試驗之。而月纏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可知矣。

（易）坎爲月。　月盛則食。　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書）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卿士惟月。（詩）如月之恒。　而月斯征。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禮記）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少牢夕月。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論語）月無忘其所能。（中庸）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後漢志）月以閏之。（史記）月滿則虧。（管子）聖王月食則修刑。（風俗通）吳牛見月而喘。言役之苦於日矣。故見月而喘也。（鄒陽）明月之珠。以暗投人於道路。無不按劍而將盻無因而至前也。（張衡）何以報之明月珠。（程子）月落萬川。列處皆明。（鶴林玉露）繪月者。不能繪其淸。

通鑑外紀。地皇氏。以三十日為一月。

周昭王元年。周道漸衰。月有五色貫紫微。

文獻通考。漢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街南中國。是歲帝自將兵擊匈奴。圍於平城七日乃解。

通鑑。文帝四年。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留邸一月乃罷。季布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此必有毀臣者。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召卿耳。

文獻通考。宣帝本始四年。七月甲辰。月犯辰星在翼。孟康曰。相反曰犯。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夜。月食熒惑。孟康曰。星入月。而星見於月。是為星食月。掩星。而星滅不見。是為月食星。隋天文志。月食五星。歲以饑。熒惑以亂。填(音)以殺。太白以強國戰。辰以女亂。

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易傳言君弱而婦彊。為陰所乘。則月並出。

通鑑。獻帝建安六年。劉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如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乘。髀裏肉生。歲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成。是以悲耳。

文獻通考。晉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天子賊臣。群下自相殘。桓玄篡位之徵也。　義熙元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反慝。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反慝之應。

梁武帝太清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鉤。見於西方。占曰。其國亂。

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光見於東方。占曰。月晝明。姦邪並作。擅君之朝。其後侯景篡弒。

隋煬帝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旦。兩月並見。

唐高宗儀鳳二年。甲子朔。月在西方。是謂朓。(朓音)

武太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

文宗開成五年。正月戊寅朔。甲申。月未弦而中。

文獻通考。宋真宗天禧四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重見。占曰。大臣爭權。有誅。又曰。有大水。其年秋。宰相寇準貶。滑州河決。京師大水。

高宗紹興二年。二月丙子。月未當闕而闕。體如蝕。色赤黃。占曰大臣黜。又曰臣下不奉法。侵奪主勢。於是張浚專制於蜀。始議召歸。　四年。十一月壬申。月色無光。

寧宗丁巳歲。五次月食。二月望。為入交中。七月望。為交初。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乃以二更盡月食之既。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復如之。按歲三食。皆是交中。太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令一年五食。當更求其旨趣云。

通鑑。元仁宗初即位。李孟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

人神化之迹。敢以為賀。帝慼然曰。朕踐祚未踰月。寧有物價損
減之理。此言非所願也。
按淮南子月一名夜光。似矣。又言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夫
月。氣耳。其體至圓。其徑一度。說者謂一度廣千里。一人豈能
御之。又曰畫隨灰而月暈缺。此即取荻灰止酒水之妄誕。又
言羿得不死之藥。其妻嫦娥竊之以奔月宮。則月中又有宮
殿矣。將連宮殿以駕之乎。張衡靈憲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
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宮。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
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
托身於月。是為蟾蜍。及考通鑑羿之家衆寒浞殺羿。因羿室



生浞及往。則姮娥已為浞有。不得奔月宮矣。獨其所謂月中
彷彿有物。山河影之。此言為當理耳。五經通義謂月中有兔
與蟾蜍並。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陽也。春秋元
命苞以麟龍鬬而日月薄蝕。酉陽雜俎又謂月中桂高五百
丈。有一人常斫之。創隨滿。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代
樹。不知有何過。何人謫令伐樹月宮。此與蟾兔麟龍。總之皆
妄誕也。又帝王世紀及抱朴子皆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
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
至月晦而盡。若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曆。名之蓂莢。一名
曆莢。夫亦稱堯命羲和。舜齊七政。皆治曆明時之事。豈徒據
一草之枝。以紀歲月。設此草不生。將何為據。又龍城錄載唐
天師與唐明皇八月望日遊月宮。見素娥十餘人。笑舞大庭
桂樹下。明皇歸製霓裳羽衣曲。又逸史云羅公遠。秋賞初侍
玄宗。八月十五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月中遊乎。取一枝
桂。向空擲之。化為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至大城闕。曰月宮
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
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旦諭伶官作霓裳羽衣曲。此與
宣和遺事林靈素與宋徽宗進月宮事。若出一轍。皆幻術也。
二君荒淫之主。故人所獻耶。乃霓裳羽衣曲。壽妃始見。即奏
之以獻媚。遂致寵幸。貴妃漁陽之變。唐之不亡。幸也。徽宗舉
族飛北轅之慘。悲夫。是二君可為萬世荒淫之鑑。



星等四可謀時
星。毛詩名物解星者元氣之精。蓋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春秋說
題辭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為日。日分為星。漢書星者。金
之散氣。與人相應。萬物之精。上為列星。釋義星列宿總名。萬物
之精。白虎通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釋名星者散也。列位布
散也。天文秘畧山嶽之精。鍾而為星。三垣二十八宿。衆星者。古
乎其經遊。水火木金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金水附日。一歲而
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
曰有遲有速。或常見不隱。南極常隱不見。故曰有伏有見。朝

出曰歲，入曰縮，西行曰逆，東行曰順，不東不西曰留，芒及曰犯，妖變曰孛，含拳之生，示其書之格澤之生，示其始也。晉志以格澤為妖星 執法郎位，象其官，明堂靈臺，象其物，自上而下曰流，自下而上曰飛，非所常有之星，偶見於天，寄寓如客，曰客星，凡星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墜也則石，与星一體也。是故皇華建而太微明，樞道淨而三台麗，諫諍開而執法肅，刑罰清而貫索空，角應將帥之長，胃應倉廩之實，以徵以應隱逸之求，凡宿以應求獻之從，室應營造之省，斗應禮樂之彰，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星聚斗以應武功之就。（專象新書）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



十五星，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也，二十八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蒼　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靈龜之體，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為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為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其餘因義制名，觀其名，則可知其義也。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而緯星附於七政，七政之行，至於所居之次，或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可占而知也。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音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并日月謂之七政，五緯之行，不由黃道，亦不由月之九道，而出入黃道內外，月有其道，視日遠近為遲疾，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

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侵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謬，風教陵遲，乖氣所感，則變化多端，非復常理，如史志所載熒惑入於斗，一夕不見，或光芒震耀如玉石器，太白或犯狼星，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甚者變為妖星，歲星之精，變而為欃槍，熒惑之精變為蚩尤旗，填星之精，變為天賊，太白之精，變為天狗，辰星變為枉矢之類，若日之精變為孛，月之精變為彗，政教失於此，變異見於彼，故為政者尤謹候焉。（詩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金大水小，先日而出謂之啟明，後日而入謂之長庚，然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前，或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前，或俱在日後，行在日先則晨見昏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晨不見。宋中興天文志 石氏



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宿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亢，房腹等，而箕也，司春，司木，司鱗蟲三百有六十，蒼龍為之長，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糾之象，司冬，司水，司介蟲三百有六十，王弈曰，龜不獨介蟲之長也，北冬令其氣斂藏，有縮藏之象焉，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毛蟲三百有六十，王弈曰，蒼龍朱雀靈龜不獨蟲之長也，實為王者嘉瑞，做川宿象為白虎，與頭也，曰白虎亦瑞獸也，爾雅謂之甝音酣，虞之異名也，不食生物，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與龍鳳龜俱為

王者之象。故西方七宿配焉。南宮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井鬼

柳目。星頸。張嗉。翼翮。軫尾。司夏。司火。司明蟲三百有六十

王奕曰。朱鳥其以羽蟲之長稱焉。而曰鶉首。鶉火。鶉尾。何也。師

曠禽經。鶉。鳳也。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鸘。紫

鳳謂之鸑鷟。鳳生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七宿取象焉。

按此言雖有所本。然多鄙陋不經。姑述之以廣異聞。

（困學紀聞）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

一。西方七宿八十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七度。四方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穀梁傳注）列星曰恒星。亦曰經星。（朱子）五星皆地

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凝



結。皆受日光。（論語或問）經星隨天左旋。五緯右旋。（漢天文志）歲

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

木氣。則罰見歲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

傷火氣。則罰見熒惑。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

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太

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

白。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

見辰星。凡五星各有色大小不同。凡五星聚其國王。天下從。歲

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從。各以其

事致天下也。有德受慶。亡德受殃。五星之行。或入黃道裏。或出

黃道表。出入無常。不可以筭數求也。凡五星。為贏縮。則不行。急

則過分。（宋天文志）按五星之變。有合有散。有犯有守。有陵有歷

有鬬有蝕有食。同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

及曰犯。常照謂自下而往觸之為犯。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

陵。常照謂突下而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鬬。又曰離復合。合復離

為鬬。早出曰贏。晚出曰縮。又天次上二三宿。曰贏。失次下二三

宿。曰縮。星月相陵曰食。吉凶亦以類應。（漢書音義）福星曰景星。

亦曰德星。妖星曰孛星。彗星。長星。亦曰攙槍。絕跡而去。曰飛星。

光跡相連。曰流星。亦曰奔星。（隋天文志）瑞星曰景星。如半月。生

於晦朔。助月為明。亦名伊星。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曰含譽。光



耀似彗。曰格澤。如炎上。大下銳。色黃白。所見之國昌。妖星五

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為殃災。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

小者數寸。長或竟天。除舊布新。（史原）按彗體無光。傅日而為

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所指。頓挫

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

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生也。曰蚩尤旗。類彗

而後曲。象旗。曰天攙。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河圖）歲星之

精。流為天棓。熒惑散為昭旦蚩尤之旗。填星散為五殘。太白散

為天杵。辰星散為枉矢。（文獻通考）凡妖星。五行乖戾氣之所蓄

結而為之者也。按申須公羊杜預郭璞俱以彗孛為一星。左氏

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晉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曰孛者 彗星也。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杜預曰孛彗也。郭璞釋(爾雅)曰彗妖星也。亦謂之孛。餘其實不然。彗孛長三星其占略同。而其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參之如掃帚。長星光芒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宋均註鉤命決)曰彗星五彗也。蒼赤黃白黑。(史記)彗出東井東井秦分。景公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孛甚彗也。董仲舒曰孛者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大率孛彗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為兵革事。凡妖星出見長大者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



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周官)又以星分有國分野。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元枵為齊之分。星紀為吳越之分。析木為燕之分。大火為宋之分。壽星為鄭之分。鶉尾為楚之分。鶉火為周之分。鶉首為秦之分。實沈為魏之分。大梁為趙之分。降婁為魯之分。娵訾為衛之分。天狗國代北為胡方北狄國 青丘東既屬朝鮮日本琉球。越絕大率[illegible]

然此有間且[illegible]氏隨筆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義多不

然。前輩固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娵訾 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實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繫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繆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書。而不知地乎。天文眾星之所屬。有星在而國亦在者。如并北而女、嘗亦北。翼在南。而鶉尾亦南。經次相



配。而上下同徵也。又有星在此。而國在彼。若[illegible]居東北。而配元枵於正北。鳥七居東南。而配星紀於東北。經次相望。而上下異位也。(天文圖)十二分野。即辰次所臨之地。在天為十二辰。十二次。在地為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之分野占之。(鄭氏)曰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一去至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斷然留逆而不居焉。(語錄)北辰是那中間無星此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又曰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圖說)認。所以就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否。曰。極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

星見其傍 仕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説北盡便是北辰皆
只說北極 動至本朝人方去推浮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
極星依舊動 漢志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
官凡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
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
鬭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虹(音)蜺迅雷風祅怪
雲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政失於此則
變見於彼猶景(影音)之象形鄉(響音)之應聲是以明君視之而寤飭
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晉志文曜
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

可知編

於列居錯峙各有攸屬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
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中外之
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
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綜而
理之漢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凡
三百八十三宮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晉天文志天河
一名天漢起東方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傅
說魚淵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
天津下而 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人星杵造父騰蛇王
良附路閣道 北端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

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
而沒張衡 津漢者金之氣也其本曰水石氏云天漢蓋天一
所生凝流而成者天所以為東西南北襟帶之限也
書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詩星言夙駕稅于桑田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三星
在霤(柳音)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
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
申隕石于宋五既隕星也 文公十有四年有星孛入于北
斗 昭公十有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孟子星辰之遠也文子
政失于春歲星盈縮政失于夏熒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出

可知編

入無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填星搖蕩五行
失行臣受其殃陸賈新語星不晝見爾雅祭星布取其象
之布也
通鑑周敬王四十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司星子韋曰禍當
於君雖然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
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
曰天高聽卑君有人君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
從三舍 呂覽韓詩外傳左傳皆載略有同異
呂氏春秋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治
單父以星 以星入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任

人子壬力。八者勞。任人者逸。

綱目 周顯王八年，彗星見。衛公孫鞅入秦。

文獻通考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旁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燔其石。

漢高帝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

武帝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綱目 昭帝元平元年，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而西行。

可知編　二春　葉

文獻通考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通鑑 綏和元年，時熒惑守心，令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翟方進，賜冊責讓，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禮賜異於他宰相。

光武建武四年，帝引嚴光入，論道故舊，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桓帝建和三年，陳寔詣荀淑，長子元方御車，次子季方驂乘，孫長文尚幼，車上。至淑家，八龍更迭左右，淑孫彧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延熹二年，會客星經帝座。帝問襄楷，楷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佞，則晷度愆違。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

文獻通考 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率大衆伐魏，屯於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中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於軍。

晉惠帝大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光變白，有聲如雷。占曰：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劉石攻略并州，多所殘滅。

劉聰時，平陽星墜為肉，長三十步許。

通鑑 孝武帝大元二十年，有長星見自須女，至於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

可知編　二春　葉

發明 古人遇星變則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狎。若秦主生謂太白為渴入井，孝武勸長星盃酒是也。

恭帝元熙二年，宋主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群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倡義興復，功成業著，遂荷九錫，榮極如此，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莫諭其意。中書令傅亮解之，日晚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

南北朝宋 嘉十六年，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以示允，允曰：漢元

年十月。五　聚於東井。按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
在尾。其[illegible]天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
浩曰。天文欲為變。何所不可。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再審之。
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前三月聚。非十月
也。衆皆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
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天下妙理至多。何遽
問此。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
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
西奔。慚曰。虜亦應天象耶。

可知編　天春　李

唐高祖武德八年。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巳未。復經天。傅奕密奏
曰。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
太宗貞觀八年。有星孛於虛危。歷氐。餘百日。帝曰。上天見變。吾
何不戒。　二十二年。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
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見于五車。帝避正殿。令中尉減
膳。奉常停樂。詔令內外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
忌。
中宗景隆二年。皇后韋氏弒帝於神龍殿。湘王子臨淄王隆基
與劉幽求　謀匡復社稷。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
幽求曰　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而入。殺韋后及

安洪公以　其黨皆誅之。
〔續通鑑〕李錡朱泚也。謂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謂國家
之福。允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夫五緯盈
縮不常。晨懼復來守歲。則軍不戰而自潰矣。故當以臣節自勵。
不當以妖祥紛　致疑。
〔文獻通考〕昭宗乾寧元年。七月。妖星見。非彗非孛。不知其名。時
人謂之妖星。或曰惡星。〔通鑑〕天祐二年。五月。彗星長竟天。占者
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
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
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以為

可知編　大春　李

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文獻通考〕後唐潞王清泰元年。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
五斗器。西南流。尾跡長數丈。色赤。移時盤曲如龍形。蹙縮如二
鍾相鬬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跡。凝成白氣。食頃方散
〔通鑑〕宋太祖建隆五年三月。五星聚於奎。初竇儼與盧多遜楊
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
奎。自此天下始太平。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
照地。　[illegible]五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長竟天。帝以星變避
殿損膳詔　直言。劉逵請帝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

帝從之。州五年。有星流於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
以為天子剛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象。蔡京率百官表賀。
十九史。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通鑑。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天狗星隕。有聲如雷。有星孛於紫微
高宗紹興十五年夏四月戊申。彗星出東方。癸未。避殿減膳。命
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事宜。提刑巡行決獄。丁未大赦。癸巳彗沒。
文獻通考。孝宗乾道五年十一月甲子。五星晝見。
通鑑。理宗嘉熙四年春正月辛未。彗星出於營室。下詔避殿減
膳。畧曰。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乃正月辛亥。有流星見
於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天道不遠。譴告匪虛。朕今痛自克



責。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
恭宗德祐元年。有二星鬭於中天。一星隕。
帝昺祥興元年六月。帝舟遷於新會之厓山。有大星南流隕海
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已。
元世祖三十年。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
時帝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易曰。
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善用其道。
願陛下法之。因誦漢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
意。論說至鼓乃罷。
順帝元統二年秋七月己酉夜。有流星大如酒盃。其色赤。約長

五尺餘。烱地。起自天津。沒於離宮之南。三年五月丁卯。
流星見於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丈餘。彗指西南。至八月
庚午。凡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六年二月己酉。
有星孛於房。星色白。狀如粉絮。約長五寸餘。彗指東南。漸向西
北行。至三月庚戌。凡三十二日而滅。至正十年春正月。隕石
於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二十里而隕。
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如雷。十一月。二星隕
於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十六年秋七月
甲戌。彗星見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丈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冬十月。有星如火。從東南[illegible]尾如[illegible]墜地有聲。火[illegible]遂



熾。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光瑩。如狗頭。其斷處[illegible]二十二
年三月乙酉。彗星見於危宿。光芒丈餘。色青白[illegible]戊申以後。
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壬子。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
至戊午。凡三十四日始滅。夏四月丙子朔。長星見。其形如練。
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四十餘日乃滅。戊申春三月。彗星見
昴北。
五倫書。洪武十年九月。
太祖謂侍臣曰。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旦即臨朝。晏卧不
能安席。披[illegible]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度。即為[illegible]不寐
遑安[illegible]天命不敢故耳。爾群臣但知以此為勉。朕[illegible]

博物志 人居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
閣於查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日
月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到一處有
城廓狀居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
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
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
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
此人到天河時也夫天河乃水之精在天成象耳豈真河而
可以通槎耶牽牛織女亦二星名豈真有牛與女且天上豈
可容牛況天晝夜運轉豈一定不移而人乃船至一半乃十



日乃至其所耶且乘槎之人只有形質[illegible]之甚張[illegible]
不問司星者而問嚴君平此妄誕不經之甚
以為博識矣其為博也

# 可知編第三卷

## 天部

### 辰第五

辰(正蒙)少陰為辰(皇極經世)辰者天之體也天之體無物之氣
也自日月星之外蒼蒼而高者皆辰(天文秘畧)少果為土土之
氣天則為辰自日月星之外皆辰也乃天之體日月交會之次
即辰(書)傳辰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左傳)晉平公曰
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伯瑕對曰日月之會是辰(書)象新
書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謂之辰即一日元氣所在正月指寅
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illegible]指申
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illegible]月指丑(謂)
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illegible]可知矣斗有七
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
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旦則魁指寅他月倣
此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所會之處曰辰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
[illegible]名星紀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
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
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
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娵訾十二分野即辰次所
臨之地(世說)閏月斗柄指兩辰之間

（書）撫于五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春秋）昭公七年有
星孛于大辰。（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通鑑外紀）地皇氏爰定三辰。

風第六

風（釋義）天地吹噓之氣。（莊子）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潘方生風賦）
清氣曰風。（正蒙）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
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有大小暴緩。（張氏衍義）陽為重陰
所制。怒而發散則為風。（皇極經世）火為風。（天文秘畧）風者火氣
之所化。天之號令也。此順其時。枯者榮。實然令之善也。不
順其時。則傷人折木壞屋。此令之怒也。 祥和之善
風也。析揚奔厲。入之怒風也。（易緯）八節之 入風方不作
風至。立春 春分明庶風至。立夏 清明風至。夏至 景風至。立
秋 涼風至。秋分 閶闔風至。立冬 不周風至。冬至 廣莫風
至。（禮記）條者生也。明庶者迎衆也。清明者芒也。景者大也。
言 長養也。涼者寒也。陰氣行也。閶闔者收藏也。不周者不
交。言陰氣未合化也。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性理）先王作樂
以宣八風之氣。（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
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音標 風與火為庉。
音屯 迴風為飄。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音埋 陰而風為曀。音曀
（說文）颷音標 疾風也。疾風曰盲風。（廣雅）大風曰昌風。猛風曰颲。音列
涼風曰瀏。音溜 微風曰颸。小風曰颭。小風從孔來曰颼。春晴
日出而風曰光風。秋冬餘日曰緒風。風吹萬物有聲曰籟。終日
風謂之終風。祭風曰磔。（風俗通）易巽為風。巽為長女。長曰伯。故
曰風伯。
（易）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水上渙。先王
以享于帝立廟。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書）聖
時風若。蒙恒風若。以方風動。爾惟風。下民惟草。（詩）絺
兮綌兮。淒其以風。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習習谷風。維風
及頹。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春秋）六
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風也。（左傳）風淫末疾。昭公十八年
夏五月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鄭陳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遂不用。亦不復火。（禮記）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論
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中庸）知風之自。
（孟子）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孝經）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老子）飄風不終朝。（孫子）晝風久。夜風止。（國語）火見而
清風戒寒。（埤雅）人不見風。（曾子）龍非風不舉。（觀物內篇）飛之
類喜風。斂于飛上。（劉子）霜隕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說苑）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淮南子）東風動而酒湛溢。（而

京雜記太平之世。風不鳴條。王恢衛風之衰。不能起羽毛。草
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抱朴子隨風而動。逐
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鹽鐵論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
言。吳越春秋胡馬望北風而立。古文胡馬嘶北風
通鑑外記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博物志夏桀之時。為長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
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塡此宮谷。
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從。有風颯薩音然而
至。王乃披衿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耶。宋玉對曰。



夫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共之。夫尸　丸。起於青蘋之
末。浸淫谿谷。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古其清涼。雄風則飄
忽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徘徊於桂椒之間。上於玉堂。躋於
羅帷。經於洞房。故其風也。清清冷冷。愈病析醒。發明耳目。此謂
、、王之風也。夫翁然起於窮巷之間。動沙堁。吹死灰。此庶人之
風也已。
通鑑漢二年。楚圍漢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石揚砂。窈
冥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綱目武帝建元四年。有風如血赤。
通鑑更始二年。大司馬秀至南宮。遇大風。引車入道傍空舍。馮

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馳入信都。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徵劉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返
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
右皆笑。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文獻通考安帝延光二年。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
帝親讒。曲直不分。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通鑑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下江南。孫權遣周瑜督三萬人。與
劉備併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与
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鬥艦。載
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



十艦最著前。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
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北軍大潰。操引軍從華
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
文獻通考晉惠帝元康九年。颸音青風吹賈謐朝衣。飛數百丈。
永康元年。四月。張華第舍颸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十一
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走石。六日止。明年趙王倫纂位。
　祀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
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
顗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乃降為零陵縣君。

(通鑑)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秦王堅大舉入寇。謝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

(將鑑)劉裕追盧循於潯陽。麾兵將戰。所執麾竿。為風所折。旛沉於水。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旌竿亦折。今者復折。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兵。循單舸走。

(文獻通考)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為迴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

唐高宗咸亨四年。八月己酉。大風落太廟鴟尾。



中宗神龍元年。崔玄暐封博陵郡王。大風飄其衣蓋。

(通鑑)唐肅宗至德二年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與史思明刻日決戰。未及布陣。忽大風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驚潰。戰馬甲仗。道棄殆盡。諸節度各潰歸本鎮。

(文獻通考)憲宗元和十二年。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來。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躪聲。有日者占之。曰。不及五年。此地當大殺戮。

懿宗咸通六年。十一月己卯晦。潼關夜中大風。山如吼雷。河噴石鳴。群鳥亂飛。重關傾側。

(通鑑)五代後漢隱帝乾祐三年。閏月。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一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文獻通考)宋太宗淳化三年。六月丁丑。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冥。雷震。有頃乃止。先是都下太熱。疫死者衆。及此風至。疾疫遂止。

(五倫書)朱公琰初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文獻通考)欽宗靖康元年。三月己巳夜。五鼓大風作。慢作急聲



叫怒。 二年。正月己亥。天氣昏曀。狂風迅發。竟日夜。

孝宗淳熙十六年。京城錢塘門旦啓。黑風入。揚沙石。涂人驚避。

寧宗慶元六年。夏。常風。當暑而寒。

(通鑑)帝昺祥興二年。二月。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張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颶風大作。世傑曰。此豈天意耶。不欲存趙氏祀。則大風覆舟。舟遂覆。

元武宗至大四年。崩。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孔子。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起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良久風息。邦寧因慚悔累日。

順帝至正元年。二月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晦如夜。

十七年六月，有龍鬬於樂清江，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五倫書〕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太祖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焉可槩以一言乎。

## 雲第七 霞附



〔說文〕雲。山川氣蒸而升也。張氏衍義，剛昌而柔從，則蒸而為雲。雲自地而升，故言剛柔。至輕至微，故隨風飄揚而不下墜。〔春秋元命苞〕陰氣聚而為雲。〔春秋說題辭〕雲之為言運也。觸石而起，含陽而出，以精運也。〔公羊傳〕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惟泰山之雲乎。〔文獻通考〕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博物志〕土山多雲。〔天文秘畧〕水氣蒸則為雲。雺，暗雲覆日也。霃，沉音，雲久陰也。淒，雨雲起也。渰，雨雲貌也。〔皇極經世〕雲有水火土石之異。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淮南子〕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西京雜記〕瑞雲曰慶雲，曰景雲，或曰卿雲。〻外赤內青，謂之矞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註〕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宋中興天文志〕五氣之散，結而為雲。舒而為霞。〔隋志〕霞即是雲氣，日映之則成霞。

〔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詩〕上天同雲。 英〻白雲，露彼菅茅。〔禮記〕山川出雲。〔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天油然作雲。〔性理〕堯舜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淮南子〕龍起而景雲從。〔韓子〕飛龍乘雲。〔王褒〕龍之階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隣。〔軍國占候〕有黑雲似一疋布者，其國兵起。〔兵書〕有雲如冊蛇，隨星後，大戰殺將。



〔通鑑外紀〕黃帝以雲紀官，故雲師而雲名。〔崔豹古今註〕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於帝上。〔通鑑外紀〕帝堯望之如雲。帝舜時慶雲興。〔左傳〕昭公六年。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心腹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罪，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禜。

（通鑑）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劉季即自疑
亡匿。隱于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文獻通考）昭帝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猋音標
風亂鬊音辖轉出西北。東南行。有頃去。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羖羊。黃色。
大如新生犬。鬭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羊。國姓。羔。羊子也。
勇立為太子矣。晉王廣陰毀而廢之。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閏三月己酉。有黃雲闊一丈。東西際天。
（五倫書）唐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
山。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散。乃
去。
（通鑑）唐中宗景隆二年。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
令圖以示百官。仍赦天下。
代宗大曆十四年。澤州刺史李鶚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
豐為嘉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
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宋太祖微時。客遊漢東。依董遵誨父宗本。遵誨恃父勢。嘗侮之。
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
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



對。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
惶懼請死。太祖曰。吾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乃拜通遠軍使。
（文獻通考）仁宗天聖七年。二月己卯夜。蒼黑雲長三十尺。貫孤
矢翼軫。
英宗治平四年。二月癸巳夜。蒼白雲起南方。長三丈。闊尺。貫南
門星。六月癸巳夜。白雲起東北方。長五丈。上闊下來。貫天船。
閣道。傳舍。紫微垣。天棓。
神宗熙寧二年。七月甲申。日下有五色雲。　八年。十月庚子夜。
黑雲起西北方。長三丈。貫畢。大陵。鉤星。
哲宗紹聖二年。十一月。桂陽監慶雲見。
徽宗宣和七年。四月壬子。有赤雲入紫微垣。
欽宗靖康二年。正月己亥。西北陰雲中有火光二丈餘。闊數尺。
時時見。
高宗建炎四年。五月壬子。赤雲亘天。中有白氣十餘道貫之如
練。起於紫微垣。犯北斗。及文昌。由東南而散。　七年。十一月癸
卯。有赤雲如火。隨日入。
（通鑑）元順帝至正十八年。三月。大同路。夜。黑氣蔽四方。有聲如
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
之聲。　二十年。春正月丙辰。五色雲見。　戊申。秋七月癸酉。南
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丑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氣起。百

步丙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五倫書洪武十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劉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慶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致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按文獻通考。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然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述之以俟知者。



## 雨第八

雨天文秘畧雨者。水氣之所化。釋義雨。山川蒸而成。自上而下曰雨。龍氏發微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為雨。詩傳陰陽和而後雨澤降。魏齋黃氏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濕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故多晴。朱子雨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龍乃水物。其出而與陽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之雨。自是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止是下氣上升。所以不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史氏管窺易於坎象為水。為月。又為雲。然則在天為雲。自雲而降則為雨。至於地則為水。其實一物而已。雨點之大小疎密。必如此都均。亦自雲而降。濃則俱濃。薄則俱薄。世俗謂龍能行雨者。何也。龍本陰物。或在陽明之地。為陽所蒸。則陰濕之氣出于其身。則成雲而雨因以降。皇極經世水為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為霧霈之雨。火雨則為苦暴之雨。土雨則為霢霂之雨。石雨則為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而推也。釋名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風俗通周禮以槱燎祭雨師。師衆也。土中之殺者。莫若水。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京房易傳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爾雅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霢霂。久雨謂之霪。纂要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時



雨曰澍雨。與雲雜下。霰。雨三日已上。曰霖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霽。雨而晝晴。曰啓。雨水曰潦。梅熟而雨。曰梅雨。博物志止雨祝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縈而脅之。淮南子土龍致雨。許慎註曹濮禱雨。作七龍。以象雲從龍也

易密雲不雨。尚往也。　往遇雨則吉。　方雨虧悔。終吉。書肅時雨若。　狂恒雨若。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詩靈雨既零。命彼倌人。　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有渰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春秋傳公二

年。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胡傳)不雨者。勤雨也。每時一書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于民也。僖公有志于民。故每不雨則書。以著其勤也。雨云者。喜雨也。閔雨。則與民同其憂。喜雨。則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胡傳)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文公蓋無意于民事。　三年。雨螽于宋。(胡傳)自上而墮。有似于雨。(禮記)天降時雨。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



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孟子)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　有如時雨化之者。　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老子)驟雨不終日。(左傳)雨淫腹疾。(西京雜記)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三墨)雨不張蓋。(鄭玄)鸛好雨。將雨則長鳴而喜。(埤雅)承喜雨。(鹽鐵論)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

(通鑑外紀)商成湯大旱七年。太史占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說苑)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師必夜至。甲裂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見楚軍成陣而還。

(家語)齊有一足鳥。飛公朝。下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昔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為水災。

(晏子春秋)齊景公時旱。欲祀靈山。晏子曰。山故以石為身。草木為髮。天苟不雨。髮焦身熱。旱獨不欲雨乎。君避殿暴露。其索雨。



公出野暴露。天果大雨。

(通鑑)魏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

(文獻通考)周顯王三年。雨金於櫟陽。

漢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曰。赤眚也。

(博物志)漢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通鑑)天漢元年。雨白氂。　元封元年。桑弘羊領大農。作平準之法。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大雨。

昭帝元鳳四年。崩。無嗣。大將軍光與群臣迎昌邑王賀立之。及即位。淫戲無度。嘗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出何之。王怒。謂勝妖言。縛以屬吏。光召問勝。勝曰。此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宣帝地節元年。初。于定國父。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恐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自辯。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冢。雨。

博物志 元帝竟寧元年。南陽郡雨穀。小者如黍粟。青黑而味苦。



大者如大豆。赤黃而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

通鑑 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可御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曰。此必訛言。乃止。上於是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恨。

文獻通考 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

通鑑 章帝建初二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

安帝永初二年。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拷自誣。羸困。舆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謝承後漢書 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遠近歎服。

范曄後漢書 高鳳家貧。好學不休。其家曝麥。令鳳守雞。以竿授其手中。鳳執竿讀書。雨大至。讀書不覺。執竿如故。其妻還。見麥流甚。怒。鳳亦不愧。

文獻通考 和帝建和三年。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時梁太后專政。兄冀專權。枉殺李固。杜喬等。天下冤之。其後梁冀誅滅。

通鑑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關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羽乘船攻之。龐德被獲。不屈。禁等勢迫。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振



華夏。

後主建興八年。魏曹真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漢中。丞相亮聞之。次於城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天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太尉華歆。少府楊阜。言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災。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積日矣。轉負勞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乃詔班師。

文獻通考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 二年。天雨灰。其色黃。

通鑑北朝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王肅以四郊雨已霑洽，惟京城微少，請見，進膳。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亦遣使視之。如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文獻通考隋文帝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

唐高宗顯慶元年八月，霖雨，更九旬乃止。

通鑑中宗嗣聖九年，時江淮旱，禁民不得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餤，詣闕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衆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按當時事武氏者，舉朝皆杜肅，而肅又最下者。然以五十步笑百步，亦何必唾其面。



五倫書顏真卿，玄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呼御史雨。

文獻通考玄宗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九月，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玄冥太社，禜明德門，壞京城垣屋殆盡。

文獻通考德宗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所下立如植。是歲軍州大雨，有物墮地，如豬，手足各兩拄，執赤班蛇食之，頃雲合不見。

通鑑憲宗元和四年，南方旱，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宣慰使，賑恤之。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文獻通考僖宗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殺羊，頭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光啟二年，揚州雨魚。

五代史李克用攻王鎔于鎮州，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鎔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仍不嘶，以免。



通鑑宋太祖開寶五年夏五月，大雨，河決。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闕使之然歟？朕想掖庭幽閉者衆，昨偏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家者與以情告，得百名，悉厚賜遣之。

太宗端拱二年，夏四月不雨，五月戊戌，遣使決獄于諸州，是夕雨。

仁宗康定二年，帝曰：天久不雨，朕每久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餘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而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稼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已，徹樂減膳，又恐近於飾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文獻通考慶曆元年。二月丙午。京師雨藥。
神宗熙寧七年。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為圖。發馬遞上之。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次。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十八事。民間之。懽呼相賀。是日大雨。文獻通考八年。五月。雨黃土蒸細毛。 元豐三年。六月乙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狀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為桂子。又曰菩提子。是歲大稔。
通鑑。徽宗大觀四年。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時蔡京久盜國柄



中外疾怨。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 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於京師茶肆。僃晨興。見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七月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惧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逐命戶部侍郎唐恪決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災不虛生。必有召之者。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云。 重和元年。掖庭大火。自中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焚屋五千餘間。焚死者甚衆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昧經邦之大略。二昧戡難之遠圖。三無綏人之德。四失馭臣之柄。 紹興二十五年。天雨水銀。
文獻通考孝宗乾道四年。春。絳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通黑。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戊辰夜。鉛縣新城深浦天雨黑水。終夕盈町疃
通鑑理宗寶祐二年。三月。雨土。
度宗咸淳九年。九月。有事於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卻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毋不



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從。帝遂冒雨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秋七月。江西霖雨。贛吉袁瑞建昌撫水皆溢。龍興城幾沒。
成宗大德十年。二月。大同路雨沙。陰霾。牛馬多斃。人有死者。
仁宗皇慶元年。六月。丁卯。雨毛。
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著衣皆赤。 三月。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曰。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至元二年。五月。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月乙卯至六月甲

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為灾。　江浙自春至于八月不雨。民大飢。

三年六月。大霖雨。自辛巳至癸巳不止。京河南北水溢。溺人廬舍甚衆。　四年夏四月。京師大雨紅沙。晝晦。　至正三年。河南自四月至七月霖雨不止。　八年夏五月。大霖雨。京城崩。廣西水湧。漓江溢。平地水深二丈。屋宇人畜漂沒甚衆。　十一年。饒信等路雨黍。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菽。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　二十五年五月。大都雨氂。長尺許。

五倫書　洪武三年夏。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礼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



且命

皇后與諸妃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飯。令

皇太子　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於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按蔡邕文集引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蓋畏洩天机也。夫天普物無心。曷嘗有机而畏人之洩。自盤古至伏羲時。風氣驟開。人文驟着。不得不易結繩為書契。一天文明之運啓之也。到史籀則風氣人文日盛日巧。始變而為大篆。至秦史

事文後日繁。李斯又変而為小篆。為隸。自是而有王次仲之八分。史劉之章草。最後漢晉之交。而有鍾王之小楷。劉德升又以楷近拘。草近放。折中于二者之間。而為行書。古字至此变極矣。天之眔且不勝雨。而鬼亦不勝哭矣。近世又有誤為梓童造字之說。據其所謂梓童亦生于周末。先鍾王五百餘年。目中曾未見此楷書。乃預借于五百年之前耶。皆由不考其所從來。誤認今之楷書為古字。就如今之所書者紙。而非簡牘。乃猶仍簡牘之稱。所坐者椅櫈。而非席。乃猶冐席之號。皆由徒循其名。而不覈其实。故博奕如伯嚭。尚爾傳訛若此。他何論焉。



雷第九。　電附

雷　穀梁傳　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電。郊祀志　陰陽相搏而鳴曰雷。毛詩名物解　陰陽以四薄而成雷。中洩而成電。故雷從回。電從申。蓋陰陽暴格。分争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程子　雷者。陰陽相擊。電者。陰陽相軋也。雷電相因。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擊石皆火出。以動而得之也。胡傳　震電者陽精之發。皇極經世　震起也。一陽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張氏衍義　蒸畜而剛動。則激而成雷。雷之聲。剛也。出乎地之形自地而升。故言剛。素溪書　雷。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天文秘畧　雷。石氣之所化。雷生于石。電生于火。有雷則有電。火

出于石也。雷與風同為陽之極。(爾雅)疾雷為霆。(公羊傳註)霆疾甚者為震。(五經通義)震与霆皆霹靂也。電之為雷光也。(朱子)雷如今時之爆杖。盖欝積之極。而迸散者也。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磨軋。是否。曰然。問十月雷鳴。曰恐傷動陽氣。(後漢郎顗)上書曰。凡蔵氷以時。則雷出不震。棄氷不用。則雷不發而震雷于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与其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能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易曰。雷出地奮豫。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災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三者逆春令則雷應否則發動于冬。當出反潜(易傳)

可知編　三卷　二十四

曰。當雷不雷。陽德弱也。(王充論衡)盛夏之時。雷霆迅疾。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為乎。且擊之時。有所謂石与火。又有字書其背曰其人有此惡。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氏)曰。陽在內者為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為雷霆。蓋雷霆天地間義氣人為不善。又適與之感會。則雷震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倘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為石。星隕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謬妄之説也。(致堂胡氏)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而

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謂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欝而怒。方爾奮擊。偶而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隨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於幻怪偽妄之説而不能明。故君子窮神之為要也。　(西山真氏)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而設也。易称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雨之潤。日之暄。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人見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

可知編　三卷　二十五

死者有之。非雷霆求而殺之也。
(易)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天下雷行。物与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書)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詩)殷其靁。在南山之陽。　虺虺其雷。　爗爗(音葉)震電不寧不令。(春秋)僖公十有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禮記)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　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論語)迅雷風烈必變。(董子)太平之世。雷不驚人。電不眩目。(諸葛子)聞雷霆之聲。不足以為聰。多聞為賢。(淮南子)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

雷霆之聲。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大戴禮)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將不宿戒，則三軍失其備。(呂氏春秋)慎之而反害之，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鹽鐵論)雷霆之聲，聾者不能聞。

(文獻通考)秦始皇五年，冬雷。

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民怨叛。是歲陳勝起，趙高作亂，秦遂亡。

(史記)漢高祖母劉媼，嘗至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育高祖也。



(綱目)武帝征和四年，雍縣無雲如雷者三。

(續漢書)桓帝建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是時梁太后聽兄冀，誅李固、杜喬。

(王歆孝子傳)坐孫。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馳至墓，伏地哭。

(周裴汝南先賢傳)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輒環塚泣曰：順在此。

(文獻通考)梁武帝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有雷聲二。洪範五行傳曰：雷霆託於雲，猶君託於人也。君不恤天下，故人怨叛。是歲交州刺史李凱叛。

宋真宗咸平三年，十月，黃州西北雷聲如盛夏時。　六年，十一月甲午，京師暴雷震，司天言國家發號布德，未及黎庶，晦識改元肆赦，詔宰相增廣條目，采民病悉除之。

(通鑑)仁宗慶曆八年，五月，無雲而震。殿中侍御史何郯論夏竦奸邪。會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乃出知河南府。

高宗紹興十年，金烏祿圍順昌府，劉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小兒吹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聞吹器聲即聚，金人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三十六年，正月乙亥，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



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干請，而又無女謁之私，意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當謹於邊備也。

(文獻通考)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大雷震太廟齋殿。

寧宗慶元元年，春，無雷。(通鑑)嘉定五年，七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史，籍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雷霆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大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而書之。臣願陛下內揆一身，外察庶政，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

理宗寶祐三年春正月，迅雷震，元夕張燈。

按（吳越春秋）言，蓋（韓詩外傳）（博物志）皆載菑丘訢飲馬於神淵，沈其馬，訢怒，去朝服，拔劍入水，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夫人入水，即不能開目視物，訢固勇士哉，其目豈與人異，乃得見蛟龍而斬之，且於雷神何預，隨而擊之，不即擊死，僅眇其一目。（續搜神記）載義興人姓周，永和（晉穆帝年號）中出都，門日暮不能返，見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望見周，周曰，日暮求寄宿，向一更聞門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雷車，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塚。（王充論衡）言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工，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如此說，則雷又如連鼓而非車矣，推雷者，又雷工，而非阿香矣。蓋雷只是氣，豈有鼓與車之形，有形則滞於物，而不化，當不發時，置於何地，乃借一死朽女子之力以運動之，且來喚阿香之小兒養於何所，此與雷工，總皆無稽之談。

## 露第十

露，造化權輿：中央之氣露露形如珠。（釋義）露，陰液也，夜氣著物。（天文秘略）露，土氣之所化。（皇極經世）土為露。（說文）露，潤澤也。（晉書）承露盤銘：氣之清者莫如露。（白虎通）露者霜之始。（朱子）露自是清肅之氣，古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是，然露之氣與霜氣不



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何如，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老子）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瑞應圖）露色濃，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晉中興書）甘露，仁澤也，其凝如珠，其美如飴餹，一名天酒。露之異者，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

（詩）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禮記）春雨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張衡奏事）霧露助陰。（駱賓王）零露春濃，飾縣枝而穠君子。（周處風土記）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葉之上，滴滴有聲，即鳴。（蘇子）夫人生一代，若朝露之託桐葉耳。（崔豹古今注）薤露，哀歌也，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魏武短歌行）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說苑）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之少小孺子者欲諫，挾弓操彈于後園，露霑其衣，如是者三朝，吳王曰，子何露霑其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居高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曲附取蟬，不知黃雀延頸欲啄，黃雀欲啄螳螂，不知彈丸在其後也，臣欲彈雀，不知僥有其坑陷也。此說呂覽、吳越春秋皆載，但稍有詳畧。

（漢書）文帝欲起露臺，計其費百金，乃罷。

通鑑武帝元狩六年。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
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
五倫書宣帝地節二年。三月。以甘露降賜天下高年帛。
文獻通考光武建武十二年。夏甘露降。
唐高祖武德九年。四月甘露降於中華殿之桐樹。沾如冰雪。以
示群臣。
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上御紫宸殿。韓約奏称左金吾衛廳事
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視之。李訓奏非真。上顧
中尉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
驚走。詣上告變。訓遽呼金吾衛士上殿。繼擊宦官。死傷者十餘



人。士良等命禁兵出殺金吾吏卒千六百人。明日訓注皆被殺。
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通鑑五代後唐天祐元年。十一月。晋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
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文獻通考宋太祖乾德四年。二月長春節。甘露降江陵府衆恩
院。延十八里。微如烟霧。漬柏葉皆甘。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甘露降壽州。凝色如琥珀。徧霑庭檜。
真宗咸平元年。富順監有甘露降梅柳。霏灑如珠。
五倫書趙栎母卒。廬墓三年。縣傍其里曰孝弟。栎卒。子峴執喪。
而甘露降墓木。

通鑑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冬十月甘露降於國子監大成殿
栢樹上。

霧第十 蒙附

霧春秋元命苞陰陽之氣亂而為霧。爾雅地氣上。天不應為霧。
毛詩名物解水氣之在天成霧。霧務也。蓋天不應矣。而地出以
有所務。故謂之霧。釋名霧冒也。氣蒙冒覆地物也。西京雜記太
平之世。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帝王世紀凡重霧三日。必大
雨。雨未降。其霧不可冒行也。博物志王肅張衡馬均皆冒重霧
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飽
食。死者空腹。爾雅霧有赤霧青霧白霧黃霧之異。



傳與好人。年如行霧中。雖不濡濕。潛自有潤。劉子騰蛇附於
春霧。以希凌霄之勢。文選君子當平世。為霧中之豹。如酬寂
而不聞。楊子霧縠之組麗。女工之蠹也。抱朴子白霧四塞國
城。不出百日。大兵必至城下。京房大霧若迷。或雲霧四起。則
時多隱士。
崔豹古今註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一軍昏
或。黃帝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
列女傳陶荅子妻者。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荅子化陶三年。名數
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曰。昔楚令尹子文之化。家貧而國富。
福流子孫。名垂後代。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

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今君與此有。不無後患。

通鑑漢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為列侯。其日黃霧四塞終日。

文獻通考晉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

通鑑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長孫無忌等請誅之。上手詔曰。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天。



文獻通考。武后長壽元年。九月戊戌。黃霧四塞。占曰。霧者。百邪之氣。為陰冒陽。本於地而應於天。黃為土。土為中宮。

中宗景隆三年。十一月甲寅。日入後。昏霧四塞。經二日乃止。占曰。霧連日不解。其國昏亂。

玄宗天寶十四載。春三月。常霧冥晴。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占曰有破國。

光化四年冬。昭宗在東內武德門。煙霧四塞。門外日色皎然。

宋高宗紹興八年。三月乙卯。蒙。京房易傳曰。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氛霧四塞。晝日無光。

霜第十二

霜五經通義寒氣凝而為霜。從地升也。大戴禮陰氣勝。則為霜。天文秘畧土氣結。則為霜。釋義霜凝露也。朱子霜只是露結成白虎通霜之為言亡也。陽以散亡。釋名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以喪也。春秋元命苞霜以殺木。孝經援神契霜以挫物。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刻。則夏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京房易傳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周書霜降之日。豺乃祭獸。說文霰[illegible]早霜也。[illegible]霜之白者也。霜有玄霜。絳碧霜。甘霜。山海經豐山有九鍾。是和霜鳴。郭璞註霜降則鍾鳴。故言和也。



易履霜堅冰至。詩白露為霜。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春秋僖公二十有三年。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禮記霜始降。則百工休。中庸霜露所墜。國語駟見而隕霜。家語霜降而婦工成。駱賓王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幽求子喪以嚴霜見炎。列子秋霜被地。而僻者不傷。遇不遇也。龍門子霜鍾初動。巢鳥咸愛。郁離子霜鍾鳴而巢鳥悲。畏夫林之落也。董子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鹽鐵論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

琴操履霜者。伯奇之所作也。伯奇尹吉甫之子。甫聽後妻之言。

疑其孝子伯奇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之。採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從親之令、不敢有怨。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

文獻通考。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時石顯用事專權。

晋武帝泰始九年四月。隕霜。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

梁武帝大同三年六月。朐山隕霜。

唐憲宗元和八年冬十月大都寒。霜厚數寸。雀鼠多死。



宋太祖建隆三年。棣州厭次縣霜殺桑民不蚕。

按淮南子。霜神青女出以降霜。高誘注。青女。天神。生霜雪。此与山海經羲和生日。同一浪語也。

可知編第三卷

可知編第四卷

天部

雪第十三

雪。天文秘畧。水氣凝則為雪。春秋元命苞。陰氣凝而為雪。釋名。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釋義。凝雨為出。朱子。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結也。大雪所以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謂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雪花所以六出者。蓋六者陰數。乃天地自然之數。左傳。凡平地尺為大雪。

詩。雨雪紛紛。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春秋隱公九



年二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傳。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電未可出。而大震電。陽失節。雷電出。雪不當降。而大雨雪。陰氣縱也。聲譜。巫雖之兆歟。孟子。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西京雜記。太平之代。雪不封條。凌弭毒害而已。唐子。欵顗白於雪中。不可得也。鶴林玉露。繪雪者。不能繪其情。鹽鐵論。以所不睹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傳。蜀犬吠雪。宋玉。客有歌於郢中。始曰俚下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人而已。是曲弥高。其和弥寡。淮南子。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

五倫書。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

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衣飲粟以与飢貧者、

（文獻通考）周考王六年。六月。大雨雪。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

（通鑑）昭帝元始六年。蘇武還自匈奴。初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嚴拒不從。乃幽置大窖中。絶不与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吞之。数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帰。至是十九年乃帰。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髪盡白。

成帝河平四年。夏四月。雨雪。

（崔鴻北京録）酒泉南有銅駝山。虜犯者。大雨雪。



（高士傳）人莫知焦光所出。野火燒其廬。遭冬雪大至。光袒臥不移。人以為死。熟視之。如故。

（録異）漢時大雪。地丈餘。洛陽令出身案行。見人家皆有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孝廉。

（文獻通考）晋恵帝元康六年。三月。東海雨雪。殺桑麥。

（世説）謝太傅安冬日集児女講論文藝。俄而雪下。安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塩空中差可擬。兄女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宋齊語）孫康家貧無油。嘗映雪讀書。

（語林）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忽憶戴安道。時在剡。乘興棹舟。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通鑑）唐中宗嗣聖十九年。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為瑞雪。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独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

憲宗元和十二年。冬十月辛未。李愬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将三千為前驅。自与監軍将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将三千人殿



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時大風雪。旌旗皆裂。人馬凍死。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呉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不為備。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先登。守門卒方熟睡。盡殺之。留其擊柝者。使擊如故。鶏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戦。進誠執元濟下。愬以檻車送京師。且告于裴度。

（文献通考）唐徳宗貞元二年。正月。大雨雪。深尺餘。雪上有黄黒色。状如浮埃。　二十七年。雨赤雪於京師。

（通鑑）宋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趙普毎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

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
嫂呼之。因与普計下太原　乾德三年。時王全斌伐蜀。僞汴京
大雪。太祖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
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将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
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将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感泣。故
所何有功。

（文献通考）哲宗元祐二年。冬。京師大雪連月。至春不止。久陰。常
寒。罷上元節游幸。下德音諸道。

（通鑑）徽宗政和五年。楊時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絶
學於河洛。辭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及顥卒。又師事程頤
於洛。年已四十矣。一日謁。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
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七年。十二月。大雪。詔收養内外乞丐老
幼。



（文獻通考）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
或雪未下時。陰雲中有雪絲長數寸墮地。（通鑑）十一月甲寅。大
雨雪。連日不止。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
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金兵分四翼躁而前
京兵敗。退走。墜死於護龍河。塡屍皆滿。京推下城作法。引餘衆
南遁。城遂陷。（文献通考）二年正月丁酉。大雪。天寒甚。地氷如鏡
行者不能定立。是月乙卯。車駕在青城。大雪數尺。人多凍死。

（通鑑）高宗紹興二年。八月。既給事中胡安國提擧仙都觀。安國
強學力行。志在康濟時艱。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
一足以嬰其心。謝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
栢挺然獨秀者。　十三年。六月。行人洪皓還自金。初皓奉使至
金。被拘。居冷山地。苦寒。穴居者百餘家。乃陳王谷神聚落。谷神
敬皓。使教其子。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麺食之。谷神銘意
南侵。皓反覆辨之。谷神義而止。留金十五年而還。

（文献通考）光宗紹熙二年。正月。行都大雪。積沍河氷厚尺餘。寒
甚。是春雷雪相継。凍雨彌月。

寧宗慶元六年。冬燠。晴無雪。桃李華。蟄蟲不藏。管仲曰。臣乘君



威。則陰侵陽。盛冬無雪。不氷。時韓侂胄擅朝。陰脅陽之象。

（通鑑）元仁宗皇慶元年。京師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
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雹第十四

雹（音泊）（説文）雨氷也。（洪範五行傳）陰陽相脅而雹。蓋盛陽雨水温
煖。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雹者陰脅陽也。（白虎通）雹之
為言合也。陰氣凍積。合為雹。（程子）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
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西京雜記）鮑敞問董仲舒曰。雹
何物也。仲舒曰。陰脅陽也。（朱子）伊川言世間人説雹是蜥蜴做
則不然。旧有是上面結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曾聞王彖政云。

昔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為雹。及夷堅志載劉法師在陰
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井中、飲水皆盡。即
為雹。蓋蜥蜴形狀如龍、是陰屬。遂氣相感、作滑他如此。雹之兩
頭皆尖。有稜。想滑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滑如此碎了、雹字
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雹。
春秋僖公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胡傳雹者、戾氣也。陰脅陽、
臣侵君之象。 昭公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
雹。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
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
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



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
氷、棄而不用。雹之為菑、誰能禦之。
紀年周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
史記漢景帝二年、雨雹大者五寸、深二尺。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十二月。雨雹大如馬頭。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一尺五寸。殺二
十人。飛鳥皆死。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飛鳥皆死。風俗通成帝
問劉向曰。俗說文帝時、天下斷獄三人、米一斗一錢。有此事否。
對曰、皆不然。後元年。雨雹大如桃李。深三尺。太宗之世。不可謂

昇平。
孔叢子安帝永初二年、夏、河西縣大雨雹、皆如桮棬大、大者或如
斗、殺畜生、雉兔、折樹木。
東觀漢記韓稜、字伯師。除為下邳令、視事本州、吏民愛慕。時隣
縣皆雹傷稼。稜縣界獨無雹。
文獻通考晋成帝咸康二年。正月。皇后見於太廟、其夕雨雹。
石勒時雹起西河界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
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
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
對曰。周漢魏晋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王未嘗不為災。所



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以
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群神怨憾、而不怒動
上帝乎。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
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洪範五行傳雹。陰脅陽之象。
時帝數捨身為奴。拘信佛法。為沙門所制。
唐高宗咸亨二年、四月戊子、大雨雹震電、大風折木。落則天門
鴟尾三。先儒以為雹者。陰脅陽也。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
雹與雨俱、信讒殺無罪、則雹下毀瓦破車。殺牛馬。
通鑑宋高宗紹興元年。九月吳玠自保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

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金將後至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陰
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至。玠堅陣以待。山谷路
狹。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會大風雹。逐遁去。(文獻通考)
七年。二月癸卯。先一夕雷。後一日雪。癸丑又雹。按晉書皆失節
之異。又春秋以陰脅陽為臣專權。時秦檜始大用。是其應也。
(通鑑)元順帝至元四年。帝如上都。至八里唐。雨雹。大如拳。其狀
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冰第十五

冰(釋名)冰。凝也。水凍成冰。(說文)冰。堅也。從仌從水。又仌。凍也。象冰凝
之形(爾雅)冰。脂也。脂之為物。將陰則凝。將陽則釋。蓋冰之類也。



一說冰即冫。蓋古文凝字。蓋言凝曰脂。故曰冰脂也。義取此(釋
名)凌也。字或為冰(周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
凌。凌。積冰也。三其凌。多其工。所以備消釋也。(風俗通)積冰曰凌。
冰凝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
(易)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書)涉於春冰。
惟予小子。若涉淵冰。(詩)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四
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春秋)桓公十有四年。無冰　成公元年。無冰。　十有
六年。春正月。雨木冰。(禮記)水始冰。(大學)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詩傳)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
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
始用事。則始啓冰而廟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則冰于是
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
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
夭札也。(淮南子)夫水嚮冬則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
(劉子)冰生于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鶡子)薄冰御日。雖欲
遠害。其勢不可。(莊子)夏蟲不可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性理)夏
蟲疑冰。(尸子)北方之極。冰厚六尺。(漢書)晁錯上書云。胡貉之
地。陰積之餘。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郭義恭廣志)北方地厚而寒。
冰厚三尺。地凍一丈



(綱目)漢武帝元狩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文獻通考)昭帝始元二年。冬。無冰。是時上年九歲。大將軍霍光
秉政。始行寬緩。欲以伐下。
(通鑑)更始二年。大司馬秀至薊。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
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
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至河。河冰亦
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盛名。徽兄事之。德
公嘗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徽為水鑑。
(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一載。以楊國忠為右相。公卿以下。順指氣

使莫不震慴。成勸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可立圖。彖曰
君輩倚楊右相爲泰山。吾以爲氷山耳。遂隱居嵩山
文獻通考 唐昭宗景福中。滄州城塹中氷有文如畫。大樹華葉
芬敷者。時人以爲地當有兵難。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冀州渠氷有文如花葩狀。
通鑑 徽宗重和七年。雨木氷。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康王構開元帥府於相州。進次大明。宗
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二十餘砦。音寨 履氷渡河。見康王
曰。宜急引軍直趨澶淵。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難之。勸王遣澤
先行。自是不得預帥府事矣。 閏月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



范瓊以千八出戰。渡河。氷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
文獻通考 高宗紹興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張宗元。
出撫淮西軍。寓家建康府。盆氷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芬敷。
日易以水。變趣奇出。盡春暄乃止。説曰其地當有兵難。
孝宗淳熙初。秀州呂氏家。氷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夫容。
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解。
通鑑 元順帝至元二年。十二月。瑞州新昌雨氷。氷至明年二月
始解。 至正十四年。春正月朔。汴梁城東汴河氷皆五采花草
如繪畫。三日方解。

虹蜺十六 蜺附

虹 釋名 虹。攻也。陽氣之動也。純陽攻陰之氣。說文 虹。青赤色。亦
或白色。一名綴蝃蝀。陰氣也。詩傳 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
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蓋天地之淫氣也。
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春秋元命苞 虹。陰陽之精。面陽雄
姐 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霓。毛詩名物解 色鮮盛者爲雄。曰虹。
色暗者爲雌。曰霓。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字
從紅。蔡邕月令章句 夫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有赤青
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見輒與
日相互。常以日東見於西方。日西見於東方。性理 先儒以雲薄
日映雨滴則虹。今以水噴日。亦成青紅之暈。虹雖起於地之氣



不常於日不成。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
東。霓則常依蒙濕。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
時常有。惟雄虹則起於春。孟冬乃藏。甫軒張氏 陰陽和則成雨。
陰氣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爲之
解散。故不成也。京房易傳 蜺。日旁氣也。其占云。妻乘夫則見之。
陰陽之表。四時皆有。惟雌雄虹。見藏有月。雜兵書 日暈有白虹
貫內出外者。從所止戰勝。春秋潛潭巴 虹五色迭至。照於宮殿
有兵革之事。
詩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傳 曰。暮虹也。禮記 季春之月。虹始見
孟冬之月。虹藏不見。孟子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史記燕太子丹質於秦。而始皇遇之無禮。亡去。後養荊軻令刺
秦王。精誠感。白虹貫日。
列士傳荊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
漢書武帝出遊東萊。臨大海。是歲有虹蒼黃若飛鳥。集成陽宮。
通鑑靈帝光和元年。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上以災異詔
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
乳母趙嬈。謗諛驕溢。門吏霍玉。依阻為姦。道路紛紛。復云有程
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
以為至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
劉敬叔異苑。晉陵薛願。初有義虹飲其釜澳而吸嚮。須臾以酒
灌之。隨涸吐金滿器。
晉安帝紀義熙二年。七月夜。彩虹出西方蔽月。
文獻通考唐高宗永隆元年。六月戊子。虹蜺亘天。蜺者斗之精。
占曰后妃陰脅王者。
憲宗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有白虹闊五尺。東西亘天。
五代後晉末帝開運元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
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十二月辛酉。曲虹見日之西。占曰虹蜺陰
陽交錯之氣。曲虹冬見。異之尤甚也。
孝宗淳熙二年。十月庚辰。東南方生青赤黃蝃虹。
中興志曰。昔星妄而至於蝃虹雷電非時。陰霧雲氣雜見。必



書何也。凡皆氣也。是氣之忽合忽分。又各有形有象。殆不可
彌舉。其為災為祥。亦或有應有不應。或應而人莫之知也。
通鑑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己卯朔。永新有氣如虹。橫亘一邑。
元文宗至順三年。五月。白虹並日而出。

歲第十七

歲白虎通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
歲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
日為歲。月有十二朔。有朔有晦。據月斷為言年。載之為言成也。
載成萬物。始終言之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天文秋畧。歲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大學衍義
補。吳澂曰。歲謂歲星。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
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
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凡歷十二舍為一紀。
則有十二歲之位。歲首至於此也。天文訓月一晝夜行十三度七
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
而為月。以十二月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
十七。積而為閏。皇極經世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
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日麗於天。其右行雖遲。
於常數實進。月麗於天。其右行雖疾。於常數實退。蓋月以三十
日為常數。日與月一會於常數。則加半日。月與日一會於常數

則減半日。合兩半日。為一月之閏餘也。歲以三百六十日為常
數。日一大運於常數則進六日。月一大運於常數則退六日。合
十二日為一年之閏差也。陽數常贏。故一會加半日。一大運進六
日。而十二節氣常先半月。天氣之先至也。陰數常縮。故一會減
半日。一大運退六日。而十二中氣常後半月。地氣之後應也。此
閏之所由生也。張氏衍義日月一歲凡十二會。皆在子之中。故
一歲有十二中氣。日月交會皆在月之盡。故十二月中氣皆在
節之後。其中氣非日月交會之時。故謂之閏月。識閏者陽之餘
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王省惟歲
詩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如
彼歲旱。草不潰茂　春秋桓公三年。有年。　宣公十有六年。冬。
大有年　傳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之災。今有年。是反常也。
禮記役民歲不過三日。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
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周書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
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　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凶年飢歲。君
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
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
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尉
繚子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
年。汲冢周書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
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
飢。百姓非其有也。　史記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六歲穰。六



歲旱。十二歲一大飢。　越絶書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
二歲一飢。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
通鑑外紀天皇氏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　蔡邕獨斷干幹也其名有
十亦曰十母支枝也其名有十二亦曰十二子　十干曰閼逢。旃蒙。柔兆。彊圉。著雍。屠維。
上章。重光。玄默。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
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
通鑑漢文帝元年。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
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問左丞相
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
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焉。前漢書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
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
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乃
謙言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宋高宗紹興七年。五月。劉珙上劄子有云。陛下有惻怛之心。有
寬大之詔。未嘗不恤民也。而版曹之所驅催。上司之所督迫。惟
歲計是急。臣恐恤民之实未盡也。

時第十八



時〈白虎通〉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各異名者。各據其
盛時而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故少陽在寅。寅者演也。
律中太蔟。律之為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太亦大也。蔟者湊也。
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夾孚甲也。言萬
物孚甲種類分也。衰於辰。辰者震也。律中姑洗。姑者故也。洗者
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新鮮也。時為春。春之為言偆。偆動也。位
在東方。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律曆志春者蠢也。萬物
化。乃運動也。　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仲呂者。
充大也。壯盛於午。午者物滿長。律中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
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敬之也。（時則剛言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衰
於未。未者味也。律中林鍾。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時為
夏。夏之為言大也。位在南方。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律
曆志夏假也。大也。言萬物假大乃宜平也。　少陰見於申。申者
身也。律中夷則。夷傷。則法也。萬物凋傷。應法成性也。壯於酉。酉
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呂。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
陰拒之也。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
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也。時為秋。秋之為言愁亡也。位在
西方。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律曆志秋犨也。萬物犨斂成
就也。　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應動也。言萬物應陽
而動下藏也。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鍾。黃中和之色。鍾者動



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
大呂。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欲出。陰不許也。時為冬。冬之為言
終也。位在北方。北方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律曆志冬終也。物終
則藏閉塞而成冬也。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
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
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
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
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
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
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

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季冬月為正鷄鳴為朔周以仲冬月為正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也孔子行夏之時當用十三月也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據物為正也[淮南子]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東北)則越陰在地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 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東南)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 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



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illegible]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西南)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 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西北)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 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天地三月為一時十五日為一節五日為一候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為中中卽氣也無中氣則為閏

月 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皇極經世]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 冬至之子中陰之極春分之卯中陽之中夏至之午中陽之極秋分之酉中陰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数也[華象新書]以一歲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為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為六氣故六陰六陽為十二氣又以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為初中則裂而為二十四氣



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為三候是為七十二候原夫本始實一氣耳自一而為四自四而為十二自十二而為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朱子]天地只是一個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養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從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天地間陽氣只有六層長到第六位時地下便冷了便是陰生上面消了些個下面便生了些個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別有一個陰生[越絕書]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

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叅要）春曰青陽，亦曰芳春、青春、三春、九春。風曰陽風、春風、暄風、柔風、惠風。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時曰良時、嘉時、芳時。辰曰良辰、嘉辰、芳辰。節曰華節、芳節、嘉節、韶節、淑節。草曰弱草、芳草、芳卉。木曰華木、華樹、芳林、芳樹、茂林。鳥曰陽鳥、時鳥、陽禽、候禽、時禽、好鳥、好禽。正月孟春，亦曰孟陽、孟陬、上春、初春、開春、發春、獻春、首春、首歲、初歲、開歲、發歲、獻歲、肇歲、芳歲、華歲。二月仲春，亦曰仲陽。三月季春，亦曰暮春、末春、晚春。夏曰朱明，亦曰長嬴、朱夏、炎夏、三夏、九夏。風曰炎風。節曰炎節。草曰茂草、繁草。木曰蔚木、茂林、茂樹。四月孟夏，亦曰維夏、首夏。[illegible]月季夏，亦曰徂暑。秋曰白藏，亦曰收成，亦曰三秋、九秋、素秋、素商、高商。風曰商風、素風、淒風、高風、涼風、激風、悲風。景曰朗景、清景。時曰淒辰、霜辰。節曰素節、商節。草曰衰草。木曰疏林、衰林、霜林、霜條。七月孟秋，首秋、上秋、肇秋、蘭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亦曰暮秋、末秋、杪秋，亦曰授衣。冬曰玄英，亦曰玄冬、三冬、九冬。風曰寒風、勁風、嚴風、厲風、哀風、陰風。景曰冬景、寒景。時曰寒辰。節曰嚴節。鳥曰寒鳥、寒禽。草曰寒卉、黃草。水曰寒水。木曰寒柯、素木、寒條。十月孟冬，亦曰上冬，亦曰陽月。十二月季冬，亦曰暮冬、杪冬、除月、暮歲、窮稔、窮紀。

（易）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變通莫大乎四時。（復）䷗一陽五陰　陰陽復生于下也。至十月剝盡為純陰，而陽氣已生於下，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十一月之卦也。（臨）䷒二陽四陰　進而浸逼於物也。二陽侵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泰）䷊三陽三陰　通也。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大壯）䷡四陽二陰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曰大壯。二月之卦也。（夬）䷪五陽一陰　決也。陽決陰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三月之卦也。（乾）䷀純陽　陽之純健之至，故名乾。四月之卦也。（姤）䷫一陰五陽　遇也。決盡為純陽，至姤然後一陰可見，猝然值之，故為遇。五月之卦也。（遯）䷠二陰四陽　退也。二陰侵長，陽當退避。六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勢不可以不遯。六月之卦也。（否）䷋三陰三陽　閉塞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七月之卦也。（觀）䷓四陰二陽　或曰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卦名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義也。（剝）䷖五陰一陽　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也。九月之卦也。（坤）䷁純陰　順也。陰之性也。六畫皆偶，陰之純也，故名坤。十月之卦也。（書）敬授人時。　食哉惟時。　先時者殺無赦，後時者殺無赦。（孔）[illegible]時。　特為時候。（春秋）別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不告朔棄
時正也何以為民禮記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
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
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
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
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
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
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 迺命太師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紀　孟春　二十二

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 是月也天子乃
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
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
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皆御命曰勞酒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
草木繁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
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
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
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
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
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
水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
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天子居
青陽太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
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擇元日命人
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 是月也玄鳥至

紀　仲春　二十三

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
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 先雷三日奮鐸以令
於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是月也耕者
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無作大事以妨農功 是月也無
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
璧更皮幣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虫螟為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上帝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四巻　二十四

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無出國門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挾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游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國人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諸侯慶

四巻　二十五

賜無不欣說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休於都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

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
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騮。
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是
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塤
篪。飭鍾磬柷敔。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
登黍。　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令民
毋刈藍以染。無燒灰。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
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

四卷　二十帝

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
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
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是月也。無用火南方。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　仲夏
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
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飢。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
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
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
焦。其祀竈。祭先肺。　涼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化為
螢。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

玉。食菽与雞。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
取黿。乃命虞人入材葦。　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
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
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　是月也。命婦官
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
敢偽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
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無舉大事。以搖蕩
於氣。毋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
舉則有天殃。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

四卷　二十七

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行是之
令。其雨三至、旬一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
風欬。人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
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
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
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閎。　孟
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
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
祭先肝。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天

孔服總章左个。乘戎輅。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
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
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
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
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是月
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
備水潦。修宮室。坿墻垣。補城郭。 是月也。無以封諸



侯。無割土地。行大使。出大幣。行是之令。而涼風至三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
則其国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
節。民多瘧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嶲中。其日
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涼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
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輅。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
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
糜粥飲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大小。度有
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

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
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
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以通秋氣。以犬
嘗麻。先薦寢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
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無或失時。
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俯戶。
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鈞
石。升角。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
集。遠鄉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凡舉事無
必順其時。乃因其類。 行是之令。白露降三旬。仲秋



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国
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
早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
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菊有黃華。豺
乃祭獸戮禽。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輅。駕白駱。載白旂。衣
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
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乃命冢宰
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是月
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

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太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受車以級，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無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者，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



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隋，師興不居。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坿城郭，戒門閭，修楗閉，慎管籥，固封璽，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



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屋，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

無有不堪。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
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貸
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是月也
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
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
赦。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
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芸
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日短至則伐林木取
竹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
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



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
國有大兵行春令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 季冬之
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
先腎。 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
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命
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
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已入。 令告
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命樂師大合

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是
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
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
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令宰歷卿大夫至
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九
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
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 季冬行秋令則白
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
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論語)行



夏之時。 使民以時。(中庸)上律天時。 譬如四時之錯行。
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食之以時。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
考之則可矣(周子)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列子)昔先王觀象育
物敬授人時(莊子)陰陽不和寒暑不時天子有司之憂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 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老子)君子得其
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王充論衡)賢不賢才也遇不
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顯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

平賤。（家語）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史記）功不可遠時而獨立。名不可倍時而獨彰。（戰國策）聖人不能為時，時至弗失。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列子）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鄧離子）聖哲識時以遠悔吝。（左傳）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六韜）春鋤櫌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積儲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困學紀聞）月令有三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時，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值昴畢。昴有大



陵之氣，氣失則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然，此之疾，係乎辰星之行度。古者聖君賢相，銳圖燮理，是為天地之良醫，雖所以為民逐疫也。

（通鑑外紀）燧人氏，以為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以遂天之意。

黃帝有熊氏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始作甲子。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曆，積邪（餘音）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於是時惠（惠順也）而農從矣。

浚湖胡氏曰：六術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聲發於自然，為十二律之本。

顓頊高陽氏創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為曆宗也。

夏大禹仍有虞，以建寅月為歲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為徽號。

商成湯乃改正朔，自夏以前，皆是建寅之月為正月，湯既革夏命，乃以建丑月為正月，改歲曰祀，色尚白，牲用白，以白為徽號，服呼冠而縞衣。

周武王踐位，始改正朔，以建子月為正月，色尚赤，服以冕。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古者帝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



而以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以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公曰善。乃罷臺役。

（通鑑）東周君元年，燕客蔡澤西入秦，說應侯曰：吁，君何見事之晚也。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秦始皇帝采用鄒衍終始五德之運，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以十月為歲首，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水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尹氏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丑，周之建子，且不可用。況以十月為歲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也。

漢高帝四年。蒯通説韓信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肉米。九十已上。賜帛絮二疋。絮三斤。

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記之顓云進商建丑夏建寅改 正之改半商雖子夏平旦改朔也）上詔兒寬等議。以為（正四）正。詔遷等造漢大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

宣帝。丙三年。丞相丙吉嘗出。逢群鬭死傷。不問。逢牛喘。乃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鬭。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而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按民不和而鬬。牛不和而喘。豈時氣獨關於牛。而不關於民耶。死傷與喘孰重。謂其知大體謬矣。

五倫書章帝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通鑑。獻帝建安十二年。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故廬。足以避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足以自樂。而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居二十一年。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一。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太后曰。真宰相也。

宋太祖開寶三年。五月。以時盛暑。詔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

高宗紹興十一年。吳玠素服岳飛。願与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十三年。初行人朱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与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

覲辛先帰。頒二使受書報天子。謂王倫曰。古之使者。有節為信
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頑晉使弁瀞抱以死。倫解以授弁。弁受
而懐之。臥起与俱。及還。入見便殿。曰。陛下与金人講和。上返梓
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難固執。机動有変。金人
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時也。帝曰善。
理宗寶慶六年。以陳德剛為福建置制使。入對。帝問夾攻蔡州之
以淩儺。如何。對曰。此在国家不可一日而忘此擧。但恐此擧之
後。方煩聖慮。帝曰朕与廷臣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
時者。心以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
元　元年正月。禁諸王母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　四来　三十八
方
五倫進
國朝丙午五月。
太祖皇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
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
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表章六經。開闡聖賢
之學。有功於後世。吾無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国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按董勛問禮俗。以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犬。三日為猪。四日
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其莫貴於人。而以居六

畜後。即有所擬。已屬悖謬不經。況無稽之談乎。乃唐人作詩
多用其事。有人日題詩寄草堂。晚雨暗人日之句。何哉。此即
臘日常年暖尚遥。与到江呉地尽之作。越絶書呉越分界在
就李。嘉興圖錢塘古會稽西部。則呉地不到江可知。臘是
祭名。誤作臘日。總之習於傳訛。不加詳考故也。
伏第十九
伏曆忌釋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日時代謝皆以相生。立
春木代水。〻生木。立夏火代木。〻生火。立冬水代金。〻生水。至
於秋。以金代火。金　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從夏
至後第三庚為　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謂之
可也　四来　三十九
三　東梳記之三句。李氏希逸曰。某勉齋見夏之後。更継以秋
思而不得其說。遂斷之曰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就。此不
可曉。若以相生為序。則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勝為序。則當曰水
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独以勝相生也。蓋惟土
無定位。寄旺於四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以火。則為尤
旺。故能生金而為秋。此其相生之序其明。但土旺止十八日。餘
火猶盛。金畏。故伏。月令以中央土継於季夏之後。素問以四時
之外。以長夏屬土。亦是此意。
史記秦德公始為伏祠。張良以伏日祀黃石。荆楚歲時記伏
以進湯餅。名為辟悪。崔寔四人月令。初伏薦麥瓜於祖禰。

乎哉

通鑑）平帝元始四年，帝益壯，不悅莽。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勅諸公莫敢言。已而帝崩。

莽召陳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在位，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晉起居注）安帝隆安四年十二月辛丑臘，初作樂。

通鑑）宋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宋。定色尚赤，臘用戌，以火德王尚赤

[illegible]火盛于午，祭以戌，漢制祖之[illegible]則以五。晉而下此祭廢，乃後世陰陽家不考其所從起，繆以冬至後第三戌為臘，謂此日為入臘，從此至春皆謂之臘，不知漢但以此日臘祭，與嘉平、清祀、蜡祭同是祭名，非節氣中試以此日為臘也。又繆以正五七十等月，為六臘：地臘、民歲、道德，併此為王侯，總名五臘，即據彼所謂臘亦在歲終。正月春，五月夏，七月秋，尚可謂臘乎。又以正七十月十五為上中下元，而又名三元五臘。按（玉燭寶典）正月一日，乃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故謂三元。十五月中，可謂元乎。又況七八十月乎。元者始也，首也。故人君初即位之年，稱元年。正始正首也。漢文帝惑於方士候日再中之說，改後元年。後世因之，有一君十餘元者，遂與三元五臘同一謬，惑耳。唯我

太祖立法，列聖一元，不沿末世之陋習，直追隆古之盛制，超越前代，常足為萬世君天下者法。

可以[illegible]編 卷

南至海 禹貢圖說今南京江南應天。鎮江。常州。松江。池。徽。寧國。太

平。九府。廬州。鳳陽三府。和滁二州。淮安府所

屬山陽。鹽城。海州。十一府。江西南昌。饒州。廣信。臨江。吉安。瑞州。

袁州。贛州。南安。建昌。撫州。十一府。及南康。九江府北境。荊及

衡陽惟荊州（荊州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禹貢圖說今湖廣武昌。漢陽。荊州。

岳州四府。襄陽。宜城。南漳。房三縣。德安。黃州。辰州。永州。長沙。寶

慶。衡州。常德。承天。九府。靖州。郴州。永順。保宣二宣慰司。施州衛

所屬大田軍民千戶所。散毛宣慰司所屬。江西九江。南康西境。

四川夔州府。巫山。大昌二縣。荊河惟豫州（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

禹貢圖說今河南開封府。祥符。東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有川

陵。扶溝。中牟。蘭陽。及六州所屬。河南。南陽。汝寧三府。湖廣襄陽

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山。木曹州西南地。及定陶

縣。華陽黑水惟梁州（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禹貢圖說今四川成都。重

慶。順慶。保寧。叙州。馬湖六府。潼川州。眉州。嘉定州。瀘州。雅州。夔

州府所屬奉節。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寧。梁山。建始。陝西鞏昌

府所屬酉和。秦州。漢中府。金州所屬。及沔縣。都部軍民府。龍川

宣撫司。平茶洞長官司。疊溪軍民千戶所。湖廣施州軍民指揮

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係域中者。弗載。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禹貢圖說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及臨河諸縣。

西北。延安。慶陽。平涼。鳳翔。臨洮六府。鞏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

寧。通渭。漳縣。寧遠。伏羌。階州。徽州。西和。漢中府所屬南鄭。褒城。

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略陽。陝西行都司所屬甘肅一鎮。及岷州

洮州二衛。文縣千戶所。（性理）禹別九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兗

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荊西南。豫中。舜典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

幷。分青為營。禹受命。復為九州。殷湯受命。因夏九州。有幽

營。而無梁青。易氏曰。殷人九州之制。不見於經傳。是以後世莫

詳焉。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

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

營州。然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莫得其說。先儒

以為殷制。由今考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禹之青梁。以是青入

于徐。梁入于雍。幷入于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地。而為舜之幽

州。又併青于徐。而復舜之營州。啟之九州。粲然可考。而山川道

里。亦以類至。周人則又分冀為幷。而併營于幽。復舜之青州。而

又省徐以入于青。疏義云。爾雅九州之名。孫炎以為商制。輿地

志。至周成王時。周公作輔。定官分職。改禹九州。以徐梁合之於

青雍。分冀州之域為幽幷二州。秦始皇併天下。分置三十六

郡。郡各領縣。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平百越。又置四郡。

合四十郡。郡置一守。一丞。兩尉。以典之。監侍御史掌監諸郡。漢

有天下。王侯郡國並置焉。文獻通考。秦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

西臨洮。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以秦地太大。加置郡

國此後開越據胡土宇彌廣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禹舊號南置交北有朔方凡為十三州部刺史曰司隸曰并曰荆曰兗曰豫曰揚曰冀曰幽曰青曰徐曰益曰交曰廣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輿地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改周雍州曰涼州復置夏之徐梁二州而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曰涼州曰益州曰荆州曰揚州曰青州曰豫州曰兗州曰徐州曰幽州曰并州曰冀州曰交趾曰朔方合十三部刺史十三人各掌一州迄於平帝戸口繁息凡新五郡國六十七與秦



三十六合一百三（文獻通考）光武以官多役煩仍併省郡國十縣道侯國四百餘所其後所為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河南府）豫治譙（今亳州譙縣）兗治昌邑（今金鄉縣）徐治郯（今邳州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涼治隴（今天水郡）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今趙州高邑縣）幽治薊（今范陽縣）揚治歷陽（今[illegible]）縣益治雒（今永昌郡）荆治漢壽（今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縣）漸後加置郡國至於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續漢書郡國志）明章和至於順帝凡郡國一百五仍為十三部（桓帝又置三郡靈帝又置三郡（括地志）魏武輔正吳蜀三方鼎峙疆場不定漢建安中置郡十二文帝受禪又置七郡明帝置六

郡少帝又置平陽一郡并得漢舊郡國五十四平蜀得二十晉太康平吳之後天下一統凡州十六（太康地紀）司冀兗豫荆揚徐青幽并雍涼梁益交廣自湯陰敗後苑竊交侵至於劉曜陷洛陽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荆梁益十二州並淪沒矣後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天平年間州六十八至武定年凡州一百一十一郡五百一十九周明帝受魏禪至大象二年凡州二百一十一隋文帝受周禪至開皇三年罷天下郡其縣但隸州而已九年平陳以後四海一家煬帝大業三年罷州為郡四年大簿凡郡國一百八十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



十五里唐貞觀十三年大簿凡州三百五十八太宗以民少吏多思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河南曰關內曰河東曰河北曰山南曰隴右曰淮南曰江南曰劍南曰嶺南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南蠻國名）北抵大漠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五道曰京畿曰都畿曰關內曰河南曰河東曰河北曰隴右曰山南東道曰山南西道曰劍南曰淮南曰江南東道曰江南西道曰黔中曰嶺南（文獻通考）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樂浪玄菟）西則

過之（西漢戎胡）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鎮廢州郡不在數中。其後范陽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土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後梁乾化中。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之。契丹乘間據營平灤三州。石晉天福元年。割幽薊涿檀順新雲蔚瀛莫武應朔媯儒寰等十六州與契丹。宋太祖受周禪。凡州府軍監一百三十九。縣六百六十一。建隆四年。荊南高繼沖來朝。得州府三。縣一十七。其後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監一。縣六十六。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縣二百四十。平廣南。得州六十。縣一百一十四。平江南。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其地。得



州二。縣十四。錢俶亦獻其所管。得州一十三。軍一。縣八十六。平太原。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李繼捧來朝。得州四。縣八。大學衍義補。宋太宗分天下爲十五路。仁宗析爲十八路。神宗又析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河東。曰陝西二路。曰兩浙二路。曰淮南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荊湖南北。曰成都梓四路。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曰燕山府。文獻通考。凡天下州府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於海。西盡巴僰（音詰）北際中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通鑑。疆土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者。燕雲十六州耳。神宗熙寧初。建昌軍司理王韶上平戎三策。王安石以爲奇謀。始開熙河之役。及遼使蕭禧來言疆事。則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河東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徽宗宣和二年。與金議夾攻遼。金取遼中京。宋取燕京。童貫蔡攸師師與遼蕭幹戰敗。懼無功獲罪。遣使密禱金主攻下燕京。其地與宋。但税輸金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税。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而山後及西北一帶山川接連不在許與之限。欽宗靖康元年。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人。高宗紹興十一年。及金平。畫淮水中流爲疆。以唐鄧二州界之。理宗景定元年四月。元始分漢地爲十道。置軍撫使。世祖至元三十年。天下路府州縣二千三十四。路



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縣一千一百六十五。泰定帝泰定二年。分天下爲十八路。大學衍義補　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至今稱十三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峙並立。謂之三司。又每年遣巡按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內有兩京畿。畿內郡縣。親領於六部。故曰直隸。而有南北之分。（北直隸府七屬州十二縣九十三直隸州二屬縣一　南直隸府十三屬州十三縣七十九直隸州四屬縣八）惟兩京府。南曰應天（八縣）北曰順天（屬州五縣二十二）在天子輦轂下。與內諸司相頡頏。其十三布政司。皆因山川以分

疆域廣輿圖。山東（領府六屬州十五縣八十九）山西（領府四直隸州四屬州十六縣七十一）陝西（領府八屬州二十一縣九十四）河南（領府八屬州十一縣九十七）浙江（領府十一州一縣七十五）江西（領府十三屬州一縣七十三）湖廣（領府十五屬州十三縣九十六直隸州三屬縣九直隸宣慰司二軍民指揮一宣撫司四軍民千戶一長官司九）四川（領府八屬州二縣一百四直隸州三五民府三宣慰司一宣撫司二安撫司一長官司六）福建（領府八屬州一縣五十三）廣東（領府十屬州七縣六十九）廣西（領府十一內羈縻四屬州一十六內羈縻三十三縣五十七內羈縻四長官司二）雲南（領府二十二內羈縻十一屬州三十八內羈縻十一縣三十三內羈縻二長官司十宣慰司二宣撫司三）貴州（領府八屬州二縣六安撫司一長官司五十六宣慰司一長官司十州四驛長官司六）邊防形勝圖說。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固原。甘肅。合大寧為九邊。　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繞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寧。勢相聯屬。又有偏頭關。榆林甯為



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又失守東勝。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患。因循既久。內地形勢愈蹙。於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境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亦不料綠虜一種。又竄於陝之青海。地方曼延至於西寧。直抵洮岷。則其勢可慮者。　薊州京師左輔也。自開平陷。大寧徙。而遼東宣府聲援兩絕。
天子自為藩籬矣。以喜峰古北口。黃花鎮單薄也。　宣府西為天城陽和。至大同。　國初設開平獨石興和。以守之。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乃徙其衛於獨石。棄地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　大同西為鴈門關。偏頭關

至綏德榆林。古雲中地也。北虜貢路。倒於此出。川原平衍。故每大舉之寇。虜犯朔應諸城。必窺之惟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路之衝。西與偏頭關近。虜總出套。便涉其境。偏頭壤近黃河。皆虜渡口。往來蹂踐。故稱要鎮。所當防也。　榆林西為定邊營。花馬池。西接寧夏。西南接固原。東連牛心堡。可以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圃獵之利。軍民擅而有之。自虜據套以來。耕牧之利絕矣。　寧夏在賀蘭山南。西北中衛。莊浪。古浪。鎮羌。永昌。山丹。至甘州。亦朔方地也。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為關陝重鎮。　固原。在賀蘭山東南。西為靖虜蘭州。接莊浪。古浪。鎮羌。永昌。山丹。至甘州。自弘治十四年。火篩



虜入掠後。遂為虜衝。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事。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　甘州西為高臺。又西為肅州。又西為嘉峪關而止。漢武帝所開。以斷匈奴之右臂者。自蘭州以至哈密等處。皆敦煌部地也。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接西域。南隔羌戎。北連胡虜。經制者不可不識。經略復國要編。朝鮮。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脈。故南北最長。金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於入侵。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中國蘇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

乘東北風渟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抵達。大海茫洋，波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設，
神京，亘此一國於東南，使日本兇寇不得遽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並無旱路間隔。其中由薊而北，自東及西，若尚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三五日即達，無難者。故一得朝鮮，據為巢穴，分投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 京輔振懾，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故圖朝鮮，實所以固中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鄰鬪者比也。大學衍義補 臣按秦以來，都長安者，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當天下諸侯。今世之都燕，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則是今日
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地帶河，此之所襟帶則大海，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里，唐之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今
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扼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所以防備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又曰，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為最遠。請如漢唐故事，立為輔郡，以宣府為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或真定為輔，以守紫荊關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坐鎮閘河，而總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



咽喉，際而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他屯守，以為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軍士，逐室家之顧，而生息日繁，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
按四輔之制，深為得策，而徐州尤南北要衝，信咽喉地也。有四輔，不可無徐州，有徐州，又不可無四輔，有四輔而又有徐州，則可以援西北，可以控東南，咽喉通矣，萬全之利也。據此地利，而本之以人和，不拔之[illegible]諸路。水容[illegible]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馳，若使溝洫盡舉，則四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

可以設伏而避敵。

按廣輿圖言九邊亭宜具載靈寶許司馬圖論長沙魏職方圖考維間有詳畧同異其要地方殘破兵馬单弱邊臣款玩匆粮匱乏法令縱弛大都同矣然此猶廿年前事其後虜日熾日熾我寇微寇折宣大堡寨殘壞無餘遼薊兵荒困詘轉甚漁陽以走集凋敝諸徼亦皆以入衛銷脯延綏精鋭全非故吾甘凉藩籬大被卷徹文武之界㩭署罷枝褭昔亦又異矣其可憂蓋倍蓰非啻焉已此雖念菴始作圖時論著若此今去先生歷第廿年所籌邊務者為防杜計更當何如又按文獻通考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波關昌平之西乃居庸



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薊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藩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若得諸關燕山之境可保矣今之

京師即古燕山地也榆關通東乃山海關為東邊要地古北口黃花鎮居庸關在西北為尤要不可不深為之防也

易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春秋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襄公十有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公十有九年五月己卯地震　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　禮記地載物　著不動者地也　論語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中庸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孟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荀子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功　賈山至言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　戰國策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王者務廣其德　三畧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王　尉繚子地所以養民也　鹽鐵論無用之地聖人不貪

呂氏春秋文王寢疾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周郊群臣皆恐請



移之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　文王曰不可天之見妖以罰罪也我必有罪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無幾何疾乃止

通鑑外紀幽王二年西周三川地皆震伯陽父老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不過十年周其及乎

韓非齊桓公伐山戎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通鑑外紀敬王三十年。孔子相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旗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夷狄之樂。何爲於此。齊景公心怍。麾之。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汶陽龜陰之地以謝魯。

文獻通考秦始皇十七年地動。自樂徐以西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通鑑三十二年。遣蒙恬發兵三十萬築長城。因地形用



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

漢高帝十三年。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令民得入田。上怒。下廷尉繫之。王侍尉侍前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帝即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文獻通考惠帝二年。正月。地震隴西。壓四百餘家。

高后二年。正月。地震至八月乃止。

通鑑宣帝地節三年。地震。詔求直言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直言無諱。

文獻通考成帝河平三年。三月丙戌。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

通鑑更始元年。秀引兵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地之大小也。

文獻通考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

通鑑順帝陽嘉二年。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對策。李固請除阿母之封。損外戚之權。罷宦官之任。

文獻通考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各長十里百七十步。廣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晉武帝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熙元年。五月。范陽地燃。可以爨。　元康五年。呂縣地有流血。百餘步。

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蒼白鵝出。

元帝太興二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與二子。一雄一雌。

安帝隆和四年。地生毛。或白或黑。

穆帝永和十年。二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呴。

梁武帝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
三十二丈。 大通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
(通鑑)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
下地震。
(文獻通考)唐垂拱二年。魏州地裂。出鐵如船數十丈。
玄宗天寶十三載。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闘中有血出。數日不止。
文宗太和九年。三月乙卯。京師地震。屋瓦皆墜。戶牖間有聲。
建中初。魏州魏縣西四十里。地數畝。忽長高數尺。
宋真宗天禧五年。襄州鳳林鎮道側。地湧起高三尺許。長三丈。
闊八尺。知州夏竦以聞。



(通鑑)仁宗景祐四年。冬十一月。與代忻三州地震。壓死者三萬
二千三百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擴者五萬餘
(文獻通考)神宗熙寧八年。杭州鹽官縣。自三月。地產物如珠。可
食。
(十九史略)徽宗宣和中。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有
聲。
(通鑑)孝宗淳熙十三年。行都民舍有血自地中出。濺至梁。污人
衣。
理宗開慶三年。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秋八月。平陽地震。壞民居萬有八百二
十六區。壓死百五十人。
成宗大德七年。八月。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
壞民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
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
寧。 九年夏四月。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
遣使賑之。 十年秋八月。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
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帝吹於柳林。詔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寧。風
雨不時。豈朕纘承大寶。行事有缺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
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兆姓



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
之。
文宗至順三年。邛川有二井。舊名金鳳。芳池。天曆初地震。鹽水
湧溢。州民侯坤。顧作什器煮鹽。輸課於官。詔四川鹽運司主之。
順帝至元三年。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至於丁亥方止。 四年。
八月丙子。地震京師。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 至正七年。二月。
山東地震。壞城郭。棣州有聲如雷。裂地丈餘。民房皆傾。 十二
年。隴西地震。百餘日不止。 十八年。山東地震。天雨白毛。
(五倫書)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

太祖皇帝退朝深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
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
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
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
常存儆戒。

按輿地圖古今代有，然一再傳，未免差訛。獨廣輿一圖，本元
人朱思本畫方計里，頗為足據。如坤輿萬國全圖，乃西洋歐
羅巴人利馬竇所作。其圖六幅，以天環地，似矣。顧六幅中，五
幅半皆海，而中國及西北夷之地，不滿半幅，是天之下皆海



矣，則古人何不曰天海，而曰天地。又言天圓地亦圓，天有三
百六十度，地亦如之；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有之，與天相應。蓋
天圓地方，自古記之，惟天四圍皆圓，故細分之，謂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足盡天體。地雖曰方，然多參差不齊處，將
何所據而分定其度數。天晝夜旋轉，故指其不動處為極。地
未嘗旋轉，將指何者為極。況彼圖以地如彈丸在天中，如何
與天相應。又言地之四邊有齒，夫海底之地，人固不見，海上
之地，人多見者，何嘗有齒。又言自彼島稍南，即大浪山，見南
極出地，北極入地。又言南海有島，一年八季，二春二夏二秋
二冬。按孤樹裒談載鄧老曾往西洋，歷數國極遠處，仰視三
光，大小次第，一切與中國不異，斗柄只如此。彼大浪山與海
島，皆不出天地外，何至顛倒若是。又言天有九重，月輪居第
一重，日輪居第四重，是月在日上矣。又何言日食為月所掩。
又言日大於地，地大於月，夫日一日隨天經行地上六時，豈
得大於地。又言若使人得到四重天上，下視乎地，不啻一點
耳。人奈何於此一點中，爭王競霸。此即莊生蝸角之殘語。彼
直竊以渺薄中國耳。乃觀者喜其異，不察其妄，為之品題而
傳布焉，不將為彼所欺笑耶。

## 山第二

山〔廣雅〕土高有石曰山。〔易卦序論〕陰而止，山也。〔國語〕山者，土之



聚也。〔說文〕山，宣也，宣氣布散萬物，有石而高。〔春秋說題辭〕山之
為言宣也，宣嘽布氣也。〔釋名〕山，產也，產生萬物。〔爾雅〕山大而高，
崧；山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卑而大，扈；小而衆，巋；山脊，岡；山頂，冢；
未及上，翠微；上大下小，巘；山絕，陘；山足，麓；山穴，岫；山邊，崖；崖之
高，巖；上秀，峰；山岐，坂；山厲，嶧；狹而高，巒；土山，阜；多小石，磝（磝音[illegible]）；多
大石，礐（礐音殼）；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峐音[illegible]）；山上有水，埒（埒音[illegible]）；夏有水，冬無
水，澩（澩音[illegible]）；山瀆無所通，谿；[illegible]阜；阿，大阿；陵，小阿；丘，石山戴土謂
之崔嵬；土山戴石為砠；山夾水，澗；陵夾水，澞（澞音[illegible]）；山西曰夕陽，山
東曰朝陽。〔張子〕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自函谷
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

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岷山夾江兩岸而行。其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源潭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博物志）五嶽。華岱恒衡嵩。泰山記。泰山。五嶽之東嶽也。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窓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閭。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南名秦觀。望見長安。吳



觀。望見會稽。黃河去泰山三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山南有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封五大夫松。（雲谷子）無字碑。乃秦始皇所豎。極高大。復覆以帽。石色非本山所有者。匪暴秦威力。不能致此。華山記。華山者。五嶽之西嶽也。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華。因曰華山。一名太華。高五千仞。廣十里。南有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天井。如望空視明。在穴窓矣。出井東南二里。至埃坂斗上。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始得而後行。又西南出六里。又二里至山頂。上方七里。有靈泉二所。一名蒲池。一名太上泉。池北有石鼓。上有三峯直上。（一統路程圖記）西嶽華山。華陰縣南八里。唐柏五株在廟中。一大者。圍四人。唐明皇御製碑高五丈。有樓百七十楹在前土臺之上。中楹特高大。與嶽對。（荊州記）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軒轅以潛音全霍二山為其副。焉漢武以道遠隔江漢。乃徙其祭於霍山。或曰一名霍山一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石囷。下有石室。一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練。一名岣嶁。銓德均物。故名衡。（一統路程圖記）衡州南嶽。即霍山。化生池。百鳥羽毛浮於池面。祝融峯。回鴈峯。鴈止於此不前。（五嶽圖）恒山者。五嶽之北嶽也。（風俗通）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圍三千里。有太玄



之泉。北臨代。南榘趙。東接河海之間。（一統路程圖記）北嶽恒山。古北嶽乃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三代而下。秦漢隋唐皆祀於渾源州北嶽之恒山。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建都於汴。以真定府在北。移祀於曲陽縣。國朝亦因之未更。曲陽東至定州六十里。渾源州屬山西大同府西一百二十里。（西征記）嵩高山。五嶽之中嶽也。（釋名）嵩字或作崧。（白虎通）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其山東為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一統路程圖記）中嶽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古陽三

将軍柏。在嵩陽宮。二大者。圍六人。漢武帝曾封天中山。無影臺。
夏至日亭午。石柱無影。瀑布泉。闊三丈。自頂而傾。歲旱不息。劉
向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博大。
故視三公。大學衍義補。唐武后封華嶽為金天王。 玄宗封東
嶽為天齊王。中嶽為中天王。南嶽為司天王。北嶽為安天王
宋真宗加五嶽以帝號。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
帝。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元聖帝。中嶽曰中天崇聖
帝。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毉無
閭山。冀州鎮霍山。 玄宗封五鎮為公。 元成宗加封東鎮沂
山為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成



德永靜王。北鎮毉無閭山為貞德廣寧王。歲時與嶽瀆同祀。
國初洪武三年。
聖祖詔曰。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四海五
鎮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不然。夫
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
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
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
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易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上

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書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
喬嶽。 山冢崒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春秋成公五年。梁
山崩。禮記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 年不順成。山澤
列而不賦。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
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
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
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論語仁者樂
山。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曰。於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



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孟子斧斤以時入山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晏子泰山之高。非一石也。治天下非一
士之言也。戰國策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抱朴子合錙
銖可以齊重於山。鹽鐵論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
士。邊境為之不害。叢談高山之上無美木。傷於多陽也。潛夫
論山林不能給野火。呂氏春秋泰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
父。桐與蓋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蓋近者
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楚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
君不知。張衡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
通鑑外紀舜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說苑。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慢，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刖者衆矣，子何獨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文獻通考。漢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

通鑑。武帝元狩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而還。

元封元年，上登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

按聞若二字皆疑辭，蓋由武帝慕長生，故群臣假此以獻諛。柰何後世沿之，而山呼之稱至今未革。

元帝初元三年，石顯憚周堪張猛，數譖毀之。劉更生上書畧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纔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竟寧元年，郎中侯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來出為寇，是其苑囿。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其地，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文獻通考。成帝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

文章正宗。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逆亂，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三池盤石阪，道陿尺六七寸，長徑三十里，險阻為害，不可勝言。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文獻通考。安帝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通鑑。後帝建興六年，丞相亮伐魏，卒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畧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

晉羊祜每登峴山，置酒，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祜歿，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見者莫不流涕，謂墮淚碑。

文獻通考。晉元帝大興三年，南屏郡山崩，出雄黄數千斤。

安帝義熙十八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隋煬帝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
通鑑唐高宗顯慶三年。鐵勒聚衆十餘萬。依天山拒戰。薛仁貴
發三箭。殺三人。餘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
入漢關。
文獻通考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
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
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
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
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為災。陛下以為慶
山。臣以為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至。后怒



流於嶺南。
按文俊以一匹夫之微。乃敢因山變而抗言高論。直斥武氏。
不避斧鉞。何其壯哉。寧不愧死在朝諸人乎。使人人盡若文
俊。則武氏不過一孤立之婦人耳。雖欲肆惡。而無佐助。何能
為矣。故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即反周為唐之狄仁傑
亦難贖失身之罪也。噫。
水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風昏。有聲隱隱如雷。頃之
漸移東數百步。擁赤水。壓張村民三十餘家。高二百餘丈。水深
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
按垂拱永昌。皆武氏僭竊。廢中宗。而虛立其弟旦之年號。當

是時。婦居尊位。以陰乘陽。遂致地道失寧。而有山移之變。諸
臣目睹其變。而曾無一人思所以匡正之。昔人謂擧朝皆婦
人。此則擧朝皆臣伏一婦人。是純陰用事。而無復有陽氣矣
亦無復有人氣矣。故俞文俊陳災異。而以天地人並言。蓋將
以挽回之責責諸人。而諸臣竟莫悟。可慨也夫。可恥也夫。
代宗大曆九年。十一月戊戌。同州夏陽。有山徙於河上。聲如雷
通鑑宋太祖乾德元年。九月。攻南漢郴州。獲其內侍餘延業。帝
具詢。得其戲作刀山劍樹。燒煮剝剔之刑。驚駭曰。吾當救此一
方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冬十月。以姚旦為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



子元傑也。時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羨。旦獨俛首。王強使
視之。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旦曰。旦在田舍時。見
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
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止焉。
十九史略。徽宗宣和中。蘭州草木泛入山下。變苗乃在山上。
通鑑高宗紹興五年。六月。岳飛奉命討楊太。乃先遣使招諭之。
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遂降。飛謀定
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
軍難。
文獻通考光宗紹熙五年。十二月。臨安府南高峯有山自摧。

寧宗慶元二年。六月辛未。台州黃巖縣大雨水。有山自移五十里。餘聲如雷。草木塚墓皆如故。而故址為淵潭。

通鑑度宗咸淳元年。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元成宗大德七年。蘭谿金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仁宗延祐二年。五月。秦州成紀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朝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



泰定帝泰定元年。秋八月。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

順帝元統二年。八月。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至元四年。六月。信州路靈山裂。　十年。二月。秦州山石裂。

十二年。冬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五倫書

國朝洪武二年。二月。

太祖皇帝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從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苦若是。為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按我

聖祖勤恤民隱之心。無時無地不存。即一登眺之頃。未嘗少置。觀其幸鍾山。歸。中途為侍從諸臣語者。其憫念至情。津津溢於言表。且復思及各省守臣。不知亦曾憫念與否。真得君國子民之道。可以為萬世法程者。又按薛綜西京賦註。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觀手跡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跡在首陽山下。亦存焉。按舊稱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



陰。呂覽言禹鑿龍門。夫導之鑿之自禹。奈何云巨靈。又於列子。海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日夕飛相往來者。不可勝數。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毒之。訴之上帝。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龍伯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浸減龍伯之國使阨。浸小龍伯之民使

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此放浪無稽之談與手擘足蹈總之皆妄也

水第三　海防附

水（河圖）天一生水（天文訓）積陰之氣為水（皇極經世）太柔為水（白虎通）水之為言准也陰化沾濡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尚書）曰水潤下水者陰也卑故下（釋義）水準也平物五行之首居北方至柔能攻堅故一其內（漢書）書稱水潤下坎為水位在北方終藏萬物者也為政令順時陰陽調和終始相成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得其性此謂潤下若政令逆時霧水暴出百川流溢壞鄉邑溺居人及靈雨傷稼是謂水不潤下（爾雅）水自河出為灉濟為濋汶為瀾洛為波漢為潛淮為滸江為沱過為洵潁為沙汝為濆水決之澤為汧水決復入為汜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為曰潏水草交會曰湄（釋名）凡水邊皆曰垂曰涯曰畔曰干曰濆曰漘涯上平坦曰濟隒一曰重涯曰岸岸上地曰滸曲涯曰澳水邊土人所止曰澨水曲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石閒曰澗山夾水曰澗水通谷曰壑石絕水曰梁築土遏水曰堰大防曰堤水所鍾曰澤廣澤曰衍澤曲曰皋障曰陂澤無水有草木曰藪水通曰川水本曰源源曰泉泉正出曰濫泉側出曰氿泉泉所出



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說文）深水曰潭急水曰流砂石上曰瀨（亦曰湍）水別流曰派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滬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膝以下曰揭以上曰涉潛行水下曰泳渡水處曰津（大學衍義補）中國之水非一而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於中國也視諸水為甚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淮河濟皆名以瀆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且我

朝建國於燕漕東南之粟以實　京師必由濟寧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昔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又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今日河流所經之處根本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咎也欲得上流之消洩先使下流之疏通可置之度外而不講哉（廣輿圖）漢使張騫[illegible]訪河源以為發葱嶺唐薛元鼎使土蕃訪河源得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者皆本此

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為招討。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說以聞。黃河來東。歷西蕃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一統路程圖說黃河走塞不定自賀蘭山之東北流出外夷。凡二千五百餘里為河套。東至黃甫川復入中國。南流凡千八百里至蒲州。由河南徐州淮安入於海。淮安由徐州至汴城為北河。四百里至河南又二百六十里至三門集（池書作七）津。又五十里至陝州。三門在集津之西。神門鬼門人門。以緩急而名也。三門僅廣二十丈。水聲如雷。門之東百五十步。河中孤石如柱。即砥柱。禹鑿為三。以疏



黃河水也漢時運船由此入關。石上纜痕尚存。今不可上矣。黃河在陝。以限夷狄。至於河南徐沛。走塞不可測。嘉靖四十四年。河走自徐州茶城。而出本處一百八十里至曹縣韓家道口。仍舊道而去。以上河

按漢書文帝時。決酸棗。武帝時決瓠子。或塞或疏。或欲救其勢。或欲導其故道。總之莫出賈讓上中下三策。元賈魯疏瀹塞三江　外此則潞水客談

書傳江水發源於岷山東流而別為沱。又東流而至於澧。自澧以下。則過荊州之洞庭。至岳州之巴陵。又東迤邐北會於彭蠡。自此乃旋而東出彭蠡為中江。而入東海。詩傳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會。東北入海。一統路程圖記大江源出松潘之西一百三十里大分水嶺。北流入陝西洮河。南入甘松嶺穿松潘城下。流入成都。是為江瀆之源。雪關山在松潘城東三十里。四時積雪不消。俗呼寶鼎。即古之岷山。江源自大分水嶺流至成都。九百九十里。水不甚急。由瀘之東。合西濮江。馬湖。嘉陵江。涪江。巴江。烏江。水始大。至夔州府西二里。江中孤石獨立。即灩澦堆。冬出二十丈。夏即沒。諺名猶豫。舟人云。猶豫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猶豫大如馬。瞿唐不可下。（一云灩澦大如牛瞿唐不可游）言水滿石沒。舟人以此為水候。川峽甚多。西峽歸峽巫峽。為三峽。惟黃草峽瞿唐峽甚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無闕。重巖疊嶂隱天



蔽日。非亭午及午夜。不見日月。風無南北。惟上下。至夷陵水始下。以上江

書傳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道之由是而東。則會於泗沂。蓋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於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於淮。淮會泗沂。自淮浦以入海。詩傳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以上淮

書傳沇水濟水也。發源為沇。既東為濟。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既見而伏。東出孟州濟源縣。東西有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乃沇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溢流公臺。西南入於河。又伏流於地下。復潛行絕河南溢為

滎（音容）既溢之後又復泝東出於廣濟軍西陶丘之北東而又東則至於濟陰定陶之荷澤濟陰縣自有荷水派濟流至其地耳至於海則常見而不伏矣由汶水自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於濟濟水自東北至東平州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自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海以上濟（濟水客談）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乃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雨暘時若與豈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昔禹播河入海而溝洫之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害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



汾沁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為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氾溢於諸川則並河諸民得利水成田則河流漸殺河患可弭矣　西北之廣而水平稍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淺者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自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秦開鄭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為沃野至漢時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近郡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後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當宋室方南渡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



秦晉而下其興利而足民者獨不能尋其迹師其意而行之乎何至待哺於江南也又瀕海之地　國初設墩臺分戍嚴守固以備倭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海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深意也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若於瀕海闢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久之田益闢而人益聚則海上為樂土瀕海有通道即內地有梗而海不致懸隔於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海防形勝）倭之欲寇閩廣也則必自薩摩乘東風入大小琉球再視風之變遷北風猛則犯廣州高惠雷瓊東風猛則犯福州興泉犯漳潮欲寇浙直也必至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再視風之變遷東北風多則至烏沙門分艅或

過韭山海閘而犯溫州。或舟山之南。而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自五島開洋。正東風多。則至李西衆壁下。陳錢等島。分艅惟陳泉壁下。為倭賊取汲伺風必登之所。自陳錢而東南風急。則由茶山竟南直隸。風稍轉東。則由高家嘴入吳淞。稍轉西。則由老鸛嘴入三沙。自陳錢而東風急。則由下八山。過馬蹟進羊山。風稍轉南。則由大小七山。經翁家港。窺劉河而犯青樜。風轉正南。則由許山而犯金山。自陳錢而東北風急。則由落頭入源山浦暴越大衢沙塘暴而進金塘。風稍轉東。則由兩頭洞入定海。或由勝山入臨觀。至瀝海。以達海鹽。犯澉浦海寧。自蒲暴而風從東北。則過三星亂狼湖。而入舟山。正北風急。則由白馬礁



山頭諸山以達閩廣。正南風急。則由洋嶼洛華。轉九峯而犯山東。風轉西。則入朝鮮。風轉西南。則犯遼東。風帶東南。則犯北直隸。然則茶山許山大七小七二山。老鸛高家二嘴。為南直隸之形勝。蒲暴馬蹟羊山灘山。為浙西之形勝。長塗蒲門大小衢兩頭洞。為浙東之形勝。韭山南田玉山南麂。為東甌之形勝。與落華九峯徐海。為山東遼左之形勝。沙門鼉島大謝湖島。為永平天津之形勝。由五島開洋。則最要害者。在陳錢等處之形勝。自朝鮮來則海道必經處。又在登萊倘視風窺犯。則永平天津直沽之間無寧日矣。再或守嘹角嘴。以扼浙直應兵。則淮安運道難保其不絕也。又或以數十艘泊於兩浙蘇淞之外洋。則浙直

必自她急矣。且無從調募矣。揚州鎮江之要道。難保其不擄掠也。大海汪洋。雖云一望無際。然行船泊舸。取汲避風。然淺渦漩原有道路處所。扼其適塗。斯為上策。廣與閩倭船之來。恒在清明後。前此風候不常。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月十月為小汛。白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沙硬。大船難關。則破壞。且無避風安暴。兵船至彼。遇夜。必須當洋下碇。碇不能堅。或夜半風發尤危。於錢塘江烏嘴頭浦內。船兵一枝。又練陸兵一枝以待。而嚴鑰哨探遠諜。庶救倉卒。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



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多在博多。故也。按廣與閩此都專指浙江而言

易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詩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兮。　鼓鍾鏘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春秋　桓公元年。秋大水。胡傳　大水者。陰逆所致。桓行逆德。而陰沴宜矣。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故書之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十有一年。秋。宋

大水。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宣公十年。大水。成公五年。秋。大水。禮記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褻也。水潦降不獻魚鱉。論語知者樂水。中庸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孟子如有不嗜殺人者。民歸之。沛然如水之就下。誰能禦之。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老子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劉子水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呂氏春秋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郁離子水欲



清。沙土穢之。莊子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桓譚新論龍無尺水。無以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荀子夫人之在道。猶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韓詩外傳水濁則魚喁。政苛則民亂。鄧析子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家語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隋酷吏傳叙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尉繚子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孫子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抱朴子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亢倉子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博物志河者水之伯。

通鑑外紀帝堯。是時洪水為災。堯問群臣。舉能治水者。四嶽舉鯀。使之治水。鯀為人方命圮族。堯試用之。果然功績弗成。禹繼之。因其勢疏鑿而利導之。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荊豫梁雍以次底績。

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鬭。將毀王宮。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鬭。

文獻通考周考王三年。河水赤於龍門三日。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秦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隣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亂。天戒若曰。勿為刺急。將欲敗亡。



戰國策秦昭王輕韓魏。中期曰。昔者六晉之時。智氏率韓魏以圍趙。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王之勿易也。

秦紀始皇更名河曰德水。

通鑑漢三年。韓信張耳擊趙。出背水陣。大破之。諸將問信曰。兵法前左水澤。右倍山陵。今反背水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信非

素撫循士大夫，所將皆市井人，若與之生地，則走耳。

文獻通考 漢高后三年，漢中南郡大水，流四千餘家。

通鑑 武帝元狩三年，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

成帝陽朔三年，上微行過陽和公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召入，資性尤穠粹，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

哀帝建平三年，侍中董賢得幸於上。貴震朝廷，鄭崇諫上，上責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若水。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詔裁令流水而已。



文獻通考 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水化為血。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

通鑑 獻帝建安十一年十月，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載與俱歸。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後漢後帝建興十三年，魏中書侍郎王基上書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願陛下留意舟水之喻。

晉武帝咸寧四年秋，大水，螟，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穀，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時人譏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文獻通考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水溢。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　升平三年，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池中又有火。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築淮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淮水暴長，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按梁武帝身且欲捨，何於土地戀戀不捨，以壽陽城故，築淮堰。役死者不可勝數，堰壞。又漂沒十萬餘人，視宗廟犧牲孰多孰寡，孰輕孰重。昏昧若此，不亡何待。

文獻通考 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沴嚴刑酷，傷水性。五行變節，陰

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也。
後主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雲。
後魏孝靜帝元象元年。山東大水。蝦蟆鳴於樹上。
唐高祖武德元年。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而味甘。狀似方印。
通鑑太宗貞觀十一年秋七月、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發明是秋洛水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五千餘人。越兩月、武氏入宮。至高宗、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越一月。大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以一女子之禍、水沴一作於未入宮初。一作於既入宮後。其應如此。可不戒哉。



文獻通考高宗永徽五年五月、丁丑夜大雨。麟遊縣山水衝萬年宮玄武門入寢殿。衛士有溺死者。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聲。
中宗神龍二年、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　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五倫書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南方信禨祥、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他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誑。德裕嚴勒津邏捕絕。意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疏塹填塞以絕妄源。朝廷從之。
文獻通考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夏朗州熊武五溪水鬪。
僖宗中和三年。秋汴水入於淮水鬪。壞船數艘。
昭宗光化三年、浙江江水溢。壞民居甚衆。
宋太祖開寶初。廣南劉鋹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開封府汴水溢壞大寧堤。浸害民田。
興州江漲毀棧道四百餘間。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水變紅紫色。　四



年。二月己未、河中府寶鼎縣瀵泉有光如燭焰四五炬。其聲如雷。
通鑑仁宗天聖四年。京師大水。壞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焉。　皇祐元年。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擇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高宗紹興十四年。秋正月。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
數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
南程氏家井水溢出。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声如雷。穿牆毀樓。
二水鬪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文獻通考。孝宗淳熙元年。七月。錢塘大風濤决臨安府江堤一
千六百六十餘丈。漂民居六百三十餘家。
寧宗嘉定三年。四月。行都水浸民廬。西湖溢。瀕湖民居皆圮。
十年。冬。浙江潮溢圮瀕江廬舍。覆舟溺人。 十二年。鹹縣鹽官
海失故道。衝平野三十餘里。
通鑑。理宗淳祐十二年。二月。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九郡同日

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
云。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取
羸。而商賈告病。此又水之所由應也。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親
舅后之故。今日少抑宦官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帝即日令學
院降詔。遣使分郡賑恤。蠲九郡苗米。凡二十二萬五千八百七
十石有奇。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冬十月。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
十五萬餘戶。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賑之。
英宗至治二年。帝謂拜住曰。今亦有如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
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
臣。帝善之。
順帝至元五年。六月。汀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汶民廬舍八百
家。壞民田三百頃。戶賑鈔半錠。死者一錠。
五倫書
國朝癸卯五月。
太祖皇帝平陳友諒還。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
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
鄱陽。先據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劳彼逸。今勝之誠未
喻也。
太祖曰。不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友諒兵雖衆強。人

各一心。初用兵連年。數敗不能發威俟時。我以時動之師。威不
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此所以為吾破也。衆將皆歎服。
洪武十七年。甲申。置通政司。
太祖諭之曰。官以通政名。蓋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政
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
可知編第五卷

# 可知編第六卷

錢塘 梁 禾天咸 纂述
門人 陳其德元生 校正

貞集

## 人部

### 第一 物附

人【白虎通】人稟陰陽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有五藏六府，性情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者何。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任於思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為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肝仁肺義心禮



腎智脾信。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目能出淚而不能納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納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決斷。西方亦金成萬物。故肺金色白。鼻為之候。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為禮何。心者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耳能通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為之

候。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物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脾象土。色黃。口為之候。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為藏宮府也。胃者脾之府。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主瀉。膀胱常洗穴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為府也。肝木也。木之為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脹張者，是其效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之大



小相承受也。腸為心肺主。心為支體主。故為兩府也。目為心視，口為心談，耳為心聽，鼻為心嗅，是其支體主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魂魄何謂。魂猶云伝伝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於人。主於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神者恍惚太陽之氣也。總云支體萬化之本也。男生內向，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向，有從夫之義。男女總名為人。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男子六十

男房。所以輔衰也。重性命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人者天地之所貴。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皆天地所生。託父母氣而生耳。史氏管窺。父之氣。即天之氣。母之氣。即地之氣。天地一大父母。父母一小天地也。合天地而生人。謂物生之時。所謂氣化者。合父母而生子。謂天地既生人之後。所謂形化者也。程子。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太古時人物同生。純氣為人。繁氣為物。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賢愚之等。天地普萬物而



無心。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要見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卻自有定。鮑氏發微。天地之成。交而生人物。天氣交乎地。於人為男。於物為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為女。於物為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矣。補註。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之交也。體必交而後成。故陽之類圓。天類也。成形則方。交於地而成也。陰之類方。地類也。成形則圓。交於天而成也。故胎卵圓而形體方。根荄方而枝葉圓。人多似男。蓋母類也。人於天地。獨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為最貴於萬物。所以食草木。而又食禽獸。醫書圖註。人之

臟腑。皆有尺寸斤兩。所食各有數目。亦各有所主。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散分而懸於各臟之上。主藏魄。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主藏魂。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銖即今一錢二分半）盛精汁三合。膽為清淨之府。不受穢污私曲。主果敢決斷。　腎有二枚。重一斤二兩。左曰腎。右曰命門。相對當於兩脇下。主藏精。　脾重三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臟。主藏榮。（一本作藏意）　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重二斤十四兩。　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



左迴疊積十六曲。重二斤十四兩。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迴腸（即大腸）重三斤十二兩。當臍右迴疊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　廣腸（即肛門）大八分。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重十二兩。受穀九升二合八分合之一。　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　膀光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廣二寸半。　唇至齒長九分。齒以後至會咽。（咽喉）深三寸半。大容五合。　舌長七寸。廣二寸半。重十兩。　咽門（咽門胃可嚥物透也）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　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往來）通氣。中脘穴在臍上四寸。五峯胡氏。人之

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西山真氏萬物同出一原一原
者極也太極者萬物統會之名有理有氣分而為二則為陰
陽分而為五則為五行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
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朱子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
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年月日時無非陰陽五行之
氣人生遭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
差不齊如此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蓋做
是人須五行方做得成所謂五行一陰陽也或問大鈞造物還
一去便休還是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豈有去而復聚



唐五行志序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
不能以為生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
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
為五色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
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
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
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隨之蓋王者之有天下也
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
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

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
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霾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
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
於亂政攷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能知
者耶以上陳氏人受陰陽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
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
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人生初間便結成箇
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動屬陽陽曰魂且如人之
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中
央却在北故人首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往來只在天之南



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
前下此所謂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草木頭向下枝葉在
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
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烟鬱在裏許所以義理皆不通
猶有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物之間或有知者不過知得一
路然物亦有近人之性人亦有近物之性人固有悖愚之甚者
到得爽處便在人與禽獸之間集說人之血肉之軀體也其知
覺運動氣也其所以知覺運動神也亡者亦與物同但禮正而
氣奇不明者人也禮偏而氣濁神昏者物也勉齋黃氏夫人之
生惟精與氣為毛骨血肉者精也為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為

蓋性之靈。其精其氣。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鬼。氣之神謂之魂
合。與氣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於其中。是以靜則為仁義禮
智之性。動則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易曰。精氣為物。精是
精血。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人出來。如人在胎中。即是
這兩件做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
做。以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靈虛知覺在裏面。精是凝養一身
者。故屬陰。氣是知覺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氣即魂
魂魄合則生。離則死。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能盡誠
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以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
雖離可以復合。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



也。張氏衍義。人在胞胎時。先生頭。而後生身。故形統於首。天之
象也。人身之氣。皆自下升上。故氣統於腎。地之象也。人之知覺
皆本於心。故神統於心。人之象也。三才之道也。人之身。形屬地
故靜。氣血屬天。故動。蓋氣引血行。血隨氣轉。目得血而能視。耳
血而能聽。手得血而能持。足得血而能運。按靈樞。血為營。氣
為衛。六臟六腑皆有血。而統之於肝。六臟六腑皆有氣。而統之
於肺。此在內者也。氣血由六腑而行於六陽經。由六臟而行於
六陰經。血常在內謂之營。所以營於內者也。氣常在外謂之衛
所以衛於外者也。經溢而入於絡。絡溢而入於脈。經入於脈。如
水之周流於身。有自上至下者。有自下至上者。有自左至右者。

有自右至左者。此在外者也　心居肺肝何也。地中有天。石
中有火。是以心臟居之也。心臟之倒懸何也。人在母胞。先有頭
而後有心。以生此身。猶草木在地。先有根而後有心。以長此幹。
人與草木反。生是以倒懸也。口目橫。鼻耳縱何也。口目動者屬陽
而反橫。鼻屬陰而反縱。陰陽之交也。　東方木。木色青。故肝青。南
方火。火色赤。故心赤。西方金。金色白。故肺白。北方水。水色黑。故
腎黑。中方土。土色黃。故胃黃。此五行之氣色。色之分辨也。東赤
南白西黃北黑者。一陽之氣色。色之遞變也。故嬰兒始生而
赤。稍變而白。人病則黃。老死而黑。物生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
敗則黃。枯槁而黑。物皆資一陽以生。此四變者。無物不然。若乃



稟乎五氣之不同。則各有本體之色。不可變也。遞變者。天之四
象。不變者。地之五行也　人之五臟。肺最在上。故主皮毛。皮毛最
在外也。心在上之下。故主血脈。血脈在外之內也。脾在上下之
間。故主肉。肉在內外之間也。肝在下之上。故主筋。筋在內之外
也。腎最在下。故主骨。骨最在內也。膀胱生血。與腎同在下。而心
反主之。肺生骨。與心同在上。而腎反主之。交相為用也。皇極經
世。心藏神。腎藏精。肝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於肺。傳
血於肝。而傳水穀於脬腸。惟內外交相養。則精神強而魂魄盛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在膽）正寤在心
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也。　天有四時。地

有四方。人有四支。時止乎四而曰盈乎十。是以人之支體有四。而指有十也。人之四肢各有一脉。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也。(註)一脉三部寸關尺也。一部三候浮中沉也。所以應天之九數也。脉之理亦微矣。人有四時之正脉。有平生之常脉。有内傷之六脉。有外感之邪脉。有重陰之脉。有重陽之脉。有陽虚而陰乘之脉。有陰虚而陽乘之脉。有陽極而陰生之脉。有陰極而陽生之脉。有獨見之脉。有兼見之脉。有初病之脉。有將愈之脉。有可治之脉。有不治之脉。其左右上下表裏之間有餘不足。惟在乎分別陰陽。能分別陰陽。斯可以識脉之體。(劉復真曰。昔王叔和以七表八裏之脉。决人生死。今撮其樞要。以浮沉遲數四



脉為宗。浮而有力者為風。浮而無力者為虚。沉而有力者為積。沉而無力者為氣。遲而有力者為痛。遲而無力者為冷。數而有力者為熱。數而無力者為瘡。玄珠密語。太陽寒水症。其脉浮而緊。緊者寒水本也。浮者太陽標也。少陰君火症。其脉沉而大。大者火本也。沉者少陰標也。少陽相火症。其脉浮而數。太陰濕土症。其脉沉而緩。厥陰風木症。其脉沉而弦。陽明燥金症。其脉浮而短。)增註。人之一身。精神其主也。魂魄其使也。人之生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氣水穀形之用也。内外交養則精神強而魂魄盛。性受之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腎者精所藏。脾者魄所藏。膽者魂所藏。統其藏者心也。故能發見於聲臭言視之間。

而不違其則。所以靈也。形資於地。必有府焉。肺為傳氣之府。肝為傳血之府。胃為化水穀之府。又為之膀胱。以流其渣滓濁穢。人之飲食入口由胃管入於胃中。其滋味滲入五臟。其質入於小腸乃化之。則入於大腸。始分別清濁。渣滓濁者結於廣腸。津液清者入於膀胱。膀胱乃津液之府也。至膀胱又分清濁。濁者入於溺中。其清者入於膽。膽引入於脾。脾散於五臟。為涎。為唾。為涕。為淚。為汗。其滋味滲入五臟。乃成五汁。五汁同歸於脾。脾和。乃化血。行於五臟五腑。而統之於肝。脾不和。乃化為痰。血生氣於五臟五腑。而統之於肺。氣血化精。統之於腎。精生神。統之於心。精藏二腎之間。謂之命門。神藏心之中竅。為人之元氣。氣



從肺管中出鼻為呼吸也。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魂隨氣變。氣隨形止。形存則魄存。形化則魄散。或問人死有知乎。曰人之死也。其魂雖散。而體魄猶存。葬之於地。則可以復其魂氣。如野土暴骨。而陰雨晦冥之時。亦有以彼之也。魄[illegible]於地。謂之鬼。而神氣行於天。謂之神。然神氣雖彼而無心。或聚或散。聚則若有知覺。散則無有。(別傳通)景子問子産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音)依於人。以為淫厲。况伯有敝邑之卿。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張氏理學

類編鬼神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
滿莫非鬼神天地之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晝夜
人身之動止語默寤寐噓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草木之榮枯
開落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鬼神也不此之論而指
土木偶人以為神魑魅魍魎以為鬼皆愚民無知之論曾何以
此語正大之鬼神哉涑水司馬氏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
剃髮而燒斫之曰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
腐朽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若剉燒舂磨豈復
知之果有地獄嘗與天地開闢時同有何佛法未入中國之前
無一人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



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史記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呂氏春秋凡人三百六
十節九竅五臟六腑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
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
所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形不動則精不流
則鬱〻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挶為聾處目則為䁾為盲處
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蹶水鬱則為
污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
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萬災叢至矣故聖王之貴豪
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耳之情欲聲心不樂則五

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不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
香心不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不樂五味在前弗
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故
樂之務在於和心適心之務在於勝理理性者心之理情者
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如此者是心之力去做事的志者心
之所之也向意者心之所發皆主於心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
稟於氣皆本乎天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
命者盡其道不立乎巖牆之下修身以待之然亦有禍福吉凶
死生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致者皆正命也乃係乎
天之所為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倖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



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問以先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
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感運行之際有清濁人
適逢其會所以如此韓詩外傳人生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
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
能食期年髕就而後能行三年顖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
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
齔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齔齒十四而精化小
通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
亟夭而性不長也觀物內篇人為萬物之靈寄生於走走陰類
也故首有二十韻法東方喉聲先開後閉於時為春南方齒聲

純開於時為夏西方舌聲先開後閉於時為秋北方唇聲純閉
於時為冬癸辛雜識俗傳胎骨經雖曰無稽然皆出於醫書及
淮南子謂精神發於天形體稟於地似矣又曰一月而膏二月
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
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此言非也胎骨經蓋本諸此墬形訓
九八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
情惟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
一一主日日數十（甲至癸）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
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
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



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五月而
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
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
故八月而化

按此以數言近似有理至於主其物則又失之誕而不可曉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萬物之生各異類蠶
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齕
吞者八竅而卵生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
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是故山氣多男澤
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

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
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
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
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中土多聖人食水者善游而能寒食
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𡚬（閉情）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
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多慧而夭（管子）齊之水道
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
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取而稽淤滯
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
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



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
好正爾雅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太
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
空桐之人武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其妖孽有蒐
生雉雉生鷚（音）有螟集其國國有游蛇東西馬牛乃言犬彘乃
連有狼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雞
有五足有豕生而彌（蹄）不鷄卵多假有豕生狗此皆亂國之所
生也荀子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姑布子卿及唐舉相
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
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相雖惡而心術

否無害為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昔者堯長舜
短禹跳湯偏仲尼面如蒙倛周公身如斷菑皋陶色如削瓜閎
夭面無見膚傅說身如植鰭伊尹面無須麋仁義功名著於後
世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而名動
天下孫叔敖突禿長左而以楚霸桀紂長巨姣美而身死國亡
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所論
也(力命篇)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
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膚並行也而人子
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
子曰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

予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
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失夫固然之理矣(呂
才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
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
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
(易)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君子體仁足以
長人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書)知人則哲能官人　惟吉凶
不僭在人　稽于衆舍己從人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其
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云誰之思西方美
人　雖此良人弗求弗迪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孫炎傳)公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司馬子魚曰六
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用
人其誰享之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禮記)人生十年
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仕五十曰艾
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
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七十者不有大故不
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故其人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有國家者

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　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
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
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論語)人之生也
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大學)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有德此有人
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為
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中庸)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
可以為道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誠之者人之道也
(孟子)人人有貴於己者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以善
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曰無以異也　否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孝經〕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行莫大於孝〔鶡冠子〕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
豪德百人者謂之英〔邵子〕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
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
之賢愚如此㕁一一人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　人
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人
也者萬物之至也謂其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
人物焉〔世要〕中才之人智隨年長事以學增〔說苑〕中人之情
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傳〕與善
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



處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俱化矣〔老子〕善人不善
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古文〕為人不知學馬牛而襟裾
人不學不知道學而不知道猶不學也〔楊子〕觀乎賢人則見
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列子〕貧者士
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吾何憂〔文中子〕聖人達
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班子〕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
左衽人面獸心聖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內疏而不親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
之〔致堂胡氏〕夫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為有夫婦父子君臣
也佛者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敢問此三者性耶非性耶若

以為非性則佛固人爾不能捨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
則何乃使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廣大慈悲無與
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割肉捐身以啖之無
所顧惜何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
蚊虻為比則慈悲廣大安在哉
〔通鑑外紀〕帝堯母陳鋒氏名慶都孕十四月生堯於丹陵
〔夏〕大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
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
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商〕成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隨地出者從四



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湯德至矣及禽獸矣歸之者四十餘國
〔五倫書〕成周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兼用虞燕夏衆殷
食之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
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凡三王養老者皆引年
〔文獻通考〕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
母共姬之御者從婢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
生子曰佐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　左傳少異
〔列女傳〕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

傳成季之生有文在其手曰友

通鑑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戎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不聽

靈王生而有髭

越絶書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於亭鄉生而能言句踐勝吳更名語兒鄉吳越春秋句踐十五年下令國中將免者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哺而啜之

通鑑周顯王四十八年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靖國君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以五月五日生嬰令勿舉賤妾私舉之及長因親戚賓客以見於嬰文問嬰曰五月五日之子不舉何也嬰曰長與戶齊不利於父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乎高大其戶誰能至之者因說靖郭君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號孟嘗君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文獻通考梁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玆謂陰昌賤人為主

漢高帝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通鑑漢高帝五年置酒洛陽南宮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武帝天漢三年。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有興乎。　太始三年。倢伃趙氏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生子弗陵。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宣帝神爵四年。河南太守田延年為治陰鷙酷烈。論囚。血流數里。時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人莫不賢智其母。



文獻通考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絶。

五倫書章帨為不其令。人嘗為虎所害。乃設法捕之。生獲二虎。帨祝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乎鳴冤。一虎低頭閉目。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帨鳴[illegible]遂令放釋。

宋均為九江太守。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敎屬縣曰。虎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去一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以為尚書令。

(五倫書)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桓榮為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三老服都紵大袍。冠晉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講堂。帝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帝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帝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綱目)章帝元和二年。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　三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文獻通考)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忻忻。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翕然。諸夏皆放效。

(通鑑)桓帝延熹九年。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文獻通考)靈帝建寧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弒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通鑑)光和九年四月。侍中寺雌雞化為雄。(文獻通考)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中平元年。六月壬午。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五倫書)漢陳臨為蒼梧太守。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未有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致令死囚有後代。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族多妖忌。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文獻通考)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操由庶士起。　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為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異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公。(通鑑)十三年秋九月。操至新野。劉琮舉州降。時劉備屯樊。將其衆去過

州人多歸之。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魏作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而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又有鷄四足六翼。高堂隆曰：此羣小亂之象。文獻通考：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品飲食如常人。　太和三年，曹休部曲兵奚農女死復生。時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



愛養之。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司馬氏起之象也。吳婦人急束其髮，而劇角過於耳。衣服上長下短。干寶曰：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孫皓果奢恣於上，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

五倫書：晉王濬在巴蜀，兵民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禁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千人。

文獻通考：晉惠帝之世，有人兼男女之體，亦能兩用人道，而其性尤淫。此乃亂氣所生，蓋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傚，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以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

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矣，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非止一家。

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曰：天下人餓死。於是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為二。

通鑑：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群臣，傅權對曰：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文獻通考：後齊後主時，犬為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藉以茵蓐，爵以加犬。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通鑑：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多死。公義命皆輿至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俸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得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文獻通考：恭帝義寧二年，離進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以為楊氏子孫無後之象。俄而恭帝遜位。又太原獻牧羊，

頸而不死。

五倫書唐太宗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增廣生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一經。能通經者。得貢舉。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堂者。至八千餘人。

通鑑貞觀二年。畿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三年。上讀明堂鍼灸圖。云人之五臟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



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四年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魏徵對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是歲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賚糧。帝謂群臣曰。此

列。然勸我行仁政。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　羅珦爲廬州刺史。民俗病者舍醫藥。禱淫祠。珦下令止之。捐己俸給藥濟貧者。人皆德之。

文獻通考高宗永淳元年。關中及山南州郡二十六饑。京師人相食。

五倫書玄宗開元二年。引京師侍老。宴於含元殿庭。詔曰。古之爲政。先於尚老。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司准式。天下諸州侍老宜令州縣遂穩便設酒食。一准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杖於其家。車駕幸北都。詔父老八十以上。賜



物五段。版授上縣令。賜緋。婦人版授上縣君。九十以上。賜物十段。版授上州長史。賜緋。婦人版授郡君。百歲以上。賜物十段。版授上州刺史。賜紫。婦人版授郡夫人。

陽城爲道州刺史。道州土產人多矮。每歲常配鄉戶貢其男。號曰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賤。又憫其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遂停其貢。民賴之。無不感泣。

文獻通考懿宗大中初。狗生角。

僖宗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氷生如人狀。無眉目耳鼻。占爲邑有亂。　唐末時。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時謂之拋家髻。俗以琉璃爲釵釧。拋家流離。皆不祥兆。

自太祖建隆元年至真宗天禧四年凡五十九年趙縣上言民妻產三男者凡一百九產四男者凡三產一男三女者二產二男一女者一。

太宗淳化元年八月汾州慈達院僧智嚴頭生角可長三寸。

五倫書程顥為鄠縣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有司莫敢禁止顥戒寺僧曰俟光復現當取其首來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及調上元縣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物乃捕而脯之使人不惑

通鑑徽宗重和七年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娩而逃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可四十餘忽生髭鬚長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



宣和遺事壐貴雖宦官而強勁有精力生髭鬚形貌不類閹人

文獻通考宋高宗建炎三年山東郡國大饑人相食

五倫書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產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以貧無錢輸官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為措置蠲稅錢對補添丁錢百萬民皆感之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黄震通判廣德軍舊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乃損益其法凡當娩而貧者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給粟所收家全活者衆。

許[illegible][illegible]宰劍之順昌時閩俗之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illegible]約其貲產不足以賸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酹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之於郊云

通鑑孝宗慶元四年韓侂胄嘗過南園山庄顧竹籬草舍謂趙師睪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文獻通考淳熙十四年臨安府浦頭民產子生而能言四日暴



長四尺

通鑑理宗紹定三年元群臣言雖得漢人無所用不若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元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於是四十萬戶存汴避兵者皆得保全

淳祐八年置慈幼局於臨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恭宗德祐二年元制江南人為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

倫書成宗詔賜高年帛八十人一匹九十人二匹孝子順孫

之政者。量才任之

通鑑仁宗皇慶二年春二月帝謂近臣曰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而國家所宜寶也。

按仁宗虜主耳猶知寶善人以安百姓夷狄之有君也

順帝至元三年五月民間訛言朝廷采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至正九年夏四月襄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嘻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十八年三月方國珍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關爲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五倫書洪武十四年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四書五經則無由知道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

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上下者郡縣禮送　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君與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正謂此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聞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任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按詩云上宇版章言甚明也後世因以爲版圖版籍故論語記孔子式負版者通鑑沛公入咸陽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南北朝魏蘇綽始制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十九史唐與七年天下既定始頒制度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通鑑宋戶部獻今年民數若干歷代雖互有增改總之不越古制

國朝謂之黃冊軍籍謂之青冊

倫第二

倫釋義倫理也等也敘也晉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白虎通君臣者何謂也君者群也下之所歸心也臣者纏(音)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篤也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姊

者怨也。妹者末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書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我不知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詩有倫有脊。禮記。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論語。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孟子。聖人人倫之至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許衡。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有



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范甯穀梁傳序。左氏以鬻權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内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策鑑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刱於人倫五品之閒。恩義糾紛。非義精無以權輕重之宜。非仁熟無以安存亡之正。鄭厲公忌祭仲。而使其壻雍糾刺之。雍姬知而不以告。是忘父也。告之是賣夫也。荆平王惑伍員。而囚其父員。歸與父兄駢死。無益。不歸。是忘父也。衛宣公使伋於齊。伏盜要之。壽竊旌以代死。伋傷弟之為已死。扶其屍而自刎。伋之死。適以重累其親。不死則忤親。歸必死亡。是我害弟。痛無已也。石奢捕楚行部。道有殺人者。乃其父也。縱而自繫請死。君命無死。從君則無以立位令國人。棄位而逃則父罪不宥也。吳公子光弒王僚而讓季子。季子受之是與篡也。不受而討之。是骨肉互殘。社稷無主也。晉獻託荀息以奚齊。曰吾恃子以瞑目也。荀息以死輔之。不正。不死。是食言也。鄭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致死。是背師也。抽矢叩輪。發乘矢而反。是棄君命也。叔魚鬻獄敝罪。邢



侯殺之。假令邢侯以君命免。叔向報之。是雠君也。不報。是違不反兵也。瞽瞍殺人。法所不宥。假令舜未及逃。而皋陶執之。舜格皋陶。是讐法也。聽之是違不共戴天也。文王囚於羑里。閎夭以尤物啗紂而出之。文王知而弗禁。是圖倖免也。既出知之不以舉。是縱其臣以欺君也。哀姜與弒。見討於齊。以其喪歸。僖公受而葬之。是以絕婦附父也。拒之。是離母也。惠王惡首止之盟。誘鄭伯以從楚。從之。是棄信。不從。是逆天王也。鄧攸逃亂。挈其子與其弟之子。勢不兩全。棄子。是割恩也。棄其弟之子。是絕弟也。數者皆人倫之變。於此而求善處之術。俾無失其倫。斯可焉。

皇極經世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由此垂教於萬世。

通鑑外紀帝堯娶散宜氏之女女皇。生丹朱不肖。乃求賢自代。群臣咸舉舜。堯崩。舜避堯之子於河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歸丹朱。而歸舜。舜於是即天子位。

帝舜子商均亦不肖。舜於是薦禹於天。使代已位。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不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即天子位。

夏大禹娶塗山氏女。名憍。生子啓。禹嘗薦益於天。七歲。禹崩。益避啓於箕山。天下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即天子位。

商成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聘之。進之于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遂相湯以伐桀。放之南巢。遂就諸侯之位。天下諸侯皆推湯。于是即天子位。

太甲元祀。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奉太甲復歸于亳。增修厥德。號為太宗。

太丁元祀。周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仲雍。其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太任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以讓季歷。

周武王時。殷紂無道。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乃東伐紂。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戈不戰。以歸武王。紂自焚死。諸侯尊武王為天子。

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周武王既克殷。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乃攝政代王當國。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武庚與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為庶人。

幽王二年褒人有獄而入其女於王是為褒姒。王厚愛之。九年。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兵来援。王欲褒姒笑。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召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驪山下。諸侯即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西周遂亡。

左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公勿許。



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帥車三百乘以伐京。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四年。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illegible]子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弒桓公而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桓公十三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



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

按別傳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此言不然。夫婦翁壻。俱屬至親。豈有使壻刺婦翁之理。且欲禁其無漏言於居室之際。必不得之勢也。乃不自悔其使人無當。反咎糾之謀及婦人。謬矣。其母言人盡夫也。此言在未許聘之時則可。既嫁事於人。則夫者婦之天。與父並重。總之皆鄭伯不明於使人耳。若行刺非人君事。姑未論焉。

詩傳。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

死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
其節以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
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
城夷吾居屈唯二姬之子在絳及將立奚齊姬謂大子曰君夢
齊姜必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中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姬泣
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大子縊于新城
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illegible]

可知編　六卷　廿五

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本音)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見其手驟諫
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
信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
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
殺之鬭且出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大史
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
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乎
宣公九年陳灵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音日)服以
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

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
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
成公十有四年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以甚乎師曠侍於側對
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
如雷霆其可出乎
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
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
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

可知編　六卷　廿六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
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子晳怒既而見子南欲殺之而
娶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
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子產數之曰國之大節
有五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
上大夫女嬖大夫而不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
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
而罪
楚子之在蔡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
之師費無極(吳越春秋史記皆作無忌)為少師無寵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

乞使聘於秦。歸報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更為太子娶齊女。無極念平王卒。太子立。當害己。復讒太子。使出守城父。又日夜短太子曰。太子以秦女故。不能無怨望。王召問伍奢。伍奢對曰。王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疎骨肉乎。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太子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



適吳。我將歸死。使者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遂去楚。

五倫書。魯黔婁之妻。當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其屍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曾子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其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先生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可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通鑑。威烈王二十三年。衛人吳起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娶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遂奔魏。

秦莊襄王三年。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為大夫。使攻管。高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安陵君生束縮高而攻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襄王詔。以守此城。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有



大赦。降臣亡子不預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對使者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漢二年。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illegible]使至。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王陵。善事漢王。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六年。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illegible]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

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賜家令金五百觔。

武帝征和二年。時女巫往來宮中。敎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更相詰告。以為呪咀上。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祟在巫蠱。上以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最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江充持太子甚急。不知所從出。從少傅石德計收捕充斬之。因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時帝在甘泉蘇文亡赴上言太子反。上大怒。詔丞相屈氂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皇后自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以閭閻之隸臣。銜至尊之命。追蹙太子。



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困於亂臣。冤結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未顯言赦太子。自度不得脫。即自經。會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感悟曰。是高廟神明使公教我。拜大鴻臚。族滅江充家。憐太子無辜。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

按三老之言正。千秋之言詭。總之皆帝易惑輕殺而輒悔耳。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大將軍光與群臣迎立昌邑王賀。在國素狂縱。及即位。淫戲無度。光憂懣。問所親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此。亦漢之伊尹也。光遂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侍御史田千秋劾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按天下重器也。光不擇之於未立之先。乃遽廢於既立之後。何其輕忽如此。律以孟子之言。光之罪著矣。此千秋之不容已於言也。漢廷一人而已。



初戾太子之子史皇孫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乳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殺之。丙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及昌邑王廢。霍光與諸大臣議所立。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年十八矣。願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迎曾孫即位。是為宣帝。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陳嘗有阿保功。引丙吉為[illegible]。上[illegible]知吉有舊恩而不言。上大賢之。至是封列侯。吉臨當封。病。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今吉未

獲報非死疾也。果瘉。

五倫書 雷義與陳重結交。最厚。義舉茂才。讓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披髮走不應命。後同舉孝廉。同拜尚書郎。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堅不如雷與陳。

靈帝建寧四年。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入塞寇鈔。刼質苞母。載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進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死。

程子曰。以君城與盜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亦當求所以生



母之方。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得之矣。

綱目 橋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質。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河南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刼質者。皆併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刼質遂絕。

通鑑 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晉元帝大興元年。溫嶠將赴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後母死。阻亂。不得奔喪。

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追尊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宣太后。群臣或謂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伉儷於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　二十一年。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

按人主出言。無容輕忽。孝武一言戲貴人。遂致殺身之禍。勿謂房闈之間而可狎侮為也



梁天監二年。馮翊吉翂。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南北朝魏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母曰。此雖面慚。其

□□九一十餘口。其子叩頭流血。然後歸之。卒以斧斷
捲胡發掌謂房母以一婦人。而知敎化之原。不禁辭令。任於
婬辛可日聞變頭陣為辛子。誑謂身先之果不若刑罰哉。
隋高祖仁壽四年秋七月。帝寢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擬
帝不諱後之為。書問僕射楊素。素報宮人。誤達帝所。帝覽之大
恚。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
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
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
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閣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屬獄。遂後宮
出就別室。俄而帝崩。聞以小金合賜夫人。夫人以為鴆毒。懼

可知編　卷

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逼之。乃
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矯詔殺故太子勇。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
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
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
以生死壽夭貧富貴賤皆由於佛。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
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
襄。足為明鏡。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
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
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

矣。上亦惡之。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六月。建成元吉與
後宮日夜譖世民。密請殺之。上曰。彼有定天下功。罪狀未著。將
何為辭。庚申。世民率長孫無忌等。入伏玄武門。射建成元吉殺
之。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
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
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
此吾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
高宗永徽元年。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
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宮中。既受顧托。不以死爭之。何以
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

可知編　卷

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
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
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
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而下
謂陛下為何如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
上大怒。命引出。昭儀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
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他日李勣入見。上
問曰。朕欲立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
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

其謀乎。昭儀令左右以鴆殺遂良澤州都督。廢王皇后蕭淑
妃為庶人。命李勣賚璽綬冊武氏為皇后

按武后之立。成之者李勣。賚之者許敬宗。敬宗小人。不足責。
勣以世勳乃勳舊老臣。親受顧命。而阿諛若此。豈謂家國有
二耶。罪不容誅矣。

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定韋后之亂有
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
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
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無可疑者。上
從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玄宗天寶四載。以楊太真為貴妃。太真為上子壽王妃十年矣。
上自武惠妃薨。宮中無當意者。為言太真之美。上見而悅之。乃
令自以己意。乞為女官。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納
太真宮中。而後納之。太真肌態豐艷。通曉音律。性警敏。善承迎
上意。遂專寵。凡儀禮皆如皇后。尋冊為貴妃

肅宗至德二載。上與李泌同榻寢。先時建寧王倓為張良娣所
譖。上賜之死。泌直言以明其冤。上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
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
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
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
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
曰。安有是哉。

代宗大曆二年。郭子儀之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
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帝奏之。帝曰。此
非汝所知。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令歸。子儀聞之
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
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
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



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謂以太后遺命。
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仁宗明道二年。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
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上
頸。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
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
仲淹宋庠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
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
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
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

惠道輔及仲淹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

景祐八年二月。帝崩。英宗即位。有疾。詔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嫌隙。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乎。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溫成之寵。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閒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為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



明王。不為少矣。渭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高宗紹興十四年。帝謁孔子廟。遂視學。秦檜請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必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為大恩。足下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罔孰甚焉。

[illegible]樹裒談。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倫滅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拜托良醫。日進其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祧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愚昧之徒。一時激於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遇父母病。醫治弗愈。臥冰割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又方正學論鄧巨[illegible][illegible]世專其孝。夫孝所以事親也。苟



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殺無辜之赤子。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韓退之云。不腰斬於市。亦已幸矣。況復旌其門乎。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於天下者高矣。

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最靈最貴者。以其有是倫耳。倫不出於天地人之外。則知天知地知人。正以明是倫也。使日置身於天之下。而莫知天所從來。托足於地之上。而莫知地所由始。混迹於人之中。而莫知人所自生。不幾乎昏乎憒乎醉生夢死。安能明是倫而率由之弗悖耶。故欲明五品之倫。必灼知三才之道。道之知也。為倫計也。倫之明也。為人計也。人

不可一日廢倫。則不可一日不知通。聽是倫也者。謂治天下之大經大法非歟。乃自古帝王。鮮克全此。惟其出於至公。則禪讓也可。放伐也可。傳子也可。皆長立幼也可。大義滅兄也可。不然。若漢高帝欲分父羹。唐太宗手刃同氣。而且納其弟婦。宋太宗燭影斧聲。而卒致一弟二姪不得其死。漢光武宋仁宗之廢后易子。漢昭烈之娶同宗婦之數君者。世皆號稱賢主。猶然不免此失。又況唐高宗以父妾為后。明皇以子婦為妃。凡此之類可勝罪哉。後之有天下者。宜兢兢以此為鑒而於綱常倫理之際。深致慎焉可也。

紀第三

紀[釋義]紀。理也。[許慎]理之為紀。[白虎通]紀者理也。所以彊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六紀者。諸父。昆弟。族人。師長。朋友也。為三綱之紀。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昆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有同志為己助也。[書]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詩]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說苑賢人君子者。察乎治亂之紀。

[通鑑]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有曰。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

宗第四

宗[釋義]宗。主也。尊也。[白虎通]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必有宗何。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

[易]同人于宗。[註]君之宗之　宗子維城。[記]尊祖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程]理宗子法於朝廷大有益。

[左傳]鄭放游黑於吳。將行。子皙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周公誅管叔蔡叔。匡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通鑑]周威烈王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漢後帝延熙六年。魏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親賢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文武之任。而宗室子弟。[illegible]空虛之地。不使臨民。非所以[illegible]　枝備萬一之虞也。語云。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

元魏[illegible]孝文帝太和十七年　王公侍臣於清徽堂。燭至。公卿辭退。[illegible]獨至[illegible]宗[illegible]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卿其[illegible]與宗室諸王[illegible]成此夜飲。

唐太宗即位。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

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宗室既遠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
賈澤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先朝一切封王爵……多賜
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取物之道帝曰朕理天下本為
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郡
公惟有功者數十人封王
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
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偏及耶
大學衍義補自成周以三族之別掌於少宗伯後世因之列宗
正於九寺之中我
聖祖超然遠見付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專以皇親
可知編
一人掌……親睦之……

原缺第一葉

父之從父姊妹為族祖姑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為從祖王母父
之從祖晜弟之母為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
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為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為族祖母
父之從祖祖父為族曾祖王父從祖祖母為族曾祖王母父之妾為
庶母　母之考為外王父妣為外王母王母之王考為外曾王父
妣為外曾王母母之晜弟為舅母之從父晜弟為從舅母之姊
妹為從母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晜弟女子為從母姊妹　妻之
父為外舅　為外姑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晜弟為甥
姊妹之夫為甥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
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為姪謂出之子為離



孫謂姪之子為歸孫女子之子為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
後生為娣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長婦謂稚婦為娣
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　婦稱夫之父曰舅母曰姑庶母為少
姑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女弟為女妹子之妻
為婦長婦為嫡婦衆婦為庶婦女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
之父為婚父之黨為宗族母之黨為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
相謂為婚姻兩壻相謂為亞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
弟
易君子以類族辨物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志自滿九族
……一人以族書……其之子莫如王矣女王來

異乎公族禮記君不合族之道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
司正術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集解有天下者謂之
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則謂之官族以傳世言之則
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楊子客徒欲丹朱吾族不知
一昳將赤吾之族

左傳成公四年秋公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國大臣睦未可以貳志有之非吾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
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襄公二十有九年吳公子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
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昭公二年叔向對晏子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通鑑漢宣帝元康二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少
傅受父子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贈黃金三十斤太子贈五十
斤既歸日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娛樂或勸以其金為子孫頗
立產業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顧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耳族人悅服
按疏太傅以退賜尚不欲為子孫立產業以益其過乃後世
有殆刻剝以為子孫謀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獻帝永[illegible]三年荀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
天下亂謂父老曰穎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
去或獨以其族行從李傕抄穎川留者多為所殺

晉元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公卿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
疏有曰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
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唐玄宗天寶六載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為
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
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為節度使至是諸道盡用胡人精
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



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五代後梁開平元年四月梁王朱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其兄全
昱謂曰朱三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
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
乎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
唐主欲詔詣闕趙鳳曰玄豹之言已驗矣若置之京師則輕躁
任險之人必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非所
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賜金帛而已

姓第

姓（傳）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白虎通）人所以有姓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地氣以生者也。姓所以有百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散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具也。

呂才序宅經，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董錫土姓（禮記）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論語）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孟子之所同也。

通鑑外紀 太昊伏羲氏，始正姓氏。

炎帝神農氏育於姜水，故以姜為姓。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為姓。

白虎通 堯未稷契賜生子姓。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不任刑也。

左傳 隱公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通鑑 漢高帝四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邑天下之中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此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群臣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張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號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

五倫書 漢任延建武中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者，始知種姓。

通鑑 南北朝齊建安二年，春正月，魏改姓元氏。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

唐高祖武德元年，徐世勣來降，賜姓李氏。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定難留後李繼捧來歸銀夏綏宥之地。賜姓名趙保忠。淳化二年，趙保忠降於契丹，復姓名李繼捧。

高宗紹興元年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公也。[illegible]以來，使[illegible]獨推濮王子孫為近屬，餘

皆謂同心世藝祖在心冀肯居𢍰公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
遐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以伸悲𢍰之生遐慶澹服虜
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

## 氏第七

氏傳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白虎通人之有氏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之字為氏故魯有仲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立氏

詩只仲氏任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氏不迷



通鑑外紀帝堯生於丹陵後徙晉作左傳故曰伊祁氏

春秋諸國興廢說齊姜姓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故太公望姜姓呂氏

左傳宣公四年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必滅若敖氏矣

晉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姑往視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

通鑑漢光武建武六年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以長子孫如倉氏庫氏倉庫吏之後也

黨人之心有胡毋班其先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完奔齊齊宣王母弟封毋鄉遠本胡公近取毋邑以為胡毋氏

## 名第八

名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禮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明當為宗祖主也曾子問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禰內則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境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



詩猗嗟名兮禮記名者人治之大者也　名者而男女可別

諸侯不生名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　唯欲行之浮於名也論語必也正名乎孟子名所獨也

莊子名者實之賓也老子功成名遂身退

春秋別傳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禮人有學三年而歸名其母者母曰嘻男子之學也曰堯舜名曰子之學盡堯舜也則其名母也可不然名母其後者也

通鑑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注以



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平帝元始二年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去知所之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吏云

後漢後帝建興十三年魏兗州刺史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

晉中宗建武二年石勒自稱趙王加張賓大執法呼曰右侯而不名

唐玄宗開元元年張說之避開元尊號使名

代宗大曆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稱郭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

宋寧宗嘉泰元年杜松攜諱侂胄為諫議大夫漸識未遇竟殊快快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府

度宗咸淳元年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每朝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　二年秋七月元以張德輝參中書省事召見以聖賢道德之奧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於前元主善之呼其字而不名



端宗丙子元勝宋播州安撫使楊邦憲名賽因不花

丘瓊山曰按金史阿骨打自改其名曰旻吳乞買曰晟又改其臣之名粘罕曰宗翰斡里不曰宗望兀朮曰宗弼既入中國即有慕華之心惟元則不然不徒安其夷俗之陋又欲求華人盡變以為夷往往賜華人以夷狄之名而其所賜之名人皆鄙野不經如世祖賜楊漢英名以賽因不花譯以華言賽因好也不花牛也君之賜臣將以為崇也稱之曰好牛崇耶辱耶

承對衷誌秦使龍字元之避亂居鎮江　王師克鎮江上詔徐太傅達曰入城而我訪秦元之徐馳帳上至龍興迎候時居寧氏陳彩帛以興之同處日夕共謀畫溪

見釆納以為先生而以名

諱字九

諱（釋義）諱隱也忌也避也（白虎通）臣子當諱故避之也（曲禮）二
名不偏諱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又曰君
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敢諱於尊者之
前也太古之時不諱尚質也（癸辛雜識）古今避諱之事雖見諸
書今漫集數條於此以備考覽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
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
諱政乃呼正月為征月漢高帝諱邦舊史以邦為国文帝諱恒
以恒山為常山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illegible]



諱以荀卿為孫卿光武諱秀以秀才為茂才魏武諱操[illegible]
為杜度晉景帝諱師以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妃
武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隋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為
江都唐之祖諱虎凡虎改為猛獸虎賁為武賁虎林為武林李
延壽作南北史以石虎為石季龍韓擒虎為韓擒龍高宗諱治
凡治皆曰理韋懷言至理之主不代出陸贄言與理同道罔不
興協從罔理韓文萊聞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無為而理者其
彝也與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德宗諱适以括州為處州晉
高祖諱敬瑭乃析敬字為文氏苟氏至漢後復至本朝避翼祖
諱復析苟文為司高宗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句濤

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系字約紡是也加草頭苟猶是也
改為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澗北也勾龍去上一字者
大澗是也以上皆臣下避君諱也又吳太子諱和以嘉禾為嘉
興唐高宗太子弘李含光本姓弘易為李溫彥弘遂以大雅字
行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為晉陵皆避太子世子
諱也又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雞夜雊武后諱曌以詔書為制
書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富春為富陽蘄春為蘄陽
此避后諱也又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劉穆之避王后諱
以憲祖字行後俀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武生本朝章憲太后
父諱通改通判為同判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此則[illegible]



又錢王鏐改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illegible]
畱為蜂糖羊祜為荊州呼戶曹為辭曹之類此皆避国主諱
諱也（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大誥不棄基不
諱后稷棄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成王諱誦而詩
有吉甫作誦之句是也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同
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是也臨文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
書同盟襄公名午書陳侯午光漢昔祀元封詔有啟母石之
言刑法志有建三典以刑邦國皆不避高祖諱三国吳時有言
功以權也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經遂五虎則虎字亦不盡避

錦文潮八上表云朝久治平日久人不避高宗之諱。賀即位表
曰以和萬民。亦不避民字。如此頗甚多。胡翼之侍講迩英閣。講
乾卦元亨利貞。上為動。徐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
內侍告曰。容字乃舊名也。伊川不聽。講畢曰。若仁宗時宮嬪謂
正月為初月。餅之蒸者為炊。天下以為非。嫌名舊名猶勿諱。
按秦始皇諱政。故以正月為征月。相沿至宋又諱征字。則何
不即改正之。而傳訛一至此也。
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
兆是也。嫌名則有避不避者。韓退之諱辨謂漢武名徹。不聞
諱車轍之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車轍。業乎浩



晉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岱。此則不諱嫌名也。二名不偏諱。唐
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冑唐儉為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亦
不避。至高宗時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
卒哭乃諱。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長悉曰脩。王羲
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為一月。司馬遷父諱談。史記
中趙談為趙同。子張孟談為孟同。李翺祖父名楚金。故為文皆
以令為兹。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為敘。或改作引。蔡京父名準。
改平準務為平貨務。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然史記李斯傳。
言宦者韓談。則談字不能盡避。范曄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
固辭。劉幾不許。賈曾拜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音

同字別。乃就職。富弼以父名言。而不辭左正言。錦偲絳鎮家諱
保樞。皆位樞密而不辭。此除官有避不避也。至若後唐郭崇
韜父名弘。改弘文館為崇文館。建隆中蘇容彥釗吳延祚皆拜
使相。而釗父名章。延祚制麻中為改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二品
此則朝廷為臣下避家諱也。元稹以陽城驛與防道州名同。
更之曰避賢驛。鄭成過郢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
亭。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至有君臣同名者。周襄王名鄭。衛
成公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唐玄宗名隆基。劉子玄名
知幾。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尸
康王名釗。子昭王。魏獻帝名弘。其子孝文亦名宏。…並



而異字也。襄陽有處士羅君墓志曰。君諱靖。父請學仕。不仕。以
循可罪也。朱温父名成。以其類戊。司天監請改戊己之戊云
為武字。此全無義理。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為工部尚書。郎中于
鄴恭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疑太過。一日雉經
而死。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改諸大夫為大卿。至有與唐寺
鍾題墓志云。金紫光祿大。去其夫字。尤為可怪。國朝劉温叟父
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
石不踐。遇橋。則令人負而過之。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至如
唐憲宗時。戊昱有詩名。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妻之。令其改姓。昱
辭焉。五代有石昂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辟

為臨淄令。監軍趙彦昭知留後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彦朗家諱石更其姓曰右昂。昂趨于庭責彦朗曰。內史柰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姓右也。彦朗大怒昂即辭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爲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曰事言已二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于色責之曰。君為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好犯上者。即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户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即休。長揖而退去。徐雖怒無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保其姓名。 若北齊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以之才名雄士開名安乃稱觸觸生開者笑之蔡京作相任

可知錯 右 幸

久。權勢威甚。內外官司公私皆避其名。門下薛昂避之謹于禁其家人。犯者有杖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為告乃撻于口擊其口。 善乎胡康侯之諭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名者。易人姓者。愚者迷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禮記卒哭乃諱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孟子諱名不諱姓。

韓退之諱辨。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字第十

字白虎通人所以有字何。冠德名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禮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伯者長也。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長稱伯。庶長稱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也。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檀弓曰。幼名冠字。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胡傳。儀父。邾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禮記男子二十。冠而字。

文獻通考。後魏宣帝太子殷當冠。詔令刑子才為制。子才字

可知錯 張 幸

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不見其替乎。子才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後卒為常山王所廢。

通鑑。元仁宗皇慶二年。以李孟為翰林學士承旨。孟為平章政事時。言人君之柄在刑賞。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所施失當。何以為治。僧道既為出世法。何用官府。諸屬僧道官者。帝皆從之。在政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已罷政。權避賢者路。帝問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終始。賜爵秦國公。入見。必命坐。稱其字曰道復。

冠第十一

冠。釋義。冠元服。冕弁總名。 又育肵曰。冠家禮男子十五至二

十皆可冠女子許嫁笄父母無朞以上喪始可行之〔劉氏俟
世本云黃帝造冠冕是冠冕始於黃帝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
以後乃用帛〔書儀〕古冠禮簡易可行先生曰不獨〔書儀〕古禮亦
自簡易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
者也是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尊重事而不敢擅自卑
以尊先祖也今按儀禮所存者惟士冠禮自士以上有大夫諸
侯天子冠禮遺文雖斷缺不全而大槩亦可考如趙文子冠則
大夫禮也魯襄公邾隱公冠則諸侯禮也周成王冠則天子禮
也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其冠也即
士服行士禮而已有官者公服帶靴無冠者襴衫帶通用始



冠加巾再加帽子皂衫革帶繫鞋三加幞頭公服諸侯始加緇
布冠繢緌其服玄端再加皮弁三加玄冕天子始冠玄冠朱組
纓再加皮弁三加袞冕〔涑水司馬氏〕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
成人之禮蓋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行於其人
故其禮不可不重也近世以來此禮不行往往自幼至長愚騃
若一由其不知成人之道也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
既少家廟但冠於外廳笄於中堂可也
〔詩〕冠緌雙止　疏見素冠兮〔禮記〕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
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縞冠玄

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
也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
然後緌〔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孟子〕大夫之冠也父命之
許子冠乎曰冠〔文中子〕大哉中國衣冠禮義所自出也　冠
禮廢天下無成人〔覆瓿集〕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
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
〔通鑑〕周成王元年王將冠周公命史祝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
於義嗇於時任賢使能朝於祖以見諸侯
〔文獻通考〕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以
為近服妖也



〔左傳〕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
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國君十五而生
子冠而生子禮也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
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
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
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今而可以戒矣賢者
寵至而益戒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之王者政德既成
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
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

正之。盡戒之術也。也。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者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

別傳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可知編　卷

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通鑑 秦二世三年。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為里監門。欲見公。公麾下騎士。乃食其里人。謂食其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於公。使人召生。生入謁。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輟洗。延生上坐而謝之。

漢書 侍中冠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董巴輿服制云。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高潔飲露。貂取內勁悍外溫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始皇破趙。得其冠。賜侍中。

按此冠。秦與漢初。獨侍中冠耳。豈後世漢官盡冠此。故有貂不足。狗尾續。及貂蟬盈坐之語也

漢元年。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俱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可知編　卷

二年。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平居家時盜其嫂。大王令護軍。又受諸將金。漢王召讓無知。無知曰。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策足以利於國家事耳。盜嫂受金。又何疑乎。王乃益厚賜平。諸將不敢復言。

武帝元朔五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文獻通考 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京房易傳曰。奴冠。天下亂。

通鑑 元帝時。王吉與同郡貢禹友。吉任益州刺史。禹乃彈冠其冠。吉薦禹諫議大夫。時稱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平帝元始三年。比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
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明帝永平元年。與公卿議定冠冕衣服。　二年。臨辟雍。初行養
老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講説。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帯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士。
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靈帝光和二年。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帯綬。
風俗通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従事。見鼯逕解冠掛上。
狗戴冠走。家人大驚。乃云誤觸冠冠纓掛著之耳。竟不肯殺。後
數日。狗自暴死。並無纖芥之異。



通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李密。
胡致堂曰。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盗賊。洪客殆
微皆優游於黄冠中。而抱達時之略。濟世之具。顧人不能
知耳。
宋太祖建隆元年。以竇儀為翰林學士。嘗召儀草制。至苑門。見
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帯而後召入。
儀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
祖斂容謝之。由是對臣下。未嘗不冠帯。
文獻通考高宗建炎三年。上在揚州。二月辛亥。早朝有鶬羽飛
鳴行殿。三匝一再。止於宰臣汪伯彦朝冠。冠者尊服。飛鳥賤之。

不祥。翠羽又青祥也。後二十日。罷相。尋坐貶。
通鑑理宗淳祐四年。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其訓廉銘有
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
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冠紳。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文天祥。帝
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寛假。得一
黄冠歸故郷。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
五倫書洪武二年十月。
太祖皇帝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甚矣。使先王衣
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名存實亡。朕嘗謂治國之道。教化為先。



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
縣皆立学。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
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昏第十二
昏家禮男子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
以上喪。乃可成昏。楊氏復按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親迎六禮。納采者。納采擇之禮於女氏也。問名者。問女氏之名。
將歸而卜其吉凶也。納吉者。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
婚姻之事於是乎定也。納徵者。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
也。請期者。請成昏之期也。親迎者。親往迎婦至家成禮也。謂之

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今世俗不知昏之為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擇選時辰。雖昕旦晝夜。亦皆成禮。殊乖此義。白虎通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嫁。娶者。取也。所以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所以遠恥防淫泆也。男女者何。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



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其家事事人者也。配疋者何謂。相與偶也。妻者何謂。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贄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又取飛成行。止成列。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禮昏經曰。賓北面奠鴈。再拜。拜手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婿御婦車。授綏。嫁女之家。不絕火三日。思相離也。娶婦之

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周官。仲春之月。合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也。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之絕。愈於小人之交。女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世有刑人。惡疾。喪父長子。此不娶也。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明王者必娶大國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明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王者嫁女。必使



同姓諸侯主之。以其同宗於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社欽禮一娶九女。所以盛陽數。廣繼重嗣也。必御賢。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缺。不復補。所以養身塞爭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正后自疑。而支庶有奪嫡之心矣。黃氏瑞節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鴈（朱子）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　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男姑也。入門不見男姑者。未成婦也。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太遠。改用三日。禮記表

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詩傳)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昏義)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劉氏瓛)卺。謂牢瓠。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卺。壻與婦各執一瓢以酳。故曰合卺而酳。(司馬氏)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東面。婦在東。西面。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易)匪寇昏媾。(詩)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春秋)隱公元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胡傳)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則世子親迎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親迎也。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書履綸來逆女。以志變常。大昏之禮嚴矣。(荊傳)桓公二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齊侯請以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禮記)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左衛)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文中子)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通鑑外紀)太昊伏羲氏。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儷皮世本作伉〕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

(五倫書)列國魏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掾常歲斂百姓錢百萬。用二三十萬為娶婦。餘錢與巫祝共分之。視小家女好者。云當為河伯婦。既聘取。洗沐之。為治新衣。如嫁女牀席。浮之河中。行數里乃沒。若不為取婦。水來漂沒人民。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我。至其時。豹至河上。呼河伯婦來。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河伯。



更求好女。後日送之。使人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使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三投。豹曰。巫嫗皆女人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一三老。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皆不還。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血流地。豹曰且留待。從是吏民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矣。(通鑑)漢光武建武二年。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十三年。上欲以女妻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乃止。　十六年。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倔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何惜一愛女。十七年。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婚。

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公主。上愛女。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及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嘆曰。我怪士夫人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 喪第十三　葬附

喪（白虎通）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古民質。痛於死者。喪期無數。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加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踰月而禫。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以其言期也。期者。從其時也。大功以下以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喪禮必制衰麻。何也。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菅笄。繩纓。苴杖。示有喪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也。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一日再不



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寢苫塊。哭無晝夜時。不脫絰帶。既虞。寢有席。疏食飲水。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堊室。始食菜果及素食。哭無時。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也。重先祖遺支體也。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病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

酒食內。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天子
曰崩，崩之爲言崩伏也。諸侯曰薨，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
曰卒，卒之爲言終，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也。庶人曰
死，死之爲言澌，精氣窮也。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
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也。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
本也。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
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
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含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



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
士以貝也。贈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
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
也。賵賻者何謂也。賵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
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婦人不出境，弔者以婦人無外
事，防淫佚也。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
西階之上。天子舟車殯，何。爲避水火灾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
中，從子史執紼，紼者所以掌持棺也。所以有棺槨何。所以藏掩
形也，不欲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
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禮王制曰：天子棺槨

九重。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梓棺柏槨。有虞氏瓦棺，夏后氏易之
以堅，周謂堅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周
人浸文，牆置翣，加巧飾。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
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
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以識，表體
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因夫婦生時同室，死
同葬之。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爲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
陳也。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曲禮曰：在床曰尸，在棺曰
柩。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
也。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婦所與也。檀弓曰：古者墓



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
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
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不墳，樹以楊柳。家禮五服
圖：子爲父斬衰三年。斬，不緝也。衣裳皆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
不緝。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衣長過腰，
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前當心有衰，兩腋之下有衽，
前後以布兩方斜裁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冠比
衣裳用布稍細，糊紙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項，前後裹以布，爲三
輒向右。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
以爲武。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頸下。首絰以有子麻爲之，腰

經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其大半如腰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苴杖用竹。高齊心。本在下。履亦麁麻為之。婦人則用極麁生布為大袖。長裙。蓋頭。皆不緝。布頭繻。竹釵。麻履。凡婦人皆不杖。　子為母齊衰三年。齊。緝也。其衣裳冠制並以斬衰。但用次等麁生布。緝其旁及下際。冠以布為武及纓。首絰以無子麻為之。大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腰絰大五寸餘。絞帶以布為之。而屈其右端尺餘。杖以桐為之。桐者。言同也。取內心悲痛同於父也。以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外屈於天。削之使下方者。取象於地也。䟽履者。麁履也。不



紕之䟽草也。斬衰重。而言菅。以見草體。舉惡貌。齊衰輕。而言䟽。舉草之總稱也。婦人服同斬衰。但布用次為異。　父母為長子當為後者。斬衰三年。　從子期年。大明律。子為父母。斬衰三年。父母為子期年。廬陵李氏。不言裁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為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傳。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

易。喪過乎哀。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禮記。顏子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哀。三年憂。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

樂章。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居喪不言樂。　喪不笑。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喪與其易也寧戚。　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喪無所不佩。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孟子。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　上古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詩傳。秦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蓋其初不過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漢元年。項羽掘其塚。

按始皇之葬。百物具備。藏重。恐工匠洩之。生閉藏中。以為萬年計。乃不二三歲。為項羽所掘。其視漢光武作壽陵。裁令流水而已。賢愚相去何如。故向魋作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

孝經。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傳。子及三年之

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大明律。居喪嫁娶。罪在十惡之科。常赦所不原。

通鑑外紀。西伯爲池沼。見死人骨。命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棺衾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左傳。僖公二十有二年。秦襲鄭。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遂墨衰絰。敗秦師于殽。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通鑑。漢二年。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擧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

文帝七年。六月帝崩。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按三日釋服。謂吏民耳。景帝誤遵之。後世相沿。三年之喪遂廢。景帝安所逃罪哉。

宣帝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議者欲因其亂而討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今而伐之。是乘亂幸災也。上從其議

晉安帝隆安元年九月。秦太后虵氏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上以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之。才皆爲之序。其序葬曰。古者卜葬。恐他日朝市變



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筮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卯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宋仁宗時。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爲買田。封表

刻石。著為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爭死為恥。

孝宗淳熙十四年。太上皇帝崩。帝欲衰三年。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以日易月之令。勿得有請。

理宗端平四年。史嵩之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嵩之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復未下。哭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為鎮江守臣。故今里巷為十七字之謠句。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自古大臣。必出於忠孝之門。而五刑之屬。莫大不孝。可使冒之具瞻之地乎。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閧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遂罹逐斥之辜。祖宗立國。廣學備才。衆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實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恥。苟為俛燎。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母蹈蹊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

景定五年。冬十月。帝崩。太子禥即位。十一月。詔躬行三年之喪。

度宗咸淳十年。賈似道以母喪去。詔起復之。太學生陳著帥太學諸生上書切諫。言似道罪惡昭彰。忠夫思婦。亦思逐之。令天下吟罵於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聽。

元順帝至正四年。時有議贓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中書右司郎中成遵曰。惡人固可招。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

五倫書

國朝高原侃。洪武初。為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天下根本。萬民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太祖皇帝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祭第十四

祭禮記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定之齋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祭四方也　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是故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立二廟官師立一廟庶士庶人無廟（王制）庶人祭於寢　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



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白虎通）（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王者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

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為社立祀故謂之稷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王者諸侯必有社何有存亡也明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郊特牲曰亡國之社屋之言與天地絕也（禮運）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



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酒曰清酌

（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書）三宿三祭三咤

躋于祭祀時謂弗欽（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猶三望胡傳望望而祭也天子之事今魯而望故特書猶者可已之辭魯視王殺故望止於三（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中庸）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

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孟子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供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孝經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涑水司馬氏　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何氏　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取其新物所宜。令人鮮用牲。故廢羞而已。程子　嘉



禮不野合。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蓋然。享祭祀皆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亦祭。新張氏　墓祭非古也。然周之盛時。亦有祭於其墓前。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先王亦從而許之。文獻通考　古者墓以藏體魄。廟以宅神靈。故祭於廟不祭於墓。

通鑑外紀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及己以思王道。三年。殷道以復興。

史記　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祀上帝。僭端見矣。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

通鑑　漢高帝十二年。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安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綱目　昭烈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通鑑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隋制。祀帝堯于平陽。以契配。帝舜于河東。咎繇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商湯于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

唐太宗時。房玄齡等議。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臣以為周公孔子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顏淵配。從



之。　又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並令配享尼父廟。

瓊山丘氏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則泥人固非中國為主。以祀聖人法也。我
聖祖灼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喪教乃革。或者謂已將土為之。一旦毀之。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此塑者。豈真聖賢之遺貌哉。

唐玄宗天寶中。敕祀三皇五帝。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

黄帝以風后力牧配。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
契配。堯以羲仲羲叔配。舜以夔龍配。又詔置上廟祀三皇以前
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又詔祀歷代忠
臣義士孝婦烈女所在置祠宇致祭。忠臣十有六人。商傅說箕
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晋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
子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蜀諸葛亮。義
士八人。殷伯夷叔齊。吴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
紀信。孝婦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
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諸列女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
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



趙括母。漢班倢伃。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隽不疑
母。後世祭忠義孝烈始此。
肅宗至德二年。尊太公望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田穰苴。孫武。
吴起。白起。樂毅。張良。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等十人配享。比孔
門十哲云。
德宗詔以歷代武臣。功業尤著者。管仲。孫臏。范蠡。王翦。廉頗。李
牧。趙奢。田單。曹參。周勃。彭越。周亞夫。李廣。衛青。霍去病。趙充國。
鄧禹。馮異。寇恂。吴漢。賈復。耿弇。馬援。段熲。皇甫嵩。張遼。鄧艾。關
羽。張飛。呂蒙。周瑜。陸遜。陸抗。羊祜。杜預。王濬。謝玄。陶侃。慕容恪。
王猛。檀道濟。王鎮惡。王僧辯。吴明徹。長孫嵩。慕容紹宗。斛律光。

宇文憲。韋孝寬。于謹。楊素。韓擒虎。史萬歲。賀若弼。李孝恭。尉遲
敬德。蘇定方。裴行儉。王晙。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張仁亶。郭子儀
等六十四人。配享武成王廟。
按武廟之建。斷自唐。鑑者蓋嘗論之。以太公聖人。不專於武。其
神必恥與諸人同堂而食。宋史陳伯壽言於孝宗亦曰。武成
廟所從祀者。出於一時銓次。失之太雜。太祖嘗見白起像。惡
其殺已降。以杖畫而去之。太上紹興間亦以議者之請。黜韓
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陞李晟。然王翦佐秦。騁狙詐之兵。
無異白起。彭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僧辯雖平侯景。及連
和於齊。吴明徹雖因齊亂取淮南。及敗於呂梁。為周俘而不



能死節。韋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楊素階隋室之禍敗。慕容恪
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夷狄之
裔。或屈節僭偽之邦。縱其有功。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伐玁
狁。召虎平淮夷。皆周中興名將。陳湯斬單于。傅介子刺樓蘭。
馮奉世平莎車。班超定西域。皆漢世偉功。晋謝安宴衍以靖
胡寇。祖逖擊楫誓清中原。唐王忠嗣撫衆守边。張巡百戰死
敵。忠義謀略。卓然可稱。闕而不錄。似有所遺。宜詔有司考覈
討論。定為去取。使天下士曉然知朝廷激義勇尚忠烈貶夷
火之類。所以尊中國。黜不終之節。所以正君臣去嚮。殺之暴
戾。崇仁義。其為勸懲大矣。觀於此言。則已列從祀猶將議

去取何附會者後妄增伍員趙雲，且謂二人一鞭一屍一猴，
王毋不得入太廟，而立於其門。又妄刻為圖以傳其訛。吁，太
此武廟非太廟也。凡若此之類，皆用妄者為之也。

大學衍義補 臣按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惟取其能鉅功



位列而通祀之。或謂元世祖乃入主中國，其臣木華黎皆乃中國主者，不祀亦可。又按城隍之名不經見，史亦不書，伏讀

太祖制辭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必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此城隍之神所以神欤。 國初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詔革去封號，止曰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又詔為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守令主之，新官到任，俾其與神誓。周礼有司民之祭。 国初詔封其神為鑒察司民，意或取於此歟。

於補言城隍之名不經見，史亦不書。然文獻通考載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又秦少游文集有代太守祀城隍文。（通鑑）元文宗初即位，加封大都城隍神為護國保寧王，則城隍之名，其來亦既久矣，而此獨云然，何其欠詳考歟。瓊山亦不免踏疏畧之失也。

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 本朝革去封號，詔曰：凡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此詔一洗千古之謬矣。

五倫書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疑知編第七卷

可知編第八卷

人部

帝王第十五　五霸四夷附

帝王白虎通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禮謚法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疋夫疋婦故為皇號言帝者何帝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帝王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所以稱天子者何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皇亦稱天子者以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天子爵稱爵者所以進人亦以勸人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合子男以從伯也周爵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所以名之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伯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謂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曰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各盡其才也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婦人無爵者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從夫之行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以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家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偶也韓詩外傳君者群也群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謂之君風俗通王道廢而霸業興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豕韋氏復續其緒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春秋說齊桓晉文宋襄秦繆楚莊是謂五霸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伯者迫也把也已言把持天子之令迫脅諸侯也

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則為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雙湖胡氏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此或庶幾焉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其論始定東萊呂氏以為洪荒之世人文未著書契未立何有於名號世數不過尚論其理而已

易履帝位而不咎光明也　王居無咎正位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書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文乃武　帝德罔愆臨

下又簡。御衆以寬。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詩)不易維王。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春秋傳)僖公二十有七年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禮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君天下曰天子。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八十親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天子巡狩。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論語)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大學)為人君止於仁。(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孟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以德行仁者王。王者之民皡皡如也。(孔叢子)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同也。(鶡冠子)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列子)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家語)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鬭之患。(文子)積德成王。(董子)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劉子)陶聖

王之天制物。與人行止。(劉子)明王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說苑)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荀子)聖王在上。分誼行於下。(尉繚子)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滅亡之國富倉庫。(吳越春秋)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三略)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鬻子)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陸賈新語)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三家之事。乃觀聽之臣。不明[illegible]下則閉塞之[illegible]歸於君。閉塞之



識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立於朝。(慎子)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沈尹戌)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皇極經世)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王皆庸君也。庸暴雖殊。皆足以亡其國。暴君身為不善。其亡也速。其為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為天下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為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為不善。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澤未

亡其身而國之未亡者也。自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
庸則甚矣。其後有五霸。有戰國。有暴秦。民墜塗炭五百餘年。
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代亦莫不然。西漢自
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至王莽之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
興。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至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
北朝。又分而為十六國。羯胡猩獷。濱汚中原。民墜塗炭。又四
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為
不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歷自肅宗而下。
多庸君也。當時藩鎮固已暴橫于外。宦豎又且擅權于內。其
後有五季。支分而為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又二百
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凡君之為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為天
下害也深。驗可見矣。



通鑑外紀。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
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天皇氏。繼盤古氏以治。

地皇氏。繼天皇氏以治。

人皇氏。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為九區。政教君臣所自起。
飲食男女所自始。

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
物始為敵。有巢氏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
草木之實。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

燧人氏。教民烹飪。未有文字。始作結繩之政。

太昊伏羲氏。都宛丘。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
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
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

炎帝神農氏。都于陳。遷曲阜。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始味草木
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
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
苦。令人知所避就。天下宜之。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崩。

趙雲航曰。著外紀者哉。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殊不



知天地開闢。自盤古之後。有天地人三皇氏相繼而立。當此
混沌之時。初無此等異相。羲農二聖。乃繼天立極之君。開物
成務之初。始乃有此怪異之貌乎。史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
五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當時天下諸侯北面而朝。豈有
蛇身牛首之怪異。都居天位之上。主宰天下乎。此不足信也
明矣。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軒轅。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
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作甲子。命容
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問鬼臾區上下周紀。以作調歷。命隸
首作算數。命伶倫作律呂。命榮猨鑄十二鐘。協月筩以和五音。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命車區占星氣。帝作冕旒充纊為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衮冕衣裳之制興。命寧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命共鼓作孤矢。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作大輅以行四方。作宮室之制。遂作合宮祀上帝。又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又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命元[illegible] 曰夜氏教民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由是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廓不閉。晃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枉。物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裔夷之人。罔不來享。帝四妃。二十五子。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葬橋山。

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玄囂也。少昊之立。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及其衰也。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為巫史。民瀆於祀。災禍荐至。帝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



顓頊高陽氏。革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一歲。

帝嚳高辛氏。姓姬。名夋。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崩。年一百五歲。葬頓丘。子摯立。荒淫無度。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

帝堯陶唐氏。帝嚳之子。摯之弟。諸侯廢摯尊為天子。以火德王天下。都平陽。在位七十二年。壽一百一十八歲。子丹朱不肖。禪位于舜。

帝舜有虞氏。姓姚。以土德王。都蒲坂。在位六十一年。壽一百十歲。子商均亦不肖。禪位于禹。



夏大禹姓姒氏。國號夏。都[illegible] 已在位二十七年。壽一百。崩。作易曰連山。[illegible] 作樂曰大夏。諸侯不之益而之啓。子啓立。

帝啓 禹之子在位九歲崩子太康立　太康 啓之子在位二十九歲 田獵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之怨。距之河上。立其弟仲康。

仲康 太康之弟在位十三歲崩子相立　帝相 仲康子在位二十七歲 為羿所逐。依同姓諸侯斟灌氏。羿因夏民以代夏。用寒浞。使相已。浞殺羿自立。滅斟灌氏。殺帝相。相后有仍國君之女。方娠。奔歸有仍。生少康。

少康 帝相子在位二十二歲 初為有仍牧正。已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舉兵滅浞。夏道復興。

帝杼 少康子在位十七歲

帝槐（杼子在位二十六歲）

帝芒（槐子在位十八歲）

帝泄（芒子在位十六歲）

帝不降（泄子在位五十九歲）

帝扃（不降弟在位二十一歲）

帝廑（扃子在位二十一歲）

帝孔甲（不降子在位三十一歲）

帝皋（孔甲子在位十一歲）

帝發（皋子在位十三歲）

履癸（發子是為桀在位五十二歲）

桀有力、能申鐵鉤索、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喜有寵、所言皆從。為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關龍逢諫而殺之。攻有緡氏克之。愈自矜驕。殷湯伐之。放於南巢而死。夏亡。

右夏十七王起禹丁巳、訖癸甲午計四百五十八年、

可知編　卷

商成湯。姓子氏。既放桀、退就諸侯之位、諸侯大會推湯為天子。既即位。反桀之事、以寬治民。民順民所喜、遠近歸之。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歸藏商易也先坤而後乾坤道至順常靜而生生無為者乃有為之母也）都亳、在位十三祀。壽一百歲。

太甲（太丁子湯嫡孫在位三十二祀）

沃丁、（太甲子在位二十九祀）

太庚（沃丁弟在位二十五祀）

小甲、（太庚子在位十七祀）

雍己、（小甲弟在位十二祀）

太戊（雍己弟在位七十五祀）

仲丁、（太戊子在位十三祀）

外壬、（仲丁弟在位十五祀）

何亶甲（外壬弟在位七祀）

祖乙、（河亶甲子在位十九祀）

祖辛（祖乙子在位十六祀）

沃甲、（祖辛弟在位二十五祀）

祖丁、（祖辛子在位三十一祀）

南庚（沃甲子在位二十五祀）

陽甲、（祖丁子在位七祀）

盤庚（陽甲弟在位二十八祀）

小辛、（盤庚弟在位二十一祀）

小乙（小辛弟在位二十八祀）

武丁、（小乙子在位五十九祀）恭默思道。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得傅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為相。君臣道合。政事脩舉。殷道復興。號稱高宗、

祖庚、（武丁子在位七祀）

祖甲、（祖庚弟在位三十三祀）

廩辛（祖甲子在位六祀）

庚丁、（祖甲次子在位二十一祀）

武乙（庚丁子在位四祀）

太丁、（武乙子在位二祀）

帝乙（太丁子在位二十祀）

紂、（帝乙子在位三十三祀）資辨捷疾。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己之下。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惟言是從。作奇技淫巧以悅之。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厚賦歛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狗馬奇物充牣其中。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為刑辟。為熨斗。以火燒熱。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緣之。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淫亂不止。三十三祀。西伯發舉兵伐之。陳師牧野。紂發兵拒西伯。師雖衆無戰心。前徒倒戈。紂走反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焚死。殷亡

可知編　卷

右商二十八君。按經世書自湯乙未止紂戊寅。計六百四十
四年。
周武王 姓姬名發文王之子在位七年壽九十三歲 既克商。諸侯之衆咸尊武王為
天子。 成王 名誦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
康王 名釗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昭王 名瑕康王子在位五十一年
穆王 名滿昭王子在位五十一年 共王 名緊扈穆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懿王 名囏共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 名辟方共王子在位十五年
夷王 名燮懿王子在位十六年 厲王 名胡夷王子在位十七年并共和三十七年
暴虐無道。國人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不敢歸。二相周公
召公以太子靜尚幼。乃攝ゝ而紀共理國事。改稱共和。



宣王 名靜厲王子在位十六年 幽王 名宮湦宣王子在位十一年 王無道
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
奔申。王欲殺故太子。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鄫人
召西夷犬戎伐王。殺王於驪山下。盡取周寶賂而去。諸侯即申
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而西周遂亡。
平王 名宜臼幽王子在位五十一年 王以豐鎬逼近犬戎。不可居。乃東遷都洛
邑。自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時
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子脩魯史作春秋。始於此。
桓王 名林平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莊王 名佗桓王子在位十五年
釐王 名胡齊莊王子在位五年 惠王 名閬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襄王 名鄭惠王子在位三十三年 頃王 名壬臣襄王子在位六年
匡王 名班頃王子在位六年 定王 名瑜匡王子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 名夷定王子在位十四年 靈王 名泄心簡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二十一
年。孔子生。 景王 名貴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 名丐景王子在位四十四年 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哀公問政。終不
能用。乃序書自唐虞下至秦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皆弦
歌之。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讀易。韋編三絕。序彖象繫辭說卦
文言。三十九年。魯人西狩獲麟。見其𪊲而有角。以為不祥。以賜
虞人。仲尼往觀之。曰。麟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孰為來
哉。吾道窮矣。因魯史記作春秋。目隱至哀十一公。弟子三千人。



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
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
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
公良孺。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儒。顏辛。伯虔。公
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蒧。公祖茲。廉潔。蘧瑗。字文黑。公
西蒧。壤駟赤。冉季。右處。左郢。秋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
秦非。漆雕從。燕伋。林放。申棠。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
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蒧。顏相。
元王 名仁敬王子在位六年 貞定王 名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考王 名嵬貞定王子在位十六年 成烈王 名午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 是時

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

安王 名驕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 名喜安王子在位七年

顯王 名扁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　慎靚王 名定顯王子在位十年

赧王 名延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東周君

東周自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立其長子桓公於河南。號西周。又封其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至赧王入秦。秦遷西周公於𢠸狐聚。而河南亡。莊襄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而洛陽之鞏亡。



右周三十七王。并東周君。始武王己酉。終東周君壬子。合八百七十三年。

秦莊襄王。名楚姓嬴氏其先伯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自孝公用商鞅以利致富廢井田開阡陌莊襄嗣周三年而亡　列國齊楚魏韓趙燕

後秦始皇帝。名政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即帝位十二年 始皇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自稱為朕。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致堂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曰皇曰帝曰王。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惟不知此。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也。可使臣子稱之乎。仲尼尊周。立號繫王于天。必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請立諸子為王以鎮之。始皇曰。天下戰鬬不休。以有侯王。今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

按自古帝王之良法善政。至秦變更盡矣。於此又以天下而郡縣之。使井田封建之制。後世卒莫能復。致中原沃壤之地。



廢棄荒蕪。而區區待令於叔世。非計之得也。

始皇恃嬴秦之富強。威六國。遂併天下。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崩於沙丘。

按三皇五帝以來。相傳之墳典。至是悉焚之。誦法孔子之儒。至是盡坑之。此開闢以來。莫大之變。古今所未有也。萬世之罪人。始皇安所逃責哉。

二世皇帝 名胡亥在位三年壽二十四歲 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積。天下叛之。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殺。立子嬰為王。四十六日而降於漢。

右秦自莊襄至子嬰。合四十三年。

漢高祖皇帝 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以布衣起兵攻秦滅楚在位十二年而崩葬長陵

帝知人善任，五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然承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氐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元功十八人。蕭何、曹參、周勃、酈商、薛歐、樊噲、奚涓、靳歙、傅寬、陳武、張敖、夏侯嬰、王陵、王吸、周昌、蟲達、灌嬰、丁復。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

高皇后（名雉，姓呂氏，臨朝稱制八年，壽六十二，我先漢諱。故綱目分註其年，以書非正統，且以示非常之變）

按先正有言曰：婦居尊位，女媧、呂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女媧記自外紀，固不足據，若呂氏則載在史策，班班可考。故律以作僞之罪，斷自呂氏始。

孝文皇帝（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改元者二（元年至十六，後元七）



孝景皇帝（名啓，文帝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改元者三（元年至七年，中元六，後元七）

孝武皇帝（名徹，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改元者十一。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建元六　元光六　元朔六　元鼎六　元封六　太初四　天漢四　太始四　征和四　後元二　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

丘瓊山曰：五經自秦火之後，爲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靡然向風，公相授受，以爲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哉。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改元者三：始元六　元鳳六　元平

孝宣皇帝（名病已，更名詢，之皇孫之子，武帝曾孫，霍光廢昌邑而吉奏迎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一）改元者七：本始四　地節四　元康四　神爵四　五鳳四　甘露四　黃龍一　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伏，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著其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改元者四：初元五　永光五　建昭五　竟寧一

孝成皇帝（名驁，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改元者七：建始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永始四　元延四　綏和二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共王子，元帝孫，成帝無嗣，立爲皇太子，即位六年，壽二十五）改元者二：建平四　元壽二

孝平皇帝（名衎，中山王子，元帝庶孫，哀帝無嗣，召入，莽迎立，在位五年，王莽弑之，壽十四）改元者一：元始五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戚侯之子，平帝崩無嗣，王莽利其幼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爲安定公）居攝二　初始一　附王莽（元帝皇后之姪，初封新都侯，弑平帝，篡漢天下十八年，漢兵誅之）改元者

右西漢十二帝，二百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淮陽王（名玄，春陵戴侯子，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歡立漢氏；以從民望，平林將帥貪玄懦弱而立之，在位二年，爲赤眉暴殺，光武即位，追封爲淮陽王）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莽末起兵復興漢室，誅莽滅，即乃有天下，在位三十三年，壽六）

一十改元者二建武三十中元三

孝明皇帝名莊光武次子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改元者一永平十八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良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八年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音篤西域國名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精於其道者號沙門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英與[illegible]造作圖書有逆謀自殺連坐死徙者以千數

瓊山丘氏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夫浮屠氏之所言所為真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明帝為人之子乃從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孤大釁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春秋之法必原開黨之始若明帝者非明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孝章皇帝名炟明帝太子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改元者三建初八元和二章和二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壽三十七是時宦官外戚迭為消長漢末之禍自此始矣改元者二永元十六元興一

孝殤皇帝名隆和帝少子在位一年壽二歲改元者一元平一

孝安皇帝名祜清河孝王子章帝之孫殤帝崩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改元者五永初七元初六永寧一建元一延光四

孝順皇帝名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改元者五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建康一

孝冲皇帝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改元者一永嘉一

孝質皇帝名纘章帝玄孫渤海孝王子冲帝崩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弒改元者一本初一

孝桓皇帝名志肅宗曾孫質帝崩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改元者七建和三和平一元嘉二永興二永壽三延熹九永康一是時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

孝靈皇帝名宏肅宗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桓帝崩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改元者四建寧四熹平六光和六中平六建寧二年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共相標榜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宦官疾惡膺等侯覽怨張儉尤甚奏治鉤黨者時上

年十四。問何以為鉤黨。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
惡。而欲誅之耶。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
上乃可其奏。

孝獻皇帝（名協。靈帝少子。董卓廢皇太子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獻帝為山陽公。壽五十四）改元者三。初平四。興平二。建安二十五。

右東漢自光武至孝獻。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昭烈皇帝（名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累官至豫州牧。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號後漢。在位三年。壽六十三）改元者一。章武一。

後主帝（名禪。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寇。帝出降。封為安樂公。薨于晉泰始七年。壽六十五）改元者四。建興十五。延熙二十。景耀六。炎興一。景耀時。魏嵇康文辭

可知編　八卷　十九

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蔑棄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効慕之。謂之放達。

右後漢二主。共四十三年。附魏吳晉三僭國。（魏五主共四十六年。吳四主共五十六年）

晉世祖武皇帝（名炎。姓司馬氏。河內溫人。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封晉王。未幾燬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改元者三。泰始十。咸寧五。泰康十。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害。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之邊地。帝不聽。

惠帝（名衷。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改元者七。永熙一。元康九。永康一。永安一。光熙一。永興二。帝為人顓。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有如互市。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號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崩。立為皇太弟。在位六年。為劉曜執而殺之。壽三十歲）改元者一。永

可知編　八卷　二十

嘉六。

愍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漢兵執而殺之。壽四十八）改元者。建興四。

丘瓊山曰。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狄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弋仲。羌也。而居扶風。苻洪。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墟。幾二百年。後之思為國家遠慮者。預有以清弥遠杜之。毋謂既久[illegible]中國必無患。晉事可鑒也。

中宗元皇帝（名睿。瑯琊恭王子。母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初為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即位於建康。在位六年。壽四十六）是為東晉。改元者三。建武一。大興四。永昌一。

明帝 名紹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 改元者一 大寧三

成帝 名衍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 改元者二 咸和九 咸康八

康帝 名岳成帝同母弟成帝崩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年壽二十二 改元者一 建元二

穆帝 名聃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壽十九 改元者二 永和十二 升平五

哀帝 名丕成帝長子穆帝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四年壽二十五 改元者二 隆和一 興寧三

帝奕 名奕哀帝同母弟哀帝無子桓溫立之在位五年為大司馬桓溫廢為海西公 改元者一 太和五

簡文帝 名昱元帝少子桓溫廢帝迎立之在位二年壽五十三 改元者一 咸安二

孝武帝 名曜簡文帝太子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人所弒壽三十五 改元者二 寧康三 太元二十

安帝 名德宗孝武太子在位二十二年劉裕弒之壽三十七 改元者三 隆安五 元興三 義熙十四



恭帝 名德文安帝同母弟劉裕廢安帝而立之在位二年禪位于劉裕為零陵王遂弒之壽三十七 改元者一 元熙二

右東西晉合一百五十六年凡一十五帝

南北朝 南朝自晉傳宋。宋傳齊。齊傳梁。梁傳陳。 北朝則自諸國併於魏。魏後分為西魏東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為一。

宋武帝 名裕姓劉氏彭城人仕晉為太尉後封宋王廢恭帝而自立建國號宋都建康在位三年壽六十七 改元者一 永初三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太子史曰少帝高祖崩居喪無禮檀道濟廢為營陽王尋弒之在位一年壽十歲 改元者一 景平一

文帝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檀道濟廢營陽王迎而立之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劭所弒壽四十七 改元者一 元嘉三十

孝武帝 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劭遂即位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 改元者二 孝建三 大明八

廢帝 名子業孝武太子恣行誅殺殘忍日甚皇太后令左右弒之 改元者一 景和一

明帝 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廢帝被弒大臣迎立在位八年壽三十四 改元者二 泰始七 泰豫

蒼梧王 名昱明帝無子實嬖人李道兒之子明帝子之誅諸王十五六人惟恐昱之不立十歲即位在位五年蕭道成弒之壽十五 改元者一 元徽五



順帝 名準明帝第三子蒼梧王被弒蕭道成迎而立之在位三年禪位為汝陰王尋弒壽十四宋亡 改元者一 昇明三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齊高帝 名道成姓蕭氏仕宋以功封齊公進爵為王受宋禪在位四年壽五十四 改元者一 建元四

武帝 名賾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 改元者一 永明十一

明帝 名鸞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廢海陵王而自立在位五年壽四十 改元者一 建武五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第二子在位二年為蕭衍所弒壽十九 改元者一 永元二

和帝 名寶融明帝第八子在位二年為蕭衍所篡齊亡 改元者一 中興二

右齊七主合四十二年。

梁武帝 名衍姓蕭氏蘭陵人仕齊封梁公進爵為王受齊禪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 改元者七 天監

十七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太清三

天監以用釋氏法長齋一日惟菜羹糲飯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即皆以麪為之三捨身於同泰寺大淸三年侯景攻陷臺城飲膳為所裁節先時常素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憂憤成疾臥靜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

胡致堂曰佛以不殺為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祖考父信而行之莫甚於梁武果有報應福利則梁之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為驗矣乃反遭禍亂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喪八九然則向之茹蔬不殺之功果安在耶即梁武行事殆天咨之使以 以昭著以警後來歟



簡文帝 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弒壽四十九 改元者一 大寶二

元帝 名繹武帝第七子簡文帝被弒即位於江陵在位三年西魏入寇帝出降尋被弒 改元者一 承聖二

敬帝 名方智元帝第九子在位三年為陳霸先所弒梁亡 改元者二 紹泰一 太平二

右梁四主合五十四年

陳武帝 名霸先姓陳氏仕梁封陳公爵進為王竟代梁在位三年壽五十九 改元者一 永定

文帝 名蒨武帝兄始興王長子武帝無嗣入承大統在位七年壽四十五 改元者二 天嘉六 天康

臨海王 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為安成王頊所廢尋薨壽十九 改元者一 光大二

宣帝 名頊始興王第二子廢臨海而自立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 改元者一 太建十四

長城公 名叔寶宣帝長子在位七年為隋所滅 壽五十三 改元者二 至德四 禎明三

右陳五主合二十二年

隋高祖文皇帝 名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人父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堅襲爵為王明年稱帝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為太子廣所弒壽六十四 改元者二 開皇二十 仁壽四

煬帝 名廣初封晉王未幾謀奪太子位及弒父殺兄而自立在位十三年為宇文化及所弒壽五十 改元者一 大業十三 大業元年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自長安之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 五月築西苑周三百里內為海引龍鱗渠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彩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沼內亦剪彩為荷芰菱芡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八月上行幸江都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里騎翼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始建進士科 十三年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常仰觀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至是宇文化及帥令狐行達縊殺之



恭帝 名侑文帝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為帝在位三年遜位於唐為酅國公卒年十五 改元者一 義寧一

右隋三帝合三十八年

唐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末起兵廢恭帝自立建都長安國號大唐在位九十年壽七十一）帝奮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捲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為子也。改元者一武德九

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次子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渭下皆其力也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誅高祖位禪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二）改元者一貞觀二十三 帝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功。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illegible]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 武德初。秦王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玄。蔡允恭。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



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皆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貞觀十七年。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正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改元者十四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一 儀鳳二 調露一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一 乾封元年。上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中宗皇帝（初名顯更名哲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遷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復位五年崩壽五十五）改元者三 嗣聖二十一 神龍二 景隆三

則天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十一年。為才人。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為尼。高宗入寺行香。見之。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宗納之。既入。而后與妃皆失寵。武氏年三十二。自昭儀為后。蕭皆為所殺。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使后決之。大權悉歸中宮。帝崩。太子即位。廢為廬陵王。自名曌（音照）。稱皇帝。國號周。時曌年六十七。初寵僧懷義。號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武承嗣三思皆執童僕之禮以事之。 后托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



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恐亂宮闈。表請不出。後蘇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按武后雖淫悍。然能殺其可殺。不能殺其不可殺。其所私幸。而嬖寵者。乃王求禮上表請閹。卒莫之罪。然批其頰。且戒其勿犯者二君者。吾以為當時鐵中之錚錚。

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及用張柬之為相。因曌寢疾甚。柬之與崔元暉。桓彥範。袁恕己。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於東宮。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遷曌於上陽宮。是冬

殂。年八十二

胡氏曰武后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人第知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氏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二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之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酎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與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於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柰何不能是也惜哉



丘氏曰武氏之罪不容誅矣然武氏母也中宗子也以義論母雖輕於祖以恩論子終無絕母之理也必也遷之別宮復其后號其宗族黨與凡在武氏臨朝之時助武氏抑唐氏者量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竄以為後世之戒一時共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加以尊號豈不悖哉

睿宗皇帝 名旦高宗第八子中宗之弟武后廢中宗立旦及後改尊為周立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崩乃即帝位三年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五十 改元者二景雲二太極一景雲二年置十道按察使

玄宗皇帝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以功平韋后之亂立為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八 改元者二開元二十九天寶十五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李林甫巧伺上意日夜短九齡九齡罷以李林甫牛仙客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載改年曰載 上以安祿山為賢信任之得出入禁中請為楊貴妃兒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貴妃以錦綉為大襁褓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歡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 十四載安祿山反上出奔蜀次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



楊國忠及逼上縊殺貴妃 上發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至靈武

肅宗皇帝 名亨更名玄宗太子因祿山亂即位靈武在位七年壽五十二 改元者四至德二乾元二上元二寶應一乾元元年復以載為年 帝收兵靈武克復西京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思遠謀專務一息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其他可知矣

代宗皇帝 名豫初名俶肅宗次子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二 改元者三廣德二永泰一大曆十四

德宗皇帝 名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二 改元者三建中四興元一貞元二十一

順宗皇帝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自為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改元者一永貞

憲宗皇帝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者陳志弘所弒，崩壽四十二。改元者一元和十五

十四年，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上遣中使迎至京師，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皆年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推其年數，蓋亦不止。百歲，周文王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不足事，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天子循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敢惜身命，焚頂燒指，解衣散錢，惟恐或後。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將加極刑。裴度崔群為言，乃貶為□刺史

穆宗皇帝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丹崩，壽二十。改元者一長慶四　三年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戒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三年，為宦官劉克明所弒，壽十八。改元者一寶曆三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為宦官所立，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三。改元者二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皇帝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宦者仇士良等廢太子而立之，在位六年，壽三十三。改元者一
會昌六

宣宗皇帝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宦官立之，在位十三年，壽五十。改元者一大中十三

懿宗皇帝名漼，封鄆王，以寵不得為太子，宣宗崩，宦官立之，在位十四年，壽三十。改元者一咸
十四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少子，為宦官所立，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七。改元者五乾符六廣明一
中和四光啓三文德一

昭宗皇帝名傑，懿宗第七子，僖宗大漸，宦者立為皇太弟，遂即位。名曄，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八。

曲阜令。及主簿
終迎周主起自行伍。尚能言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於是展敬
行禮。而左右侍臣。乃有孔子陪臣之說。可謂謬之甚矣。
恭帝 名宗訓世宗太子方七歲在位半年禪位於宋國亡
右後周二主。共十年。 附遼 右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己
寅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己未。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此上
馬溫公資治通鑑紀年

知編 八卷 廿三

宋太祖皇帝 名匡胤姓趙氏涿郡人父弘殷周檢校司徒[illegible]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嘗及長仕周數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恭帝立主少國疑鎮定二州言北漢連兵入寇周主命匡胤率禁兵禦之至陳橋軍士擁立遂代周有天下建國號曰宋都大梁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改元者三 建隆三 乾德五 開寶九
帝聰明仁孝。豁達大度。削平僭亂。信任儒臣。分理郡國。抑奪權
豪。愛養民力。號称英仁之主。
按軍士擁立乃五代熟套。自李嗣源郭威至是已三舉矣。先
儒何必於宋祖而紛紛有天命人謀之議哉。且黃袍之加也
與裂黃旗以被威體。猶若出於無心也。
附遼穆宗 耶律景 景宗 賢
太宗皇帝 初名匡義改賜名光義初封晉王及太祖崩遂登大寶更名炅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改元者
五 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帝承太祖以太
后顧命。捨其子而立。及即位。仁恕恭儉。好文守成。賊比漢而吞
復歸一統。可謂有帝王之畧矣。然致一弟二姪俱不得其死。
上又歿年改元。併改其兄所賜之名。見其心矣。
附遼聖宗 隆緒
真宗皇帝 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 改元者五 咸平六 景德
四 大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附遼聖宗 隆緒
仁宗皇帝 名禎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五 改元者九 天聖九 明道三 景
祐四 寶元三 康定一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附遼興宗 宗真 道宗 洪基 夏元昊
英宗皇帝 名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仁宗無嗣養於宮中為皇太子更名宗實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改元
者一 治平四 附遼道宗 夏秉常

知編 八卷 卅四

神宗皇帝 名頊英宗長子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 改元者二 熙寧十 元豐八 帝勵
精求治。將以大有為。誤信王安石變亂法政。紛紛制作。用兵西
北。迄無成功。竟為天下患。 附遼道宗 夏秉常 諒祚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壽 改元者三 元祐八 紹聖四 元符三
元祐三年。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從。遂有
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
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
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
司馬光。不立黨。
按黨禍始於東漢末季。國亦隨亡。後世者。宜鑒矣。乃唐人宴

其轍。後此者，益宜鑒矣。乃宋季諸君子，又有洛黨蜀黨朔黨黨何哉。然宋亡亦不旋踵，故無論其君子攻小人，小人攻君子，與君子之自相攻，總之非盛世美事。後此者，所當深鑒。而愼勿復蹈其覆轍可也。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子，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為金虜去 改元者六 建中靖國一 崇寧五 大觀四 政和七 重和二 宣和七 帝性機巧，多技藝，不修國政，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京父子親戚滿朝，倡邪說以為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縮及土木之工。以朱勔兔領花石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又訪浙江為白屋村居野店，酒肆者，亦㪯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災異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出，至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應奉，以悉上心；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為表裏，卒至亡國。

附遼道宗 金太祖 名阿骨打，更名旻 夏乾順

附遼天祚 延禧 金太祖 旻 夏乾順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為金人所虜 金人入寇，逆傳 改元者一 靖康一 帝在東宮，初無失德。是時強胡逆發，國事已去。金人入寇，逼之北行，北宋亡。 附金太祖 西遼耶律大石 夏乾順

右北宋 起庚申，盡丁未，凡一百六十七年

南宋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曰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 改元者二 建炎四 紹興三十二 帝僅能中興，然顛沛亂之才，惑於姦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畫淮水中流為界，忘不戴天之讎，而不恥，由畏懦有餘，剛果不足故也。 附金熙宗 亶 廢王 亮 西遼耶律大石 蕭后 夏乾順 仁孝

孝宗皇帝 名眘，太祖七世孫，秀王子偁之子，高宗無子，育于宮中，立為皇太子，高宗禪位，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 改元者三 隆興二 乾道九 淳熙十六 時南北講和，俱得休息。 附金世宗 雍 西遼直魯古 夏仁孝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及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 改元者一 紹熙 附金世宗 雍 西遼直魯古 夏仁孝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二子，初封嘉王，光宗不能執喪，太皇太后立之，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 改元者四 慶元六 嘉泰四 開禧三 嘉定十七 附金衛王永濟 宣宗珣 元太祖奇渥溫鐵木真 西遼直魯古 夏安全 遵頊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寧宗崩，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 改元者 寶慶三 紹定六 端平三 嘉熙四 淳祐十二 寶祐六 開慶一 景定五 寶慶二年三月。詔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端平元年正月，孟珙入

蔡州。元師從之。金主守緒自縊。金亡。及元人以陳蔡為疆。各引師歸。獻金俘於太廟。附金（哀宗名守緒 末主承麟） 元世祖 忽必烈

度宗皇帝（名禥 榮王與芮之子 理宗姪 理宗無子 立為皇太子 在位十年 壽三十五） 改元者一 咸淳十。是時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虛日。以粉飾太平。邀功論賞。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至于亡。 元世祖 忽必烈

恭宗皇帝（名㬎 度宗次子 年四歲 謝太后臨朝稱制 及元兵至皐亭 太后遣使乞降 虜之北去 後人追謚曰恭宗） 改元者一 德祐 二 附元世祖 忽必烈

端宗皇帝（名昰 度宗長子 恭宗之兄 初封益王 元將伯顏入臨安 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昺如溫州 航海至福州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即位 在位三年 為元兵所逼 海至碙州 崩年十一 [illegible]） 改元者一 景炎 三 附元世祖 忽必烈

帝昺（度宗第三子 端宗之弟 初封廣王 端宗崩 張世傑等立之 元人來攻 崖山 陸秀夫抱帝沉海） 改元者一 祥興 二 附元世祖 忽必烈

右南宋自高宗建炎丁未。至帝昺祥興己卯。凡一百五十二年。通計三百二十年。

元世祖（名忽必烈 姓奇渥溫 古部人 入據中國 十六年 壽八十） 改元者一 至元 三十一

成宗（名鐵木耳 世祖孫 在位十三年 壽四十二） 改元者二 元貞 二 大德 十一

武宗（名海山 答剌麻八剌長子 在位五年 壽三十一） 改元者一 至大 五

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 順宗次子 武宗同母弟 立為皇太子 武宗崩 即位 在位十年 壽三十六） 改元者二 皇慶 二 延祐 七

英宗（名碩德八剌 仁宗子 在位四年 壽二十一 為[illegible]所弒） 改元者一 至治 四

泰定帝（名也孫鐵木兒 甘麻剌長子 初封晉王 英宗崩 入繼大統 在位五年 壽三十六） 改元者二 泰定 四 致和 一

明宗（名和世㻋 武宗長子 初封周王 出鎮雲南 泰定崩 大臣迎立文宗 文宗遣使迎帝於和寧 [illegible]） 時未改元

文宗（名圖帖睦爾 明宗弟 [illegible] 在位 [illegible]） 改元者二 天曆 二 至順 三

順帝（名妥懽帖睦爾 明宗長子 [illegible] 在位三十六年） 改元者三 元統 二 至元 六 至正 二十八

帝性柔少斷。伯顏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帝不悟。迎番僧行運氣之術。授宮女習天魔之舞。不恤國事。耽於淫樂。[illegible]群雄割據。稱帝稱王。凡二十年。會我太祖高皇帝兵至通州。帝大懼。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夜半開健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天下海宇悉歸于我大明一統萬萬世矣。右元自世祖至元己卯。至順帝至正丁未。繼大統實計八十九年。

右起唐堯帝甲辰。至元順帝丁未。通計三千七百二十四年。

五倫書

國朝洪武二十八年二月甲辰

御註尚書洪範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為天

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
未能焉朕夙夜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二則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四夷大學衍義補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今自巴蜀以東
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峒山箐之中曰犵曰狳曰獠
猺曰獞之類九十數種皆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即三苗之
後也依山以居其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　國初于湖北川
東立宣慰司者五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
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
隨其俗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為之治　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
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併至宋始封為郡王授中國官爵
黜陟未始以國稱也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以高麗真臘視之
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
竄姓名胡一元詐稱陳氏絕嗣求權其國事我　太宗從其請
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表請迎添平還
朝廷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併及使者事
聞　命張輔討之生擒季犛詔求陳氏遺裔國人咸稱犛殺盡
無可繼承者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
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至猖肆上表
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聽之罷棄其地俾復其國以上南夷

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
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
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
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種曰蒙
泰赤烏曰塔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
傳十四世遁於沙漠之西北蒞剌地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
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烏桓所據後魏時復居於此元為大
寧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詔以其地為泰寧朵
顏福餘三衛後乃棄之自周以來北狄之患止及邊地至五代
石敬瑭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之城廓效中國稱
有和儒
大號不為敵國女直又奄中州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
帝王所自立亟夏作偽者其契丹之阿保機所以啓其端則石
敬瑭也秦漢以來建都於關中洛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帥
惟我　朝都燕則居中國之盡處　天子自為守北臨邊夷我
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彼之所以來而侵之者亦速而
所以思患而預防者宜加意焉廣輿圖北狄自匈奴突厥以
後劉淵父子始入中國而莫盛於胡元遂至混一四海華夷無
外固關鬩以來未有之變亦南北氣運之迴薄也夫汎掃獮薙
太祖之功偉矣盛衰相尋理勢當然百年生聚加以剝膚履霜
之漸可無備哉可無備哉以上北狄

原缺

浚發而封冊。攻後復據有其地。即今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
真後避遼興宗諱改女直臣屬於遼主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
曰金。滅遼設都於海上京。金亡歸元。本朝悉境歸附。自開
元迄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
司以時朝貢。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不可當。以今觀之
其入豈止萬哉我 文皇神謨廟算悉分而散之。各授以官職
各自朝貢不相聯屬。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犯
邊。以上東北夷
朝鮮 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
其地。武帝定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度[illegible]
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主高
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五代
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其後朝貢於
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
寧總管府。 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
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為高麗國主。二十五年。徙居漢城
遣使請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頗尚禮義。安分自守。自入
國朝。四時朝貢不廢。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
其舊名。故改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祖訓曰。日本雖朝貢。潛
通姦臣胡惟庸。為不軌。故絕之。以上東夷

是夷狄又顯為中國祖矣。宋真宗澶淵之役。寇準欲擊之。使
契丹輸不返。帝方厭兵。竟遣曹利用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
與朝結兄弟約定和議。是夷狄又顯為中國之弟。受中國
之歲幣矣。欽宗靖康二年。金陷京城。擄帝不以道君太上皇
及太上皇后與親王駙馬皇孫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
妃康王夫人邢氏北去。此又夷狄大肆凌中國非常之辱。
高宗忘不共戴天之讎。不用李綱宗澤岳飛之忠謀。始惑於
黃潛善汪伯彥。終溺於秦檜。割地稱臣。忘親事敵。貽中國千
萬世之恥。可勝道哉。迨及胡元僭據。混華夷而一統。此天地
開闢以來。未有之變也。然其夷性始終不改。淪中國於腥羶
禽獸之俗。幾至百年。天啓我
太祖高皇帝。一朝起而廓清之。出斯世斯民於夷俗。而偕之大
道。以盡復二帝三王衣冠文物之舊。凡前代夷之陋習。若
親戚幣一切革去。真所謂闢乾坤於再造。揭日月而重光。
為高萬古。 國號
曰[illegible]其為 大明。超出漢唐宋。而直接唐虞三代之正統
此為萬世不易之定論也。猗歟盛哉王道也。何莫非三才之道
可奉天[illegible]一身敬述之。以與海內共

可知編第八卷

可知編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楊慎撰亦隸事之書然升庵書目不載此名其書分天地人三部又分子目三十八援引踳駁必坊賈所依托也

# 新刊王制考四卷

〔明〕李𪎭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制考四卷》提要

學者學之爲要矣

求可以爲考也然自古帝王以至

于今歷千萬禩更百代之異其制

其創述奉承因革損益之迹具載

方策歲蓋自學而會元棟而已苟欲

汗漫而求考之將見窮歲月而不能

究其故惟約其繁會其要而萃爲

一書然後其所自考易夫深人之考其

簡而切矣然非書之集功之深而素置

纂於平者雖欲爲之其將能哉吾友

李君𪎭少承厥祖孟暘所考崇善世

傳之義蚤夜勵志修治群書而尤留

意於歷代之紀凡史傳表紀儒先論述

要關於王制者手自輯錄纂集是書

分古今爲二帙使歷代制作一覽可盡而

惟可便八之士而此書治平之寄補成
制作之責者擇書二考亦得便其簡
焉其為裨益夫豈小哉李君方困場
屋黯黯亦得志而其所注意乃舉舉
王國之事如此其為學蓋可知矣君
嘗補註性理五書已行于世是為也
允無故為之序

禮考序

世行禮記一書惟王制篇所以論先
王之制作其書漢儒之所記其事上
世之所傳類其間所載十無一二雜
出於他篇亦未之盡也周禮固非全
書先儒以為周公自其凡姬周一代
制作之意莫備於此降自春秋什
已喪其八九孔子懼作春秋所以救
周禮之壞垂萬世之法繼周而王者
所遵而行之此三代之治至今未已
也惟自嬴秦變更歷漢暨唐以迄
于宋舉之循襲卒未有能超然能
復于古者其制度沿革若唐之杜
氏通典宋之馬氏文獻通考章氏

山堂考索莫不具載而得失去取
則朱子通鑑綱目近世續通鑑綱目
章章可睹惟我
皇朝聖神酌古準今盡善盡美足以
爾周孔之意追三代之風而陋漢唐宋
之治丘濬大學衍義補亦略見于矣
鯫生者庸凡不足以照今古但恐志
戇愚勉欲理會其一二遂不揣考諸
前書纂爲此集限以古今分爲二
帙凡先王之法所類聚之于前後世之
法所類聚之于後惟其事業不同故
其名義亦異間嘗備述先正之論竊附
一得之愚以見先王之法未始不可行
之于今當今之治未始不可反之于古
則又刻其古今之別如書畫約計前後
四卷七十四篇其綱領條目先後畢
序而古今帝王之政治典文戒
朝之始作可舉目而見謹藏諸笥
篋朝夕便覽於格治國平天下之
道亦敢妄議而朋友講習之餘於
是書蓋甚所賴他日亦陳于上
對
庶亦未必無小補云爾

前集

封建考

禮記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註曰九州并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如此凡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始言天子畿內之制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班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

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王城之外六鄉六遂鄉遂之外都鄙之地天子之縣內也百里之國即孟子所謂千乘之家蓋古者天子公卿大夫皆有位王朝其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乃其食邑疑即取其賦以為仕者之俸耳猶秦關內侯之類其子孫出封在外而後世祿其地如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畿內其子伯禽出封於魯不在畿內可見矣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註曰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者內一州為王圻容九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筭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

山堂考索曰凡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併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封諸侯之數不得知也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者不過倍加之數爾然安得千七百國之多乎又以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

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古者畿内不以封建諸侯惟
有六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此不可曉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
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
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
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天子三公一相處内二伯分主畿外諸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以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
也八伯為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嚴陵方氏曰正也帥也長也蓋八伯之屬也八伯又二伯之屬也
故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二卿二卿
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
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永嘉徐氏曰列國之卿命于天子王臣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每
歲貢士實在王都諸侯又不得私其人也聖人封建之大權其内
外相維可見於此矣且大國三卿命于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
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則君命之者也夫國之大者宜尊其命國之
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聖人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
意深矣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註曰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三人則二
十四人也此大夫之在朝必無職守者使有常職豈可遣乎不然
則特命也
嚴陵方氏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大為之
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為率者則與三公同義不使
卿為之止使大夫為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制於方
伯故也若書所謂三監名義雖同其人則異焉
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
註曰畿内之地王朝百官食禄之邑在焉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
孫嗣守然内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
男元士視附庸也
嚴陵方氏曰内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公侯伯子男
是也夫禄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内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
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焉經亦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
世爵蓋謂是矣
愚謂内諸侯禄仕禄也外諸侯嗣世禄也古者公卿大夫元士之
嫡子庶子以外諸侯之嫡子庶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天子之國
學大司樂教之以樂德樂語樂舞教之而成材内則仕之於王朝
為公為卿為大夫為元士分理庶務食禄於畿内出則封於要害
之地為屬長為連帥為卒正為州伯統諸侯之兵得專征伐食禄
於所封之國其禄止終其身而已若夫外之諸侯若公侯若伯若
子男若附庸其子孫得以嗣守先業雖春秋無帝王之道而舉賢
與子然或嫡或庶不出其本宗賢則亦得入為王朝公卿或命為
屬長連帥卒正州伯不賢自非大惡猶得襲位不失其本爵之禄
蓋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諸侯之臣惟大國三卿
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受位於王朝有功亦得封為附庸世禄之
君自大夫以下皆諸侯所自辟除方其有官職則有食邑或卒或
致仕其子孫即與庶人同此管仲所以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也孟子言文王仕者世禄疑指王朝之官言之蓋王
朝之官有功皆得出封為諸侯世禄之君是孟子以王政告齊王

也蓋有其官則有其祿使仕者子孫皆得以食祿於內非惟天子
諸侯都鄙之地不足以給之且天下豈有不仕而徒食其祿者哉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革車千乘
唐孔氏曰禮諸不得專征伐唯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
征之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
不過百里云七百里者益七百里之諸侯耳
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
東萊呂氏曰古者封建諸侯非不得已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周之時尚千七百國豈皆不得已哉封建之法極好古者
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內外既無輕重而又常出入迭為之古者則
國之卿命于天子而諸侯每歲貢士以貢士之賢否為賞罰或益
爵或削地夫天子之卿既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之士又在京師



豈非封建之良法哉後魏徙都洛而膺人皆在鄴北不得為京師
京官終身遷轉不過白直終成六鎮之亂此不知內外之勢者也
唐藩鎮之禍亦以節度皆得自辟置為重擁到河陽未幾月而石
洪溫造之徒叢為羅之而韓昌黎且在董晉幕下此皆不知古人
貢士之意務依古封建並有弊哉
周禮地官大司徒曰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
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
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朱子語錄曰向來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
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
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
鄭謂諸侯之國有鄉遂之賦稅有都鄙之賦稅鄉遂之賦稅所以
為王都之貢賦及本國之儲蓄都鄙之賦稅所以為國君卿大夫
士之食祿即孟子所謂君十卿祿〻〻四大夫〻〻倍上士〻〻
倍中士〻〻倍下士是已如畿內諸侯雖無鄉遂其制祿亦有限
與外諸侯同其餘皆入為王朝之貢賦與本國之儲蓄非謂其半
三之一四之一皆為諸公侯伯子男之食祿也
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
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
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
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維說古之用人更出迭入初無內外之事故王朝之公卿即外之
諸侯為之外之諸侯即內之公卿大夫也出入均勞故皆不見其
輕重春秋時猶各有此意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勝侯以為我
周之卜正虢公鄭伯並為王卿士宋以蕭封人為卿猶有古意
王氏曰三公八命加一等則九命而為上公卿六命加一等則七
命而為侯伯大夫四命加一等則五命而為子男蓋近于王則其
勢有所屈遠于王則其勢有所伸故也
又曰古者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則諸侯之適子雖有繼立之義
而謂之象賢則非徒立之也謂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誓而命之
也夫立適者先王所以防僭亂也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君或老
疾故也誓於天子則已成其為君之嗣故攝其君以行禮則降一
等焉避國君之正也若公之子則眡侯伯之禮侯伯之子則眡子

男之禮不敢僭其君之正禮也未誓則未有為諸侯之義故以皮
帛繼子男同於孤之禮也雖上公之子未誓亦然所以正名分而
尊天子之命也
夏官職方氏曰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
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
知天下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
有
鄭氏曰王設其牧選諸侯之賢者使牧理之
雜說三代時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於上如周初時荊州之
牧則蔡叔其後則申侯豫州之牧則管叔其後則虢公周公君陳
畢公迭居東郊初周公為東伯周公既沒君陳不為東伯止行東
伯之事至康王命畢公曰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則是為東伯



也按成王崩畢公率東方諸侯則已為東伯漢諸侯王自景武後
若寄居然已不足言至唐藩鎮則是擧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之事
而付之世襲之人其弊有不勝言者
宣王中興只是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荊
方叔在齊
考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
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
王氏曰都城王子弟公卿所封其制以王宮門阿為之則無過五
雉北諸侯為殺也諸侯之城制以宮隅為之則無過七雉比天子
為殺也陳氏曰都城近也故其制卑而伍諸侯遠也故其制崇而
仰
陳祥道禮書曰先王之建都鄙以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
居畿內焉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

水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
退食于家其家不出于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之外此賴氏之
瘵畢在國而受田在鄉也
天子諸侯往來交際之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劉氏曰賓礼者天子為主而用是禮以待諸侯之來見也朝覲宗
遇此王畿之外諸侯每服分為四時遞來朝見于天子一歲而徧
者侯服也再歲而徧者甸服也三歲而徧者男服也四歲而徧者
衛服也六歲而徧者要服也其朝見疏數之制如此
鄭氏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
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
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



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
歲則徧
劉氏曰時聘曰問者謂非朝歲則遣卿以聘問於天子也殷覜曰
視謂殷同之歲不當朝者則遣卿以眺視於天子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王氏曰上公執桓圭而射人又謂三公執璧蓋方其在朝而為三
公則近于王而有所屈故執璧及其在外而為上公則遠于王而
有所伸非其不同勢有屈伸也
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礼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
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
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
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

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閒上去聲 禬音會）
劉氏曰大賓謂來朝之諸侯大客謂來聘之孤卿
李氏曰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ㄴㄴ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
嫌疑易以生毁譽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則否羣進而上行則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以之閒事比功
陳誼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姦邪何以
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
王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者也閒問歸脤賀慶
致禬四者王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愛王以仁致其愛
尊卑之意通內外之誠達尚何猜疑間貳之為患哉所以親諸侯
者在是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
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
其所貴寶為摯
唐氏曰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上于
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非以此為限也
鄭氏曰九州之外番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
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矣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
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
量成牢礼同數器修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illegible]）
鄭氏曰撫猶安也存覜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礼所謂閒問也歲
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劉氏曰存問其安否也覜視其治效也
省察其風化也
王介甫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
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王氏曰凡諸侯邦交謂鄰國之往來也小以事大ㄴ以比小然
之文雖然之恩足以相愛接而四鄰睦四鄰睦然後可以蕃王室
矣若春秋之時邦交之礼不修侵伐囯入無國無之則行人掌邦
交之礼曷可廢哉又曰世相朝則君親見焉若相問相聘則遣臣
而已
小行人曰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礼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礼也
劉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事君之礼也存覜省聘問五者
天子撫臣之礼也
陳祥室木鐘集曰諸侯自身行礼者有六朝覲宗遇會同使其臣
行礼者有五存頫省聘問五礼中或言聘恐其總耳故大宗伯後
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則視問者疑即存省問之總名也
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ㄴㄴ之與鄰國皆有朝礼有聘礼朝則相
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覜省聘問皆聘也故聘
礼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是
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
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殷相聘是也
春秋魯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胡傳曰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
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
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
如總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

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携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邢緯之於汾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謳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慮哉

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胡傳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礼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牢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帛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癸未葬宋穆公

胡傳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称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聘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礼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礼涖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必彭）庚寅我入祊

胡傳曰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蓋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蓋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請天王不復能巡守矣用是見魯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胡傳曰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称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称公孫公子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称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称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礼亡矣至於三家専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礼天子家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制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礼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跡著矣治乱之效明矣

陳祥道礼書曰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繋其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氏而受姓命氏粲然眾矣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

胡傳曰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称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耶諸侯之位耶春秋泯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胡傳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

襲晋文楚准蔡殺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必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称人以誅始乱正王法也齊侯称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氏於左袵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二十有六年夏晋殺其大夫

胡傳曰称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于司冠無王甚矣

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胡傳曰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協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称其使以私情出訃者止録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二十八年冬公會晋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胡傳曰按左氏晋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晋也啖助謂以常礼言之晋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変礼者也

啖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怠于臣礼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晋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温而行朝礼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覲之也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曰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縁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縁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

高氏曰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称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称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称公也

夏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錫公命

胡傳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歳時来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鞁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車馬衮黼因其歳時来朝而錫之者也彤弓旅盧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今文公継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継朝而獻功也何為来錫命乎

定公十有二年春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胡傳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礼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礼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数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礼為國可以為之兆也

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德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

等衰及節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礼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
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僖公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
上卿之礼享管仲々々辭曰臣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
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辭
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
所惡也
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々當其下々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 無宣子
名礼諸侯大夫入天子国称士故曰士起時事 四府貢職之事言晉
士起將歸四時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也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
其昌乎於晉乎辭不失舊
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歳而聘五歳而朝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礼
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
楚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
晉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歳聘以志業間 去朝以講礼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礼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
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
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
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
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

公羊傳曰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後称公其餘
大國称侯小國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
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
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
之邑焉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穀梁傳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礼有受命無來錫命々々非正也
生服之死行之礼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國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蛮夷要服戎翟
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
時享歳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
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
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
焉
愚謂今之議者謂封建之法不可行未嘗不以其各擅土宇易與
為亂又慮其子孫不肖不可世繼為辭不知先王於諸侯之國内
則天子命元士為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以執其政柄外
則命公卿大夫或擇諸侯之賢者為之長連帥卒正州伯以收其
兵權長也帥也正也伯也聽命於八伯々々又聽命于天子左右二伯
天子又使其大夫為三監々於方伯之國々三人又不獨保其無
叛也故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何憂其為乱若慮其子孫之不肖信有之矣
不知古之太子與諸侯子弟同學然則師保學官又抗子法於諸
侯子弟以教太子々々朝夕相與遊處他日必擇其賢者能者立
為諸侯有不可者則不立也故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擇其君則
下其君之礼一等未誓則皮帛繼子男其立否一聽命于天子何

憂其不肖自恭廢封建而為郡縣変諸侯而置守令独天子々孫富有四海使大功臣子孫徒盗受爵邑之名曾無尺寸之地以守社稷或反容其世握奸權於内而変生肘腋嫂々有之其治郡縣者既無食邑之奉則祿不足養必不能不刻剥其民其為守令也又非長久之職則民不信從必不能不欺罔其上孰謂古之封建之法反不如後世之郡縣哉

井田考

周礼郷老二郷則公一人郷大夫毎郷郷一人州長毎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毎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毎族上士一人閭胥毎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公即三公郷即六郷中下大夫即二十七大夫上士即八十一元士中下士乃官長自辟除者也一郷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六郷六郷三十州長一百五十黨正七百五



十族師三千閭胥一萬五千比長學者多疑祿不足以給之不知郷老且以三公兼之郷大夫則以六郷兼之其他州長黨正即以王朝二十七大夫分治之也族師即以王朝八十一元士分治之也至於閭胥比長乃官長辟除六郷之民為之也奚患其祿不足以給之哉蓋六郷天子六軍之所在閭胥比長猶今之総旗小旗也

遂大夫毎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毎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毎鄙上士一人酇長毎酇中士一人里宰毎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遂大夫縣正鄙師亦以王朝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兼治之也惟酇長里宰鄰長亦官長辟除六遂之民為之猶今之里長甲首也蓋六郷之田則六郷之民已受之無餘地矣六軍之数則六郷之民已供之無闕人矣其有餘夫支子則出居六遂之地所以聽餘補闕為軍外之用郷遂之外又有都鄙之地是王朝公卿大夫元士所謂子弟封邑之所在其已有所封謂之都未有所封謂之鄙或謂所封之都其田民已分受無餘地有餘夫支子則出居于鄙所有吏統治之也

通志略曰周礼郷老郷大夫之職其任大矣次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酇長里宰鄰長皆郷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郷黨州里之政治云秦制十里一亭々有長十亭一郷々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漢郷亭及官皆依秦制也

地官大司徒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



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郷使之相賓

此即郷遂之貢法而乃施之于邦國都鄙者邦國諸侯之國都鄙六郷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疑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邑在都鄙而所治之民在郷遂或王朝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國其地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外諸侯同亦有郷遂之地置兵守衛其國未可知也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即都鄙之助法也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愚謂城邑之居即卿大夫士所封之邑不關郷遂之民其廬舍之所在按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

詳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閭〻在一巷〻首有門〻側有塾民在家
者朝夕受教於塾也豈凡閭必有閑地而二十五家之廬舍同在
一巷然其在內之居則在國中又按古者鄉遂之地凡二十五家
有閭胥里宰比長鄰長居左右塾督耕學教至于都鄙之民其督
耕掌教在縣邑之長無疑矣

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縣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
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
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葉時礼經會元曰考之載師又有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
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近郊遠郊皆六卿之民〻皆計夫
而受田矣則此七等之田果何所授乎盖自國中而至遠郊皆為
鄉遂之地鄉遂止有十五萬家自十五萬夫及餘夫受田之外其
餘則為七等之田亦奚有不足者是以致仕者其家所受田則曰
宅田仕有祿者受田如圭田則曰士田賈人在市其家所受田則
曰賈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官田〻賦所出以飼牛者
曰牛田〻賦所出以飼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
賞田此載師七等受田之制然也

陳潛室木鐘集曰士不受田所謂士田者以此田之入供士之祿
也王制除封國外其餘以祿士即士田也

愚謂六卿六軍之所在凡七萬五千家不可增損六遂六軍餘丁
之所居或多或寡初無定制六卿在近郊之地而宅田士田賈田
六卿之閑地也六遂在遠郊之地而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六遂之
閑地也公邑之田即天子元士之采地家邑之田即大夫之采地
小都大都之田即公卿及王子弟之食邑古者天子三公出封為
上公六卿封為侯伯大夫出封為子男元士出封為附庸使其子
孫嗣守所謂外諸侯嗣也其采地止養其身而已所謂內諸侯祿
也至於王子弟後亦必出封為外之諸侯無世祿於畿內之理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
稼穡

此即六遂之地所行貢法也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
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萊乃未耕墾草萊之地所謂閑田是也〻地不易之地也田百畝
萊五十畝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也中地一易之地也田百畝萊
百畝所謂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也下地再易之地也田百畝萊二
百畝所謂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〻上有徑十夫有溝〻上有畛百夫有洫〻上有
涂千夫有澮〻上有道萬夫有川〻上有路以達于畿

趙氏悳曰鄉遂之地在國中周禮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
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
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
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
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
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
遂求于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皆有地域
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〻廣深各二尺凡一夫
所受之田間必有遂故曰夫間有遂〻上有徑〻之廣可容牛馬

行亦所以通行於國都也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
倍於遂溝上有畛〻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
洫之深廣倍於溝洫上有涂〻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
夫十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〻之廣可容乘車
二軌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以達于
畿〻亦遂之境也十夫之田遂有九而皆注一溝其遂皆直百夫
之田溝有九而皆注一洫其溝皆横千夫之田洫有九而皆注一
澮其洫皆直萬夫之田澮有九而皆注一川其澮皆横此鄉遂之
大畧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
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野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九夫為
井縱横四遂四井為邑小十字中縱横二溝四邑為丘差大十字
中縱横二洫四丘為甸大十字中縱横二澮四甸為縣最大十字
縱横二川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自一井以至一同者是也
朱子開阡陌辨曰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
其廣狹與其横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之上畛
洫之上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
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横而畛道亦
横則溝間十夫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
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
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縱横而命之然遂廣二尺澮二
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
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盡棄之
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
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并買
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
蓋將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稍人即家邑之官也疏曰云掌令丘乘之政令者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甸〻出長轂一乘不言令井邑者舉中而言也
愚謂六卿有鄉大夫州長等官治之六遂有遂大夫縣正等官治
之而都鄙又有何官治之也蓋古者天子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
子弟出封外國如周公為冢宰而其子伯禽出封於魯是也其食
邑則公卿大夫自遣人治之如春官都宗人家宗人夏官都司馬
家司馬秋官都士家士皆地官稍人之類也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
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〻間廣四尺深四尺
謂之溝方十里為城〻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〻間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甽與畎同
疏曰耜謂耒頭金〻廣五寸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
此兩人耕為耦共一尺一尺深廣者謂之甽
愚謂此即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都鄙助法也蓋九夫
為井夫間有遂地方一里四井為邑井間有溝地方四里旁加一
里為溝畛地方五里也四邑為丘邑間有洫地方十有六里旁加
四里為洫涂地方二十里也四丘為甸丘間有澮地方六十有四
里旁加十有六里為澮道地方八十里也以溝洫之制考之則一
成一丘之地也一同一甸之地也今考工記言方十里為成百里
為同但可以語中國族黨之地而不可以語野外丘甸之地也
春秋穀梁傳曰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〻〻者九百畝公田居
一私家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前漢食貨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
為步〻百為畮〻百為夫〻三為屋〻三為井〻方一里是為九夫

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
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
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
百畮歲耕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
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吾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
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

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畮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畮古百畮當今之四
十一畝也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
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
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 師古曰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 還廬樹桑 師古曰還繞也 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
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
肉在埜曰廬在邑曰里

愚謂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是父老子受必民皆一父一子則
可若子多者則官府安得許多閑田以與之蓋必有法矣竊意六
鄉六軍之所在都地車乘之所出其田皆授之於官不得賣之其
人皆命之於官不得遷徙猶今之正丁軍也曰遂曰鄙皆閑田但
為溝洫之制所以待鄉都之羨子既曰閑田則民自占耕或許其
賣買既為羨子則聽餘補闕或許其遷徙猶今之餘丁軍也

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
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
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任民九職之事

周礼天官大宰之職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
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
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九曰閒 音閑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劉氏曰九職者任天下之民以九事也頒其職之事則大司徒掌
之任其民而斂其財賦則閭師掌之大宰之所掌者任萬民用九
職以為業則溥天之下率土之濱無夷風以亂羣者無左道以惑
衆者無游手以失職者莫不游於鄉閭由於禮義而用中於五品
者焉是故不為三農生九穀則為園圃以毓草木不為園圃則為
虞衡作山澤之材不為虞衡則為牧藪養蕃鳥獸不為藪牧則為
百工以飭化八材不為百工則為商賈以阜通貨賄不為商賈則
為閒民無常職者也雖無常職亦不得離斯八職轉移執事以食
其力者也離斯八職以食其力則所謂左道以惑衆者也夷風以
亂羣者也王者疆土之所不容也風俗之所不受也非大宰之所
以是建其極於天下者乎是故無遺一民無棄一物無一缺用於
天下者九職任其民也

地官大司徒之職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
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
曰斂財九曰生〻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
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
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愚謂後世井田之法不行議者未嘗不以人民生齒日以繁餘夫
月以衍而官無許多閒田以給之為辭是未考先王井田制度之
本末而授受之際甚簡且易也蓋置六鄉貢法之田所以與六鄉
守衛之軍置都邑助法之田所以與丘乘調發之軍其兵有定額

則田溝…畝其授受在於立軍之初使其父子相繼如天子諸侯之傳國也若遂與鄙乃是閑地先王但立為經界之法限以百畝之數不得紊乱正以鄉都餘夫棄子既非正軍必無其田故此耕於此雖不得過百畝之限而欲得此百畝之田須得實買不得人人而受之也雖不得人人而受之夫先王既限以百畝之田其餘地必多而人受之者亦衆矣故先王制田於鄉都之中而限田於遂鄙之中此其授受之際甚為易簡非前者既請而與之而後者又請殆不如是之煩數也夫先王養民之政如此可謂至矣又恐人多田少不足以容之也而又任萬民以九職登萬民以十有二事欲使天下無一人不有其業無一物不得其所嗚呼聖人之仁何其周徧哉奈何後世人主其於兵既不制田以養之則兵坐食於農而兵農俱困矣其於農又不限其數則豪強得以兼并而貧富不均矣況公卿大夫無食邑之奉則祿不足以養又刻剝其民而民益困矣去而為圃為工為商為牧為嬪為衡為虞則天下富者少貧者多買者少賣者多貨不見售而食亦不足以養矣雖年歲豐登朝廷輕徭薄歛但利於富室而不利於貧民無救於飢寒故男子去而為僧道為賭博為盜賊女子去而為娼妓甚不得已也

山澤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虞掌國澤之政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夏官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虞衡而山師川師又設於夏官者則以其所掌有及於邦國故也疏曰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川師以遙掌之

葉時禮經會元曰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澤藪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有可與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頒之使致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將以殺諸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頒以山澤之利者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於畿外山澤尚為綿恐區畫而況畿內之山澤乎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為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為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為業利多而民心競末重而民心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自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而管仲對以惟當山海為可耳於是鹽筴之利始為侯國之私而先王與民共財之意失矣此山澤之一變也漢人以山澤租稅共奉養歸之少府若私之也然賦雖君上利猶在民至吳王國處東南得以招集亡命鑄山煑海以富其國遂至叛逆而先王禁民趨利之意又失矣此山澤之再變也迨大猾大估如孔僅咸陽者出乃尽取天下郡縣鹽鐵之利斡歸公上一孔不遺於是山澤之賦皆變為榷利矣此山澤之三變也自時厥後邦計惟鹽鐵之是賴國命惟鹽鐵之是議吁周人山澤之賦果有所謂鹽鐵者乎

市廛

禮記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法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儉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



周礼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音育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子隨反

質劑謂券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為券書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廛人掌斂市絘音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布泉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五羔許驕二反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陳祥道礼書曰古之治市也每肆一長二肆一胥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虣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其法有政教政刑量度禁令而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屬遊飲食者不得行閭所識乱出入相陵犯者不得係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既其犯禁者司門舉之於門質人舉之於市掃之以司稽察之以胥師然後治於司市其附于刑則歸于士凡以尊民附一民行而已此所謂[illegible]不以利為利也天文[illegible]為明堂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之象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賈公彦疏曰先鄭云主者別治大夫也者義或然以其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亦然

龜山楊氏曰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饒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

詳貨故貨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
市而有無㽞之皆濟矣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
平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
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糴且以其術儲
他用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荚於是亦以理財
之法視之矣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
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
餘
按旅師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乘時礼經會元曰頒之以春則民
有以濟其乏而歛不至於騰踊歛之以秋當粒米狼戾之時而不
至於大賤傷農然旅師不取其息而泉府則收其息以貨與粟不
同也鄭康成何据而謂旅師以國服為息豈有以粟償民而可以
取息乎劉歆謂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使王莽下開賒
貸之詔月取錢三百為害極矣王金陵又誤此意乃立青苗之法
春放十千半年則出息二千秋再放十千年終又出息二千歲息
四千是倍周官一倍而乃以國服為息藉口青苗之貸不問其欲
否而槩予之謂為旅師之平頒不計其遠近而強貸之謂為泉府
之賒貸假忠孚之法以行侵漁之私躬悃恤之名以濟刻剥之害
哀哉
前漢食貨志曰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陵夷至於
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礼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
力之教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
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
田百畝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

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
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
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錢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
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
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上中下孰上
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
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食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
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食三百
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
倍收三百石終歲食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
石之一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
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
發小孰之所歛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歛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歛而
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
魏國國以富彊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按古今言糴糶歛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
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
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
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
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所餘上之人為
制其輕重時其歛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謂
曰國家不取必為兼并者所取遂歛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門關
周禮地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
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
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注鄭氏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內與納通之

掌節 鄭氏曰關幾之制凡殺從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信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究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鄉引及州縣發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賦役考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地官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按周家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蓋倍蓰而取以困之也所謂無牲無盛無椁不帛不衰蓋禁其合用以辱之也其為示罰一也然所罰之里布屋粟國用胥仰給于此鄭氏註謂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誤矣至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警游惰者為經常之征斂矣是無罪而受罰也可乎甚至王介甫遂欲舉此例以役坊郭之民夫古人五畝之宅與田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罰之後世官何嘗以宅地授民而欲舉此比乎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葉時禮經會元曰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在鄉之役也常在官之役也久在田之役也簡在兵之役也暫在鄉在官猶祿之以田在田在兵則民皆自給之矣其他大事致民則追胥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道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為役若繁矣然周人所以制役之法小司徒之均土地上地家三人中地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是均之以土地之美惡也鄉大夫之登夫家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征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力政豐年則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是又均之以年歲之上下也況鄉大夫辨其役之可舍者貴者賢者

儀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役之又有其饑矣是以均用之
民不滙不以役為勞又將皆以役為樂抑嘗考之均人豐年用三
日中無二日無年一日此卽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
一人一歲以三日為斷役三日則更一人往來更代不亦繁乎然
以均人考之謂之力政是均用民力也謂之公旬是均治公事也
此特一時之役必隨遠近更迭而調發之雖一人用三日可也若
夫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也如或有之其調發自有定制恐
非三日為斷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自春徂冬此豈三日
可辦之事哉大抵力役以三日為斷謂城郭溝渠涂巷之治牛馬
車輦委輸之役也而軍旅行役不與焉夫三日一月用其民而民
有斯干靈臺之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有東山采薇之詠周人
何以得此於民哉亦以佚道使民民忘其勞說道使民民忘其難
爾



春秋隱公九年夏城郎

胡傳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
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
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才代日至而
畢特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
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音本築程土物議遠邇略
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
之可也況失其時制乎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
見矣

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稅畝

胡傳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野矣
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藉也周
因其法而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
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
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取賦
之入而不恤民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
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
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作
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胡傳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
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數重困農民非為國之
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胡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
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
力而賦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泆
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
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能力薄征常以農
民為急而增賦唱作不使不能者獨率而先也今二猶不足而用
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
也近世譏飽商賈之征逸于時政者欲先省關市首寬農民後民
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國語曰先王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

華氏解云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
受田百畝二十者受田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近處近
有差也里釐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置
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力謂權役以夫以家為差也議其老幼
老幼則有復除也
前漢刑法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
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々
十為通々十為成々方十里成十為終々十為同々方百里同十為
封々十為畿々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々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々六十四井
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
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
術路三千六百井 註沈謂潜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術大道也定
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
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
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
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々有長十國為連
連有帥三十國為卒々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々有牧連帥比年簡
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
略也

陳潜室木鍾集曰卒伍法與丘甸法異卒伍家出一人有五人之
伍積而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即比閭族黨州鄉之民也六鄉實
有此家數即六軍實有此兵籍若夫丘甸之法合五百十二家共
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七家出一人是六鄉之家悉可以



為卒而不盡調以為兵々籍雖具於六軍而調發止從丘乘法一
是立籍全數一是調發抽數不可合看
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攷之遂人云夫間
有遂々上有徑至萬夫有川々上有路此溝洫之法也而以什一
貢法制賦至調兵之法攷之小司徒云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又
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一家出一夫一鄉出一軍此比伍
之法也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賦丘乘以調兵攷之小司
徒云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此井田之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邦
賦至調兵之法攷之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丘乘之法也溝
洫長逆畫兵井田方々積去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丘乘
以田數起兵比伍以家數起兵大約丘乘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
法是一家出一人只緣都鄙兵有征戍事故用民少鄉遂兵止衛
王畿不調發故用民多要之鄉遂雖重而實輕都鄙雖輕而實重
近世諸儒乃欲合溝洫井田為一法殊不知請野九一而助國中
什一使自賦孟子已分作兩去何可合得
軍賦之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々五百十二家出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馬四疋是為一乘此丘甸出軍賦
法乃五百十二家共出許多賦大約七家合出一兵所謂民皆可
為兵而不盡為兵也內政自五家之軌而至於十連之鄉大約周
比閭之法自五人之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之師大約寓兵於農
之意但家出一兵與丘甸之法異此強國之兵也丘甲謂一丘之
夫便使出甲士周以五百十二家出甲士三人魯乃百二十八家
出甲士與古大異矣田賦謂計田而出賦如一夫一井之田便使
出軍賦不復以丘甸法又甚於丘甲矣
太平經國書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

此車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

愚按陳氏木鐘集與太平經國書二說不同如木鐘集說謂鄉遂之兵止守衛王畿都鄙之兵則調發征戍其為用雖不同其為兵則一也如太平經國書說謂鄉遂之地但出兵都鄙之地則出阜與牛馬是成周之時兵民亦未嘗不分也或者以為先王制兵天子六軍所以守衛王畿而統之於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所以守衛侯國而統之於方伯連帥四方有変天子專責之方伯連帥方伯連帥不能討然後天子親率六軍以出若夫鄉遂之外都鄙之地郊外野人而已無家塾黨庠遂序之意閑無蒐苗獮狩之練習無軍將師帥旅帥卒長之部將為之統率豈可使之為兵哉又況都鄙既為公卿大夫之食邑皆容其畜兵以自固此生亂之道也春秋作丘甲譏公羊穀梁二傳亦恐其以立作甲而譏之耳蓋春秋之世列國兵爭豈不問鄉遂都鄙之民悉編之為軍故稱天子為萬乘之國天子之公卿為千乘之家諸侯為千乘之國諸侯之大夫為百乘之家非先王之法也

儲蓄

禮記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杪小）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註曰以三十年之通者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也盖每歲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周禮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恵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林氏曰嘗攷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侯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資用皆取給於所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九以費功修而粟帛聚雖門關郊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周礼小宰會同賓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師还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粮扉屨是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輓芻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盛蓋興於此惡足為治世法哉

管子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前漢食貨志曰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礼樂成焉

荒政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礼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薛時礼經會元曰大司徒之於民既庶而又富之可謂得地利矣既富而又教之可謂得人和矣然而天時不常水旱為診則地利有所不能殖人和有所不足恃聖人有憂之足故為之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散利貸種食

也薄征輕稅賦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
也去幾關市無幾也眚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而
弛縣也多昏殺禮而多昏也索鬼神而為凶年禱也除盜賊而使
良民安也周人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又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
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其拳拳於聚民可謂至矣而其存
恤振救之意又散見於六屬之中鄉師以歲時賙萬民之囏阨以
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司稼凡均萬
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即荒政之散利也司市凶荒則市無
征司關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即荒政之去幾也司徒救荒故言
去幾司關御暴故言猶譏均人凶札則無力征無財稅即荒政之
弛力也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膳夫
大荒則不舉掌客凶荒則殺礼司服大荒則素服即荒政之眚禮
也大司樂大凶大烖令弛縣即荒政之蕃樂也士師若邦凶荒則
令移民通財糾首緩刑朝士若邦凶荒則令邦國都縣慮刑貶即
荒政之緩刑也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大祝天烖
彌祀社稷禱祠家宗人以至日致天神人鬼地示物鬽以禬國之
凶荒即荒政之索鬼神也六官之屬苟可以為荒政之助者無不
致其詳焉成周聚民之意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後世如梁之移
民河東漢人之就食蜀漢亦得周人移民就穀之意發倉廩以振
貧民遣使以振貸無種食者亦得周人賙民施惠之意然皆可暫
而不可常也獨一常平義倉之法有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
積之政誠可以為荒政散利之助而後人不能遵守其法而推廣
其意常平義倉之名存而實廢卒有水旱之變國胡以相恤哉上
無以散其利下無以聚其民則有去而為盜賊者矣盜賊方興乃
相與講求其弭盜之策甚者必重法立威以求勝之不思礼義生
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蓋亦甚不得

已也鄭氏謂急其刑而於之則失之矣

## 理財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
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
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雖說成周自大府司會以下皆會計有司也然而庖人不敢會膳
酒人不敢會飲司裘不敢會裘何者有司之卑職不敢與天子抗
是非論可否夫令出於一人而財出於百執事下之人知共而不
知節上之人知取而不知節夫是以侈心日生不急之務日煩國
費日廣民力日屈矣成周所以悉領於冢宰冢宰總百官以道佐
人主者則下得以制有司之擅共而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
凡所以匪頒芻秣幣帛喪紀賓客祭祀一付於九式之成法則不
得以過差是故雖宮衛之多寡庖膳之豐儉魚腊酒漿之去取次
舍幄帟之用舍官寺洒掃使令之損益皆隸之治官使太宰得以
總之而不惟上之便以滋國費而困民力此成周之所以盛也

葉時礼經會元曰或曰周礼理財之書今觀太宰以九賦斂財賄
之後而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
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何者財非天雨鬼輸必取之民民之所
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九式均節之法其周公理財之道與夫祭
祀之有犧牷牲殺賓客之有牲牢饔餼喪紀凶荒之所費用膳饈
衣服之所奉養器械異作之事幣帛贈勞之將六畜之有芻秣群
臣之有分賜一人之有玩好賜用取之於九賦而藏之於有司苟
無九式以均節之則何所制而不妄費也夫惟大宰有式法以均
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
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
司不敢違式法而妄洪私心以式法而碍侈心以式法而消國用

不匱民財不盈而王府之貨賄自饒然而有餘豈非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為理財之道與或曰太宰道揆之臣法守非所宜預九式節財有司事也豈太宰之職哉吁大臣格君心之非傒用乃君心之蠹涵養君心非論道經邦之責而誰責也且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庖人不敢會王后之膳酒正不敢會王后之飲酒外府不敢會王之服司裘不敢會王之裘蓋彼一有司也而欲與王后世子計用度之當否則其勢不得行也今以太宰執九式之法臨乎其上一毫一縷動皆九式之是聽其取不至妄取其供未嘗妄供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此非大臣道揆之任能爾乎雖然太宰以九式節財用司會掌九式以節財用皆曰均周公節財必拳拳於均之一字何哉易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孔子彖之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天下之事惟合乎制度而已均則中不均則或過不及太宰掌均邦國而曰秉[illegible]之均者也豈於財用而可不均乎均者欲其多寡豐殺之得其中也自一而祭祀之式至九而好用之式固不容多亦不容寡固不可豈亦不可殺亦惟適其均而已以均節者人情之所安苦節者人情之所厭安則久厭則易窮然則以均為節其又聖人所以節財之道與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二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出入會之

葉時禮經會元曰太府而下三官玉府掌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皆式貢之餘財所入焉此王之內帑也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與四方所獻之物與婦功所頒之物入焉此王之公帑也外府則專掌邦布入出以共百物以待邦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此亦王之公帑也王之公帑二內帑一以公用多而私用少也玉府掌金玉服佩燕器之物皆在焉故可謂之玉內府待邦大用而四方使者所受之物則奉之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是其用固在外何以謂之內豈非以貨賄之藏在乎內而不可以輕用者乎外府固待邦小用而王后世子衣服則共之至於歲終而王后之服且不會是其用又在內何以謂之外豈非以其泉布之流通在乎外而不可以私用者乎或者徒見外府內府之名義內府為內帑外府為公帑則非矣三府各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大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大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此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若夫財之出入必有會計則有司會而下五官以主之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大府為財官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為會官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賄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鉤考掌財用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為大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不惟無以遏人主之縱欲而且不足以防有司之姦欺也今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又況司會等職皆職之於天官而冢宰以九式節財以歲終制用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掌之以下大夫之太府計之以中大夫之司會又臨之以上卿之冢宰如此則財安得而不均用安得而不節國計安得而不裕哉鄭氏乃謂太府若漢司農職內若漢少府司會若漢尚書前輩則謂外府為司農玉府內府為少

府監謂司農猶内府少府猶玉府盖司農給公家之公用始名亦
史後改為司農猶内府之遺也少府為天子之私藏本名少府後
為少内猶玉府之遺也尚書即是少府屬官即非司會之比獨高
帝時以張蒼為計相此可比司會張蒼既罷而此官不復置主會
計者特其屬官以屬官而會長官之財則其勢必有所不行者矣
至唐至三司使九財賦國用之利盡歸塩鐵使九財賦之入盡歸
戸部而度支則會計之故三司只設副使而以三司使為長雖别
設官以相稽考然已是三司屬官亦非成周設官之意甚至為漢
丞而不知一歲錢穀之出入謂之責治粟内史為冢宰相而曰陳
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是豈大府計會兼屬冢宰之
意乎讀周禮者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大府又
知太宰之可以制司會則理財之法庶乎有可得而論者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
牀第凡䙝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音對凡王之獻金玉兵
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葉時禮經會元曰玉府掌金玉固也兵器貨賄之良内府既受之
玉府亦藏之兵器金玉之獻内府既入之玉府亦藏之何也盖内
府以給公用玉府以為私藏有内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玉府私藏
之積無事之時一歲所入足支一歲之用一旦事起于非常变生
於不測將何以佐用度之不足者卦此王府之藏又將為内府之
副非特為玩好賜予用也漢初猶有古意以大司農給國家之公
用以少府給天子之共養東漢始出少府錢屬之司農非不可也
然宫中私用一切於司農取之而司農不㒹其求章和以來不能
堪此遂於宫中自立一監命奄人主之桓靈之君毎歎天子無私
財而開鴻都賣爵以為私藏矣唐始以財賦歸左藏非不可也及
第五畤不能禁豪將之求取乃悉歸之大盈後庫是以天下公賦
而為天子私藏至楊炎請出内帑以歸有司議者延之未幾盈把
一用而瓊林大盈掩為己畜而命宦者主之矣夫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苟一切限制之而玩好賜予之費不得行則其勢必有所不
便利歸公上權在一人苟一切私有之而經常用度之費不得預
則其情必有所不安誠知玉府為王之内帑而内府不預焉又誠
知内府為王之公帑而玉府實佐焉則可與語周官之法度矣而
或者猶疑其如唐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不
亦過乎

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
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
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
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音咨
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王氏曰古者宝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
圜法而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
其實則一而已入〻於外府出〻以給用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二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
之灋致邦国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才用以九功之灋令民
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
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二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
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
冢宰廢置

車米考

周礼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国二

軍小國一軍々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々帥皆中大夫五百
人為旅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々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々司
馬皆中士五人為伍々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愚謂王六軍々將皆命卿々即六卿聽命于天子大國三軍々將
即天子所命之三卿次國二卿軍々將即天子所命之二卿小國
一軍々將即天子所命之一卿聽命于方伯連帥盖王朝之官有
六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在六卿則為鄉大夫州長黨正族
師而屬於大司徒在六軍則為軍將師帥旅帥卒長而屬於大司
馬此皆兼領之職如一旅師兼領二三旅一卒長兼領二三卒之
類盖王朝之官軍中指揮者故得以兼領之若夫中下士在鄉為
閭胥比長在軍為兩司馬伍長皆民間勇士親蒞行伍者故得以
專領之也
又按國中鄉遂之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九二十五家四閭為族

九百家出車一乘野外都鄙之地八家同井四井為邑三十二家
也四邑為丘一百二十八家也四丘為甸五百十二家也出車一
乘凡車一乘則甲士三人居左者為正以主射居右者為副以主
刺居中者為僕以主御步卒七十二人左角二十四人左甲士領
之右角二十四人右甲士領之前拒二十四人中甲士領之又二
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總百人也國中以五起数故一族出車一乘
一黨出車五乘一州出車二十五乘野外以四起数故一甸出車
一乘一縣出車四乘一都出車十六乘合五與四而後世九軍陳
法生焉盖九軍陳法五為正四為奇古之鄉大夫士其政治在鄉
遂其食邑在都鄙有事出征其將士皆鄉大夫為之故正兵受之
於君鄉遂之軍也奇兵將所自出都鄙之軍也
薛氏曰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在云六軍何也盖六鄉為
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国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国

之一鄉一遂亦莫不然故之魯頌云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
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春秋書作以譏之盖魯於周為侯次国
而已不宜復作三軍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則曰舍中軍復古也
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礼壞諸侯僭天子
兵
雜說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大司徒而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
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而兵無坐食之費軍將皆命卿而
元戎皆出于王朝凡其承命以往者即前日之鄉大夫也而將無
擇兵之患
陳祥道礼書曰古者官有常名有異名内而為比長閭胥族師黨
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帥
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
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古者什伍之
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

中國為一人而無内患為屬連卒州以連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
天下之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異
春秋桓公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胡傳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列國之兵有制皆統
乎天子而敢私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乱之道也故穀梁子
曰以者不以者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傳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国二軍小國一軍皆侯
封於曲阜地方数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
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
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
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

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
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兵不渭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
幼弱季氏益張毀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
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傳曰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
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
悉歸於季氏矣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貜居縛反

胡傳曰前巳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
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
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巳私耳



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
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
卿並將焉額固存矣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
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 去車為步卒 自
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音杭 五乘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 荀吴
即中行穆子元帥也其嬖幸之人倚恃荀吴之寵不肯棄車即步卒
斬以徇為五陳 去声 以相離 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以備阨難
於用衆故臨時之宜制為五隊不相聯屬易於進退如下文云 兩於
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
薄之大敗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按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
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
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擊之諸矢可以
無死則為處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
君臣其志在乎爭城爭地然於劫敵之人初不迫於險固如此至
戎狄之侵中國則要合為散輕進易退於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
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我之
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其 平 敗也故必設伏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
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
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陳祥道禮書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
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
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
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於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
伍伍承彌縫鄭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考



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 左
兩則人也偏則車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
也先非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大略可知
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旁證以車戰取敗遂以為用車不
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卒也旁證
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
御為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
射忌又善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
不能射者鮮矣官瑄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吴以乘車而
能取勝於蹟何也

國語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
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
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事工

六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管子曰君將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征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矣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

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里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是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搜振旅秋以獮治兵

山堂考索曰常昭之説則是國内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則是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整國内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弟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

穎濱曰管仲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苦



## 田獵

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註曰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為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腊之以為祭祀之豆實也疏曰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客之義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

註曰合圍四面圍之也掩群者掩襲而舉群取之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註曰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綏旌旗之屬也下偃仆之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於田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散亡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貉五角反 貉讀為禡 莫駕反 弊婢世反

王氏曰春陽用事非用兵之時故教振旅所謂入曰振旅是也

楊龜山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制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而王執路鼓而下親臨教戰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有若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也以其威令素行也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

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

茇蒲末反撰息轉反礿餘若反

鄭氏曰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王氏曰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為之旗旌夜戰則聲相聞故為號名礿宗廟夏祭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書當作畫祊當作方

疏曰秋教治兵以出兵為名秋尚威武也陳氏曰九旗之物皆畫號名軍之象耳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畫之相示者以象夜之相聞者以声故旗物有龍虎鳥龜之文所以待晝事有號名事所以待夜事也鄭氏曰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摝音鹿

鄭氏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三時各教其一至冬大閱之時總教之大閱備軍實也

愚謂百步則一為三表謂自南第一表五十步至西第二表自西第二表又五十步至東第三表總百步也又五十步為一表者自東第三表至北第四表也初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是自北第四表至東第三表也次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自東第三表至西第二表也次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是自西第二表至南第一表也然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又自南而西而東而北也四表之中南北相去凡百步東西五十步蓋六軍在四表左右其登表者疑逐乘以次而進方教之詳非六軍雜然並進也則四表之中豈足以容其人哉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率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鄭氏曰冬田曰狩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為之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陳車徒或出而左或出而右也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也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群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

又曰大獸輸之於公小禽以自畀也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也及所弊田所當止之處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所吏士鼓譟象攻敵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蓋獸魚鱉皆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殄天物也依禽荒也故因

然社等祠祀祊享烝而行為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外以習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不足為後世法春秋發微云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故因田以獮之上以供祭祀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荒也妨於農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也

黄氏曰以兵寄農以致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前者服容在鄉則相識於族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識於茇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也其與比閭之間田獵之時無以異也其効以為危事哉

纂時禮經會元曰王制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若然則田獵特為三事講也今觀大司馬四時之田皆因田而講武直徒為賓客庖豆之奉而已哉蓋王制特為獲禽設也非為講武言也周禮非區區於獲禽而實寓於講武也然知古人因田事而講武而不知古人因武事而寓田講武亦非古人之得已而殺獸亦豈古人之本心哉古人不以無事而講武亦不以無事而殺獸是以因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教而寓蒐苗獮狩之儀因蒐苗獮狩之田而為社祊礿烝之祭如此則講武為有名而殺獸為有禮也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傳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傳曰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戰兼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昭公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胡傳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齊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路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於泰山以雍徹其室則擅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穀梁傳昭公八年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註云艾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註云旃旌旗之名以葛覆質以為槷魚列反註云葛或為罽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註云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車軌塵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九伐之法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眚所永反

王氏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以為諸侯者莫非賢也邦國之君又安有罪惡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蓋先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為九伐之法其法雖具豈嘗試之哉誡之使知懼而已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春秋隱公十年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胡傳曰稱伐稱取兼之也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聞起衆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



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傳曰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勺上酌

胡傳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于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貴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陳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作謀取勝乎故書敗為正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久方王者之事也

張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東[illegible]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擊狹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胡傳曰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可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是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忘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

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胡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



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攻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後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胡傳曰脩師掠境曰侵〻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〻楚者正也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胡傳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
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於此見齊師雖
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
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
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胡傳曰曹伯襄者未押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
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
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
杜氏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
不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胡傳曰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戕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



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
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
衽矣宜有褒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
言則高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
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昭公元年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胡傳曰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
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謀狄
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專以變詐
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胡傳曰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褒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
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
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
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宮衛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
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王氏曰待衛之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之不正無以謹近習王宮
之戒令糾禁所以為防制之具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
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
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鄭氏曰王宮之士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版名籍以版
為之王介甫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則賢者之類王以自
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而內外察也
驪曰作其徒役之事士庶子爲太子隨其所用役使之鄭氏曰八
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
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
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鄭氏曰舍者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守王宮為周衛也守王門
非常之難要在門也
葉時禮經會元曰愚以周禮考之宮正宮伯所掌皆宿衛也太僕
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蓋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
士之官吏在宮中而直宿者宮正掌之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在宮
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賦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

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眡朝則在路門之左太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眡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師四翟之隸使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周防鍵閉之衛也宿衛之別有四而郎衛兵衛供在其列二者常相聯焉平時夾階死而立堂垂執劉鉞而上戈刃者率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而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為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司士又為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戒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為防嘗觀成王之季太保乃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夫虎賁之士非太宰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兼總兵衛亦明矣然呂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則不得以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御將命以往則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主不任一人周人制兵之意深矣抑嘗因周之宮衛而考漢制則漢光祿勳之所掌者即衛也衛尉寺之所掌者兵衛也郎衛有中郎侍郎郎中郎將郎中騎將郎中户將郎中車將之屬如羽林期門皆屬焉兵衛有長樂未央甘泉建章宮衛尉衛士令丞之屬如左右都候八屯衛尉司馬皆屬焉此南軍也猶周宮衛也而說者多以南北合論之則非矣蓋南軍衛宮城此衛兵也北軍徼京師此畿兵也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王宮之軍謂之南軍宮衛既謂之南則京師之軍謂之北軍所以別也然則北軍為畿兵此漢制也而周人獨無畿兵乎盍周人王畿千里之地寓兵於農司馬所制六軍即畿兵也第不知漢人北軍調兵三輔而有番上之勞募兵五校而有長從之[illegible]患故因宮正宮伯郎衛兵衛之辨而及漢人兵衛之制又因南軍北軍衛兵畿兵之辨而及周人畿兵之制故併以是而辨周漢城門兵制之異云

乘馬

周禮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鄭氏曰種馬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四匹為乘養馬為圉乘馬一師四圉每乘立一圉師掌教四圉八而後乘之也三乘為皁則馬十二匹三皁為繫則馬三十六匹六繫為廄則馬二百一十六匹六廄成校為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為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是謂天子十有二閑也駑馬三良馬之數蓋馬十有二閑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以四分之良得其一駑得其三也二馬為麗麗耦也八麗則十六匹八師則百二十八匹八趣馬則一千二十四匹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天子十有二閑二千九百九十二匹也邦國六閑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家四閑八百六十四匹也特即良馬也馬特居四之一則駑居四之三可知矣

陳祥道禮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及其用

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漢之養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匹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公馬數相去遠甚者蓋周制六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出乎之馬盡出於公所以多寡不同

葉時禮經會元曰司馬法曰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為車乘兆丘所供也不知司馬法言甸出一乘調兵之數也周禮言丘供一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寡所使民力蓋成公作丘甲者令一丘之家皆為甲士不數調兵也丘乘之法畜之而非窮調也

險固

周禮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

鄭氏曰設其飾器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如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固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氏曰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

葉時禮經會元曰成周設官掌固一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以之士庶子及其衆庶守之此掌王畿之固也司險一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險設國溝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此司天下之險也二官屬於司馬者蓋將謹固封守而預為備也

張南軒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君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春秋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城中城

胡傳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襄公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胡傳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浚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

新刊　考卷之一　畢

前集

學校考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疏曰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爲郊諸侯之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天子諸侯皆近郊半遠郊此小學大學殷制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說文云頖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舊說辟廱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學記曰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註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敎於塾也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敎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爲州州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序則敎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敎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與小記中一以上之中同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離經斷絕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也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羣則於朋徒無睽貳博習則不以程度爲限制親師則於訓詁知嚮於論學講求學問之蘊與也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也能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

臨川吳氏曰校考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考校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敎者察視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者謂九年大成之後每三年則鄉大夫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正月之吉受敎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州長各掌其州之敎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敎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禜音詠）亦如之

鄭氏註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酺音蒲）亦如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衺似嗟反）則相及

陳祥道禮書曰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興之者難攷者之止於黨正攷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敎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

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考校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學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揚工之於造也

又曰先王以匹夫之家為易治胥染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考其輕者有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按六鄉之外為六遂遂大夫之職猶鄉大夫之職也州長以下之職猶縣正以下之職也然勵教化與賢能之事鄉詳而遂略先儒謂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豈遂民不可教而鄉民不可耕邪蓋亦當互文以推之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卯夫聲卷音權磬去上聲反濩尸故反）

陳祥道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則東序也瞽宗則右學也蓋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同之事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陳暘樂書曰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以至萬民之子生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幼儀之事十有五歲而入大學教之以成人之事此大小學之所由建也其謂之國學者則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即大小學立於國中者其謂之鄉學者則以教萬民之子弟即大小學之立于鄉遂者其國學之制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也其鄉學之制則若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者小學也遂有序者大學也其學官之職則國學掌于大樂正而大胥小胥以下其屬也鄉學掌於鄉大夫而州長黨正以下其屬也其教學之法在國學則樂德樂語樂舞其凡也在鄉學則六德六行六藝其目也其論選之法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先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乃論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官之司馬曰進士是也在鄉學則鄉大夫先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司徒司徒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而獻其書于王曰選士是也其仕進之法則自國學出者

其出於王朝之官所謂適士是也其自鄉學出者大抵為鄉遂之吏所謂俊士是也盖古者貴賤之分明世家與編氓不無貴賤之分故自少而別異之而其仕進亦不容無二途然則士之起於編氓者其終不得仕於王朝乎盖編氓之仕進又固有二途也自鄉國而升於司徒則謂之選士是已命為士矣然由是而仕者不過於鄉遂之吏其位之卑則但曰俊士其祿之薄則但曰代耕其禮之優則僅免鄉之從役而司徒之征則不能免也故其願仕乎此者上之人不強也何者六鄉六遂之吏自比長而至於閭胥鄰長而至於里宰不啻以萬計安能悉官於司馬而祿之亦不過就擇其民之秀異者而均之以代耕之祿其大者稍出於部伍而為之長其小者還入於部伍而治其事正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如其不願仕於此者則自司徒而俊升之於國學曰俊士然後論選仕進之法一與國子弟等此其所以謂之二途也

通典曰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殷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又云天子曰辟雍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凡學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 釋奠

禮記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註曰官掌教詩書禮樂之官也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至於行禮非報功也先師謂前代明習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註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于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為禮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小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註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興舉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謂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也

## 養老

禮記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註曰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周尚文故兼用三代之禮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註曰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

老於故於小學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
學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
又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食老
註曰皇收冔皆冠冕之名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註曰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將國老庶老之禮畢
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
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
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朞不從政
註曰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
夫人莫哀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
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
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
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註曰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制牲體為俎實也饋進食也酳食畢
而以酒盪口也總干總持干盾以立于舞位也鄉里有齒言人皆
知長少之序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註曰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太子齒謂太子與同學者序長
幼之位不以貴加人也
李氏曰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也有虞氏以燕禮夏后
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
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冔
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四代之制雖有改而
其道蓋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
不可皆養亦引戶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下無父矣欲為人子
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不可得也是以父事三老所以教天
下之為人子者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者也親冕而
總干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三公設
几九卿正履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其孰敢遺其
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

射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
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
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崇高也方猶等也上个最上幅下个最下幅皆謂舌也身躬也上
躬上接上个下接中下躬上接中下接下个綱所以繫侯於植者植
則植於兩旁
安城劉氏曰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圻
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
丈八尺最中一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
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為舌故侯中之廣一丈分丈
以三分之一為王哉則正鵠當廣六尺
王氏曰射之制有三有大射賓射燕射張皮侯則設鵠以皮飾於
侯中央用之以大射司裘所謂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

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糝侯皆設其鵠也方其大射張皮侯而擇士助祭取其有中的之功而用之蓋諸侯於春而貢士射中多則與於祭則其君為有功而益以地射中少則不得與於祭則其君為有罰而削以地五采侯則續以采色用之以賓射即射人所謂正六耦以射三侯五正五正以五采飾正是也五采之侯則賓射之禮所以待諸侯之朝覲五采所以象文德也夫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所以言遠國屬也獸侯則象以獸用之以燕射即鄉射記所謂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是矣必畫為此象者言能為民除害天下之害既去然後可以休息而安燕故王以燕息也

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豻凡侯皆以布為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為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采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上髹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為正

呂大臨曰孔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蓋有禮射有主皮之射不主皮禮射也所謂大射鄉射是也為力者主皮之射也主皮者主於獲而已尚力而不習禮故曰為力不同科也禮射皆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皆執弓而搢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及楅揖取矢揖卒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又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亦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

葉時禮經會元曰王與諸侯群臣有大射賓射燕射之三禮至於教人之禮則有鄉射存焉鄉大夫五物之禮而射行焉大司徒三物六藝之教而射與焉州長州序之會民必會於射諸子國子之攷藝必合諸射其教人也以射其取士也以射異時得與於祭得為諸侯皆由此其選也此豈與羿家由基之技可同日而語哉後世小學之制不存而五射之教無有鄉飲之禮可講而五物之儀不聞冠帶縉紳之流類以張弓挾矢為甲胄之事雖曰上庠有璧圜之名殿庭存澤宮之制亦徒具虛文而已吾何以觀德哉

御

周禮考工記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讀訝）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王氏曰凡為輻欲其豊殺適宜近股則欲豊近牙則欲殺近轂曰股近牙曰骹股入轂中謂之菑骹入牙中謂之蚤蓋九輻皆向轂務大故欲其豊向牙處小故欲其殺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程（讀為[illegible]）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為部廣

王氏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其形圜其數耦此輪人之所以為蓋也蓋之制上為部中為達常下為程部為弓部蓋斗也達常蓋斗柄也桯蓋杠也弓蓋橑也達常小於程程小於部故非部無以紘弓於部非達常無以接部非程無以含達常斗柄之謂達常者上通乎部下通乎程以達於上下者也

鄭氏曰蓋弓之制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為宇曲六尺之弓三分之近部二尺四尺為宇曲矣

王氏曰弓近部平謂之股猶輻入轂之為股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為蚤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
之半為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
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
以為轛圍

王氏曰處車中以容人者輿也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
扼馬者衡也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有六寸三者相稱矣注疏輿
深謂之隧兵車之隧四尺四寸

朱子詩傳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
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
斂所載者也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
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淺深言之

薛氏曰植於車輿兩旁為輢橫於四輢在車前為人所憑者為式

疏曰上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隧之半二尺二寸以為較則輢
輢總崇五尺五寸矣

朱子詩傳曰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藍田呂氏曰古者車
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
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
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鄭先生車制說曰兩輢上出式者較也較下橫一木者式也軹則
輢之植者以其旁止於此故曰軹轛則式之植者對人而言故曰
轛

愚謂造車之法莫先於軫蓋輿下有四橫木謂之軫四軫中有布
板謂之車床軫四角有四植木謂之輢輢前及兩旁上各橫一木
謂之較較下又各橫一木謂之式前軾當中植一木謂之轛左右
式當中各植一木謂之軹較也軾也惟前及左右輢間有之後兩
輢間不設所以便人入於車內也左右兩輢少出軾前謂之軓軓在
之兩旁上有伏兔所以縛輪之貫軸也輿下橫木與輪軸十字在
四軫中謂之輈轅端曲上謂之軏孔子所謂大車之輗小車之軏
是也輈以鉤衡衡馬頸下橫木也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
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
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疏曰

王氏曰輈軌以前其長十尺策半則五尺也以策五尺則御者執
之適可以及馬而無過與不及故也

愚按車一輈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輈者名服馬兩邊兩馬名
騑馬亦曰驂馬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轡所以馭馬者也以驂馬內
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并兩服馬各二轡乘車之法君在左僕
在中央勇士在右謂之參乘僕御馬六轡在手右手執杖以三轡
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曲禮云執策分轡也

選舉考

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

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苗之穎出曰秀大司徒命鄉
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
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為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
也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
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註曰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及升國
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按曰司馬掌爵禄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劉氏曰古者鄉學秀者入國學教國子及秀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禄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户之別然秀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葉時禮經會元曰論成周興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公論三年大比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為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之他官而屬之教官者夫豈無意歟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斯可以興之於異日既有以書之於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制觀之三年大比則合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為賢則興其賢有道藝者為能則興其能所謂賢能者曰德行道藝而已蓋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僻曰孝友睦婣有學閭胥所書能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特於二十五家之閭百家之族凡有一行一藝者皆書之而未遽責其德行道藝之全備爾平日之教若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為賓興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於賓禮之隆哉以所興之人而出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而與民相周旋以所興之人而入以治之必能趨事赴功而與民相勸勵故入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也出而在比閭為長者此人也則是在官臨民者孰非德行道藝之人哉後世興舉之法壞人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者謂舉孝廉興能若漢舉茂材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材否夫教之以利禄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禄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材而教化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可復然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舉豈不迂哉

陳潛室木鐘集曰成周之官有二有王朝之官有鄉遂之吏王朝之官其職有三百六十其官有三百八十四人鄉遂之吏只比長下士共萬五千人閭胥中士共三千人而六遂之吏不與焉非必升於王朝論於司馬而後官之也何以言之王朝官出於國學六鄉之吏出於鄉學國學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其學官之長則為大司樂其屬則大胥小胥簡其不率教則告于大樂正大樂正論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官之司馬曰進士鄉學以教萬民之子弟其學官之長則為鄉大夫其屬則州長黨正之類亦必簡其不率教者以告于大司徒而後司徒賓興其賢者能者獻于王曰選士故自國學出者皆仕為王朝之官所謂進士元士也其禄視附庸之國若夫自鄉學出者官為六鄉之吏即周官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所謂出長是因其德行可以為長則使自五家之比出而為二十五家之長是謂閭胥以長其民入治者是因其才能可以治事則使還入五家之内是謂比長以治之若閭胥比長其位皆依庶士其禄與庶人在官者同亦足代

耕其禮之優僅免鄉之徭役而猶未免司徒之征由此觀之則王朝之士為命士六鄉之中士下士乃不命之士盡其數袞論選仕進之法本自不同故也雖然六鄉之賢能豈終不得仕進於王朝邪方其升於王朝之時若不須仕於六鄉則自司徒而徑升於國學曰俊士按王制然後論選仕進之法一與國子弟等是則六鄉之民進可官於王朝退可官於鄉遂未成者猶得養之於學無成者不失為受田之民成周之時鄉遂之民所以多髦士者其道盡出諸此

愚謂先王取士之制有三塗有諸侯三年一貢士之法射義謂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是也有鄉大夫論秀之法王制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禮鄉大夫謂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也有大司樂教國子之法王制謂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也蓋天子與諸侯之國各有鄉遂之民各有司徒之官各有鄉學國學之制故天子鄉大夫論六鄉秀士升之王朝司徒諸侯鄉大夫論其鄉秀士升之侯國司徒皆曰選士在王朝出則為閭胥比長鄉遂之吏入則為六鄉三百六十之屬在侯國出則為州長黨正族師之官入則任大夫上士之職此官之得以自辟除者也天子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天子之國學諸侯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諸侯之國學皆曰俊士天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諸侯擇造士之秀者歲獻貢于天子出則為諸侯之鄉入則為天子之元士此先王取士之法所以有鄉學國學之不同也

任官

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按六官之屬各六十合六官之屬至於三百六十而王制但言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兼中下士亦三百六十也然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九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太宰以春夏秋官為準以多衆少皆以五百人為額凡三千人則周禮建官不止於三百六十不知六官之職氣互相聯屬而六官之屬亦各相兼攝實不出乎三百六十之官三百六十之官即王制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中下士也



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於牧九命作伯

許氏圖云九王之臣命數其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之君命數則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諸侯之臣命數則上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

張橫渠曰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綫官長自辟除未有位于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劉氏曰司士掌群臣之版凡仕於國者不以貴賤總謂之士者治

附于殺者上也故曰司士焉

王先生曰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自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六光武分為六曹迄于魏晉或五或六初無定制宋齊以來多定為六曹稍似周礼至隋定為六部今考其職則天官冢宰為尚書令非吏部也司士掌群臣之版其吏部乎

刘氏曰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矣此又詔王治者大宰詔之于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於論定之始也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則司士者司爵祿之官也

雜說云司士掌群臣之版則官悉錄一有德者始詔以爵有功者始詔以祿有能者始詔以事後世但以官府簿書疑周官不知當時以事之多寡而損益其員數觀卿士之賢能而為爵祿之與奪則官不至於冗矣

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胡傳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乱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以立子朝以朝并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其賞者非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非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當與既乘威福下移大姦根援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尔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礼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傳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章雅賢者退處於華門老死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紊乱其国家欲其深省之也

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傳曰有事言時祭也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変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礼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変法之端為後世戒

成公十有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胡傳曰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国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礼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礼也其言從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雜說世臣之說自三代有之但古者有世臣無世官始曰象賢世美皆一世之選蓋伊尹之後有伊陟巫咸之後有巫賢太公之後有呂伋所以扶持国家者未嘗不賴之也至春秋之時世臣之說遂変而為世官是以三家世為魯卿六卿世為晉卿田氏專齊

氏與猶盛自春秋以來所以治世官者甚數故使舊族淪喪殆盡叔向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公族所謂七世從王今皆為畢門圭竇世臣淪喪一至於此此無他世官之獨熾故世臣之說發也加之春秋以後三家并晉田氏并齊時君世主力創此事一時所用盡皆新進傾巧朝夕之人卿時所以扶持國家者殆無其人甚者相他國之人如秦張儀相楚齊孟嘗相秦國君亦自信其臣而取之它國之人世臣貴戚危不自保而匹夫徒步取相傾奪乃雖蔡澤猶取秦相世臣淪喪至此極矣此豈非懲于世官之弊而遂廢世臣耶

相職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東萊曰周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內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皆攝之使皆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皆攝之者非它官所攝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愈約此所以調劑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

又曰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總耶此事權之所以一而周家所以無多門之政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



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弊必世反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雖說八柄八統皆曰詔王者蓋賞罰誅殺非臣下所得專而親尊事亦當自王之躬行然後可以化人也雖以大宰無所不統然皆以詔王焉

官制曰每讀天官治典而併觀六十官之職事未嘗不深嘆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道之有本也蓋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為務無所不統而王朝之上內外朝廷之臣閭里鄉遂猶為相總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未與之近習王府所用之有司宮中使令之賤僕凡其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歸之冢宰焉是以群士大夫之職莫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肆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非宴安玩狎之所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財統之正孰大於此悲夫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尊大臣之權而疏之群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以為延之上大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胥於細務則又從而削奪之使之雖聯名於百官之上而為大臣者亦拱手清談而不事事矣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劉氏曰聖人獨執以制天下治者八柄也大宰掌八柄以詔王馭群臣者不敢擅其輕重也內史掌其法以詔王治者又以察其中否也夫八柄雖出於王又非大宰所敢擅也而內史猶以法令攷之者有失其中則非善其命也期協于中然後方策行焉蓋周之所以獨永其治者設官執法內外相維以制其失而惟中之求也雖貴為天子富有八柄亦不得作好作惡以遂其私而況其下者乎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鄭氏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志記也四方之志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典王氏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議矣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劉氏曰凡治者皆出於治典而冢宰頒之邦國都鄙者也故治六官則有六典治官府則有八法治都鄙則有八則馭群吏則有八柄馭萬民則有八統任万民則有九職斂財賦則有九賦節財用則有九式致國用則有九貢皆所以為治之本而出於大宰者也御史則以治令攷察其從違而糾繩之必如其法所以贊冢宰也



考課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雜說唐虞考課之法自詢于四岳而下至於三載考績綱目備舉然後可行非一切之法至成周則六卿先攷之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攷諸侯攷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故周官六卿每歲則詔王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有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則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其屬入會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乃宰則稽其功緒以自考其職之所統雖醫師之微亦於歲終而稽其醫事此各效於其屬也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計之繁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曰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其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乎見成周之時各攷於一職之長而後攷之於一官之長始盡考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

王氏曰昔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略其事簡故至於三載攷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亦各趨時而已

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疏曰歲計曰會謂一年會計文書總鉤考之月計曰要謂每月終則正其一月之計日計曰成謂每十日之所終則正其一日之所成正猶定也其或違時令失期會而文書濡滯者則告冢宰誅責之

功賞

禮記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周禮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王氏曰載師職曰以賞田任遠郊之地而遠郊之地在六鄉之內故言掌六鄉賞地之法其地則載師掌之其法則司勳掌之

鄭氏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者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也加田者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正稅也

愚按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與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皆不可曉以正義論之內諸侯賞地則在封邑准加田則在六鄉外諸侯賞地則在封国加田無定在若朝宿之地湯沐之邑之類皆是



章服

周礼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

鄭司農註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二旒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

陳氏曰先公尊矣所服止於此者非卑於先王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袞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弗敢也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氏曰九諸侯之服各眡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以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常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而已既曰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

刑罰

禮記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註曰汜猶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從眾而廣詢之無見為罪人共謂可疑則宥之矣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則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性非公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註曰成獄詞者謂治獄者貴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聽察也棘木外朝之卿位也又當作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下而上成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
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
者殺

唐律疏議云皐陶造獄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
漢以來名獄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出謂逃亡也

李氏曰人之為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放僻邪侈之將動而無
所畏忌則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猶噬臍也是故先
王之馭民必早為之所過輕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于圜土
皆未入于五刑也若困於圜土遂能自新則復為齊民何刑殺之
及哉苟亦使民遷善遠罪之法也孔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
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
謂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子賤禁民獄入鈞金
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王氏曰兩造謂彼己有辨兩爭者皆至于公也訟者言於公也訟
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入束矢
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為物直行者也兩劑彼己各具其獄辭之書
也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鈞
金則以自明其不可變然後聽之而金之為物則堅剛而不變故
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
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
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
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鄭氏曰嘉石文石也立之外朝門左劉氏曰万民有罪過無大惡
可覺於閭里也故曰未麗於法焉若舍之而弗治則州里中下之
民其皆倣之是害於州里之善俗也乃桎梏其手足而坐諸嘉石
俾省其過焉役之司空俾贖其罪焉而即其罪之輕重差為五等
然後使州里之衆保任之且以為宥焉則州里之衆皆可責之以
自新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
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肺石赤石也立之外朝門右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
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
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劉氏曰議親者所以教天下愛其親也議故者所以教天下厚其
故也議賢者所以教天下尊其賢也議能者所以教天下尚其能
也議功者所以教天下懋其功也議勤者所以教天下勸其勤也
議貴者所以教天下忠其君也議賓者所以教天下存亡繼絕而
不遺先王之德也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廢其法也
人倫之厚莫斯為大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
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
罪之輕重

王氏曰周官五刑之法皆五百而呂刑墨劓之屬皆千宮之屬則
三百大辟則二百者此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以五刑之法詔刑
罰所謂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之輕重所謂上下比罪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峰以為舜典所謂贖刑
者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
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蓋王巡游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

討以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録之亦以示戒愚以為宋然熟讀此誓哀矜惻怛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舜上弃託冏惟貨之戒則其不為聚斂征求設也審矣嘗謂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不能詳味經意而深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閲實其罪蓋言罪無疑則刑可疑則赦皆當閲其實也其所謂贖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金贖之法止及鞭朴而五刑無贖者至商周而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罟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王氏曰舜言欽恤五刑則先宥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也周官司刺則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則先重而後輕者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也上有好生之德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執法之堅則民莫之敢犯矣仁之至義之盡也

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傳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宄賊良民而其所益滋盡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人而致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

左傳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荀子曰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

## 王城考

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陳氏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此王城之制也然井田之制城中之宅率家二畝半而納稼之後上入執宮功則至冬皆入保城中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歟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為內城內城之外又有郭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而郭數加多於城則王城之郭又不特九里矣四旁各三門凡十二門所以通十二子也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王門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言經涂九軌則緯涂可知

鼌鼓王之五門一曰皐門皐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皐即王城郭
門是也二曰庫門庫門之外謂之前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
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前朝一夫百畝之地前朝之左右則宮吏
之邸舍在焉則不止於一夫百畝之地也三曰雉門雉門左右為
二藂上為二觀中央闕然為道故曰闕左臺觀之東宗廟在焉
右臺觀之西社稷在焉四曰應門謂居此以應治也五曰路門路
門依北大也王日居此以聽治也路門謂之畢門者言自外至此
而畢故曰畢路門之内有路寢路寢之後有五小寢皆王燕息之
所也五小寢之後為后宮后宮之後有五小宮皆王后居之也后
宮之外有九室則九嬪居之也總名之曰王宮王宮后一區為市
市四面有門亦一夫百畝之地市門左右皆商賈之宅舍亦不止
於一夫百畝之地也王宮之左右前后内城外郭皆六卿之民居



之乃分而入衛也前漢食貨志謂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
出在埜冬則畢入于邑謂都鄙之民非六卿之民也

朝仪

礼記曲礼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
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
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国東門之外西面
北上八蛮之国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国西門之外東面南上
五狄之国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国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朱子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仪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
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擯賓而不立朝

周礼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
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
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
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内朝皆
退

某特礼經會元曰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内王同宗人嘉
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
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万民聽政之朝也小
司寇朝士掌焉鄭康成謂外朝在雉門之外然既以雉門為第三
則外朝當在庫門之外矣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眂朝則前正
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与
遽令聞鼓声則速逆御僕与御庶子

鄭氏曰僕侍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王先生曰有諸侯之復逆



有公孤卿之復逆有吏民之復逆皆所以通上下之情諸侯復逆
掌之大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位之尊
卑而為之次第也

王介甫曰路鼓四面示欲四方無所不達大寢之門外自外至者
莫近焉則欲其聞之速也先言窮者則欲其達之速也於遽令鄭氏
曰窮謂窮冤失職以達於王者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
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大僕聞鼓声則速逆御僕与御
庶子當受其事以聞疏曰御僕云以序守路鼓御庶子者盖以御
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庶子總名曰御僕也

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
其后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
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王氏曰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為卑故位於左侯伯子男尊之
也比諸臣為尊故位為右三公六卿其位九九諸侯列於羣國其
賤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大師大傅大保謂之三公其位北于三故
面三槐棘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

薛氏圖曰嘉石所以平罷民之不能自強以禮然必在左者卑之
而示其辱故爾肺石所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其情然必在右者
祐之而欲其伸故爾蓋也道尊右而卑左也

推說吏之治民未必盡其平而民之於君不可使壅於上聞也故
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王之而聽之者朝士之職也路鼓立於可
門之外大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之屬也外朝則在庫門之外朝
士則掌外朝之法故肺石隸為內朝則在路門之內大僕則掌路
門之政故路鼓屬焉凡遠近老幼孤獨之民欲有復於上而長弟
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而告於上則聽肺石之訟者朝士
之職也若夫路鼓立治朝之內大寢之門外則非窮民之所得至
也故太僕掌其政以達窮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而后
以復於上故成周之民所以自達於上由肺石而聽于朝士由朝
士而達于路鼓聽掌有其人先后百其亭也

王氏曰禁侵朝者則使之欽禁錯立者則使之正禁族談者則使
之辭孔子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孟子不踰階而立不歷位而言
則朝法當如此

春秋定公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
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
之五門也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
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予家駒以設兩觀
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

梁待禮經會元曰諸侯半天子之門則有皐門庫門應門為三門
爾殷薰以之諸侯三門則最在外曰皐門次曰庫門次曰路門無
雉應二門蓋可公春秋書曰毙于路寢既有路寢則有路門可知
矣

通典說曰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在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
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皐門之內曰外朝朝有
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
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
宿衛之齋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

后妃

禮記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
人曰妻

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
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
成婦順也

註曰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為親故使女
師教之于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於君為疏故教之
于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則婉娩功則絲麻祭之者祭
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為羹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
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
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
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方氏曰六宮天地四時之官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也先言六
宮而后言六官者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

周禮天官内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
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
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鄭氏曰二事絲枲之事王氏曰大宰以絲枲之事任嬪婦内宰以
絲枲之事任内人在内者勸於絲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之人矣勸
于枲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矣
太平經國書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賛治之官皆
曰宰内宰爲太宰者慮其治家之道亦多徃徃衛寄託於大臣大臣
務心之所自出欲今改内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内小臣
奄官九嬪命婦之人自九嬪至女史凡内官自典婦功織紝衣
服九掌内之事皆屬焉而隸於太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
德者大臣捻之無徵踰飭皇父作相膳夫内史皆广待人恭伯之
雅寺人爲之雖奄人亦遴其選晉侯近女而感疾醫和以爲蠱孟
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有宰
咺賵妾母者三公逆后其何以正王闈乎
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
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
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雜說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必是奄受上士之爵其他未有以爵稱
者度得此意必是當時雖褻近必擇一謹信端愨可受爵爲之以
掌王后命令而正其服位非如後世所謂者輩紛紛若千人也夫后
之尊並於王一等耳掌其命者四人而已三代禮樂號周爲備而
六寝六宫之奄寺人内豎其數不過二十人不有定制其能如是
哉
[illegible]閣書曰六儒者多疑先王之世猶用奄人殊不知此皆領於冢宰
無可慮也漢少府得僧攝宫中奄官而少府爲於丞相御史所制
好自光武以山海鹽鐵歸之郡縣是宫中叔用盡付與外有司
和以後宫中不堪於是別自立監都用奄人領之自是奄人不
領於外朝至隋煬帝置殿中監專以奄人掌之凡王后服食器用
盡付之奄人之手大臣鄒雖何不得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
御敘于王所
劉氏曰九嬪之位亞於三夫人是四德之優而奉承于王不失其
禮者故使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女御幼少故立婦學而以四德
教之使知所以事上之道焉
鄭氏曰各帥其屬者自九嬪而下九九而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
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敘凡群妃進見之法月與后
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
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
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月初卑者爲始月望後尊者爲先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宫而濯溉爲古炊爲齍盛及祭之日
涖陳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劉氏曰王與后之祭祀賓客喪紀外有百執事各帥其屬夙夜從
職非不可以備其物致其誠也而必使九嬪世婦將涖乃事而女
御之職又以贊世婦焉蓋以婦人不事于宗廟賓客喪紀則不知
所以事上之道使之豈獨致己之誠哉亦所以授之艱難俾盡其
敬也則關雎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帥而習
之於後者斯其爲教不亦大哉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
若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李氏曰夫后妃同體于王其次嬪御亦所以贊孝一與事足以旋轉
天地薄食日月其爲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爲驕富則爲侈寵則

終不容則恣悄則有緩言受則有私謁附庫或為之空刑或為之
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之剥宗室或為之蠱冢嗣或為易
維嗜或為之不恤社稷或為之不食妹喜之殺桀妲己之殺紂以
類豈少哉成周内宰之職王宮之中自王后而下至女御之卑皆
受教皆習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冶容無褻功無修服無衺道則閨
門之内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
樛木之無嫉妒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家賢免置之莫不好
德於此見矣王道安得而不成乎
鄭氏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女御以聽天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也不
列夫人於此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内治之貳以詔后治内政逆内宮書内令凡
后之事以禮從
疏曰女史之於后猶大史之於王劉氏曰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
職掌内治之貳以詔后治内政則非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以為
之也鄭氏以為女奴曉書者非也此蓋擇嬪御之賢者為之歟
按渠曰周禮女八人為女史令執形筆在宮中書王后夫入以佐
内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懼而修德
春秋隱公七年春王正月叔姬歸于紀
胡傳曰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
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塞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
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
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
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
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
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
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
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
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
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所傳
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昏姻之事者也
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
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
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
第堂胡氏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
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
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
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胡傳曰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
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
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
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僖公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胡傳曰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昏姻
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
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胡傳曰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猶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体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

孔氏曰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高固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婦至質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國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

家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不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偕來前日以臣抗君猶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寔館甥之禮寔固無所憚魯之宗祊朝廷實重為之辱矣

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

胡傳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茅堂胡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啖子非之云凡識三國來媵非礼豈為異姓乎盖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媵同時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礼不為異姓與同姓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胡傳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之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礼也經有因發以見義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此以見彼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礼賢名聞於諸侯遂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

左傳曰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王太子

礼記文王世子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劉氏曰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為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功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而治天下以幼年即尊位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何以治天下哉故周公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遊處使其有所視效也其或成王出入起居之間有愆于礼法者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所以警教成王而示之以為世子之道也然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礼故曰文王之為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礼也

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註曰庶子即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礼文卒讀為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教庶之子副倅於父之

事戒令謂征之征役也敎治謂修德學道也别其等者分别其貴
賤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為上下也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
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類也
唯所用之唯太子之所役使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有司統領卒
伍者也司馬弗征者以其繞屬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
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以事
乃民衆所為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為之蓋欲存之使修德學道以
成其材也故春則合聚之於大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宮考藝而為
之進退焉

芸閣呂氏曰倅者貳也必用國子之倅者蓋古之為國者使君臣
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
諸侯諸臣之貳事君之貳學相同則好惡合矣事相同則情相
信矣故太子雖未為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
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之所以慮後世者不為不豫矣

王氏曰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者公卿大夫士則聽于
王者也其子則聽於太子者也休戚所以一體而無異慮也

東萊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其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
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于外其子弟佐王之太子守宮
於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如此夫太子素與諸侯之子
弟朝夕習熟必擇其能為諸侯者則它日立為諸侯有不可立者
則不立也

愚謂古者王太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同學
彼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在學與太子同其學故屬之宗伯大
司樂其有事與太子同其事故屬之司馬諸子學之同則知之深
事之同則試之熟他日必擇其可為公卿大夫士者使任之為公
卿大夫士可為諸侯者則出封為諸侯否則必不用也若夫諸侯
世子亦必與本國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同學同事
他日必擇其可為卿者貳貢之於天子可為大夫士者則自辟除
之為大夫士也

大戴記曰古之王者太子及生固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參夙興端
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成王幼在
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
其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
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
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故擇其
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少長知妃
色則入于小學學禮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始恩相及矣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
不踰矣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
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手則有司過之
史有徹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
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矣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
有進善之旍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
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誠故中道若性

緑氏策要曰古之言教太子者莫善於賈生之言其意蓋謂教以
道術者師傅之職也與太子居處出入而輔翼之以正道者左右
前後之人也使有賢師傅而左右前後多不正則一齊之傅衆楚
之咻焉能成其德哉故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誼之言如
是而文帝不察其輔翼太子者乃晁錯刑名之學刻薄之人故景

帝立而有七國之變矣後世如太子太師之類則師傅之職也如
庶子諭德贊善之類則左右之言也人主多不思久長之道或嫡
庶不分或教養無法師傅之職既為閒官而左右之人類多嬖寵
故范祖禹嘗曰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
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
以輔之而忽之乎

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傳曰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啟周繼春
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
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授賢者貴
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
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
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
奪正之事書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
而貴者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胡傳曰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
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得往故老疾者
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恐廢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其礼
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
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斷副出若窺伺之心危道
也

左傳曰太子奉宗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
行則守君有朝會征伐行役太子則守國有守則從君使太臣守國則太子從君而行從曰撫軍太子從君號曰撫軍言撫循士卒守曰監國太子守國號曰監國言代君監臨國家古之制也

宗法

禮記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
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
以尊祖禰也

梁氏策要曰別子者何也諸侯以嫡長繼世為君適子母弟以下
為大夫皆謂之庶子庶子不敢祖諸侯故謂之別子也為祖者何
也以其為後世之始祖也或曰別子有三者何也此言諸侯嫡子
之母弟一也或異姓始來為卿大夫於此國而別於本國不來者
二也或起自民庶為卿大夫而別於隱淪者三也繼別為宗何也
別子之嫡子繼別子而為大宗世世以嫡子嗣之而凡群庶子之
子孫無不宗之也此大宗也小宗有四何也其第一世曰繼禰小
宗為親兄弟所宗其服朞第二世曰繼祖小宗為同堂兄弟所宗
其服大功第三世曰繼曾祖小宗為再從兄弟所宗其服小功第
四世曰繼高祖小宗為三從兄弟所宗其服緦麻自五世之外則
無服矣百世不遷之宗何也即大宗也小宗有四而大宗惟一雖
五世之外亦為之齊衰三月也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即小宗也蓋
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故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親高
祖之廟以恩立故五世則遷則喪服小記所謂祖遷於上宗易於
下者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
不祭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庶子不祭祖繼祖小宗祭之也不祭禰繼禰小宗祭之也

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
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
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
之義也

註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曰衍文
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為絕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
然為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
李氏曰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尊統族人之紀
綱乎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
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
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
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
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
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
者公子之宗道也
儀禮喪服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
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
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陳祥道禮書曰當其為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
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故史朝言
孟縶非人也將不列於宗賈循言鄭田淫亂則守廟而立其次凡
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
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
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
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
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徙後世概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
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
之以為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
又曰子服父三年父以尊降服子朞而長子三年以其傳重也孫
服祖朞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朞亦以其傳重也若適子
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
而祖死則適孫亦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
者父死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
宗大宗不可以絕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
適嗣也
白虎通曰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不遷也宗其為高祖
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
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
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
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惟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

祭天地社稷五祀考

禮記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
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名山大川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
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陳祥道禮書曰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
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霤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
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
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
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火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行水之所
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
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
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
行神亦特數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問中霤之義如何朱子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壇神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嚮君祭社南嚮於北牖下而答社亦北牖則社稷北嚮可知朝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朝皆南嚮可知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

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

由方黃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穀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

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註曰燔柴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之旋之義猶方也

吳氏澂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旹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謂社輕者似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為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為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又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飌與九反疈音風貍音埋疈字伯反

註疏吉禮之別十有二禋祀實柴槱燎此祀天神之三禮司中司命文昌等五第六星風師箕雨師畢也血祭貍沈疈辜祭地示之三禮也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也

黃氏曰日月星辰風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聲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祭之是則可矣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其升而與物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無形也不可觀之以味無象也不可睹之以氣先王之於天神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之以卜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脈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省醬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致其意而已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為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夫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

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鄭氏曰此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兆爲壇之營域薛氏曰兆之各因其方故青帝爲壇於東白帝爲壇於西黑帝爲壇於北赤帝爲壇於南然五帝也而兆正於四郊則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者也故同兆於南郊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方之鎭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乎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岳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岳即后土亦不可

葉時禮經會元曰嘗謂郊祀配天明堂配帝大抵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昊天上帝則主宰乎天者也五帝五行之精氣則主於四時故月令以太皡炎帝少皡顓帝黃帝五德之帝配而食焉如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之官配五行之神此所以有天帝之分焉可以纖緯之書而立爲六天之說哉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胥秋反以禬胡對反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王氏曰禬國凶荒民札喪天禱祈禋禬人情不能免先王因人情而爲之典禮凡以與民吉凶同患之意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川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吳氏考註曰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狩及諸侯之盟祭也

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

胡傳曰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于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聖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已之寢積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者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胡傳曰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

猶三望

胡傳曰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九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何休註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蜡祭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註曰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一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防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防與水庸事也

註曰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坊隄也以畜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註曰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寬縱之義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酒醉飽則亦縱其酣暢爲樂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農民終歲勤動而於此時得一日之樂是上之人勞農之美意也既蜡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故不興起事功也

周禮地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註曰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爲有賓者以年與之相次

通典曰蜡之義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七農初爲田事故以報之樂以土鼓夏氏更名嘉平殷更名曰清祀周因之復名大蜡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所蜡之神有八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農四曰郵表畷五貓虎六曰防七曰水庸八曰昆蟲索鬼神而致百物

宗廟

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註曰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士一廟候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也

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註曰考廟父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止享嘗乃止然此壇墠者必俟有祈禱之事則行此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愚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註曰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而先儒吳澄亦曰初爲大夫者居中曰太廟考之祭法曰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則及於祖官師一廟曰考廟則及於父蓋太廟惟有爵土者有之如天子大夫四命加一命爲子男上士三命加一命爲附庸皆有爵土故得立太廟爲百世不遷之祖若封上士爲諸侯之卿已無爵土矣況諸侯之大夫不過再命之士諸侯所自辟除者或致仕及死其子孫即與庶人同初無爵土之世嗣故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豈得立太廟而世享百世大夫之祭哉王制言

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其無廟士之世嗣蓋可見矣

又按周之太廟后稷始為諸侯之廟也二世室文武始為天子之廟也其制隆殺殆有不同故先公之遷主皆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皆藏於文武之廟而太王王季雖追王為王其未有天下亦藏于后稷之廟自成王以下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其藏于后稷之廟也則列於南北牖下大祫則出太祖于堂牖閒南向而先公昭西向穆東向合祭焉其藏于文王之廟也先王穆則列於南牖下藏于武王之廟也先王昭則列于北牖下大祫則出文王神主于堂南向而先王群穆皆東向受祭焉出武王神主于堂南向而先王群昭皆西向受祭焉時祫亦然書洛誥所謂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也陳詳道禮書曰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乃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謂后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王以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此說近似有理先儒趙氏悳亦嘗引之以駁朱子或問之小誤也但謂穆尸昭尸共一恐共一牲耳非共一尸也

又按馬端臨文獻通考謂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謂太祖之議難決者以後世皆崛起而有天下者不因前代欲推所祖為太祖則無契稷之有功德者欲遷以有天下者為太祖又非王者敬事祖考之道也以愚考之周之后稷初為太祖至後世有天下則但為始祖而仍以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後世雖無契稷功德之祖亦不妨以有天下者之高祖為始祖以有天下者為太祖也謂昭穆之位太拘謂朱子言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存縣者以愚考之春秋之法兄弟不先君臣既受其國則猶子也何必泥於兄弟而疑昭穆之序者哉

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薛氏曰夏后氏度以步堂修二七修言南北之深也其深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殷人度以尋以八尺為度故堂修七尋計五丈六尺堂崇三尺周人度以筵則以九尺為度故東西九筵則其廣九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則其修九六丈三尺堂崇一筵則其高九九尺矣

愚謂古者築土為堂堂上所架之屋謂之室五室者中一間為太室左右二間為東旁西旁凡左右二間為東夾室西夾室共五室也堂前所復之築謂之堂基中三間通謂之堂左右二間謂之東序西序堂五間各有門室五間各有戶牖戶東牖西當太室戶牖之間正堂登中間南嚮謂之扆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或曰堂室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二架曰楣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為室與旁此大夫之制也九階謂堂基下南面三階餘三面各二階皆有級者也堂崇三尺謂堂基高三尺階三級也堂崇一筵謂堂基高九尺階九級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有虞氏曰總章夏后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天子臨群臣之路寢祭先王之太廟其制一也或又謂廟之後別為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此末之考耳而先儒紛紛明堂咸論觀此亦可以自息矣

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

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大戴記曰明堂者古有之也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其制度未考

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胡傳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胡傳曰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群廟之主食於太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

臨川吳氏曰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烝曰嘗者五廟各祭也曰有事于太廟者四廟之主遷於太廟而合祭也是為祫曰大事于太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祧廟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太廟也是為大祫

高氏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處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孝惠之於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推文帝上繼高祖而遂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

十有三年秋七月世室屋壞

胡傳曰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者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九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

臨川吳氏曰世室伯禽之廟也周公封于魯留相王朝而不適魯使伯禽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為魯之始祖故魯之太廟祀周公百世不毀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為之父則不得為始祖其廟為昭之第一室親盡則毀諸侯之禮唯太廟不毀二昭二穆皆以世而遞遷周天子也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太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太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為始受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為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怠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

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胡傳曰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公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廬陵李氏曰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文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典禮之濫

至于如此

定公元年九月立煬宮

胡傳曰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胡傳曰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請以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尊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殺者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禘祭

禮記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註曰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礿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

石梁王氏曰特礿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於此時不祫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祫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而礿則特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註曰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註曰特礿特禘犆非有異也從文而已祫嘗祫烝與嘗祫烝祫亦然

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言夏祭之禘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

石梁王氏曰禘稍成未得大成其成亦未可必故夏禘之時可祫可不可祫也秋冬物成可必故此二時必可祫故不云犆而云祫嘗祫烝祫此一節專為祫祭發也

春官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

王氏曰宗廟之祭其分於四時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是也其在於四時之間者則有追享朝享此謂禘祫也禘及祖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自除喪朝廟始故謂之朝享五年又夏有禘三年之冬有祫此非四時之常祀故曰間祀也

馬氏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溥考之虞夏者黃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故商周禘嚳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朱子曰神保鑒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又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盡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

愚按宋史神宗元豐五年禮文所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奧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面南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入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面南穆面北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此說與前陳祥道禮書合故錄之

又按宗廟神主祭祀有二疑焉一則疑天子之右諸侯大夫得與祭乎否也一則疑神主在室及受祭時就置諸地乎否也於禮求有者焉竊意天子諸侯於各廟月祭或特祭則先王與先先公與夫人同祭猶先王先公生時之在小寢燕息特也若祫則出主于堂而后與夫人不與猶先王先公生時之在路寢治事時也古人

席地而坐九數席之法初布地一重即謂之筵重在地上者皆謂
之席其祭享時則設其在室即西南隅爲與尊者所之故神主在
焉就置諸地上可也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
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
止于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
享族人爲上下之殺也
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
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
以特牛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
民則不慢

耤田

禮記祭義曰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
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
有公桑蠶室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繭以示
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
毗陵慕容氏曰夫躬耕親蠶一則以教民致力於農桑而足衣食
之原一則以爲齊盛祭服而盡事神之敬故先王以所事者教民
故民之聽命也速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之饗也易夫民神之主
也成民然後可以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耕以足食蠶以足
衣此人之道於是乎在所以成民而致其和莫先於斯二者故齊
戒以告冕服以祀而成民之道盡焉故可以孚信於鬼神者夫民
則衆不飢寒是以和氣不應災害日至則光矯舉以祭雖安豈
盛致美乎冕服神亦弗饗矣
國語曰膳夫農正陳耤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撥
也三公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於千
畝廩于耤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遂發也
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
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
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
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

樂

禮記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樂記曰聖人作爲鞉鼓椌楬丘八反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
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
註曰鞉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旁耳自擊椌楬柷敔也壎六孔燒土
爲之篪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
德音既用質素爲本然后用鐘磬竽瑟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
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牛尾也狄翟羽也文舞所執此
則宗廟之樂也
長樂陳氏曰播鞉而鼓從之中声以發焉擊椌而揭止之中声以
節焉吹壎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
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天子
按樂特禮經會元舞位四表圖當云舞者自南第一位至西第二
位象武王始而北出也自西第二位右行至東第三位象滅商也
自東第三位至北第四位象克殷而南還也此樂記三成之事所
以出也又自北第四位轉身復至西第二位象伐紂之后疆理南
方也自西第二位左行至東第三位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從
東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
爲天子矣此樂記六成之事所以入也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陳詳道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鍾統天林鍾統地太簇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呂則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左轉而生律則為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

陳暘樂書曰本乎乾文者為六律本乎坤文者為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六同右轉而生律為異位所以象子母

山堂考索曰陽律為宮則陽律以類相從而為商為角為變徵



至於祉羽變宮則變而為陰陽極不生陽而生陰也陰呂為宮則陰呂以類相從而為商為角為變祉也至於祉羽變宮則變而為陽陰極不生陰而生陽也文曰五音宮商角為從聲者律從律呂從呂也徵羽為変聲以律從呂以呂從律也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変聲以配事物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碨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陰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陳詳道禮書曰萬物盈于天地之間而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天下之音具存矣可以和神人可以作動物非深於樂者其能與此乎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細之中則角而已金重者也故尚羽瓦絲輕者也故尚宮石輕於金而重於瓦絲故尚角匏竹輕於絲大之從故尚議革木無清濁之変故一聲此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

按蔡元定律呂新書其大意謂十二律以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序言之則曰黃鍾曰林鍾曰太簇曰南呂曰姑洗曰應鍾曰蕤賓曰大呂曰夷則曰夾鍾曰無射曰仲呂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皆全律所以候氣也以十二律旋相為宮而各生七聲之序言之如以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変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変宮此皆全律無半律又皆正律無変律也自林鍾以下所生七声則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故用半律自蕤賓以下則十二律內不足以滿其七聲之數故用変律所以和聲也蓋一宮七聲謂之一調共八十四聲十二調而一調之中陽律為宮四声陽



三聲陰也陰呂為宮四聲陰三聲陽也通志七音略序曰老旋宮以七聲為均上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

又按蔡元定嘗為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不并容附于下黃鍾用合字大呂大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俗樂以為宮此其取律寡律数用字紀聲之略也

春秋隱公五年九月初獻六羽

胡傳曰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

宣公八年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胡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万舞也以其無声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声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礼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国卿也卒而猶繹則失恤遇大臣之礼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体貌有加焉則燕陛益尊而臣節勵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国人相視大倫斁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何氏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上曰宴尸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ト爲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輙忘故因以復祭殷曰彤周曰繹

昭公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胡傳曰左氏曰禘于武功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于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非禮也問者在祭不得成礼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变則以聞可乎按礼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变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隠恤之恩於大臣兄而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此所則如之何礼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於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凡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撤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礼者常事不書書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于此記禮之变而書之者也

詩

禮記王制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註曰太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録而觀覽之則風俗之美悪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

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王氏曰一国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謂之頌三者詩之体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所類而況之謂之比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故詩有六義焉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国史不明変嗚呼斯則久矣

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採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于国国以聞于天子

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于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而請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迂言鄭衛不進国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聽朔考

礼記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声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无樂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

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于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太廟每月之吉則以特羊告朔祭于太廟因其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廟也天子聽朔于南門示受之于天諸侯聽朔于太廟示受之
於祖各其所自也
東陽許氏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
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
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
左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
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朔于邦國閏
月詔王居門終月
疏曰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中
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中氣匝則為歲朔氣匝則
為年
王氏曰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吉月必朝服而朝則古今
重朔如此而文公不視朔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孔子
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胡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餘
盈而置閏是非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
杜氏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文公怠慢政事以閏非常月故不
告朔
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胡傳曰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朔政文公四
不視朔公非予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
何氏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
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祭一月之政頒于其國
故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孝子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朔朔而名
人已□不敢忘故朝廟受朔而視政也
左傳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警懼

禮記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
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註曰膳者美食之名肺為氣主周人所重故食必先祭肺言不祭
肺示不殺牲為盛饌也馳道人君驅馳車馬之路不除不掃除也
祭必有鍾磬之懸今不懸言不作樂也
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
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至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馮音憑相去聲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
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
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叙事
劉氏曰馮相氏考諸曆數以知天道者也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
時變者也
葉時禮經會元曰馮相氏掌歲月日星之位而辨其叙事以會
天位保章氏曰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
二職考之馮相氏則司天文之常保章氏則司天文之變者也司
其常以辨叙事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
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
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國語曰夫國主山川故川竭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

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

白虎通曰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遣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

脩省

國語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荀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讀為捷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為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呂氏春秋曰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能自知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正終

禮記曲禮曰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子登假遷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韓子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朱子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服問曰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

註曰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夫人為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為天子服者遠嫌也

周禮春官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疑衰其首服皆弁経大札大荒大災素服

昏義曰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王氏曰緦又輕於錫以緦有縷數故也疑又輕於緦言擬於吉

鄭氏曰大札疫病也大荒飢饉也大災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梁山之崩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趙匡曰君終必于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薨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

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傳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于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于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
而義自見矣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閽弑吳子餘祭（側界反）

穀梁子曰閽守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
閽不得君其君也礼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
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
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迩之也左氏以為弑越獲俘焉以為
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
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謚法

禮記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石林葉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
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尊
名也五十為大夫則益尊矣有位于朝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
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礼固有次第或言士冠礼
既冠而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則固已稱伯仲何待于五
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如伯牛仲弓叔
肸季友之類是已至於五十為大夫尊其為某甫者則去之故但
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
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為某甫者而言伯仲尔

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礼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
非禮也

註曰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謚以称之也
稱天以誄之者天子之尊無二惟天在其上故假天以稱之也人
君之事多稱天不独誄也

胡氏曰子弑父臣議君而非其礼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天
以誅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為
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則又不
若不謚之為愈矣

郊特牲曰死而謚今也古者生无爵死無謚

註曰死必有謚今日之变礼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
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春秋隱公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胡傳曰衛乱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賊討
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实德寓勸戒也名之曰幽厉雖孝子慈孫
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
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于王而私自謚尔

汪氏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
其殁則臣子請于王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
爵春秋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

桓公十有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
莫能愛君以礼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于衆人也或曰葬宋
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礼也
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
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
于正人子必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
加之于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礼哉或
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礼乎曰生而稱公為蓋位礼之文也殁而
然謚為定名礼之实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礼
之實為后世戒欲其以正終也此其訓之二大矣

陸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謚王所賜也

汪氏曰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僕隸皆以其未得官爵爲稱謂暨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者爲虛位没而稱者爲定名也

穀梁傳曰桓公葬而後舉謚〻所以成德也於卒乎加之矣

范氏註曰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于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

白虎通曰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所以謚之爲堯何爲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理勁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于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群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公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

新刊王制考二卷終



後集

封爵考

通典曰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三十徹侯十九關內侯十八大庶長十七駟車庶長十六大上造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長十左庶長九五大夫八公乘七公大夫六官大夫五大夫四不更三簪裊二上造一公士

文獻通考曰秦爵二十等起於孝公之時商鞅立此法以賞戰功按古之所謂爵者皆與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男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俱有世食祿邑若秦法則惟徹侯有地關內侯則虛名而已庶長以下不論也始皇遣王翦擊楚翦請美田宅甚衆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然則秦有徹侯之爵而受封者蓋少考之於史惟商鞅封商於魏冉封穰侯范睢封應侯呂不韋封文信侯嫪毐封長信侯然鞅冉不韋毐皆身坐誅廢睢雖幸善終而亦未聞傳世王離以下俱無聞焉蓋秦之法未嘗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後始罷封建也

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侯爲侯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六五百戶以爲差降古分土而無分民而諸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其諸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有賜特進者其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侯有功德天子命爲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其稱侍祠侯者但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而以下土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或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諸侯

文獻通考曰按秦罷侯置守曾不數年始皇死而群雄遂起六國之齊與其強宗大族皆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秦亡之後項羽主

約制天下然所建置諸侯亦多是已自王之人及漢東出并三秦討項羽劉項之勢既分而諸侯多附漢其中立懷兩端者皆為漢所堅滅如趙歇魏豹田横之類是也既滅項氏之後羽所建諸侯其存者惟共敖臧荼然亦不旋踵而併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耳韓信吳芮之徒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類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蓋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也則勦滅異代所建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則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守內易制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以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已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疎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而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遂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蓋罷侯置守雖始於秦然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則始於西都景武之時蓋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實盡廢矣至東漢更始既入關雖盡王諸將之從己者然諸人雖有受封之名多聚處京師布列要職實未嘗有列土建國南面稱孤之事光武既定天下至建武十五年方封諸皇子為公十七年皇子之為公者悉進爵為王然亦如此未嘗有盡王子弟以鎮服天下之意蓋是時封建之實已亡尺土一民皆上自制之諸侯王不過食其邑入之租而於所謂藩維屏扞本無所賴故亦不必急急然視為一大事如周漢有天下之初也

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雖鄧寇元勳所食不過四縣為侯國舊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其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或奉墳墓亦為猥諸侯

文獻通考曰按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受廩祿而已然西都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漢置內史治之自是以後雖諸侯王亦無君國子民之實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況列侯乎然所謂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東漢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之例如鄧尊王征羌侯之類是也至明帝時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外戚子弟以小年獲封者又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此二者皆是往往未有土地先佩侯印受俸廩蓋至此則列侯有同於關內侯者矣

按前漢孝文之時梁懷王薨賈誼上疏拳拳以諸侯強大皇子單弱為慮欲帝徙皇子大其封疆而孝文從之後漢顯宗則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皇子悉半光武所封諸王與孝文異意何也蓋孝文之時分封之大小可以驗國勢之強弱顯宗之時分封之大小不關係租入之豐儉國勢則宗藩強而皇子弱殊非強幹弱支之道處租入則兄弟豐而諸子儉乃見先人後已之公心然亦可以知封建一事至東漢之初名存實亡故諸侯王土地之大

小初無係於理亂安危之大勢矣
自漢景武始裁抑諸侯王止受封建城而不得以擅其土地甲兵
至東漢諸侯王惟得食其邑入而已魏晉則并邑入亦鮮薄猜防
尤甚卒以孤立速亡晉宋齊梁之制諸王皆出為都督刺史星羅
碁布各擁強藩甚將假以事任庶收宗子維城之功而矯孤立之
敝然宋齊一再傳而後二明帝皆以旁支入繼大統殘忍特甚而
帝之子孫維在童孺皆以疑見戮其擁旄而處要地者適足以階
其身於與篡奪之手而二明亦從享年不永置嗣無狀而得以亡
不足復議者晉若梁則諸王皆以盛年雄材出當方面非宋齊帝
子輩比也然京師有變則俱無同獎王室之忠而各有帝制而天
子自為之志賈趙之亂如冏如顒如乂如越之徒縱兵不戢從其
骨肉以啓戎狄之禍而神州覆古侯景之亂如綸如繹如紀如詧
之徒擁兵不救委其祖父以餧寇賊之口而天倫殄絶矣蓋其初
之立制也非不欲希風宗周鑒漢魏然世俗險詐人心澆漓
祖晉文之事尚矣晉梁諸王雖欲求一人如鄭厲公號叔輩而不
可得後儒所以疑封建之不可行有由矣
大唐高祖初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皆
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問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
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
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
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
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曰理天下本
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率以屬疏降爵唯有功者
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
貞觀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為諸州都督刺史咸令
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後並不願行遂止後定制皇
兄弟皇子為王皆封國之親王親王府各置官屬領親事帳內二府
次國官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茂盛者亦封郡王其次封
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
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
文獻通考曰按諸侯王與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孫世襲其所受之
封爵自非有罪者與無後者則爵不奪而國不除此秦漢以來未
之改也至唐則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無以子襲封者
然親王則子孫襲封如故雖所謂茅土食邑多為虛名然所受封
之國與爵則父沒子繼世世相承如吳王洛曹王明俱太宗之子
受封於貞觀時中更武氏祿山之禍皇族殲夷陵替之餘然其苗
裔若存則嗣其王爵曹王尚見於肅代德順之間至宋則皇子之
為王者封爵僅止其身而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襲入仕為環衛
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
深德齒稍尊方得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襲之爵則不襲也
通鑑綱目漢太祖高皇帝六年冬十二月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
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
臣求遺賢講王制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猶必尚
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
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
天下半猶循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
為之謀者豈王澤當熄天不啓其衷邪嗚呼惜哉
太宗孝文皇帝二年冬十月詔列侯之國
孝平皇帝元始二年春詔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年春正月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十三年春二月詔諸王皆降為公侯

尹氏發明曰王者有天下之號非人臣所得擬也夫然二帝
三王焉有諸王並封之理自戰國諸侯僭號交稱而後秦人更以
黃帝自尊由漢以來遂以王爵而封臣子可謂失之甚矣光武詔
諸王皆降為公侯深合古典惜乎不能終守此制爾大書于册足
以為後世封爵臣子者之法也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十五年春三月封皇子六人為王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五年冬十月詔議封建
十一年六月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十三年春二月詔停襲封刺史
尹氏發明曰有堯舜之君必有皋夔稷契之臣而後唐虞之治可
興有湯武之君必有伊呂周召之臣而後商周之治可興世變不
古昔畢道喪天下無復善治亦末久矣夫封建井田先王良法後
世君臣苟欲舉而行之必經畫有置以始周終取古人之制度參
酌從宜使不為新莽之王田宇文之六官徒以取笑千載然後君
臣相與畢力一德一心自今日至于後月月一郡至于百郡卓然
立為一代之規摹必期於王制之舊復而後已庶有可行於後王
而不可行于後世者蓋若從鹵莽滅裂初無考究之意嘗試望洋
而為之則固不若已之之為愈今太宗雖有其志而諸臣方且力
沮其說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欲獨運而手足不隨耳雖有粲
然之法猶將隨於悠悠而況望其取數千百年已墜之典講明而力
行之哉固無怪其終於不行也綱目書詔議封建於前書世襲刺
史於後書詔停襲封於終筆削若此亦徒以重君子之嘆而已必
有卓然不惑之君斷以繼焉王佐之臣則太宗之志復明于千載
之下矣吁
玄宗明皇帝開元十年冬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神德皇帝建隆元年春正月宋論翊戴功加石
守信等官爵
乾德三年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開寶四年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九年春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進封劉鋹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四年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雍熙元年十二月封陳洪進為岐國公
淳化五年五月賜趙保忠爵宥罪侯
周德恭發明曰侯乃至貴之爵而加於叛逆之人則宋之是非紊
矣壞國家之名器者非太宗乎故書以譏之
敘
胡立潛大學衍義補曰按我
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
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
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為等第焉有世
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〇不絕自指揮
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
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
也貲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用人之能則用盡其材
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嗚呼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臣按古者古者內之公卿大夫元士之職及外之方伯連帥之任
必投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之成材者及擇諸侯
之有德者為之但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非若唐之諸州刺史而
猶許其子孫世襲也至於列國公侯伯子男及附庸之君其子孫

自非大懟而犯九伐之法者皆得世嗣非若宋之皇子之為王者
封爵僅止其身也故敘
朝有世官有流官
祖宗良規美制誠遠過於唐宋而深得先王之意矣但其制祿則求
免歲取於民以致上下不足之患以臣愚見則功臣與之以欽莫
若與之以田兩京功臣則擇近京之美田就與兩京四十八衛軍
分種使之分畨宿衛而歲計其稅為功臣之祿各衛功臣則擇近
衛之美田就與本衛之軍分種使之分畨守禦而歲計其稅為功
臣之祿此頗益近世屯田之法而倣效先王世祿之意非惟功臣
省食於民而軍亦省食於民則民有餘財國有餘用矣

○郡太守

通典曰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
丞佐之尉典兵

文獻備考曰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
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
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
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
漢景帝中二年更名郡守為太守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
守之任成王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王莽改太
守曰大尹
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或自郡守入為三公三
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
文獻通考曰按州之名起於虞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
郡之名起於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廢郡以州統
縣然郡卒不可廢也至唐而復之然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蓋
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稱則州牧之官矣故所謂治中別駕之屬
亦為歷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稱刺史而遂治中別駕為郡官
屬矣然唐州牧之官為節度觀察諸史而其屬官則有推官判官
書記支使之屬至宋而節度觀察特為貴官之虛名初不領方岳
之寄而州牧之任則自有閫帥漕憲等官而各臺又自有採屬若
唐節度觀察之屬官則反為列郡之元僚蓋雖冒以節度推官觀
察推官判官書紀支使等名而實則郡僚耳
通鑑綱目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胡氏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
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覇世暴主之
所以縱人慾悖天道私一身之孽大賊也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
以亡秦為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
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
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
漢中宗孝宣皇帝元康二年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
者
後漢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
冤獄
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二年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十三年春二月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乾德元年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

○縣令

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
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
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職一也至于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
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

○監司

通典曰黄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武帝元封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君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〻〻缺以高第補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或謂州府為外臺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〻〻遣掾史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史

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有而職廢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制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大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為之蒸按郡縣再朞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

山堂考索曰古者五國以為屬〻有長十國以為連〻有帥三十國以為卒〻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〻有伯故冢宰施典于邦國則必首之以設其牧職方氏邦國小大之相維則必始之以王設其牧此即古之監可也秦罷封建而置郡縣有御史以監諸郡漢刺史無常官時遣丞相史分刺諸州黜陟賢否斷理冤獄武帝始置十三部刺史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而部刺史為之臨〻秩不過六百石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後漢光武復置十二州刺史其一則屬于司隸校尉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事皆先下三公〻〻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重刺史之權故不復委三府按驗矣唐分為十道置巡察使姚崇在開元時云今擇十使猶患未得人亦可見其遴選矣慶曆初仁宗開天章閣俾二三元老條陳當世之務而富公弼范仲淹請二府通選按察使為對於是張溫之王素沈邈分道按察黜陟幽明而政令一新

源流至論曰自古封建之法行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載一巡狩以一風俗以通民情至周而猶多五載巡狩既不能故置擇人之為以達上下使無壅蔽秦人郡縣之後周制始壞漢興蕭相國獨知此意故遣掾史行部郡國之治悉達于公府關絡脈理一統于上亦周人之遺意也自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每以秋分行部以詔書六條察舉郡國雖相府郡縣其意猶閒然以六百石之微而察二千石之尊其秩卑其權重秩卑使其人自奮權重使其志得行豈非一代之美意乎綏和以來不遵古制始更部刺史為州牧始也官下縣令今位次九卿矣始也秩六百石今秩二千石矣其秩既重其權安得而不專東都以來其制復變始州牧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退黜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任州牧廢置自由則官一變矣始以六條詔察過是者罷免其後乃與賦政治民之事則又一變矣其始傳車周行後乃更為重鎮據有州郡則又一變矣愈變愈重至於東都之末方鎮之形方成而劉焉建論猶請重其權任是知有牧鎮而不知有朝廷袁紹曹操首亂而梟雄蘇峻元溫效尤而跋扈自晉至陳禪代之際多由於此至唐之興不鑒前轍以河北雄右之極

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位崇重復不少抑豈所謂五大不在邊之說乎此元城先生所以嘆刺史為良法州牧為𡚁制也

文獻通考曰按古者牧伯之任後世之所謂監司也隋以前多謂之刺史自唐以刺史名知州而後牧伯始別有以名其官蓋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然唐宋中世以後監司尤多蓋唐之多設監司也起於開元天寶之興利如楊國忠為宰相所領四十餘使交元道州官到官未五十日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是也宋之多設監司也起於熙寧元豐之行新法如蘇公所謂使者四十餘輩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及溫公所謂提舉司乃病民之本源是也又有倥偬之際因事置官事已遂罷者前輩所著職官之書多所不載今以會要及史志參考列唐營田度支兩稅租庸等使於都督節度觀察之後列宋諸項提舉經總制招討諸使於轉運安撫提刑等官之後庶可以備見當時設官廢置之本末云

通鑑綱目漢世宗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夏四月遣博士循行郡國察兼并及吏有罪者

元封五年夏四月初置刺史

孝成皇帝綏和元年十一月罷刺史置州牧

孝哀皇帝建平二年春正月罷州牧復置刺史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八年秋七月罷州牧置刺史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九年夏四月詔司隷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孝順皇帝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四年秋七月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中宗皇帝神龍二年二月置十道巡察使

睿宗皇帝景雲二年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玄宗明皇帝開元二十一年冬十月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神德皇帝乾德三年三月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稅又置轉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說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衆所以監之者尤不可無一定之制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為十三政布司已設布政參已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峙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既有一定之所官職復有一定之制德刑兼舉文武並用維制相維聯絡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臨遣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

以巡代定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冤而揭亂不作用此道也

仰惟

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

田制考

通典曰漢孝武時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仍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莽知人怨乃以許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

唐正觀之時則有口分世業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百以為式中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百步為頃為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凡授田者歲輸粟稻謂之租輸絹綾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為絹日三尺謂之庸此唐制之大略也

葉正則曰元魏稍立田制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唐與因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唐却二倍有餘此制變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口分擬人數占田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君子邪多則占田愈多此與成周制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亦與周制不同今郤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豐之不常又有振貸救恤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自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成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郤容他自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

文獻通考曰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圮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蹈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不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

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維持於
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
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産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
田産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
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争欲復井田
是驗奪民之田産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通鑑綱目周顯王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尹氏發明曰井田上世之良法也自黄帝畫野分州更唐虞夏商
周而法始大備前世論之詳矣鞅獨何人乃舉而廢之又從而更
賦税之法其变古之罪不可勝誅然綱目皆以秦書而不以鞅書
者盖变其者鞅而用鞅者秦也溯原正本首惡必歸于秦秦亦安
得而辭哉其旨嚴矣

秦始皇帝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漢孝景皇帝元年春正月詔聽民徙寛大地

世宗孝武皇帝征和四年夏六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孝成皇帝綏和二年六月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新莽元年夏四月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

胡氏曰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飢
寒如在己故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奉如以公卿諸侯聖賢樂
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及秦廢
之漢不能復至董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
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興于廉也又況莽賊而能行
乎然井田實為萬世之良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當所先不
可以莽所嘗為而指以為非也

四年春莽令民得賣田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五年夏四月詔州郡檢覈墾田戸口

北朝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冬十月詔均田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十二年十二月遣使均田

十四年夏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煬帝大業五年春正月詔均天下田

唐高祖神尭皇帝武德七年夏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産使之養生
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為治者唯能省力役薄税斂
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安富者
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
治哉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建隆二年春正月宋度民田

真宗皇帝咸平二年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秋七月廣州數授秋熟上本收書

理宗皇帝景定四年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

張特泰賡義曰蒙古定戸口田賦其法輕於什一固不得其中正
矣然而民獲其富焉今也南宋尺寸之地皆入官籍又欲買公田
以瘠民當是時也民情孰不欲富理宗行此病民之事不過為蒙
古之驅耳哀哉

愚按自秦廢井田後世卒莫之能行雖有限田均田之令口分世
業之制或寢或廢亦未有立一定之規為經久之計者其故有二
許得以買賣禁不得買賣而已蓋古者有軍田有民田軍田則在
官若鄉都之田是也民田則在民若遂鄙之田是也在官者不許
買賣在民者猶許買賣唐制許得以買賣而豪強者遂以兼并則
其口分世業之田豈貧窮無頼者之所能守乎莽令禁不得買賣
然生齒日以繁餘夫日以衍雖聖人之世不能使民皆有其田也
為今之計莫若以两京各府衛所之軍各與之田謂之官田不得

罰。乎式飾川訓之民田継許其買賣而有限不得過分如是則在
官者其田得以常存而在民者雖不得人人而與之然有田者多
無田者少或去而為工為商亦足以自養而貧富常均矣再以其
入仕者言之竊以為功臣家可以品秩受田猶古之世祿意也至
文臣家入仕則食公家之賦稅不仕皆為力田之小民非有大功
于世豈可濫與之田而壞其制哉是法可以行之萬世而無弊矣
他日幸入對
大廷必將以為
聖天子獻焉

## 賦稅

通典曰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
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
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内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
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
其失反更益之海内愁怨遂用潰畔
文獻通考曰按秦罷井田之後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已無所稽考
以為賦斂之厚薄其後遂舍地而稅人則其繆尤甚矣
漢高帝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上於
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
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以為私奉養不
領於天子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
八月初為算賦
文獻通考曰按戶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
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
而除二十而傅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稅之且役之也
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
嫁五算文入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
三十而稅一時上遮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孝武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算
九十復甲卒孝昭元鳳四年出口賦六年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文獻通考曰按漢始有口賦然頗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
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算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偽增上流民自
占八萬餘口以蒙顯賞則以流徙者算數既除州郡無逋負之責
可以容偽故也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産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
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
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唐武德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
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内附者上戶丁稅
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
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
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
為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貞觀二
年四月六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
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
陳季雅曰漢之賦其法有四有田則有租賦有口則有算賦有身
更賦有戶則有戶賦與唐租庸調法略同蓋唐有田則有租有身
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故也所以異者唐有身庸而無口賦
葉正則曰租庸之法每丁歲入粟二石為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
絁布皆有差用民之力歲不過役二十日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此
即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布縷之征力役之征也然流于郡示用其

一緩其二不敢竝用以㢮民唐初正要立法之時乃用戰國爲迫之法盡取諸民周制用民歲不過三日雖立法於此其實未嘗盡今唐用民力非特倍其六七而爲一定之制否則必收其庸此正犯孟子之所許蓋唐初君臣不識經術所以至此

源流至論曰漢之田賦唐之田租正周人粟米之征也漢之更賦唐之庸役正周人力役之征也漢之口賦似有不合而唐之調法正周人布縷之征也且以漢唐租賦而論之漢業更祿度官用以賦民於是什伍稅其一文帝始行賜租之令至十三年之六月乃盡除而不收焉及景帝元年行半租之令而半租之明年則又有三十稅一之令故終漢之世三十稅一者自景帝始也唐因口分世業之田而立租稅之法田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一丁以百畝受之平歲爲米可百二十石而租粟止於二石而唐世以百餘而稅一者自太宗始也夫什一天下之中制也輕之入于貉重之流於桀漢惡雖不忍取民必不容以貉道治天下三十取一百餘稅一可以足守如其足於此也則景帝太宗果貉道也如其不足於此也則是必有他取於民也何以知之漢自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算賦口賦者民自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自年十五歲以筭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自武帝增口錢之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爲率是口賦已重於田賦爾此猶可也至更賦正卒之更以月代戍邊之更以日代而不得行者月爲錢二千日爲錢百然則漢之更賦爲民病則輕租僅足以償之耳唐自田租之外有調有庸調者隨家以出爲絹二匹綿三兩無絹綿則爲布二丈五尺是調賦又重於田租爾此猶可也至庸法以身爲役歲以二十爲率是以七倍於古矣爲法以丁身爲本案開元敕文有天下丁多父母在而別籍異者迹乖設置不由丁口增多給田有限而庸役有加所以致此然則唐之庸役爲民病則輕租僅足以償之耳

通志略曰鄭樵按井田之法所以爲良者以田與賦不相離雖暴君不能違田而取賦汚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廢井田開阡陌之法田賦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于收太半焉漢高帝欲革秦之弊什五而稅一孝景二年始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至後漢以三十而稅一爲通用之法荀悅曰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則知漢法之優民可謂至矣然豪强占田逾多浮客輸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富室之暴酷於亡秦皆緣無授田之法所以惠不及齊民噫哉後魏孝文帝之爲人君也眞英斷之主乎井田廢七百年一旦納李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國則有民民則有田周齊不能易其法隋唐不能改其貫故天下無曠田之夫無不耕之民口分世業雖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遺意始者則田租戶調以爲賦稅至唐祖開基乃爲定令曰租曰調曰庸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者什一之稅也調者調發兵車井田之賦也庸者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資役多則免調過役則租調俱免無傷於民矣舍租役調之外而求則無名雖無道之世亦不爲自太和至開元三百年之民抑何幸也天寶之季師旅既興誅求無藝生齒流離版圖焚蕩然是時賦役雖壞而法制可尋不幸建中天子用楊炎爲相遂作兩稅之法自兩稅之法行則賦與田不相係也況又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立爲常規也且言利之臣無代無之有恨少無限多有言加無言減自兩稅以來賦不係於田故名色之求罔民百出或以方貢取或以羨餘取或言獻奉或言假貸初雖暫時久爲成法建中以來將五百年世不乏楊炎不知所以加於大曆中一年之多數目復幾倍乎嗚呼後世之爲民也其難爲民矣且開元之前戶口至衆而民皆有田至於癃老童稚寡妻

丁男亦皆有田一丁授田百畝百畝之田歲輸粟二石絹二丈無
綿則布二丈五尺嶺南諸州則以戶計上戶一斛一斗下戶六斗
夷獠半之內附之家上戶十丈下戶無出當是時也民之所以為
民也如此官之所以取諸民也如此後魏去三代為遠今去開元
不遠是非難行之道也後之言治道者當使一民有百畝之田然
後可以議魏齊周隋唐之事若有無田之民不耕之夫則於魏齊
周隋唐之事未可輕議也害利之臣則亦當畧開元之前所以為
重賦者百畝之田不過二石粟二丈絹耳所以輕賦者上戶之家
不過十丈耳今百畝之田賦斂如此上戶之家出錢如此甚於如
此之中復何容心哉

文獻通考曰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除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
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十二倍於古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
而稅一其後通至三十而稅一是皆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
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註民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
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
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
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
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
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
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
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畝輸絹二匹綿
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三斤其賦
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
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
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
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
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口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
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
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
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
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
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
征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亂丁口
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
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
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
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
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刻之
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為切當然必欲復
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
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
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
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
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令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
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
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姦敺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
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盡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
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於征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
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
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
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
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

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
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通鑑綱目周顯王二十一年秦更賦稅法
漢高祖四年八月漢初為算賦
十一年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文帝二年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春三月賜農民今年半租
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
景帝元年夏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昭帝始元二年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什三
宣帝本始元年夏四月赦勿收田租賦
五鳳三年三月減天下口錢
甘露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算三十
成帝建始二年春正月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後漢世祖光武建武六年冬十二月復田租舊制
和帝永元九年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
殤帝延平元年秋七月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桓帝延熹八年八月初斂田畝稅錢
晉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
武帝太元元年秋八月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代宗大曆元年十一月停什一稅法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穆宗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九月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周世宗顯德三年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
五年冬十月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建隆二年春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仁宗皇祐五年十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
神宗熙寧五年八月頒方田均稅法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徵湖廣夏稅
周德恭發明曰夏稅未嘗書此書何譏病民也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我
朝隨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
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
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
多寡非若唐人以一歲之所入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于黃
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
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以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輸
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有借事已即休所謂綃布之
調無有也不役之綃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黜吏
不能以為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
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
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差役
通典曰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
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
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
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
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

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聽入大
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
送州一送戶部

文獻通考曰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役中興以來浙江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于義而後有弊則未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



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鄙長皆中士也曰族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周時鄉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觀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歲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邑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為才望亦皆見於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衆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於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畀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憲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淩蔑故雖足跡不離里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繇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



也王荊公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偕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以為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吒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雖明差雇二法為一大議論然大概役之所以不可為者費重破家耳蘇黄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慴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漁皆

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亦役之無費然官常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故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戶皆繳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猾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為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與吏廩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年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陪償役未滿而家已罄矣夫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哉役之念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既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為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狐兔視其民睥睨朵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為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懼壁之為缺上下相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為官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殆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耗耗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餘廩稱事無俾有參藏之累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擇物存心然後鄉奸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制非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斂之籌書必嚴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稍慢之罰夫然後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子弟同爨業役於人者如臂指之從其腹心勤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役籍可仰以之可矣奚必曰雇曰義之紛紛哉不能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講以勵民之一大弊愚不知其說矣

通鑑綱目漢惠帝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宣帝地節四年春二月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晉哀帝興寧二年三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齊天保元年秋七月齊始立九等戶

隋開皇五年夏五月貌閱戶口作輸籍法

九年二月置鄉正里長

十年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睿宗景雲二年十一月令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玄宗開元十六年十二月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續通鑑綱目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仁宗至和二年夏四月定差衙前法

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行募役法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周制內有六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之所置鄰長里宰酇長鄙師是即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長之任也我

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為一里十戶為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而一役之役周而更其繇事力有消長則遞升降之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為老人凡民間有戶婚田土鬭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制為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其在赤縣也月朔一升引道

御前聽宣諭其制視古為詳周而盡親而比華躰婦一氣類聯絡而
教
聖祖又制為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使之人人警省世七遵守一編之
中良法美意蓋與周官所載鄰比里閭族黨宗長邦師所涖之職
皆相符合總
九重之高而慮周閭閻之下萬幾之繁而思及田里之微而又委
曲詳悉如此其為天下萬世計也深且遠矣
臣按我
朝稅糧隨田之數一年二徵均徭照田而論若十年一次則是
賦役皆取於田非若漢之口賦算賦唐之曰庸曰調皆舍地而稅
人誠斯民之幸也柰近世年以來民間又有以官作民詭寄隱役
而官司獄訟繁多為病以臣愚見田既在民不可謂田有官民則
糧有輕重遂使奸民有以官作民者矣既照田當差不可謂官有
等甲則役有差免遂使奸民有詭寄隱役者矣為今之計莫若均
其官民二田為一恐賦稅不足但增民田減官田俱以一畝二斗
為率則官民為一矣何有以官作民之弊均徭除武臣外九文官
家不拘京官外任既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其私置田產宜與齊
俱照田輪當則當役者衆而受役者輕矣何有詭寄隱役之弊若
此二弊然後遇凶荒歲則下蠲貸之詔額免役者使出雇役之錢
如此而民不安且樂者未之有也

水利

通典曰魏文侯曾孫襄王以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
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
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
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
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
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
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
用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
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閼讀與淤同
秦平天下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音朋)穿二江成都中雙過
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曰陸海
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音剪)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
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為渠其後河東守番係請
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其後莊熊羆言臨晉
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元鼎六年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
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
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
頃因名曰白渠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
里造鉗盧陂累石為堤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
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又後漢杜詩為太守
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
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
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
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
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大府卿人至今賴之
源流至論曰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以莫善於漢夫水利之
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吾有大而江河
川澤微而溝洫畎澮而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達不可使一日
之壅閼則一也成周之盡力於溝洫西漢之用功於河渠不貪小
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壅塞

之憂此周禮述溝洫遂史書河渠之利歟
文獻通考曰按水利之說三代無有也蓋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廣
四尺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謂之澮
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則夫一同之間所捐膏腴之
地以為溝洫之制捐賦税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蓋不少矣是以能
時其蓄洩以備水旱而潦相鄭猶必使田有封洫豈謂此也自秦
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
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魏起鄭國之徒
以此為功然水就下者也波而遏之利於旱歲不幸霖潦則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陂防以紓水患也
通鑑綱目秦王政元年秦鑿涇水為渠
漢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
大始二年秋穿白渠
成帝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綏和二年九月求能浚川疏河者
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修汴渠隄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
梁天監九年春正月梁作緣淮塘
十三年冬十一月梁築淮堰
十四年夏四月梁淮堰潰復築之
尹氏發明曰作於人者可以力而反出於天者不可強而置河者
一城可築而崇池可鑿而深兵可厲而精糧可蓄而備至於山谷之
盤固江河之浩渺乃出於天地之自然爾豈可以區區之力而強
遏之耶是以古人謂關中為天險長江為天限蓋以非人力所能
為故也淮堰之事梁主奚為輕信虛誕之言大興工役直欲壅閼
天地節宣之氣以殺其鄰國乎築而復潰潰而復築綱目詳書于
冊所以示後世之人欲以人而勝天者爾殘民殄物尚誰咎哉噫
開皇四年六月隋作廣通渠
煬帝大業元年三月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
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
續通鑑綱目宋神宗熙寧四年三月浚漳河
六年冬十月開直河
元豐四年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愚按大學衍義謂我
國家之水利夫古之時有河患若武帝瓠子之歌所以作也而今則
無之雖神禹九河既道之功無以加矣古之時有海患若元朝捍
海之堤所以築也而今則無之雖周公海不揚波之盛無以愈矣
以天時旱澇之不齊地勢之高下不一以故旱則四郊赤地澇
則千里滔天深為吾民患也然事未可以不預患不可以不除恭
惟今之司民牧皆曰牧民偶財在於得已獨不曰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乎誠世故者則曰時數使然人力難勝獨不能以理輔知
預為之防乎誠能於下溼之處疏其枝渠開其斷港使水有所散
是即禹浚畎澮之法也誠能於高亢之處按其舊所興其新制使
之有所蓄是即周公豬蓄之法也愚請就江南水利言之凡治水
利之職者於高阜之處未嘗不欲開其溝渠於沉溺之處未嘗不
欲築其堤岸愚恐二者常遇旱澇平歲則有益一遇大旱則高阜
處雖有溝渠不能無枯涸之患一遇大水則卑下處雖有堤岸不
能無傾圮之患愚見則以為自古有閑田有荒地莫若委官踏勘
凡高卑處即同山林之地凡卑下地即同湖澤之地輕其錢役薄
其稅斂然使民在高阜者遇水澇之適足以補其亢旱之歲在卑
下者遇亢旱之年適足以補其水澇之歲愚見如此未知可否尚
頼四方同志君子相與講求之以為他日之贊襄之一助云爾

通典曰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
負海之郡轉輸北海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漢興高祖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
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
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
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
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〻者不傷
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
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若甚多
也帝不能用
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
京故城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
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



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
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
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
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留兩月待河水小始
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
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
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
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
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及河陰倉
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
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
有餘
呂東萊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

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
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到春秋之末戰國
之初諸侯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〻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
是行軍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惟是後來秦并諸侯然後
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
致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
全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
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
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
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
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
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聚有名而
無實且如吳王濞作亂救梁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



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豈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
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〻不征行各自歸
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
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大抵運兩
事常相爲消長兵役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
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
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如有如此蕃田說爲
乱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
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
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倉
轉相般運遞遞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漕運之法江
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〻船不入河〻船不入渭水之曲
折各自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

論之务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
呼於道韓滉運米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
如此其急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
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
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西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
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然而宋朝所謂歳漕六百萬石專倚
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
在祖宗時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
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
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
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船是時奸吏多雖有漕運
之官不過催督趣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舡逐處漕運
時使都無奸計若用直達舡經歴歳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
東南入京之粟亦少宋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
略如此
源流至論曰兵役漕運相為消長其他朝廷用度百官俸禄十不
費一大槩多糜於兵爾予獨謂漢以用兵而費財唐以養兵而盡
粟養兵者未可遽息用兵者朝廢而夕安此唐之漕運又加詳於
漢也大抵漢漕皆仰於山東唐漕皆仰於江淮故武帝時番係言
漕者山東也弘羊盜漕者亦山東也蓋江淮漕米去長安逾遠諸
侯自為封殖而已吳王之反自謂聚糧食三十餘年而枚乘之說
亦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故江淮之漕未通而多仰於
山東矣天寶以後劉晏所漕者江淮也韓滉所漕者亦江淮也蓋
自開濟漕渠而句覺或至從穆而關中不足給自藩鎮不申戶口
者十五道而河北不足給故諸道之漕不通而皆仰於江淮矣
議江綱曰陸運何始乎始於秦之飛芻輓粟乎水運何始乎始於
谷秋汶舟之役乎掌謂陸運之弊其弊在民水運之弊其弊在官
蕭何計戶轉輸以給軍食號稱良法然猶有老弱疲轉餉之語則
陸運之弊民也民矣吾謂長安之粟風波覆溺十常七八率一斛
而得八斗為成勞則水運之弊官亦明矣夫軍民百萬之衆而擲
給於漕計此事之不容發者然省冗食之繁行屯田之策獨不可
少減其半乎不然木牛流馬囊米載舟必有孔明劉晏之術而後
可也
通鑑綱目漢後主延熙四年夏四月魏廣漕渠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夏五月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置河口
輸場二十五年秋七月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文獻通考曰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国之用
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泝河渭泝
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深艱故開元以前歳若不登天子常移蹕
就食於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然後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
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
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外皆
諸侯国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
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聞
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
入為出以制国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祇益見
其不足耳
天寶元年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代宗廣德二年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德宗貞元八年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憲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初置淮潁水運使
周顯德二年春正月周制給漕運斗耗

致堂胡氏曰受粟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陪貲今
觀世宗之言則知晋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
之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
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為國撫民之道也
不宜取而取者省耗麋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
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踏
王時可謂寬厚循故通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我
朝立濟大學衍義補曰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
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無
資汴洛汶泰而已惟我
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所滴皆為
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
亂淮而溯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泝泗水至濟寧〻〻居運道之中
所謂天井牐者即元史所謂會源牐也泗沂洸汶諸水畢會于此而
分流於南北〻〻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為牐十有七而達
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牐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
蓋居
兩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
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
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泝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
達于北京通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琅琊來之沂通北
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牐天井居其
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膂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
腰膂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于南特
此運河以為命脉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鮮次而又多有

[illegible]沙壅滯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於此乎盡焉疏于此而合
[illegible]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
[illegible]其北臨燕趙且去濵闕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焉
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藥毋無而悔豈過慮請略河為城築
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牐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閉也
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
人之智過為
天慮惟
聖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
策學衍義曰仰惟我
國家
太祖定鼎金陵都四方之會
太宗肇建京師據天下之勝海舟徑直沽之運常盈列淮浦之倉何
其便也轉輸用坐食之兵督運授分閫之寄何其宜也夫自真揚
以至通州水行四十餘驛閘壩相次堠相望此
先朝宏遠之謀也自通州距都城陸輓僅五十里故嘗置官鑿渠
卒此
先朝未究之志也迩來漕法漸壞軍民俱困兵車重費罷敝莫勝竊
以今之漕卒終歲之間有奔走之勞無室家之樂兼以洪閘之停
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搬移沿途為城中之斜
斂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運畢以歸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之
兌粮矣艱苦萬狀如此食其祿者可不分其憂乎昔人謂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敢以是為終篇獻焉
征榷
通典官子曰海王之国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
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

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
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也）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大鋤謂）若其事立
行服連軺輂者（所以載作器人挽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
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又曰齊有渠展之鹽請
君伐菹薪煮水為鹽正而積之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三萬鍾下
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
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
陽彼盡饋食之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
成金萬斤

文獻通考曰按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
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
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
皆欲計之苛碎甚矣

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
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
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
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
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
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
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
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又董仲舒說上曰今
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
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
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
復之

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

唐玄宗開元元年十一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
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
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
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臣願陛下詔
鹽鐵伐木等收興利貨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恤
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
無足虞也玄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
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
海內鹽鐵之課

呂東萊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
根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之間潤下之性無所不
在其味作鹹凝而為鹽亦無所不在挂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
有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者鹽之尤多世共知之如青州
出於東井出荊北海嶺南皆出於海劍南西川出於井如河
東鹽出於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大略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
如河北有鹵地此出於地者如永康軍鹽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
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大抵鹽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缺者
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絺此海鹽之見於經
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法自管仲相威公當時
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
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
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元
帝雖暫罷之年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
禁榷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
於是論其作俑於管仲計近功茂致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
下之鹽皆入禁榷論禁榷之利非是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

南方之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如蜀中井鹽自隧一方之用於大農之國計不與焉

文獻通考序曰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善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官既不能自辦而敵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禁然後立以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遂於天下矣鹽鐵始於齊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雜征歛者若橋道關梁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

又曰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于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主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藩鎮跋扈紀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歛入之數而徇為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撫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illegible]之心又節儉內禁之資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盡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為監司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始於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蓋自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樁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

職官志曰漢有治粟內史實掌穀貨而又有少府實掌鹽鐵以給私養其初皆本秦官列於九卿而其後景帝始改治粟內史為大農武帝始改為大司農說者為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之私財財始分為二矣武帝元鼎之初又復置水衡都尉實掌池苑之入財又始分為三矣故大農聚財少府水衡又各聚財他時有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則財分而為三而其權蓋始不能一矣其後大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而宣帝出水衡錢以給縣官之用說者以為當仰給司農而宣帝令出水衡實為異政則水府水衡之錢往往皆為人主私藏而國家自經用之外一或無所取辦則大農之錢幾殆不能給矣自光武以山海鹽鐵而歸之郡縣出少府禁錢而屬之司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於司農取之而司農又不盡應其求章和以來不缺逮此於是別自立監而用閹人以領之而桓靈之君故每歎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後園自為私藏矣

唐始以財賦所入皆在左藏盈歷之數太府上之出納之數比部覆之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將之求取乃悉納之內帑為天子以給取為便而天下公賦皆為天子私藏有司不敢計而弊端始開於瑜官之手至楊炎請出內帑以歸有司當時方喜有貞觀之風未幾復也一用而炎卒服死前日之法盡變異時瓊林大盈

錢為己有而無補邦國之虛盈矣夫唐之大盈是亦周禮內府少
府之制然不歸於大臣而歸於籓宦不隸於外朝而屬於內庭帳
籍無攷奸弊肆出以啓異時宦官之恣此其所以為失也
宋鄭卿卿曰以周官之制參國朝之制王府即今之奉宸庫也內
府即今之內藏庫也外府即今之左藏庫也中興以後又別制激
賞庫今之南庫是也周之三府今分為四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
於奉宸庫山澤鹽鐵之賦皆歸于內藏庫以為天子之私藏其他
經常所入一歸於南庫謂之宰相制國用至于天下戶口租入則
歸之戶部所以版曹都做不行正由權不歸一也

通鑑綱目漢武帝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

尹氏發明曰商車前未有算也罔利蓋始于此書初算商車則帝
之掊斂作俑曉然見矣

元狩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尹氏發明曰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書賣爵至是
又書造皮幣白金等物詞繁而不殺興利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
有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足以供一歲之用豈必廣
為漁取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侈窮黷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
此欲無匱耗難矣

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

昭帝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

元帝初元五年夏六月罷鹽鐵官

永光三年冬十一月復鹽鐵官

新莽二年春二月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其所業為貢榷
酒酤

文獻通考曰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
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
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
至醫巫卜祝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
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
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如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後漢和帝即位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靈帝光和四年秋九月作列肆於後宮

尹氏發明曰為天子而作列肆於後宮是并為閭閻很賤之人矣
尚可援皇極而臨大寶乎據事直書不待貶絕惡自見矣

隋開皇三年三月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文獻通考曰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
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
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為關於邦
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
一匹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二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
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
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
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
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
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
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
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
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
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
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為
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太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
非迂闊之談也嘗隋二文帝皆以躬稼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黄老
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揞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
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
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則不
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尹氏發明曰漢武帝誤用公羊復讎之說而窮征伐王安石誤用
周禮取民之說而行青苗賢如太宗乃過愛其子至詔有司用物
勿為限制此則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也彼承乾者德性非良
一承此旨是納之於奢侈縱慾之域耳夫六典之書具可用於後
世者尚多太宗未能舉行一二乃獨取其不會之說以陷乃子於
過惡之地則不善用聖經之過也綱目於此特以詔太子書之言
詔則責有所歸矣憤哉

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冬十月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代宗大曆元年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十四年夏五月德宗即位以劉晏判度支

十二月詔財賦皆歸左藏

尹氏發明曰人主無私藏書詔財賦皆歸左藏歸之誠是也書以
美之宜矣

德宗建中三年夏四月括富商錢

五月詔增稅錢

四年夏四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興元元年春正月罷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貞元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秋七月泌白檢諸道稅外物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尹氏發明曰凡良法美意行于盛帝明主之盛世者後世皆廢不
舉至于刻剝掊斂之政出于暴君汙吏之手者後世則踵而行之
又從而增益推廣之如鹽鐵榷酤之類是也稅茶之法前此未有
德宗始創而行之自此遂為不可易之法書初稅茶蓋亦志作俑
之端謹其始耳嗚呼民生口腹之物自是悉出於官矣

敬宗寶曆元年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尹氏發明曰羨餘有獻此唐人大弊也一鹽鐵使而進絹至百萬
匹掊斂至此可謂極矣斯民何其不幸耶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宋置榷貨務

三年秋八月宋置封樁庫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冬十月置內藏庫

真宗景德四年秋八月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議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

張時泰廣義曰王者與民同利者也榷茶鹽固與民爭利而貼射
則又取息于商矣謂先王之政有是哉後世治不古若蓋有由耳

八年秋八月復改鹽通商法

景祐三年春三月復貼射茶法

神宗熙寧二年春二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
安石領其事

夏四月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

秋七月行均輸法

九月行青苗法

文獻通考曰按青苗錢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
也今觀條例司所請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illegible]
當事欲徵錢也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未嘗取息也曰[illegible]

然老臣則未嘗抑戰也盡選請之初始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
然論而施行之際實則不然也

五年三月行市易法

七年三月初榷蜀茶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塩鈔法

徽宗崇寧二年春正月復榷茶法

夏四月更塩鈔法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我
太祖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類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
太醫院之藥材光禄寺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鰾之屬
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著為定額俾其[illegible]辦然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
遇有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凡唐宋以來所謂
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倖幸之珍異一切無有焉民生斯世一何
幸哉

叢學衍義曰仰惟我
國家於天下之錢穀悉總之戶部每歲本部先移文內外諸司及邊
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其囊合用若干某事合費
若干其存積預備者若干見在倉庫者若干起運未到者若干仍
於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其間有無災傷逋欠蠲免
借貸通其內外儲積之數約會執政大臣通行計算如歲或不足
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儲之何所以待用何事可從減省何事可
從增益參自衆議取自
上裁是又不敢以一己之私而廢天下之公也
列聖相承是取之於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額踰百年於此矣間
或有[illegible]澇處亦唯許其隨時補救以振舉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
不失
祖宗之舊也竊惟今日為
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三者而已財用當會
也用尤當節也何則天下之財物有限而一人之用度無窮徒知
能取不知能節則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欲於下而民獨受
害於其間矣

兵制考

文獻通考曰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
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武帝時置期門羽林北軍中尉主
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武帝增置八校更名中尉為執金吾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
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
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
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
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
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退
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逼故
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
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
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
為甚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
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
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
表志之間鄉者以管見而商榷之攷其始末述其備語其先後給
華悉疏於下而猶恨未能條列漢制之洋近猶手開得胃[illegible]者

所攷南北軍且合此二書略加參訂遂使漢家一代軍制與夫内
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瞭然在目誠攷古之一端於是乎書
又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〻〻既屬衛尉爲南軍而郎中令均
是宿衛故表志皆列於衛尉之前而論者皆編爲南軍抑嘗攷之
郎衛兵衛固均爲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内外
之事按郎中令乃秦官武帝更其名爲光祿勲文帝自代邸入未
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以是
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兼領南北軍之職兵衛郎
衛分爲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又曰北軍巡徼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在京城或曰北軍屬
太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
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中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
校尉自掌北軍壘門事非兼領八校此因不待辨而明矣臣謂此
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辨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或
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不常職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
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者耶
山堂考索曰初高帝世南北軍不必出征而民兵散在郡國有
徵召甚便也自武帝窮兵興發無窮窮歲至以中尉之材官赴
恐京師無重兵易以生變也於是内增七校則又恐衛尉之權太
重也故又以光祿勲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
意與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所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
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爲之則長
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患而京師之兵制壞矣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
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胡騎[illegible]
三校亦爲五營謂之五營校士以北軍中候守之南軍於衛[illegible]

[illegible]省一令
源流至論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
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
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
有調兵募兵之異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越騎
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
也然始以南北軍皆隷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
功可也自武帝疏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兵之兵領
於司馬往〻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大司馬之任又非向
時大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
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耳甚至東漢
以來又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爲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
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
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
郎官三省盡爲諸黄門之廬耳故宦官内典門户外與政事又何
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
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
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
多置黄門其流禍至是也
文獻通考曰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
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睿宗時
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源流至論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宿從
是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内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
四面宮城内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衛也正衙朝會盡鎧旅
亦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者武衛也正殿之前隊立于階長樂永安

隊列于廡者威衛也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堠之宜南衙街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名籍巡伏入出則職于監門供御兵仗宿衛弓箭則職于千牛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然始以大臣無領宿衛使文皇有卅寢之安可也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付重柰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横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循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illegible]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横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蘄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諸之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帰宦者為患至是也意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亂豈祝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

山堂考索曰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

吾觀李泌告德宗曰府兵之制史冊不詳於是參稽傳記以類聚焉蓋府兵之制始於西魏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是不悉民以為兵也六家而供一兵是不仰給於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戍兵者三年而代則所以役民者甚簡也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勢兵散于府將帰于朝而無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源若夫器甲則出於兵戍兵衣糧則又取辦於民國無養兵之費唯元從禁兵戍衛上衛兵或出征者齎旅繇焉至於教戰調發亦有可考者折衝以農隙教戰律按閱不精則罪至折衝并及刺史此其教戰者也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此其調發者然也夫府有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有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又有別將長吏兵曹校尉等官以其等給相統治士則有坊團遂火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輒罷其所以識慮委曲為維持經久之計者誠三代而下近古之良法也

唐初以軍鎮城守延兵置都督於邊以制夷狄也以府兵番上於京師置十二衛所以制外兵也至於府兵壞而為彍騎彍騎又壞內兵既弱則邊兵為患祿山反以邊兵致變則吐蕃回紇乘間而入惟宋太祖懲兵少而尊征最為得策

宋以三衙殿前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使都

殿侯侍衛歩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侯
四廂揮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蓋殿前有捧
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歩軍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廂右廂〻各
有三軍殿前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
軍馬軍有馬騎武騎歩軍有虎翼左右各三軍
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以為重也然定都陳留四無撫敵其
勢亦必資於兵而所聚之兵有三衙四廂或合而為二或分而為
三或殿前及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故
侍衛起于後唐殿前起于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
有副使有都虞侯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
侍衛都虞侯之下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歩軍遂
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三衙馬歩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
四廂為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歩二司謂之上四軍謂之
八挑揀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
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声諾礼也至其後
則惟横杖矣見兩制而聯騎通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于熙寧
待遇之禮継於二府至于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而
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
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於
此相維不得專制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曰兵制之善自三代以還宜莫如漢以其制
政之日民年二十則傳于籍而歳及立秋戲兵法之肄公卿子弟
執戟以備宿直而傳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未有
不閑於軍旅者故或為卒更或為践更或為過更而民皆已隷之
兵或取於大暠或取於宗正或取于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司命之
將以是推之大抵漢之善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員故材官騎
上布滿郡國有事徴召否則罷歸衛霍勲高積重身奉朝請兵皆
散去矣以是終漢之世上無扠將下無驕兵彼其網維大躰猶有
先王遺意也隋既代周開十二衛各有本下其法益備凡建府六
百餘所而関中居其半於是有折衝果毅之目武衛翊衛之名營
精有蓄器械有備訓練有法番休有時二十為丁六十而免其戰
兵之制如此多千二百少八百大其立府之制如此或時夷狄内
侵盗賊興起命將飛撽而數十百萬之衆畢出於田畝之間及其
彊守既寧禍難已息使馳一詔而功臣猛將復還于宿衛之旅因
無發兵之實將無握兵之重蓋自三代以還兵制之善未有如此
者故社牧以為天下之大命豈不然哉藝祖立經制兵立武具有
本末聖算睠然遠慮無際三百年間絶無内外之警我太祖貽謀
之善也收諸鎮之權而萃京師聚京師之兵而屬殿庭内而宿衛
外而禁衛百万貔貅皆在掌握三衙之權若重矣然兵之尺籍
於三衙兵之大權實在樞密故三帥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權於
此相制罔敢異志内安得而不固乎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六七
指揮小郡三五指揮平時除戎器備城隍脩武備得以便宜從事
郡守之權若重矣然軍儲給餉為之運司統制軍馬爲之郡倅上
有轉運以警其志下有倅貳以分其權上下相維罔有偏重外安
得而不壮乎
通鑑綱目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
豪傑於咸陽
王氏集覧曰郡守掌治其郡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
監郡
壁水群英待問曰郡守乃都尉之長都尉乃郡守之貳郡有内外
事有緩急故都尉之職或有不當立者則郡守得以兼之都尉乃
掌兵之官郡守乃掌民之職〻有大小權有輕重故都試之法兵

有所管總者郡守得以專之
漢惠帝七年秋八月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尹氏發明曰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係甚重廼以二呂將之
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爲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
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將
當時之將相大臣也
景帝二年冬十二月令男子二十始傅
宣帝神爵二年秋九月以鄭吉爲西域都護
東漢光武建武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
十二年冬十一月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
尹氏發明曰遇敵不進則法有逗留之罪然兵有利鈍事有緩急
要在隨機應變可也光武當四年平定之後詔邊吏料敵戰守不
拘以逗留法不獨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貪功之意宜乎綱目詳
書以美之也



唐高祖武德二年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九年八月太宗即位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尹氏發明曰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親見之士殿武非習武之
所一舉而三失具矣故書以譏之
太宗貞觀十年十二月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
睿宗景雲二年二月以左右万騎羽林爲北門四軍
十一月令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玄宗開元元年春正月詔衛士二十五入軍五十而免
十年秋始募兵充宿衛
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民之害田不井而兵猶
藏於民法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張說不究
其所以而輒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爲也

十一年冬始置長從宿衛
十三年春二月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
十六年二月改彍騎爲羽林飛騎
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勲法
二十五年五月募丁壯長充邊軍
天寶八載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尹氏發明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寓兵於農所
以當無事而爲有事之防也府兵太宗之善制子孫不能脩整補
廢振而起之一變於張說而其制大壞至是無兵可交況彍騎之
法又廢是舉天下之大無一人以將之也書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其爲弛備不亦甚乎
德宗貞元二年九月置十六衛大將軍
十四年八月初制神策統軍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乾德三年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仁宗慶曆二年二月置義勇保捷軍
皇祐元年秋八月汰諸路兵
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立保甲法
徽宗崇寧二年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臣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
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監五代之失而聚兵京師然亦多
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不襲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
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

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焉而
京城之衛分隸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
司凡十六處而為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司為五邊內外
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
千一百十二名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為一百戶所衛分軍數
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統
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朝軍伍之制也

屯田

通典曰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射戰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
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
虜殄滅為期乃欲罷兵屯田以待其弊奏從之充國留屯田大獲地
利明年遂破先零

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
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
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
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
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
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二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
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
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
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
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
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為功優

源流至論曰田不井授國有兵費粮以給運士有飢色後之欲為
富國足兵之計者以屯田之制耳蓋自文帝募民耕塞下已有
屯田之說自武帝遣戰士田燉煌至昭宣始有屯田之規成於昭
宣廣於魏晉而極盛於唐大抵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其
餘歷代或民或兵蓋不一也漢自通西域始於校尉將卒屯田渠
犁而車師前王庭專用戊己校尉趙充國所罷兵所留蓋弛刑應
募及淮陽汝南兵故曰九校萬人郡騎亢徒胡騎各千倅馬什二
則為遊田以防寇鈔此非兵耶唐因軍府以置屯田天下之屯凡
九百九十有二或隸司農或屬苑內或分諸州軍或以鄉沙循行
或以御史監輸或有警以兵千人助從此非民耶其他如田渭水
田荊州則如漢人之制也任峻之募田隋人之立堡則如唐人之
制也要之皆可省運漕而寬國費兵民俱便也國初始創營田務
於唐鄧襄三州雜置營田使於河北東西路夫刱務以督其耕蠶
使以勸其事務農之政可謂切至然以州而論則僅行於三州以
路而論則纔舉於兩路猶未遍及於天下自端拱以來又置使於
河東其後樊知古等出使則盡推其法於逐路而屯田之利始博
時或調兵卒田河北或調丁夫田汾陽兵民蓋通用矣然咸說未
定衆議易搖作室道謀欲聾擧附此君子所深惜也今做晉魏之
故地參漢唐之舊規並邊則以兵內地則以民兵責之將帥民責
之守令以是而課殿最以是而考能否又安有難就之緒哉

璧水群英待問會問曰有關內之責有關外之責蓋著邊者在關
內所以主屯營之議者也與邊者在關外所以任屯營之責者也
主之者一定則不以方成而遽沮不以異端而遽移任之者一力
則耕戰有兩得之利兵民無交病之害矣

榮學衍義曰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而其餘歷代則或民

或兵此其兵民之不同者可見矣漢屯田止數郡宋之屯田止數
路而唐之屯田至九百九十九所此其多寡之不同者可見矣大
抵屯田之利有三一曰因守禦之備二曰省轉輸之勞三曰足國
家之用屯田之行亦有三一曰兵屯而不戰二曰議定而不搖三
曰將帥而不惰得是數者而行之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而強兵
富國之大計在是矣
通漢綱目漢文帝十一年夏募民徙塞下
宣帝地節三年冬十二月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神爵元年秋七月留充國屯田湟中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後漢順帝永建六年春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獻帝建安元年冬十月曹操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尹氏發明曰兵以食為本民以食為天是時諸軍並起率乏糧穀

惟操用棗祗之策成足食之功故綱目書此以予之也
十四年秋七月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後主建興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
始分兵屯田
延熙四年夏四月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唐高祖六年冬十月唐置屯田於并州
德宗貞元三年秋七月募戍卒屯田京西
續通鑑綱目宋孝宗乾道五年春正月籍置西淮屯田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秋七月置洪澤芍陂屯田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於軍
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
朝之制就於衛所所在有閒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

蓋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徵急朝發夕至是於守御
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為良近世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
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有衛
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
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軍則又降殺焉
愚按今之屯田得古井田之遺意柰何承平日久法制漸廢有屯
田之名而無屯田之實其所以廢者有二一容其子孫買賣二許
其餘丁分食為今之計莫若於京衛軍則與之以近京之地邊衛
軍則與之以近邊之地郡衛軍則與之以近郡之地每軍受田二
十畝盡為地圖造成軍冊不容其子孫買賣不許其餘丁分食其
田就命所屬軍官領之每畝計其三斗以為租二斗納之軍官之
家為俸祿一斗貯之軍倉以備不虞有事七分守城三分屯耕無
事三分守城七分屯耕逐年輪流守城者則食於官屯耕者則食
於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儒李泰伯所謂足食足兵之良算也

馬政
山堂考索曰漢之三十六苑分布於西北二邊養馬教習擇取其良
以給天子之六廄故北地西河遼東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家
馬官自天子六廄以供乘輿餘皆養之於邊郡武帝將有事於征伐
益盛養馬於西河上郡為万騎太守而馬政始專掌於郡二千石矣
蓄積既馬有四十万自遣衛霍之師發十万騎及私從馬十四万窮
追匈奴然死者十餘萬入塞者不滿三萬故自兩將出塞之外竟以
馬少久不伐胡於是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限以三歲而歸息什
一以除告緡之令然終不能補車騎之乏上乃籍吏民馬而課息又
於天下矣夫漢之馬政自其分牧於邊苑而畜養之地得其宜寄牧
牧於邊民而歸息之制為不泊至於籍吏民馬以補車騎行此下
策而其計出於無聊非惟民擾且不足為軍用也至於後漢馬政始

盛稽有六流而中興省約之後止存一流舊有三十六苑而中興省
約之後止有漢陽流馬一苑則與西漢大不同矣唐初得突厥馬二
千疋及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遂始於此其官
領於太僕初用張萬歲領郡牧自正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四十餘
萬置八坊於岐豳涇寧之間募民耕八坊之田以給芻秣八坊之馬
為四十八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可見馬之盛也自萬歲失職馬
政頗廢開元初王毛仲領內外閑廄使稍復舊始二十四萬至十三
年乃四十三萬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戰
馬最盛故范祖禹唐鑑曰唐之國馬惟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
其多過於二百倍曰此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夫馬
必生於邊偶而養於苦寒之地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唐養馬於
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必求其從也凡欲制事
得其久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宋初歲遣市馬於邊自是開流始
充太宗平太原之後得汾晉燕薊之馬分置諸州咸平三年置群牧
司總以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

源流至論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牧於民
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于國朝始則牧之
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其得失利病有不難
攷者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曰文景之休養生息而里巷之馬成群一更
武帝征伐之後至於貫百姓之馬以迎虜又觀玄宗之注意監牧
而馬色相間如錦一經安史僭亂之後至於誘敵人之馬以供軍
役其時之相去馬政不過十數年間爾豈馬之所生獨盛於文景
玄宗之際而不足於武帝肅宗之世哉是其馳驅於爭閒之場推
斃於鋒刃之下無非所以戕其性者馬之登耗亦豈偶然者耶亦
盍於此而觀之爾

通鑑綱目漢昭帝始元四年秋令民勿出馬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夏四月置緣邊市馬場

續通鑑綱目宋神宗熙寧五年夏五月行保馬法

文獻通考曰按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
也皆是以官民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
是蠲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介甫以為京畿百姓投牒
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蔡翔以為禹城一縣願應
募者為馬已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
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所謂投牒應募
之數未必全虛蓋民本非樂為官養馬也當時科賦征役必是繁
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卻顧而靡然從
之正猶子厚所謂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時而獻之退而甘食其
土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斃者陪償不貲且奉行
之吏務為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為民病
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詔括馬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
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
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
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
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長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
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州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西陜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陜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惟一監二苑馬内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陜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







○後集

建學考

通典曰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文雅然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學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武帝立後竇太后崩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常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

後漢質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弟子就學每春秋饗射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

晉武帝初大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

唐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册加階叙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大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内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西京國子

唐六學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二曰大學生徒五百人三曰四
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
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凡諸學
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
屬寮設鄉飲之禮

一文獻通考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
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
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大學而補弟子員者自
一項入公卿子弟不養於大學而任子貲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
試殊驗異方不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騖不精

山堂考索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
故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皆其教之略也太胥掌學士之版以待



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曰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皆
其數之節也習射于序則州長主之飲酒于序則黨正主之春秋
祭于庠不毀鄉校則春秋猶未盡廢也秦人焚書坑儒則學絕矣
漢高祖時叔孫通為奉常雖有諸子弟共習禮儀然未遑庠序之
事文帝始廣遊學之路武帝慨然上慕二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
之久鬱乃請增置博士弟子員太常擇民儀狀端正者請著功令
自此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東漢之興修造大學
逮明帝行三雍之禮冠帶圜橋門者億萬計而又別立學舍自期
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弟入學此漢儒學之盛也安
和以來博士倚席不講而學舍鞠為園蔬唐制諸學有國子有太
學有四門學而京師州縣又皆有學皆隸國子監而博士必為之
分經教授太宗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四方學者雲集京師四夷
皆遣子入學范祖禹作唐鑑亦云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天
寶以後學校益廢宋太祖皇帝當干戈甫定首葺國子監天聖中
王所公守青州請為州立學仁宗時從其請而郡學之建自此始
景祐藩鎮立學而後々益盛慶曆三年不獨藩鎮而州府軍監
皆立學矣於斯時也師儒之官共精求嚴擇之意見於詔令有曰
必取文行學官講說神宗之時天下官悉自朝廷除授而天下之
學愈重矣

源流至論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學校未遑武帝從仲舒之言遂建
太學然按晉灼所言乃謂西京無太學若爾則漢未嘗有矣及按
三輔黃圖謂西京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若爾則漢未嘗無矣嘗
以二說參之蓋黃圖所載皆武帝制度是指武帝之時而言也晉
灼蓋論漢初之制也

唐有二館七學二館曰弘文館直於門下省曰崇文館直於東宮
皆以宰相領之其生徒以皇親國戚及大臣子孫為之七學曰國



子學曰太學亦以大臣子孫為之曰廣文館曰四門館以朝臣之
子孫與庶人之俊秀者為之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習其業
者為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皆尚書省補授太宗之時亦盛矣宋
幾亦傳掃地始盡

宋朝之初有四書院曰白鹿洞曰嵩陽曰岳麓曰應天府其又有
茅山書院猶未建州學也乾興初孫奭守兗州建學舍聚生徒請
太學助教為講書而餘鎮未置學也景祐中詔藩鎮皆立學矣而
他州則勿聽寶元元年因蔡齊之請置潁州學大郡始立學矣而
小郡則未置至於慶曆之四年范仲淹言學校本行實宋祁言莫
若使士土著而教之學校則學者修飾於是詔諸路州軍各令立
學學者二百人許置縣學於是州郡之不置學者鮮矣而教授之
置亦於是乎始其初委之漕司於本州擇之或用見官或
用士人皆漕司主之而未隸朝廷也熙寧中詔諸路各官並委中

晉門下邀差至是始爲於朝廷矣
祭酒立於漢司業監丞立于隋監簿正録立于北齊至博士之官
西漢已有而國子博士則始于晉也太常博士則始于梁也武學
博士則始於宋朝廖暦也宋朝國子監有判其資淺者為同知即
祭酒司業之任有直講八員即博士之任元豊官制既行國子監
有祭酒司業丞簿太學有博士正録並為學官此古今沿革之大
略也

通鑑綱目漢惠帝四年三月除挾書律
武帝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宣帝甘露三年春正月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元帝初元五年六月罷博士弟子員數
永光三年冬十一月復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成帝河平三年秋八月求遺書



綏和元年十一月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冬十月初起太學帝還視之
尹氏發明曰禮王制王親視學則學謂之視者古也自漢以來則
謂之幸矣綱目於此特書曰視者盖亦推原古制也然則崇師重
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冬十月行養老禮
胡氏曰觀顯宗事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
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尋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
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
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也必矣
年夏四月匈奴遣子入學
章帝建初四年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illegible]秋九月起太學
[illegible]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
[illegible]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大學門外
[illegible]元年二月置鴻都門學
[illegible]武德七年春正月置州縣鄉學
[illegible]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illegible]貞觀十四年二月詣國子監
胡氏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
後升於鄉升于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
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不可勝用後世鄉里之學廢人
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耿曜於一時而已非
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其所成就者亦可覩



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有國者以為先然為孝而不役三
代之制亦未知其可也
玄開元六年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胡氏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禮古鄉
禮也然必先制民之産使安土樂業忘致歛賦無施於其間設為
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且興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
鄉飲酒者其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昏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
鄉飲酒其緩急則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酒而行之它皆不及焉
安能有益於百姓哉祗為繁文末節而已矣
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代宗大暦元年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續通鑑綱目宋仁宗慶暦四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神宗熙寧四年冬十月立太學生三舍法

哲宗元符二年冬十一月詔諸州行三舍法

我

邱氏濬大學衍義補曰按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鄉樂治以成其德逮其材古者教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亡當輕去士者而事遠遊行之修窳無所乎考至其設教以琢辭鏤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敗其人抑且重斲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我

聖祖慨然欲復古庠序之制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

上諭中書令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

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于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土着教人則一也

舉士

通典曰秦自孝公納策商鞅富國強兵為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

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求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弟官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算得官武帝建元始初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元朔元年又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諸法貞教釋舉而貢士益鮮故有斯詔

文獻通考曰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輙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為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為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濫舉故也

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九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

文獻通考曰按武賢良既曰制科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外無之

權皆一出於上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郤詵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為下第而帝擢為第一蓋漢世人主於試賢良皆親第其優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軒輊也唐之制科則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輩以直言忤權倖則考官坐其累而劉蕡所陳尤為忠憤懇切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為之明白雖是當時閹官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策之事故此輩得以翹制衡鑑之人也

又曰今按西都公卿大夫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為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趙周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概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俗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後世儒與吏判為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為俗於是以剸繁治劇者為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詆儒為迂於是以通經博古為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抑揚輕重之意於是相譏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恥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後漢章帝建初元帝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才既非能者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與非人兼不舉者罪順帝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初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經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不拘年齒乃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

文獻通考曰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又況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淺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牆面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它可知王荊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又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率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知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黎之休戚故治狀之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

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親於本土其之
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願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
民者則皆以惡貪饕雜文法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
三互之法可行之於僚掾而獨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
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籍者之吏乎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
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
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
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
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煬帝始建進士科

文獻通考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
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
鎮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
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
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
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愈是也有强起隱逸之士
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
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悰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
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
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備王官之缺是以號稱
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
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朝雖
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不可辟者
援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跅弛之士其不諧
尺繩於科目受黜辱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
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筭
京師郡縣皆有學焉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
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長由是廢絕自是士
族所趨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
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
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

山堂考索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
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
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而又有明法明字明筭者焉有一史有
三史者焉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者焉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
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者焉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者焉此歲舉
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者也凡學有六
曰國子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曰書學曰筭學而其外之州縣則又
自有學凡館有二曰弘文館曰崇文館而崇文館每歲仲冬州縣
館監舉諸生之成者而送之于尚書省此之謂由學館之生徒也
不由館學者皆懷牒而自列于州縣州縣試已則會之以鄉飲酒
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考功而覆試之此之謂州縣之鄉貢也所
謂制舉者蓋自有司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
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
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一時所欲而列為定科如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
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
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于其間此之謂天子自詔之科舉也

武太后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
酒禮送于兵部課試之制有馬射馬槍皆以環此不決者為上兼有
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上五者為第其餘復有平

劉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
文獻通考曰按選舉志言唐武舉起武后之時其選用之法不足
道故不詳也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係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
豈可槩言其不足道耶
山堂考索曰宋朝制科有六而武事居其二又外置武舉以待方
略武勇之士時蓋天聖七年也行之二十年而罷罷之十有五年
而復是歲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寶元制也先試大義次
試時務邊防策又別試弓馬熈寧制也以此而取士則其得人當
不居唐之子儀下
文獻通考曰按殿前試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
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甚非於考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
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逮中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間錢徽
為侍御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徽坐免
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
實未嘗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間有升黜入宋太祖乾德六
年命中書覆試則以帝親閱殺之手不能文而止遊故覆之亦未嘗
別為之升黜至開寶六年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
鼓論牓上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始昉等所取十一人重
試共取二十六人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
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續取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
為一榜然則是年雖別試而共為一榜亦未嘗有省試殿試之分也
至八年覆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內出題試得進
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
其四矣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
別云
山堂考索曰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閭胥書其敬敏

任恤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州長則書其德行道藝鄉
大夫三年大比則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鄉老鄉大夫獻能之
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古之制也漢世取士
業于天子曰賢良方正察于州郡者曰孝廉茂材升於學校者曰
博士弟子以至書疏論事吏掾其職公府辟召亦皆得以自奮於
其間大則取其行次則取其學又次則取其言又次則取其能貫
其科目以籠天下之材道諸丞相府書行藝年爵食其家貧落寬
縣中謂之狂生諸侯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乞貸無節不
為州里所稱故能自薦於鄉里者然後州縣從於幹佐曹吏能自
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於王府者然後為朝廷
選用此猶有古人考行之遺意如兒寬董仲舒公孫洪鄧相則以
賢良對策舉如路温舒王吉鮑宣蓋寬饒則以孝廉舉蕭望之匡
衡貢禹兒寬則以明經舉主父偃徐樂嚴安則以上書進武帝之
詔有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是舉茂
材者也公孫洪功令有太常擇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通一藝
以上補左右內史是舉弟子者也後漢光武以科目取士順帝時
左雄有察舉之法限以四十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於是得陳
蕃李膺之徒魏陳群有九品中正之法及其弊也惟知閥閱非復
辨其賢愚故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至隋文帝而罷於
是而始有進士之科至唐取士之科大要有三學館曰生徒由州
縣者曰鄉貢而天子之自詔者則曰制舉如師德之薦狄仁傑韓
愈之排佛老李絳之直道進退陸贄之論諫皆由進士者也張九
齡以道侔伊呂進韓休以文經邦國進裴公輔以直言極諫進元
稹以才識兼茂進此由制舉得者也何蕃持節守正而六館之士
遂不從亂則學館之所得者蓋可知矣然而唐得人之盛尤盛於
進士唐史臣曰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

既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是有取於進士也其後捐紀綱
進士之弊請復孝廉之科而終不之勝鄭覃疾進士之浮薄屢請
罷去而卒之不聽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其議亦寢而不行終
唐之世進士之科雖不改而試者猶恨其一切取文藝而略行實
也雖然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旦惡其浮薄不書以第盧
照鄰駱賓王文章為冠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是豈不足
以厚士風乎宋取士有賢良有宋詞有進士數科皆足以得人富
公蘇文忠以制科進蘇易揚文忠以宋詞進杜祁公范文正韓魏
公歐陽公李文靖向文正皆由進士舉其他名臣何可勝數

通鑑綱目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者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訾算四得官

武帝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

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五年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元封五年夏四月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絶國者

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舉
經學文舉賢良方正之正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後不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後漢章帝建初五年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殤帝延平元年十二月詔舉隱逸選博士

安帝永初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順帝陽嘉元年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文獻通考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門太微垣左右執法所舍即郎官
府猶近世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試之公府而覆之端門此所
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選清平也胡廣首駁其非帝不從既行而
竟出為濟陰太守首坐繆舉之罰

漢安二年冬增孝廉為四科

靈帝光和元年冬十月初開西邸賣官

文獻通考曰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於
豪富之有娃益風以救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雖以貲財進
身而不害其為名士也靈帝取之於貪饕之公卿盡誆其剝下媚
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也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昭烈帝章武二年春正月魏除貢士限年法

晉武帝太康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文獻通考曰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
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
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徽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
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眾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
寄雖責於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辟曹掾皆自為
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
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至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
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
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
無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
露品人之履行稍斷者一入品目遂示不可以拔拭滌除則天下
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
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

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文獻通考曰按孝廉諸科自東漢以來皆有策試之事夫以文墨小技而定其優劣已不足以稱其科之名矣今觀東晉之事則應舉者皆不能試之人且以孝廉秀才自名而恐避以五歲待其請習乃能預於銓不亦有靦面目乎

隋開皇七年春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唐高祖武德七年春正月置大中正

玄宗開元十七年春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二十四年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二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代宗寶應元年夏四月敕議舉孝廉

范氏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憲宗元和元年夏四月策試制舉之士

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廢弊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循求多聞有德行者勿求先獻所業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就加任使則瑰偉之才不困於簸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文宗太和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尹氏發明曰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裴休李郃杜牧崔璵由等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者則亦以忠言若其劉蕡之者黜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錄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制舉以待非常之才而非常之才反由此而擯黜親策若是果何取哉

七年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試詩賦

八年冬十月令進士復試詩賦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開寶元年三月宋覆試貢士

六年宋初殿試貢士

真宗咸平四年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仁宗慶曆四年三月行科舉新法

嘉祐二年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英宗治平三年冬十月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六年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四年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紹聖元年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科置宏詞科

徽宗大觀元年三月立八行取士科

四年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高宗建炎二年夏四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紹興三年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三十一年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置武舉十科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

成宗大德四年秋八月更定除敘格

我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哉

罰選舉之制此唐漢宋為省科舉之外止有監學歷仕吏員資次二
途以為常選其他如經明行修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秀才童子
之類皆興廢不常惟任子
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
恩典或與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孫入監方有定例故臣於入仕之
路循詳進士之科而兼及監生吏員者以當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
而此二途次之竊惟
本朝雖大封拜百官亦未嘗具服拜賀惟於策士傳臚之後群臣致
辭慶賀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由是觀之則
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於進士一科是以百年以來凡
明治躰建功業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
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
亦言豪傑之士由之而進夫唐宋取士以詩賦多文而少實尚足以



得一時之豪傑以為名臣況
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
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為士者誠專心於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
擇而謹取之必名實相符文質相稱然後得預斯選焉其所得之人
才當不止於唐宋而已也

舉官

文獻通考曰按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然則舉士之與舉官非二
途也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
當時士之被舉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後世乃偽日甚而法令益繁
多緣以科目為舉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柅
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
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
而得官者則士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

按唐取人之法禮部則試以文學故曰策曰大義曰詩賦吏部則試
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書曰判然吏部所試四者之中則判為尤切
蓋臨政治民此為第一義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摘隱
伏皆可以此覘之今主司之命題則取諸僻書曲學故以所不知而
出其所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為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
浮詞然則所得者不過學問精通文章美麗之士耳蓋雖名之曰判
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殊不切於從政而吏部所試為贅
疣矣陵夷至于五代干戈侵尋士失素業於是所謂試判者有一詞
莫措傳寫定本或只書未詳亦可以應舉蓋判詞雖工亦本無益故
及其末流上下皆以文具視之耳
山堂考索曰古者鄉大夫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
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予奪而貳于
中司士掌群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此皆古之法也漢以郡縣



宰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
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
徙官至於太僕立功自高及文猶未離乎青職賈誼超遷歲中至大
中大夫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未始有資格之拘成帝建始
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
選曹之制遂始於此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而專主選舉所用者
必加歲月先後之次而尚書從而簡試之此光武之法也其後簡試
之法壞而復變惟毛玠之典選其所進用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
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於是而有名於魏山濤之典選每一官闕
輒擇才資可為者擬數人題其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故於是而有
名於晉後魏崔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而
魏之失人自崔亮始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為三
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在侍郎則分其二其擇人之法有四曰身

曰書曰判四者皆在所可取則以德行先之德均則以才才均
以勞其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自五品以上則不試于選自六品
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
已注而唱則以類而聯其名先簡于僕射而乃上于門下給事中讀
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則駁其非既審者則以聞自是
而外又有所謂小選南選東選之名而所以擇之法則一也自裴行
儉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升降之等而銓法始變張仁褘造姓歷
改狀樣銓歷之式而銓法遂密裴光庭亦循資格而賢愚一槩而銓
法寖變姚崇宋璟患斜封墨敕之濫也乃合三銓而通掌之於是有
選銓之事宇文融患吏部選舉之不公也欲精其選而分掌之於是
有十銓之名其後楊國忠以右相而兼吏部悉唱注於都堂以誇神
速而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法遂一旦而盡廢此法之所以壞也
宋朝太祖文武常參官非有勞未嘗遷秩考績課遷之法稍不復舉
是皆典選之職自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
西院曰流外銓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
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
之法
又曰薦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
而為年停格以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
一而明經進士尤貴其得人已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謂鄉
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舉選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
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有合苟循其制而善
用之雖古所以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
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存此其意又
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豈遠相遼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仕
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謬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很濫

而妄舉者有罰則徇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
生試家法文吏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衡與此嘗是嚴
胡廣張衡已議其非以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諳奏按為限是
為猶本而求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
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為先而其弊乃至於紀任閥
閥不論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
弊或以名求之則中正之設豈不合古然流弊之甚歷代厭苦及不
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拘其
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
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於是崔亮為停年格不問賢否專以
停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琛踵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然
其法亦因時制爾夫豈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
也以待請謁於今為用是亦焉可少哉觀亮與甥劉景安書亦以激
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
之弊也陳懸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為擢賢貢至言哉
又曰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未嘗一日廢也暨漢之與此法亡矣京
房區區欲舉而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讒口漢魏而下未能行其詳
餘者惟唐與獨有成法終始行之以有可稱焉其法有四善二十七
最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
攷中外官上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
源流至論曰待常材以資待非常之材以望捨資而用望則狂繆
之流溷儌之士或以虛名而濫進然徒以資以待士則盛德尊行
壞於後儒之貲或拘於格礙而有沉陸下僚之嘆
通鑑綱目漢後主建興十五年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晉武帝泰始四年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元朝魏武初八年九月魏王考績黜陟百官

魏神龜二年二月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北魏元象元年冬十二月東魏改停年格
隋開皇六年二月隋制刺史上佐每歲入朝考課
唐高宗總章二年冬十一月定銓注法
中宗景龍二年秋七月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玄宗開元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十二年十二月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尹氏發明曰人主之職論一相乃下侵銓選之事何哉故特書親決試判以譏之
天寶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代宗大曆十四年八月沈既濟上選舉議
周顯德二年春正月周制舉令錄法
續綱目宋仁宗慶曆三年冬十月更定磨勘法
徽宗崇寧二年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秋七月銓定省院臺部官屬
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釐正選法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
本朝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爲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達御史考核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賢書之引奏取
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簡而要詳而盡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其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遂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長而又本於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豈非萬世之良法歟

官制考

山堂考索曰周成王董正治官三百六十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周衰諸侯去班爵之籍人用私意僭偪不常晉以軍行具六卿楚僭公號秦不師古設爵級以勸武功廢後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先王舊典蕩有孑遺漢承秦弊所當更新高帝無復古之志叔孫通趨時之便大抵多仍秦舊孟堅記漢置官本末周之遺制曾不多見而以察官書者蓋繼以也賈誼請更官名見沮絳灌孝帝頗有增益太初以後浸以奢廣矣曰丞相初置一相孝惠高后置左右相文帝後一相哀帝更官大司徒曰太尉文景或置或罷元狩中始置大司馬以冠大將軍之號蓋借右官名以為寵非有其官之實故大司馬太尉不並置曰御史大夫成帝更名大司空哀帝後為御史大夫後更為大司空自成帝用何武建三公之言而後大司馬大司空皆封列侯俸如丞相通典曰自此三公俱為宰相矣九卿之職曰太常曰光祿勳曰衛尉曰太僕曰廷尉曰大鴻臚曰宗正曰大司農曰少府其外有中尉秩雖中二千石後漢至九卿皆云卿一人至中尉獨不言卿則不預九卿之列明矣漢世九中二千石多稱卿大抵漢世公有三等太師太傅太保為上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為比公卿有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為上卿太常至少府九九稱下卿執金吾太子太傅將作少府詹事大長秋水衡

郡尉三輔為陪卿東都無丞相大尉御史大夫而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实因西漢之末制也建武中後去大改司馬為太尉官居司徒
司空上王粲以識文用韓歆以直諫死責以吏事而政帰臺閣司徒
鄧禹居外而尚書伏湛循行之蓋光武之視三公也輕則其用之也
易去之也不難在内則不過以吏事責之雖在外亦何所不可体貌
不正其後並幷録尚書之官建而三公為虚名矣九卿之制因循西
京而併省其僞者多矣

漢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者爵也三
公九卿者職官也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之屬加官也其爵
則以功次遷轉等級有差攷之樊噲夏侯嬰二傳可見其職官之除
授初不係其爵之高下固有爵崇而官不轉者樊噲爵至列侯始遷
為郎中夏侯嬰至侯不離乎太僕是也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
帝後元年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是也遷轉之制或遲或速



雖有資格未始一拘於資格也唯加官所加則出於上之特恩其所
加則上自列侯將軍而下至郎中皆可以出入禁闥故其叙官多在
職官封爵之上漢初未有加官且自武帝始置此而外廷公卿之權
蓋於是乎漸矣

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国政
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
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丞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常
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
事参知機務参與政事及平章軍国重事之名者也自太宗時杜淹
以吏部尚書参議朝政魏徴以秘書監参預朝政其後或曰参議得
失参政知事之類其名不正皆宰相職也

宋沿唐舊制其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三年神宗肇新
官制以左右僕射為宰相

戴記綱曰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後漢自中
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三等魏因漢制更置九品晋宋齊並因之梁
初更置十八班班多為貴又置施外国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
陳並因之後魏置九品品各置從九十八品自四品以下毎品分
為上下階凡三十階北齊並因之後周制九命毎命分為二以正
為上凡十八命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毎品分為上下
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内流内自此始焉煬帝除上下附
惟留正從各九品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
令始焉謂之視流内自此始唐自流内以上並因隋制又置視正
五品視從七品謂之視流内又置勲品九品自衛尉録事及五省
令史始焉謂之流外流外自此始勲品自齊梁即有之本朝亦為
九品品各有從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曰嘗攷漢制縣令秩千石天以縣令特掌
縣之治職亦卑矣而秩乃居部刺史之上何也蓋縣令取民最近
而易以為奸苟自給不贍必至於侵漁百姓奚假留意民事哉是
則重其禄者正所以養其廉而使自勸也



通鑑綱目周赧王六年秦初置丞相
漢高帝七年春二月置宗正官
文獻通考曰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秦置宗正掌
親屬漢因之更以叙九族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正五年又於郡
国置宗師以糾皇室親屬世氏致教訓焉王莽併宗伯於秩宗後
漢置宗正卿一人掌序録王国嫡庶之次及諸皇室親屬遠近両
漢皆以皇族為之不以他族唐龙朔二年改為司宗咸亨元年復
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屬神龙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皇族外
戚譜籍及邑司名帳領崇玄署及諸陵太廟開元二十五年制宗
正卿寺官屬皆以皇族為之宋宗正寺判寺事二人以宗姓兩制

以上故闕則以宗姓朝官以上知叅詳與宗廟諸陵薦享之事
司皇族之籍大宗正司知司事二人以皇親團練觀察使以上充
掌糺聽皇族教導宗子受其陳請辨訟之事及糾過失而達之朝
廷修玉牒官無定員掌修皇帝玉牒宗派紀族屬歲撰宗子名
以進又有睦親廣親宅都大管勾三人以內侍充
成帝建始四年春正月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平帝元始五年春正月置宗師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并省縣国滅損吏員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
二十七年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
獻帝建安十八年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二十五年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
北朝魏恭帝元年春正月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三年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隋開皇元年春二月隋改官名
三年夏四月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唐置宗師
七年三月初定官制
范氏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官名太尉掌武大
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
來失之而唐不能革也且既有三公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
也既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
之有六職天下万事備盡于此如綱之在網裘之挈領雖百世不
可易也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未見其可也
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大置員外官
玄宗開元十一年十二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天寶十一載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
德宗貞元九年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尹氏発明曰宰相順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
特如實耽趙景盧邁皆無足言独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
綸庶務則一贄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群庸是猶騏驥與駑
駘並駕耳贄於此特已宜遠引何待貶逐而後去哉書詔宰相迭
秉筆以處政事尚可以得行其志乎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
為陸贄惜也
續通鑑綱目宋太宗太平興国六年九月置京朝官差遣院
端拱元年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
仁宗景祐三年秋七月置大宗正司
神宗元豊三年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徽宗政和二年秋九月更定官名
高宗建炎三年夏四月重正三省官名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
叢學衍義曰我
国家内設六部以總治天下外設三司以分理郡邑兵柄委於五府
言路寄於六科都察院以糾庶職通政司以達下情侍從則有翰林
平獄則有大理以至太常太僕鴻臚光禄九此類者雖不同古人之
名而得古人之实矣

三省

司馬光曰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
興身親庶務事帰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
佐漢初建魏国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禅改秘書為中書有
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晋以來天子
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

書權既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説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向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中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以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領朝政務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主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中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敕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沿革刪定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外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省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決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詞訟求決皆困於留滯

文獻通考曰按以宰相而兼他官本非令典唐制所謂反輕宰相之体是也然時方用兵則兼節度使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蓋以國家方重其事而以宰相提綱則下不敢以氏ゝ之目存視之猶有説也至於三省則俱為政本之地無所不統長官則宰相所謂中書門下同平章事是也佐官則參知政事是也今元豐改官制既以中書門下同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矣而復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則是既自有佐官而復以長官兼之贅尤甚矣

按三朝國史職官志叙元豐寄祿新格以階易官謂開封儀同三司即舊使相然使相者是以侍中ゝ書令平章事加節度使之謂也自唐至宋皆有之而事体微不同唐則多以同平章事加節度使之立勲勞而久任者蓋將而兼以相之名也宋則多以節度使加平章事之有德望者而罷政者蓋相而兼以將之名也合而言之蓋位兼將相品秩文武之稱

山堂考索曰侍中漢時置多是侍衛人主或執唾壺虎子之屬行幸則從參錯於宦官之間其初職甚微緣日與人主相親故假以用事而權日重尚書只是管開拆群臣書奏凡四方奏狀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是如今之尚食尚衣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者以權日重漢武帝遊宴內庭以外廷遠故置中尚書以宦者為之又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後來洪恭石顯皆以中尚書居中用事而擅權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歸臺閣即尚書閣即禁中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中尚書行下三公或又不經由三公徑行下九卿而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矣所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問侍中是時為何官曰黃門監即今之門下省也左右散騎常侍皆黃門監之屬也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以前謂之禁避魏元后父諱遂為省猶今言省中禁中也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ゝゝ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駁又上中書ゝゝ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ゝゝ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宋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

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独重

源流至論曰三省各总職而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相必門下侍郎右相必兼中書侍郎然中書取旨其權独重至有右僕射除吏左僕射有不預聞而有當票左相必送中書右相更不欲行是制也元豈小人以私意用之

我

朝立濬大學衍義補曰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乱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陵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也雖無宰執之名實理宰執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顓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分吏之弊臣下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慶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内閣專掌制詔凡國家大典礼大政令大事幾皆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实自是以為故事餘七十年于兹矣夫不予以名則天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予之以实則上賴謨謀啓詔之益其所以為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

六曹

通典曰秦尚書四人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置三公曹是為五曹後漢尚書五曹六人其三公曹尚書二人吏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所柔冠納言憤或說有六曹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尚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尚書及度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尚書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六尚書齊梁與宋同亦別有起部而不常置也陳與梁同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其後亦有吏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書又有金部庫部虞曹儀曹右民宰官都牧ㄴ曹右曹太倉太官祈曹神都儀同曹等尚書北齊有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書後周無尚書隋有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尚書太唐尚書與隋同歷代吏部尚書又侍郎品秩悉高於諸曹

八座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宋齊八座與魏同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為八座大唐與隋同

源流至論曰唐一尚書之分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分佐其長者有三是為侍郎ㄴ中員外矣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郎中員外判其曹則何所不包亦何所不任夫何六部之外又有九寺九寺之外又有四監户部之財散於司農少府礼部之儀裂于太常鴻臚光禄勳與膳部之權衛尉掌庫部之軍太僕侵駕部之職其餘四監又以兵礼二部之所掌者而紊之亦不我於繁乎夫惟職掌太繁其勢必至于虚授是其繁也乃所以為惰也

我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周礼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爲六卿所分之職在唐分為二十四司

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勲考功户部十三司則分隷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帶領直隷府州每一司内仍各分為民度金倉四科礼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户部之制仍各分為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户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户口錢糧之政令礼部所掌天下礼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隷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擧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脉絡相通体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礼以來僅見行于今日者也

御史臺

文獻通考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髠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蘭臺成帝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罷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徴也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弾糾不法百僚震恐武太后時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凢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左以察朝廷右以監郡縣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睿宗即位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隷焉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内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凢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宋仍唐制有三院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上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察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湖廣曰山東曰河南曰山西曰陝西曰廣東曰廣西曰四川曰雲南曰貴州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隷府衛則分隷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

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史官

文獻通考曰史官肇自黃帝有之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大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諸侯之国亦置其官又春秋国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有其職秦有太史令胡毋敬至漢武始置大史公以司馬談為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任太史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自後漢以後至于有脩中間惟魏明

太宗中史職領中書其餘悉多領秘書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書皆
秘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
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其
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宋制監修国史一
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
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国史別置院於宣徽北
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

范唐鑑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齐太史兄弟
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実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
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其直筆不亦难乎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盖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実而已非如春秋有褒
貶賞罰之大也後之為史者[illegible]褒貶而忘事実失其職矣人君任
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illegible]乎其可信也



續通鑑綱目宋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夏五月作秘閣
淳化五年夏四月置起居院
真宗景德元年冬十月置龍圖閣
仁宗天聖元年帝初御經筵
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二年春正月作迩英延義二閣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後御經筵
英宗治平元年秋八月詔日開經筵
高宗紹興八年復修日曆
二年二月帝初御講殿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周礼八柄詔於冢宰内史復掌以詔王盖
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筆以
督之呉識謂内史為翰林之職盖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
猶今學士院之掌制詔也然謂之史掌文書贊治之名
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皇帝於呉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學士於是設承旨
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
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
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
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
士典籍侍書待詔外此又設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
院為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專則前代秘書
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
之任也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
今代翰林一司实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司比也永樂初



太宗皇帝又柬七人者入
内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歷任既久
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盖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法律

山堂考索曰士師之職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布憲之職執旌節
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治朝之禁令則宰夫職之王宮之戒
令糾禁則宮正掌之至于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詰四方小司寇
以八辟麗邦法皆古之法式也穆王更作刑以詰四方墨劓之屬皆
千而大辟之屬止于二百而重刑之條目減於前而輕刑之條目增
於舊也李悝在魏文侯時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用以相秦蕭何在
漢攟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篇而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
八篇於是法禁為詳其後挾書之律則除於惠帝之四年收孥相坐

之令則除於孝文之元年誹謗妖言之法則除於孝文之二年肉刑之除又見於孝文之十三年景帝之時復定箠令而笞者由得全武帝忘民之犯法也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浸密法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後漢陳寵刪漢法律而其子忠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例應劭刪定律令以為漢儀有廷尉板令春秋斷獄之篇唐之初興首以十二條約隋苛至正觀中房玄齡等始定律令格式高宗時律学之士則有律疏而律於是而始詳長孫無忌有留司格散頒格玄宗時盧懷慎有開元格後勅文宗時有大和格後勅而勅於是而始詳宣宗時張戣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勅為大中刑律統類故律與格勅合而為一宋朝建隆命竇儀重定刑統而建隆編上四卷耳至淳化則不編勅而仁皇之嘉祐則又有編勅韓琦止之神宗元豐中則命有司編條勅令凡舊載於勅者悉移之於令蓋違勅之罪重而



違令之罪輕也高宗則有紹興勅令孝宗則有乾道新書

鑑水群英待問會元曰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〻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

又曰漢高帝約法三章文帝專務德化禁網疎闊用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數百有刑措之風降于繫竟感緹縈之言而遂釋犯蹕盜環之罪卒從釋之之議而遂減唐太宗天姿仁恕以寬仁治天下而尤於刑獄為謹念肉刑之久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也覽明堂灸經而鞭背之刑不敢用也三覆奏亦詳矣而慮之五覆奏論獄於大理亦足矣而又欲議之於中書省此所以四年之間斷獄止二十九人因徙三百餘之復死此仁恕之效也宋朝太祖始用士人分治州縣之獄太宗淳化中置審刑院諸路提點刑獄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開審刑院詳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丞相又以聞然後論刑其謹重之意如此

通鑑綱目漢元年冬十月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五年春正月赦

高后元年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文帝元年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令

二年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尹氏發明曰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

文獻通考曰按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



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賢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葉時礼經會元曰肉刑所以濟乎治也井田所以立乎治也封建所以行乎治也秦漢以來井田廢而阡陌封建易而郡縣先王之制掃地迨盡而獨肉刑存焉是忽其所立廢其所行而徒恃其所濟以毒天下則其変而為笞箠亦宜矣不井田不封建皆置而不問而徒曰不肉刑則不足以行周公之道是豈為知本之論哉

景帝元年夏減笞法

中五年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六年夏四月更減笞法定箠令

帝元光五年秋七月詔大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
宣帝元康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
成帝河平元年秋減死刑省律令
後漢更始元年冬十月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
尹氏發明曰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必有大過人者觀漢祖入關
之始除秦苛法與世祖徇河北之日除莽苛政規匡々逐鹿爭雄
之徒豈可同日而語然則紀夏配天不失舊物亦豈偶然之故哉
書以美之宜也
光武建武十四年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章帝元和元年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十一月詔除妖惡禁錮者
安帝永初二年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
三国後主建興五年冬十二月魏議復肉刑不果行
晉泰始四年春正月晉律令成
北朝魏神䴥四年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太和三年魏使高允議定律令
周保定三年二月周頒大律
建德六年十一月周頒刑書要制
大象元年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隋開皇元年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十二年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十六年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尹氏發明曰舊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可謂不輕於用法矣然一
怒之頃殺人於殿廷而恐不及則奏亦何待至三概者自可察矣
十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尹氏發明曰綱目書此其曰論屬官罪聽律外[illegible]
之國自不言可知而當時之為屬官尚可不知愧恥而安於其
位乎
唐高祖武德七年夏四月頒新律令
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更定律令
四年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五年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撤樂減膳
十一年春正月定律令
玄宗天寶六載春正月除絞斬條
代宗大曆十四年六月詔冤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
宣宗大中七年夏四月定杖笞法
周顯德四年五月周作刑統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建隆三年二月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乾德二年秋七月宋頒刑統
太宗淳化二年五月置諸路提刑官
八月置審刑院
神宗元豐元年秋九月議復肉刑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為
九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為宗劉劭衍漢律為魏賈充參魏律為晉唐
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
是也
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
比例之繁奸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
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御翰墨為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唐之舊采用已頒
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

律三十一條損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十三
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
合無統後為釐正定為吏戶礼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為一十九
約六百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析戶令以為戶役婚姻分鬪訟以為鬪
毆訴訟廐庫一也則分廐牧為兵倉庫於戶為職制一也則分公式
於吏受贓於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
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守制緣情以制
刑上稽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準繩 王之憲度百
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且又分為六部各有攸司備天下之事情該
朝廷之治典統宗有綱支節不紊無比附之旁有歸一之体使知所
守而不眩於煩文民知所避而不犯於罪戾誠一代之良法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也
策斈衍義曰近年又有所謂例者與律相輔而行有律之所重而
例輕者酌乎時之所當輕也有律之所輕而例重者酌乎時之所
當重也是皆名臣之所建白
列聖之所裁處是以煩簡之制或殊而輕重之情不失也又曰內獄
成于刑部而詳于大理寺外獄成于郡縣而决于按察司審錄之使
間歲一行于天下寬恤之詔每歲一降於京師則有盡情而無濫法
矣

官闕考

山堂考索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
大壯則宮室之設尚矣故自其門闕之制言之考工記曰匠人營國
方九里旁三門鄭氏之註以為旁三門者天子十二門也月令曰毋
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也遠近郊門之與国門也內門五
曰皐曰庫曰雉曰應曰路是也諸侯之外門有四與天子同內門有
三則曰庫曰雉曰路而與天子異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
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之與九棘設嘉石之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
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
服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
人朝焉雉門之外書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
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三
代而後所以名其門者亦不一矣漢都城之門載于三輔黃圖者九
十有二曰霸城曰清明曰宣平曰覆盎曰安門曰西安曰章城直城
曰雍門洛城曰廚城橫門而直城則舊謂之龍樓霸城又謂之青門
宣平則又謂之東都安門則又謂之鼎路章城則又謂之光華洛門
則又謂之高門而清明則又有籍田凱門之號西安則又有便門平
門之目東漢雒陽城門亦十有二上應月位中東惟卯上西惟戌開
陽平城巳午順方若雍若安若拜若津曰上東夏門曰廣陽上苑駢
羅錯峙周于子亥而李尤嘗為之銘漢未央宮有金馬青鎖兩門武
帝時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于魯班門外乃更其名而謂之金馬
則金馬者因班門之舊而公孫弘東方朔之從嘗所待詔者也建章
宮之門曰閶闔亦曰璧門未央長樂甘泉諸宮皆有司馬門武帝罷
酒泉北宮令藏偃從東司馬門而更其名曰東交則以私情易之者
也若乃啓南端之特闈而端門之名於是乎顯建冰室之讒門而讒
門之名於是乎彰雲龍神虎之門則又列于德陽殿之東西是盖後
漢之制而見于張平子之賦東京者也唐之京城左河華右隴坻前
終南後九嵏南三門曰明德曰啓夏曰安化東三門曰春明曰通化
曰延興西三門曰金光曰開遠曰延平皇城在京城之中南三門曰
朱雀曰安上曰含光東二門曰延喜曰景風西二門曰安福曰順義
其中左宗廟右社稷百僚之廨列乎其門凡省六寺九臺一監四衛
十有八東宮官屬宮城在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曰長樂曰永安
若元正冬至受萬国之朝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盖古之外朝也其

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焉蓋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内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焉蓋古之内朝也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正南曰丹鳳門門内正殿曰含元殿開元時元正冬至乃於此而聽朝也其北曰宣政門々内曰宣政殿々東曰日華門々東門下省西曰月華門々西中書省宣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次西曰延英門其内之左曰延英殿右曰含象殿宣政北曰紫宸門其内曰紫宸殿興慶宮在皇城之東南宮之西曰興慶門内曰興慶殿宋朝之宮門曰宣德曰左右掖曰東西華門曰左右景德門此皆其門之可攷者也

石林葉氏曰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於宮中内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内蓋内朝以見群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註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而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于司徒府則為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為内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群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閤紫宸殿言閤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乱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廢惟以隻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仗敬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仗紫宸以為盛礼亦謂之入閤誤矣

又曰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未有無職事者類苑載宋朝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何不同也蓋文德殿曰外朝九不釐務朝臣日赴是為常朝々々猶常參也垂拱殿曰内殿宰臣樞密以下要近職事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釐務不釐務並赴内殿謂之百官大起居九三等也



通鑑綱目秦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宮及甘泉前殿

三十五年營朝宮作前殿阿房

二世元年夏四月復作阿房宮

漢高帝五年後九月治長樂宮

六年秋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武帝元封二年秋作明堂於汶上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栢梁臺災春作建章宮

後漢章帝元和三年五月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章和元年八月曹褒奏所撰制度

晉成帝咸康二年二月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

秋七月詔議明堂制度

煬帝大業三年八月營晉陽宮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置弘文館

太宗貞觀四年六月脩洛陽宮

八年冬十月營大明宮

十一年春正月作飛山宮

高宗龍朔三年夏四月蓬萊宮成

總章二年春二月詔定明堂制度

永淳元年秋七月作奉天宮

中宗嗣聖元年春二月太后始御紫宸殿

五年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玄宗開元五年秋七月以明堂為乾元殿

十三年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代宗大曆十四年六月詔宛常應望問三司使及撾登聞鼓

敬宗寶曆元年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我

朝律條疏議曰午門東華西華玄武謂之皇城四門宮禁宿衛即今長安等門內外行夜並置鋪持更謂之宿衛皇城門守衛則午門等門直守護衛之人京城門謂洪武等門

策學衍義曰我

國家稽古之制革胡元之陋習復中國之衣冠

外朝則

奉天殿也

內朝則文華殿也威權總

朝堂之上而班序肅於殿陛之間律之以彝昭繩之以俯伏挽隸之儀禀如也毿鷟之容溫如也太山中天望者毛竦斗杓橫漢觀之瞻寒即其外則可知其內矣

後宮

文獻通考曰南史后妃傳敘六宮位號前史代有不同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脩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宋武帝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

唐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綵女二十七人正八品以備周禮六宮之數其外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分掌宮中職務與膳之事

通鑑綱目晉泰始九年秋七月晉選公卿女備六宮

十年春正月晉詔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

三月晉取良家女入宮

尹氏發明曰太王好色必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猶是孟子為齊語言之耳晉武沈溺內慾去年方書選公卿女備六宮今此又書取良家女入宮則其遊宴後庭之失固不俟平吳而後見也喪軀亡國咎將誰歸書之以為鑒耳

太康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宋大明四年春正月宋主耕藉田三月后親蠶西郊太后觀禮

陳大建九年十一月周省後宮妃嬪之數

唐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即位放宮女三千餘人

尹氏發明曰按禮天子立后聞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頹其綱而亡其國今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見之稱述不一而足然司馬通鑑止載簡出宮女而不言其數綱目本之唐史大書于冊蓋美之也

玄宗開元十五年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尹氏發明曰自玄宗朝下嫁公主已失前代尚主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始知世俗承襲未易遽革今德宗始定其制可謂善之善者故特書始定公主見舅姑禮曰始則見前此未嘗行之曰見則見公主知尊舅姑德宗此舉亦可以為後法矣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唐選使采民女入後宮

策學衍義曰仰惟我

國家之於外戚不與兵不預政富貴之而已寵養之而已夫豈無所見耶於其出入宮掖外戚讒此胡元之所以亂也嚴家宮禁外戚

徵念此哉
朝之所以興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則戒履霜堅冰之漸謹
積薪厝火之憂而有任於
今日矣

東宮

通典曰九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〻〻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
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
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
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
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
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
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
闕廢官司不具晉初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
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至咸寧元年始置詹事以領宮事宋孝武
置東宮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
半後周加置太子諫議員四人至隋置詹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
坊以分統諸局門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統司
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師等六局典書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
事舍人各八人領內坊大唐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春坊以
領諸局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錄事二人左
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郎人亦統六局右春坊置
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四人錄事二人右諭德一人右贊善
大夫五人通事舍人八人兼領內坊因隋制也
朱子語錄曰唐六典載太子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
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朝
廷之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各師其屬之意崇文
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
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存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
雖制選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
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但爲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
改官制當時亦有不曾討論者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
山堂考索曰古者天子必有師後世畧之則非矣夫人心所係
人望所歸必如三王之教世子可也其或性習未定德義未成師
傅保之任如之何而畧之漢以來猶有助成羽翼戒太子勿宜獨
親外家者魏晉迄唐猶有存其禮而尊其名者宋朝自丁謂曾利
用濫居是職神祖避諱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傅而辜充不行
是或以爲階官或以爲贈典或以爲優散官頒無實職徒有虛名
至于侍讀賓客曰賓則友而不師矣曰侍則立而不坐論矣詹
事春坊又皆朝夕之所狎近者此其故何哉蓋近世師道不立非
惟不行于君臣之間亦不行於匹上朋友之際矣粗知紙上語即
恥于有所師而尙況太子將君我而又敢以師道自居哉必也正
其性習成其德義準講讀之職猶可以行其學雖友而猶師可也
繼求群英待問會元日有建儲之遠慮有訓儲之遠視建儲者所
以綿家傳之治統訓儲者所以續心傳之道統故乾坤六子而行
晉爲震長發於主器禮記一書而師傅保諭莫詳於文王世子之
所述三代聖人享國長久基業大盛垂光後來用此道也
通鑑綱目漢高祖二年夏五月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
尹氏發明曰太子國儲副君宗祧所主是時漢方倥傯乃能首建
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文帝元年春正月立子啓爲皇太子
唐太宗貞觀四年夏四月詔敕不必者聽于東宮上啓
范氏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

以輔翼之苟學問明而德性成何患不能聽訟乎且太子總年十
二而使之聽訟若其不能官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
也
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十六年秋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范氏曰太子魏王方爭群臣有黨太宗使徵為太子師以責太子
也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処父子兄弟危
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憊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
之惜哉
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睿宗景雲二年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續通鑑綱目宋太宗淳化五年九月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
王
呂中曰東漢宗廟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
蓋出其手雖李固杜喬梁竦鄭眾之徒不能正之畢之一言有爲
世法也
葉李衍義曰仰惟我
國家教養太子如太子太師之類則保傅之職如庶子諭德之類則
左右之官如
儲君昭鑑
文華寶鑑
御製帝訓
文華大訓又皆所以憲百王而貽萬世者也然齋瑕蹤則心術轉移
正人其可以不親乎一暴十寒則趨向即異正學其可以不務乎
左右正而後太子正太子正而後天下正賈生之言不我欺也賈
生之言不我欺也

郊祀考
文獻通考曰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略漸欲仲損漢晉
儀類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牽而叙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
嘗本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
合高皇帝祠坐對之而三歲郊見於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
也令此謂高皇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
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
又曰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年未嘗親郊文帝在
位二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
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二年不親郊以後
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都之所謂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一皆
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僊成帝以
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齋心舞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
世祖既立郊立於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配天之制但史記志
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言正月上辛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
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兆於
中詳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
地配冬至使有司祭天神于南郊以南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
于北郊以高后配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若一命有司祭者上皆歲以
為常故不復紀述乎
又曰自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魏晉以來則圓立方澤之祀未嘗
相涸宋承五代之弊政一番郊祀賞賚繁重國力不給于是親祠之
禮不容數舉遂以合士合祭於圓立而海岳鎮瀆山川立陵墳盈原
衍皆在從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仁宗皇祐二年大
饗明堂蓋以親郊之歲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
神蓋雖祀於明堂而所行實郊禮也然既曰明堂則當如鄭氏之註

及歷代所行故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句芒祝融后土
蓐收玄冥五官神偹祀五帝於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
又曰按三歳親郊而所祭者九三一日祀太清宫二日祀太廟三日請
圓丘行禮此禮始于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莉賈昌朝之說則以
爲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呂氏所引呂升卿之說則以爲前二日之
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爲告祭則其禮太過以爲正祭則其禮
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
者若三歳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
三歳郊祀則親享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歳一
祫五歳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
三歳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祠其
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寡故必三歳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
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名而行親祀
宗廟之禮爲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又曰按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過千里千
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嶽瀆豈必在畿內而後祭之如舜都蒲
坂而一歳巡五嶽俱有望秩之禮是也始皇雖併六國而禮與廢墜
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
官以歳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祭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
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
濟北王獻地而後率五岳之祭俱非古義也
祭寳策要曰後世之郊祀與古皆異何哉古者天地分祭而後世
多合祭一異也古者唯曰昊天上帝而後世或云六天或云十帝
二異也古者歳行之而後世或三歳一郊或終莫之行三異也古
者唯據典禮而後世或信異端四異也按周禮冬至祭天夏至祭
地先儒胡宏又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郊祭天社即祭地是分祭

之明驗也而自王莽爲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慢
天地唐宋以來率多合祭矣按周禮稱上帝者總言帝也稱五帝
者五方之帝也稱昊天上帝者天帝也所謂以主宰言者是也五
方之帝但爲天帝之佐而已而鄭氏乃以昊天上帝爲北極五帝
之名曰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
叶光紀遂有六天之說又誤釋大傳禘其祖所自出以爲祀感生
帝靈威仰至後天世帝號重複遂至於十帝矣按周禮天子一歳
親祀天凡九乃孟春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冬至圓丘共四也
四時迎氣又五也唐宋之郊則先告原廟次享大廟然後郊祀又
自五代以來又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
蔭補親屬而有賚賜故人主常以難行而止於三歳一郊或過期
不行其繁文濫恩皆非禮之禮也夫周之郊祀悉循典故而漢高
之祀九天則用巫者文帝武帝之祀五畤則因方士唐宋之大清
景靈則崇老氏至於用青詞設素饌其瀆謬亦甚矣請以先儒之
言折之朱子曰古者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享
之禮如是則合祭之謬可見也又曰天帝一也爲壇而祭故謂之
天祭帝於屋下而以神祇禮之故謂之帝又曰一國三公尚不可
況天而有十帝乎如是則六天十帝之謬可見也程子曰萬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
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如是則孟春祈穀孟夏雩天子不親祀猶可也而冬至季秋之祀
必不可廢凡三歳一郊者豈非失乎
通鑑綱目秦昭襄王五十四年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尹氏發明曰郊見天子之禮也春秋書郊聖人因事變書而譏之
或者以爲周賜天子之禮樂故魯得郊祀然夫子乃曰魯之郊禘
非古也周公其衰矣孔子魯之臣于其不滿於魯者此況西戎之

秦襄公自襄始受封已僭祀西畤至文宣靈郦密上下用事四帝至所謂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天者是也

漢文帝十五年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尹氏發明曰天下之事莫重於其始始之不謹後將若何是故有與則以貽子孫所以為禹貽孫謀以燕翼子所以為武王文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為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況是時紛紛祠祀實肪于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畤之祠則止書如雍此固綱目謹始之意學者惟能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得其旨矣

秋九月作渭陽五帝廟

景帝中六年春二月郊五畤

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

立大一祠



元鼎五年冬十月立泰一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

元封二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還祠太一以拜德星

五年春三月至太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

元帝初元四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五年春三月帝如雍祠五畤

永光元年春郊泰畤

孝成帝建始元年冬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

永始三年冬十月復泰畤汾陰五畤陳寶祠

一揚氏曰人惰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揣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繆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平帝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春正月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建武中元元年二月帝東巡封太山禪梁陰

冬十月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章帝建初三年春宗祀明堂

殤帝延平元年夏四月罷祀官不在禮典者

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詔壞諸淫祠

後主建興十五年冬十月魏營圜方丘南北郊

晉武帝太始二年春正月晉除郊祀五帝座

太康十年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元帝太興二年春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

隋高祖開皇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太山

唐高祖武德三年五月唐立老子廟

尹氏發明曰唐信妖人之言而祖老子綱目止以立老子廟書之者不予其祖之也

高宗顯慶元年六月詔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

二年秋八月詔廢六天之祀合方丘神州為一祭

睿宗太極元年春正月祀南郊

夏五月祭北郊

玄宗天寶元年二月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於南郊

昭宗龍紀元年十一月上祀圜丘

續通鑑綱目宋真宗天禧三年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

地于圜丘
大赦
神宗元豐五年秋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
元成宗大德九年夏四月始定郊祀禮
我
朝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祀典之載於禮者莫先於舜典也竊意其
所謂類者史臣紀舜受命之初其祭告于神也皆類合于上帝不言
后土者言天則地在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而不及
后土註謂具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于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
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
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天與地並祭猶父與
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為不經夫
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
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神皆各為
壇以從祀益寢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饗祐休徵屢應
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非一日矣萬世所當遵守



廟享
通典曰漢高帝令諸侯都皆立上皇廟高帝崩孝惠即位令奉常叔
孫通定宗廟儀法帝東朝太后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人作複道武
庫南通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謂出高帝
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子孫
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
北衣冠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帝乃立原廟又尊帝廟為太祖
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常幸郡國各立太祖廟至宣帝大始
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凡所巡狩亦立焉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
武帝為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
節侯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
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
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初不敢違以更衣有私別上尊號曰顯宗廟
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于世祖廟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
和帝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
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朱子中庸或問曰失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
之各為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
獨尊一廟之尊也至于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
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
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



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孝
皇帝共為四廟迎神主祔于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
中書侍郎岑文本義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
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
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
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于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
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盛
典不刑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群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皆子維之

詔遣虞成之曰季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禮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文獻通考曰晦菴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其以為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為後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議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南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為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於稷契故萃之以為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倫矣漢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當中寢闕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于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位暫居昭穆位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向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萬世之規既以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矣以宋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舉之區夏光啓後嗣者若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毀而毀之可乎稍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室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為太祖而以藝祖太宗與同世室然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方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為始祖或者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使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其所啓土創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不可以言百世不遷矣

又曰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以為太祖禮也自鄭玄註有郊祀配天明堂享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為禘郊即郊也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為不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為天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奸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世哂之以為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

王矣而求其所以尊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宗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稷可比不貲之派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誰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歉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尊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乃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為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後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並雖祖聃而其意猶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宗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至宋太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為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以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為昭穆矣

又曰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于宗廟是也自漢以來禮制隳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祀之將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之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然告祭之事亦有大以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授內禪將行此禮而其它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奉行

山堂考索曰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則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為可驗也豈特商周為然哉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廟而及祭亦言天子七廟則是春秋戰國之時是說猶存至漢始有承疏有君國而求都則又有所謂四親廟故是制始不明於漢唐初有四廟正觀中從朱子奢立太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六至中宗增以七室開元則又增以九室是制又不明于唐學者能以是攷之則杜佑之說可無疑矣

又曰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周七廟稷為太祖文王武王與親廟四也殷六廟契為太祖湯與二昭二穆也夏五廟禹及二昭二穆也漢無始封之祖高祖即為太祖故漢世止于七廟唐有始封之祖故唐公景皇帝為太祖至玄宗時建為九廟其後景皇之廟既祧則神堯始為太祖當宋初興禧祖文安令為太祖至于徽宗建為九廟自翼祖而下至于哲宗也以七廟論之則太祖為太廟矣中興以來九廟之外既有已祧者惟禘祫則合食于太廟時享則分祭于原廟所謂原廟者亦各於其室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臘享而五也無事則親享有事則命官攝

[illegible]事迹

[illegible]漢二年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高祖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

十二年夏四月帝崩五月葬長陵令郡國立高廟

惠帝四年三月立原廟

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過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于原廟而簡于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景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宣帝本始二年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元帝永光四年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成帝綏和一年九月詔定世宗為不毁之廟
平帝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春正月立四親廟於洛陽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於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
以下於長安從四親廟於章陵
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靈帝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於陵
胡氏曰葬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
仁也故聖人制禮專於廟享而不發墓其於理義精矣明帝之舉
祭邕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歟
昭烈章武元年夏四月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晉武帝太始二年春正月晉立七廟
隋煬帝大業三年六月詔為高祖建別殿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唐立四親廟
太宗貞觀九年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高宗儀鳳元年冬十月祫享太廟
玄宗開元十年六月制增置太廟為九室
范氏曰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毁則無世數自古以來未
之有改也明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
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十一年秋八月尊獻祖懿祖附于太廟
十七年夏四月祫于太廟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七月詔議省祖宗謚
尹氏發明曰增謚之事前古無有也而始於唐人其濫矣無實不
經之甚然當時臣子莫敢言之獨一顏真卿抗論其失而亦不能
改故書詔議省祖宗謚以幸其有是議而惜其卒莫之省以譏之
爾
武帝會昌六年三月帝崩宣宗即位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尹氏發明曰玄宗增太廟為九室范公祖禹已論其失且謂天子
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毁則無世數深以玄宗過制為非今宣
宗又增為九代十一室則其失又過玄宗遠矣夫禮有定數而狥
己意為之則亦何所不至况唐至武宗僅十五朝而已增至此者
使如周之三十六王則所增殊未已也凡此類據事直書不待貶
黜而失自見
宣宗大中十年十一月詔議遷穆宗已下出太廟
懿宗咸通六年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享憲宗
續通鑑綱目光宗紹熙五年寧宗即位冬十月詔議祧廟
元成宗大德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我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旨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
本朝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
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国忠
烈公俞通海蔡国忠毅公張德勝越国武莊公胡大海郢国武桓公
趙德勝泗国武莊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十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国公王真榮国恭靖
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
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礼官議請於
今開国元勲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六經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惟擇文武大臣配享以成一代崇德報功
之典

樂名

文獻通考曰按漢志言漢樂有四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也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也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但短簫鐃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既皆叙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為禁衛鹵簿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訟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部非惟所用[illegible]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及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為一而以為[illegible]出入警蹕之樂然其所用[illegible]鼓簫笳橫吹長鳴[illegible]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部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万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發至于册寶上尊號奉天書奠王附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序曰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乱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為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〻〻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閑工人常肄習之其且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于天聖景祐之間雖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然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亡宇且陷于女真矣

山堂考索曰按五行鈞命決云伏羲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樂為祝續[illegible]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帝曰五莖堯曰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禮樂志云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緯不同樂府疑雜西漢武宣之世命禮官考制度閱藏書之府該協律之官究代之微聲古今之道器中微而起戲絕而續是以芝房寶鼎白麟赤雁之歌九十有九章舊之于郊丘及取安世歌九十有七章用之於宗廟然晉宋齊梁陳周隋以來損益雖或不同然原流所出如國風雅頌可以文分而派別也如晉有夕牲及迎送神之歌齊有嘉薦[illegible]之歌隋有蜡祭先農朝日夕月之歌或為十二雅或為十二和或為十二成或為十二順歷代用之於天神人鬼地祇而不可雜也其外又有鐃歌有橫吹曲今所存有鐃歌二十二曲而其四曲無傳橫吹舊有二十八章如木蘭詩戰城南張籍李白嘗有是作此鐃歌詞也如入關如出塞張騫從西域[illegible]有是作此橫吹曲也其外又有相和三調皆周人房中所作之樂也如長歌如短歌此平調也如苦寒如秋湖此清調也如公無渡河如飲馬長城窟此瑟調也三調之變又有所謂清商樂者如巴渝明君白鳩白紵之屬是也隋有七部唐有十部而獨以清商之為中上正聲也

通鑑綱目漢武帝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成帝綏和二年六月罷樂府官

獻帝建安元年冬十月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唐高祖武德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太宗貞觀二年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高宗儀鳳三年秋九月詔復奏破陣樂

玄宗開元二年春正月置左右教坊

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而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放鄭聲爲戒況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周顯德六年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續通鑑綱目宋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秘書監劉几等定雅樂

徽宗崇寧三年春正月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政和[illegible]年五月頒新燕樂

[illegible]以仰惟我

國朝

太祖高皇帝功成作樂而一時儒臣當草創之餘承絕學之後務從文之事容或有未足以當

聖意者故樂無全書茲欲參酌百王之樂以成一代之制自非學貫天人者固不足以當此大任而其人豈易得哉噫得其人則天下無難作之樂得一師曠則天下無難正之音斯人不世出而樂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伏望我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庶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此則愚所謂和平天下之本也若乃制度文爲則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子之鐘律通解蓋庶幾焉如有用我誠願執此以往也



## 王制考四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李黼撰黼無錫人是書採經史中有關制度者以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國語凡先王之法類聚於前以史記漢書以下凡後世之法類聚於後統爲七十四篇自序謂他日下陳場屋上對明廷蓋爲舉業對策設也其書成於正德中本四卷朱彝尊經義考誤作一卷且此書雜採經史自分門類非疏解禮記之王制彝尊列之禮記亦爲失考蓋彝尊原注未見特循其名而錄之故有此失也然此本實出自曝書亭或藏收浩繁自不及檢歟抑得此本時已在經義考後也

古今經世格要二十八卷

〔明〕鄒泉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格要二十八卷》提要

刻古今經世格要序

今

聖天子方篤意教化詔所司選師儒嚴條約將責士以實學俾皆通曉古今適于世用至勤懇也然實學亦難言之矣博士弟子往往家無儲書且不覩所謂金匱石室之藏相沿掇述括帖而誦讀之以爲應有司之試而莫究其所繇出馳騖者又浸淫于諸子百家稗官小説而不得其要頗甚則詭誕者譁性命[illegible]窮窈渺土苴一世之文章事功而程蹟量能曾不能効一割其胡以稱實學而適世用也

延鄒君子静氏則幾是焉君少儁朗不凡早負文譽尚操行好博綜經史爲制義雄健秀麗間攻古文辭亦中榘矱與人語及天下事每振纓高論有不可與曲士道者然數奇戰藝塲屋者五比坐窮蹶屈抑中而學益力操益勵執經問字者日益衆而英俊挺拔之士多出于其門然君自以爲無當于世也遂結

廬山谷問綖覩聖賢經傳註疏歷朝史紀書志及

沿代制度訓誥名臣奏疏論議一一誦習遇有関于六官政理者則識之萃其菁華次其條貫加以標駁参伍毛鳌同異彚諸古以取證合諸今以適宜或微詞以見風或因事以申規津津乎其説之不啻数十萬言若天官則曰銓選曰考課曰官制地官則曰輿地曰口役曰食貨春官則曰象緯曰禮制曰學校曰貢舉曰樂律夏官則曰兵戎曰夷裔曰要害秋官則曰刑法冬官則曰工作曰河渠𣲖其綱也而其析綱為類析類為目則若開群玉之府而璜琥璋璧畢具余不可得而悉数矣余於君有世好後余生以文字為忘年交又習其志行雅已中好而貌嚴之日病痊君門人数輩持一編示余謀梓之且屬余言冠其端余開巻即悚然以莊竟讀之曰六官事盡在茲矣所謂實學而適世用者非耶雖以經世可也故名之曰古今經世格要云若曰格國體之要而非以夸靡為也昔人有言祿位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書余始是之今乃知大不然君經明行脩固非長扼塞者然亦遭廻久矣跡頃歲所著學庸語孟折衷毛詩説約已當吾世而大行無問遠邇咸心服而神嚮之𣲖其傳豈有祿位動人耶况是編苞并今昔典故之要羅絡世代熈康之畧而世儒方苦於載秩浩繁闇於時務大較得此編之該約適度條筞中窽良是啓橐鑰余意即學士大夫搜採文獻談説經綸者所不可廢焉何論應制舉者乎其愛而傳無疑矣昔王仲淹一隱君子其論時事儘可觀而紫陽夫子亦謂其有可用之實卲尭夫為甕牖讀書而尹和靖氏至許其所著為經世之學士固不可以顯晦量也君一意脩古亦無愧古人曠覩者寧不以二子者期待之哉君是編於六官之事既稱備矣其六官之外猶未備者凡

四綱亦業有端緒異日者余又將觀厥成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典誌總裁官養齋嚴訥撰

# 古今經世格要目錄

## 天官部第一



## 天官部第二

舉親　舉偏　自舉　舉代
不輕舉代　舉不求忌
皇朝舉賢　總叙薦舉
三代列國命卿大夫士　周簡條　兩漢公府辟士
（以下辟署俱見徐氏馬氏論）　兩漢長吏辟取屬
隋州郡無辟署　唐辟署不一
宋辟法拘資格
天官部第三　官制格小序
伏羲至顓辛官制　唐虞夏商官制
周官制　漢官制　魏晉至隋官制
唐官制　宋官制
皇朝官制　宗人府　公孤　殿閣學士（附中書舍人）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總論六部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太常寺　光祿寺
太僕寺　詹事府　左右春坊　司經局
國子監　鴻臚寺　翰林苑　尚寶司
六科　京府　欽天監　行人司
太醫院　上林苑監　五城兵馬司
各衛經歷司　京衛武學　僧錄司
道錄司　神樂觀（已上係大小京官　已下係大小外官）
承宣布政使司　提刑按察司

都轉鹽運使司　鹽課提舉司　府　州　縣
（官制二）王府官
襲封兗聖公
公侯伯　駙馬都尉　五軍都督府　錦衣衛
在京諸衛　留守司　都指揮使司　行都指揮使司
外衛指揮使司
內官　女官　土官
（官制三）文武百官爵號官品階勳祿
正從一品至正從九品　未入流
地官部第一
輿地格小序
古今郡國廢置沿革　歷代帝王建都之地
皇朝建都　建都總論
北畿　南畿　湖廣　浙江　江西
福建　河南　陝西　山東　山西
四川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皇朝一統國志　天下方輿四極
夏商周九州之制畧不同（以下係廣類）
夏書禹貢周官職方相合之義
禹貢五服職方九服相合之制
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藪澤川浸
周嶽與虞夏商不同漢嶽與虞周不同

歲貢　吏員　參觀貢舉總論

春官部第八

樂律格 小序

總類 經傳史凡十條

小類 葛天氏八闋至虞舜簫韶凡八條　夏商周秦樂凡五條

兩漢樂凡三條附論　魏晉隋樂凡三條　唐樂凡二條附論

宋樂凡二條　總敘宋樂

皇朝樂　雅部胡部俗部　萬曆山東登詩策畧

論今古樂

論律鍾呂全義　黃鍾律本　黃鍾實數

律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義

律止於十二變律止於六之義

律生五聲而聲止於五陵濟五聲而變聲止於二

十二律旋相為宮生八十四聲六十調之義

正聲子聲　朱子序律呂全書成法　漢斛積分可考

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說　孔氏禮疏　律呂總論　起曆

候氣　備數　審度　嘉量　權衡

皇朝揚應論元聲書　應天樂律策畧

夏官部第一

兵戎格 小序

兵戎總類

兵制 周小司徒卒伍　大司馬制軍

司馬六軍乘馬法　管仲內政寓軍令

漢書論春秋戰國秦用兵　秦銷兵發謫　漢兵制

漢調兵之制　總敘兩漢內外始末　唐兵始末

府兵之制　敘唐方鎮兵始末

唐志呂氏論唐兵變不同　宋兵制 以上總論

皇朝兵制　敘永樂至嘉靖兵

京師三營軍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

延綏寧夏入衛軍遂左抽添軍召募軍　屯兵

戰兵　民兵　客兵　論邊民為兵

敘團營　敘兵弊

夏官部第二

本兵 仲康命胤侯　周官司馬　魯合中軍

魏置五兵尚書　唐兵部　宋樞密院

皇朝兵部都督府

將附 經史子凡七條

選將 歐陽脩奏　富弼奏　張舜民奏

御將 蘇[illegible]洵衡論

任將 六韜論　陸贄奏

皇朝選將馭將　王文恪論重將權　鄭端簡論求將任將

武舉 劉大夏議武舉

武舉 萬曆丙子陝西策畧

武畧 經傳子史凡十三條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一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纂輯
納言　雨亭陳　瓚
宮端　定宇趙用賢
侍御　秀峯錢　岱
憲部　貞蓭蔣以忠
憲部　雲峯王之麟
進士　襟宇顧雲程
鄉進士　養蓭蔣以化
鄉進士　蓮丘邵　登
鄉進士　湛源陸化淳同訂正

## 天官部第一

### 銓課格

周禮天官冢宰鄭氏以為象天所立之官天者統理萬物天子命冢宰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也然任官定位而後爵祿之蒞稽徧察而後黜陟之吏治之盛有由然矣自設選曹以來觖成寖失古意躡級之聖書貫魚之例薄才俊之士恒嘆之而温室之議嫌其瑣碎黄龍之詔斥其具文考法亦鮮稱平矣善乎丘文莊之言曰秉銓衡者量才於資格之中聚功過者拔才於考課之外求賢審官之法何以加焉倣其意次銓課格

### 銓選類

#### 舜命九官

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若皐陶稷契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

其按舜咨禹使仍作司空兼宅百揆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則舜命稷契皐陶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也夫舜稱濬哲文明即任己意用人不謬矣乃命官非出於咨則出於讓蓋知亮天工之不可以苟而稽衆論以進之也後世不加考詢而苟且官人能無弊乎

#### 禹論用人以言以功

禹曰萬邦黎獻（黎民之賢者）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視其蘊也）明庶以功（考其成也）車服以庸（旌能命德以厚其報也）

丘氏濬曰試人之法有二曰言與功而已言與功者禮記所謂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是也進人不以言則無以知其所有之蘊試人不以功則無以驗其所行之實蘇軾曰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是則以言功為用人之法其來尚矣

#### 皐陶論九德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亦[illegible]也載行也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順也）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相師法也)百工惟時(及時趨事)撫于五辰(四時)庶績其疑

蔡沈曰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才任天下事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

周禮太宰內史司士之職

太宰以八灋(法也)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官所居曰府官屬者六官之屬舉者能揚其職也官職者六官所治之事辨者任其事也)以八則治都鄙二曰灋則以馭其官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法則者兩伍教輔家)(臣之屬官者守職整不可相兼祿位者都鄙之士馭之者攻察其藝養之祿而定其位)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必有德而後任故曰馭其貴必有功而後授故曰馭其富)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親賢四曰使能(進用有德則民知德之當)(任用才藝則民務知能之當勉)

內史掌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群臣之名籍)以治其政令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其合夏官王制二說觀之則司士蓋司馬之屬官凡士之進于司馬者皆司士掌其名數之籍而其爵其祿必於定論任官之後東萊所謂既入仕凡經三級始得祿者是已古之不輕用人如此哉

秦仕進之途

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強為務仕進唯關田與勝敵二途而已

兩漢銓選之制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係屬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為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為它官以補闕員　元帝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光祿依此科每歲考按究其第高下用知其人之賢否也)成帝始制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

論曰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非無等次然亦不限品秩高下為升降而選轉之權又皆出于一至成帝置兩曹尚書選曹之制遂始于此而權亦出于二矣

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尚書以總三曹之事而於郡國屬工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其所主

用必加歲月先後之次而尚書從而簡試之
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奏劾請下
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至安帝時三府甚輕陳忠上疏曰
今之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公順帝陽嘉中
郎顗對尚書曰今選用皆歸三司競相謁謝開長姦門尚書
職在機衡偏黨之恩或無所用
馬氏端臨曰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
在尚書今陳忠之說如彼而郎顗之說復如此要之三公
與尚書均是人也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人則皆不免
狥私苟欲狥私則何所不至哉而謂其職在機衡宮禁嚴
密私意不得通疎矣
某按西漢之末選曹有制東漢之初簡試有法皆足以得
人自專任尚書或復勅用而三公既免選舉之責尚書亦
復不坐責賞無歸遂至所進用者多以干請得舉而寒素
者見遺矣此呂彊（靈帝時宦者之賢者）所以申上舊典而黃琬陳蕃
卒以舉才見傷與
順帝時左雄為尚書令上言郡國孝廉出則宰民宣協風教
若其面墻無所施用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察皆先
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
異能以美風俗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時郡守多坐謬舉免黜唯陳蕃李膺陳
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迄于永
嘉（[illegible]）廉平多得其人桓帝時綱紀頹廢凡所選用莫非情
故故時議以州郡相狹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
人不得相監遂有三互法（三互不得交官）而禁網密選用艱矣
漢後帝時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能量）授任不計資敘時
犍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
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祇已為廣漢
郡守（[illegible]）

敘漢遷轉

論曰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
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
從官至有並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何淹滯
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
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若此者又何
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
一出於上固未始為資格所拘矣

敘漢辟除

論曰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
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
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illegible]朝廷無遷選之勞官府有薦
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于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皆吏
拔于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

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别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覧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術累於家而聞譽達于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於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労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 敘漢流品

論曰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觀其材能勲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引彊申屠以蹶張（引彊引弩官也蹶張謂足踏彊弩張之者材官也）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位致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其以明經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才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騎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為卒史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然其始雖有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為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别以宦官典領尚書以藝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士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邯恥以孝廉而為郎也（睍辯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 敘漢雜流（此主胥吏註）

論曰蕭何著試吏之法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吏又賜六体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為吏者固以諷誦字畫而為之矣至於太常選用文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刺史以至二千石屬者則胥吏之職又無間於清濁貴賤而為之也故兒寛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史路溫舒既為獄吏而又以通春秋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於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丞相則知漢之胥吏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三公有長史有符掾後世所謂堂後吏是也所主之事不一皆以天下名士為之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率由此徒進用一時俊彥萃於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既多乎而後世顧以為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為恥而不肯為也

## 曹魏銓選

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砥礪廉節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

論曰玠典銓人物選用先尚節儉而天下士人皆從約損豈不稱左雄之後一人哉顧士不可以一節檢也以一節

檢則凡激詭之行所由以容僞矣故當時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自挈壺飧以入官寺有如何洽所言者云

魏文帝時曹丕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第其高下群科目觀明帝太和之後俗尚浮靡遞相標榜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譽者或至禁錮廢黜嘗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餤也吏部尚書盧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

## 西晉銓選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武帝泰始中矧馬山濤為吏部尚書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然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或譖濤輕重任意而濤行之自若久之衆情乃寢　王戎領吏部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然有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其名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于用長荀勖工於用短陳道寧纚纚棤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時託疾不見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論曰山濤王戎相繼典選雖賢否不同而皆有鑒識巨源啟事中所慰分者內則要地外則方面戎所評議者亦一時名勝非後進小吏也後來居是職者既乏二子之鑒識而其所權衡不過么麼微官所謂勘簿呼名一吏足者是已昔人有言心業水今之大臣以堂除與人者乃昔人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毋惑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繹斯言也則用人者可徒泥資格已哉

時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敝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因上疏言九品有八損而官材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今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讐結於大臣損二也本立格制謂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貴異在下不肖在首損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之縱橫任意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損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

惰矜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損五也凡所以立品設
狀者求人材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高卑附叙抑功實而
崇虛名損六也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
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七也
前紹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
其善天下之人皆懈于德行而銳于人事損八也九品中正之法以品則著其居鄉之善惡以狀則定其居官之優劣於升目黜選二格詳累互見焉

馬氏端臨曰九品中正之官設之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
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
有才能績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
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
品則疑其難憑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
法而後以中正所定之品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
又未必允當乎

劉宋銓選

孝武不欲用人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撤其權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
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
以利以試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
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其掾屬三公
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
其才罕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於谿
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千群俄折于一面庶僚
百位專斷于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矣孝武雖分
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時顔峻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奏無不可謝莊代峻意多不
行然賓客或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顔峻嗔而与人官謝莊
咲而不与人官
論曰自魏晉以來州郡無上計之事公府無辟召之舉士
之入仕者始則中正別其賢否次則吏部司其升沉而已
所以尚書之權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故賈京與任愷
爭權則欲令其典選俾之易生間隙蔡廓以主闇時艱不
欲居通塞之地有以也顔峻之予謝莊之咲意將無同乎
蔡廓為吏部尚書徐羨之欲黄散以上互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北魏銓選

崔亮為吏部侍郎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
雖後官需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
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後甄琛等繼為尚書亦利其便
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
薛淑為吏部郎中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
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
謂銓衡辛雄亦言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
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
之任託頑鼠以百里之命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皆不報

某按蕭寶寅傳言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叙內官四年爲限今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資歷[illegible]有意于抑新進拔淹滯矣故昔人心業水稱其利柄在己人不得干失而有復不若初法之容僥倖長躁求而使士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也然則薛辛二子之言非乎某嘗考停年格在于武人入選之後則始于張仲瑀种玨張之銓別選格以致羽林之作亂也亮嘗答甥劉景安書云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孟亮亦懲張彝之敗而爲之也嗚呼魏孝文時詔任城王隆簡舊臣當時自公侯而下冗散無事者勤以[illegible]數登量其優劣爲三品咸無怨言彼固以公與明得之也若亮者吾無論其失才矣不迨于以天下之公典爲私怨哉

## 隋銓選

開皇中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材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六品以下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等甄別人物頗爲清簡而譖怨紛紜二人皆除名

沈既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示　而俾人知恐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騭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措擠也暨艷張彝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武當魏武而敗盧薛值隋文而身墮時雖不其然乎

## 唐銓選

唐制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爲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爲中銓東銓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則以類而聯其名先簡于僕射而乃上於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則駁其非審者則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凡五品以上皆制勅授六品以下則旨授（制勅授者謂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旨授者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從之而不可否也）此外有小選謂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者也又太宗時以歲歉責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高宗時以嶺南五管黔中都府官非其才遣郎官御史爲選補使謂之南選（嶺南黔中之吏不至京師故遣官往選）然廢置不常

太宗貞觀中勅每年冬薦官吏御律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迹定爲三等并舉主姓名錄奏

馬氏端臨曰唐初所謂冬薦即後來所謂舉狀也所薦必

試而後用則薦人者亦必審而後發不至如後來全以請謁囑託而得之者矣

高宗總章初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內外差次量官授之其後張仁禕又造姓歷銓歷等式而銓總之法密矣時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望請釐革稍清其選

玄宗時張九齡進言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省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在外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斜封官韋氏敗始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悉奏罷之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幾璟元之罷復斜封別敕官

玄宗勵精為治制凡官不列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院親臨試以理人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其後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分主之而天子親臨決焉吳兢諫以為萬乘之君下行選事復以三銓還有司

開元中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無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沉滯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馬氏端臨曰自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然則年勞之說自西漢以來有之矣然未嘗以此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光庭之在唐則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持者不能脫穎以出遂至遭迴宋蕭二公璟嵩皆以為非明皇雖從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其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變何也蓋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則賢哲亦不敢以此自詭故也

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優宜對衆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或於宅中引注焉

論曰唐選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何其詳也時則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自裴光庭作循資格至楊國忠遂唱注於都堂以誇神速而選

法大壞乃以冒衆之才三選無成不得已而就張建封之辟蓋唐之選法寖壞失中嚴則賢愚同滯寬則賢否混淆法使然也

德宗時試太常沈既濟極言選弊曰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利祿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閒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浩浩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鑑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又曰選本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祭本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年號皆中宗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亦久乎

胡氏寅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與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寄付之成法猶意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選本條雜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本其狗私不公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

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三數歲一集選人猥至文簿紛雜吏因得為姦利士或十年不得官而員闕亦累歲不補陸贄為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為常疏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功勞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狗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本里選之法長吏辟本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謐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驗也後世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本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每須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本勞效須加奬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僚屬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賢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本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本是也又曰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

然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作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賓於周行既任于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

論曰唐吏部所試身言書判唯判似為切蓋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於是焉在亦覘仕人之蒞政臨民一義也然命題取諸僻書曲學而選試者亦務駢儷組織無益于治理是與礼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而吏部所試為贅疣矣陵夷至於五代干戈侵尋士失素業無論所謂流外銓者即進士三禮多一詞莫措相傳藁草至有狀稱晲過者矣蓋制辭雖工亦本無益及其末流上下皆文具視之耳

總論唐內外官迭為輕重

論曰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於朝為榮故外輕而內重俔若水以京官選為河南採訪使不為薄矣視班景倩貳卿之行至有登仙之嘆蓋是時雖有朝廷冗官擢為方面者常自謂下遷一經中華之变自是朝廷不尊外勢轉輕而為重加以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無藝京官之祿寖以衰薄故薛邕由左丞刺歙州此貶也而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凡幕府賓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為郎吏其曾遷臺閣者又寧以不赴取罷去矣此士大夫固有所以恥立于朝之故李泌增俸之請毋乃見其一未見其二乎

宋銓選

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至熙寧中始定銓試之法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法官仝銓曹撰式考試第為三等

太祖乾德中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上慮銓衡止憑資歷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

太宗太平興国中詔自今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

考其履歷審取進止時上選用庶僚不專委有司皆引對親其敷納有可采者悉與超擢後慮因緣矯飾徼倖冒進乃有是詔　端拱中令自今中外官所舉之人並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所舉責實無驗者罪之如舉狀者有賞典

真宗咸平初秘書郎陳彭年請復舉官自代之制詔可

仁宗時舉官擢人不常其制天聖後進者頗多物議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　蘇軾策别畧曰国家取人終身進退之决在於召見改官之日今之議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将執文墨以取必於我是一定之制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又曰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時改官務資考併衆官之數而所舉敗事者連坐舉主故軾言之)

神宗以舊舉官往往緣求請得之多且濫詔内外舉官法皆罷令吏部審官院槩以公法參議選格又詔堂選堂占悉罷

論曰熙寧之法罷諸司之薦舉付銓選于吏部所以示至公而絶倖門也乃東坡上言(時東坡擬別封准官)有云意外之得使天下常調皆生妄心又有所謂選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以指射以酬其勞者豈阿諛時指附會新法如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不在此限而別開一竇乎



哲宗元祐初司馬光言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且衮宇至廣俊乂如林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俱同上)八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同上)所貴人人謹重所舉得人有不如所舉嚴加譴責詔皆從之

徽宗政和中臣僚言官冗吏員增多本因入流日衆欲節其來唯嚴守磨勘舊法勿苟循妄予而已且今之磨勘凡皆棄法用例請詔三省若吏部舊有正法自當如故毋得用例

某按當時磨勘之例有局務減考第者有川遠減奉官者有用酬賞比類者有因大人特舉者有託因事到闕而不用滿任者有約法違礙許先次而改者夫法之所不能求者始用例例日益繁則法日益廢恣情於出入之比而人始有逸於條憲者矣固不獨銓法然也此謀國者所以論䟽於政和紹興之間與

高宗建炎中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黻用事有詩堂及吏部闕者例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容献以自効為寒遠患望明戒焉

總論宋選叙

考索曰太祖革五代之弊政能可旌也擢以不次無所稱者雖老不遷魏仁甫之羨利並命遷秩張之華之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臣下無私心天下無廢法不以資歴為遷進也淳化中欲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移其職而歸之有司而磨勘一法悉以任之然天子實為之進退故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遷叙猶未弊也至真仁之朝憫久次示寵恩所進秩者未盡賢否之實然猶天子悔悟則革之大臣論列則從之而考覈引對又未嘗缺遷叙之弊猶未甚也自熙寧以後其權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吏部既有格法不必銓量官秩則計歳月久而遷轉差遣則視資高下而指射賢否混淆莫此為甚而後祖宗之良法廢弛無餘矣惜哉

總叙周漢至宋銓法及典選得人

劉定之策曰周之盛時罝兎之夫為公侯之佐而不必流品也非熊之叟為王者之師而不必資格也迨于漢世博士高等為尚書次等為御史學士高等為郎中次等為掌故始拘資格矣然賈誼超遷一歳至大中大夫平津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是不專以資格拘之也明經進者為博士侍中武勇進者為大僕郎將名隷市籍者賈商不得登仕版貲粟進身者不得登顯職始限流品矣然黄霸以入粟位至宰相汲黯以任子位至九卿是不專以流品限之也故周漢盛時無後世銓選之法而各收銓選之効自成帝立尚書二人而選法始起光武改尚書以總三曹而選法漸密左雄為限年四十之法則倣四十始仕之意而失之陳群立中正九品之法則倣命鄉論秀之意而失之唐之時選官分為三曹選法分為四事宋有國初之選法有元豐之選法詳見上　蓋世運代更而銓法愈密矣然其所以得士而用之者不專在於立法之密而恒在於任人之公毛玠典選吏潔於上俗成於下此魏所以盛也山濤典選甄別人物各為題目此晉所以盛也裴行儉設榜引注李朝隱裁抑僥倖張仁褘詳姓曆狀樣之法盧從愿發偽牒詭功之奸李義之號稱平允宋廣平之奏罷墨勅此唐銓衡之得人也陳堯咨升擢孤寒魯宗道捐市奸弊王質之不肯更選法杜衍之不使吏升堂賈黯之出蔡渾寇準之薦若水此宋銓衡之得人也銓衡得人故銓法不滯不然以年限久近而遷轉以名字高下而注授資歴既深雖跛躄必予年勞未及雖頴閔不庸所謂執簿呼名一吏足者是已何以躋於周漢之盛哉

皇朝銓試

銓試之法大畧似宋試行移即宋試斷案之比試招擬即宋試律義之比試論或策即宋試經義之比歳凡六選至臨選

時乃試馬然所試者其才識能否未必皆稱其所缺之員故凡遇內外官有缺銓曹必須依次排比申達卿佐預為校量總會其當銓之官必所試之人其才與官相稱然後銓注如此則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illegible]

皇朝選法

國初選用人才不拘一途設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illegible]科或從耆民及稅戶人才與科貢之士兼收並用隨材授任多出親擢其後始定銓選之法（大明[illegible]典）

祖宗以來文武並用選法亦循資格然亦不專資格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武臣之選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又不專於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於七品用之為佐貳幕職監當筦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為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大學也循資以出先歷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於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職焉監生吏員各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甲第及其不測擢用往往越常調又不專在資格也第行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天下衛所有定所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新立功資之人歲有增益其後亦何以處之也文臣　祖宗之時科舉有定額（謂舉人進士）歲貢有常數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當而無甚有餘不足之數其後言者憫學校之士多衰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自是科貢之外別開蹊徑選用之條止於此數而入仕之途比舊加多其人才日積月累遂至數倍於前至有需次二十年而不得選者其監生（謂舉人）吏員亦以人多缺少常充積於待選此非獨士子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蓋國家所恃以為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循資格而人才需選者往往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進用及用之大半衰老矣其不為身家子孫計者奚希苟不為之所而欲事理民安不可得也為今之計必有以消息停調之謂宜通計考試第列三等造冊送部上中者依次選用下等者授以冠帶庶使仕路澄徹選法疏通仕進者有及時效用之實汰退者免失職無聊之嘆且不復開倖門捨塞正路則洪武永樂之盛可復矣

又論銓選之法曰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遲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偽妄詐冒請託千求那移蒙蔽姦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同

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祿者其立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　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又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僚之在任也則得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蘇衍

李堂論選舉曰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　聖祖神武自天群臣乏偶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曲成非不至也乃僨於胡江湖賢惟糖庸辟於　大誥故進退當刑威柄於朝廷及建文革除靖難更化部選久任於蹇公至郭黃繼銓權移保舉當時每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事之後權還吏部王文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雖天順咨詢輔弼而遂為定例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遷除咸以撫巡旌異之奏為主故巡察之權並於正統之保舉然薦人之精濫純駁驗舉主之公私漸命制未嘗不公也自王端毅公之後吏部處於責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率不能行至倪文毅公則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近年逆瑾專政刻非過情遂不敢有舉異之奏然賢否之蹟吏部憑撫巡撫巡憑兩司制自不能廢也徒紛更爾雖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左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公矣而必曰見賢否焉然後用舍之今日聖君賢相所以參衆審儒為造物司命樞衡者豈區區法制條格為淺末者所窺測哉

廣類

## 資望一

宋秦氏觀曰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儁偉之人或拘格而邅迴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為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為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為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為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為未者亦必於用

資大不必於用望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學者以來觀為
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
詔應中州以上非更尊首寺監灋刑之任者不得為郡守慎
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資望二

考索曰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然用望之弊常有
甚於資者試以宋事言之官有不次而擧者有特旨而授者
畢士安以侍讀學士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
端揆王顗閤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兩遷王繼英客省使也
其知西府止於一遷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廢也
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遷則紹興
大臣深非之焉蓋資格嚴則人望為足貴用望者多僥倖者
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為百官圖以進曰如此則
為序遷如此則為不次噫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
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簿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
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又曰為
今之計誠宜大釐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資
序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科無以深資久考者為高選知愚
一別善惡陳前而萬事不治者未之聞也

久任超遷一

羅黔庵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為然
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廢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悖
大之化式以小補焉爾議者未可執為定論正德間愚嘗建
白此事而併及超轉之議大意以為超轉之說與久任之法
相與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
滯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久任超遷二

夫興事在吏而馭吏在君其術大率有二論材下計其資用
能不拘其格不愛高爵厚祿務以奔走天下之豪傑而樂為
吾用者權也按級而進計年而敘平衡而責其成功使皆安
意守職而不敢有他冀者法也然權可以馭儁異而難施之
中材則法外矣法可以馭中材而難施之儁異則權乖矣故
二者恒至於相病而明主貴參伍焉蓋所貴於為吏者謂其
能與民相習也官習民則事悉而政擧民習吏則令信而化
行此其為利豈但可以減省送往迎來之勞與夫吏不得緣
絕籍為姦已哉此久任便矣而參用權法則有三道曰超
擢貴惜也曰責任貴一也曰資敘貴均也何者超擢之典以所
濟久任也必其所擢者皆卓然儁異為衆所信服者然後不
次加焉而飾情儌擧者不得以溷之則人心益有所勸而泉
於事事以覽異典之及故擢情而後任可久也皋夔稷契皆
一時名世然皆各專一事而庶績乃熙今吏事繁多無責其
一一稱之而又畧繁文定專轄不以毀譽淆殺最然後得以
專意而敬事故責一而後任可久也夫超擢久任二者不可
得兼則必至於超擢者日捷而久任者日滯故莫若通計其

資敘而均平其治行高等者吾超擢焉既超矣而久任繼之其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既久矣而超擢繼之至於中才之士其淹歷久矣亦必計其年勞而優擢之三者均齊則人心整一安意事事故敘均而後任可久也如是故吾權為而法不之軼者權在法也吾法焉而權不之乘者法在權也吾權為法焉而天下之吏莫不自奮而思效者吾權法之不窮於用也帝王之所以總攬群材而共興治理者何以出此

資格久任相妨而有善救之方善保之道

皇朝設官分職法宗唐虞三代懷材負藝悉為器使其在國初或隨時辟召或不次遷擢有知州擢侍郎典史擢御史如規鑑馮堅輩不可勝紀而受直之臣亦多累功積勞有擁旄州二十二年知滁州十年如周忱陳璉輩不可縷述奈何因襲既久法制寖恒淹速不均人心既玩其下不安而士苟且如淺宦懷慎之說者不鮮也故論者謂循資格矣將何以旌卓異且資格又妨乎久任不有如所謂積勞取貴階迭自難期到敘遷莽覆亦迷者乎行久任矣將何以待賢勞且久任又妨乎資格不有如所謂列宿應衆不任迭常御屏圖名特賜優秩者乎吾欲不拒資格而猶有善救之方必行久任而猶有善保之道必何術而可循資格以為常調超陟以待異材俾撫按監司綜核郡縣狀上銓曹而取政績卓犖者不次錄用其他中材稱職者吏員躋諸歲貢之列歲貢躋諸甲科之列使矯厲者不阻於上進焉或慮賢否失真難於依憑則有保舉非人許其首原志節若壞坐舉主如宋端拱中之令可循也其諸為善救資格之方乎平內外之推遷權員缺之高下俾外職與內僚均一貴重而擇官成功最者薦之清要其他任淺奏功者有璽書璽金之錫有服色廩祿之加使疏遠咸得以激勸焉或慮仕途日廣後進壅滯則員缺人多儘除流職官濫食耗沙汰冗員如洪武初年之例可遵也其諸為善保久任之道乎茲二者今既行之矣而所以通權變于無窮垂經制于不墜使不循資俑而人服以久任責效而效臻者又今日所當加意者云

輔久任四事

今天下吏治率尚精覈而彝文巧詆以韓法者往往而是且日事急切繁置科條卒歸之先鷹鸇而後鸞鳳將焉用父母為也（此言[illegible]之宜禁）今吏有賕敗僅以入計免甚者罪止削仕籍去耳近例貪有指驗者墨臣得按劾之甚則逮治誠一一行之斯為囊橐計者鮮矣（此言貪墨之宜嚴懲）日恐恐遣忤抵拂叢猜怒以危其身於是用其媕婀脂韋之術以售上采而民之利病漫不加省悃愊無華之政或反不若詡智鼓飾者之速化卒使循良解体矣（此言[illegible]之宜核）今仕者恒輕外任日夕惟遷改是冀此起于任之不重也當假以便宜毋拘以文法而又隨其材器不必求備撫字果勞矣催科不過責操履果絜矣病老不苛求而一青之吏■遂皆適人未有不感焉思奮者矣（此言宜重久任之道）

卷尾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

天官部第二　古吳常熟後學鄒[illegible]



## 考課類

### 虞明試黜陟之法

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功也

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告飭之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音背猶背也三苗

蔡沈曰九載則其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黜其幽陟其明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

### 周時巡及太宰司會小司徒小司寇計治考成之法

周官六年五服侯甸男采衛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禮太宰即冢宰以八灋治官府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弊斷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音貴計也大聽其事而詔王廢置置進也廢退也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其按周禮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蓋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會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且聽其所致之事詔王行廢置此猶各計其所當廢置者耳而未行誅賞也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群吏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三代盛時考較嚴而會計當者如此

小宰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察也察而曰廉取其於而可見也司會逆群吏之法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法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吳澄曰參互者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為目則一日之計也合衆目而為凡則一旬之計也合衆凡而為要則一月之計也合衆要而為會則一歲之計也一旬之內以凡考目以目考數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目相考是之謂互積日而月又以月要而考月成積月而歲又以歲會而考歲成詳畧並施久近兼察四國之吏治周知無隱矣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日成歲成法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致其事與王

丘氏濬曰先儒謂成周六卿先考其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考諸侯考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西漢課法猶有古意

論曰周禮考成不獨司徒考屬司寇命屬已也下至宮正

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又下逮醫師亦各自考其一職
之所統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若司會一職又詳
府聽其會而掌其貳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也夫各考其
屬於下則察而難欺冢宰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
總考於司會則兼稽而備察此成周考課之政所以纖悉
隱遁而共成吏治之盛者歟

兩漢察吏考課之法

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典倍公向私侵漁聚歛三條二千石濫刑濫賞煩擾刻暴山崩川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苟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
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
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令郡
國歲上繫囚以掠笞瘐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
最以聞　黄龍初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
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
真偽毋相亂
元帝時京房言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息奉詔作考功
課吏法上令公卿大臣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唯
鄭弘周堪後善之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此石顯充宗建議實欲遠之也）



論曰房課吏治史文不詳獨晉灼所識云令丞尉治一縣
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則尉事也令
覺之自除二尉負其二率相准如此法此所謂上下相司
者耶夫考課之法必黜幽陟明立為一定之制使人皆可
行又必上下之官躰統相維而後可舉行今房上其弟子
二人（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而已居中通籍為其奏
事以防壅蔽及為權倖所嫉（石顯五鹿充宗）而出為郡守則又請
無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為其一家之學而它人皆不
能行且已欲自課吏千石以下而不欲刺史課已不獨專
欲而躰統亦隳矣此所以卒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也
幾何而不為姚平所咲哉（房守魏郡至新豐上封事日臣前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昔秦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咲）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事功課司空
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各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某按太尉司徒司空漢所謂三公也光武以吏事責三公
者即此既失其躰矣而殿最于一歲之盡又失於太驟故
丘氏以為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云
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
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公而權歸
刺擧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

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
無以私情容長憎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
非所以經盛世貽後王也

魏晉考課法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莫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卲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考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內職大臣率考之杜恕議以為用不盡其人雖具文無益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其畧以為古者黜陟擬議於心末代不得紀遠而專求微密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勞能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第其優劣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以為超擢免叙用左遷之例事竟不行

後魏蕭寳夤論曰方今守令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兩省公府閑職冗官以散位虛名而陞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此（此為內外此偽記之）

唐考課法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如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以至邀境肅清城隍脩理為鎮防之最善最相乘差以九等（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者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於尚書省大合衆而讀之然後上奏若於善最殊別有可加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

中宗時盧懷慎疏畧曰比年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觀爭求冐進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耗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遥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久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德宗貞元中考功奏准諸司皆據功過論其考第自至德後至今一例申中上考今請覆其能否從之先是貞觀中馬周嘗言豈容皇朝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至是考功復言之

宣宗大中中吏部奏刺史縣令如賦稅必集判斷不滯之類皆是尋常職分不合計課自今後但云所勾當行公事並無

敗缺惟職分爭鈌及開田招戶辨獄雪寃及新制置之事則
任録其由申上又近年以來刺史皆自録課績申省矜衒者
則張皇其事謙退者則緘默不言今後請並委本道觀察使
定其考第然後録申本州不得自録課績申省

宋考課法

宋初文武常叅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詔
宰相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以治市征
有羡詔並增秩因罷歲月叙遷之制非有勞者未嘗進秩矣
太宗時磨勘京朝官司曰審官院幕職官縣官曰考課院凡
常調選人流内銓主之叅挍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論曰按端拱四年同知審官院事則命翰林學士錢若水
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考課院則命翰林學士蘇易簡
知制誥王旦此輩與五年所命王沔謝泌皆名流貴官也
夫考課之任既專有司存矣而又特命清望之官同知其
事蓋重之也是以一時甄別多盡公得實自熙寧變法而
州縣之吏皆苟簡自恣雖有批書徒為文具而身為侍從
者又并與批書俱亡此乾道廷臣不能不為之建白與

仁宗嘉祐中同知諫院司馬光言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
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
臯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使
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然也今群臣之材非八人
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輙以易去如



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
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
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
罰之則謹恪者無不解体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
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當是時或以衆
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争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
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餙名以求功
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又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
而知人聖人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
考之功狀則巧詐横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
已人主詢諸人而决諸已使各長官自考其屬而宰相總之
天子定其賞罰則何勞煩之有

高宗時何溥言州縣之間貪吏為虐監司不聞郡守不訶甚
失陛下委任之意臣請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
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
察之罪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課從之

孝宗乾道中廣西提刑張維考察本部守令設為臧品三否
品三天子嘉其法頒之諸道以為式胡元質論其法尤未盡
曰治效赫然職事修弛臧否定矣其有治狀隱而未著無功
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之平平陽城之下下今日皆
可否也願令監司帥臣置之臧否之外無強名之上曰善

論曰其按乾道八年詔臧否分為三等治效顯著為臧貪

刻庸謬為否無功無過為平蓋有感於元質之言也然任者之臧否亦難言之矣蓋臧否之署不無請託緣者惧其入否則營救之巧何所不至平者冀其為臧則僥倖之心不能自已且初試而未安於政者先擬於否待久而後見其過者遽入于臧苟持以成心則臧者雖有疵而終不指否者雖有善而竟不録此其殿最益不可憑矣杜預言簡書愈繁官方愈偽誠哉言乎

張栻胡銓久不理年勞上嘉其廉靜詔栻特遷兩官銓磨勘四官

寧宗時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職而進退之今郡國按刺之權漸輕多徇私情而廢公法嘗考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職司一司以刺舉多者為中無所刺舉為下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願申嚴其令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陞黜詔行焉

總叙宋考課條例

以七事考轉運提舉官曰舉官曰勸農桑曰招流亡曰興利除害曰按察部吏贓罪曰平反獄訟曰覺察盜賊以九事考校縣令曰斷獄平允曰賦稅不擾曰差徭均曰盜賊屏曰勸農桑曰恤孤寡曰脩水利曰戶口增衍曰整治簿書

總叙宋考課三變

南豐之歷殿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亦云善矣然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任天子其任在有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蓋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焉此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則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歷迭為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憐恤或以大臣之論薦然未至盡委其權為此考課之再變也及其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見貶黜事權軟靡不可復收雖有司亦未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極矣鄭考

總叙漢唐宋考課

漢制主于按劾近于刻峭宋制謹于文法失之重複唐則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上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詳于善而畧于最雖然合成周大計之治而論後世之制則唐為彼善于此矣

皇朝考課

丘氏濬曰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即有虞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于其

長者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亦書其最目考功則稽其功
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
之引奏取　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
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以御史考核即
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
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
兼各代之所長而又本於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誠萬
世之良法矣又曰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
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
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世為因從
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輙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
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蹟錄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暴
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非　祖宗初意也按舊制官員
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許復任必待九
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
其申理其愛惜人才如此而近制則使人改過遷善無由
矣雖然使天下失職之人布列郡縣亦豈朝廷之福哉
萬曆考成策畧曰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於
皐陶曰屢省乃成唐虞無為之治大率賴此春秋所紀有
自朝日至日入無不自討乃職者周礼所紀有歲時月日
無不有考者卒稱盛治延後言綜核名實者則稱漢宣言
總攬威權者則稱光武蓋皆繼倒持解紐之後而用以起

敝維風也然則授人以章程約束而考其成者譬之懸權
以辨輕重惡可緩耶我　太祖肇造區夏設官分職　列
聖獨秉乾綱賞勤罰惰開濟作考功圖令所司日記行事
較勤惰　高皇賜第以旌其賢此立考成之勸者如此顧
佐糾不職三十人　章皇帝即時罷斥賜　璽書褒美此
立考成之罰者如此二百年來法既嚴明稽核整肅上下
奉行至兢兢也乃近者狃於治平日就偷安即所上計簿
入　聖覽者每廢時日貪墨酷虐有定論也乃滯留不發
何所懲惡也勸賞虛冒有明徵也乃稽滯不上何所懲歟
也錢穀額賦徵解有期也乃會計徒具而輸稅後時何以
充國計也刑獄擬議輕重有律也乃停閣逾年而究擬不
白何以重民命也條陳利病詳勘以定也乃徒取文具而
不亟下何以補民生也凡此類遂成常習矣
今上　頃歲稽查積年章奏立限考成內閣則總其綱部院
則分其事臺省則核其實下之監司下之郡縣若雷之震
若風之被中外臣工罔不滌玩惕改觀聽月有成歲有報
矣以此飭吏治而臣下尚安有不奮起事功者哉

考課總論一

今之考課非不得其人與不得其法也所尚不定而人無所
用其明法無所用其核也故必定天下之所尚而參用何[illegible]
陳俊司馬光之言其庶乎何薄之言曰郡守不訶監司下[illegible]
則以其罪罪之似矣然所畏者昧賢則其所按治者未必[illegible]

不肖不計賢與不肖而坐其舉按之罪可乎陳俊之言曰吏久于職則可察其勤惰而黜陟之似矣然所使非賢而亦久于其職以虐民民何以堪之司馬氏之言曰採名不採實誅文不誅意其言懇誠切矣然所尚不定雖使得其實而採且誅之亦未足以得天下之真才也惟求立法之初意而第為三等以核之廉明優異才能超卓者為上悃愊無華民心悅服者次之名節自矜士論攸歸者又次之郡守監司以是考其屬銓曹臺省以是論其官名實不符者棄而弗錄等而上者即與越資超擢雖入為公卿如漢氏之制可也其有實與名舍次等者亦以次簡任各當其才如此則天下之懷抱珍璞而軒冕民上者孰不向風而化思與三者等哉如是則所向既定然後舉三子之說參互行之而考課之法精且核矣天下之吏治有不興起者耶



## 考課總論二

語曰稱農者視其穀稱牧者視其畜察之各以業也今之考課進之者如恐弗勝退之者如恐弗及非不曰較著章明也然因人言以為進退矣采風聞以定是非矣人情愛憎而言未必公風聞影響而事未必實此為所察非所業也必不得矣故課吏者必核其職業之守而擴吾通顯之見其事治其民安非廉明之吏所能辦也毀之者勿聽其事不治其民不安非貪慢之吏所宜有也譽之者亦勿聽事蹟功罪斷斷不渝如齊威所為烹阿封即墨者斯則實

況遯而虛不可飭雖　典之行裁之自我而情狀在彼則既悉矣飾名不得以求功巧文不得以逃罪尚何吏治之不可飭乎

## 飭吏治一

自昔英辟所以昌化翊烈者率以飭吏治為首務矣　二祖稽制　列聖繩軌有司百執事條式舉課令森且飭凡以惠賜元元登理硼其載在會典者則銓注有式舉刺有式考察有式陟黜有式凡以示趨事赴功之準也而又部院有記科臣有記司禮有記　內閣有記凡以示率作屢省之要也臣子之所自厲而心識之者久矣故奕世以來吏恍恍奉職而治亦班班可紀說者謂國初之法井而嚴其吏　其治察其民渾以堅宣景之法順而齊其吏脩其治辨其民安以樸弘治之法謹而叙其吏爽其治洪其民泰以樂猗與休且隆矣憪自正德之際綱紐漸隳嘉靖之末恬熙已久吏治之不肅而功緒之解稽較最昔稱盛者若少衰焉識者竊謂沿襲久而玩愒生則然矣試舉往事一二言之有司約己愛民者固衆矣而其間務承指以巧宦術飭初政以希薦剡者亦不為少甚至溪壑可盈即褫冠不愧矣而徒攝文飾以為殿最何以精考核賦有常額而費多出於無經加以私囊之乾沒蠹消之厭食故所在蕭條矣有司又取盈焉民柰何不窮且盜也蒞官之士務為容飾習為選耎案積牘朽至不能稽而巧偽百出矣此

何以效靖共塞奸實也識微有　詔而拘成牒者悼于吹
駁涉隱情者畏於詳審往往糾察細過而度巨蠹非結隱
之要也議事者工詞説而不察成憲撮臆見而弗持大体
制令始出譁然盈庭即轂下爾爾矣此輕𠭃替而玩詔令
也其它名存實亡當不止此皆畏者吏治之弊也　穆考
嘗鴻然有作新之詔而惜未見德化之成若將有待爲者
今上
勵精法　祖深燭弊源申明令甲取其因循廢閣者
而振飭之頃歲又諭吏戶二部從覽意蓋惓切矣故内外大
小群工多感激砥循以圖稱塞顧實效有未盡獲者大都
弊在喜功立名耳夫天下之事成於好名而常敗於好虛
名起於喜功而多弊於無實功彼方競名以眩實吾爲撥
實以核名名實辨而吏治飭矣顧亦惟係上之所倡爲董
子曰下之從上如泥在鈞惟甄所爲如金在鎔惟冶所鑄
誠握其柄而默化之登辨之則凡天下之以名至者知吾
必察其實惟恐蹈虛浮之罰而黨功營職不暇矣不然法
制太勝而愈滋奸僞之風議論徒多而無救積衰之勢此
宋世之成功少而司馬光胡寅所深論者也其何以懲時
弊而挽故習耶

飭吏治二

聖祖大誥諸篇訓戒臣工始之以君臣同遊敦明良之遇繼
之以勸善懲惡示激勸之典而猶肇之爲書一之訓
除教恩之實國學重模範之良論用人則爰稽嘉禾
賢則躬調金杓其義既燦於日星矣
宣皇做古明良相戒之意哀集臣鑒一書上溯春秋下及
元自子產而下二百餘人爲善不同而同歸於忠義也自田
蚡而下七十餘人爲惡不同而同歸於奸佞也其義益昭如
指掌矣
今上應運登極鋭情治理嘗諭吏戶二部曰　朕奉天子民
汪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又隨時省
覽以廓採訪之明防壅蔽之患其憂勤振飭宄乎　祖宗垂
鑒之心矣

薦舉類（從舉貢狀偏　舉所不糾自舉舉代　衆所攻不輕舉代　衆所譽衆不求恩　衆所親）

易泰初九拔茅茹（茅根之相連者）以其彙征吉
程子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
則牽連而起矣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
與善實乃相賴以濟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也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不能下）舉能其官（所舉之人）
（能稱其官）惟爾之能稱（亦也）（舉）匪其人惟爾不任
丘氏濬曰有虞之朝命禹爲百揆而禹則遜之稷契皋陶
命垂爲共工而垂則遜之殳斨伯與（三臣）命益作虞而益
則遜於朱虎熊羆（四臣名）命伯夷（典）作秩宗（主叙次百神）而伯夷
則遜於夔龍（二臣名）噫君以其人爲賢能而用之而其人不
自賢不自能而推之賢讓之能此百官和於朝而庶績所
以咸熙也成王以推賢讓能戒其臣而又以政厖不任戒

其望之深且切矣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也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家　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漢楊興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當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為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致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　蜀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備言人羣)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今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兗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于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于千里不亦可乎　虞允文為相懷袖有一小方冊曰材舘錄如汪應辰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晉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已上)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薦(已上不舉)　狄仁傑為相婁師德實薦之仁傑不知數擠師德于外武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武后以告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久矣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謂太尉曰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已上攻舉)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於是使祁午為中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讎舉親舉偏舉已上合)　解狐與荊伯柳為怨趙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　晉文公問於咎犯誰可以為西河守者對曰　子羔曰非汝之仇與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惟參　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顧稱其善孫權曰君欲慕祁奚耶欽曰公舉不挾私怨今大事未定當助國求賢豈敢挾私怨以蔽賢能(已上舉讎)　魏子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戊之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雖

與之縣不亦可乎　符堅強盛邊境被侵朝廷求文武將鎮
與謝安以兄子玄應舉郗超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
負舉才也　武后詔丞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薦子光
嗣後稱職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　常袞之為御史舉其弟
練自代議者不謂之私　曹彬將薨車駕臨視之問以後事
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可取皆堪為將上問優劣對曰璨
不如瑋已而果然　呂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回臺幸
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
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帝遂大用之　程顥為御史神
宗嘗使推人材顥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
舉親已上　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以
為不祥之金　郭隗對燕昭王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
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事之士爭趨燕
而樂毅遂破齊　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
車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光武過潁陽
王霸以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猥歸身聖朝本無公卿一
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也　唐元
行沖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
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
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
無　舒元輿獻文闕下不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以布衣上
書朝奏暮召臣所上以萬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韓退之代薦書
云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
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
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
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廄者也
於是而不得知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能默　鍾皓
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西門亭
長陳寔可　韓愈薦錢徽自代表云時名年望俱在臣前擢
以代臣必允衆望　宋有舉官自代之制既罷真宗朝陳彭
年請復之舊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
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官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
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舉自代已上　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
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
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
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進用三子以致亂　蕭何病舉
曹參代丙吉病舉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能在臣右後
相次為相　階粥周瑜病舉魯肅自代羊祜病舉杜預自代
階不綱舉　王旦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披見於延和殿謂曰
卿疾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
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上
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後卒相準舉相已上

郵舉又不代張安世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
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　范忠宣公在相位
凡薦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公亦未嘗示恩
於人　王曾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
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知之乎
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猶私請而市私恩也恩
欲歸已怨將誰歸 杞杜恩舉

皇朝舉賢

太祖詔天下朝覲各舉所知一人　宣宗諭楊士奇舉文學
才行　英宗從李賢再舉年富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
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三人為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
訥五經博士陳繼文公初未嘗識繼文蓋夏忠靖公治水蘇
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耳　楊文定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
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趣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
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范致書范曰宰相為
朝廷用人非私于理開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王端毅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褎
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
維國之禎皆豈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
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
臣良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
黃仲昭賀欽迮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復崇名
節無敢以私干者　楊文襄公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若
核仇鉞于列校而寘藩就擒擧王守仁于庶僚而宸濠受誅
錄楊洪于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旅喬公
宇之捍禦晉都俞公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
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亦大矣
儲文懿任吏部正事上疏薦舉禰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
璣王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權言
五人者既以直言獨國必不變節屏身今皆棄之嶺海毒霧
瘴癘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
論風采必有俾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付吏部起用之　王陽明咨方伯舉賢昔昨見邸報知西樵
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深用嘆服但此事譬如養蠶但襍一爛
蠶於其中則一箔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在朝與自己用
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
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
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訓釋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硫琉
若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養生
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
舉正恐異日或有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　楊
石齋當　世宗即位之初入告之謀從無少咈引用忠良布
列廊廟吏部石公瑤琟入閣繼之喬公宇戶部陶公琰琰不
起繼之孫公交禮部毛公澄澄致仕繼之汪公俊兵部彭公

淳刑部林公俊工部趙公璜都察院劉公玉皆一時重頃俱
德維新之治海內翹首後皆相繼罷去是有關於世道非小

總敘薦舉錄

春秋之時趙衰舉郤縠為元帥以底城濮之績士匄讓中行偃將中軍以問舉瑗之罪祁奚推祁午為司馬以奪晉國之法子皮授子產以知政而卻諸侯之兵數子体國之誠心真有得于古人之風也自是而後漢則郡國可薦公府可薦如吳公薦賈誼果賢良矣王商薦鮑宣果忠義矣它若華龍汗識而更生為之沒引孔光誦諛而匡衡為之明揚則失也唐則有薦至三十人者有薦至四十人者如崔祐甫所薦皆知名矣李吉甫所薦皆得人矣它若李林甫之引楊國忠同惡以相濟皇甫鎛之援逢吉植黨以自私則失也宋則曹彬賢將而以二子薦呂蒙正賢相而以循子薦是不以親為疑也仲淹嘗劾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是不以仇為嫌也李文正之用賢而不市私恩王文正之報賢而恐自己出蓋不敢謝恩私門也李文靖之薦包孝肅以其同巷不求見司馬光之薦劉元城以其無書抵政府蓋不待有求後薦也它如安石舉惠卿以附新法激而為熙寧之變亂大防引楊畏以傾純仁激而為紹聖之分黨又非所失者乎昔司馬光十科之法始之以行義純固終之以練習法令蓋德行居其四才能居其六固皆可籍以舉士然必中之以蘇詢之說如所謂某人廉吏嘗以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嘗以某事知其能若皋陶論九德而曰載采采者而後可也雖然薦賢亦難矣以孔明之公而馬謖街亭之敗或者病之以房琯之明而劉秩陳濤之役或者少之不知帝堯猶失之伯鯀孔子猶失之宰予此知人之所以難而薦賢之所以不可苟也故有國者恒謹之所舉得人則增其秩所舉失人則黜其爵漢唐宋以來皆然然胡致堂以為連坐之法似淺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厭為之防耳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柰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奇給目前策斯下矣

辟舉類

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公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皆不命皆國君尊之

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佞側媚其惟吉士

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其後因而不革ゝ

漢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
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
徐氏曰漢時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而東漢之世
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為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
少博學好詞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舉博學洽聞為儒者
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
如陳紀者往往名公巨卿以能致賢才為高而俊才英士
亦以得所依乘為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
世苟合輕就之風云　馬氏端臨曰兩漢二千石長吏皆
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
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黠庶之休戚故治狀
之顯著恒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
自一命以上拘以三互之法詳見不使之效職鄉能於本
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
縣守令共理其民者則皆貪饕舞文之胥吏何哉　又曰
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
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于方鎮
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各由科目
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
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
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
是也一云為張建封所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
溫造張摶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異之士者若裴度
之於栢耆杜愔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知畧者多起
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
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嘗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
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
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
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
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
法愈遠而倜儻跅弛之士其不諧繩尺于科目受羈馽于
銓曹者少得以自遂矣

二卷尾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三

天官部第三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 官制格

夫太上雲龍鳥火之號至春秋時剡子猶能識之則知文籍既生官制未嘗無表志焉然表志者制也制必有意制者如曰樹后王君公(諸)承以大夫師長是已意者如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治也)民是也是故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蓋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凡使上下相承內外相維以制治保邦而已毋論盛世即漢之光武宋之高宗不務更制惟務省官遂皆身致中興之功目擊太平之效彼更周制若秦更漢制若莽更隋制若煬帝皆未幾而亡更唐制若武后玄宗更宋制若蔡確蔡京皆未幾而亂可監已昔班固著漢百官公卿表必先叙其所因以明簡易次述其增益由武帝之侈心終言新室慕古無補而吏民不安彼固知設官之意矣故官苟可以理民則與其煩也寧簡職苟可以集事則與其革也寧因而古今之建置不可無攷焉此官制格而宗人府而下則準今官而究其源流云

### 伏羲至顓帝官制　以下係總類

伏羲氏以龍紀故為龍師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水名神農以火紀故為火師火名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雲名少昊氏以鳥紀故為鳥師鳥名(以鳥紀官者時鳳鳥適至也若祝鳩氏雎鳩氏鳲鳩氏爽鳩氏則已備司徒司馬司空司寇之義矣)顓帝以來不能紀遠(郯子對魯昭言德不能紀)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又有五行之官(如曰勾曰祝融曰蓐收曰玄冥已備春夏秋冬官之義矣)

### 唐虞夏商官制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以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以州牧而總其諸侯者)虞舜有天下以禹作司空宅百揆棄后稷播百穀契為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伯益作虞育草木伯夷秩宗典三禮(天地人)夔典樂教胄子和神人龍作納言出納帝命蓋亦為六官以主天地四時也　夏后之制亦置六卿甘誓云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虞制禮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典司大典(大謂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也典法也)五官(五官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衆謂群臣也)典司五衆六府典司六職(六府謂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也)六工典制六材(六工謂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也)五官致貢曰享(大宰歲終令百官致其歲終之功曰享享獻也)五官之長曰伯(九命作伯謂三公也)千里之內曰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

### 周官制　附戰國秦

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成王董正治官立三公三孤六卿卿各有徒屬周於百事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而晉具六卿楚僭公號矣　秦不師古設爵級以勸武功厥後罷侯置守太尉立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于相先王舊典靡有孑遺

## 漢官制

漢制丞相一後置左右相（孝惠高后）後又復一相（文帝）終漢世公有三等大傅（高后置）太師太保（平帝置）為上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為比公卿有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為上卿（已上非常置）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凡九稱正卿執金吾太子太傅詹事大長秋水衡都尉三輔為陪卿又有七校尉三都尉而加官則如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之名郡縣則有守尉令長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正之屬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庶務所名非所任而所位非所名統体不正甚矣（西漢之初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其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東漢去大改司馬為太尉并司徒司空為三公光武以吏事責之三公然猶預事也自明帝有錄尚書之制而三公始不預事矣）

## 魏晉至隋官制

魏晉以來多依漢制南梁北魏官號垂踈至後周別立憲章（酌周禮建六官其它兼用秦漢）隋文依漢魏而大業中（煬帝）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其後官名數易百度弛亂

## 唐官制

唐職員初因隋制而小有變革貞觀中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龍朔初稿改京司及百官之名咸亨復舊至武后再易庶官擢人非次中宗復之似矣而又增員外檢校試攝判知等官逮乎景龍（中宗末年）官紀大紊復有斜封而無坐處之誚與焉（時宰相御史員外官多可以無事之）開元末（玄宗）始刊定職次著為格令尚書省以綜會衆務舉持綱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殿中）秘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脩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大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也）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是也）以分理群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是也）十六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是也）以嚴其禁禦一詹事府二春坊（有左右）三寺（家令率更太僕）十率（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率是也）以俾乂儲宮牧守都護以分臨畿服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按察採訪等使以理州縣節度團練等使以督府軍事租庸轉運鹽鐵青苗營田等使以毓財貨皆因事置使設置不常）百司具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肅代以後盜起兵興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以至中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軍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於是而極而僖昭之世至有捉船郡使看馬僕射之號矣

## 宋官制

宋朝沿唐制設官間有損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中書門下尚書雖為三省長官多不除雖除亦不為政皆為空官特以寓祿秩叙品位而已中書主民樞密主兵號為兩府而三司則主財三者之權並焉其餘院司寺監給舍練垣史館官無定員無專職故諸曹司互以它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勅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無二三如秘書殿中二局名存實廢九寺五監悉為空官而六統軍十六衛徒以備大禮之儀而已自真仁以來論者多以正名為請而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元豐中置局詳定會明堂禮成逅臣遷秩即用新制而臺省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然新階尚少而轉行易以混雜及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又以流品無別乃詔寄祿官悉分左右（請人為左餘人為右）紹興中罷之至崇寧大觀政和之間文階始備而武階亦易以新名官制益加詳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徽省則既罷後建戶部則不令右曹專典常平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其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動以繼志為言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倚六尚局建三衛郎更兩省之長為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為太宰少宰是時員既濫冗名且淆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預朝政而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徽宗）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乃精設局以脩官制格目為名書未成而邊事起矣

皇朝官制

聖祖鑒秦人弄權之禍而罷丞相懲元人竊亂之轍而革中書吏部列于六卿所以防其自專之漸五府參乎兵部所以昭其相制之權都察院與六卿為伍振風紀也大理寺與刑部持衡重民命也御史不屬于太宰六科不屬於它官使得自達而作其敢言之風也至于尉院寺監並列于內都布按司錯置於外府州縣衛分隸其間文武相參上下交制蓋尊周官之法而酌其宜取漢唐宋之善而去其弊可為萬世法矣

鄭端簡公（曉）曰　皇朝建官準法虞周雖專領兼析微有不同而規模品式大抵相為損益故權殺于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于唐而職任之貳理甚周祿涼于宋而蠲復之恩禮愈厚即有驕倖旋擯陳臬豈無冗贅亦復汰除矧文武夾維內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獨行則齟齬不遂宏謨曲算可謂博大精詳矣

宗人府（以下係分類）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漢因秦制置宗正以叙九族以皇族為之唐龍朔改為司宗光宅改為司屬後竟復舊宋有知大宗正同知大宗正以皇兄皇姪為之又有睦親廣親宅都大管勾三人以內侍充元豐中詔宗正貳長不專用國姓蓋自有大宗正司以統皇族也有玉牒所設局置官始于淳化中倣唐制也故事以首相領之自後相府有關

則以首參兼領仍帶樞字宰相在位而執政權領實訓王曆
則自仲至始也
皇朝宗人令一人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脩其玉牒書宗室
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為聞上達材能
錄罪過左右宗正各一人宗人各一人為之貳經歷一人典出納文移
恭按自漢而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非堯典首敘睦親之
意我　聖祖特立宗人府居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得此道
矣初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為左右宗正周王楚王
為左右宗人已而用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公孤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



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
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
君　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
其人語使能也　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人）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
胡安国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
保之任冢宰或缺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進
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
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
也所以然者三公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
四海亦不易處也　呂祖謙曰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
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
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缺職六卿則有職者也
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統六卿合本末精粗
于一原也
漢初惟有太傅太尉而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
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哀帝時識以漢舊無司徒
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
恭按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漢初因秦
置丞相而弘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通考曰成帝拜曲陽



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皆金
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矣
後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即司馬）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師保漢制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為
下至安帝時三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眚變咎則
責免公台獻帝時罷三公官
晉八公同時並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所謂八公同辰攀
雲附翼者也
恭按大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迄于江左
相承不改太傅為上公亦不改自是南北朝或專有太傅
齊或並為贈官（宋劉貴顯聰事置䲭尾）有三師（隋大師太傅太保）二大（大司馬大將軍）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名有三公三孤四輔之别至隋則廢三師
官矣
唐復置三師三公並無其人則闕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
其亦不置官屬　五代時多以畀藩鎮及贈官
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為宰相親王使相加官而太師則為異數自趙普以開国元
勲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
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政和中（徽宗）詔以太師太傅
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真相之
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
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為次相之
任至是蔡京始以三公任真相
其按政和至於宣和所授三公之官不獨非人名休亦未
正如鄆王肅王為之則以子為師傅矣童貫為之則以厮
役為師傅矣朱文公嘗言公孤之職舊惟文臣有勲德者
除後世或以諸王子或以武臣（如張韓劉岳是也）既曰天子之子
曰武臣豈可任師傅之責耶嗚呼以童貫猶為之則武臣
無論已宋之輕師傅之官弊一至此哉
皇朝初置三公府而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大師太傅常遇春
以上公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　成祖罷公孤官　仁宗復
設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侍上左右
備顧問咨机務無定員无專授為勲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
贈官文官惟贈得三公嘉靖楊廷和加太傅辭不受其太子
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
子賓客已上皆東宮官亦不專授但為大臣兼官加官或贈
官耳
丘氏濬曰昔太舜命伯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傅說作相未
有公孤之名成周之世則特設公孤之職而乃無揆相之
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與我　朝
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做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
間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
殿閣學士　先叙中書省及宰相殿閣學士之所自始次及我
朝殿閣學士之設実合三者而一之而中書舍人則以附後
焉
其按前代有中書之官通考以為周官内史之職盖自漢
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
僕射成帝時更以士人為之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
命記会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
固其位謂之鳳凰池（荀勗久在中書遷尚書令人有賀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
唐初遂為二省長官居真宰相之任龍朔改中書令為右
相入宋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為親王及
使相兼官無单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范質公質以
下五人而已宰相之名自黄虞以來曰六相（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
曰十六相（八元八凱）成湯相伊尹仲虺武丁相傅說周時仍

公為保周公為師皆其任也相國丞相之名始自嬴秦而漢亦有左右丞相至哀帝而廢獻帝時始復置而以曹操為之魏晉以來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爲丞相之任由是丞相反不為宰相之任而常為擅代之階矣唐初始定制以三省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之職任然省分為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復不一相職既尊無所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然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乃以處資淺之人中世以後乃獨為真宰相之名至宋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者總百官猶天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又不當復有貴官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為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国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勳臣名將為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以節鎮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逮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輩盜起竊地者皆欲效之矣文彥以碩德老臣為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矣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權臣皆為之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若唐以前亂賊遞相承襲以為竊取大物之漸又其甚者由是言之則我　聖祖之見豈不誠弘遠哉殿閣學士者唐始設集賢殿學士後改為麗政殿學士雖系中書省然特掌刊輯經籍而已其後多不置至後唐明宗即位之初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憚于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院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後有轉改止於翰林學士內選任始尊重矣宋因設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大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與資政殿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其後以待簽樞云

聖祖初因前代中書省設左右相國洪武元年改左右丞相有丞屬而中書舍人為多是年始置六部分理國事而總之中書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十三年誅右丞相胡惟庸詔罷中書省存中書舍人六部分領中書之政二十八年　上坐奉天門勅文武群臣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處以重刑先是洪武十五年倣宋制置殿閣學士吏部尚書邵質華蓋殿翰林學士宋訥文淵閣

於□宗伯宗武英殿典籍吳沉東閣並為學士是時特任左右備顧問未與機務至　成祖首用翰林侍詔解縉編脩黃淮又用脩撰胡靖編脩楊榮楊士竒檢討胡儼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名直文淵閣始預機務　仁宗又設謹身殿大學士於是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皆在內閣曰辦事避丞相稱而本官上又加以卿佐師保之名焉若東閣文淵閣大學士不得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嘉靖壬戌新建三殿成詔改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而大學士之稱隨之　凡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謀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脩畫焉平允乃行之　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蓋不予之以相之名而予之以相之實也夫不予之以名則下無作福作威之柄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　聖祖之貽謀誠遠矣

中書舍人　會典敘於通政司之後六科之前今制革中書而存之中書舍人且係閣下辦事并附于此

中書舍人二十人無正貳印屬資深者掌書誥勅冊符鐵券凡草請翰林院實諸內府左券實籍歸諸古今通集庫凡誥勅勘合籍以給就事為號凡誥勅之號四

吏部

周官冢（大也）宰（治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統貴賤使歸于一均者謂制使得其平）

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其按六典者五官與太宰各司其一太宰專於治典而已然教禮政刑事五官實聽焉蓋雖各列其目而實統之也

漢成帝罷中書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後漢改為吏曹後又為選部唐龍朔中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大常伯後又改吏部為天官又改為文部蓋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屬官悉高于諸曹其選舉皆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貳尚書之事則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矣宋初典選之職分為四而元豐又更定制　尚書侍郎左右選各凡十五案選法密矣（詳見銓課格）

皇朝設尚書一人掌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左右侍郎各一人為之貳其屬有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四清吏司文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掌官吏選陞改調之事驗封（郎中一人主事一人員外郎一人）掌封爵襲廕褒贈吏筭之事（吏筭謂以考其筭差其筭也）稽勳（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掌勳級名籍喪制之事考功（郎中一人主事二人員外郎一人）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司務（二人）省署抄目受發文移五日一奏上三月引監勤奏登選諸部司務皆如之

戶部

周官司徒徒者衆也主民衆故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

漢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輸通典通考所紀如此集考東漢百官志尚書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凡六曹所謂主財帛委輸者蓋當時錢穀貨幣皆掌于大司農也至魏文帝始置度支尚書寺專掌軍國支計呉有戶部而晉有度支皆主筭也隋改度支為民部唐改民部為戶部又改為度支又改為司元太常伯為地官竟為戶部宋制戶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凡戶口田產錢穀食貨之政皆歸於三司謂鹽鐵戶部度支也本曹但受天下之土貢元會陳于庭而已至元豐官制罷三司而其事始歸戶部左右曹云

皇朝尚書一人掌戶口田賦貢役經費之政令左右侍郎各一人為之貳永樂後添設提督倉場侍郎或尚書一人其屬浙江以下十三清吏司各掌其分省兼領京師直隸之事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添設浙江湖廣廣東福建河南四川廣西貴州司各主事三人山東司郎中一人主事三人陝西司郎中二人主事三人山西司郎中三人主事四人雲南司主事四人係為四科曰民曰度支曰金曰倉司務二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所屬衙門寶鈔提舉司抄紙局廣積庫承運庫廣盈庫太倉銀庫節慎庫印鈔局寶盈局御馬倉張家灣檢校批驗所寶鈔廣惠庫贓罰庫甲乙丙丁戊字庫外承運庫行用庫軍儲倉

禮部

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　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蔡沈曰春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周禮春官太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後漢尚書吏曹兼掌齋祀亦其職也魏晉以下多稱祀部至隋因後周禮部之名而兼前代祠部儀曹之職唐龍朔中改禮部尚書為司禮太常伯後又改為春官尋復舊宋禮部判部事二人以兩制及帶職朝官以上充凡禮儀之事貢舉之政各有所歸及官制行始正其職凡關於禮樂者皆掌之

皇朝尚書一人掌禮樂籍封建朝貢祭祀宴饗術藝道佛之政令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屬儀制祠祭主客精繕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提督四夷館主客主事一人司務二人所屬衙門鴻臚寺司儀署司賓署行人司鑄印局教坊司

兵部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鄭玄曰馬者武也言為武也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某按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是已則司馬之職乃掌兵以討亂者也故吳澄謂制畿封國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建牧立監等事以為非司馬所職疑而正之亦一見與

漢署五曹未有主兵之任蓋有太尉掌之也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周礼五兵則戈殳戟酋矛夷矛也魏晉尚書有駕部郎後周為大司馬隋為兵部尚書唐龍朔中改為司戎太常伯又改為夏官又改武部選舉亦為三銓制如吏部宋兵部判部事一人凡兵籍武官軍師卒戍之政令悉歸於樞密院其選授小者又歸三班本曹但掌三駕儀仗鹵簿等儀及歲終以義勇兵箭手塞兵之數上于朝而已元豐更制惟民兵馬政權隸樞密院武官銓選并歸吏部矣

皇朝尚書一人掌武衛官軍選授簡練鎮戍廐牧傳郵輿皂之政令左右侍郎各一人為之貳其屬武選車駕職方武庫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添設武選郎中一人主事四人車駕郎中一人主事二人職方郎中一人主事四人武庫主事二人守山海關職方主事一人司務二人所屬衙門京衛武學典牧所会同館大勝關

丘氏濬曰宋以樞密府專掌兵政與中書省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旅而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馬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其法制盡善矣

## 刑部

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

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周礼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

某按鄭玄注曰寇者害也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秋者天氣肅殺而刑以義為主也三典者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蓋辟地立君之国其民未習於教宜以柔允治之承平守成之国其民已熟於教宜以正直治之篡弒叛逆之国其民不率於教宜以刑克治之使不敢為惡所謂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者非耶

漢成帝時尚書增置三公曹主斷獄光武改二千石曹為賊曹掌中都水火盜賊詞訟罪法重於諸曹魏晉而下多置都官尚書後周為秋官大司寇隋初為都官尚書後改為刑部尚書唐龍朔中改為司刑太常伯又改為秋官又改為憲部宋刑部判部事二人又有審刑院元豐中官制行刑部始專其官

皇朝尚書一人掌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左右侍郎各一人為之貳其屬浙江以下十三清吏司如戶部之制各掌其分省及兼領京府直隸之事仍各分為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漕運理刑主事一人司務二人照磨所司

獄司亦各設官

工部

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周官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某按虞時垂為治百工之官益為掌山澤之官故各咨而命之至周司空掌營國邑而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之官皆屬之蓋合而為一官而東漢以後莫不然故並紀之見後世冬官之所自起云

周禮冬官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其一焉

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魏置左民尚書亦領其職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常置後周為冬官大司空隋為工部尚書唐改為司平太常伯又改為冬官宋制工部判部事一人事皆隸三司本曹無所掌元豐官制行尚書始掌工部之政令

皇朝尚書一人掌工役農田山川澤藪河渠之政令左右侍郎一各人為之貳易州廠侍郎一人其屬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添設郎中虞衡二人都水四人屯田一人員外郎營繕二人虞衡二人主事營繕四人都水八人司務二人所屬衙門營繕所文思院軍器局皮作局寶源局鞍轡局廣積通積通州白河抽分竹木局織染所雜造局盧溝橋抽分竹木局大通關

總論六部曰有虞九官成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而為二兵刑是也或合而為一禮樂工虞是也然虞官百周三倍之海卿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卿雖寡而副之者多也則周之六當虞之九豈遂寡于古哉總之也要而屬之也詳無繁無曠固無害其為善法已後世繁之弊則如杜佑之言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皋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二伯夔之說曠之弊則如陸長源之言曰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管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俸祿枉請要之其為繁者乃其所以為曠也我　朝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脈絡相通体統不紊於周官所謂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者誠得其遺意矣且其事一歸于朝廷而不顓任於一人是以二百年來上無紛更之弊而久安其政下無專擅之禍而各安其位如一日者豈偶然之故哉

都察院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某按鄭註太宰以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八統治萬民治出於令而贊之以書者御史也蓋內史出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為之屬則贊二官之書以百官班籍繫焉故亦

以書數之（此注不缺）以即其數而數從政則察其不職者而任之各脩其職亦皆書也（此以因後世御史而附會其說或以因書事而以之為官也）

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唐龍朔改御史臺曰憲臺咸亨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初漢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宋初沿唐制太平興國中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元豐中以御史尊領六察其後以中丞為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御史大夫則無正員止為兼官而已

皇朝元年設御史臺洪武十三年改都察院十七年始定設都御史（即古御史大夫之職）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即古中丞之職）左右各一人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凡勅差在外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各奉勅行事大抵内地專職撫循邊鎮軍務為重其有事暫設者事畢而罷即遣尚書侍郎必兼都御史銜其屬浙江以下十三道監察御史然有分道而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内外官考察之事總之十三道職任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其差在内則京畿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巡視光祿巡青恤軍監課在外則巡按清軍刷卷巡鹽巡河巡關巡茶印馬屯田捕盜盤糧勘事而遇有征行則有監軍紀功之差焉若經歷都事則典出入文移叙差御史司務典參謁受事照磨檢校典磨勘卷宗皆其屬也

通政使司

舜典帝曰龍朕堲（疾也）讒說殄行（謂傷絕人之善）震驚朕師（謂言不正者駭衆聽也）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朱子曰納言之官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敷也下）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内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按朱子所謂納言之官即内史尚書中書門下之職者蓋内史周禮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帝昭釋尚書曰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奏之故曰尚書通典言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六尚其一曰尚書此二職與納言似惟所謂中書門下者則多掌機密詔命所職微不同而宋門下省所掌乃近納言之職宜詳之

皇朝通政使一人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穆狀

郡四方臣民實封及軍情聲息災異皆審署參覆而上下焉
通政參議各一人左右參議各一人為之貳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
知事一人

大理寺

虞之士周之司寇秦之廷尉皆掌刑之官漢初因秦稱景帝始更名大理武帝復為廷尉宣帝置左右廷尉然時尚未置刑曹尚書廷尉即主刑非特為平刑置也至本始中頒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決獄不當其為置廷尉平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後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獄蓋始此

皇朝卿一人掌審讞允及刑獄之政令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左右寺正各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凡刑部都察院十三道所問罪獄必俟平允然後法司定罪若不當罪駁回再訊必服乃決

太常寺

太常者亦唐虞伯夷秩宗兼夔典樂及周宗伯之任也秦改曰奉常典宗廟禮儀漢初曰太常（太常者王之旌也畫日月駄王者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一說欲令國家盛太常存故稱太常也）以列侯忠敬孝慎者居之唐因隋曰太常龍朔為奉常光宅改為司禮寺復舊置屬太祝奉禮協律等官統太樂鼓吹太醫太卜諸祠等署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中興併省寺監獨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

皇朝卿一人掌祭祀禮樂之事總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禮部少卿二人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掌譯書之事以聽于翰林寺丞二人首領官典簿二人屬官博士二人神樂觀提點知觀協律郎贊禮郎司樂天壇祠祭署地壇祠祭署　祖陵皇陵孝陵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太陵康陵十一祠祭署各有奉祀祀丞楊王徐王墳各有奉祀犧牲所有吏目皆屬焉

光祿寺

周禮天官膳夫為食官之長自膳夫以下有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等官皆以上士中士下士為之屬於冢宰以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即今光祿寺官之職然南北朝以來官則是而所職則非蓋秦有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漢初因之至武帝始更名光祿勳後漢令所掌同與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居禁中郊祀之事掌三獻自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復居禁中梁除勳字謂之光祿卿北齊稱光祿寺置卿少卿兼掌膳食自此始矣唐改為司宰寺又改為司膳掌終獻行事領太官等四署宋仍為光祿寺判寺事一人其屬太官四局分隸御厨法酒庫中興後廢光祿併入禮部

皇朝卿一人掌祭享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少卿二人寺丞二人其屬典簿二人錄事一人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各署正一人監事四人又有司牲局司牧局各設大使焉

太僕寺

周禮大司馬之屬有太僕下大夫也掌正王之服位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又掌路皷之政而御僕御庶子皆其所受事者若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則皆馭車之職也然周穆王命伯冏作太僕正訓之曰明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蓋侍御僕從最為親近亦有旦夕承弼之責馬漢太僕亦掌輿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晋宋以來不常置唐改太僕為司馭又改為司僕宋太僕寺判寺事一人中興後廢太僕併入兵部

皇朝卿一人掌牧馬之政令而聽於兵部少卿三人一人佐寺事一人督營馬一人督畿馬寺丞八人分理京衛畿府及山東河南六部孳牧寄牧其屬主簿一人常盈庫大使一人

詹事府　左右春坊　司經局

凡三王教世子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所謂教太子者如是焉止矣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應劭曰詹省也給也中庶子按此因周官諸子之官蓋周時國子屬太子為國之貴遊子弟而官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而官屬也之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由晉以後凡講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至隋分東宮置門下典書坊以分統諸局唐始置詹事府左右二春坊而庶子贊善諭德贊善舍人錄事之官備矣宋仍唐制東宮有六傅下至率更令僕然官存而無職司至道中建儲聞始置職司而並以他官兼充及太子登極則省春坊司累朝皆然

皇朝東宮大臣曰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賓客然不列於詹事府無定員無專授為大臣兼官加官或贈官而已特以輔導東宮為職而實為東宮官者則詹事府詹事一人少詹事二人府丞二人為之貳凡侍東宮講讀暨坊局翰林院番直凡講讀畢　上所處分府部軍政要務及撫諭四夷恩義率其僚屬暨坊局陳設於東宮府院官得互兼凡試士倚書皆與焉坊局亦如之主簿一人典勾會文移檢稽脫失錄士一人佐之通事舍人二人典東朝參謁辭見之禮及承令勞問之事　左右春坊大學士各一人典東宮上奏請及下啓箋講讀之事審慎而監省之左右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各一人凡東宮監國撫軍出狩及朝會出入從啓奏諸審署移詹事凡諸祥眚若伶僕改變新聲導逆非禮者必陳古義申典制糾正而請逐斥之凡內外庶政可為規諷者隨事贊諭為左右司直郎各一人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左右清紀郎各一人參佐之左右司諫各一人掌箴誨鑒戒之事司經局洗馬一人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覽凡天下圖冊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校書正字各二人掌繕寫裝演經史子集制典圖書訛其誤謬調其音切以佐洗馬

國子監　詳校觀學

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

養國子以道教之以六藝六儀漢制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
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胡廣註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此國子祭酒名所始也晉初立國子監又
立太學齊梁改祭酒為國師凡國學諸官自漢以下並屬太
常至隋始革之又改寺為學初北齊號國子寺煬帝改為國子監唐
龍朔中改為司成館祭酒為大司成光宅改為成均監宋國
子監有判監事有管勾監事崇寧立辟雍置大司成總雍大
學之政令

國初為國子學座博士許存仁為祭酒洪武六年增廣國子生
諭禮部祭酒乏人其詢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堪為人師
者以名聞十五年始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十六年宋訥為祭
酒命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車駕時時臨視以故監官得不
中廳而坐中門而行䣙上監本皆南監舊監制若彝倫堂若左右
繩愆廳若率性脩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六堂則兩廡同焉
祭酒一人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夷生幼勳臣
訓教之事司業一人為之貳其屬監丞一人坐繩愆廳領監事博
士五人坐博士廳分經訓教助教十五人學正十人學錄七人坐六
堂專職教誨其典簿典籍掌饌各一人

鴻臚寺

鴻臚之名應劭曰郊廟行禮贊導九賓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也始自于漢蓋因周
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秦典客之職而改為之也建中時改大鴻
臚為大行令其後宗從之而為屬官唐改為司文又改為司
賓其後復舊宋鴻臚寺判寺一人元豈始置卿丞所隸屬
十有二如太乙宮建醮觀之類中興後廢鴻臚入禮部
皇朝初為侍儀司三十年始改為鴻臚寺外夷通事隸焉卿一人
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左右少卿寺丞各一人為之貳其
屬主簿一人司賓司儀署各署丞一人鳴贊八人序班五十四人

翰林院

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
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矣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
之士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
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時
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
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延選文學之士號
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然猶未有專院後
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
征伐皆用白麻其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天子
私人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宋朝初命為學士皆遣
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故事學士院常在金鑾殿側號為深
嚴不隸外司事宋太祖以來籍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
常禮院事矣　又按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
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
也然唐所謂學士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庳入院者皆
為學士延覲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所謂學士未嘗有

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為內相可以朝夕召對
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而其孤遠新進者或起自初階
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甚者或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
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
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
以比肩臺長舉武政路矣
皇朝吳元年初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翰林院洪武十四年令翰
林編脩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正字贊讀考駁諸司奏啟平
允則列名封上署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十八
年革所置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等官定翰林官制學士
一人掌詞翰禮文草誥勅備顧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凡經進
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受而統領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
其屬侍讀侍講各二人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五人專講經義
以佐學士講讀典籍二人勾輯圖書以時什襲而藏之侍書二人
以字書侍上侍詔二人應對孔目一人典文移出入　史官脩撰
三人編脩三人檢討四人掌脩國史凡諸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批
答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録庶吉士者初稱中書六科
庶吉士洪武十八年又有翰林院承勅監庶吉士永樂二年
始定為翰林院庶吉士進士善文詞者就試謂之館選蓋選
進士教養之無定員其畧者二甲授編脩三甲授檢討不得
畧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
丘氏濬曰翰林之職以備顧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
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今制皆屬
於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科然所書者學士所草
之詔況今內閣亦有別書詔勅云

## 尚寶司

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瑞節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秦漢
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幼中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求符璽符璽郎不肯授光奪之郎按劍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加秩二等文帝時與郡守有銅虎符竹使符
之制皆屬焉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隋有符璽局屬門下省唐
稱符寶郎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其符節並納於宮中
有行從則請之雜著有符節令箴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
常其職所係如此
皇朝初稱符璽郎後置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恩蔭寄祿
無常員卿職在禁庭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
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
地曰　皇帝之寶以册封賜勞曰　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
曰　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　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
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　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之
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
座從軍駕曰　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
寶以訓迪有司凡用寶奉寶從寶洗寶與印綬監俱凡庖守
侍衛令牌之號六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以嚴守衛凡半字
銅符之號四以稽巡守凡銅牌之號一以稽卒凡牙牌之號

五以察朝恭凡祭卯之號三以謹祀事凡變魚銅牌之號二以謹直衛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以給傳郵道制命

## 六科

周禮有保氏掌諫王惡而後世因之設諫諍之員如諫議大夫(漢設諫議)左右補闕拾遺(唐設補闕拾遺宋亦)司諫正言(宋設)皆諫官也而給事中則為恭加官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答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illegible])無員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決省魏從置唐爲之門下省開元改曰黃門省給事中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館繕寫校讐之課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而駁正違失宋太宗置封駁司嘉祐中何郯以待制領此職詔令有不便者輒封去之仁宗嘉其振職皆從之自此遂為故事元豐中始正除為職事官(以四人為額有加官以)凡四人治六房掌讀中外出納及判後省之事政令失當除授非人則奏駁之

皇朝初統設給事中洪武六年始分為六科二十二年改給事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為士源先是上以給事中數符元士改為元士至是曰六科政事本源又改為士源未幾復為給事中都給事中則二十四年所增也吏戶禮兵刑工科各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並隨事繁簡而設員也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灃失抵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隨事繁簡)([illegible])

## 京府

今順天應天所謂京府也府有尹實秦漢內史之職([illegible])([illegible])掌治京師漢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右馮翊([illegible])又更所謂都尉者名曰右扶風(取扶助風化)共為三輔治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後漢都洛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illegible])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唐京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而以長史理人開元中改雍州為京兆府置牧如故或以親王居閤而遙領焉五代都汴置開封尹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常尹京後親王無總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典司轂下為要劇之任為崇寧中罷權知府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中與乾道中皇太子領臨安府([illegible])被就東宮為廨署少尹後皇太子辭免後置通簽以下官

皇朝順天府即北平府洪武二年置北平行省於北平府已而改行省為布政司北平為會府請難改為順天府稱府尹知應天府應天府初設知府洪武四年改知府為府尹 順天府府尹一人府丞一人治中一人通判六人推官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

丶知事人照磨所照磨人一檢校人一庫大使人一所屬衙門不載如置

應天府設官同惟通判人止二

欽天監

天文之學所從來遠矣自少皥以鳳鳥氏為曆正顓頊命重黎司天地唐虞之羲和周之馮相保章掌天文之次序掌天文之變動已上一鮮觀曆皆其職也然周官又因夏殷設大史鄭氏以為史官之長又日官也故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咸所掌爲當周宣王時大史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與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之有難子顧叔故叔赤又入梁漢武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子遷嗣之後宣帝以其官為令太史行文書而已泰漢以來蓋併周之大史馮相保章三職唐改大史局為秘書閣改令為郎中又改為渾儀監其後又改為大史監宋有司天監天文院鐘鼓院各有攸司至元置正官制則以大史局隸秘書省而官有令有正而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之屬備矣

皇朝欽天監初名大史監洪武元年改為司天監又置回回監三年始改為欽天監三十一年革回回監監已上詳建回回象數曆法隸馬監正人一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人二為之貳其屬七簿人一春夏中秋冬官正各人一五官靈臺郎人四五官保章正人一五官挈壺正人一五官監候人二五官司曆人二五官司晨人二漏刻博士人六凡玄象圖書察蹟上非其職不得預凡習業者分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日五官正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肄馬曆有四曰大統曆曰御覧月令曆曰七政躔度曆曰六壬遁甲曆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

行人司

周禮有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其孤卿也小行人掌邦國之賓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也秦之典客漢之鴻臚皆其職也漢又有大行為鴻臚屬官顏師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人是已武帝時更名行人為大行令其後事歸鴻臚唐之典客司儀署二名宋之懷遠驛禮賓院名其名不一然皆鴻臚之事無復有行人之名矣

皇朝建文中并行人司於鴻臚寺靖難後復故司正人一司副人二行人人三十六職專奉使之事凡頒行詔赦冊封宗藩撫諭蕃夷徵聘才賢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叙差焉凡法司讞成囚徒送五府者填精微繳內府

太醫院

周禮天官有醫師掌醫之政令以共醫事其屬曰疾醫以養內疾曰瘍醫以攻外疾然曰凡邦之有疾病者曰養萬民之疾病則其所治者不特王宮以內而已秦漢有太醫令丞唐因隋置太醫署令主醫藥凡領醫針灸按摩咒禁各有博士宋因五代制設翰林醫官院掌供奉醫藥及承詔視療衆疾

之事崇寧中詔醫官有劳轉皇城使實及五年又七年又十
年依次許除遥郡刺史團練方禦使醫官則有和安成和成
安成全大夫之名而醫正以下皆冠以翰林其名猥多且無
所稽攷甚矣政和初始易其名然猶十有四階至紹興後員
始大省
國初設醫學提舉司改為太醫監二十二年始定今制内府有
御藥房嘉靖中改為聖濟殿院使一人掌醫療之法院判二人為
之貳其屬吏目一人御醫十八人所屬衙門惠民藥局生藥庫凡
醫術十三科醫官醫士醫生科習業曰大方脉曰婦人曰瘡
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
摩曰祝由末二科不傳



上林苑監
上林苑之設自漢始蓋漢武帝元鼎中初置水衡都尉本於
虞周山澤之官然實以掌上林苑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後
漢省之併其職於少府一云後漢上林苑有令丞主苑中禽
獸頗有人居皆主之唐因隋屬司農亦有令丞掌諸苑囿池
沼種蔬菓藏氷之事宋四園苑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提舉官
無常員元豐後四園苑屬司農
聖祖洪武二十五年議開上林苑比圖上　上曰妨民業不可
遂止永樂五年始設今上林苑其屬良牧等凡十署宣德十
年定四署左右監正各一人掌苑囿園池牧畜種樹之事左右
監副各一人左右監丞各一人為之貳凡禽獸樹蔬果率其屬督

其養户栽户以時經理其養地栽地而畜植之以供祭祀賓
客宮府之膳羞其屬典簿一人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四署各典
署一人署丞一人録事二人
五城兵馬司五城至神樂觀不詳設官之自以非必詳也
中東南西北兵馬指揮司各指揮一人掌巡　捕盗賊街道溝
渠囚犯火禁之事各副指揮五人為之貳宋朝有兵馬都監
之設兼在城巡檢或雜用文臣疑此職也
各衛經歷司
經歷衛各一人添設一人知事各一人倉大使副使各一



京衛武學
洪武二十年禮部請立武學開武舉不許曰是岐文武為二
道也建文四年始置學靖難後革正統中復設教授一人訓導
六人掌教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以待科舉武舉會舉而聽於
兵部
僧録司左右善世二人左右闡教二人左右講經二人左右覺義二人
道録司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立義各一人
神樂觀提點一人知觀二人　已上係大小京官已下係大小外官
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
瓊山丘氏言黄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皆
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
漢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衆所以監之者尤不可一无定
之制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

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擇
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剌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
者有之此論頗中當時之弊然於建置名義鮮覈按東萊呂氏
論宋監司曰國初未嘗有監司之目其始除轉運使止因軍
興專主粮餉太平興國中詔邠寧涇源等州先隸藩鎮今直
屬京師郡長吏得自奏事自是而後邊防盜賊刑訟金穀按
廉之任皆委於轉運使又節次以天下土地形勢俾之分路
而治繼增轉運使判官於是轉運使於一路之事無所不總
即執政大臣出領外郡亦帶運使所部而權重矣其後景德
間建提點刑獄一司實分轉運使之權又以武臣帶閤職副
之皆令譏察漕司也監司之權既衆所領之職又分諸路復
以知州帶一路安撫鈐轄名曰自領軍事而轉運使司所職
催科徵賦出納金穀應辦上供漕輦綱運數事而已
皇朝承宣布政使司初為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往
往出為叅知政事叅政入為尚書洪武九年詔改浙江以下
諸省為承宣布政司十五年置雲南布政司永樂十一年置
貴州布政司初交趾亦設布政司宣德中革左右布政使各
一人掌一省之政左右叅政叅議叅一人因事設無定員為之貳朝廷有
德澤禁令承而布之以先有司凡僚屬武官歲察其臧否而
上下其考以報於撫按而達於吏部兵部凡諸政務議定而
請於撫按曰清軍曰分守曰督粮曰邊備曰撫民各專事焉
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理問所理問理
問副各一人庫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提刑按察司初置於湖廣道洪武十四年定各道按察分司以
儒士王存忠等五百三十一人為試僉事人按二縣諭之曰
治吏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於
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
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建文中改按察
司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靖難後定今制按察使一人掌一省
刑名按劾之事糾察官邪戢治貪酷禁詰強暴平獄刑雪
理冤枉以振揚風紀副使僉事為之貳無定員因事添設其屬經歷
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
都轉鹽運使司　鹽課提舉司
轉運使之名起於唐開元天寶間裴耀卿第五琦嘗為之宋
亦以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蓋主粮餉以足軍其後使總他
事非其職也宋又有提舉制置解鹽司掌監澤之禁令使民
入粟塞下予鈔給鹽以足民用而實邊備
皇朝設都轉鹽運使司所掌惟鹺事非若唐宋兼主水陸粮餉
而轉運使之名實本於此其鹽課提舉司大抵亦同於宋也
鹽運使司都轉運使一人掌鹺事以聽于戶部同知一人副使一人
判官無定員為之貳凡分司監課司鹽倉批驗所皆總領之禁
私煎私買賣窩買窩諸奸弊謹受巡鹽御史之政令而申勵
焉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庫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鹽課提舉司提舉一人同提舉一人副提舉無定員提舉掌鹽課之

事以聽於户部其職如都轉運使僚屬亦如之

府州縣．

知府者即古建侯時州牧之任也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中元中更名郡守為太守漢制歳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内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内史以掌太守之任成帝時省内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大後漢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或自郡守入為三公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内史晉郡皆加將軍無者為耻隋(開皇)中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大業中又改州為郡郡置太守唐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天寶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宋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文武官恭為知州軍事建炎中詔河北京東西路除帥臣外擔差文臣知州去處許通差武臣一次後詔要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中罷乾道中詔不任守臣不為郎　知縣之名其源出周官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又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　其職一也戰國郡大而縣小(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户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因秦制也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臺為郎隋縣有令有長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之差(京縣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户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玄宗開元中新除縣令於宣政殿親問以理人之策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為縣令宋建隆間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恭用京官或幕職為之天聖間令選猥下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乾道中御筆令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孝宗持之益嚴自後詔除職試三名省元外並作邑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遂著為令矣

皇朝洪武六年府定為三等賦二十萬以上為府二十萬以下為中府十萬下為下府縣賦十萬石以上為上縣六萬以下為中縣三萬以下為下縣品亦有差既而品定今制酌年又區天下之郡縣定衝煩簡僻之等用以考殿最為黜陟云

府知府(一人)掌教養郡民之事同知通判(各一人後因事添設無定員)推官(一人)為之貳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所屬衙門儒學倉税課司分司雜造織染局陰陽學醫學僧綱司道紀司巡檢司批驗茶鹽引所水馬驛遞運所河泊草場州知州(一人)掌教養州民之事同知(一人)判官(一人)為之貳會典云州不及三十里長者有屬縣則裁減同知無屬縣則裁減同知判官添設官與府同其屬吏目(一人)所屬衙門如府

縣知縣一人掌教養縣民之事縣丞一人主簿一人爲之貳會典云
縣不及二十里長者裁減縣丞主簿因事添設官與州同無
定員所屬衙門如州

王府官

王府之官始於漢凡王國置太傅中尉各一人後每國置郎
中令一人而今制所稱長史者則梁與唐皆有是官而司馬
文學等官歷代亦復不一宋王府師傅以熟官爲之無定員
又有翊善直講等職

皇朝王府官自洪武二年至九年更定者四十三年罷諸王相
府設長史司定令制　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掌王府之政
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王府請名請封請婚及諸乞恩澤若
陳謝進獻表啟書疏長史爲奏王有過詰長史凡府寮皆統
于長史紀綱其職務其屬典簿一人所屬衙門審理所典膳所
奉祠所典寶所紀善所良醫所典儀所工正所各倉庫　郡
王府官教授典膳各一鎮國將軍有奏乞教授者添設一

官制類二

襲封衍聖公（孔氏歷代襲封詳見學校）　洪武元年先師五十六
代孫希學來朝詔襲封衍聖公正二品印誥視一品其屬管
勾一人典籍一人司樂一人八年以克伸爲世曲阜知縣又立孔顏
孟三氏教授司教授一人學錄一人學司一人宣德七年以克晏爲
三氏學錄浙東平陽有孔克表者於希學爲父行與世襲翰
林五經博士景泰二年顏孟程朱之後皆與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嘉靖中又訪求曾子後

公侯伯　以下內外大小武職

今所稱公侯伯者非三代以上五等之爵各自治其所封之
地者也蓋倣於秦漢以來之制矣秦封爵二十等以賞功其
十九曰關內侯其二十曰徹侯（備通侯列侯之稱改稱通侯避武帝諱）漢高平
天下論功定封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
六百戶以爲差降光武分土亦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奉朝
請而已唐制於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封郡王其次封國公
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有九等並無官土其
加實封（給號第宅賜爵遞加級）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然不世
襲而封建之遺制盡廢矣至肅代而後則擅藩私其土地甲
兵而世守之同於列國宋大略沿唐制食邑三百戶封縣開
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
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惟將相食邑萬戶當時貴官有蔭子
入仕之例其歷任年深德齒稍尊者又特封以王爵然祖父
所授之爵則不襲也

皇朝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並給鐵券
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襯（鈔制）歲祿視公有差已封而又有
功者仍爵或進加祿其才賢者充京營總督五軍都督府掌
印僉書守備留都出充總兵官鎮守其襲皆徵券誥論功過
覈嫡幼而嗣者學於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學於國子監作
罪奪祿重奪爵

駙馬都尉

駙之為言副也(一曰近也疾也)昔人袁樞(南朝人)有言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漢初以列侯尚公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駙馬都尉非以為尚公主者之階)魏晉以下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故假之以位加之以級使可伉儷皇女也唐宋因之不改

皇朝駙馬都尉位次於侯凡尚公主(皇女)長公主(皇姊妹)大長公主(皇姑)並稱駙馬都尉尚郡主(親王女)縣主(郡王女)郡君(郡王孫女)縣君(郡王曾孫女)鄉君(郡王玄孫女)並稱儀賓僉祿有差皆不得預政事國初駙馬或典兵鎮守自李堅副總兵封樂城侯多署宗人府事嘉靖初崔元以迎駕封京山侯

五軍都督府

後漢建武初権置督軍御史未有都督之名曹魏始置都督諸州軍事至有加大都督持節假黃鉞專戮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如王導權重者乃居之然未置府後魏多事置京畿大都督總軍人始立府置佐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為都督之任至隋以都督為散官用以酬勤勞而加使持節悉罷矣唐諸州復有總管武德中改總管為都督府景雲中置都督二十四人隨其地有大中下都督之稱以察御史以下善惡後以權重罷之唯揚益并荊四大都督如故自唐以後不置宋紹興中秦檜欲奪呂元直相權議元直以左僕射都督諸軍事自是多宰相兼都督者開禧中有裂土之議遂不復除都督矣

皇朝初置統軍大元帥府後改樞密院又改為大都督府設令官洪武十三年始分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永樂初置行在都督府宣德中革府稱行在者正統中除凡公侯伯及三等真署都督並得充總兵副總兵其名掛印將軍稱鎮守者雲南征南將軍兩廣征蠻將軍湖廣平蠻將軍遼東征虜大將軍宣府鎮朔將軍大同征西前將軍延綏鎮西將軍寧夏征西將軍甘肅平羌將軍薊州淮安鎮守漕運總兵以畿內故不得掛印稱將軍有大征討遣總兵則掛平賊將軍平胡將軍平虜將軍征夷將軍征虜將軍討賊將軍或大將軍前將軍副將軍印事已納印　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左右都督(各一人)都督同知(二人)都督僉事(二人)恩功寄祿無常員都督掌軍旅公侯伯及三等都督領之各領其都司衛所以達于兵部　在京錦衣等上十二衛金吾左等上十衛凡二十二衛名親軍指揮使司(詳見兵戎)騰驤左等四衛亦曰親軍指揮使司武功中等六衛長陵等七衛並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其餘留守左瀋陽右等三十五衛分隸五府其在外南北直隸十三省都司衛所亦各分屬得節制焉內留守五衛本　國初都鎮撫司總領禁衛改為留守五衛專巡察守衛

錦衣衛附在京諸衛

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詳見兵戎格)凡諸衛親軍皆以當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illegible]

伏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力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正伜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御座則夾陛而立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而詔獄所寄則又重矣（比比上系）又按錦衣衛本國（初儀）鑾司後定為親軍都督府而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兼簡軍匠所謂南鎮撫司也比鎮撫司本添設專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或）印分（或）司得直達上下法司覆擬領衛事者恒以都指揮都督恩功寄祿掌侍衛之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皆設鹵簿儀伏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邏之凡盜賊奸究鋪溝渠密緝而時省之凡奉旨鞫獄錄囚勘事與三司從事凡比試監視焉經歷（一人）典出納文移

留守司

留守始於後漢和帝南巡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自是唐宋以来凡車駕發京都則置留守我　朝中都（鳳陽）之有留守司者以　聖祖龍興之地如周之岐豐漢之有豐沛也洪武三年建為中都尋定鼎金陵乃設留守司於此其與都留守司則置於嘉靖間蓋　世宗發祥之地故亦設焉正留守（一人）掌中都與都守護防禦之事副留守（二人）指揮同知（二人）為之貳中都領皇陵衛（鳳陽）（兵）城內留守中等七衛洪塘千戶所興都領顯陵衛外衛及護衛三百七十五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七十儀衛司三十二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都事（一人）斷事司斷事（一人）副斷事（一人）吏目（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

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　外衛指揮使司

都指揮使者本唐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其鎮兵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自將之而其職始重宋初都指揮使以節度為之而副都指揮使以刺史以上充中興以後遂閒虛不除矣

皇朝都指揮使司初為翼元帥府又改為行都督府省城稱都衛都鎮撫司八年改為都指揮使司今都指揮使司十六曰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大寧萬全遼東行都指揮使司五四川陝西湖廣福建山西　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同知（二人）都指揮僉事（四人）掌管軍之政令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凡都司並流官或世官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都事（一人）斷事（一人）副斷事（一人）吏目（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統司事者曰軍政掌印練兵屯田者曰軍政僉書巡捕漕運京操備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管事否曰帶俸凡倫倭廿倫行都指揮事者不得升牙公座凡朝廷吉凶之禮視布政司其屬如都指揮使司　外衛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二人）鎮撫（二人）掌軍旅防禦之事使同知僉事考選掌管衛事陞授改調增置無定

員凡出沠襲替優給優養報都指揮使司達所隸都督府移
兵部每歲藩臬撫按考察其賢否五歲一考選軍政廢置之
鎮撫則掌刑獄者也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　軍民指
揮使司事体同　千戶所正千戶一人副千戶二人所鎮撫二人百
戶十人陞授改調無常員凡治軍之政必聽於衛衛下千戶所
千戶督百戶百戶下總旗小旗率其伍卒以聽

內官女官士官

周禮天官有宮正宮伯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之屬各
掌王宮王門之事而鄭氏註獨於內小臣曰以奄人為之奄稱精氣閉藏也於內豎曰奄人未冠之稱則諸掌宮及門者非皆奄
人也故漢帝置大長秋官皇后或用中人閹或用士人其侍中
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
族後漢中常侍贊導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始定員中常侍
四人小黃門十人明帝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鐺右貂兼御宦官參銀鐺左貂十人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太后稱制不接公卿乃
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
它士自安進桓權任尤重單超等以誅誅梁冀功同日封侯
及袁紹大誅宦官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閽闥出入莫有
禁矣隋置內侍省又改為長秋監唐省尋監改置不常初太
宗定制不任以事惟閤門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開元天
寶中始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監軍柄政皆任宦人宋初有
內班院淳化中改為黃門又改為內侍省有知都押班等名



而都都知為內臣之極品政和中又盡易國初內客省使寺
名而黃門之名如故其屬勾當等官員數猥多矣用事兵高
宗深懲其弊嚴禁併省至孝宗時定以二百人為額蓋宋之
馭宦官比之漢之末季唐之中世實過之也

皇朝初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洪武十七年更定內臣諸監
局庫品職二十三年改中使司二十八年頒　皇明祖訓遂
定今制內官監門司局庫分職掖庭凡監十一曰神宮監尚
寶監陵神宮監尚膳監尚衣監司設監內官監司禮監御馬
監印綬監直殿監監各有太監少監監丞典簿長隨奉御凡
門四曰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各有門正門副凡司六曰
鍾鼓司惜薪司各有司正司副凡局六曰兵仗局內織染局
針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麵局各有大使副使凡庫三曰
內承運庫曰司鑰庫內府供應庫各有大使副使　東宮典
璽局典藥局典膳局典服局典兵局典渠局各有局郎局丞
王府有承奉司典寶所典膳所典服所各有正副內使司冠
司衣司珮司廄司樂司弓矢凡十人各門官亦有正副公主
府中使司亦有正副三十年內府又置都知監銀作局
女官洪武四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
贊內治女御掌叙御以防專妬女史掌禮以詔後治內女祝掌王后內祀事漢設內官一十
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
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子充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
重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局六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

徵尚功司一曰宮正二十九年重定官秩職掌如故
土官始於洪武七年西南諸蠻夷來朝貢者多因無官授之
稍與約束定根從差發曰宣慰使司十一曰招討使司一曰
宣撫使司九曰安撫司二十曰長官司七十三其府州縣亦
各正貳幕屬畨夷都指揮使司三指揮使司三百三十五宣
慰使三招討司六萬戶所四千戶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
一各置官屬使附輯諸蠻謹守彊土脩其職貢而供其差發
無敢攜貳有相讐者疏上聽於天子有流官者銓於吏部兵
部又有蠻夷官畨民官千夫長百夫長軍民萬戶府

官制類三　　天官部第四

皇明文武百官爵號官品階勳祿

爵公侯伯　號凡佐　高皇定天下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功臣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凡佐　成祖曰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功臣　奉天靖難推誠守正文臣　餘曰奉天翊運
推誠宣力功臣　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

正一品太師太傅太保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左右都督
文職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階加左右柱
國勳武職同祿米俱月八十七石

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都督同
知　文職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階加柱國勳武職
同祿米俱月七十四石

正二品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尚書都御史都督僉事
正留守都指揮使襲封衍聖公無職勳眞人無職勳文職初授資
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階正治上卿勳武職
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階上護將軍
勳祿米俱月六十一石

從二品布政使都指揮同知文職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
夫加授正奉大夫階正治卿勳武職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
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階護軍勳祿米俱月四十八石

正三品太子賓客侍郎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太常卿詹事
府尹按察使副晉守都指揮僉事指揮使文職初授嘉議大
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階資治尹勳武職初授昭
勇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階上輕車都尉勳祿
米俱月三十五石

從三品光祿卿太僕卿行太僕卿苑馬卿參政都轉運鹽使晉
守司指揮同知衛指揮同知宣慰使此係土官凡土官同文職
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階資治少尹勳
武職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階輕騎
都尉勳祿米俱月二十六石

正四品僉都御史通政太理太常太僕少卿少詹事鴻臚卿京
府丞按察副使行太僕少卿苑馬少卿知府衛指揮僉事宣
慰同知文職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
階贊治尹勳武職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
將軍階上騎都尉勳祿米俱月二十四石

從四品國子祭酒布政司叅議鹽運司同知宣慰司副使宣慰
司宣撫文職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
階贊治少尹勳武職初授定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
武將軍階祿米俱月二十一石
正五品奉天中極建極殿大學士文淵東閣大學士左右春坊
大學士左右庶子翰林學士通政司叅議大理寺丞尚寶卿
光祿少卿六部郎中欽天監正太醫院使京府治中宗人府
經歷上林苑監正按察僉事府同知王府長史儀衛正正千
戶宣慰司同知文職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階修正
庶尹勳武職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階驍騎尉勳祿
米俱月一十六石



從五品侍讀侍講學士諭德洗馬尚寶鴻臚少卿員外郎五府
經歷知州鹽運司副使鹽課提舉衛鎮撫副千戶儀衛副招
討司招討宣撫司副使安撫司安撫文職初授奉訓大夫陞
授奉直大夫階協正少尹勳武職初授武畧將軍陞授武毅
將軍飛騎尉勳祿米月十石
正六品大理寺正詹事丞中允侍讀侍講司業太常寺丞尚寶
司丞太僕寺行太僕寺丞主事太醫院判都察院經歷京知
縣府通判上林苑監副欽天監副五官正兵馬指揮留守司
都司經歷斷事百戶典仗審理正神樂觀提點長官副招討
宣撫僉事安撫同知善世正一文職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
郎階勳無武職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階雲騎尉勳祿

米俱月十石僧道官無勳祿
從六品贊善司直郎脩撰光祿寺丞署正鴻臚寺丞大理寺副
京府推官布政司經歷理問鹽運司判官州同知鹽課司提
舉市舶副提舉儒出身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吏出身宣德郎祿米俱月八石
正七品都給事中監察御史編脩大理評事行人司正五府都
察院都事通政司經歷太常博士典簿兵馬副指揮營繕所
正京縣丞府推官知縣按察司經歷留守司都司都事副斷
事審理副安撫僉事蠻夷長官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儒階
身宣義郎階吏出身俱無勳祿米俱月七石五斗
從七品翰林檢討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中書舍人行人司副光
祿典簿署丞詹事太僕主簿京府經歷靈臺郎祠祭署奉祀



州判官鹽課司副提舉布政司都事副理問衛鹽運司宣慰
招討司經歷蠻夷副長官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仕郎階勳無祿
米俱月七石
正八品國子監丞五經博士行人部照磨通政司知事京主簿
欽天監主簿御醫保章正協律郎典牧所提舉營繕所副八
通關寶鈔龍江司提舉衛知事府經歷縣丞鹽同提舉按察
知事宣慰都事王府紀善典寶正典膳正奉祀正良醫正上
正正講經至靈元符崇真宮靈官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
階勳無祿米俱月六石六斗
從八品清紀郎翰林典籍國子助教典簿博士光祿錄事監字
鴻臚寺主簿京府運司知事挈壺正祠祭署寺丞布政司照

磨王府典寶副奉祀副典膳副良醫副工正副宣慰經歷御
樂知觀崇真宮副靈左右玄義贊義初授廸功佐郎陞授脩
職佐郎鈔帖無禄米俱月六石
正
九品校書侍書國子學正部檢校鴻臚署丞五官監候司歷
營繕所丞典牧所會同館文思院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賍罰
十字庫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局各大使
龍江寶鈔副提舉府知事縣主簿長史司主簿典儀正典樂
正牧監正茶馬大使贊礼郎鈔帖無禄米俱月五石五斗
從
九品待詔司諫通事舍人正字磨事府録事司務學録典籍
鳴贊序班司晨刻漏博士司牧大使牧監副圉長大醫院提
舉司鹽課司州所各吏目軍儲御馬都督府門倉軍器局各
大使　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賍罰十字庫各副使典牧所會
同館文思院各副使　廣盈大倉銀太僕寺京府庫都稅宣
課柴炭司各大使　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
染所各副使草場大使　孔顏孟子孫教授　按察司檢校
府宣撫司照磨　典儀副　教授　伴讀　都司運司府京
衛宣撫慰司學教授　司庫司府倉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各
大使　司獄巡檢　茶馬副使　正術　正科　都綱都紀
太常司樂　教坊韶舞司樂　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
郎鈔帖無禄米俱月五石
未入流孔目國子掌饌學正教諭訓導兵馬斷事長官司吏目
司牲司牧副使府檢校縣典史軍器局柴炭司副使遞運大

使驛丞河泊所閘壩官關大使牧監録事郡長提控案牘都
督府御馬軍儲門倉副使　廣盈庫都課都稅稅課司副使
茶鹽課司司府州縣衛所倉場大副使　鹽運司府衛提舉
司所州縣庫大副使　司府州軍器織染雜造局副使　茶
運批驗所巾帽鍼工局慶遠裕民司大副使　司庫副使
宣德倉司竹鐵冶河州金場青州府樂安稅課司大使　鹽
倉稅課抄紙印鈔鑄印抽分竹木惠民金銀場惠民局水銀
硃砂場局生藥庫長使司倉庫大副使　縣雜造局副使
典科訓科典術訓術副都綱都紀僧正道正僧會道會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四

地官部第一　古吳常熟後學

## 輿地格

自古帝王受命莫不體國經野以為民極上應經次下列
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所從來遠矣然其間離合分併
增省廢置不勝擧繁而自郡縣制行以至南北分割之後
土宇益以磔裂而禹跡之九州幾不可復考然兗州可移
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
可遷則禹貢之書為不可易矣乃其京畿府州直隷六部
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諸所載在會典者
疆域廣輪章明較著故今所編必以禹跡九州所統為始
而府州縣則以　本朝所置為準云昔周官詔觀事則有志
詔地事則有圖而唐志亦云考地里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
縣廢置其盛衰治亂可見蓋國家居重馭輕保泰持盈之至
計於是在矣次輿地格

## 古今郡國廢置沿革

昔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謂四出旁行之）方制萬里畫野
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顓帝
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雍荊豫梁冀青徐兗揚）日月所照莫不祗
屬（祗平也屬服也）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列
五服（甸服綏要荒）舜攝位肇有十二州（析冀為幽并析青為營）封十有二山
以為十二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其夏氏革命又為九州
會群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併商周受
命其能存者纔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載祀六百
周之初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之（方千里曰王畿王畿外曰侯畿亦曰服）
（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皆要服也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蕃畿）
（鎮蕃皆荒服也凡外皆相距五百里）至成王時仍曰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屬職方
氏其後諸侯相併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
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互相吞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
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國知土地所在餘莫知其處）逮乎下分地里
上配天象所定躔次總標十二（鄭宋晉吳衛秦齊陳楚蔡杞燕）陵夷至於戰
國天下分而為七（秦韓魏趙燕齊楚）比周之亡七城而已（西洛陽南緱氏等縣）
是也秦皇初并天下懲忩（文通懲也）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
六郡後平南越又置四郡合凡四十郡（三川河南南陽南郡九江漳郡）
（會稽潁川碭郡遼東遼西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
（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閩中南海桂林象郡）郡置守焉　漢因秦制加置郡
國其後武帝攘吳開越四履彌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部置刺
史（司隷并荊兗豫揚冀幽青徐益交涼）至哀平之際又新置郡國斯漢之極盛
矣光武中興以官多役繁乃併省郡國其後亦為十三州郡
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四履之盛亦如前漢
既而三國鼎峙魏氏據有中原有州十二（司隷荊豫兗青徐涼秦冀幽揚雍）
蜀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荊郢揚五州）然疆境之
守綫得遞失多不常者　晉太康（武帝）之後冠帶之國盡秦漢
之土及永嘉（元帝）南渡境宇殊狹義熙（安帝）以後又復青兗　未

幾南北分裂劉宋裕蕭齊道成僻陋江左苻姚劉石竊據中原
梁武蕭衍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其後頻事經略多有析置逮于
陳氏陳霸先比于梁代境宇彌促已上南朝後齊高歡承魏末喪亂與周
人宇文泰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周氏初有關中及於
削平東夏多有省廢已上北朝隋氏滅陳天下始復合為一乃改
州為郡依漢置守土地號稱極盛矣　唐興武德之初高祖改
郡為州太守為刺史權置州郡頗多至貞觀三年始命併
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劍南江南嶺南開元中玄宗分為十五道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
蓋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　梁初朱溫天下別
為十一南有吳楊行密浙錢鏐荊高季興閩王審知漢劉龑西有岐李茂貞蜀
王建北有燕劉仁恭晉李克用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若後唐李存勗
五國石晉石敬瑭七國劉漢劉知遠六國郭周郭威七國　至宋祖
受周禪始削平偏據而太宗興國中亦多所表獻於是至道
末分天下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廣南東廣南西宣和中又
增至二十六路蓋地東南皆至於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亦
已盛矣然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未入職方而契
丹西夏之禍卒相尋焉　元氏以夷狄入主華夏內立中書
省一以領腹裏諸路外立行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然其
地雖過於前東南島夷則未盡附惟我
皇明統一華夷尊臨無外幅幀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
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而疆理之制則以京畿
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則分為十三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都
司衛所錯置于其間以為防禦總之為府一百四十九為州
一百八十二為縣一千一百五十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
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亦參設焉蓋地利與人和並懋廣德
與廣地並昌矣右郡國廢置沿革一篇參考尚書并兩漢晉隋唐書宋史通志一統志吾學編而成

## 歷代帝王建都之地

伏羲 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

神農 都陳遷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黃帝 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

少昊 都曲阜同上

顓帝 都帝丘今山東濮州有陵存

帝嚳 都亳今河南偃師縣

唐堯 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

虞舜 都蒲阪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

夏禹 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縣已上三都春秋傳云相去各二三百里俱在冀州

商湯 都亳同上商有三亳此為西亳湯至盤庚五遷復於亳改號曰殷

周鎬 武王自豐遷鎬豐鎬相去廿五里皆在長安南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平王遷都洛陽今河南洛陽縣

秦 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函關南有嶢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故曰關中

西漢 都長安即今長安縣

東漢 都洛陽同上

蜀 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

魏 都鄴今河南彰德府水經註曰魏因漢祚復都洛[illegible]

吳 初都武昌後遷建業今南京

西晉 都洛陽同上

東晉 都建康即建業同上

宋 都建康同上

齊 都建康同上

梁 都建康同上

陳 都建康同上

元魏 初居雲中在山西後遷洛陽同上

北齊 都鄴今河南彰德府

西魏 都長安同上

後周（同都上長安）

唐（同都上長安）

唐（同都上汴）

漢（同都上汴）

宋（都汴中興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

隋（初都長安後移龍首山去故城北三十里後煬帝徙都洛陽）

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

晉（同都上汴）

周（同都上汴）

元（都大都今北京順天府）

皇朝建都

太祖高皇帝建都於吳（即南京）

成祖文皇帝遷都於燕（即北京）此猶周武王都鎬而成王繼志卜宅洛之舉也夫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陽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惟我

朝則以南北為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會焉且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夫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建都總論

王氏鏊曰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北中原多事則居河之南中原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千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為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陵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燕薊之形勢也（形勢見京畿下）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　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京畿

禹貢冀兗之域天文尾箕氣昴畢室壁分野（東南各抵山東界南抵河南界西北各抵山西界北抵沙漠東北抵遼東界分野析辯下）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說文設險依伏）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之地也金元雖嘗都於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勝區至我

成祖文皇帝初建藩於茲後纘承大統遂建為北京而遷都焉

府八　順天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古名廣陽郡幽州領州五縣二十二）保定府（域同上分野同上古燕昴畢分野古名上谷領州二縣十七）河間府（域同上箕尾分野古名瀛海領州二縣十六）真定府（域同上昴畢分野古名恆山領州五縣二十七）順德府（域同上昴畢分野古名鉅鹿領縣九）廣平府（域同上昴畢分野古名武安領縣九）大名府（禹貢冀兗二州之域室壁分野古名魏郡領州一縣十）永平府（禹貢冀州之域尾箕分野古名盧龍領州一縣五）州二　隆慶州（域同上分野同上古名媯川領縣一）保安州（域同上分野同上古名武定）永寧州

論曰京畿之地在虞世為幽州域在禹貢為冀州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蒲坂我

成祖遷都於此蓋復黃帝堯舜之故都於千八百年之後而建極以臨天下昔人謂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以為萬世業者無以過此矣又杜牧云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耐辛苦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則其兵馬之強在昔已

然且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六險地利足制諸胡汴洛關中江
左皆不及也然真定至於永平昔為內郡乃今居庸紫荊山
海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皆稱阨塞故漁陽堡塞重兵屯爲山
後諸州故我大寧州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
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腰脊
南北舟車並集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直沽至漁
陽猶海運也河間真保多降胡性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清而
東野曠人稀凶儔伏匿逝山有樵牧之利姦人淵藪其中莫
敢蹤跡着乃水利不修旱澇歲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牧
不蠲坐糜財力貴游不戢兼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繹騷關
譏不嚴奸胡覘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兩京十三省論多主鄭若曾間有所參

南京畿東南抵海南浙江界西南抵江西界西抵湖廣界西北抵河南界北抵山東界
禹貢揚徐之域天文斗牛房心分野淮揚屬斗牛徐州屬房心自周末
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孔明謂鍾山龍蟠石
城虎踞帝王之宅志所謂長江千里險過湯池者也孫吳東
晉宋齊梁陳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高皇功德隆盛奄有四海
乃定鼎於此為京師永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
京為京師遂稱此為南京　府十四　應天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
名金陵楚威王因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領縣八　中都鳳陽府域野同上禹會諸侯於塗山即此地
古名濠梁實　高皇龍興之地洪武三年建為中都領州四縣十四　蘇州府域野同上古名吳會領州一縣七
常州府域野同上古名延陵領縣五　鎮江府域野同上
古名京口領縣三　揚州府域野同上斗牛分野古名淮海領州三縣七　淮安府域野同上古名淮陰

領州二縣九　廬州府域野同上斗分野古名廬江領州二縣六　安慶府域野同上古名皖城領縣六
太平府域野同上古名姑孰領縣三　寧國府域野同上古名宣城領縣六　池州府域野同上
古名池陽領縣六　徽州府域野同上古名新安領縣六　廣德府域野同上古名桐汭領縣一
和州域野同上古名歷陽領縣一　滁州域野同上古名滁陽領縣三　徐州禹貢徐州之域房心分野
古名彭城領縣四
論曰南京　國家開基之地也勝勢在長江
太祖自上流和陽橫江渡克采石下太平三戰而入集慶
成祖出淮揚儀真遡洄而上龍潭浦口望風奔潰比至金川啟
關納款以故留都守禦舟師為急藩垣之固專倚江北徐潁
二州地跨中原八連數省並稱雄鎮淮安聯絡徐揚魯齊文
武重臣開府作鎮雖職兼漕撫亦示控扼之勢焉廬民多游
手野有遺利鳳陽高牆陵寢供億繕葺財力冗費豐沛之間
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凋瘵決嚙之患濠泗尤
棘揚有鹺臺富商走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潁湖農田塗墊
為害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楚為江表門戶蘇松常三
郡市浮於農文勝於質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困常征之外
坐派日煩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太倉崇明瀕海之民擅魚
鹽之利間作弗靖出沒江洋肆行剽劫以故江防海備並為
要職太平里風煙稱樂國民儉且淳寧連歙與池而民俗
囂豪和柔不一徽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在山麓
江滸民以漁獵為業多竄匿之盜鎮江鑿山通漕海潮上下
嚙土歲易利歸豪貴財盡貧冗矣

湖廣（東抵江西界東南抵廣東界南抵廣西界西南抵貴州界西抵四川界西北抵陝西界北抵河南界）

禹貢荆豫之域（惟襄陽隸豫州）天文翼軫分野漢置南郡等郡國而不常所治唐貞觀中領以山南道開元間增置採訪處置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後改採訪為觀察而置使于鄂州宋置荆湖南北二路及京西南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陽守臣兼領又於襄衡各置提點刑獄司元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武昌而江陵潭州亦各置焉

皇朝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三 武昌府（禹貢荆州之域翼軫分野古名江夏領州一縣九）承天府（域野同上古名郢州皇上發祥於此國初為安陸州今名承天府領州二縣五）漢陽府（域野同上古名漢陽領縣二）襄陽府（禹貢荆豫分野同上古名襄陽領州一縣六）德安府（禹貢荆州之域分野同上古名漢東領州一縣五）黄州府（域野同上古名齊安領州一縣七）荆州府（域野同上古名郢都領州二縣十二）岳州府（域野同上古名巴陵領州一縣七）長沙府（域野同上古名潭州領州一縣十一）寶慶府（域野同上古名邵陽領州一縣四）衡州府（禹貢荆州之域分野同上古名衡陽領州一縣九）辰州府（禹貢荆州之域分野同上古名沅陵領州一縣六）常德府（域野同上古名武陵領縣四）鄖陽府 州三沔陽州（域野同上古名竟陵領縣一）靖州（域野同上古名渠陽領縣四）郴州（域野同上古名郴陽領縣五）彝陵州（域野同上古名峽州領縣二）置湖廣都指揮使司領武昌武昌左等衛三十一枝江等千戶所五置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武昌湖南湖北荆南四道監察諸府州衛所而三司並治於武昌

論曰湖廣衡山表鎮太嶽莫維貫以江漢之洪流滙以洞庭之巨浸蓋蜿蜒扶輿磅礴欝積之氣鍾焉而為南土一大都會也昔風后祝融二甫皆出於其地今我

世宗肅皇帝肇跡發祥實啟我

穆宗暨

今上聖聖相承豈非地靈所毓有不可誣者耶顧襄上走蔡梁德黄下臨吳越荆顧巴蜀辰扞雲貴郴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岳之勝求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衝資市利長沙雖卑濕民物殷盛顧數土泥塗甚於禹貢宗藩賦祿廣於周封傳符紛紜流冗雜沓土酋強横猶復征調洞蠻草竊徒示羈縻皆足為慮乃若民寡蓄儲官多徵集坐費財力益肆呰窳（史記謂楚俗呰窳偷生）非明示休息恐未得安靖也

浙江（東北抵海東南抵海南抵福建西南抵福建西抵江西西北抵南直隸北抵南直隸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女分野（在浙下見）漢為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治蘇州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置江南浙西道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一在杭州一在婺州）

皇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一 杭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女分野古名杭州領縣九）嘉興府（域野同上古名嘉禾領縣七）湖州府（域牛女分野同上古名吳興領縣六）嚴州府（域野同上古名嚴陵領縣六）金華府（域野同上古名東陽領縣八）衢州府（域野同上古名姑蔑領縣五）處州府（域野同上古名縉雲領縣十）紹興府

域野同上牛女同野古名會稽領縣八寧波府域野同上古名明州又名四明領縣五台州府域野同上古名天台領縣六溫州府域野同上牛女分野古名永嘉領縣五置浙江都指揮使司領杭州前杭州右等衛十六湖州等所五置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浙東浙西二道兼察諸府衛所而三司皆治於杭州府

論曰浙江之地山海江湖所在限隔大海東蟠直轉淮陽重湖右滙波聯圻輔左逾信郡即走江西南入閩關遂連甌越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巧衣被可觀米薪是急嘉湖實與江淮相表裏兩稅困人貧者流徙富者兼併海鹽之塘利害通於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以西山越巢窟錯入廣德好訟喜鬬累與大獄笠澤之間鹽徒出沒剽掠村墟久之不治不無可憂嚴衢金華以徽饒為郛郭生理為優征徭亦簡寧紹溫台並海而南達於漳汀估客來往人猾其利寇至倉卒亦能為禍倭夷貪市中國矯云奉貢風帆所指突至寧波華人交通倏去忽來詐護巨測除戎之戒定安為棘旁人視他郡為悍依山盜礦糾結四集激之為盜綏之難馴慶元松溪一帶被侵暴者數矣

江西東抵浙江界東南抵福建界南抵廣東界西南抵湖廣界西北抵湖廣界北抵南直隸界禹貢荊揚之域惟南康九江吉安撫荊揚二州天文斗牛分野析見在下漢領于揚州部刺史唐隸江南道開元中分為江南西道置採訪處置使治洪州後改採訪為觀察治仍舊宋置江南西路安撫使以隆興守臣兼領又置江西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於隆路置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及江西湖廣道肅政廉訪司

皇朝置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三　南昌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名豫章領州一縣七饒州府域野同上古名鄱陽領縣七廣信府域野同上古名上饒領縣六南康府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分野同上古名匡廬領縣三九江府域野同上斗分野古名潯陽領縣五建昌府禹貢揚州之域斗分野古名旴江領縣四撫州府域野同上古名臨川領縣六臨江府域野同上古名峽江領縣四吉安府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分野同上古名廬陵領縣九瑞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分野同上古名高陽領縣三袁州府域野同上古名宜春領縣四贛州府域野同上古名章貢領縣十南安府域野同上古名橫浦領縣四置江西都指揮使司領南昌等衛四吉安等千戶所十一置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南昌湖東湖西九江嶺北五道兼察諸府衛所三司並治於南昌

論曰江西之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海為吳楚閩越之交外析險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南昌泝江滙湖右荊左浙帆檣所集江西一都會也九江獨據上流人有市利南康臨彭蠡縮隘土瘠時有寇盜廣信傳道下邑為殷撫州人悍多山寇而衣食自足頗憂兼併建昌僻在東南即有藩封亦稍安輯南安贛州則汀漳雄部山谿會焉林深谷邃寇賊淵藪撫臣提兵牽制數省軍門之費不順度支苟得其人南服一壯鎮也袁州地通長沙逋民客戶喜訟好爭詭察既難綏馴不易臨海瑞州素稱樂土吉安山雄水秀地利亦饒甲於他郡大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恃有憂患然土窄逐末不務稼穡至爭曲直即不惜貲賄風氣使然也

福建（東南抵海西南抵廣東界西北抵江西東北抵浙江）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揚州下見）春秋秦時為閩越地（漢時屬閩越）漢以揚州部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

皇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 福州府（禹貢揚州之域牛女分野古名閩中領州一縣十二）泉州府（城野同上古名清源領縣七）建寧府（域野同上古名建安領縣八）延平府（城野同上古名劍州領縣七）汀州府（城野同上古名汀州領縣八）興化府（城野同上古名莆田領縣二）邵武府（城野同上古名邵武領縣四）漳州府（城野同上古名漳浦領縣八）

置福建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左建寧右衛五千戶所二置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分福寧建寧二道兼察諸府衛所三司並治福州府而行都司則分治於建寧

論曰福建之地海抱東南山連西北重關內阻群溪交流雖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為藩人稠土沃曠徙作孽波及建寧古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逋與南贛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悍嗇利喜爭大抵漳州為甚與泉文物之域于於八閩地利亦豐人稟巽順延平邵武事簡人淳雖沙尤閒或有小竊亦不能為大患也

河南（東南抵南直隸界西北抵山西西南抵湖廣東北抵北直隸界）

禹貢兗豫冀州之域天文兼角亢室壁柳張氏分野（以下）漢置豫州刺史不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晉豫州于譙郡唐於此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治亦各置宋都汴置京東京西二撫使以開封河南守臣兼領元於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

皇朝置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 開封府（禹貢豫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古名大梁領州四縣三十六）彰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室壁分野古名相州領州一縣六）衛輝府（城野同上古名汲郡領縣六）懷慶府（禹貢冀州之域分野古名河內領縣六）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柳分野古名洛陽領州一縣十三）南陽府（城野同上古名南陽領州二縣十）汝寧府（城野同上古名汝南領州二縣十二）

置河南都指揮使司領宣武等衛十千戶所一置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河南河北二路兼察諸府州衛所而三司並治於開封府

論曰河南當天地之中開封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滑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車馬之途交於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而水陸道里為便彰德控趙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傳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陝要區敵山南扼河北稱形勝焉汝寧南陽下蘄黃入襄鄖又與淮江相為表裏顧分封日盛宗祿日繁民亦勞止睢陳歸德犬牙畿省轄晉不能專奸時竊發急之則潰逸四出彰德兵民雜集頗為奉制河洛之間憑險繹獵習於劍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敦阜則

汝寧為優矣

陝西東抵山西河南界東南抵河南湖廣界南抵四川界西南抵西番界西抵西番界西北北東北皆抵沙漠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惟漢中並梁雍二州分野井鬼觜翼軫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梁州部刺史而不常所治唐貞觀中置關内道開元中置京畿等四道採訪處置使後改採訪為觀察宋初置陝西路後置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經畧安撫司並以守臣并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陝西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及陝西漢中道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一在鳳翔一在甘州

皇朝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 西安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為王畿地漢亦都此古名京兆領州六縣三十 鳳翔府域野同上周為秦[illegible]地古名扶風[illegible]秦鳳翔其一也領州一縣七 漢中府禹貢梁雍二州之域井鬼翼軫分野古名漢川領州二縣十四 平凉府禹貢雍州之域井鬼分野古名安定領州三縣七 鞏昌府域野同上古名隴西領州三縣十七 臨洮府域野同上古名金城領州二縣三 慶陽府域野同上古名北地即北地領州一縣四 延安府域野同上古名上郡領州三縣十六 置陝西都指揮使司領西安左西安前等衛二十一鳳翔府千戶所四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甘州左甘州右等衛十二古浪等千戶所二置陝西等處按察司分關内 關南隴右西寧河西四道無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甘州以控制邊境云

論曰陝西山河四塞形勢甲於天下所謂神臯隩區也平凉固原豈草平野監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鳳之墟若延慶沙漠蕭條而人士亦稱精勁甯夏則時有賀蘭山黄河之險虜雖馳驟故為備差易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為虜有烽火盡逹於内郡矣甘凉以西至於嘉峪左逹右逹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輙肆侵犯以為河西憂洮岷西寧錯入羌族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剌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漸以南徙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逋盗生齒日繁則又西境腹心之患也西安會府生理殷盛寒餉藩録亦十居七八閭閻頗為疾苦漢中襟喉巴蜀潼關保障全陝並為重地而險者在我矣若乃茶之禁漸弛藩牧之地漸廣僕苑之畜漸耗異類之巢漸深斥堠之封漸蹙調兹改轍皆在所急河套之議昔年至淺賢府宜有深長之慮可也

山東東東南抵海南抵南直隸界西南北西北皆抵北直隸界東北抵女直

禹貢青兖二州之域天文危奎婁室虛分野析見在下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郡高密国等郡國又置兖州部刺史領泰山郡東平国等郡國後漢刺史如故兖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兖諸郡分隸焉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置山東東西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一治益都一治濟南

皇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六 濟南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春秋戰国並為齊地古名濟南領州四縣二十六 兖州府禹貢徐兖二州之域奎婁分野即伯禽所封地古名東魯領州四縣二十三 東昌府禹貢兖州之域危室分野古名博平領州三縣十五 青州府禹貢

青州之域(虛危分野太公所封地古名齊郡領州一縣十三)登州府(域同上危分野古名東牟領州一縣七)萊州府(域同上古名東萊領州二縣五)置山東都指揮使司領濟南青州等衛十六東平等所五置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濟南東兖海右三道無察諸府州衛所布按二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云

論曰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馮遼海西走趙魏北留滄瀛而川陸孔道並會德州自海運既廢此為漕渠窒踬瀕舟車牽挽勞役無休時兖州水滸為盜藪昔茲甚青多礦賊禁輯亡難公私交病成山沙門上下礁磧險弄勢難輒議開諸徃蹟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淮北安東北出海倉入比每不數日抵直沽勝國濟治置閘通舟避開洋之險嘉靖中副使王獻修濬有緒説言中沮臨清濟寧或有啖吭之憂亦長慮也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魚鹽耕蚕皆足自贍不失為樂土也要之山東地多鹵瀉民輕遷徙汶泗之河屢決濟漯之源久湮故識者謂營田水利不可以不講也

山西(東抵北直隸界東南抵河南界西南抵陝西界西北抵沙漠東北抵宣府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觜昴畢分野(詳在下)見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剌史而不常所治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中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南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治仍舊宋置河東路經畧安撫使以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及肅政廉訪司一(在大同)一(在冀寧)

皇朝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四 太原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唐國古名晉陽領州六縣二十二)平陽府(域同上觜參分野即此古名河東領州六縣二十九)大同府(域同上昴畢分野古名雲中領州四縣七)潞州府(域同上參井分野為潞州今改為府領縣八)汾州(域同上觜參分野古名西河領縣三)遼州(域同上參井分野古名陽城領縣二)澤州(域同上觜參分野古名高都領縣四)置山西都指揮使司領太原左太原右等衛七保德等所四又置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領大同前大同後等衛十三山陰等所二置山西等處按察司分冀寧冀南冀北河東等四道無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論曰山西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北倚重邊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數入內郡鴈門南北為虜通衢今日所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逋民亦非細故也大抵山西四郡設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矣虜以復利於略安其志時時在平陽每議與虜鞭云居庸紫荊井陘置鴈門且不論况大同乎夫晉豈勞瘁即無虜患外轉寨備內供藩祿猶不能支仰給鹽利憂國者宜為之所矣

四川(東抵湖廣界南抵貴州界西南抵西番界西北抵陝西界東北抵陝西界)

禹貢梁州之域(雍梁二州之境)天文井鬼參觜分野(詳在下)見漢置益州部剌史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剌史治雒唐貞觀中於此置劍南道開元中置劍南并山南東西道採訪處置使而劍南治蜀宋為西川路後分西川為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於重慶等

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群蠻而嚮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其椎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礦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昔所謂患者拳戶斗老今則內寇外夷為害棘矣肇慶據上游當嶺西海道高州海灣獞獠闢地除兵耕守並集可也廉州層山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地膄壤逋夫藏命責在人牧瓊州有司並海五指腹心反為黎穴若乃濱海島夷之国以十數雖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盜遻也顧人逐山海礦冶之利不務農田或尚剽掠行劫海上桴鼓之警瀰滿山谷凡以生齒日繁徵求日困師旅數興漁獵遻至通山之禁久弛餉軍之饋益煩也况夷珍珠窩民用所與而公私交征反為民困矣

廣西（東抵湖廣界東南抵廣東界西抵雲南界西南抵安南界北東北抵湖廣界西北抵貴州界）

禹貢荊州之域亦多楊州西南之境天文翼軫牛女分野（見湖廣下）春秋時為百粵地漢領於荊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為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宋屬廣西路置經畧安撫司以靜江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至正末始於清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皇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二 桂林府（禹貢荊州之域翼軫分野古名建陵領州一縣九） 柳州府（分野同上古名象郡領州二縣一） 慶遠府（分野同上古名宜陽領州二縣大） 平樂府（分野同上古名昭潭領州一縣六） 梧州府（荊州之域牛女分野古名蒼梧領州一縣九） 潯州府（翼軫分野古名潯江領州一縣三） 南寧州（揚州西南境分野同上古名晉興郡州二縣四） 太平府（古名麗江領州十五縣四此下諸府漢俱屬交趾郡） 田州府（古名田陽領州四縣一） 思明府（領州六） 鎮安府 思恩軍民府 江州等州八 置廣西都指揮使司領桂林右桂林中等衛九全州等守禦千戶所十置廣西提刑按察司分桂林蒼梧左江右江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於桂林

論曰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於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贍自足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為三江貫洛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據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若其饕食而已潯江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穴焉雖有屯戍未見摧輯柳慶號為盜區行居皆其荼毒設兵置將控馭督戰之司無大患思恩田寧強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土分官不為無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臨交趾實為晉桂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喉列郡襟束形勢便矣

雲南（東抵廣西界南抵安南界西南抵緬甸西抵百夷界西北抵西番界北抵四川界東北抵貴州界）

禹貢梁州之南境為徼外夷地天文井鬼分野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為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于金齒

皇朝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四 雲南府（禹貢梁州之界井鬼分野古名滇國領州四縣十） 大理府（界分野同上南詔都會領州四縣三） 楚雄府（界分野同上古名威楚領州二縣五） 澂江府（界分野同上古名河陽領州二縣三） 蒙化府（古名陽瓜即南詔地）

府（古掘南徼外荒裔地名）廣南府（宋特磨道元為廣南西路）廣西府（古東爨……）
三鎮沅府（古濮落蠻雜居之地）永寧府（古地名樓頭賧）順寧府（本蒲蠻之地）
（地名曲陀）曲靖姚安等處軍民府八北勝威遠等州六者樂等長
官司二御夷孟定孟艮府二孟養軍民指揮使司車里等宣
慰司五干崖等宣撫司三芒市等長官司二　置雲南都指
揮使司領雲南左雲南右等衛十六金齒等軍民指揮使司
三宜良等守禦千戶所六　置提刑按察司分晉安臨元金
滄洱海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而三司並治於雲南府

論曰雲南疊山峻崇瀾滄紆金碧米鹽之產亦稱精贍而雲
南其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稱沃壤設險守國
肇內捍外則沅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永寧
麗江聯絡於瀾滄烏蠻蒙家撤控禦於曲靖四境要領指掌可
覩矣諸夷之強則沅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霑益
並以兵力稱雄向皆靡一蓋自麓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尋
甸一帶兵衛漸疎諸羅阨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關
悔禍咎在處置乖方也大抵滇南北上必取道貴陽稍有警
動坐令梗絕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屯蟻聚號令不行
急則豕突鴟張勦誅未易惟撫綏得人相與休息斯可以無
禍變也

貴州、（東抵湖廣界東南西南皆抵廣西界西抵雲南界北抵四川界）
禹貢荊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星翼軫分野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置八
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
一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貴州宣慰使司（禹貢荊梁二州之境天文參井分野舊志所轄長官司二十三今所轄……）思州府（古名寧夷領長官司四）
思南府（舊州……領長官司五今所轄二）鎮遠府（……長官司……）石阡府
（……長官司……）程番府　銅仁府（……長官司……）黎平府（……長官司……）
（……）普安等州四　金筑安撫司　置貴州都指
揮使司領貴州貴州前等衛十八千戶所二　置提刑按察
司分貴寧新鎮二道兼察諸司府衛所而三司並治於貴州
宣慰司

論曰貴州之建省設官始於永樂間緣田酋倡亂旅拒朝命誅
討既行始置郡縣官雜土流而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者
地本蠻夷山多箐穴水不涵停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戍歲
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況省城會區咫尺夷土西
夷諸郡苦於嶺賊思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鎮筸西猫夷峒
之間寇掠四出師旅數興境內諸酋亦皆佳兵好殺非因俗
隨時先發撫定未易為力也

總敘　皇朝一統圖志

洪武十八年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眾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
人心惟德是視二十七年寰宇通衢書成書分為八曰東距
遼東都司又自遼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
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至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

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尸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天順五年撰大明一統志嘉靖八年少保桂蕚上吏部員外郎李默所撰　皇明輿地圖叙記風俗扼塞兵賦藩封咸條數焉十二年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圖論條析鎮塞利害亦為明練云九邊入兵部

總叙天下方輿四極

京師據一統圖在東北之境南京在東南之境南京之東南為浙江浙江之東南為福建福建瀕南京之西南則為江西由江西而西北則為湖廣轉而東南則為廣東瀕廣東之西少北是為廣西瀕南濱廣西之西北則為貴州貴州之西南則為雲南而貴州西北則四川也此四藩者總在南方北只以此分南北論河南在京師之西南乃天地之中據一統圖湖廣承天襄陽之間居地之中朱子亦云荊襄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　京師東南為山東西為山西山西之西南為陝西此四藩者總在北方其九邊則遼東薊州皆在京師之東而薊州為近宣府大同皆在京師之西而宣府為近榆林固原皆在陝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寧夏在河套過河而西寧夏之西轉南則甘肅也統天下四方所至東則山東之登萊揚州之通海蘇州之太倉浙江之定海福建之興泉皆濱大海此自東北及東南之境而日本琉球則居東南海中由東轉南則廣東之湖瓊由南而西則蘇門答剌安南諸國交趾在安南之東暹羅在安南之西而雲南孟定等府亦濱海居於海中者則西洋等國也皆在西南正西則雲南之麗江極西則四川之星宿海崑崙山黃河黑水諸處更西不可詳矣由西而北則西域諸國土魯番所居而大磧陰山瀚海在焉所謂沙漠者也又西北數千里有鐵門關過此不可詳矣東北則由　京師出居庸關自北而東過白浪山抵女直過黑松林以達北海北海出居庸關千餘里大抵中國之勢南臨大海北接長城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此其概也九邊鎮戍事例入兵部李士大夫嘗言我　朝疆域過於宋敵於唐不及於漢蓋以朔方大寧交趾及開平興和玄菟樂浪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時土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如洛陽為王城而皐蠻氏陸渾戎密迩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為群舒秦為西戎河北具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荊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故應鏞言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国以事外也今日地勢東南已極於海至矣盡矣惟西與北尚未底於海耳然視之前代幅員已弘彼大荒絕漠之險地氣既惡人性復獷非復人居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為中國重輕也

輿地廣類

夏商周九州之制畧不同

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

揚荊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荊豫青兖雍幽冀并周制也爾雅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畧不同也

夏書禹貢周官職方相合之義

禹貢之別九州隨山濬川而終之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故夏書謂之禹貢職方之辨九州制畿封國而終之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故周官謂之職方氏鄭氏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夫周人設官以職貢為名而制貢又曰各以其所有此正禹貢任土作貢之意也苟不原周人設官之意而徒區區於九州山川之辨是特一地理書耳於治道何益

禹貢五服職方九服相合之制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之地以皆田賦之事故曰甸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此下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采者卿大夫邑）（地男小國諸侯大國又以同）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曰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者要約之義）（去王畿已遠特荒之而已）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流野也）（流遠而經蔡之尤遠矣蠻與流皆以罪人隨其罪之輕重而為地之遠近也）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

鄭氏樵曰禹貢五服職方九服不同詳考制度則無不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則

禹貢之甸服納總秸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貢采男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貢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貢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貢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貢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貢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貢九州之外地也

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藪澤川浸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山陰）其澤藪曰具區（即太湖）其川三江（在後有辨）其浸五湖（注見後）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江南曰夢江北曰雲在華容）其川江漢（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其浸潁湛（潁出陽城湛或曰出）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華陰）其藪澤曰圃田（在中牟）其川滎（即兗）其浸波溠（禹貢波水在漢南溠在湖陽）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藪澤曰望諸（禹貢作孟豬）其浸沂沭（沭水出東莞）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藪澤曰大野（在鉅野）其川河泲（即濟）其浸盧維（即禹貢濰淄）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吳山）其藪澤曰弦蒲（在汧）其川涇汭（涇出安定汭出）其浸渭洛（渭出鳥鼠洛出懷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在遼東）其澤藪曰貕養（在長廣）其川河泲其浸菑時（菑出萊蕪時出般陽）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在彘陽）其澤藪曰揚紆（未詳）其川漳（出長子）其浸汾潞（汾出汾陽潞出歸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在上曲陽）其澤藪曰昭餘祁（在）其川虖池嘔夷（嘔夷出平舒虖池出鹵城）其浸淶易（淶出廣昌易出故安）

周職與虞夏商不同漢職與虞周不同

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泰華嵩山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蓋王制南北以山為至東西以水為至故五嶽言其二舜典言四方巡狩所至地故五嶽言其四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衡山為南嶽嵩山為中嶽嵩山嵩山縣之室高山即禹貢之外方也初無嶽山之名職方山鎮有恒有岱有華有衡而嵩高而有嶽山蓋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之吳山為嶽山此周嶽之與虞夏商不同也舜典南嶽孔安國以為衡山職方山鎮亦曰衡山是衡為南嶽明矣而爾雅有二說河南衡山為南嶽又以霍山為南嶽蓋漢武帝巡南郡禮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以衡山遼遠而移其神於霍山也說者謂一山兩名失之矣此漢嶽之與虞周不同也九州藪澤在職方為九在爾雅為十蓋職方以州言爾雅以國言也爾雅敘澤之名如吳越之具區即此揚也楚之雲夢即此荊也大抵不殊獨晉之大陸齊之海嵎周之焦穫與職方不同

皇朝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五嶽東嶽泰山在山東泰安州西嶽華山在陝西華陰縣中嶽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南嶽衡山在湖廣衡山縣北嶽恒山在大同渾源州五鎮東鎮沂山在山東青州府西鎮吳山在陝西鳳翔府中鎮霍山在山西平陽府南鎮會稽山在浙江紹興府北鎮醫無閭山在遼東各有廟稱其嶽其山其鎮其山之神

四海東海山東萊州府西海山西平陽府南海廣東廣州府北海河南懷慶府四瀆大淮在河南南陽府大河在山西平陽府大江在四川成都府大濟在平陽府蒲州亦各有廟稱其海其瀆之神

三河三泰三齊三楚三吳三梁三蔡三苗之辨

三河唐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故稱三河　三秦項羽三分關中地封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翟王故稱三秦　三齊謂齊及齊北膠東也　三楚淮北沛陳汝南二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或曰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壽春故曰三楚　三吳圖經云漢分會稽為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通同與水經以吳興吳郡會稽為三吳指掌圖以蘇常湖為三吳其說不同七修稿云春秋之吳都蘇常之間漢封之吳都會稽即常蘇嘉杭非紹興之會稽也三國之吳初為會稽太守封吳侯即蘇松常鎮杭嘉湖之地備記之　三梁謂南梁大梁少梁　三蔡謂新蔡上蔡下蔡　三苗在堯時為夷地在今日則為中國乃湖廣江鄂嶽之三州故今三州人尚有苗姓

五地九地三壤四極八埏八紘八極之說

周禮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楊子大玄注九地一泥沙二澤浼三征崔四下田五中田六上四七下田八中山九上山上中下謂之三壤其說出於纂要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

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其說出於爾雅至於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則淮南子之說存而勿論可也

天下山脉水原

朱子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在陝西)生下函谷(在河南)以至嵩山(在河南府)少東盡泰山(在山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在陝西)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在四川成都府)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峨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者已盡於九江(即江西九江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在廣西平樂府)者則包湘源(屬廣西桂林府)而北經袁(袁州)潭之境以盡于廣(在廣東南雄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即梅嶺在南安府)者則包彭蠡之源(即鄱陽湖)以北盡於建康(即南京)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在杭州府)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即紹興府)南其尾以盡于閩粵(今福建廣東之境)也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寰武今太原府嵐憲今在大同府之境黄河北也)乘高而來(朱子)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自雲中發源大同府也)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在大同府)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大嶽(即霍山在平陽府)次一支包汾晉之源(太原府)而南出以為析成王屋(在平陽府)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在平陽府)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在潞安府)又次一支為恒山(在真定府)此為大河北境之山也(已見上引朱子說)

地官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五

地官部第二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口役格

聞之杜氏祐曰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国家富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矣然則戶口之於力役其所相關者豈微哉故国之貧富恒視民之多寡(禪)而聖人之於民恒孑之以休養生息之恩以致民俗蕃阜之盛(管氏)有以也後世乃多為之法以徵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又巧用其民而為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於之各萌避免之意(端)於是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而家以之乏国以之貧矣(通典)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為国之本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徐中)推此義則戶口力役之係於國家者重矣次口役格

戶口類

黄虞三代至戰国秦戶口

黄帝始經土設井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夫始分于井則地著計之于州則数詳迄乎夏商不易其制

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

及其衰也諸侯相兼戶口頗損至武王時人衆又與諸侯之國並損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

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相受寄託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賙相給足也)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以知其人數大比天下人數也要簿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其按成周盛時保息六養萬民所以致其蕃息也夫寬疾以上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養之也乃富而有財者亦因其所有餘而養之何耶先王蓋深有意於其間也李覯曰管子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民趨榮而避辱難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蠶材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趨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劳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不黜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徭役不專取以安之夫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彊為事意富者乃彊耶彼按理而誅者果何人也丘氏亦言富家巨室小民之所賴周家所以養富于民者也彼褊隘者往往以抑富為能失周官之意矣二公之言可謂公而正與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與其可施舍者掌其政令禁戒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贊佐也王以民數治民之事)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知死刑之數)牧協職(牧養牲物色之數)工協革(合其數)場協入(所入黍稷之數)廩協出(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籍田籍於農隙耨獲亦于籍獼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示少諸侯避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杜氏通典云戰國之時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定天下人死傷者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

兩漢三國戶口

西漢至孝平元始間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為極盛矣蓋自高祖以來未有也

論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人百二十為一筭治庫兵車馬）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傅著也著於籍也）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而且役之非古也然顧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筭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增上流民自占八萬餘口以蒙顯賞則以流徙者筭數之除州郡無逋負之責而偽可容也以元始之衰而戶口乃極盛焉或以是之故與

光武中興之後三十餘年所拊養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至桓靈永壽間則更浮于孝平之世矣（[illegible]）

某按後漢郡國志光武之末年戶數猶鮮少者以始時兵革之傷殘其後每每增羨則以累朝之休養也人民之係所養豈不誠然哉然冲質二帝之間無大兵革饑饉而永嘉戶數損於建康本初戶數後損於永嘉而杜氏通典所紀戶則少於漢書口則多於漢書皆不可曉也

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罹董卓之難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徒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遂有冦戎雄雌未定割庶民三十餘年及魏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　三國鼎立戰爭不息魏景元間與蜀通計民戶止存桓帝時十之一而吳民數亦不能多于蜀（據朱照日所上兵戶推其民數）

某按漢永和五年（順帝）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萬據後漢郡國志註及所上吳民數蓋不踰二郡加以食祿復除之民計可供役裁足支一郡以一郡之用供三國之用上下咸岌岌矣然則為人上者盍思所以休養斯民哉

隋唐戶口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八百九十萬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廢姦偽尤滋高頻覩流冗之弊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宗收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頻之力焉

唐玄宗天寶十八載戶九百六萬七千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較天寶初失其三）

丘氏濬曰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則國勢盛庶民寡則國勢衰蓋國之有民猶倉廩之有粟府藏之有財也故為國者莫急於養民養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耳所以使

民受害而口戸不得蕃息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楊玄感李密）而咎獨孤后（言亂離之後戸存者十不一二皆獨孤后無閒離之讒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天寶之耗不罪安史（安祿山史思明）而罪楊太真李林甫（言明皇戸口之盛身自敗之比禍亂稍平戸口幾去其半亦以內嬖外李致之）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於程异皇甫鎛之聚斂焉（言憲宗急於用兵則暴於民之故不得擧責以用异鎛聚歛民嗷道路百姓嗷嗷矣）嗚呼私意行於宮禁而災禍延于閭閻小人用于廟堂而毒害及於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也哉

宋戸口

宋祖開寶中天下主客戸三百九萬五百四至仁宗嘉祐間主客戸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

某按宋開寶至嘉祐間未及百年而戸口已益四倍豈無由哉則以太宗以來之休養也真宗謝司使丁謂言鋼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真宗曰國家所務正為澤及下民但就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仁宗朝大辟疑者皆令讞上（議罪）而所活歲以千計北使請加兵高麗仁宗曰加兵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出通天犀以救百姓然則真仁之愛養斯民者至矣宜其未百年而戸口蕃滋若此也

總叙漢唐宋戸口

朝野雜記云兩漢戸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戸為四十八口東漢戸口率以十戸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戸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戸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宋元豐至紹興戸口率以十戸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二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戸漏口者衆也昔陸宣公稱租庸調之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決不可輸二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於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皇朝戸口

大明會典　國初覈實天下戸口具有定籍令各務所業其後休養既久生齒漸繁戸籍分合及流移附屬并脫漏不報者多其數乃減於舊　諸司職掌凡各處戸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于州州報于府府類總報于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本部立案以憑稽考仍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戸以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問罪仍令復業　事例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　郊祀禮以天下戸口錢糧之籍陳於壇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人戸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戸人口總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口

戸口總論一

說者謂三代而上戸口盛于西北三代而下戸口盛于東南是矣然民數之多寡大率係于賦役之輕重蓋田畝之賦重

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蕃民生者惟薄賦可也李翱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賦之得財愈多其可謂知本矣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戶口者惟輕徭可也馬端臨有言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其可謂通論矣

戶口總論二

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覈其盈縮登其數于留都副其冊於戶部制非不密矣然飛詭虛懸致丁匿糧耗富者享無粮之田貧者納無粮之稅甚則流移倒絕攤及他里將併其所存而逋之使逃矣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幷取李勅絕攤逃之議也但貧富異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強人以不能而禁人以必至賦役有額而漫無攤補則丁在而僞逋戶存而僞絕不可不慮也故不若質券以稽產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丁多者准粮下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甲以代輸產亡則覈業主以入甲又嚴匿寄灑之奸豪由裕流移之窮餓庶其有實數乎不然均審之檄徒勤査造之冊徒浩無益也

役法類

成周至春秋役法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可任力役者每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二家共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皆謂正卒之外)唯田與追胥竭作(謂田獵與追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皆作)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年二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不征)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均人凡均力政(政讀作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旬均也讀作均)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凶札謂饑饉疾疫)則無力征旅師凡新甿(新徙來者)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王制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某按三代役法莫詳於周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愛此鄉役也然有司徒為則因地之善惡以以均役有族師為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為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為則論歲之豐凶以起役故其事力也相稱而其為役也適平而又軫念國中之民與夫貴賢而下(上見)及其新甿則無征役凶札則無力政而族師一職又聯其比伍閭族使之相保相愛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之心者也嗚呼民之生於斯時者亦幸矣(考索 衍義補)

魯隱公夏城中丘　莊公春新延廏

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　穀梁子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

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於齊冬築郿臺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魯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

## 秦漢至六朝役法

秦用商鞅立法民一歲屯戍一歲力役為什五相收司連坐漢初設三老嗇夫游徼各有職役役民歲不過三日所謂踐戍也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此因秦制景帝令男二十而始傅以給公家徭役　武帝天漢中發七科之謫一吏有罪二亡命三贅婿四賈人五故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大父母有市籍　孝昭元鳳中顧役有三更之法卒更踐更過更漢末天下大亂民皆役于兵無役制度

六朝議征役之法大抵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為先

論曰六朝議役法畧倣周官役貴賓新舊之遺意然徭役人之所憚而改竄避免亦人情之常且自晉至梁陳幾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稽考雖其一時之偽冒滋多而議論紛紛者有以也其者改定澄汰之際至以恥憤構逆亂然則定役可不視物力而先議譜籍哉

## 唐役法

唐初置租庸調之法其謂之庸者歲役不過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武德中揣量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至玄宗開元中富商大賈多憑傌官吏求居下等敕委御史彈奏然別籍異居者有禁客戶終年者編籍而役法自是詳矣宣宗大中間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輸差

論曰宣宗大中之詔豈不足稱均役哉然唐自楊炎變稅法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歛多者總為兩稅則初制之所謂庸者固已在其中矣陸贄之言亦而今　役設簿輸差則是庸錢已歛而差役猶在民也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 宋役法

宋初循舊制州縣之役悉差鄉戶坊郭之間或有科配而郡國輦運官物率以僑居人充　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建隆三年令文武官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及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為遞夫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舉　宋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仁宗景祐中稍

欲寬其法乃命蔡充至皇祐中又禁鄉戶為長名衙前使募人為之

某按韓琦知并州時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兵興以來殘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疏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通一縣計之籍皆在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為鄉戶衙前後差人倣此由是議行五則法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嗚乎韓魏公此論豈獨可救宋役法之弊哉其曲當事情真可為萬世法矣　萬曆初府縣嘗編排年粮役法某私懷希文之憂嘗有此論而當時有司漫不為省行之五年狹鄉貧戶破徙者不知其幾某初未嘗見魏公此說及是閱之不覺痛快嗚呼論時事如魏公可為嘆服矣乃馬氏貴與謂韓公之言不過能免里正重複應役之苦而衙前之役如故所以有荊公顧募之法何耶

仁宗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

神宗初即位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因詔制置條例司講究役法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雇此唯并州大鎮也被史用之役為便於是頒其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役者各助役錢凡敷錢先眎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論曰王安石所行役法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然於農民實有利焉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文潞公不能推究其弊以對乃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至東坡亦云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嗚呼此足以服潞執拗之見乎

御史劉摯陳免役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且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眎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優富苦貧非法之善況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偽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為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坊郭人戶助

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
科率郡縣賴之雖吏使之均出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
衙前雇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

熙寧元祐役法（熙寧神宗　元祐哲宗）

某按取民間六色之錢（坊場官戶女戶單丁寺觀坊郭戶）並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衙前散從承符弓手耆戶長壯丁）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輪差民戶而盡蠲六色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許募曾充有勞效者指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并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主雇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揩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重復科差況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征以入官固其勢也潁濱所謂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從令放免理在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皆至當之論也

建炎以前保正副戶長職役之害及乾道義役之弊

某按慶元中緈保正副所職在於煙火盜賊橋梁道路或使之督稅賦脩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執役者每患無役有錢官司到罷有地里錢時節參賀有節料錢官員過都醋庫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擾透漏禁物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填代之費承判追呼之勞至於州縣官吏收買公私日用及土產所有此保正副之害也若夫戶長所職催夏稅則先期借絹催秋稅則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絕之戶又令填納此戶長之害也　又按高宗身履艱難在河朔親知閭閻之苦嘗嘆有司不得人一切役次即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至此大備故初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捨庸錢以助給費請矣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拘入總制之窠名不免有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之論至乾道中鋳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為易鄉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廣而當時浮議胥動御史謝諤因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晦庵亦言義役有四未善其一謂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下戶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其三言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多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未免爭訟（此二弊尤切故特錄之其二四）且踵接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駕乃私差役之權而

虐貧優富陵寡暴孤所不免矣昔人言一法之立一弊之生誠然哉（宋役法視前代爲更詳甚且諸賢所論多合時事故獨詳之）

總論差役雇役義役之弊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勞逸不均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雇役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差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鎬江浙諸郡自相與講究之法也（預醵錢給費迭次輪其先後以應雜役名曰義役）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陵故役反而爲差蓋以事体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　又按雇役之便者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資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然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爲不便此熙豐閒議論也

職役總論

馬氏端臨曰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者是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鄼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蓋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爲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遂廢不置然由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有避免之人（琬言佐里正坊正頃年差人以充猶致士逸）唐宣宗時觀大中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舉（詔擇人貧富及差役輕重作差科簿輪差）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

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比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而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為一大議論要之皆苦困卑賤之身役而非古之所謂鄉職矣蓋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狐兎視其民睥睨朶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為民者以冦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壁之為殃上下相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為官况之豊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役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鄉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餼廉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飭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剗非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歛之簿書必覈毋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顧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籍為厲民之大事愚不知其說矣馬氏之論雖多重鄉亭職役今世役法稍不同而與言利害處則切中當時重役之弊後周切民收爲則條尤要故悉錄之

皇朝役法

諸司職掌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匠竈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小大雜泛差徭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　事例洪武十七年令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違者罪之　正統五年令各府州縣每歲查見在人戶凡有糧而產去有丁而家貧者為貧難戶止聽輕役　成化十五年令各處差徭戶分九等門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採辦務因所派多少定民輸納不許偏年通徵銀兩在官

里甲賦役之弊

往時天下賦役率用　國家初法畫里甲十年而一事民得番休又隨民數之盈縮以賦于民民咸便之行之既久而弊滋焉民患苦之於是有司或為總賦之法或為條編之法總賦者歲通計其所入而總賦之戶須之以所賦之數而人人知所宜入當數而止約法畫一吏牘大損豪猾不得覬走輕重而公家催征易起人稱便矣其言不便者諸供億悉在官官率取之市人或給之直不當又百姓已罷歸官有私役之者此見於兩浙之策對者然也條編者計口受庸緣畝定直悉籍其一歲之費而輸之於官官為召募民無擾焉人亦稱便矣其言不便者謂初議法隸省之郡輕重苦樂既已不均

而或又取成額而日裁之故費益繁而用愈不給則有那借有預徵那借而官困矣預徵而民困矣且差銀之入日削而募役楞朕於公庭有司坐困而莫可誰何矣此見於江右之策對然也即此推之其兩畿諸省賦役之弊可勝數哉若其飛詭以亂籍匿産以逃租上戶或高枕而素封窮丁受箠楚而見揣則又天下之通弊而憂民之士所俯屋而竊嘆者也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六

## 地官部第三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静甫輯著

### 食貨格

西漢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由斯以言則財之於民民之於國三者誠相須也故善理財者民足而國亦足不善理財者民窮而國亦窮魏文侯有言會賦稅而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毛盡而皮無所附李渤亦言之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誠哉言已自昔盛時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當其時畜藏億兆之室祿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及後世既因田制賦而山海之藏關市之聚且各有征矣而又往往榷取無藝至於民貧祚促如唐宋之季世者故摘取古今田賦之制而下失得之故以備論國計者考焉次食貨格

### 食貨總類

#### 成周經制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在國百里）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削所教及去國三百里大夫采地入）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王子弟所食采地）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公及王子弟親者采地）七曰關市之賦（關貨所出入市貨所聚）八曰山澤之賦（山澤貨之所出如漆[illegible]）

盐榷茶之類九曰幣餘之賦(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歸之職幣人得占賣依司服出息亦謂之賦如後世須官物皆還之類故取其息)

其按周之取民有穀粟之賦有兵車之賦而又有九賦歛財賄者何也蓋穀粟之賦出於井田特以祿諸臣兵車之賦出於丘乘特以供軍賦其邦國之貢則以待弔用九職之貢則以充府庫至於國之大臣有祭祀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而責之誰乎是以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歛之目則掌於道揆之大臣名色寧至於巧立輕重寧至於過差出入寧至相悖費用寧至於無藝乎(參禮經會元)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祀有大小禮有豐殺)二曰賓客之式(諸侯之來君為賓至為客也)三曰喪荒之式(喪謂死喪荒謂年饑凶札之屬)四曰羞服之式(飲食衣服)五曰工事之式(百工之事)六曰幣帛之式(贈勞賓客)七曰芻秣之式(養牛馬)八曰匪頒之式(匪分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因燕好有所賜予之用)

楊氏時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其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用之謂也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歲終致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不知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九職之功)之貳(貢賦皆太宰所掌此其副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若內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若職內)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受財用焉(凡給財用皆受之太府)凡頒財以式法受之(式謂用財之節數)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膳服即羞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即芻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即九職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當出入之數)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計其數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考注兵謂弓矛之類戈和之器)(器則亦刀劍之類)凡王之獻(謂有賓客)金玉兵器文織(謂出於絲帛之成有文者)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王所好賜之臣)

內府(主藏在內者)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即大府所頒者)良兵良器(即受於王府者)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主藏在外者)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不以法者無所用)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

李氏覯曰王府內府職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密藏之在宮中宮職之最私褻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者何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財物之在海內何彼我之云哉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聚為私藏

皆衰亂之為也惟周公皆入於大府則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如此則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循之親倖之手省闕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丘氏濬曰成周之制内府在内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交相稽考用之於外者稽之於内用之於内者取之於外此宮中府中共為一体而深宮之中燕好之私不至有所妄費與

總論成周理財之法

丘氏濬曰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其間理財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置於太宰者尤詳有職内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掌鉤考)而掌之以司書(掌書契)其所以參校鉤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有所謂泉府(掌市之征布有滯於民用者以為收之)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舍人(主宮中所用穀)倉人(掌九穀之數)以者焉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豈故為是屑屑不憚煩哉蓋以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繫焉是固經國之要務也而經制之大要有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繫之九兩以定其業(牧長師儒宗主吏友藪)任之九職以厚其生(三農園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轉移執事)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此此皆生其財者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内外遠近皆酌為中制而不過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視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以義為利以禮制欲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於是者矣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假之以促國脈皆周孔之罪人也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後世君子有志于為國為民者宜究心焉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熟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殺牲盛饌)

(一歲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三則三年而有一年之餘三十年而有九年之餘也)

秦經制

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始皇遂并天下内興工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閭里門也居在閭之左者一切發之)之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古餉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古贍字)其欲海内愁怨遂用潰叛

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

古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公私皆作泰皇帝以千八百國之君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也

漢經制

食貨志曰漢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鈞駟不能具鈞色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京師諸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上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說上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免罪遂除民田租景帝三十稅一其後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然每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初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至陳腐而不可食乃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於是縱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及入羊為郎又令民買爵買武功爵造皮幣白金置鹽鐵均輸官筭商車緡錢榷酒酤

按西漢財用之司凡三大司農領少府水衡此二者天子之私錢是也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毋將隆言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中以水衡錢為平陵民起第宅應劭註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由斯以言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逦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與周不甚同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則亦周之遺意也昔人有言恭儉賢主常損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國昌淫侈辟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有天下者慎念之哉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轉漕穀

靈帝中平間欲脩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每郡貢獻先輸中府即內府名為導行費呂彊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出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以積其中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隋經制

食貨志曰隋開皇十二年有司言庫藏皆滿乃更闢左藏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

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營建征伐巡遊不息租賦之入益減百姓怨叛以至于亡通考參

某按史記隋文初罷榷禁則國家所仰給者賦稅而已而時時免減則賦稅既闊略如此矣又營新都平陳平江表則營繕征伐未嘗廢也至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慶賞所費三百餘萬段則於用財又未嘗嗇也宜其富於財矣而古今稱國計之富者以隋為首及攷其富國之術則罕所傳述史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則因以儉朴富其國也然曾不能供煬帝顯仁之營江都之幸則信乎儉約者富庶之本奢侈者亂亡之囮其明效可覩已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其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一至此哉噫可監已

唐經制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歐陽脩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奉其上上足用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于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高宗用李義府許敬宗役費並起永淳以後財用不足加以武后之亂賦斂益滋玄宗開元初復租庸調而國用充天寶以來天子驕佚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所入於是常臣楊慎王鉷楊國忠各務裒刻歲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

萬入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祿山之變民物獘耗

肅宗即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産江淮居多假臣一職可辦之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年以元載代之平分民租代宗永泰中以劉晏第五琦主財計晏斡山海以佐軍用其理財以得人養民為先故雖兵戈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琦榷鹽以佐軍興初歲取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歲入千一百萬而鹽居太平

舊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楊炎既相請出之以歸有司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餘貨自至德請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飢厲百役並興人戶凋耗版圖虛耗軍國之用仰給于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于節度都團練使賦歛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贓盜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諸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歛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楊炎為相乃請為兩稅以均之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歛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又為宮市以中官為宮市使

馬氏端臨曰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愁之聚歛之臣苛征橫歛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攢常賦以為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為羨餘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歛乃後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橫歛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宗元和中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

丘氏濬曰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為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後日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推移有無截補長短量入為出以省不急之用庶乎國計不虧而歲賦有餘矣

憲宗既平淮西寖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費而四方因爭進奉穆宗即位一切罷之（互見賦類）

宋經制

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初唐憲宗分財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此曰留使以方鎮所自名也）五代藩境迫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奉宋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

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為內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某按宋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又置此庫嘗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于人其後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亦嘗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噫二君之預於儲財無非為愛民計如此彼徒自為封殖而有急則斂諸民者何哉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恩數与參樞同

某按漢初有計相唐戶部屬有度支其後以大臣判之与宋所置三司使皆是計相之職丘氏有言宰相計相同以相稱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者也大者以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厥旨深哉

上供

馬氏端臨曰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宋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紛亂而難攷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自僅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為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樁管蓋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一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豪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刻剥以肆其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氏之論正當今對病之藥故悉錄之俾蒞民者知所處焉）

宋祖開寶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盡數繫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盡數繫省始于此

某按錢物繫省自後唐天成間已有是名矣然要在公使外使不妄費而已初未有拘轄鉤管之制自宋淳化中始置諸州應在司中省錢物景德中復置諸路拘轄累年應在然皆文具其後咸平景德（真宗紀年）諸臣紛言之而天聖至嘉祐（仁宗）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亦徒有根括駈磨之文設而不用蓋天下財物皆藏州郡宋之深仁厚澤百年於茲矣自熙寧間（神宗）曾布之奏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繼以務通用于而公使錢始立額天下無遺利矣元豐中（神宗）末又以上供年額外凡鎖細錢定為無額上供（謂坊場稅錢添酒錢）

錢貨者糴錢當什卜錢費銅錫抵制錢封贈錢淘汰野料鉄鑌外鑄則諸州監火冶鐵冶木炭漕運支請受收民支失陷賞錢贓罰錢戶絶物帛錢米悉納此蓋既閒今民之困於賦又以率分民不生於米熙寧之世也一蓋自

緊省而後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椿有封椿而後有起發至於熙豐緊省則初無窠名應在司最爲冗長此

元祐諸臣所以深罪安石之紛更也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粤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籍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寖廣初自祥符蘇天書既降齋醮靡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及減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奏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親陜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以賈昌朝言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所賜之半著爲式又減兵並衆宗室吏員廩祿依賜增廣饗明堂賞賚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或少寬

恭按周官冢宰掌邦治者也司會職財計者也冢宰何預於財用而使均節之司會何預於六典八法八則而使掌之哉凡以冢宰司會情通而不至相隔絶則凡有傷於國有蠹於民者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爲宋之置官病在於各不相知財匱民困職此之由也若范公之言可謂知大計矣又按當時東坡蘇公南豐曾公亦各論宋國計之本末大都當時所以疲敝者曰養兵曰宗俵曰冗官曰郊賚而冗官郊賚尤爲冗名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充損存之甚難而冗益蘇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拄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曾又皆　名言也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然以勤儉率天下事爲之制物爲之法雖織水冶寵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他日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後積羨羸又揭以詩有敢忘厥志每慶夕惕之句

恭按神宗製揭庫二詩皆有不忘藝祖懲胡之意則當時理財總爲養兵備邊計而又留意節用熙寧初詔文彦博以此豈有厚歛私己之心哉乃獻利之臣不奉德意惟務刻削而多方以取於民何也史嘗言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乃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則凡非法之征介甫實爲之矣於神宗何尤焉

熙寧中朝廷因曾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

賂各有常數常数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溪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為信帳司之興遂始于此張詠嘗吏掛用錢物至元豐中首尾七八年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此係蘇氏輒言於元祐間者本不甚切于經制事然於今天下公費多而本先其盖于朝廷凡收宰之數

敘熙寧三司使失權崇寧戶部失職

某按宋初沿襲之制置三司使總鹽鐵度支戶部號計省使位亞執政目為計相而三司使實總國計至熙寧間王安石為相取周礼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与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榷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榷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数尽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豫焉於是祖宗之國計之良法尽壞矣又宋各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使獻之三司尽輸都城積於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使主之熙寧理財乃立勸沮之法所遣使者御史諸路使尽出宰相之門皆務聚斂以悅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權以劝人則潛臣亦不敢横斂也真宗朝帑藏盈溢其名数皆籍於三司而使知總数者亦惟三司也今流俗言不敢奏知知數則廢用也至安石相神宗乃置勞通薄于御前尽籍国帑之数則失祖宗置三司使之微意矣至於戶部之失職者由徽宗崇寧後蔡京制作種種蠹國逢上以奢侈內興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崔官爵苟應秉滌巧倚倚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戶部但各作夬科次請于朝廷或兼取于戶部非若三司使有當妝以關防也蓋自元豐改制戶部尚書全無計相之權職在朝廷之文移但能經畫在京師官吏諸軍俸給而已由此以言則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其權自熙寧安法之時已壞矣況政和之後繼以絕鐺為承受獨總財計以便宜取則戶部尤難守其職業矣餘宋元通鑑朝會要及

敘宋建隆開國至建炎中興以後財用

蘇氏適曰太祖制諸鎮遂強主威者財在上也至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宗與真為藏稍虛而仁宗景祐明道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當其時四十二年號為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駔儈之吏亦深自藏不肯吞頭角以衰斂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肆市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隷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之歛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銀與神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

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崇寧大觀徽宗年號）皆蔡京專國柄（京為相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凡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規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於應奉利以京城所上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如之歲運花石綱一石費二十萬緡民不勝弊）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鬬竭力相奉不率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之所未及者（夫免錢至六千餘萬緡）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関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繼作矣方大元帥（高宗）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貨自營而收積經制錢之議起矣經總制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莫此為甚而乏少不繼亦莫此為甚自是以後辛巳之役（金亮大舉）甲申之役（金兵再犯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自渡江至于今財用之多未有若斯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常恐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衰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嗚呼由適之言觀之圖治者乃所以豐財也不然財愈多而事愈不立宋之事可監也已

敘宋建炎移藏

某按宋朝渡江以之移藏大槩多承東京之制至軍資公使二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樁錢觀之則其徵取于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斂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惻怛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汙嗟乎宋之季世猶有古意如此此草茅之士有深望於清明之朝者也

敘宋中世以後理財議論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弊於繁文外挫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某按史臣論宋人議論多於事功切中當時之弊而食貨一事尤甚夫天下事利害常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耳然則天下有偏滯不本之事亦隨時補救以振舉之而功立矣慎毋徒多議論若宋人也

皇朝經制

張文会計歲入歲用之數請節冗費疏畧（足國莫先生財裕財莫先節財）

用近年冗食之費積累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
陛下合無 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
於光禄寺司禮監於 内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命下
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本歲賦入之數酌取
其中以為定制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
兵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遊賞宴樂賞賚近幸無名
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礼約費從事省期
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沙為
粟瓦礫為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 國用盈虛
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為至論臣
等会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

三道官查得京庫銀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
秋粮共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
塩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
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
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
給散京衛官軍俸粮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 内府成造寶
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
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剰馬草等銀節該本
部題 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
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
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

蠲免入既虧於原額而歲用仍過於常数姑以近日言之宣
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
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
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益邊方緊急粮草缺乏鎮巡等官内外
奏討之数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
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
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
客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粮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
兩買金進送 内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來 大婚禮
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
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

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林
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
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於前奢靡
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
韓文會計存留起運錢粮以足國裕民疏畧 查得本部每年
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税粮存畱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
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
馬草存畱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
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
布五十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
觔一十二兩戶口食塩鈔存畱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

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一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粮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近年支運過錢粮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粮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逃欠供餉頻繁若不早為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弊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如家乞 勅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粮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逋吞黃蠟以何年為中則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粮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州存留粮之足否何以查覈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粮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前件奏 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已上兩疏雖先朝事然今體亦不甚異而詳[illegible]自乞勅以下尤切時宜有為國為民之志者持此以論國計足矣）

隆慶元年萬曆七年順天程策（大槩括）

國家以仁儉造邦其取民也不盡其財其制用也必有其式故墾田租稅歲供有常額其成冊籍章疏諸計府者犂然具在而當其時天下事一切經營創始與夫軍國之需悉寬然有餘也自嘉靖之末隆慶之初黠虜瞯邊吏之不戒闖我近郊中外大恐於是握筭者委于力之不敵徵各邊技擊入衛亘廣募材勇為新兵歲增度支費數千萬計先是各邊以烽警之不時屯鹽利失無以自資給往往祈助內帑度支業已病矣詳損之不得也及是則更浩衍遂大困計臣謀士所條議而建置興罷者汰冗員覈浮費廣開納括贖鍰督逋細至驛遞曆紙靡不徵估內輸可謂極矣然所入終不當所出司計所以恃以補苴應目前急者先歲羨餘耳此其材匱由邊費也今且寓內乂寧邊燧希撤矣而度支費猶率亦稱不足脫有災警又何以應之也此可無慮哉今夫天下財賦自漕運外其以銀輸太倉庫領於度支之經費者歲入二百一十六萬有奇而各轉運司餘鹽課銀一百三萬有奇耳九邊主客兵餉歲為銀二百三十六萬有奇 內府之供應官員之俸給京衛兵馬之布花芻料歲為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總

計一歲所出浮于入数一百五十餘萬而一切取民之道亦
既搜括詳盡不可復加矣然則何如而後可耶夫財用之在
天下其生也必有原其流也必有節而其補救也必有要為
今之計節流急焉
其一議邊餉　祖宗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以
山西三府供宣大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畿輔河南
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之用即如宣鎮歲銀九十
萬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畧相埒其發內帑濟邊蓋昉于
正統丁夘于時運遼東銀十萬宣大十五萬耳正德間王文
恪建議已謂　國家邊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欲以省
之矣今計九邊歲餉二百三十余萬而宣大薊鎮居其三之
二三鎮歲餉一百五十餘萬而薊居其二之一蓋宣大歲額
之增始于嘉靖辛丑壬寅薊鎮則以庚戌始皆以一時懲虜
侵軼厚集廣募與一創折之故不惜經費為促辦計耳今乃
為額且歲有加蓋或餽輸稍後即邊臣執左券索負蓋天下
困于此三鎮矣今北虜欵矣即虜欵不足恃而土兵久練計
必服習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不可議撤乎諸召募修邊
等費不可議罷乎而又推之各邊稽民賦之由耗考經制之
當復則費必大省矣　其二議藩禄　國初親王歲禄五萬
石数歲而裁為萬石或千石蓋不以親故殫民力也　祖訓
言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法又不以親故妨
其任也今嫡長世及支庶遞降而隷屬籍者乃五千餘制禄

日繁矣宜稍為限制遞降之法視親疎為等殺絶封之後令
為業以自贍如　祖訓所云量宜行之庶禄可漸省而法亦
可經久矣　其三議軍職夫軍職世及報功也　聖祖垂示
世無窮之諭而後嚴犯罪謫配之律蓋仁義並行之道也今
前澤不斬而後勳復繼繫籍日廣而干紀罔懲靡禄多矣誠
宜禁其旁襲而按其犯法又錦衣之諸帶俸汜濫非功次者
檢籍而褫之庶武胄清而禄不靡乎其他如職以事列則內
外剩員之無關事守者可汰也廩以禄事則匠藝力勇之詭
名寃籍者可革也費必有經則不時之宣索無名之賞賚可
停也凡此皆節約之說也若生出之原則賦法既備無論已
無已則屯政當修也鹽法當復也（俱冊本冊）見屯政修舉且易
得鹽法復商人必趨塞下埒塞地益墾邊庾可滿而增額可
漸革減矣　議者又謂河以北水利稼政宜修蓋京輔諸郡
古燕趙以內支諸雄外禦胡骼者唐之三鎮亦以其力抗天
下未聞借資于地境也誠宜倣元人蹤運渠障滹沱遺跡為
灑築之使河不為患而因修虞集之議于京東瀕海地募民
田之則地利必興不惟畿輔旅亭而亦可漸減漕粟以紓東
南之困矣他如長淮以北河濟左右諸封域類多蕪棄倘營
田之使悉心講畫勤行勞徠而　朝廷以闢土勸農計其吏
治于財計又豈無裨乎至於補救之要則莫如社倉積穀法
（俱見本冊）蓋金矢之入於古有之故罪贖備賑荒政遺意也乃有
司者易粟以鏹囊橐其間經國者懲其冒也或收之以濟邊

誠宜歸贖鍰于有司以備務貯仍勅自今凡罪贖一切輸數
毋聽折納而又嚴浸漁之禁積久而裕則倣李悝平糴行之
詳本湖斯乃藏富郡國之策即有飢歲民無捐瘠亦可以省
朝廷賙濟之費矣于財計又豈無補乎昔蘇轍曰天下之患
生于太怯而成于棄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棄俗則自顧
而愛其身是以天下之事舉無可者蓋興事之難自昔嘆之
矣噫安得視國事如家事者而與之論財計也哉



田賦類　　古吳常熟後學

## 黃虞夏殷田賦

黃帝時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杜氏通典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賦上上錯一無定觀謂雜出第二之賦田第五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土黑色而墳起正也田第六賦第九九賦正與州同作十三年乃有賦法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中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土日埴黏田第二賦第五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賦第三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高者壤下者墳壚疏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黎黑也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上出禹貢參通考已

按禹貢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相當孔氏以為地有定宜而人無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審如是則禹之賦亦隨宜取之而已乃龍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蓋傷其法之弊于後也若當禹時行之則貢法既定之後而又有省耕斂之行問其疾苦休戚而觀其年之豐凶厚薄以補不足助不

給即夏誅可徵已何不善之有哉
厥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illegible]）
蔡沈曰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以上中下三等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五百里甸服（以皆田賦之事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illegible]）
蔡沈曰內百里為最近故併禾本總賦之（[illegible]）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之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也
商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冢宰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除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歛以積鉅橋（參考）
按虞夏殷凡一千餘載其關國賦書策不存鄭康成云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夏已然矣其賦民之制則五十而貢者是也若商人為井田之制則朱子已有明訓而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所以取諸民者如是而已
周田賦
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具地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甸提封不同而出戎馬牛兵車甲士各有差以為百乘千乘萬乘之別
按馬端臨氏以為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即司馬法也此恐商之末季法制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耳不然文王豈遽自立千里之畿有萬乘之兵車哉　又司馬法與周礼其言頗異當以周礼為定李泰伯嘗云　步畮夫屋井周礼如之但不別為屋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礼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礼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旁加十里為同蓋周礼或增損司馬法為之也
周礼地官小司徒（[illegible]）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按鄭康成注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沃野牧隰臯者也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以為井牧丘氏云可耕之地為井可畜之地為牧葉氏時曰井方一里凡九夫受田九百畮（通畮）邑方四里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畮丘方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畮甸方六十四

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畝（鄭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

八里以孟子井田形体之制惟之似不合今以朱氏為正）縣方二百五十六里二千二

百有四夫受田二十三萬四百畝都方一千二十有四里

九千二百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為公田之

数在内總之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

過乎百畝此井田之定制也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

達于畿（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又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皆所以通水于川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

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万夫者方三十二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

而川周其外）此近郊鄉遂用溝洫之法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伐之言發也）廣尺深

尺謂之甽（甽畎也）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專達于川　此野外都鄙用井田之法

總按自孟子告滕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賦之說

其後鄭康成註周礼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

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

自是兩法而朱子亦謂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

不可合鄭氏分注作兩項為是而近世諸儒合為一法為

非又總其說曰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

盡矣要之自遂而達于溝自溝而達于洫自洫而達于澮

自澮而達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平

原曠野之處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又

各自其九以至於同整如碁局其間所謂溝洫者非但以

蓄泄而亦以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其有定之尺寸不

可踰也若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濕隨地為田畝長

補短每夫授田百畝而無所謂公田者則其溝洫亦不過

隨地之高下而為之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溝洫

之亦必拘以尺度也此二法之所以異也至於助貢二法

之取于民又亦自不同蓋助法九取其一似重于貢然地

有肥磽歲有豊凶民不過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輸盡公田

之粟則所取雖多而無病于民貢法十取其一似輕于助

然立為一定之規而豊凶期於必盈則所取雖寡而民已

病矣然鄉遂迫近王城豊凶易察而又有地官司稼掌廵

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先王固有善通於其間

矣在孟子時助法之廢已久必胥而為貢於是民所耕者

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豊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

十一民猶病之況過取於十一之外又有若魯宣稅畝者乎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

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某按鄭氏註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以其室

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即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

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參相得也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地愈薄故家三百畮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illegible]耕者廛居也

某合大司徒所制與此遂人所頒觀之都鄙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之地即中地再易之地即下地特遂人於采邑加萊五十畮一遂之上地有不如采地耳雖百畮二百畮三百畮數有不同而大司馬言其所食上地百五十畮而食者三之二則百畮耳中地二百畮而食者半則百畮耳下地三百畮而食者三之一則亦百畮耳此一夫受田之制率一百畮也此非某臆說葉文康亦嘗言之矣總之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此大司徒遂人之說也若小司徒之說見勸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若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各自不同

載師掌任土之法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其貢賦也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物謂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其職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里即民居之區域以場圃任園地圃之樹果蓏之屬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也士田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家所受田也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任田也田賦出以飼牛者曰牛田賦所出以飼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賞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illegible]自此以外皆然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大夫之采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以大都之田任疆地疆五百里王畿界也

按場圃王牧田皆六鄉之外餘地也考索薛氏曰王國九里[illegible]防去國五十里曰近郊一百里曰遠郊共四十之地同置六鄉去國二百里曰甸置六遂餘為公邑去國三百里曰稍二十之地同其中五十里之國六十三為大夫家邑餘為公邑去國四百里曰縣二十八之地同其中七十里之國二十一為卿之采地餘為公邑去國五百里曰都三十六之地同其中百里之國九為公之采地餘為公邑凡公邑出租稅納王由此觀之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立於此也蓋公邑甸田以至于縣天子使大夫治之都使下士治之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

某按孟子言什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載師所言任地則不止什一矣故鄭氏惑之蓋誤認載師為任民之法而不知其為任地之法也蓋任地之法自與任民之法不同又況酌其輕重而以其十之一十之二二十之三輸之于天子則亦不失徹法之意乎

食貨志曰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民受田三等有差見前大司徒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此例也見下文餘夫田必十九以前授之此十六以上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二十口而受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地不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上謂強勸之以時事也此前漢食貨志說也載師井田授田以前既說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一夫三屋粟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家稅出士徒役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其按周家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蓋倍徙而取以罰之也所謂無牲無盛無槨不帛不衰蓋禁其合用以恥之也其為示罰一也至戰國時則以成周所以罰游惰者為經常之征欲矣迨王介甫遂欲舉此例以役坊郭之民夫周之民其田與宅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罰之後世未嘗以宅地場圃給民而欲舉此比井獨罰民其無謂甚矣

春秋戰國田賦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收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使遂以為常

其按舊說以為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吏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謂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也胡傳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但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起之也

作丘甲魯成公元年作丘甲甸所賦而使丘出之重斂也用田賦禮孔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兵內空國用故復用田賦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魏文侯時租稅增倍于常此必李悝盡地之教也加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秦田賦

秦孝公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杜氏通典曰孝公

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然王制遂滅僭差無度

某按井田變之於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曰田里不粥自秦開阡陌遂得買賣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多者以千畝為畔無復限制矣

朱子開阡陌辨畧曰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閒之道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以遂人考之後說為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謂無欺隱竊之姦也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謂無歸授取與之煩也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而阡陌者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或乃以漢世獨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于秦之所置不知特秦之所未盡廢者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猶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蓋當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跡猶有可攷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惜哉

秦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帛一夫之役盡專於己自昔因地而稅秦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逃逸富者兼并至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自是以後官不可復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沿襲既久反古為難而井田之制永不可復矣

某按秦開阡陌之後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已無所稽攷以為賦斂之厚薄後遂舍地而稅人其繆尤甚是年始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由是民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而民始不聊生矣

## 漢田賦

漢高祖定天下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三年除民田租

某按當時賈誼勸帝毆人歸農始開籍躬耕以勸百姓晁錯亦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重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帝募民入粟拜爵未幾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蠲田之租蓋當時務末者多農賤賈貴一誘以務本則盡驅而之南畝所謂為之者衆則財常足雖帝恭儉所致亦勸勵之有方也　又按文帝除租勸農之詔歲時有之然或者謂豪強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輸豪強太半之賦則官惠優於三代豪強酷於亡秦不正其本而除田租適以資富豪也荀悅有此議論

武帝元狩初董仲舒上言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蓋重之也請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毋令後時從之又言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可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

也竟不能用至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甽壟也或作畎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兩耜而耕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

其按趙過為代田之制大都倣后稷之遺又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亡牛者教以人耕之法命卒於官壖教民于邊郡其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之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然則務本之政可綴哉

昭帝即位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毋令民出田租

其按自昭帝始元及宣帝本始元康神爵甘露元帝初元永光成帝建始鴻嘉哀平元始之間或郡國被災或鳳凰集或車甘泉所過皆令毋出租賦又終漢家皆三十稅一率由文景始也其後雖有榷鹽田租之稅而竟不行蓋漢世大率以寬租為急如孝宣孝元皆中主耳宮館囿池及郡國公田咸假之以振業貧民他可知已故當時流民還而新田則稍入運租之民又時貸焉若夫田租之外至有藁稅又有計百物之銖兩而桓靈之世畝稅斂錢畝十則其末季之弊政也

哀帝即位師丹請建限田天子下其議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及關内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過域亦有差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行已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王莽篡位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以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

光武建武中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乃下詔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云

靈帝時仲長統昌言其一論井田之變言今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夫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稅什一更賦如舊

論曰公理更賦什一之說可不謂救時之急哉然漢世三十稅一之法自景帝始矣其時京師之錢貫朽太倉之粟腐敗至延熹桓中平靈間則調民田畝稅十錢已浮於常賦矣乃國用顧不足此固有以耗之也故觀陸康增賦疏則上以銅人而聚民間之物觀王符浮侈篇則下以一饗而破終身之業其視恭儉之風醇厚之俗大相懸殊然則國用之不足者豈輕稅之故哉公理之見何不逮二子也

漢山澤園池稅

漢山澤園池之租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倣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始取少府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果丞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其以大旱蝗之故稍弛其賦者文帝一人而已

晉田賦

武帝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男女戶輸絹綿及占田各有差從石苞議也）

馬氏端臨曰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筭者戶口之賦也今晉法似合二賦而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與

紀敘東晉宋齊梁陳輸賦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為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然優於正課焉

後魏及周隋田賦

後魏孝文九年下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田四十畝（不種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

某按鄭夾漈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已行之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載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掌賦均之政令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內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開皇中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時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煬帝即位戶口滋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租賦之入益減征伐巡幸無時休息以至於亡

唐田賦

唐初始定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並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定法以人丁為本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此據通典及會要通鑑言）（新唐書食貨志所記則加太重）

某按水心葉氏言三國以後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券契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自元魏稍立田制至于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頭其法度亦是空立唐與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與周制多不合而其弊則起於使民得自[illegible]

蓋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歛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内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賦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不得不變而為兩稅矣

玄宗開元八年以前天下戶未嘗升降宇文融獻策括籍戶口羨田得客戶八千餘萬田亦稱是

某按沙隨程氏言開元時天下有戶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使融檢括剩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賦即古之善經國者何以加諸雖有不善其振業小民審修舊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訣稱融之功而唐人後亦思之史臣言州縣希融旨空張其數務多其獲豈未稽其實耶

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大曆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四年又敕天下及王公以今後冝準度支長行旨條並從九等輸稅錢

某按唐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售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盜起兵興財用益詘乃至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財定稅而不問身丁蓋不待作兩稅法而高祖太宗之制已弊壞矣

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所歛錢粟足供内外天下便之

某按唐天寶中王鉷為戶口使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初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歛之司莫相統攝王賦所入無幾科歛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天下殘瘁蕩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自是吏姦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然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比度支有虛估之給州縣有剩價之納而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顧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　且間架借商除陌之征復不一蓋比大曆之數不知幾倍初州取大曆中一年科錢數最多者為稅定則民大困矣蓋自建中以來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國用不給已詔增稅錢而又癘疾水旱戶口減耗惟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故貞元中陸贄疏論其害略曰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財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衆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筭緡失平長偽挾輕皆轉徙者脫徭役敦本業不遷者

困斂求此誘之為姦䢍之避役也且稱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麻布今效筭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兩稅之弊大略如此

總敘秦漢以來田稅戶稅至唐租庸調兩稅之法

馬氏端臨曰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而時亦有稅人之法[illegible]然授田限田之法不行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計所賦每歲稅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又增為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男女各占田有差覼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而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田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帛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也不能禁其賣易而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田稅之法雖非經國遠猷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克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illegible]因為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謬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雖曰遂末者易逃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此論本宗公救資教本之說而言也然其所困者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

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丘氏亦言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田檢覈為易兩稅以貲産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外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

憲宗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末年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有助軍及平賊賀礼上尊號賀物　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時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帝欲革其弊從户部尚書楊於陵議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調課不計錢而納布帛由是民始輕矣

## 五代田賦

周世宗嘗夜讀元稹均田圖（世宗因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令制素成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大也王政自此始矣乃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至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命使諸州檢定民租

某按五季離亂之世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若周世宗顯德一詔豈非有志愛民重農者哉然僅使均田而抑孔氏為編户遂使聖人之後亦預庸調其不愛道甚矣宜其享國之不永也

## 宋田賦并諸賦

宋制歲賦之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租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米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以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蚤暮而寬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所以紓民力也初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首務去民疾苦無名苛細之斂剗革幾盡尺縑斗粟無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殆無虛歲倚閣者後或亦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偽冒者未嘗考案治平以後開墾歲增稅額未定故賦入之利視古為薄或二十稅一或三十稅一　賦稅穀之品五帛之品十金鐵之品六物產之品八太祖建隆初遣使度民田許民闢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又懲五代藩鎮重斂之弊遣使監輸民租閱式等坐監收增羨貶秩常盈倉吏以羨入民租棄市（此二事所罕）　又命常參官往諸道均田

太宗至道中敕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射開耕俟勝任起稅於十分之內定二分為永業以直史館陳靖為勸農使

某按陳靖所言與元魏孝文時李安世之策略同皆是官取荒閑無主之田以授民但安世則倣井田而還授之法

而此則有授無還又欲官給牛種等物貸之而五年後方
收其租償其利此所以費多而難行卒起皇甫選何亮之
論(難以)成功然至道之詔勸誘之詞甚懇切咸平之詔關防之
規畫詳明而一時君臣勸農之意斯以勤矣
仁宗景祐中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
歐陽修亦言孫琳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於是遣諮
括蔡州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
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某按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
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
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
不均故其弊如此
明道中詔三司沿納物以類并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
併為一物夏秋歲入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為雜變之賦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故悉併之)
神宗熙寧中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
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
步為一方又詔方差大小甲頭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
田官驗地色後知官吏奉行多致騷擾詔罷方田　元豐閒
天下墾田之數較治平時增二十餘萬頃(方田時辯記之皆隱漏者也)
某按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
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
餘萬頃蓋宋帝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如此又按
食貨志言天下荒田未墾剝喪唐鄧尤甚至治平熙寧間
相繼開墾然凡田百畝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
者以為民間苦賦重再至轉徙遂不增以是觀之田之無
賦稅者又不止十之七而已夫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
不得靈夏南不得交趾故田數之在官者視漢元始隋開
皇唐天寶所墾大不逮而遺利之在民者乃過之此仁厚
之澤所以度越漢唐也
徽宗大觀中詔復行方田頃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
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監
司其悉改正宣和中又詔罷諸路方田
高宗紹興閒秦檜再相密說諸路暗增民稅七八嘗建言國
家經費惟仰二稅間乞蠲免理宜禁絕雖經界之行或謂但
求括摘漏稅亦無實惠及民故民力益困飢死者衆皆檜之
為也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
推割不行三衙門及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
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失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
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詭籍不實十逃田稅偏
重人無肯售經界正則害可轉為利且如平江歲浮入少皆
欺隱也望考按費實自平江始翌日以椿年為兩浙運副措
置經界椿年條畫來上請先往平江諸縣(朱子所謂先自其家田上量起是也)
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除害更不增稅額因令各戶

各郷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人户田産有不入簿者許以
官而租稅簿籍細小草書不依條樣者胥吏各科罪併用[illegible]
年請也
某按椿年置經界爲于平江府守臣周葵問之曰公今欲
均賦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苟不欲增胡
為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當用畝經三十万斛為準夫葵
之折椿年誠當於事情矣蓋當時建議名爲均賦實欲括
稅也况如清江有稅無田者安有田無稅偏利偏害如此又
安在於定經界也然晦翁知漳州嘗言此法獨漳泉汀三
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欲必行之則經界之法
實不可廢特行之患無法無人耳故晦翁又言行之詳則
足以為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滋他日之弊必推擇官吏
委任責成打量畝步筭計精確攢造圖帳費從官給隨産
均稅特許過鄉通戶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嗚呼
此亦豈易得哉某有感于万曆九年以前丈田事故詳宋
事而閱百姓利病議論不惜多記之
林勳上政本書其畧以為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
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
毆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
某按勳政本書其制大率百里之縣歲約米五万一千斛
錢万二千緡絹二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取民似過重晦
翁東萊皆嘗許之蓋晦翁欲復古經界意極銳東萊論三
代以下賦役極精勲頗諳其義宜有所合然陳亮有言勲
此書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
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由斯以言則勲之論亦豈易行也哉
理宗景定中賈似道既相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
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説劉良貴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
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
徐經孫陳著條既其害皆見貶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
之意繼而敷泒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
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
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銀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
度牒告身准直民失貲産而得虛名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
擾至有民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且初買田之時
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
負或頑已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于田主於是下郡之
人無不破家者矣

皇朝田賦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
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三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
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七年詔蘇
松嘉湖等府如每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詔河南
陝西山東北平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
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二十年令本部覈實天下土

地其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徭役詭寄田産遣監生往丈量畫圖編號悉書主名為魚鱗圖冊以備查考山谷新開田土原係應禁山場者俱與開豁税粮成化七年之令也府州入官田土撥附近無田小民耕種弘治六年之令也 祖宗仁厚之意大率如此

均賦論 徐氏師曾曰天下之賦莫重于東南（蘇松常嘉湖等府）而東南之賦莫重于吾蘇姑以吾邑吳言之嘗聞
國初有徵石以上者宣統中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忱郡守况公鍾嘗為奏減其額故其所存自一升以至七斗三升者減額之餘也已而文襄公又病其不均乃立加耗之法六斗以上悉蠲本色止徵金花銀壹兩准米四石以常價計之捐米三斗而足矣六斗以下始加耗米本折兼徵後復減及五斗直至四斗以上而始加矣然自二斗以上四斗以下亦重額也而與五升三升者同加可謂均乎故當時重額之田其直最輕而不能售由是鬻田者利目前之厚直忘日後之遺累詐稱輕額以求售自是戶有虛粮而逋負猛多矣嘉靖間郡守王公儀痛得其弊乃立圩號推收之法各照所業輕重以輸官而照戶推收悉置不論百年之弊一洗殆盡矣特其所立攤耗之法槩以三斗七升六合為則是謂什而取二自此輕額變重而重額愈重所稱平者獨三斗二升上下耳其與幾何夫以公之美意良法而人猶有所憾者豈無自哉高下之不分也肥瘠之不辨也丈量之隱蔽也磨算之挂漏也公占之複除也坍荒之失實也奸戶之無粮也吏胥之歲匿也科㕘科稅陞科之未入會計也使無是數者則雖攤耗甚至若是之多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 國家以東南為根本以財賦為命脉誠能不惑浮言不惜俸廪特簡進士中老成才幹者一人往知縣之資尊量田之任緩數計步勿假他手辨其高下肥瘠覈其頃畝廣狹以定徵賦之差事竣則簡稱職者如例徵召授以憲職不稱者罰如是不過數十人假以三年而江南之田可畢均矣由是推之天下因俗制宜任土作賦豈不易易哉此之不務而徒委諸丞簿日玩月愒甚有不可言者吾見刑罰日繁民生日蹙 國計日耗嗚呼哉不知其所終也 徐氏之論雖為吳江言重然東南之患天下坐此故全錄之以備憂民瘼者考焉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八　　地官部第五

漕運類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静甫輯著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不言達河者因于兖也下不言河者同）。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楊州沿（順流而下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越也）於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絶河而渡曰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程伊川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此即後世運河之所自起）

禹貢時民輸止於五百里周王畿千里賦稅無遠輸

丼按禹貢麓而重者為近賦精而輕者為遠賦（詳見別註）而所輸者止于五百里周時王畿止于千里遠輸亦不出五百里而自足供京師者蓋當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又寓兵賦于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故當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自春秋戰國以來爭事攻戰行師千里間行漕輓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敵食一鍾當吾二十鍾皆是出征轉輸然或事已即休或因糧於敵亦只是行運之漕耳（參秉兼竟）至於國都之漕則亦未之講是以尚（未有）漕運之名自飛輓始於秦蕭以海運而張良為漢高設策漕法始起鄭當時為武帝開渠而漕法始詳矣蓋設官多徙役衆史遷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者非耶

左傳晉飢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十三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丘氏曰汎舟以輸粟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矣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輓引車船也）起於黄腄轉輸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費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按漢文帝時賈誼疏有言秦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矣此史所謂三十鍾而致一石者與嗚呼豈獨秦人海運供軍然哉（後世）遠地之輸將皆若是矣

漢興高祖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京師官府）歳不過數萬石帝官多徙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及通西南夷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又滅朝鮮擊匈奴大興人徒轉漕甚遠鄭當時議開漕渠入渭為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歳百餘萬石更經底柱之險敗亡甚多穿渠引汾引河其後張湯欲從上書言者天子使湯子發數萬人通褒斜道五百餘里較從故道果便近矣

丼按史遷河渠書知三代而下漢以前諸引河通渠者槩曰行舟溉田非以漕故至漢武帝元光以後鄭當時始講漕法然亦不專言漕如云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可觀已及穿漕渠大便利而渠下之民亦頗得溉田蓋當時之言既驗矣彼番係之策行則數歲河移徙渠不利

張湯之説行則道雖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然則漕法亦
豈易言哉故昔人謂論漕者當勸其君減官吏省軍卒以
寬民輸將之力是矣乃弘羊請漕粟歲益六百萬石使民
力疏困其智不出係湯下哉若昭帝元鳳中詔減漕三百
萬石又以水災詔止四年勿漕則以霍光知時務之要也
司國計者可談曰吾論漕事也而漫不為民慮耶
魏齊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因開漕渠東南有事興
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某按丘氏濬言凡漕皆自南而運北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是論恐意未徹蓋當時三國鼎立有事不能資粮於敵魏
都鄴與衆於吳事勢不能不爾也
隋開皇中詔於蒲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陝
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鑿廣
濟渠大業中鑿開通濟渠又開永濟渠
某按隋漕粟凡經歷之道則募丁夫遞運要害之處則置
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當時運丁得以番休而不
久勞漕船得以亟轉而不長運所漕粟亦得以隨宜發留
可謂得漕法矣至其開廣濟渠則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
潼關三百餘里開通濟渠則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
引河達于淮海開永濟渠則引沁水達于北河自是天下
利于轉輸而百世之後亦賴以通濟矣世咸以隋無道亡
不足深論若漕法者可少脩哉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
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自高宗以後功役繁興歲益漕粟明
皇肅代而下府衛之法壞聚兵既多全倚辦江南之粟至于
陝州之出關中空竭於是盛轉輸以給用矣
某按呂東萊氏言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
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常在用兵唐太宗以前府兵之
法未壞有事便出兵事解輙散未盡仰給大農所以運粟
于關中甚少明皇以來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
不得不詳而李傑裴耀卿之議（開元初李傑為水陸運使入汴運米用車千入百乘）（耀卿見下）歲始紛紛矣且肅代之後如河北諸鎮皆擅賦税不
領於度支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尤多鎮武天德之間戍
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南之粟其漕運議論大畧有
兩道一道自江入淮自淮入汴一道自洛入河自河入渭
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洛口河陰之類轉相般運（此則）（裴耀卿議也）道途頗遠此法遂壞至代宗時劉晏領漕事再整
頓其法即塩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
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水之曲折人各便習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
升斗溺者國計於是足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
巾呼於道韓滉運米至德宗父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
辦江淮如此其急蓋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第一節
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而江淮猶切然京口又

是諸郡咽喉處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將相李錡因漕運
飛揚跋扈以至作亂可見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此東萊論
唐漕事詳載其言之矣第言裴耀卿劉晏措置尚有未盡
益漕卒常困於曠年長運漕費常苦于役卒加倍此古今
所同患也若耀卿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
以待則無長運之困晏漕運夫皆出官庫而雇備之直取
諸鹽利則無加倍之費兩法誠便至今可用其因以足東
萊之論俗講漕者採焉

宋都大梁即汴也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廣民河
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宋志

丘氏濬曰漢唐建都於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于江
淮其運道所經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故其
運道所至凡四路其按嘉祐中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
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南上供米轉運使以本路綱輸于真楚泗三州轉般倉載
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

其按宋人以東南之粟轉于三州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
止所謂江船不入汴也汴船詣三倉漕米輸京師所謂汴
船不入江也江船不入汴所以無留滞之患汴船不入江
所以無覆溺之患法誠良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
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坌併
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吏胥因之受賕而操舟者輒得詣
富饒郡市賤貨貴以趨京師汴綱亦出江為他路轉漕自
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者漕事
大弊矣又其後嘉祐發運使不能總條綱轉運使不能斡
歲入本路綱船既不足而汴綱工卒坐食毀船材以自給
船益壞漕歲額又愈不及矣此宋江汴船之本末而漕法
之所由漸壞者也至蔡京東京發之崇又別有說運仁文莊善論時事於
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深取宋法惜不究其本末言之也

崇寧初蔡京為相轉般之法漸弊戶部尚書曾孝廣請將六路
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

其按宋轉運之法歲運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
數年之積州縣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
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
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
兵食有餘自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所親
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
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
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
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
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
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蓋道里既
遠弊事百出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
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者折欠之弊生于稽留而侶

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它路回綱者直達之弊一至于此皆始於蔡京成於曾孝廣也

高宗南渡後以兩浙粟專供行在餘路隨地折輸以供餉然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僱舟差夫不勝其弊人胥病之於是優價募舟措帶折稅而綱運之官亦優立賞格諸為便漕計者靡不至矣

元建都于燕世祖用伯顏之言漕運由海道浙東西之粟自浙入海江東西之粟自江入海淮東西之粟自淮入海自海數千里入直沽以達京師立運糧万戶所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壁為之初歲運四万餘石後累增二百餘万石其後押運監臨之官與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盗賊出沒劫掠亡之患相仍至元之後歲運之數漸不如舊及其末也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国珍運道遂梗而国已不国矣元事大槩不录外夷伏也而建都于燕漕運事紼皇朝與之不殊故特記之

皇朝漕運

邵氏寶叙運法五變曰国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陸運濟之及會通既浚於是乎有儧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儧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為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变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一曰海運洪武六永樂初蘇松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以達直沽二曰海陸兼運永樂初營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通州三曰支運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礼等發山東人夫濬元會通舊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里於是漕船始達通州十二年平江伯陳瑄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發淮安倉鎮江廬鳳淮陽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廠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而遮洋之船運於天津者猶三十萬石焉四曰兌運先是裹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illegible]脚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余水次倣此五曰改兌成化七年都御史邵昭議罷瓜淮兌運裹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為常例

邵公言運法五變尚缺今長運補之

民說如左　丘氏濬論漕卒長運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
丁惟今　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　朝
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
湖之船各達自嶺南湖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
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漕法便易而回船又有載鹽之利
今之漕卒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无室家之樂有風
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自儀真直抵潞河最險者有高郵湖泊及徐呂二洪）
咫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徒為將領之科率上倉
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
糧矣漕卒艱苦如此食此糧者其知所自乎
梁材論漕運曰漕運者漕則河運則糧運然河道糧運
只一事其事權不容分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糧運不
漕運衙門不肯身任其責恊力為處乃具本盡推之河道參
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
收而為二　又論糧運曰先　朝損益海運變為轉運轉運
變為兌運又變為長運蓋因時便宜為軍民計也若不嚴交
兌之期公濕潤之增禁困逼之害蘇洪閘之難則長運之弊
又豈特守淺凍阻而已耶司国計者所當軫念也　又論糧
運輕齎曰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
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瀠中起糧使用則
各揔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
于官是則正糧四百万之外復收其耗粮也豈制法之意乎

阮鶚量河渠以備規則疏畧曰臣惟天津河北一帶河道近
年以來中多淺阻在紀綱則利于起剝在民船則苦于拘擾
在運官則狃于冒破在軍士則藏其羨餘謂宜乘春時疏導
以齊河洪之外則舳不阻而起剝者鮮矣船之輕重係于水
之淺深而脚價之多寡因之謂宜標水則以測水勢之淺深
則或剝或否或多或寡可坐而定而破冒无所用其計矣軍
船起剝借用民船拘留日久則費用日多謂宜量灘淺以議
脚價之多寡則工力食用不俠而拘留者不擾矣水次兌運
之期不獨當嚴於運官尤當嚴于有司謂宜置長單以稽有
司之遲速庶完糧不違其期而經年任俸之罰不得偏累運
官矣至于勦交盤以限官攢之去留（准照京倉事例選年代放而守支者即）
起運以省冗員坐食之費均驗給以普賞勦之恩（給令運官領於必驗于東所然後）
散使官軍不至剋扣懲部運以甦白粮之困扣輕齎以免借貸之苦預
給散以免阻悞之艱廣挈斛以省較勘之費（免糧有正斛起有挈斛每船）
（加與挈斛一張省每年增加添之擾費米索銀之弊）　飭清軍伍以杜規避之奸（若差價累貧軍）
（敕有盜米抖籌之累宜除滯老幼貧雜之人）　皆有便於軍民經久可行者乞敕議
畢以便遵守
万曆　運河策畧曰　国家倚藉河運歲輸百万石以實京
師今茶城淤梗蓋數年矣古之運既以漂沒告罷而境山拗
石難疏膠萊海水相隔是膠河之難竟亦勢也嘗聞国初運
道自淮達河自泌通衛兩不相妨嗣緣河決張秋乃導汶洸
諸泉之利而徐呂二洪險峻必資黃水行舟遂因蕭縣史旦

通浮濟二（洪而河始侵衝矣然猶未病也如嘉靖末年華山再決北徙茶城上侵漕河七十餘里）河病而漕亦病爲有如茶城東決橫截漕河害不可言矣故從衍離之故道改黃河於徐州之東而倍築長堤護衛 陵寢分河漕而兩利爲雖費重費鉅然至計也暫開浮濟之淤以避茶城之害王花諸泉引濟徐呂或斷流而大濬爲此事便工省亦近爽也然水性就下智者順之今草灣雲梯等關日淤日塞尾閭不通上源安得而不浸乎故移加萊二河之費以疏其壅而又多開支河以洩怒濤比而芝蔴等莊南而高嶺等堤悉爲實心經理而嚴其賞罰使防河與防虜等爲庶人心䂓勸率懷求留而飛輓雲運通其有濟矣乎 又漕河議曰漕之役當嘉靖末黃河決而東徑自華山入飛雲橋[illegible]沛以入昭陽湖遂歷湖陵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于徐爲[illegible]浸 主上與嗟大司空出計以爲仍故道則河益狹而攻怒已強捍之則暫見其利而終釀害謀于捍與徙之間而行求廢趾有河自南陽折而南東至于夏村又東南至于留城而浚之及役興謗騰謂捐財以填壑而 天子爲慈動會採輔臣言委計視河者乃止前後費金粟各四十萬而歲開漕道以通迄于今日及期儹運入供制次鴈行閘口魚貫順流一靡舳艫盈望而風濤无虞即周時海之不波河之翕由不足過也然自淮而比多橫潰而成溢自淮而南多漲入而或塞非常爲之備而逆爲之所胡可以久安乎

海運議曰海運之説常因漕河之阻其言大計二曰歲往返不過四月而艘卒以三之二而自便耗餘可小減而羨鏹可積也曰縣官即万一以喉咽憂（船以有言會通一河猶人之咽喉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能於喉咽之外而濟大命亦利便也然以較勝国終始之利害竟不克同何者勝国業下宋而宋之戈船下瀨之卒此其人皆習風濤躑躅待命者也朱清張瑄一劇盜耳驟以東南天下之半而委之金虎符万戶而下聽其自爵賞而不從中命也錢穀聽其自出沒而不從中問也故清瑄得以畢見其才而爲百餘年之利然國紀瀆而清瑄亦併族矣今亡論守臣自一頫咲外斤斤束三尺士亦安能合撫中牘而見富貴乎夫艘與卒踴爲募而陰則拘攝也別妻子如脱[illegible]見制圖如束濕不待納之鯨鯢之口而稱就死矣故海漕[illegible]可久也而況乎創之者甚難而敗之者甚易乎然則爲今[illegible]計姑爲道以備緩急可也 又海運議曰海運爲 祖宗之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以丘文莊之論爲言非達於事者也在昔海運漕米不止十万斛其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必欲爲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當皆能通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鵰船嘗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賞米離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鉄軍鉄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雇值量運三四万石歲一行之使海舟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地玉尾

錢類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通考）

神農列廛于國以聚貨帛日中為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古者寶龜而貨貝交易）

（易惟貝自有國法始用錢代貝）

大公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

黃金方寸而重一觔錢圜函方（外圜而內孔方）輕重以銖（黃金以觔為名錢以銖為重也）

布帛廣二尺四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流行如泉）布于布（布於民間）束於帛（束聚也）

夾漈鄭氏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变而為刀器再变而為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為廢

周禮外府掌邦布（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供小用也）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謂貨不售者見市類）

某按周禮主財之官非一而外府泉府二官則專掌錢布外府掌齎賜之出入（齎行道之財用也）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而泉府一官尤為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夫買之於方滞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賤糴貴糶之意同蓋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後世借泉府國服為息之說行青苗以誤天下而常平之法亦轉而為和糴不以濟民而以儲用嗚呼舛矣（國服為息鄭司農註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如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也出萬泉則朞出息五百）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九年水人之無饘（糜也）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戈王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水斷壞絕舟車不能通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以權制利門悉歸於上）

周景王時患錢輕（輕鑄幣也）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國語註作大錢徑寸）肉好皆有郭（內郭為好外郭為肉）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

江氏淵曰單穆公此言乃後世論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毋也輕者子也重者以其貴輕者以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焉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相權而行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而亦不廢重者子可廢而毋不可廢故也

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錢曰半兩為下幣漢興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高后行八銖錢（[illegible]）復其後行五分錢文帝時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賈山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後復禁鑄錢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illegible]令不得磨取鋊焉（[illegible]）元狩中議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文龍直三千[illegible]馬直五百[illegible]）於是天下大比無慮皆鑄金錢矣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以赤銅為郭）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終廢不行）於是專令上林三官鑄錢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illegible]）

其按今諸古錢者漢稱五銖唐稱開元然開元重二銖半以上曰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矣先儒論開元錢最得其平（輕重）則加重錢半者未為得其平也而於五銖之法終不可易又以三銖錢列于太輕豈古今之銖法不同抑或未之深考歟

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光武建武中始行五銖錢時長安鑄錢多姦巧第五倫為督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南齊高帝時孔顗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弊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請為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

後漢永安中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上表求鑄三銖錢曰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時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莢錢至孝文後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而赤烏

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隨時而変且改只衰不以錢大
小惟貴黜所以政化無虧請鑄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国得其益
唐高祖武德中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
其按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綖環錢八九萬纔滿半斛乃
鑄是錢（其文給事中歐陽詢製詞及書時稱其工詢初進蠟樣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積十一錢錘）太公圜法凡泉輕重以銖今之一兩即古之二十四
銖計一錢則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一
錢為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此開通元寶所
以最得輕重大小之中也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倣此製
參衍
玄宗開元中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illegible]



抄勺而均乃為錢以通貨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illegible]
民鑄秘書監崔沔等以為若許私鑄人必競為漸忘本業今
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傭則私錢無利而自息矣
時劉秩亦有五不可四美之說其言不可二有曰物賤則傷
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
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
法布之始輕於是詔禁惡錢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自後
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為文
其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毎更一
號必易錢文故毎帝各有數種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改[illegible]

號者九而鑄錢十種若太宗淳化元寶乃手親書作真行
草三体則視錢一事亦鄭重矣
宋祖時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熙寧
中王安石為相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
訊錢之出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皆山積時青苗助役
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
窘迫謂之錢荒
丘氏濬曰宋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
處歲課至五十四千九萬貫大抵國計仰給於此所以當時
銅禁最嚴（凡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禁嚴故銅多銅多則錢多錢多則易致）鼓鑄雖煩而
民不至甚困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可輕變[illegible]



其按熙寧八年張方平嘗論除錢禁有曰錢本中國貨[illegible]
乃與四夷並用而其後胡寅亦言錢散而四出舟遷車輸
入於他國歸于蠻夷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矣
故當時公私錢幣皆匱者有由也神宗嘗患錢耗以問沈
括對曰泄之蕃中聽其私易以吾之滯積而得戰馬䍽羊
有用之物遂以為錢耗無足患此何見乎
錢總論
東萊呂氏曰以管子與周孔單穆公之論（俱見前）觀夏商之時
（即禹湯以鑄幣）所以作錢幣為救荒而設本非財貨之本而古人
論財會亦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蓋謂
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

所謂穀粟錢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
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制禄既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
以穀粟布帛其間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權輕先儒謂金銅無
凶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到得漢初猶有古
意不過口筭納錢尚未以為重至武帝國用不足立告緡之
法以括責天下錢幣方重是後屢更屢易自漢至隋惟五銖
最為得中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開元能得其中終不可
渝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有所謂榆莢
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
精密相望不可易本朝(聖宋也)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久行
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變開元錢其精俱不及前代
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不知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illegible]
利之大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惜銅愛工(詳見前)又言利孔
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實不可易之論或者白緣錢薄惡
後論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或是以錢為國賦條目不
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
銖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
如劉備鑄大錢(時軍用不足劉巴請鑄直百平諸物價自月間府庫充實)錢第五琦鑄乾
元錢(唐肅宗時用不足錢幣重貨輕琦請鑄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此是錢之權也如漢
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龜貝為幣此是錢之蠹也或見財
貨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
論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權一時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創置交
子(詳見後)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文之制交子行
之於蜀則可於它利害大段不同(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行旅齎持不便交子則便)

楮類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六曰聽取
予以書契

某按載天下之成法曰成傅別謂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
責謂責其所償皆以傅別之書聽之也(此民間私相貸貸之符驗)書契
謂官貸于民者官之所與民之所取其責償也以書契聽
之丘氏謂此與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而其以空文
質實貨則其原兆于是矣

唐憲宗時以錢少復禁用銅器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
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錢而合券以取錢與券猶是二物然楮法實自此起矣)

宋真宗朝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
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
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
訟數起寇瑊守蜀乞廢交子會瑊去而薛田代之詔田與張
若谷度其利害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
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參宋朝[illegible]及長編)

某按呂東萊言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
以可行則張詠所設法乃民所自願亦行之於用鐵錢之

蜀以為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可致姑以為一時救弊
之權耳今官自置務其後錢不足處皆行之而遂以充行
使之弊勢必至於邊糴有妨贍糴不售宗神宗熙寧中事甚者酷吏
假稱提以科數抑配而人苦之宗徽宗崇寧大觀若丘氏所謂以無
用易有用與夫更換之際新舊相易上下相關不免勞擾
者又其小者矣
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度公駢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
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為本亦不能以文空行
某按丘氏云宋朝交會皆用官錢為本至金元之鈔始取
料于民蓋謂公駢所謂本者料本也其以上下文觀之殆
非且哲宗朝曾布嘗言交子須有見錢桐當乃可行其

高宗論四川交子之弊亦曰如沈括稱提之說但官中常
有十萬緡還交子斌價自貴之即無弊矣此即所謂本也
丘氏料本之說或非與
高宗紹興初因婺州之地屯駐有司以錢辦合用錢而舟楫
不通錢重難致乃詔戶部造見錢關子付婺州召客人入中
執關子赴榷貨務請錢有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
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納三分之一
償之人皆嗟怨三十年戶部錢端禮被旨造會子樁見錢於
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丘氏濬曰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
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也夫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

厚齎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
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為錢矣
某按馬端臨言置會子之初意非即以會為錢蓋以茶鹽
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
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
鹽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是明以代見錢矣
又按宋會子始有川引其後又有使會湖會紹興末又詔
除亭戶鹽本並用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去處上供等錢許
盡用會子解發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知之
或全用會子者聽嗚呼以虛易實以假博真此丘氏所以
病之歟參通考續考衍義補

寧宗嘉定間臣僚言三界會子積累九年數目滋多稱提無術
無策詔封椿庫撥金銀貨物湊成二千萬緡貼官局收換舊
會以舊會二換新會一而稱提新會最嚴苛政出矣
某按宋光宗以來糴本鹽本百官俸給軍士支犒州縣支
用咸以楮銅錢以半見為實前日樁積之本皆絕口而不
言矣識觀此則救以公私所是知時物價翔騰楮價損折民生憔悴
戰士常有不飽之憂州縣小吏無以養廉為吏皆楮之弊
也楮弊而錢亦弊昔也以錢重而製楮楮實為便今也
錢乏而製楮楮實為病況今淳臣以稱提失職而見謫小民
以收換不甚而不信而僞造且日滋也楮之弊至此極矣
而議者乃謂當時無此木之妖無錫予之決以為楮弊

而有以養其原吾不信之矣

楮總論

葉水心子論元鈔曰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止廣造楮幣以為費楮幣不足以權變而貨遂溢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如鹽茶之有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引為母以錢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彼元不知徒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也

銅楮總論



戴氏埴曰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有重則有低昂分毫之九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則何資於楮自物貨難於舉通於是假閑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其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矣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其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也柳宗元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稱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孝宗獨楮幣一事與孝宗議論相反何耶時欲添楮佐錢故末論如此

皇朝錢鈔

國家設寶源司以鑄錢立寶鈔提舉司以造鈔稍兼前代布之民間中偽造之律嚴而傳之法而又論功行辟擬以為準暨 世宗新鑄嘉靖通寶增局填中行鈔之議亦往往行于發帑所以導利者勤矣顧其法未盡布深吳越之境錢幣猶行大江以西二者盡格此豈無故乎公府不入則富者積而無施市肆不售則貧民得之無用即用之亦不過市易家用之小費折俸收贖之虛文而已夫安得而不滯也今惟設法以通之鑄錢之合式定鈔之所值明然號于天下如布帛粟米之征載在正供者錢鈔不可用矣他如匿領之典犒賞之費關市之征銅金之罰兼行並用而一以銀為準且令市肆相灌輸而又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如是則利之興也自上導之法之行也自上驅之錢鈔其有不行民生有不利賴者歟然此亦就其末而言也盖五穀不足始貧于錢錢幣不足始貧于鈔則錢鈔者特一時權宜之計而五穀者乃民生衣食之源也斯民猶終歲無錢鈔而不可一日無五穀司牧者尚導其源也哉



錢法

聖祖初置寶源局鑄造通寶者二洪武六年禁民私鑄中諸律

令　成祖而後皆有年號通寶體式輕重適中彷彿乎五銖開元之遺較之八銖半兩赤仄當千榆莢荇葉不失之大重則失之太輕者相去遠甚矣顧日久則法敝法敝則民玩容有壅而不布者

今上遹歲又允滇中按臣之請准可科臣部臣之奏乃頒降式錢行各省直設法經理一躰鼓鑄給散行使且于凡巧偽之徒競相規利城社奸豪阻撓錢法置爐舟中夜鑄明散任意低昂希圖興販者罪各有差而捕獲者皆有重賞法禁嚴矣宣課等税輕則盡數收錢重則銀錢中半與夫太倉給放商價銀錢二分兼支既不病商亦不擾民惠澤流鮮或通之而輙以塞或各以其方不相布者未盡無也論者謂宜據[illegible]之柄申流布之令收納兼輸矣而又抑興販以節夫錢之[illegible]折當（行錢所在有以二當一以三當一者遂至以錢為二綹而賤之）不行矣而又嚴責成[illegible]毗夫錢之滯斯錢之利可興而錢之弊可釐弊釐則民宜民宜則時從即不必竒羨于目前而息出息入足下足上錢神不滞投金捐珠之化且坐而致矣若夫私鑄之禁則既有令而孔顏之旨具在也又何贅焉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十　　地官部卷七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 榷塩類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塩絺（塩著於經始此然是時以下貢上不以為利也）洪範

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

（某）按此塩之根源也潤下之性無所不在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又有出於地者出於山者出于木石者（參集）惟其無處不有故其為利也博惟其無日可無故其為用也廣利博而用廣故後世有國者於常賦外首以此為富國之資焉（參衍義補）

周禮塩人掌塩之政令以共百事之塩祭祀共其苦塩（苦塩之利）散塩（苦取之與玄酒明水意同散塩煮波之塩散取其洽四海能致遠物）賓客共其形塩散塩（形塩為虎形以共食備示服猛也又散塩致遠物以懷諸侯也）王之膳羞共飴塩（[illegible]其[illegible]成者[illegible]土味甘）

丘氏濬曰周時設官掌塩之政令亦惟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土之所生產民之所采用商賈之所貿易上之人固未嘗立官以禁之設法以斂之也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曰海王之國（言其負海之利而王其國也）謹正塩筴（首征也筴數也）十口之家十人食塩百口之家百人食塩計其鍾釜而給之（塩百升而釜當米六斗四升故曰釜十釜之塩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於是說桓公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海水為塩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功也）而煮塩（本意禁人煮塩而託以妨農事也）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諸國自無塩遠饋而[illegible]）

食魚鹽則應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馬端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于征榷取財也至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既以此相桓公伯諸侯而齊世守其法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某按昔人並稱管晏即此觀之其優劣自別矣

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某按此所紀乃董仲舒之言也然觀史則言高祖省賦而山川園池之入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故葦氏（卯侯）有禁弛之說言太史公貨殖一傳所載如烏氏之徒皆以鹽鐵起家富埒王者至如吳王濞煑東海為鹽而國用饒足遂至逆亂蓋鹽鐵無賦其王得擅山海之利使然也故班固贊云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武帝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於是大農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註家不同如淳言牢廩食也蘇林云牢價直也如今人言雇手牢盆云牢乃盆名）浮食奇民（奇音羈非農工之情故言奇）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釱徒計反以鐵為之著足以代刖也）左趾於是因桑弘羊請置鹽鐵官數十布在郡國

昭帝始元中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節儉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為此國家大業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某按漢昭時大夫文學議鹽鐵乃當時一大議論本末不可不詳初弘羊言權利之處必在山澤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今罷鹽鐵以資强暴遂形成矣文學曰庶人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三家専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建一家害百家在蕭墻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貢賦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

仇讎減田野闢而五穀熟實踈闢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
用給則富國而禮行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
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不賦百姓軍師以贍今鹽鐵之利
所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于蓄積以備乏絕有益于
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景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商鞅峭
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
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田千秋奏
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
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其按通考所紀如此而西漢食貨志亦言弘羊與丞相共
奏罷酒酤則當時姑以此塞文學之議也而鹽榷實未嘗
罷故呂東萊言弘羊反復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蓋利民
之論不能勝富國之說久何怪爲故雖元帝時嘗罷鹽鐵
官三年而復之自此之後即鹽法寬急不同而其禁其榷
卒與古今相為終始嘗民功利之說其入人也深哉

東漢明帝時官自鬻鹽從尚書張林之言也官與民為市議
者以為失體

北魏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甄琛表稱天
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元勰以為聖人斂
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十一之儲鹽池
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也宜如舊卒從琛議

致堂胡氏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
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
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為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
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
十錢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變法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
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及兵興劉晏為鹽鐵使以為因
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官取厚利
而人不知貴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大曆末乃
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
皆仰給焉

五代唐晉時諸州府俵散蠶鹽食鹽徵錢（隨絲絹徵錢謂之[illegible]）
馬氏端臨曰鹽之為利自齊管仲之後之為国者榷利自
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
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
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為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
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
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者其慮已眾及此矣（唐書食貨志穆宗時張平叔請[illegible]韓愈上言城郭之外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兩濟今令人吏坐鋪自糶恐失官利非得見錢必不敢住貧者無從得鹽若令人吏至戶到而求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追其極敝也則官
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
之橫斂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于民而徵米後鹽不

給而征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字縣分割國自為政
而苛斂如出一轍異哉
某按考索云據口給鹽貧家或有淡食者則官吏必用威
刑當唐穆宗時張平叔嘗請行此策有商賈喧呼者重法
禁之韋處厚議曰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
犯事必不行事遂寢唐晉侏散御匪正平叔之故智而處
厚之議乃古今名言故記之
宋初鹽筴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
贏以佐一路之費自雍熙以後歉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
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每二端拱中從[illegible]
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某按丘氏言此後世召商中納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illegible]
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蓋起僧丁夫之擾無用涉水陸
之艱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實邊足
用之良法是則然矣然止齋陳氏則謂祖宗之意慮客鈔
行而州縣之鹽不足則為之限制自熙豐新法增長鹽價
至元祐紹興以後東南官賣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
而州縣之橫斂遂起由斯以言則商民俱病矣此[illegible]何以
故蓋法之立始未有不善而其終未有不弊者丘氏之論
原其始陳氏之論究其終也司國計者可不慮其後哉
宋初置倉於建安軍轉米入倉在真州空船載鹽散於江淮湖
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

林氏駉曰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
入真州真州因船回載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致鹽得船為僦
彼之回船得鹽為利
宋朝天下十八路而鹽之所出十二路為池二監十場二十
二井八百二十二歲入之多自兩稅之外莫大于鹽利而海
鹽解鹽最資國用
某按宋朝南方之鹽全在海即淮鹽北方全在解池南方之
鹽司得一人其害頗少惟北方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
鹽味優而直賤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鹽以奪解池之利
故朝廷專置使以領之而措置關防為密又按兩浙之[illegible]
多有疲更自蔡京秉政乃改轉般倉之法即前真州船載鹽是也[illegible]



貨入納于官自此始為鈔法請鈔于京師商賈運於四方
有長引短引限以時月各隨所通之地遠近以為差又鹽
法數十月一變至鈔鹽亦不可用蓋商賈既納錢之後鈔
皆不用所以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鹽之變緣徽
宗初雨水不常園畦不容為外水參雜不復成鹽遂失課
利後大興工出外水漸可再復此解鹽之一變也其禁榷
之利鹽鹹禁天下之鹽惟河北一路自唐以來更安史之
亂為藩鎮所據宋因之以鹽定稅所以無禁榷自章惇為
相榷河北至靖康之末盜賊滋多說者謂河北鹽自五代
時均之稅戶而通商矣子厚復行榷法此榷之又榷者也
蓋取利甚行禁嚴此所以犯者多而盜愈滋矣嗚呼安得

如陳執中富弼歐陽脩者而與之論弛禁寬民之法也哉
執中在西府乞寬[illegible]鹽之利弼在諫垣乞池務鹽之禁脩在翰林乞通茶鹽之法

皇朝鹽法

皇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
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
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召商中納不煩轉運而邊食自
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
納折色開中之法商人皆[illegible]耕于邊故粟乏貴價今悉為折價邊儲仰給內地矣行之既久習以
為常初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所入為有贏利未為
不可後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遂煩轉輸邊用索矣[illegible]
言大都利弊悉千霍文敏之議全錄於左



霍文敏韜議淮鹽利弊

洪武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征至薄商獲至厚故鹽
價平賤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
仰足時淮鹽開中歲充定額永樂以後歲七十萬引後定七
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鹽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
引目守場候支常年常也然有守數十年或老死而不得支
者矣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存鹽在場遇
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此居貨罔利非國法正体
也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
二分又令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此即開餘鹽私買之禁
也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以贏利州縣巡之

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淮
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間或奸權奏討或勳
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賣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後有
各年開有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積堆所在名曰所鹽
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壓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
正課日損自御史秦越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為
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
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買窩
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
支鹽勞費殆不貲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以湧貴
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正鹽愈滯亦



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未易歟
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脩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
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定鈔一
貫值錢千文額鹽餘鹽每引各給竈丁工本鈔二貫五百文
使得為實利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賣即處絞勿贖則兩
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也其輸粟
或折銀則或如永樂如成化如洪武之例蓋私鹽行由正課
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行邊儲自實
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若
千引許帶餘鹽若干引正鹽納邊糧若干餘鹽納邊糧若干
聽與竈戶買賣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

驗官引轍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限二百五觔餘鹽一引亦如之革近年大包之弊勸借米麥之弊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提督遇鹽商納粮即與收受粮賤許納本色粮貴許納折色勿得久淹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令運司凡商人支鹽亦勿得久淹漕運鹽課提督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休戚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兵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姓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資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米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



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竈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橐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七錢而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

刑治之不可禁遏况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益開寬踣示之越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巡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旅而拒之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為羣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數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歷農田惟射鹽利故十場之民十五以上俱集武勇氣悍頑狠死刑不忌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俑利而為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禍最所[illegible][illegible]有不可言者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illegible]治鹽



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流奠孟津淮瀆引為隄堰鑿為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此論尤見霍公經濟之猷不獨一鹽政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嚴覈無益鹽利抵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益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者未之有也此兩淮利弊槩兩淮即天下可知矣

解鹽與淮浙齊閩海鹽不同

山西有解鹽稱海眼不假工作名曰監鹽與淮浙齊閩殊而又鹽事蓋浙淮齊閩鬻海法也其利在地不在天其祛弊之

決在有餘不在不足乃鮮池則異是矣獨患憂旱而池利曰
且利南風恒雨則結者融恒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處諸
既難遍集稍不及春夏欲結之候而為之則塵其解矣此所
謂與他所鹽不同也然當　祖宗法一志定之時公私俱足
而商人轉輸於三省公晉闗洛梁觧之間之間種者不稱難食者不病
苦自隆慶辛未雨决地防池水肆溢鹽不結果當事者謂
國計不可負始為澆灑之術蓋以人力勝天時也然而硝與
鹽淆不能一一而析之也有姦商者出焉乘間營私沙礫雜
和故色愈變味愈惡解鹽于是乎不可食而民于是不樂售
矣於是商人坐守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又從而代
之斂散以取其值焉此不獨商困而民亦困矣是以民視商
若竇疣視解產為棄物無不利於食私販者而淮[illegible][illegible]之
產紛紛四至勢不可禁已夫私販盛則商利薄商利薄則國
賦虧為之計者夫亦酌其宜而變通之耳論者謂宜採取及
期則所獲不可勝用人亦且樂用之然必廣蒐附近居民籍
名所司維採之計其所獲酌量而歸之官則民樂於趨赴之
鹽衆則採鹽時採鹽時則入鹽富一歲可獲數歲之利矣知
是而又採擇必精無雜以石支給循法毋務小販禁太泌之
禁無使東閣則生之既除其原救之又通其變不必亦地改
額而壅滞者自行流布者自廢矣

地七尾



榷茶類

唐德宗建中初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時軍用廣所稅
亦隨盡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迺悼悔下詔亟罷之貞元中
從張滂請復稅茶凡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
估十稅其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賦稅不辦以此
錢代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者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胡氏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然王鉷劉
晏之輩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夫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
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
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稅茶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
額則後莫肯蠲從而增廣其稅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
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鹽鐵使戶部分
領之右拾遺李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
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
可二也至文宗時王涯為相判二使置榷茶自領之使徙民
茶樹于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武宗時又增江淮茶稅
　按茶之有稅始于趙贊之議本以茶與漆竹木十而
取一以為常平本錢至德宗奔天之幸旋即悔罷蓋以知
民之病此矣及貞元中張滂復奏行之然歲僅得錢四十
萬緡則利亦尚微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榷之其後王

涯令狐楚焚積加價無所不至憿宗而崔珙之掇地錢于悰之剩茶錢（武宗）公稅愈重私販益起而罪有論死者矣夫茶植于民與山澤自然之利不同乃槩征之而又增數峻法一至於此趙張王搘不得辭作俑之責矣（按陸羽傳羽著經三篇言茶原茶法茶具甚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卒然則嗜茶榷茶皆始于貞元間矣）

宋制諸州所買茶折稅受租同山場悉送之榷務鬻之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而建劍茶名有十二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麤骨山挺）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洎本路食茶余州片茶有二十六名散茶有十一名天下茶皆有禁唯川峽廣聽民自賣不得出境

止齋陳氏曰乾德中東南大略閩浙歸職方餘尚未平太祖榷茶法蓋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為禁地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乘時射利（紊亂）國法遂嚴禁之則謂乾德榷法也然自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粮草筭請以省饋運一則榷務入納金銀錢帛筭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互市川陜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虛估加擡以利之（虛估謂入中芻粟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大槩無過李諮林特二法總之以抑茶商及邊民耳然當時議者徒咎諮法不能惜留在京見錢而不及其刻剝商賈之怨景祐以後西邊事興始復行加擡法嘉祐中天下無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自此茶不為民害者六七十歲此韓琦相業也至蔡京始復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矣

謹按嘉祐中韓琦富弼等執政力主弛禁之說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謂之租錢與諸路給茶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此殆止齋所謂茶不為民害而為韓琦相業者與然當時學士劉敞歐陽脩頗論其事一曰捕山者納錢于官利害百倍民賦不時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初百姓取茶者敷顆）夫商賈為國家遷有無而今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此其議論矛盾夫豈與漢文學大夫鹽鐵之議異同夫文學大夫之心術不同宜有異論乃元祐議茶法者皆名流也而論亦若斯何哉然覲所議前未終皆出于便民者多獨恨其不究于本而折衷言之耳蓋弛山澤之禁以予民者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賈貿遷而薄其征可耳斯究本之論也已

建隆天聖嘉祐之法交引加擡實錢引鋪之名

謹按宋茶法民之種茶者領本錢于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敢藏匿及私賣者有罪（此建隆之法）建隆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並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三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之）

息錢二十二謂之貼射（此天聖之法）國户之種茶者官取租錢商賈之販茶者官收征筭而盡罷禁榷（此嘉祐之法）蔡京商人入中芻粟竹木于邊郡給文券謂之交引許就沿江榷務自請射茶所入直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即給券百千謂之加擡然商人入中者不知茶利至京皆以茶引鬻於茶商百千纔得二千餘緡謂之實錢筆下坐賈遂專其交引以射利謂之引鋪歲月滋深沿江茶務交引坐至茶錢充給計歲入新茶三年不能償法之弊一至于此

造大小龍鳳茶（此為蔡君謨之蠹又以為謀者也）

某按吳氏能改齋謾錄云小龍小鳳初因蔡君謨爲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綱[illegible]為之遂造小龍小鳳大龍大鳳各三百斤蓋即散茶[illegible]而研合以諸香為餅所謂大小龍團是也龍團之造始于丁謂而成于君謨謂小人不足道君謨亦為此耶誠[illegible]言故歐陽永叔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嗚呼士君子之有進於君者可以惧矣

熙寧中辦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

某按丘氏濬言後世以茶易虜馬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矣中國得馬北虜得茶豈不成而利哉然當時劉摯言蜀地榷茶之害有讒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隣伍則所不利者獨在蜀矣司國計者可無調停之策使民各得其便哉



皇朝産茶之地江南最多皆無權法獨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闢於關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齎榜於行茶地方俾民知禁又于西番入貢為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私奉為市馬故也夫以中國有餘之茶而易虜人有用之馬雖曰取茶於民然因是可以得馬以為民衛其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然宋呂陶嘗言之川蜀茶園乃百姓已物與解鹽晉礬事体不同（陶意言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為私鹽晉州有礬山民煉者乃為私礬蜀茶則不因也）下本路体量更改嗟乎陶之言豈獨可為宋告而已哉

王廷相茶議

茶之為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繫 國家政理之大經也夫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等博馬又置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則在成都買川馬一則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 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于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于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馬雖罷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漏於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河權要之人

每私主之以圖利迺者廵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余方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　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受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今之計莫要於嚴私茶之禁絶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使而使之輸青稞以從役獨不可乎且夷輸於我義也我賞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夷亦以為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illegible]仰茶於官權在國也邊鄙因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illegible]權歸于國而利及於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于邊者所得又孰多寡哉

## 坑冶類

禹貢青州貢鉛松怪石　楊州貢金三品(金銀銅)　荊州貢金三品

楊州貢璆(玉磬)鐵鏤(鋼鐵)銀鏤砮磬　雍州貢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

昔夏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左宣公三年)

周官丱人(丱故礦)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廵其禁令

丘氏濬曰丱之言礦也金錫未成器者曰礦物其土色以別其產也圖而授之使取礦者知所得也廵其禁令防人之竊取也

管子曰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銚大鋤)若其事立行服連(連輦也人所輓也)輂(駕馬)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者天下無有

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鑄鐵器者釱右趾(註見鹽)沒入其器物

丘氏濬曰自古談利者言鹽必與鐵俱夫鹽者民食之不可無鐵者民用之不可缺計口食鹽則鹽日以銷然生者又繼取用無已若鐵之有用則成一器而或終身用之不壞亦或致歲月之久非鹽之可比也言利之徒迺以鐵並鹽[illegible]其設官也亦並以鹽鐵為名何哉

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泰山見金宜更鑄黃金為麟趾褭蹄以協瑞焉

按漢時人主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金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金至其所蓄無論天子即如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董卓郿塢金亦數萬計則金莫多于漢矣乃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征歛史未嘗言之至如漢武帝置鐵官且徧于天下獨未有犯金之禁又如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邴氏咸稱最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藏金之事則置弗言是必其所由致富者非金之

故也故馬氏言其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
難得之貨之遺意嗚呼使武帝每事如此則安至於困民
也哉

後魏延昌中有司奏長安驪山白登山有銀鑛詔並置銀官
常令採鑄（始置採銀之官於此）

唐凡金銀鉄錫之冶一百八十六太宗貞觀初侍御史權萬
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
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
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乃黜萬紀

宣宗時增河湟戍兵蓑休請復埴鉄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
鉄山七銅冶二十七鉛山一



宋金銀銅鉄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設場或務監吏主
之後時有增罷而水銀硃砂亦各建場焉

某按山澤之利大率有限或累發鑿竭或採取歲久所得
不償所費或採鑛多而得銀甚寡亦復多寡不一如後魏
時採長安驪山銀鑛二石得銀七兩採白登山銀鑛八石
亦得銀七兩其不可常如此乃亦設場務置官吏則歲課
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而坑冶遂為民窮矣然宋世之
君如太祖感桂楊監之歲輸則曰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
民之利太宗不許有司置官之請則曰地不愛寶當與衆
共之（定州諸山出銀鑛有司請置官不許）而仁英每下赦書蠲廢冶之歲課
則遺利于民者亦多矣其後子孫至于淘採者相保甲[illegible]
中收金官減磨勘而戶工二部皆有稽鉤考（徽宗政和間）遂以
採鑛為一大事嗚呼其失祖宗之意甚矣

寧宗嘉定中臣僚言天地之間顯畀坑冶而屬吏貪殘積成
蠹弊檢踏官吏大為民殃（如宣和間告發多端民田）有力之家恐務辭
避遂至坑源廢絕礦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為官開浚元佃
之家（鄰都承）方施工用未享其利而譁徒抑脅甚至黜配估籍
寃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皇朝坑冶

丘氏濬曰昔者聖王定賦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金
銀銅鉄之征者豈不以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蓋之山
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穿而去之則空而[illegible]何
也其形一定採之輒竭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寡在
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又加少焉我　朝坑冶之利比前
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時嘗於浙之溫處
閩之建福開場置官內臣守之憲臣督之然不無如宋人所
云得不償費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
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
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處山場雖閉而猶不
無滲漏之微利此不逞之徒所以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
也為今之計宜於坑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禁衆者禁渠
之可捌塹者捌塹之務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之害
可也

## 禁珠

某按禹貢淮夷貢蠙珠蔡氏註曰珠為服飾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鄭氏註曰以時入于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則珠之用于國家所從來遠矣然未有採権若他山澤之征也某嘗捡一統志紀廣東廉州府云郡無耕稼所資珠璣此騷至東漢時蛋人猶採珠販貨糴粟由國無禁権也故史所傳者絕少惟宋室以前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宋太祖開寶中𢿱平嶺南廢之仍其民採取未幾復置尹然太平興國中𢿱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皆珠場所採而廢罷中出禁中錢以易[illegible]珠蓋終宋之世珠有禁而遊利于民者亦多矣嘗曰吏珍珠害民用所與而令公私交征轉贖必有[illegible]矣

## 榷礬

某按榷礬史無所見惟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開成中𢿱度支奏罷之以礬山歸州縣五代以來[illegible]務置官吏宋太祖初禁礬為契丹北漢設也建隆時命晉州制置礬務有鎮戶煮造入官市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凡歲增課八十萬貫淳化初𢿱有司言國家以見錢酬礬直商客以陳茶入博有利害無資國用請今後惟以金銀見錢入博從之天聖以後仁宗聽民自煮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然縣官徒有榷礬之名實無其[illegible]利嘉祐中乃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自是商賈不得其[illegible]矣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十二

## 關市類 即稅商

古吳常熟後學[illegible]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太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王制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以上總言關市

廛人掌斂市絘音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註曰布者泉也絘布列肆之稅也總讀如租總之總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諸貨邸舍之稅也泉府者以其流通如泉故曰泉府

司門掌幾出入不物者正音征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

註曰胥利而生莫若犯禁先王以義治之殉義而死莫若死政者先王以利養之刑賞當矣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之不出於關者舉其貨之沒入也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註曰在國曰門在境曰關節璽節謂印章也司關掌察其貨之多寡與其節之合否以聯門市辨其合征合廛者而關白焉以征之也貨不出關者必僞飾之物司關沒其貨又加之撻罰焉而凡當通行之貨則以傳節出之傳以書其數節以驗其物也

琳按孔子之繫易言自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林義曰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此市之所由起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林義曰豫之意琳此關之所由起也則聖人之始為關市非以征故明矣又合王制孟軻氏之言觀之其關市無征益信今考之周官廛人掌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之歛泉府曰掌市之征布司門曰譏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司關曰司貨賄出入與其征廛是市廛門關有征矣說者乃謂孟氏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政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公始增其制不然也夫聖王之政雖敦本抑末然稅其物必不復征其廛既征其廛必不復稅其物二者適融而行所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是也至于司門所譏則司市偽飾之禁也司關所掌亦其犯偽飾之禁而不敢從關出入者也豈於商賈之常貨既征之於市廛又征之於門關乎戰國不明此義徒見周人有市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行之而商賈於是重困矣其後如劉歆之輔王莽開五均設六斡長安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諸處皆立五均商市錢府官列肆里區謁舍皆有征其下騷然受擞若王介甫亦借周禮變而為新法其害尤甚絘布變而坊郭錢廛布變而白地錢質布變而為搭罰錢總布變而為係行錢又如鄭俠奏議所謂負水給薪擔粥提茶皆有免行錢效一廛人之法而遺害乃如此且市易置務而以



呂嘉問為市易官掊剋細民聚歛滋甚內帑出銀為本出人於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商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庫人置疾足同意耳豈周官司市之法哉嗚呼先王立關以限出入立市以通有無固不慮後世之罔利而失其意一至此也然則待商之政庶兩利之哉

漢興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稽留也物踴騰糶晉灼曰踴騰也或以糶為出糶之名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武帝時山東水災民多飢乏衣食皆仰給縣官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廢居謂有所蓄積也居邑謂居於邑中以時物待貴也封君皆低首仰給仰給於商賈也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白鹿皮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異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緡絲也以貫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各以其物自占占自度也率緡錢二千而一筭此謂隨所施遣之多少各為差也軺車以一筭商賈軺車二筭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毋得籍名田以便農不許以占田也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為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平準書

琳按唐氏順之註平準書於富商大賈不佐國家之急則曰此國貧而賈富於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而縣官用益

餞則曰此賈貧而國富非即史遷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者耶以其言之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京師之錢太倉之粟不可校食而民亦人給家足至元光中即位甫一紀耳遂至國用衰耗百姓抏敝而用痛抑商賈何哉則以事四夷之故也然則有國者可恃府庫之積而輕有所興動乎彼謂物盛則衰時極而轉者吾不然之矣

唐肅宗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籍江淮富商右族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皆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又取僦匱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

宋太祖詔榜商稅則例於務門毋得擅改更增損及創取

某按宋元豐中神宗買物先入官場以輸船筭崇寧中沿汴創增額冊以年稅利其他鋪床榨磨侵街房廊錢各品瑣碎不可勝紀無非舊場務外之所創取也陳傅良乃云太祖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朝守為家法州縣不敢專擅創取何哉

太宗淳化中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筭之條當從寬簡諸路商稅宜參酌裁簡以利細民

哲宗元祐中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權罷之先是蘇軾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大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大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廢切為聖世病之

某按法不稅五穀者豈獨如蘇氏說哉蓋五穀非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征筭故商賈貨于關市者官可稅也若五穀則官既入民之租矣而關市又征商賈之稅是一物而再賦之也豈王政乎哲宗蠲之是也然曰權則亦豈久蠲也哉

皇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局設官凡商儈屠市田宅券契各量有輸諸凡商賈欲齎貨賄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券是即周禮節傳之遺意也至於五穀及書籍紙札則不許稅真王者之政仁人之心哉（參衍義補）

## 榷酤（麴醋附）

周官萍氏（比萍水上）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司虣（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酒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

某按周禮酒正一官無一語示酒禁而且黨正之屬民飲徒之鄉禮卿大夫之賓興族師之因祭酺而行獻酬無不飲酒者何也周人未嘗禁民之飲而亦未嘗縱民之飲為之而必以齒教之而使不爭一則曰禮二則曰禮無待於禁也至于萍氏刑官之屬司徒市官之屬乃操酒禁以禁民者蓋不如是則群聚以亂市肆沉酣以敗風俗而獄訟日益滋繁矣漢初猶有古意蕭相定律禁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禁群飲也文帝以酒醪糜穀而下詔具帝以五年夏旱而禁酤酒民乏也至武帝初榷酒酤則禁其

飲於下而私其利于上矣昭帝雖罷榷酤而又令民以律占租（謂自隠度賣酒所得利而輸其租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亦未免規酒利矣若文帝之賜民酺三日賜天下大酺（酺布也使令聚飲食以布王德也）宣帝之賜百戶牛酒詔勿禁鄉飲酒之會則又視之以為非常之恩不以洽民禮而示民樂善乎先正之言曰以禮導民而為禁則周人羣飲人不以為私其禁酒也人不以為怨以利罔民而為禁則漢之榷酤人不以為法其賜酺也人不以為恩

漢武帝天漢中初榷酒酤（謂之榷者禁民醞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榷也）

呂氏祖謙曰周公作酒誥以告康叔其刑之重至于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沉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迪民彝防閑私欲之意至于周官之禁亦是此意及其再變如漢文賜酺景帝禁酤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

昭帝從賢良文學議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賣酒升四錢（官定其價限民不得厚利蓋聽民自賣而收其稅與上自醞以賣稍不同而其後世稅民酒始此）

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中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德宗建中初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收酤利以助軍費憲中元和間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　楊州等八道州縣置榷麴務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境自錢氏始京西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閩廣無禁　真宗詔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規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課　諸郡有醋坊紹聖中戶部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丘氏濬曰穀麥一類農耕以為食官既稅之賣糶於農以為酒官又稅之至于麯醋亦米與麥之所為官又取之是一物而三四稅也嗚呼此皆末世之事耳我　朝不立酒麯務惟攤其課於稅務之中而醋則自來無禁凡唐宋以來苛政酷斂一切革之其取於民也可謂寛矣

山澤津渡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薪木芻草）凡疏材（草木有實也）木材（可為宮室者）凡畜聚之物（凡瓜瓠葵芋禦冬者）後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稅其原蓋出于此

漢高祖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湯沐邑各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帝弛山澤

朱按漢之山澤園池之稅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倣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謂山林苑池之稅付水衡以平之而海丞果丞猶為少府屬官則賦亦不少惟文帝稍弛之後世乃有增益其稅故為六筦之令首何耶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之蕭望之言有家東萊者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

命守縣官常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
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
未足任且如故上不聽（後世漁課其原出此）
後漢和帝永元中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
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又詔山林饒利陂池魚採以贍元元
勿收假稅九年十二年十五年俱有此令
某按自古言後漢賢君者稱光武明章而論和帝者獨以
誅竇憲一事為剛明雄斷未盡然也跡其錄囚徒察冤獄
罷鹽鐵之禁無非主于愛民及勅太官勿受南海之獻（獻龍眼荔枝者斷絕）而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
不宣其節省譴降皆漢世之君所不常有者至以離宮之
囿上林之囿假貧民而山林陂池與民共之此澤梁無禁
之後僅僅一見而已胡致堂謂作史者不能鍊幾偶以為
瑣瑣某故因勿收假稅一事稍著之
唐德宗時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為常平本（從趙贊之計也）
五代時有津渡之處水或枯涸改造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
償宋祖詔除之　太宗詔自今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
採取如經市貨賣乃收稅初皆省司管繫故有此詔
是朝於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興販竹木
柴炭等物支給在京在外之用近世於太平之蕪湖荊州之
沙市浙江之杭州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客商取其貨
自鬻而鮮京以供工部繕造之費免科徵于民諸有可與之

處皆立官以考魚課歲有定額然考之元史額外之課凡三
十有二細至於蕁藤蓆不有征　太祖一切削去十存二耳
（市類如周官司市漢均輸平準宋市易和買）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
行布以量度成賈（賈同價）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
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註曰次謂吏所治舍叙謂肆之行列分地以掌之也辨物
使物各異肆以類相從也肆異則市平矣物靡謂易售而
無用者禁之則市均矣布泉也成價謂物有定價也價買
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長券曰質短券曰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以文書示信則爭訟止矣賈民胥師賈
師之屬使之禁止偽物則姦詐除矣同貨謂貨相通用蓋
商賈不售則官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貰賒也）而予之也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物之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微少也）
註曰古者命市納價以觀民情之好惡亡者使有利者使
阜則貴其價以來之示民以其所當好也害者使亡靡者
使微則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以其所當惡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
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
註曰展視也成平也所以平成市物即今牙儈之事奠賈

貨物價使有常以防欺誑也禁貴價如商儲米而賭久而則貴賣之因天災阨民使之重困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遠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註曰各相近者如金玉之名同而物有貴賤所以為之相遠也實相近者如布帛之實異而木被則一所以為之相通也平者平其貨賄之入正者正其貨賄之名總布者列肆之稅凡旅之貿易貴價或以斗斛受之或以權量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鄭人所斂市之五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征布 滯之）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揭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抵本也）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國服為息）（一說……）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麄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李氏覯曰理財之道去僞為先姦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如日廢業以取緣用之物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漢武帝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以諸官（大農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又請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取）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許之一歲之中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按昭帝時大夫（桑弘羊）與文學論均輸平準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乃文學之論則曰古者賦稅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且吏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萬人並收則物騰踊物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由斯以言則二者皆弊法矣故昔人或言均輸之法與賈販同（……）或言均輸之法大興驅農民以效商

貨之為此其弊易見故多非之者若平準則似抑末厚本自文學以外罕言之矣夫虞書言懋遷有無化居王制言譏而不征春秋言通商惠工皆以使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有以也晉韓起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商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以為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漢高始行困辱商人之策然尚恐商賈之趨末而抑之至武帝排商賈之令極於平準則若攸商賈之獲利而欲專之矣昔者聖王之世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主於厚本而故為抑末已非王政之体矣况主於奪其利乎宋人論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斂之非其意歸於安寧變故質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以為史遷亦未知此蓋譏未及言抑商之弊也

其故因宋人之論而發其意云

王莽簒位有所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前注見樂語有五均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臣按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除其本而計其息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此是直攫取于民與古人立五均泉府之意大相背戾本無足道錄之以示世戒云

唐德宗時宮中取物于市以宦者為宮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閱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

胡氏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雖歛尺寸得而迷之天子而無是數者不恤焉不畏非譏不納諫說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者愧恥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大鑒哉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賣場以主禁中貿易又就所在折科和市其後有買紬絹謂之和買紬絹

臣按范蜀公東齋記事言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蓋預買紬絹始此矣其它所記則以為始於祥符[illegible]轉運使李士衡亦有此議故所記不同[illegible]以蜀公書為史官其記事當信其說是法曰和買者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初所謂和買猶是官司預給錢與民及時輸送仍令優與其直也其後之弊用鹽代錢以為繼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仍行則有如袁涉所言者矣價輕物重民力浸困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如馬端臨所譏者矣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為添起貫陌如陳傅良所言者矣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其本無名其民無取如葉適所奏者矣是則名為和買而實為民害甚也

故建中靖國間陳瓘有言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頓請今復增創〔尚書省言預買錢頓請增創給〕名額之貨聚斂之術也近世宮闈官府有所須用一切取之市肆其直使諸官庫給償其弊雖不至此而領償之際展轉伺候吏胥取索官府可不為之所哉

熙寧初青苗市易和買之息

某按青苗則春散秋斂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賤買貴賣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若無所謂息也然程明道時為御史嘗言諸司上廣庶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錢千課絹一疋其後買開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則取息五分矣此馬氏所謂刻又甚于青苗者也介甫借國服為息之禍一至此哉




漢中均輸之議市易之法

某按均輸之說始于桑弘羊其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洗及蓋以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迫其唐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此其才誠有過人者乃介甫志於興利爲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薛向之徒又不足以希二子之萬一宜其卒無成矣彼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國初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於鹽而入中糧草即其事也豈必覬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然介甫于此亦誤甚矣至于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法制大略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必金銀為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此其意豈不期致倍蓰千萬之利哉今史策所記五年之間所收市易息錢并市利錢較之所發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者可五十萬緡有奇則求其子本相稱且不可得而況其所收息錢又不足以補商稅之虧也〔當時商人入門者盡數押赴市易司賣故商旅皆由都城外過以此商稅大虧此見鄭俠流民圖狀〕然則介甫為法之弊不惟病商抑亦病國矣後之謀利者鑒之哉

市舶互市

丘氏濬曰互市之法自漢初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詳見宋三朝國史食貨志〕然置司而以市舶名則始於宋焉蓋前此互市並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珍貨物及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仍禁金銀銅鐵不許透出

皇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無所利其入也




糴類〔魏平糴 漢常平倉 唐和糴 宋結糴 均糴 博糴 括糴〕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急則貴緩則賤〕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言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言富人多藏穀〕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傷之也以上主于富民又曰夫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其所賤則以幣易之取之則國利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以上主于富國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言人君皆素知之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秋閔穀去三之一李悝中熟糴二此約中熟為準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若干總足先給幣於縣邑秋時下令收糴之意當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春時穀貴與幣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據之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守穀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適也以上亦多主于富国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工商之類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馬氏端臨曰古今言糴糶斂散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国可也至于農人服田畝力穡之所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談曰国家不取必為兼并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国誤矣此是李非說之意

漢宣帝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宜糴三輔弘農等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明帝永平中作常平倉

其按後漢書劉般傳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則史言作常平倉者豈後來卒置之與夫常平起於孝宣至東漢其弊已如此丘大[illegible]嘗言壽昌初立法請行于邊郡恐內地行之不能無弊然司馬溫公以為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莫過於此則宜獨邊郡可行哉所慮者不得奉行之人耳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国之用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常移蹕就食至是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和糴自是京師糧廩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

德宗貞元中陸贄為相以關中穀賤請和糴以為可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白居易上疏以

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

恭按陸贄白居易皆一時名流也其言和糴一事議論不同然詳閱居易之疏有曰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配戶督限蹙迫鞭撻甚于賦稅何名和糴今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優饒人必情願又必不得已則不如量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于農人亦甚為利蓋白氏始嘗為和糴之戶繼又領和糴之司故能悉其利害如此陸氏之論蓋特見其一耳

宋太宗淳化中分遣使臣于京城置場增價俟歲飢減價糶與貧民真宗景德中連歲登稔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馬氏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糴也糴始于李悝然豐則取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熙寧中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寄糴元豐中王子淵論綱舟利害乞就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俵糴熙寧中條散于民計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也均糴政和中行以田業出數上等數多下等數少博糴熙寧中以斂用餘糧聽民得買狀成牒糴括糴元符中章楶奏請括滿家量存其所用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以來西北用兵糧餉缺之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償塞商人之計無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其為民病不可勝言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用事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給者聽之令隨稅納斗斛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　又儀鸞司孫宗道言坐倉事以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條例司請如嘉祐故事行之

恭按青苗法坐倉法皆熙寧初事坐倉法者糴而復儲糶事也青苗法者立借錢貫陌而取息非糴事也茲並紀于糴何以故蓋青苗錢即常平倉錢穀也條例司之為言以常平廣惠二倉之物收藏積滯欲通諸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散患興利亦平糴濟民之意故亦係之糴也一決之弊獨司馬光氏言之悉矣其論青苗則曰錢以春秋貸民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此即馬氏所謂配戶之弊貧富相兼共為保中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此即馬氏言攤錢取息之弊吏督之急則散之四方留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贍則官必為之倚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此臣所憂不在今日乃在十年之後且國家每遇凶年飢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豊年

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數賙贍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其言坐倉法蓋因小郎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之急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何也且徒謂坐倉得米則減東南歲漕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不知江淮乏錢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洩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大抵司馬氏論事必究始終言之非他人徒見目前利害也

市糴總論

馬端臨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於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魏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平糴皆所以便民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摧富賈居貨牟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以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農民穀賤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以及民之患而以其科斛之入矣至其極也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籍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臣□□）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十三

貢獻類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入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海物非一種故曰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岱山之谷怪石似玉）厥篚檿絲（山桑之絲）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白茅以為社）羽畎夏翟（羽山之谷夏翟其羽中旌旄）嶧陽孤桐（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濱浮磬（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淮夷蠙珠暨魚（蠙珠珠名）厥篚玄纖縞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石似玉）篠簜（竹）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菁茅（菁茅所以縮酒）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名琅玕石似珠）

某按禹別九州以任土貢於冀州惟曰島夷皮服而已無所謂貢篚者蓋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所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于田又安復有貢篚也若餘八州則在王畿之外故於田賦之下有貢篚之制然不過皆以供祀嬪（嬪在世下見）器幣財貨物色之需且亦任其所有為耳豈若後世竭四海之奉以供一人

之私也哉

書旅獒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

用 武王克商之後西旅獻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此書以戒武王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 犧牲包茅之屬 二曰嬪貢 [illegible]

婦人所為物絲枲之屬 三曰器貢 宗廟之器一曰銀鐵石磬之屬 四曰幣貢 皮帛之屬 五曰

材貢 櫄幹栝柏篠簜之屬 六曰貨貢 金玉龜貝之屬 七曰服貢 絺紵之屬 八曰斿貢

羽毛可為旌旄者 九曰物貢 所產雜物

某按古者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

食其國之租稅必以其半若五之一四之一入于天子劝

其土地之所有而盡其臣子奉上之心於是乎有九貢之

制然太府掌九貢貨賄之入而曰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內府掌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而曰以待邦之大用則既

非無名之需矣而又職方氏曰凡邦國制其職各以其所

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山師川師以山林川澤之物頒于

邦國則曰致其珍異之物懷方氏來遠方四夷之民則曰

致方貢致遠物又無非聽其所自至也蓋人君昭德之致

于侯邦則諸侯自奔走入貢之不暇固不必強之而來矣

周之衰此意不存或來求金或來求車則不復有致用之

意或來歸賵或來求賻則又不復有弔用之常甚至包茅

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

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而不存嗚呼內

而侯國職且廢矣外而藩國 周制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也

況能必其來貢如甫慎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

者乎 [illegible]

漢高帝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人口數率

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通典

元帝罷齊三服官

某按西漢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紈素

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既罷其官矣至東漢章帝又詔

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考其初罷其官猶入其獻至

章帝始併獻俱罷耶且所謂三服者又似不同或一物而

稱名各異不可知也

光武建武中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

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illegible]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

疋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太

宗嘗謂朝集使曰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

其不善踰境外求極為勞擾宜改此弊

某按唐制貢物薄易供加數則以代賦而所以為貢者亦

不過藥物食用而已其戒境外之求尤有得於太宗之言

諫誠善矣乃後世子孫有如中宗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

名曰燒尾 [illegible] 代宗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

肅德宗之臣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憲宗嘗戒有關

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者 [illegible] 嗚呼祖宗制貢庶

紛而子孫循繼之以浮侈如此貽謀者愼之哉

宋祖建隆中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開寶中詔罷劍南貢魚脂　太宗詔罷江南歲貢

仁宗慶曆中朝臣有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以媚于上小民輸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陛下明其姦目或有横加收斂名為出剩者乞賜貶黜上覽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與賍結怨于民亟下詔止絶之

徽宗崇寧中都從發運使胡以頁餘進者自朱子美胡師文始政和間監司郡守不待詔命首以上物進者自盛章朱勔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兩敗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户致使所任居民以土産之物為苦例州軍條具制讞來配天地廟陵令用薦獻及德壽宮甘吉之奉止許長吏脩貢外其余一切並罷

皇朝貢

聖祖立國之初即定諸州所額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禄寺之厨料賓鈔司之桑穰諸皮角翎鰾之屬皆為定額仰其歲辦凡皆周官所供祀婚器幣財貨之需外此珍奇玩好及唐宋以來滿方之疾餘郡國之進獻依作之珍異一切咸無有焉其諸番國及四夷土官人等所貢方物禮部奏欲進納而主客司則辨其五年三年比年之貢及其貢物貢途貢使豈約遲促多寡之數若其迎送宴勞賞賚廬室幕帳食料之等蓋庶幾乎西旅越裳之獻而中國之待夷狄者亦有休與 參酌義大明會典

荒政類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 發已藏之財 二曰薄征 輕租稅 三曰緩刑 以迫而犯法緩之 四曰弛役 休息民力 五曰舍禁 山林川澤之禁與民共之 六曰去幾 流通百貨 七曰眚禮 從禮之文皆省 八曰殺哀 凶年紀禮之節亦殺之理荒政 九曰蕃樂 藏樂器而不作 十曰多昏 不殺禮男女得以相婚 十一曰索鬼神 求廢祀而修之 十二曰除盜賊 荒歲民盜以嚴刑除之

遺人掌邦之委積 少曰委多曰積 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 在國曰門在都曰關 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四方至者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謂羈旅客去者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掌九穀之數 九穀黍稷稻粱秫苽麻麥豆也 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 謂一人之食 人四鬴 六斗四升曰鬴 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丘氏濬曰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為嗣歲移就之法也此可見先王之時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與

春秋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氏安國曰每時而一書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歴時而總書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文僖公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於文公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

胡氏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倉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莩或興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則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成也）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傷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飾也）弛侯（射廢）廷道不除（治也）百官布而不制（制作）鬼神禱而不祀（不祭所禱祀）此大侵之禮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所食菜則色病）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窖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差等制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魏文侯時李悝設平糴法（觀躑）

漢文帝時晁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常平倉法（觀躑）

隋開皇中長孫平義倉法（見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氏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飢凶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收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鄉名領社司）行勸農之法補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

也疾有瘳乎
昔太宗貞觀中山東旱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
某按昔人有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
賑給死不能活子而至於鬻之則又生生之效雖其情之
於既賣之後從而救之於方災之日而況其不得而死者
之多也雖然君門萬里一鬻子而贖之亦仁人之用心然
代宗特詔晏掌財賦其理財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
每旬月具州縣雨暘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知院
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蠲免條助所須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不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
口蕃息



某按唐書劉晏傳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
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正此所謂聽民之
急未嘗失時者耶嗟乎修荒者晏者庶幾乎幹萬化盈虛
時生民緩急為一時之能臣矣乃論者徒以理財之故謂
其躬持籌算臣大賈事比之於陶朱猗頓之雄不亦過乎
五代周顯德中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
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氏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民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
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微其耗
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
不置或胥吏蠹侵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
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預會其欲為事大旱而
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
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
如此而況貸予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
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忠言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
尤為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
貸以食種或直以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
發省倉或轉運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
官吏許書歷為課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東南則
留發運使歲漕米或平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



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遣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
飢民或人日給糧可歸者許給道路無可歸者或賦以閑
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
官司收養物價翔踴則罷場出米裁其價予民貿為害又禁
民撲捕易以錢米其民間遣內侍存問熙寧中賜河北京師
府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有可以左右吾
民宜為朕撫輯而賑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時王安石秉
政後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
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紹宗雖詔復前
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盡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所
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

觀之則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聚民日以困而
中業遂衰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
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食給以納衣絮被州縣
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
樂而富者擾矣
慶曆中新河北京東西大水飢人相食流民入京東者不可
勝數富弼知青州勸所部豐熟者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
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
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
瘠者廩之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受賞山林河泊之利可
資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死者為大塚葬之祭以文及流民
將復業又各以遠近受粮凡活五十餘萬人又募饑為人兵者
丘濬氏曰古人言救荒無善政非謂蓄積之不先具勸借
之無其方也蓋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幼強弱聚
為一處則必為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為管理不置簿書則
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偏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存之
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注一差皆足致
斃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非徒活民而又
因之得軍由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其法之最善則散處
其人而委之待缺寄居之官吏事故易集患所謂任其事
皆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是已今之救
荒者盍折衷富弼之法或散粟或給粥一以為式如此庶



乎吏胥不乘機而恣其侵冠飢民得實惠而免於死亡矣
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令浙西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
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
新又新倉厫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嬉游
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
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徙塡溝壑
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飢而不害
熙寧中吳越大旱時趙抃以大資政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為
書問屬縣被災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
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
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之羨粟書其籍者若干具存
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謹按曾南豐氏作趙越州救菑記有云菑沴之行治世不
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
者則有間矣右所紀者皆先事而為計者也及考其所以
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具備跡其科條
較之富鄭公猶有加焉故南豐氏至贊之曰其施雖在越
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嗚呼
真知言哉　又按言行錄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
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增價糶之於
是諸州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孝宗乾道中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

有社倉一所業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一升以是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具按宋史朱子社倉法嘗請于上以其法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遂廢無知者遂編入賑恤嘉定末幹真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飢歲人多賴焉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償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失矣史所紀者如此亦有不盡廢盡里社不能皆得人如朱子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如



劉如愚父子者以為之助昔朱子固自言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可見其成之也亦不易又言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尤甚於官府可見其行之也亦難久然則善救荒者得其意而行之斯可矣明陳舒記言

林駉論宋常平義倉曰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法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粟此其始也厥後罷於元帝復於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置場置倉縣卑以來而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然常平之始置也出內庫之緡以為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狼戾之時民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之日民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縱水而為青苗之錢辯廣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鐵官寧厚矣如民貧何鬻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矣厥後弛於永徽壞於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至於我朝罷後不常至於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然義倉之由設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于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官知其斂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



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常平義倉之講雖有美名亦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糶於場以活其口餓之莩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斂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為常賦鎖頭鉗面重歛取贏噫可嘆也愚謂民不必甚乎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為善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飢之民何益哉寧願為不取重絲之尹鐸毋願為矯制擅發之汲

類守為伴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為發粟賑飢之韓韶則從
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外昔劉先生有言諸賢能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其勉之
呂東萊論荒政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
也修李悝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
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皇朝荒政

楊士奇預備疏曰伏覩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
湯之民至於甚艱乏者蓋預有備也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
以生民為心於預備皆有定制 洪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
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防守



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
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
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後有司雜務日繁於凡便民之事率
無暇及戶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民無
所賴官無所措况今南方官倉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
亦不存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
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
循亦不之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切
何景明與藩司論救荒書頁者 朝廷以淮西告災獨其常
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
墨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疇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間實其
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甦
谿閭室坐以待斃有快于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
生者未哺此往事已可鑒矣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
控埆知慮紓遲歛布隆惠以寬民生承 上意之日也然而
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変之卹而外無應務
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 主上之寶澤者也竊為
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盗之虞
此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大發倉廩本以
利民而其弊反甚僉舍一散禁強豪集里胥鄉老匿貧佑富
公家之積秪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
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鄉民有入城待給者



資糧已盡日食併餌自炊而卒不得與此其少得不足償費
反因是斃死耳臨目睹可為痛疣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
所損務剗免者不蓄猘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
故止沸不撤其薪徒酌水益之沸不見止恭人飼其口臠而
剸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困
也何以異此也
王端毅救荒法 王端毅巡撫北江諸郡時治徐大侵民死
者相枕藉公盡所以救荒之術時而山東河南流民俘至公
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之術遠者量
撤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用米
一百六十萬餘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廒六十楹

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塚葬之躬晝夜竭精慮居
寺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乃成述
公行事為救荒錄傳世焉初洪上大飢　帝于樓櫓上閱疏
驚曰柰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公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
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矣

席文襄賑饑法

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命席文襄疏謂江北淮揚廬鳳
諸郡灾傷為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勅政始知
狀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衆皆曰此任當爾此公
也時餓莩載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宜謂
給散銀米實茲弊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
遺類矣設粥則所療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
見銀市米為粥飢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衆盜賊漸解迺以
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者稍甦始定議銀米
間月兼給人沾實惠

萬曆荒政策答曰昔人謂救荒無上策非謂荒不可救也謂
備荒為上救荒則已晚矣　我朝建制立法具倣周禮天下
郡縣咸有預備糴糶人之掌九穀不裕於此矣鄉有四倉雖
遺人之掌委積不豐於此矣一聞灾傷輒行蠲免雖大司農
之聚萬民不勤於此矣
聖　相承靡不注念至
祗德格天歲成蠲逋民樂生者蓋數年矣乃頃歲大江以
南霪雨為沴湖海漲溢汙田無禾者再先歲虫虫之賑計出
無聊至徒手相攖有司言狀　上論法其無良背而亟恤其
困者繼歲復加蠲濟鴻恩廣被矣然嘗聞之蘇軾曰九年之
蓄常閑而無用者萬世之計也一歲之入纔足一歲之出一
時之計也量出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愈多此不終月之計
也計之下者非　聖世所宜有乃若堤荒避之田通水泉之
利役故額於屯營糴蓄於監法追逋不擾催科以時而寬
三冗酌三盈則計之上者其可行乎葬四倉之制裁斂散之
規在社者不得轉而為縣在縣者不得轉輸郡民見其出亦
見其入則計之中者其可行乎雖然此法也用法非人則亦
徒法耳昔人有曰君者父母民者赤子郡縣乳保也是故在
郡縣必先之以撫摩之心而出周悉之政未荒則以飭倉粟
以慎出納如劉晏之月察豐歉可也將荒則酌其盈縮悉其
實害如趙忭之書閉糴邑可也既荒則計口發粟里胥不得
倩且奸華胥不得侵其利如曾鞏所謂與之得濟可也斯稱
乳保之任乎任監司者則巡行郡縣而廉察之計其大不苛
其細取其實不求其華時政未飭者則申令以昭之如李將
刺青州守令畏服可也賢績已著者則爵賞以昭勸如賞[illegible]
刺蘇州群吏望風可也幸唯困滯者則毋拘文法許其便以
如汲黯之矯制可也斯稱夫率之任乎苟非其人則郡縣之
倉雖建也而或上下其手或漁獵其利席文飾以罔上曾不
終無益量里之荒雖請也而悖入以取多數以虛增[illegible]

局於私囊者不終無也凡此皆憂民之士所以慮後災而𥁞
求利者也區區捄荒之術又何足講哉

蠲免

蘇軾上言（為微積欠而言）于哲宗曰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指揮多被
有司巧為艱閡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況錢物雖
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
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
只循常法何緣索得（征賦者可以省見矣）此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
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伏
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
手則浩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說得痛快）復上言曰二聖臨御



八年於茲以上聖之資無善人之政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
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
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狂仆則幸矣何暇舉首舒
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人號為無比戶者
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
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
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
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
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
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
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

悅服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
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隨
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
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
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
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
等皆寂寞無獲矣（此極之讙）蠲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
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損
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限皆空身到官或
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
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也臣所至麻麥如雲臣勿



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
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
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
流涕（灑沾也下避死有也）及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
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于
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
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
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不識賦至此）
（欠此卒者死有也）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某按三代之時不聞有所謂蠲貸蓋其所謂因賦者往往
隨時隨地為之權衡如禹貢兗州之地必十有三載而後

可同于他州又有排出于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未嘗立為定法如後世登于賦額遂作令不可懸欠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則亦何有於蠲貸而至于田賦之外又未嘗他取于民雖有補助之制然未始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内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則其勢不得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為常典故如宋真宗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仁宗既追尤司曰蠲納司意非不厚然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有定議停閣而州縣又復催理者至如東坡所上則又恐中元祐中之弊嗚呼豈獨為元祐言哉其痛慨今之世正坐此病是東坡說不覺痛快以為此蓄與鄭俠流民圖並視泣涕括録之加意民牧者閲此可以感悚矣

皇朝蠲免

某按國家經賦之制準諸三代　二祖列聖一德相承皆以愛民植本為先務故每蠲正供以恤民隱有因地方凋敝而免者有因户口逋逃而免者有因歲時水旱而免者有因多事之後而免者或盡免者或不必盡免者或今年既免而明年復免者或今年免於甲而明年免於乙者今令甲具在大都在洪永之際者十之六七在累朝者十之二四蓋甫定之民拊然待哺者甚多也非大不得已則不忍必悉取其民故居六七者若以為常也無事之民熙然樂業者甚多也非大不得已則亦不忍不供其上故三四者若以為間一行之者也總之愛養黎元以培植國本而已

今上登極以來日惟兢兢惠民是務頃歲覈飭吏治撫字以安吾民而有司未悉意嚮以追徵靡文為塞責計於是汪織之澤幾於淤塞乃復詔九年以上悉行蠲免薄海内外罔不歌詠惟呼矣然其間弊孔豈無東坡氏之言於哲宗者

聖上乎某嘗聞朱子所上封事有言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及九分者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小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　又閲紹熙中臣僚言晉議蠲貸意州縣可以均受其賜今郡之賢否于縣者如故縣之誅求乎民者無所逃也乞令諸路監司將知名關乏縣道諸郡公心共議蠲減無名之供而後禁戢不止之取一郡則通一郡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縣監司則通一路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州期以一季開具減放名色錢數聞奏嗟乎此二議者今日之所急也為民父母者其宛心焉

春官部第一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静甫輯著

象緯格

一元之秘涵于太虚而陰陽以分乾坤以列四時七政迭天而運寒暑代謝為歳晝夜旋轉為日虧盈互易為月經緯錯列為星辰步算周審為曆數天子恭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天下治故洪範曰協用五紀蓋其重也然協用五紀有三道焉一曰步數以授時二曰觀文以察變三曰法序以分職並皆所以欽崇天道而治人事也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此之謂也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然則觀象明時其可忽諸次象緯格



象緯總類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形成于下象見于上故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東漢書）

黃帝創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行綜六術以定氣運歳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通鑑）

高陽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重為句芒木正黎為祝融火正）

帝嚳式序三辰（考索三辰日月斗也一曰日月星）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書堯典）

丘氏濬曰為治之道在歳周於上而天道以明統正於下而人紀以立故帝世之命官必先於羲和而羲和之職掌必先於曆象有曆以紀其數有象以觀其運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合運於天者有常行驗於人者有常法官政民庸無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書舜典）

書傳曰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橫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



協用五紀一曰歳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数

書傳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日行天一周而以分至啟閉定歳之四時是為一歳之紀月與日一會而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繞地一匝而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数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徐立数推算以步天之用是為曆数之紀（參朱子吳澂訓什）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歳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昊氏徵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左行于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舍之位月謂斗柄所建每月一辰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陬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子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爲十



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為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極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序事而位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月之建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月之建午日月會于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月之建酉日月會于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月之建子日月會于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此冬夏致日秋冬致月者蓋冬至夏至長短之極極則氣至所以致日春分秋分長短之中所以致月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以上所以司其常）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即二十八宿十二次）經天左旋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不朔望）蝕（能在朔望）暈（日氣）旁珥（形點）之變月有盈（虧）朓（晦而月見西方）朒（朔而月見東方）之變五星有贏（早）縮（晚）圜（圓）角（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以天象言則為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二者相參辨之矣（以上所以司其變）

史記天官書大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昌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正義曰五家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也）紹而明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



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禨祥吉凶之先見）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索隱曰三五謂三辰五星也）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又曰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

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管子曰日掌德月掌刑星掌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又條貫曰災變改數也)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西漢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袄怪雲變氣(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囚多虛則囚出之屬廣陿若其星相去遠近也同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經宿而過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鬭飛流註見前氣往迫之為薄虧毀曰食背氣向外也鐍氣刺日為鐍抉角也抱氣向日也珥氣在旁如半環也虹或作虹蜺謂之虹也或曰雄曰虹雌曰蜺)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晉天文志曰依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

象緯分類一

天體

言天體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蔡邕天文志所謂周髀者是也髀者股也股者表也周人志之故曰周髀其言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此其概也然觀揚子雲難蓋天八事而蔡邕亦言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多失故史官不用焉宣夜之說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無之故曰宣夜其說謂天本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故蒼然也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遲速任情無所繫著可知然絕無師說後因其說者虞喜有安天論虞聳有穹天論姚昕有昕天論晉志以為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惟渾天之說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其形體渾渾然故曰渾天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而南北二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言天近得其情矣故蔡邕言今史官所用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斂(發謂南斂謂北)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深微妙萬世不易之道也(五條蔡邕天文志及晉書天文志之說)

天度　二十八宿之度（此因天度併及二十八宿之數外二十八宿之象另見後）

天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寓其數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濶狹遂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然天體冲漠度頗難別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度如今據當度距歟今據上者）謂循黃道日之行一朞當者止二十八宿而已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渾儀奏議）所曰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　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作曆者緣天之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二十八宿之度濶狹不齊者蓋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如井斗之闊非無星也然不□曰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言合距約星為度而今曆家距以第四星為度蓋約二星不當日之度而兜第四星當日之半也綜之古之造曆者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耳（參宋中興天文志王奕之說及通考沈括筆談渾儀奏議）

日月

張衡靈憲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日陽精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陰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蓋言其象然也後世遂而為九烏蟾蜍之說則誕矣（參通考文獻彙及）

日晝夜長短　月虧盈　分至啓閉　晦朔弦望

横渠信說地有四遊升降故謂晝夜有長短皆因地有升降而然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夏至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春秋之正當地之中故晝夜平冬至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非因地之有升降也（理性）　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漢志）月之盈者在於遠日虧者在於近日蓋近日則光側照而遠日則正對也　日臨夘酉謂之分日正子午謂之至北至以後消其積縮謂之啟南至以後消其積盈謂之閉　日舒月速當其同則月光從蘇謂之合朔以速及舒則月光盡體伏謂之晦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illegible]）如月行甚遠而與日對相與分天之中謂之望（後漢志）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致日致月　赤道黃道

日之所行曰黃道黃色之中也黃道即中道也（一云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月之九行見與沈氏云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黑謂之北道行黃道

之東謂之青道行黄道之西謂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為九又王爽説月行青朱白黒道各兼黄道而言故謂之九道　致日致月者夏至日在東井其道斂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日在牽牛其道發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而晷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長七尺三寸六、日去極遠近難知要在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凉為寒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日失節於北則晷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立春春分月東循青道而添分上弦在東井圓于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月西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圓于婁下弦于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在弦者以月得陰陽之平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也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説蓋是謂耳然日有九道並與月同此又鄭康成所用以註月令者也（参漢書及沈氏王氏説山堂考索説）赤道黄道者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為綱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各九十有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夫北谷三十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



内半在赤道外出入内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黄道凡五緯皆随日由黄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於黄道而轉變焉（沖與忽■天）赤道者天之帯也其勢闊而平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黄道者日軌也謂日之所行也出入赤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参同儀氏）日月之行有遲有速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毎段以一色別之故所謂赤道黄道者亦欲以別筭位如陳卓於三家星別其色以識之耳曆家以為實有赤黄九道謬矣（参通）

日食月食

朱子曰曆家説天有五道今且將黄赤道説天正如一員匣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黄道一半在赤道之内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横分為許多度数會時是日月在黄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虚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則望時恰當着其中闇處故月食　呉氏澄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横截之謂之道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朔之時從朔同度横不同道若横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横不對道若横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数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　黄端節曰以定法論之一

哉而交當而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八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

日食月食感應脩省

禮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故日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故月食春秋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食晦日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戍戮衛朱咸終店左氏劉歆以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　禮書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脩德月食脩刑災異消矣　魏少帝時曹爽與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之變詔群臣問得失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刑服變應天乃實人事

日食失紀月食不書

春秋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也蓋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食月大小不得其度故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之失也或書日食既既者盡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前事已失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也通鑑太史遷曰月食常也日食不臧也是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夫日月象君臣也股肱良臣之分關於君德書月食其亦可以戒乎



日變月變　星月相食

五代司天考曰五代亂世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　後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強為陰所乘則月並出也劉歆曰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朔者十八食晦日朓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者一此其效也孟康曰星入月而星見於月中是為星食月掩星而星滅不見是為月食星

五星綱五

歲星東方木主春仁也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熒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鎮星中央季夏土信也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為之動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參史記

總論七政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氏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精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曆數因避葛榮亂隱於海

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筭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直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速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

參通考

七政運行遲速

橫渠張子曰七政之性殊者謂月陰精借陽故右行之速日陽精然實本陰故右行之緩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或一在日



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則以五行之相尅制或太陽君主之不敢前有精深之理焉鎮星土類為五行之根本故行最緩火亦太陽之精陰為之實其氣少微於日故其遲倍日木星木氣所結木必一歲一盛衰故其行亦歲歷一辰有歲之象故謂之歲星　朱子曰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得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

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變耳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又曰橫渠少進則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但覺日月是右轉了　草廬吳氏論天與七政謂天行最速一日一夜周天一度而有餘土木火日金水月以次而遲今人不曉以為逆天而右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而鎮星為最遲矣此與前說不同備記之

三垣　中元紫微宮　上元太微宮　下元天市垣

夾漈鄭氏作通志天文畧言漢晉諸志所載諸星名數災祥叢雜難舉惟隋丹元子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



或豐或約無餘無失故特取其歌至於註釋則參史記通志及宋史所載之說也其易明者無訓歌七字為句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一珠第三之宮庶子居第一號曰為太子四為後宮五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一太一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西面營衛一十五上相少尉西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向門前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星內坐後門是華蓋并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

星以次西垣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
北九筒貫索星索口橫者七公成天紀都似七公形數着分
明多尚星紀北三星名女床此坐還依織女傍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旁星
東北主帝衛主衆衆一日天旗庭主斷獄之事市樓六星主司圜闈車肆二星主車駕宗正二星主大夫也宗人四星主
錄親踐享祀宗星二星宗宗之象一帝二星主度屠肆二星主宗宰侯一星伺陰陽也帝坐一星天庭也帝至斛五宗
者四星帝傍閽人也列肆一二星主實貨斗五星斛五星星宦黃帝九星任七公前一日連常一司通嘗一日天宇主
諸律禁暴虎也云貫索之為賤人之牢七公七星三公之象一云七公橫列貫索口主獄法列象焉之宮也天紀九卿
此為九河主為事之紀理寃訟也主林三星為後宮卿女主女事職女三星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
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鳥七宿中央黃龍軒轅二十八宿之度已見前冊元子亦各有歌不及詳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
角有亢有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氐胸房腹箕所糞也司春
司木司東嶽司東海司東方司鱗蟲三百有六十北方黑帝
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龜蛇蟠糾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
室壁亦皆龜蛇蟠糾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海司北方
司介蟲三百有六十　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七宿奎象白
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觜首參身也司秋司
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蟲三百有六十之白翅虎翼翮翩翮之異含鳳龜俱王者之尚故配列為
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井首鬼
目柳喙星頸張嗉翼翮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
方司羽蟲三百有六十朱鳥鶉鳥也故有鶉首鶉火鶉尾之號赤鳳謂之鶉鳳為羽之長虎毛蟲之長龜介蟲之長故四方七宿取象焉中央黃龍軒轅軒轅本天
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則南方朱鳥七宿之所司也三
垣中外官諸星雖所掌有大小其位有尊卑而未有不隸於
二十八宿者蓋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之經度分野不可外也
宋中興天文志據石氏星書以黃龍軒轅配四方二十八宿
所謂青龍朱雀玄武白虎者分而為五而以為土德寄王鶉
火蓋五行不可缺土固然矣遂以為煁攢河濱諸星皆歸之
蓋欲尊軒轅也豈知諸星俱寄躔於二十八宿而軒轅亦不
能外二十八宿自為躔度分野以剩諸星乎考參通

總論三垣七曜二十八宿

吾學編曰三垣者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
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
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
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循大
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
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
民人以承天子也
馬氏端臨曰史志言三家星而所考三垣大角之列衛二
十八舍內外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按歷代天文志惟宋
兩朝及中興志與隋丹元子步天歌能言諸星之分隸然
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為屬亢中興志以為屬角庫樓十星
丹元子以為屬角而兩朝志以為屬軫其為異同大槩如
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所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

異而太平興國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蓋以管窺天豈能
無誤然常在衶御之次舍則亦不過三五度間耳天道幽
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是非也

緯星即五緯星 經星即三垣二十八宿所附之星 四宮星即東蒼龍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之屬已上見前 極星 中星 四餘星 瑞星 流星 飛星 妖星

客星 星雜變

按極星北極者北辰也天如水車北辰乃軸緩水車動而軸
未嘗動北辰間有五星北辰則專指五星中之一星也天環
而言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記認故就辰傍一小星為辰
謂之極星即第三星所謂太乙也北極則無連五星而言南
極與北極高下隱見不同北極高於地者三十六度南極下



於地者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
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天之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南北極則
其所賴以運如輪轂之心藏在外面動而心則不動也[illegible]
謂中星日月一歲十二會為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為分至星
度不能以朝夕察候故察四時之中以驗之日中春分日永
夏至宵中秋分日短冬至蓋其候也鄭康成曰凡記昏明中
星者視時候以授民事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有少正周有
時訓秦漢唐宋皆有月令所以順天時而授民務也詩曰定
之方中作於楚宮又有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
秋辰見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栽又曰月馬日中
而出日中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然堯典之中星與

月令之中星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歷之中星又不同如堯典
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蓋月令舉其初朔而
尚書總舉其月之中也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曆於立
春則曰昏畢十度中蓋月令舉其大略所以昏明之星不正
依曆法也 按考四餘星月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而環
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
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
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
無光象故於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按孛 瑞星
一曰景星德星名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二曰周伯黃色
煌煌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四曰



格澤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獲有土功有大客中興
天文志瑞星十二晉志瑞星止四而周伯又於客星見之隋
志則因晉志而又無格澤大抵不同 流星飛星中興天文
志流星自大使而下有八飛星自天刑而下有乃自上而降
曰流自下而升曰飛流星有祥有妖飛星惟天刑為祥餘星
皆妖 妖星中興天文志云凡妖星五行之乖戾氣也河圖
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棓而下七星熒惑散為蚩旦蚩尤之旗
而下五星填星散為五殘而下十星太白散為天杵而下九
星辰星散為枉矢而下八星 彗孛長三星皆妖星稍似而
實不同五緯之散各有彗孛各一色彗光芒長如帚除舊布
新之象孛光芒四出而短蓬蓬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

長星與彗孛其形少異光芒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申須公羊杜預郭璞俱以彗孛為一星晏子董仲舒以為二星蓋孛甚於彗也　客星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温星錯出於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温星皆為咎徵晉志隋志所紀之數與有無妖祥不同　星雜變一曰星晝見二曰恒星不見三曰星鬬四曰星搖五曰星隕說家所占不同共觀天官書及漢晉隋志所載紛雜象位色占或相牴迕蓋祥妖之所繫知者不傳傳者不真其說既多重複不可考而其分隸亦往往傳會難信云

## 十二次度數

王奕云星本無次右昔黄帝因日月所會而為之名耳帝王世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三統曆詳矣然帝王世紀皆自周揚蔡邕月令又與三統畧殊蓋日月所會之次分度亦異此言十二次者所以不同也今姑從通考所紀并以皇朝所統天下之地析配焉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兖州(今河南開封汝寧之地是也)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今南直隸豐沛之地是也)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師北直隸河間保定永平隆慶宣府保安懷來之地是也)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今南京鳳陽等十四府浙江杭州等十二府江西南昌等十三府廣東廣州等十府廣西梧州之地是也)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今山東登州萊州青州濟南東昌之地是)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今北直隸大名河南彰德衛輝懷慶之地是也)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今山東兖州之地是也)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今北直隸真定順德廣平之地是也)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一曰梁州(今山西太原大同平陽澤潞四川[illegible]慶松蕃臺溪雲南十五府貴州銅仁八府之地是也)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今河南洛陽陝西都司西平鞏昌延綏寧夏雲南鶴慶等軍民府之地是也)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一曰營州)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今河南南陽陝西漢中湖廣武昌等十府均州四川夔州半入廣西桂柳潯寧之地是也)

## 星野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蓋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域王侯之所國因其星可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妖祥其為說如是而已至於所應之次所辨之星則未嘗明言是星土分星不可以中國定名亦明矣而後世之說紛紛靡定或以十二州配或以列郡配或以山河兩戒配或以七星主九州或以七星主七國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而學者

多疑之則始於鄭賈二氏之釋周禮也鄭氏謂十二和繫十二次（據春秋時十二國分配）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賈氏謂歲星所在其國屬焉夫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說者亦不必牽合後世郡國之名以配之也蓋嘗考之主分野之是者則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周屬鶉火也晉文即位歲在實沈董因曰實沈之次晉人是居是晉屬實沈也歲淫於元枵而裨竈知楚子之將死（且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鳥尾是楚屬鶉尾也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將火是宋屬大火也即是推之則星紀之屬吳越玄枵之屬齊娵訾之屬衛降婁之屬魯大梁之屬趙鶉首



之屬秦壽星之屬鄭析木之屬燕可知此分野之說似有可信矣然辨分野之非者則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娵訾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柳星乃位於南以柳星為周可乎秦在西北而井鬼乃在乎西南以井鬼為秦可乎此則分野之說為可疑者要之三代秦漢以來州國廢置不同土宇廣狹亦異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故說者謂唐僧一行認山河脉絡於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陽至於朝鮮是為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至於閩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自南紀之首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識雲漢升沉於四維（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也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而七緯之氣通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於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相通）參以古漢郡國（如鶉首為秦蜀墟得山河西戒之首）其區處分野之所在為最善大都謂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繫於隅其占測以山河為限而不主於州國蓋獨異於諸家也故曰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參閱禮山堂考索札紀綱元吾學編程集）

星野符驗傳會

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帰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分野之符驗也然無水之災何關於元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饑（襄二十八年）日食之變何與於豕韋降婁而士元伯以為魯衛之



惡（昭七年）星紀果為吳分則吳亦得歲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昭三十二年）參墟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産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為晉侯之祟（昭元年）此左氏之說亦未免為傅會也昔孔子作春秋日食星隕之變無所不記不必皆周魯之分而後書歟況志唐天文凡日食星孛之變一一記之而不著其事應亦豈拘拘於分野之說先正曰有分星而號野占國者不可盡泥其有見也哉

星紀斗牛之分（此為高皇肇基故特申紀之）

吾學編曰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為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也我

皇應運肇基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天文志稍異

而南織實皇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禹以來數千年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天漢起沒

天漢一曰天河亦曰漢津起東方經箕尾之間乃分為南北二道至天津下而合西南行又分而為東南行經南河等七星南畔而沒（參觜）天漢自坤（兩）抵艮（墳）為地紀（謂）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津也（甘）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氣而成者天所以為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也

十煇　五雲　十二風

十煇煇者日之光氣也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氣辨吉凶一曰祲（陰邪侵之也）二曰象（陰氣附日而殺結成象如鳥也）三曰鑴（陰氣刺日如珥鑴也）四曰監（陰氣抱日如冠聯而背璚也）五曰闇（陰氣閉日方晝而暗也）六曰瞢（陰氣蒙蔽月光瞢然也）七曰彌（陰氣貫日彌天不竟也）八曰敘（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九曰隮（蝃蝀升氣於日旁也）十曰想（雜氣無迹形似可想也）以洪範五行推之陽者君子陰者小人陽者中國陰者夷狄妖祥禍福可以類求　五雲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左氏所謂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為蟲赤為兵白為喪黃為風黑為水（降緐之意也上參周禮通考）十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者也考之傳曰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八卦所紀八風而已而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維之風皆主兩月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所以為十二風也周禮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乖離而辨也）鄭氏曰十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則其命乖別也晉氣

（參考）

春官部第二　　古吳常熟後學[印]

占候

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迭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晉胡越夷狄也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米鹽細碎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彊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彊候在熒惑占於鳥衡（鳥衡柳也）燕齊之彊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彊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彊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駘藉蹈藉也）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應劭曰圍七日乃解）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敗星茀于河戒（[illegible]）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斗杓柄）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出史記天官書）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度者為得其行遇曆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為亂行蓋兆於此感於彼非幽無與於人也是故精祲之交明君謹之然有不盡如所占者何也蓋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無侵犯也漢志曰近者殃大遠者殃無傷後之星史不此之察徒見其差遂譸張以為變此所以繁轇不驗云

（諸志）

星官書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降及唐虞則羲和繼軌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於商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書為後代所宗漢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劉向廣洪範災異作皇極論以參五行之事及班固敘漢史司馬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其傳天數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以來則有蘇伯況郎雅光並參伍天文後張衡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三國時吳陳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著于圖錄並著占贊劉宋元嘉中錢樂之鑄渾天銅儀以朱墨白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唐興

太史李淳風有法象志渾圖一行有覆矩圖尤稱精密故唐
史采其要說而以為天文志五代王朴通于曆數嘗以步日
步月步星步法敘四篇合為曆經故史臣載其遺說而為司
天考宋自建隆迄治平凡五正曆象作為銅儀經法具於所
司又有天文書十五卷并名不傳蓋太史局施行之書供報
占驗大抵出此然星事[illegible]此悍非湛深家者弗能由也觀
景以讖彤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夫上古太史之官察機祥
記政令慎擇一人任之欽崇寅奉罔有愆違乃後占候紀載
析而為二[illegible]以為[illegible]陰陽離隔不相為
謀纖素委閑[illegible]舛訛[illegible]昏明莫辨故太史公曰皋唐
甘石因時務論書傳凌雜米鹽而他可知已要之演算占候
代有其人即今郭守敬之遺亦稱脗合學士大夫尚能傳道
三五終始古今明時貞度斯謂經贊之續而於古者修德禳
救之道亦昭融符契矣[illegible]

渾天儀

宋渾儀法象略曰自伏羲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景長短
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則渾儀伏羲時已有之而唐羲和
之舊器歷時之璣衡亦即此也古法相傳遭秦而滅至漢武
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始鑄
銅而為之象宋㶿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
寸璣徑八寸圓周二丈五尺彊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
所在歷代以來其法漸密至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曰
六合儀以考上下四方次其內曰三辰儀以考日月星辰其
最在內曰四遊儀以偏東西南北[illegible]蓋即李淳風之遺法
而益精詳之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人盡變金舊
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
儀表其說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大半未的乃用二線
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其儀表至今遵用之[illegible]

漢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宋張思訓渾儀

衡之儀以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象有內規外規有南極北
極有黃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與夫
日月五星之屬轉之以漏水告之於靈臺[illegible]
臺而星中出沒與天相符節又為關戾轉瑞輪蓂莢於階下
隨月盈虛依曆開落　淳風銅儀其外四規不動號曰六合
儀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以準地而背刻去極赤道度數以
為天經天緯上下四方于是可考其內雙規徑八尺轉于六
合之內號曰三辰儀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
赤二道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最內玄樞為軸傍轉於內貫玉
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號曰四遊儀亦如三辰之制東西
南北無不周偏其推驗之法則本於黃道　一行儀立二木
人於平地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辰則自然撞鐘每一
刻則自然擊鼓皆于櫃中關鎖相持　張思訓渾儀乃宋太
宗朝太平興國中所創太平依倣一行之法激水以運加以
機數稍高大餘以藏關柱冬月用水銀代水以防凝澁撞鐘

野蔌之外復有挃鈴軌牌之報（自有渾儀以來作者不下數十家制名不同始錄全盛之朝制度精巧者四家）

渾天總論

顓頊曰渾天顓帝之始造者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為渾天之名上以璣運下以衡窺為渾天之儀日月更迭星宿經緯為渾天之象究其名驗其儀考其象定三元之出入逆陰陽之升降推歲序之往来有不必造緹室之律以候氣正陽城之土圭以測景矣是故梁置於重雲殿隋置於觀象殿唐太宗置於凝暉閣皆所以寓崇重之意也魏永興有銘唐元宗有銘崔子玉亦有銘皆所以示不朽之傳也盾帝用璣張衡用銅梁令贊用木魏永興用鐵皆所以為造器之驗也平



子轉之以水萬衡動之以機張思訓代之以水銀皆所以成轉運之法也有六合儀有三辰儀又有四游儀李淳風所造也有雙環規有單橫規又有單規梁人所置也有陽經環有陰經環又有旋樞環僧一行所製也渾天造化精深微妙又豈容以淺識肆其喙哉彼梁武帝立新意以排渾天王仲壬以據地有水駁渾天是皆未知渾天之妙者也

璣衡

丘氏濬曰璣衡之象或謂起于宓羲或謂作于帝嚳或者又云乃羲和舊器非舜創為也馬融謂上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璣衡即今之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渾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以綴赤道者此謂璣也置望筩橫簫於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落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為渾象寘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璇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為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之儀載在宋史者其為論精密有志於復古儀者可考也

刻漏

歲太率三百有六旬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於是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古昔黃帝創規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世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隋志曰其總以百刻分



晝夜凡有四十八箭（取倍乎二十四氣也）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守也挈壺之法為箭四十八以候廿四氣大率七日大半而易其一箭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箭為度蓋各述其閒而已雖浮沒不同大槩一也（正義曰〔?〕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今〔?〕而刻下以紀晝夜昏明之節也）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漢以百二十刻為一晝夜梁以百八十刻為一晝夜漏刻之難定如此要之日有百刻分之以十二時則一時有八刻其餘四刻又均于九十六刻之內則晝夜長短可以推測矣（索參考）

土圭（王人之事以毛氣圭而日土圭者用以土其地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景以求地中㘣云天地相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之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自地至日不過二萬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王昭禹曰土圭橫植于地於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䟽曰度景之法必於夏至晝半爲之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賾測（禮日景）於表移一寸則于地差千里故古人置五土圭而皆以千里爲諸先儒之說亦莫不然惟宋何承天云六百里而差一寸後魏信都芳云千里而差四尺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徼𨿅考索曰土圭所以求土地之中而稽日景之求短也是故掌以司徒崇地官也縣以陽城辨中域也（周公度日景置土圭于潁川）



（陽城）立表于夏至之日示相等也置圭于晝漏之半取中正也然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不以土圭驗之其可哉 丘氏濬曰唐一行嘗駁謀八尺之表表卑景促元郭守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又隨所至之處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晷景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之以推驗其法可謂精密矣

候氣

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故天子常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候鍾律權土灰於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

皇朝象緯紀畧

洪武元年改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二年定為欽天監十七年七月製觀星盤十月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 成祖周楚齊六府十八年冬築觀星臺二十九年鑄渾天儀成三十一年革回回監 高皇久在兵間熟知乾象故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讎必協於五紀敬天勤民蓋孜孜焉而災祲一謹側身修省符瑞屢臻歷心式教尤自古帝王所罕有者若乃訓諭諸王飭戒群將吉凶先見動中玄機以故 成祖 仁宗皆知天象凡遣將行師諸王出塞遇有祲祥手敕緘諭 英宗正統四年造渾天



璿璣玉衡簡儀十二年令簡儀九道圭表壺漏並准南京作晷景堂 孝宗弘治十一年訪世業疇人并諳能通曆象遁甲卜筮者

曆法

西漢志曰黃帝迎日推策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 少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為歷正 顓帝則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為元是為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月相值為殄滅攝提星名若[illegible]隨斗柄所指建十二月）堯復重黎之後使纂其業（志止）乃

命羲和欽若昊天曆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注見)朞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舜在璿璣以齊七政(書記經上注俱)觀史記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　于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漢興方綱紀大基故襲秦正朔服色曆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筭轉曆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漢曆凡五變惟太初曆本於律數其衍起于黃鍾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以為日法後自前曆上元歲月日時甲子朔旦冬至為曆元故晦朔弦望皆不失其序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淳于陵渠覆驗以太初為最密詔用之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唐曆凡八變惟開元大衍曆為蓬蓋僧一行用易大衍蓍策之數其法本於天地之二中始於冬至之中氣以合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合二始以位剛柔合二終以紀閏餘合二中以通曆律而專部紀元皆與易合故史臣謂其數法無以易而二十大家之曆悉不顯矣(宋志上)宋室方二百六十餘年自應天曆至統天曆已十四改然觀伊川云康節曆不會差而朱子亦云蔡季通算得康節曆十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夫康節非曆家也而程朱所舉者乃在焉則宋曆大抵不能無差也惟勝國之授時曆出於許衡郭守敬所定曆景測以稽運行取中數以為曆本積日積年之算悉屏不用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稱其法者謂能發順天求合之微蓋前人附會之天自古及今未有能逮者也

章蔀紀元

後漢志曰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變化萬殊蠃朒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禀正焉

曆元

丘氏濬曰自古造曆者必先立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顓頊用乙卯殷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

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謂四分曆元上得庚申有近于緯同乎緯則或不得乎天曆之廢興以疏密課固不主于元也夫曆不本于元何所造端乎是以黃帝以來立元雖若不同而皆準度于甲子也先儒有言曆元上攜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其術鴻蒙其術近乎迂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倫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 閏餘

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綺者四揲之扐指間也〕書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傳曰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也周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國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周禮畫云

閏非四時之正而時不得則不正太史必于閏月詔王居門蓋歲月日時固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無常者變也有常者待是而後成故法于四時春則青陽夏則明堂秋則總章冬則玄堂而閏月居門凡以明此而已　左傳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是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胡傳曰猶朝于廟者存其不已之詞　襄公二十年書無氷杜預註曰前年知其再失於是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此年知其建子得以無氷為災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仲尼仲尼曰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杜預曰火心星也火伏在辰今十二月猶西流言未盡沒說者謂失閏也

## 歲差

四朝志曰天地之幾其妙而不可測者常在秒忽毫厘之間而其象與氣出於贏縮亦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積以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常因其差而正之而曆家者流往往各持其說以相矛盾至其謬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之漢唐以來曆之所以數變而無一定之說亦有由矣　歐陽氏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以太初曆起數以易太衍起數〕然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於上〔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以無形之運于下而〕

（成歲者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此有形之運于上而成歲者也）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
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
也故為曆其始未嘗不精密其後多疎而不合不合則屢變
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来曆未嘗同也　革之象曰澤
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
必以曆言者盖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
者亦莫如曆程氏有言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
其他可推落下閎之作曆言数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
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絶古
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落下
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落下閎等但知曆法楊雄知曆
法又知曆理

歷代帝王曆名

調曆（黃帝）顓帝曆　虞曆　夏曆　殷曆　周曆　魯曆（以上曆謂之古曆皆以四分起數者）泰初曆（西漢武帝時鄧平所作）三統曆（西漢末劉歆推說）四分曆（本古言六曆則以太初曆不數實曆和朔用之）乾象曆（東漢獻帝時劉洪作）黃初曆（曹魏文帝初韓翊作）景初曆（曹魏明帝時楊偉作）泰始曆（晉武帝即景初曆改此名）正曆（西晉武帝時劉智作）春秋長曆（杜預作）乾度曆（西晉初年李修卜顯用杜預曆論作）通曆（東晉帝時王朔之作）三紀甲子元曆（姚萇作）七曜曆（宋承天表言有此曆不知作者徐廣）元嘉曆（宋文帝時何承天作）大明曆（宋孝武時祖沖之作）梁曆（武帝大同命虞劆作）中　趙歐曆（北涼太史趙歐作）正光曆（北魏孝明帝時合九家曆作）興和曆（東魏孝靜帝命李業興更脩正光曆）天保曆（北齊文宣帝命宋景業作）甲寅元曆（北齊董峻鄭元偉作）劉孝孫曆（北齊後主時作）張孟賓曆（北齊後主時作）明克讓曆（北周明帝時作）天和曆（北周武帝時甄鸞作）丙寅元曆（北周靜帝時馬顯作）張賓曆（隋文帝初年作）張胄玄曆（隋開皇末年作）皇極曆（隋劉焯作）戊寅元曆（唐高祖初傅仁均作）麟德甲子元曆（唐高宗時李淳風作）經緯曆（唐高宗時瞿曇羅作）光宅曆（武后時瞿曇羅作）乙巳元曆（中宗時南宮說作）開元大衍曆（玄宗時僧一行作）九執曆（玄宗時瞿曇悉達作）至德曆（肅宗時韓穎作）寶應五紀曆（代宗時郭獻之作）建中正元曆（德宗時徐承嗣作）元和觀象曆（憲宗時徐昂作）長慶宣明曆（穆宗時徐昂作）景福崇玄曆（昭宗時邊岡作）符天曆（唐建中時曹士蔿作）調元曆（後晉石晉時馬重績作）明玄曆（五代周時王處訥作）萬分曆（五代時王處訥作）永昌曆（前蜀王建時胡秀林作）正象曆（亦蜀人作）齊政曆（南唐時陳成勳作）顯德欽天曆（五代周世宗時王朴作）
應天曆　乾天曆　儀天曆　崇天曆　明天曆　奉天曆
觀天曆　占天曆　紀元曆　統元曆　乾道曆　淳熙曆
會元曆　統天曆（紀上宋曆）授時曆（元郭守敬作）

皇朝大統曆

初劉基為太史院使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大統曆大統曆
承授時之舊而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監正元統改作
洪武甲子為曆元儀式精詳推步縝密用之至今晝一靡爽
矣然觀洪武初元統言辛巳至今年遠数盈漸差天度相合
修改正嘉間日食時刻分杪起復方位時與推驗不協夫統
上言時歲在甲子而已漸差矧今又歷幾甲子其所差當益
甚矣日食大事也而已弗合則他所占測其弗合者益多矣
今上萬曆七年星官失職訛舛易常又有大駭觀聽者夫獨是

莫晓獨非莫知古人所論律曆也謂求修改容可已耶要之曆法之所以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眞而宿度之未眞以天運之不齊也故閏法立則歲時之氣候齊矣歲差立則七政之纏度明矣然天運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繫於朔望之有定故定朔立則交食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治曆之所當講求者亦何以出此乎雖然占天之書　國法所禁而治曆之科徵募未廣以欽若敬授之典悉揭而畀之二三疇人其事則重其學則末此歐陽氏所嘅嘆也說者謂宜博加延訪自世業子弟以至草澤布衣及儒生究心天人之學者如漢人署職課殿其中否以為上下又如魏人命高堂隆等推校天文更相劾奏俟其積有勞勤隨以顯陟則術業寖興人心競奮庶幾有深明曆理如楊雄等立差法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以應其求以善其事而於敬天勤民之務未必無少補矣

皇朝鄭繼之上言曆法及日月交食分數

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礼部員外郎鄭繼之上言曰歲差之法虞喜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有奇以密矣今據其法步之又弗合也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朞餘日而分日加於四朞故二至之時秖存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變為九百四十晝以氣朔有不盡之數故也凡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十一晝三十五秒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為朓朒（朓疾見朒縮 朓已甚見朒）日月交食惟日食為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損益蓋月小闇虛大月入闇虛而實故八方所見同也日為月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月有九道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今按交食以更曆元必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至精至密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不然差之半秒積以歲月則躔次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

皇朝華湘上言歲差

嘉靖三年五星聚營室（五星之聚有福有德 恆昌德殃然思何如）有華湘者以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因上言治曆事大畧云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洮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竦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年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且據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

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数愈盈然則治曆者可不随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哉　附曆書所疑震澤長語曰曆書有白黒緑碧黄赤紫者何也曰此河圖之数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也左三右七三為緑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黒四碧六八為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黒三緑四碧五黄七赤九紫

五行休咎

唐史五行志序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闕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五物者見象於天為五星分位於地為五方行於四時為五徳禀於人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総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数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説至擧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属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乱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有不可知者耶夫君子之畏天也



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有所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説蓋自漢興董仲舒劉向（漢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嘆哉昔者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説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説不相附属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徴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属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徳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矣

老泉蘇氏曰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失常而六極應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説故其失寖廣焉　鄭漁曰萬物之理不離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為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盡以秋大水為五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為火行之應乎況周得水徳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徳而有黄龍之瑞此理又何如耶豈得晋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

豈關於五行之休乎又豈以晉申生一尺之偏衛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又曰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逾百春秋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樹冬實鸜鵒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已哉

五行德運

鄒衍終始之說主於相勝謂周以火克商商以金克夏劉向子母之說謂夏以金生商商以水生周較而觀之向之言近是而衍之旨為非然其拘泥不通遷就不合皆足以來歐楊子之譏昔歐楊子曰五行之運以休王為興衰此特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必乘五運者妄也彼程正叔知道者也謂唐用土德少河患宋用火德多火災豈記者之誤與

災祥

後唐唐澄上疏曰雖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王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竭蟊賊傷禾不足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喪毀譽亂真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修而靡忒

歐氏端臨曰妖祥之說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三月雨雪矣而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所謂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虫文在漢昭帝則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所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類不得其說於是穿鑿傅會强求證應亦深有所不通矣

災祥總論

夫可以警人而使之惕然者災也可以悅人而使之侈然者瑞也故孔子作春秋志災不志瑞而其志災也若定公之雉門兩觀災襄公之六鷁退飛皆據事直書未嘗著事應也自左氏傳春秋於十二公之間一有天變必推證驗如玄冥實沉則曰甚在宋如黃熊之夢則曰鯀為妖凡其言皆以示天之威然一有不應則人君之心怠矣故褻天之威者左氏也是故漢儒劉歆仲舒之徒或采春秋以附時事或析偏極以配五行皆未免旁引曲證而失之鑿願以啟人主不足信之疑如歐楊氏鄭夾漈之論則又以四靈為非瑞以五行為妖妄亦未免矯枉過正而失之昧適以導人臣不足畏之佞不知天人之際未易言也稱洪範庶徵則堯湯有水旱之災稱禮運四靈則五代多麟鳳龜龍之屬不可以一端求也故凶

災而懼則雖有其變而無其應如高宗之雊雉是已弗克畏天則殃咎從之而反得其常者君子以為異如魯宣之大有年是已然則靖天之道亦存乎君臣之敬畏警戒何如耳虞稱儀鳳而敕天之歌兢兢乎時幾之敕周載嘉禾而無逸之訓惓惓乎稼穡之艱皐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聰明猶顯其善敬哉有土謂民言天人一理敬乎民即所以敬乎天也伊尹曰常厥德保厥位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言天之禍福一視乎人修其德即所以應乎天也嗚呼災祥之說盡之矣參策

災異

夫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動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呼天振風襲於齊臺衛生為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卯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精之所變如影響之應形聲以為察邈曠遠而無所徵驗者非也然徵人事則其迹拘歸氣數則其修怠災沴之來雖盛世不能無要其所以備預消弭之者固自有道也易之震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書之胤征曰先王克謹天戒故泮水警于桑林責己雖堯湯之聖曷常不修德以回天哉周禮保章氏掌五物此事以詔救政訪叙事而其民徽以為政有國之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職訪叙事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然所謂修戒者總之有五平一君而先修厥德者豫也臨事而克正厥事者弭也修此二者而弭災之本立矣惡聞其名者諱也戲視其事者玩也矯異以為福者誣也戒此三者而弭災之念誠矣又安有五行不順五紀不協而五福不斂者哉

卷二尾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十六

春官部第三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禮制格

嘗聞公孫僑氏有言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子產語止此則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此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乱禮之理誠深矣甚哉禮之不可無以志也𦲷讀諸史禮志多按虞書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第而帝舜命伯夷乃獨曰典三礼蓋特五禮中祭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耳曷故哉蓋有天地而後有人有祖考而後有身故人心之敬神祇必先身居之營寢廟是亟畢而四士參山堂考索大抵然矣而况於天子之尊王公之貴乎故茲所編　禮制始自郊廟而次及于朝廷迨于邦國鄉黨蓋本三禮而兼舉五禮也若夫

皇朝明聖之制作酌今古通幽明時因而因或沿于七代時革而革可考於三王先正所謂秩秩乎殷殷乎不可以有加者雖莫能殫述亦庶乎紀其界爲次禮制格

禮總類

易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子曰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

皋陶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即彝之

蔡氏沈曰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秩也衷即所謂典礼也典礼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典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会流通而民彝物[illegible]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周礼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憂以賓礼親邦国以軍禮同邦国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也以嘉礼親萬民　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疎

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礼運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illegible]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似同不同而明微微者難見儐鬼神接以礼曰儐考制度別仁義所重不輕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違上小臣竊刑肅急也而俗敝敗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無次禮無列則士不事也不以職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国

礼器曰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是故君子天子也大牢而祭謂之礼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雕飾朱紘繩冕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

豕俎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員也故衡誠縣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春秋傳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昭公二十六年平仲與齊景言唯禮可以已之蓋時陳氏厚施于國有簒國之漸故告之如此）

荀卿曰禮者養也故天子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蒲以為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史記作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音游）所以養信也（使人見而信其為尊也）寢兕（兕武士處甲冑）持虎（武士持虎皮之弓衣）蛟韅（馬腹帶韋以蛟魚皮飾之）絲末（末與帶同十秋又綦布也鄭云絲帶纖絛為之）彌龍（謂金飾衡軛之末為龍首）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倍至倍加精至也教順令馬熟識車）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又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太史公禮書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大行主禮儀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練朱絲使聲濁洞孔也越瑟底孔疏通之使聲遲）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陳祥道（閩人哲宗）禮書敘曰先王之治以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器有等其冠婚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理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恩之而知所以敬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騁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衆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

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両觀大路朱干玉戚天子之禮在諸侯冕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旅樹是先王之制度以掃地矣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范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晉平子不知莫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則時之知禮者盖鮮矣叔孫通之綿蕞禮儀徒規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卑鄙二生之論禮樂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循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阻於鮑敏張酺成帝傳咸孫論于晉而消于流俗劉蕡發策于唐而棄於一時蘇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上者非一君欲成



禮法於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能以正之則禮之事終不行此兜欲講係所以継作而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

從外類

郊

類于上帝禋於六宗藏周方岳所至柴望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

某按類禋之祭以攝位告柴望之祭以巡狩興時則有天之祀而無郊之名夏后氏尚黑故祭其闇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時則有郊之禮而不詳其制蓋世代聯遠典文闕然無徵固然也故史記封禪書西漢郊祀志原祀天所從來皆易縣言之然則論郊禮者亦皆周禮而已固不如漢儒之信緯書而強什祭法禘郊祖宗之義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於四郊

孔子對定公問郊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所以稷之牛惟具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休也又曰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



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内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祀婦汎掃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内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疏布樿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内心之敬也黼袞鎮圭繅藉五采五就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

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祀天之禮盡矣

社禮

夏以五月祭地祇　殷以六月祭地　周以夏日至禮祇于方丘

其按史遷封禪書曰自禹興而脩社祀蓋社所從來也殷無聞焉至周則始詳矣然周禮或言大示闕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禮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一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黃琮而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信也

總叙郊社禮

周禮凡樂圜鍾為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鍾為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境折折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烝也其樂不和其器樸素疏布冪椫杓白理木豆登與俎簋樸匏爵之類其藉蒲越槀秸藉神也其樂歌黃鍾大簇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天南面王北面示地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郊祀上下之四時祭天帝以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北畤以祠五帝秦之祀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小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于南郊而于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而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騂駒龍馬一切修飾而匡衡

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遂起一時元始之間（醉帝）紛庞尤甚泰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蕩廢殆盡矣

郊社分合之議

其按說者曰虞書言類上帝禋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而獨不及地祇類者萃合之名也祀上帝則地祇在焉不稱地祇者所以尊上帝也此言合祀者所由昉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祇此言分祀者所由昉也自是而後歷代之禮文多異同諸儒之議論如聚訟主合祀者曰天不包乎地地不可與天抗也曰天地如父母同牢而食不可以異位也主分祀者曰順陰陽辨時位各依象類以求之厥指似各有攸當然主合祀者大抵多曲說頌歲朝有合祀之議而對策者遂奏指言之大畧以為周頌昊天有成命小序以為郊祀天地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而不及地祇則周家蓋主合祀也若乃蒼璧黃琮四圭兩圭之類特其禮天地之器數不同不可據以為分祀之證也後世所稱引者僅大司樂數語而胡宏吳澂已謂其剌謬非知禮之言矣又云漢氏而降大都主合祀者什六七而主分祀者什二三漢高增畤為五祀五帝自武帝以來並郊見泰畤于甘泉又因幸汾陰立后土祠脽上然甘泉脽並在遠非都邑之郊也祀泰畤以正月后土以三月非二至之期也成帝建始中罷甘泉汾陰定南北郊于長安劉向深以為不可至光武竟采元始故事（平帝）合祀天地于南郊漢志稱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是已唐天寶合祭天地于南郊（武后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宋自建隆以來皆合祭元豐一議（詔親祀北郊書如親郊儀）元祐再議（合祭地祇于圜丘）紹聖三議（詔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或以夏至日祭地祇于北郊然終未克親祠云）詔主于合即所條荅如此蓋以合祭為是然恐非定論也夫制禮如周公明徵如周禮不可易已舍此不取而独付告捕之類祭謬引說詩之小序以取證人心必有好者故參稽宋名臣及大儒之論于左以示焉

宋元豐中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於冬日至者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積柴實牲體其玉帛亦皆燔燎而升煙以報陽也）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貍沈疈辜（山林之祭其牲並埋之川澤之祭其牲並沉之披牲胷中曰疈磔之曰辜）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

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平帝姦臣妄議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又奏天地合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夏至日使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祀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爰之本朝未遑釐正臣謂陛下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且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與　程子曰元祐時朝廷議行北郊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illegible]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是時蘇子瞻便撥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之或云子由小瀦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且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夫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其類祭豈得同時耶

集按宋自建隆而後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而已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夫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由人心生也從蘇劉之說者衆寡不同若此可以觀人心矣郊社分合之議其決諸此乎

郊禮諸說拾辨 凡五條

禘郊祖宗之說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illegible]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祖文王郊稷而宗武王[illegible]日說　按楊氏復言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止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康成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夫祭法大傳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二祀天而為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illegible]其說耳　又按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乙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大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躋頼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之謂郊祀者祀太乙五帝於是以天為有六以祀六帝為郊自還國以來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然其

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説遷固志之則其謬非始于康成矣

六天五帝之辨　按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東青帝南赤帝西白帝北黑帝中黄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故朱子言周禮説上帝是總説帝説五帝是五方帝説昊天上帝只是説天是矣鄭康成謂之六天而又皆以星象名之曰昊天上帝者北辰耀魄寶也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星也（五帝座星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隨意曲説前後乖遠視釋經如戲故王肅群儒引經傳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為一而併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顓頊五人帝為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為得也

正祭告祭之辨　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告祭冬日至祭於地上之圜丘圜鍾六變所以順天道生物之始而報天也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日至祭於澤中之方丘函鍾八變所以順地道成物之始而報地也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揮嗣位類於上帝（傚郊祀之禮而行之故曰類）望於山川武王伐商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營洛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正祭者報本而特祭天地故其禮一而專告祭者因事而告而並祭天地不必拘時擇位故其禮要而簡禮雖不同義各有當也

一歳祭天之數　按孫宣公奭曰歳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朱子亦言周禮歳有九祭蓋四為祭天併祭五帝而為九也但其禮大小不同耳程子言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特未及言迎五氣祭五帝耳而義則已合矣此皆據經立言可信也若註疏家以正月郊為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則九祭之主于天者已失其三即冬至圜丘惟祭五帝六者旁幾得之而耀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沿之讖緯之説則六者又胥失之矣

郊祀群神從祀之是非　按祭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説者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故郊以報天而日以主神然有其祀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祭義又言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祭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是於郊祭主配之外又自有專祭也尽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其節文之先後輕重已自可見是有郊之日一時並祭諸神者乎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明堂配侑正誤

按明堂之祭自漢以來惑於註家祖宗之說配侑不定亦無有建明者惟宋治平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配侑時錢公輔等奏議頗為詳明正大錄之左方

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illegible]）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誠以周公對嚴父文王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西漢去聖甚遠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祖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后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章帝安帝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illegible]）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illegible]）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代宗）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涯輩皆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又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之初尚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朝廷詔有司博謀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於配天循周宗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司馬光等亦謂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以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時英宗竟從孫抃等嚴父大孝之議而明堂奉仁宗配朱文公有言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可見當時以時王之父配者非矣

皇朝郊社配享及大饗之禮

吳元年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于
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地祇洪武元年
上勅礼官翰林太常議請祀天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
神從祀祀地方丘以岳鎮海瀆諸神從祀
上從之撰二丘樂章二年奉仁祖（太祖父）配天地位西向八年
定大祀登壇脫舄礼十年春上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
說始定合祀礼更撰樂章八月作大祀殿於南郊未成十一
月丁亥合祀於奉天殿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大祀殿
仁祖配位如故後增修壇壝從祀大明五岳而下冊埋四壇
內壝外二十壇大臣分獻礼成　上大喜作大祀文（倘言之三化）
（非至京馭三皇首興五帝守行夏商周損益礼樂二吉自周以至宋元南北二郊以及社稷有不如人情者亂三古郎）
（位以來祀天覺地否朝之圜而十年合祀之人情惟悅四言王陽祭之於至陽之月至陽祭之至陽之月於礼可驗五）
（言祀天地尚賈之不可抗古六言命太常每歲祭天地于首春三圜交索之冊十二年合祀之明二日止齋周和廿曖叉）
（良冊晉山川停不不抵江海思波輕亡綜抒于昊穹獨觀并太陽于中天壇不動嶽鎮光首用冕燒）
歌九章遂罷朝日夕月禜星之祭併停太歲以下春祭惟歲
八月中旬擇日祭山川壇及帝王廟建文元年撤　仁宗配
配　太祖　文皇即位亦如之永樂十八年北京壇成　上
歲親祀洪熙元年奉　太祖　文皇並配加靖九年　上從
言官夏言議欲分祀天地下廷議汪鋐等主分祭而猶以成
憲及時未可為言李瓚等亦主分祭而謂以山川壇為方丘
方獻夫等主合祭然不以分祭為非　上曰分祀礼也遂作
圜丘于天地壇南稍北為皇穹宇作方丘於北郊稍內為皇
祇室（後改）圜丘則日月星辰雲雨風雷方丘則岳鎮海瀆五陵
山是年三月　上從言議南北二郊奉　太祖配孟春祈穀
祀上帝於大祀殿奉　文皇配下廷議群臣以為不可疏留
中言又疏請　上怒群臣遣礼令祈穀　二祖並配二
郊專奉　太祖配十七年　上欲宗祀　皇考以配上帝乃
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饗上帝為大號于天改昊天上帝
稱皇天上帝尊諡　皇考為睿宗獻皇帝侑饗焉是秋殿木
成乃大饗於宮右乾隅玄極寶殿遂升祔　皇考於太廟仍
藏主于原寢

某按古禮郊祭有以始祖配者周之后稷是也有以受命
之君配者漢之高祖是也夫配天以功德而功德惟開創
為大則周之后稷同明德靈光之遠也而漢之配高祖非
以崛起在位為帝者首乎有天帝各配者周以稷配郊又
以文王配明堂漢以高祖配郊又以光武配明堂是也有
以祖宗並配者唐垂拱開元以高祖太宗配昊天宋至道
以太祖太宗（始配建匡亦立也是以我）（仁相配定問祖太也之）后稷迴本祥
源也（就）　成祖之祀郊也以　太祖配是漢奉高祖崇功德
之特起也　仁宗時則　二祖配是唐垂拱開元宋至道
之所已行稱情而合礼者也至　世宗獨奉　太祖配南
北郊其祈穀之（以祭）　成祖同配尋亦不行焉始猶采郊祀
宗祀之遺而終竟以父子相並為嫌矣夫　成祖功同始
創而推尊未至非褒崇先烈之（礼也）配享百十有余年一朝

而罷之非孔安是若之義也且今祈穀之祭𣪘正也又祈郊丘配位未復闕典甚矣頃歲　朝議欲歲一將郊禮合配天地而奉　二祖並配論者或以父子相並避祖按唐為嫌夫廟歷於祖昭穆對向非嫌也郊壓於天祖序列亦非嫌也然則天帝各配者固章別之道也而祖宗並配亦安可以非禮為嫌乎若夫天地合祀之議則有周禮之說在矣

大雩本朝名祈穀大雩主祀天故次日月星辰以下諸祀之前將旱雩附

左氏傳龍見而雩月令仲夏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㮾所湫止為　大雩帝用盛樂自鞀鞞至柷敔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辟卿士謂句龍后稷之類也

某按左傳龍見而雩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之祭也與周禮司巫帥雩而舞雩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因旱而雩者不同蓋龍見而雩者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万物始盛待雨而長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與起蟄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它祭異此非全不用礼声音之號詔告于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以樂為主如郊亦用樂而以禮為主各隨其宜也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止以旱舉無論已獨漢儒註疏或言雩五精之帝或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帝自是其說遂行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神于南郊如唐貞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宗配又為壇三等祀五帝五神帝五官神者如唐開元禮是也有四月五日雩祀昊天上帝十三日立夏又祀赤帝如宋景德頒祿是拘之矣古人之意矣可不辨諸祀上大雩又按周禮大司徒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稻人旱暵共其雩斂僕懸雩之祭歎孫懸頁水故特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盡雩於建巳陽充之時則陰氣雖違過此而後雩春秋所以譏也祭法曰雩宗祭水旱也夫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耳兼祭水者兩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唐開元禮霖雨不止則禜祭國門設神座皆內向　世宗以孟春上辛行祈穀禮于南郊祭　皇天上帝自二月至於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親禱焉

朝日夕月

某按古禮祭日月杜氏通典云歲有四陳氏禮書云歲有六今以楊氏復之說為準大戴以為與前朝日正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朝日於東門之外鄭康成皆同此說賈誼亦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陳氏云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此古是也所謂兆日於東郊兆月于西郊周禮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于西祭義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之坎王宮有日之象夜明其祭月之坎故以名壇祭日之坎日夜明也即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

事也此外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者也禮
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此因覲而行者也祈年於
天宗(天宗日月[illegible])此因蜡而祈者也雩禜風雨之不時於
是乎禜之此因禜而舉者也
皇朝初有朝日夕月之祭洪武罷加晴九年復朝日壇在東郊
西向春分祭大明之神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祭(夜明之神)
星辰風師雨師
某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illegible]辰[illegible]雨師[illegible]小司寇
孟冬祀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又周制仲秋祭靈星於
國之東南(注家言為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illegible])
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
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於西南(南極老人星)立冬後亥
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又祭法曰幽宗祭
星也(幽宗者[illegible]隱而[illegible]也)此皆見於經傳者如此然史遷嘗曰
之孔子論六經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
雖言不著蓋難乎其言之也若經傳所言風師雨師司中
司命司民司祿彼固謂各有神主之而祭焉已非夏商以
前簡畧忠質之事矣而後世註家顧各以星當之何耶蓋
星宿之名多出于緯書而先後鄭之說又自相牴牾固未
可據以為信也此楊氏所以一歸於天與氣數謂四司之
神如司春司夏之類不無見矣彼信繆忌之奏而奉神君
以受畫法(忌武帝時人言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illegible]太祝司命之屬皆從之畫法[illegible]之決也)信疏
慶之言而置九壇以祭貴神(唐玄宗時術士蘇嘉慶請置九宮壇祭九宮貴神)至
有請隨貴神飛棊之方以定祭位者吾不知其何說也雖
然為民請福無文咸秩寧有過立非執一隅推數于四復
候神于恍惚因方弭沴隨氣考祥則亦國家所不廢也由
斯以言則非以民故而以徼福者所謂天子心獨喜其事
秘者誠矯誣也哉(於前三官亦武帝之非)
祭寒暑
某按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
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其禮逆暑以晝求
諸陽也迎寒以夜求諸陰也此何以祭疏以為寒暑太甚
祭以禳之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理或然也然則茲祭也亦
王者輔相調燮之一事與
祭六宗四方
某按舜典類於上帝之下繼以禋於六宗曲禮言天子祭
天地之下繼以祭四方則古帝王祭六宗四方之禮亞於
天非小祀也但經傳不明言其神名目而先儒訓釋乃有
與同歐陽大小夏侯說尚書言六者在天地四方之間助
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也孔光劉歆以為乾坤六子水
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
岱也馬融以為天地四時也鄭玄以為皆天之神祇星辰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張氏以為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歷難諸家自言已意則又雜合天地四方所宗諸神言之愚嘗從孔安國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準況朱子書說非苟從也祭法有四方一[illegible] 楊氏有言舜典禋六宗在上帝之後山川之前其禮亦甚重因諸家之說不同而遂廢棺哉 又按四方之祭註疏通禮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澤丘陵之神與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暘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諸說惟雜師陳而雜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為近然又自有不同蓋四望者郊祀之後今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皆可以為望故曰其說為近

祭社稷 附爭社勝國之社

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 [illegible] 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野與社

某按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也社稷之祭各有配既曰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食稷為先時稷官立稷播之官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故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蓋並言之耳 此與祭法稍異 則祭社而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然陳氏禮書曰祭法王社侯社不置稷大社國社則皆有稷何也蓋王社侯社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也 [illegible] 又按顏達記曰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故社稷有祀而春祈秋報於是在焉所從來遠矣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龍為陽氏之子稷是也有播種之功則取以配稷如烈山氏之子柱為山氏之子農是也 [illegible] 古人祭之以報功擇之以元日行之於新邑禱之於桑榆其崇重之意可觀已自後世有不立官稷 [illegible] 不建州社者一發於漢之中世再壞於唐之建州此張文琮所以有何懶之嘆也

小宗伯立軍社 [illegible] 又喪祝掌勝國邑之社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illegible]

祭地祭社之辨有社無祇之義

某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而一之何耶大方丘與社雖皆地祭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蓋與 [illegible] 其禮達乎上下非示則天子獨用之也且地有正祭有告祭[illegible]祭地于北郊順陰時因陰位此與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

陽位者同義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因事則告如天子將出類上帝宜於社之類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則封氏所謂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以為失之者亦非矣丘文莊有言王者大一統而有定居既統祭天下之大祇而又專祀畿內之土祇蓋得此義云

祭山川

某按舜歲周方嶽所至柴望秩於山川而傳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東泰山西華山南衡山北恒山中嵩山也）視三公四瀆（江河淮濟也）視諸侯（孔山鄭川正）視秩之謂也蓋望之以祀而秩其牲幣祀號之次第其禮亦不苟矣曷故哉劉向說苑嘗言之五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以百數故視子男也（鄭康成註周禮四望之說與此頗合然則鄭司農杜預許慎之什則皆非矣）四望之祭其可已乎自秦滅學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甚因其遊觀所至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泰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于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濟北王獻地而後舉五嶽之祭非古義矣

八蜡五祀附臘祖

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總言[illegible]之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illegible]）以移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日月星辰）大割祀于公社（祭社也以上公配）及門閭（門閭之神）臘先祖五祀（所臘之言獵也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也）

（[illegible]不可祭也）

勞農以休息之

陳氏禮書曰蜡之為祭合聚萬物而饗之則所祭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故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物成之功老者則然此）此所謂蜡祭也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蹟以為此即月令之臘祭也故曰蜡以息老物蜡以息民息民同在蜡後矣記言既蜡而收民息已是也蔡邕獨斷乃曰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豈秦滅學棄禮之後即其所變並而亦溷紀之耶（蔡邕文王初名臘日嘉平漢復曰臘）按禮書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益司命泰厲（古帝王無後者也）為七祀（天子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白虎通之言五祀不同鄭

氏之釋五祀亦不同皆以稱五祀而祭各有所主也然祀所謂五祀者曰門戶井竈中霤也（白虎通云）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井竈人所資以養中霤人所資以居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先王所以祀而報之也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于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竈火之所用事故祀于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西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祭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非常祀也

皇朝（大社稷　帝社稷　神祇壇　太歲壇　先農先蠶　高禖　五祀　金海　青龍　旗纛）

太社稷（在建午門外）　國初太社太稷異壇同壝北向勾龍后稷配後同壇同壝罷勾龍后稷配配　仁祖　建文君即位撤仁祖配　太祖永樂中京師壇成位置如故　仁宗又奉成祖配嘉靖九年　世宗諭禮官奉　太祖　成祖配位撤太稷仍以勾龍后稷配　皇帝以歲仲春秋上戊祭

帝社稷（壇在大內西苑豳風亭西）東帝社西帝稷皆北向　皇帝以歲仲秋上戊之明日祭

神祇壇（在正陽門外西）國初有山川壇　嘉靖中釐正祀典即山川壇為天神地祇壇天神壇南向雲師雨師風伯雷師凡四壇地祇壇北向五嶽五鎮基運翊聖神烈天壽純德五陵山四海四瀆凡五壇從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　皇帝以辰戌丑未年親祀餘年遣大臣攝祭

太歲壇　歲十二月大祫之日遣官祭太歲之神于太歲殿從祀四季月將之神

先農　在山川壇西南歲仲春上戊遣官祭

先蠶　先蠶氏之祭始于　世宗歲春擇日　皇后祭

已上二祭以祭紀其耕籍親蠶另見別

高禖　世宗始祀設木臺於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　獻皇帝配西向　高禖在壇下西向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弓韣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　后妃嬪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后妃嬪受而納弓韣

五祀　皇帝遣內臣祭立春司戶宮門道左西向立夏司竈大庖前中道南向季夏土王用事中霤文樓前西向立秋司門午門外西角樓東向立冬司井太庖井前南向皆歲暮太常少卿合祀于太廟丹墀西東向

金海（祠在大內西苑涌泉亭後）歲仲春秋上壬遣太常卿祭司海水府司舟三神嘉靖中上諭禮官歲端午朕奉禮官遊西海子（[illegible]）（水源也）時望祀諸神特建祠自此始也

青龍（祠在阜城門外三十里）洪熙元年以旱禱靈師山潭大小二青龍雨應時大注遂封神飭祠宇自是歲仲春秋遣順天府官祭

旗纛（廟在山川壇內旗纛府）歲仲秋祭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祭于廟霜降日又祭於教場歲暮享太廟日又祭于承天門外永樂後朔望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有大征討　皇帝武弁

服禡祭軍牙之神六纛之神燎望剌五雄雞血五酒牲酹

神馬已上小祀皆係於大祀之後其說畢也者至聖先師孔子則非其神爲且孔廟在李北按係于本校聖師帝王則既非神類又不當在宗廟之後次另列于左宗廟則特爲一春島當代也功臣則當代之臣子故以附宗廟後尚

聖師

文華殿聖師之祭始于世宗皇帝　皇師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釋奠禮

歷代帝王廟

歲仲春秋　皇帝遣大臣祭之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帝金天氏　帝高陽氏　帝高辛氏　帝陶唐氏　帝有虞氏　夏禹王　商湯王　周武王　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分五室而兩廡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凡三十三人洪武中高皇謂文王雖基冈命終守臣節高祖有天下於大宗故祀於陵增祀隋文帝亦停止嘉靖九年罷二廟京師叛佛罷祀升祭南京祭罷姚洪請罷元世祖不可王宗師仍祀又京之乃罷初洪武中高皇曰趙普負太祖不忠罷祀其又請中元世祖罷祀并罷木華黎等五人



春官部第四　古吳常熙後學

廟制

按商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自三代以來天子七廟可知已祭法序四親廟及壇墠之說檢金滕亦有三壇同墠之說乃周有所而為之非宗廟之處預為壇墠也固難盡信也故其所主者朱子之說而已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于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焉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薦新則於此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此說亦似迭世室為七廟後取劉歆之說似又不同高祖以上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數則與天子同三代廟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正祭外間祀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寢殿是正殿寢側之別殿為便殿即更衣也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同堂異室之制堂即殿也室皆主之所藏也同堂異室以西為上而无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入於稱之故室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

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得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于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子孫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神宗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僅具見於陸氏之文而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禮亦不經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皇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皆是也（漢惠帝時叔孫通始作原廟原重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 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昭穆一定之制　左右之次　南北之向

朱子答陸子壽曰據禮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邗晉應韓為武之穆（文王是穆而曰文之昭武王是昭而曰武之穆者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之孫乃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又曰左昭右穆但以分世數不以分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昭穆常在穆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又曰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祧廟世室

按王者既立七世之廟矣自三昭三穆之數已盈而有升祔之主當入故議祧焉異義曰遠廟為祧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故周礼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推此義則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自三昭三穆之數已盈而有功德之主當宗故議世室焉明堂位魯公武公之廟比文武世室世室者不毀之稱故劉歆有宗無數而曰宗不在七廟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闕致堂謂劉歆非是以子孫得擇[illegible]考識而禮遠也）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推此義則鄭氏謂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誤矣又以劉歆之說考之周共王之時稷為始祖武康穆為三昭文成昭為三穆猶七廟也至懿王則共王升祔而文王當祧（蓋依劉歆之議）以有功德也乃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而入廟（廟而謂之祧非祧去也）增至孝王則懿王升祔而武王當祧亦有功德也乃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而九廟始備（廟焉自是而後成王不可祧也乃二）一祧廟也乃十蓋七廟者天子宗廟之常數親盡則祧者也其室在七廟之外正以待有功德當祧而不可祧者

其數也義也（此即陳氏禮書說而敷暢之）自漢唐而下有未及祧廟未正東室而偏乃廟十一室甚者京師各陵旁立廟（漢元帝以前）三[illegible]主並還西諸（晉武帝時）皆不深考于禮矣

禘祫　時享

禘祫大小先後之說時享小大特合之義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illegible]）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後世禘祫時祭之所從來也禘祫者何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矣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曰禘大傳曰不王不禘而趙匡伸之曰禘王者之大祭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曰祫春秋文公大事於太廟而公羊傳之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唐禮樂志曰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禘以審諦其尊卑蓋皆祭之大者而亦各有義矣（[illegible]）故繁儀盛物莫備於禘祫而報本追遠亦莫深於禘祫有其舉之不可苟也天道小備於一閏則三年一祫天道大備於再閏故五年一禘祫以四月時維生長乃祭其所自生禘以五月維時成熟乃原其所由本漢啓而下或禘祫僅能再舉則疏而怠（漢光武）或禘祫并乎正歲則數而瀆（唐玄宗）又有祫不及禘禘非其祖者（[illegible]）雖謂之不禘不祫可也至于禘大于祫祫先于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為先祫後禘）二祭亦甚易明而馬融王肅鄭玄賈公彥大小之說高堂生徐邈先後之說賈逵劉歆一祭二名之說紛紛不一其是非當必有辨之者（[illegible]）有特享有合食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解者曰（[illegible]）春時特祀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然則春孟特祀三孟合祀自夏殷而已然矣周曰祠禴嘗烝（[illegible]）春夏之名雖不同其禮文當不二也（[illegible]）說者又有時禘時祫之說曰時禘者即王制祫禘之謂也（[illegible]）時祫者即王制祫禘祫嘗祫烝之謂也有小祫太祫之說（禮書）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illegible]）有小禮大禮之說小禮春也（[illegible]）大禮夏秋冬也（[illegible]）然時享所以有特祭合享之殊者何也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視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故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因各有攸當矣漢唐以來四時之祭一於合享其何以言禮之中乎

皇朝廟制　禘祫時享

國初建四廟於闕左中 德祖東 懿祖次 仁祖西 熙祖廟與主皆南向其制界如都宮九年改建太廟前正殿後寢殿殿翼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奉 德祖帝后神主 懿祖東一室 熙祖西一室 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几席諸器備如生儀時享在殿中設 德祖帝后衣冠神座南向 懿 熙 仁座東西列孟依擇上旬日三孟朔日歲暮除日皆合享焉 德廟之樂罷特享（初如每三時祖孟合春享特享四廟）三十一年 太祖神主祔寢殿西二室正殿神主次 熙祖東向 成祖遷都北平建廟亦如之及 成 仁 宣 英升遐祔室殿座已盈弘治元年 憲宗將升祔議祧禮 孝宗從禮官議（時有備守陳正議見後） 始建祧廟於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神座 熙祖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遷西向一位 仁祖以下遞遷 憲宗升附西四室殿座次 宣宗 孝宗升祔祧 熙祖 武宗升祔祧 仁祖 睿宗升祔不得不祧 德祖以故九廟 太祖居尊而 四祖之主皆祧矣（皆孝宗時）（時享則不陳升祔而後祧者也） 嘉靖九年春 世宗皇帝復行特享禮令祠官廟殿設帷幄如九廟春 太祖南向十年上諭禮官夏言 太祖以恩隆 德祖今日當以義尊 太祖祫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廡見太廟為特尊 太祖古對與 世宗意合是年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李時釋祫禮官夏言復古七廟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群廟議未央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 上得疏其喜竒撤故廟改建 祖宗各為專廟諸廟合為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 成祖廟在太廟之上而各有殿殿後有寢殿藏主太廟寢殿後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十三年南京太廟災上令亟起新廟十五年十二月廟成詔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為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 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止備時祭以避豐禰之嫌十七年九月遂尊皇考廟號為 睿宗祔享太廟又改尊 太宗為 成祖立春特享各出主于殿立夏立秋立冬特祫出 太祖 成祖七宗主于大殿特享禮同樂歌同三祫禮同樂歌異季冬中旬擇日大祫出 四祖 太祖 成祖七宗主于大殿祭畢各埽主于其殿二十年四月宗廟災初震火起 仁廟風大發 仁廟主毀俄而 成祖廟主又燬延燕 太廟及昭穆群廟惟 睿廟獨存二十四年七月新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 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 仁 宣 英 憲 孝 睿 武左右次列皆南面 四祖居祧寢南向

中室

太祖高皇帝（徽號開天行道……共十六字） 孝慈高皇后（徽號孝慈貞化……共十四字）

左右室

成祖文皇帝（徽號共十四字下同） 仁孝文皇后（徽號共十二字下同）

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
英宗睿皇帝　孝莊睿皇后
憲宗純皇帝　孝貞純皇后
孝宗敬皇帝　孝康敬皇后
睿宗獻皇帝（憲宗子孝宗弟）　慈孝獻皇后
武宗毅皇帝　孝靜毅皇后
新廟成後九廟已列武宗矣有編紀　睿宗於　武宗為叔以故躋　武廟上祧懿當再詳之已上列聖廟皆據嘉靖中所定今　世宗　穆宗既升祔則　仁　宣二廟當入主祧殿矣外　景皇帝不得入宗廟

兩廡侑享

親王壽春王（妃劉）霍丘王（妃翟）下蔡王　安豐王　南昌王（妃王）
蒙城王（妃田）盱眙王（妃唐）臨淮王（妃劉）寶應王　六安王
來安王　都梁王　英山王　山陽王　昭信王（共十五人）
功臣中山武寧王徐達　開平忠武王常遇春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　寧河武順王鄧愈
東甌襄武王湯和　黔寧昭靖王沐英
河間忠武王張玉（靖難）　東平武烈王朱能（靖難）
虢國忠烈公俞通海　同知都督蔡國忠
郯公張德勝　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梁國武桓公趙德勝　泗國武壯公耿再成
營國威襄公郭英　寧國公王真（靖難）
永義侯桑世傑　誠意伯劉基（共十一人）

總敘皇朝大祫時享位祝稱配之禮（壁次曰位致詞曰祝 [illegible]主曰[illegible]侑食曰配）

萬曆七年浙江程衆冢曰九廟之制始自唐之玄宗至宋祔獻懿以厭太祖而後因沿遂不可變　高皇帝受命稽古建廟闕左以享　德　熙　懿　仁四親而　壽春諸王以次侑享　文皇帝繼統承　先建廟北平以享列祖　太祖四親而壽春諸王亦以次在侑於時廟數猶未定也至　憲王以世代既足始備　九廟之制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并　仁　宣　英三宗為九而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祧之禮猶未講也至　世宗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太祖一　成祖六　仁　宣　英　憲　孝　武並　獻帝升祔為九而典禮於是益詳矣春月特享則分祭于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前殿而已祧之廟不與焉時享之禮則以太祖為尊歲暮之祫則升四祖于上而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夫當　憲廟時　四親並列殆体　太宗之心乎而九廟未足禮固不得而有祧也至　世廟之時　四祖並祧固尊太祖之位乎而世數已足勢固不容於無祧也其或升或祧之次合享分享之儀誠酌之今而克諧揆之古而不悖矣迺昔弘治中時享祝詞稱　入廟　太皇太后　皇考憲宗皇帝蓋親禰也而　九廟之數若減其一至嘉靖中　孝宗而上本　七廟也而稱六及　仁宗叅祧猶六廟也而稱五何廟數之稱無準也五廟之中　仁宗並祧惟　三廟設祭

而祝文猶五是祭省而祝增也自 皇高祖憲宗至 皇考
穆宗既備六廟而 太祖 成 英三廟猶五廟之稱何廟
加而祝減也 壽春王於 太祖為叔 霍丘七王為兄而
寶應七王嫡也英廟時誤併壽春及霍丘七王為皇高伯祖寶應七王為皇曾伯祖系矣今世系益遠而祭併
皇曾伯祖是索而又索也夫祭者察鬼神之情通幽明之交先王
用之以禮神而鬼神享之倫明矣烏有處非其位席非其次
稱非其名而足以成禮者乎
今上膺哲誠敬通乎神明一抉紕繆而釐正之至篤孝也頃歲
下掌故具上裁定之 皇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
尊不得以情掩義謂宜世享南面東向 成祖其余升遐則
祔親盡則遷位止于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昭矣諸
廟 帝后並揭徽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祝祝必一
其廟使神各有憑則祭簡當而位號核矣諸王之分由 太
祖而上下之雖百世可知而戒以詳定為難則惟各稱本爵
而勿概以 皇曾伯祖加焉則稱謂有經而名言順矣此猶
其號節也至於昭穆之義自古重之矣居祖之左面南而明
為昭居祖之右面北而幽為穆易曉也[illegible]今
乃廟分九室室各南面即大袷前殿亦南上而旁列本協也
而曰廟本一也而曰九本同堂異室之制而猶仍昭穆世次
之稱此於義亦有未安也若曰自閣左而已然則固 聖祖
當草創之未暇 成祖尚考据之未詳而 世廟亦不得已
而遂就之耳今或不當躡沿流之蹤而誣 神靈之尊也論

者又謂其祫之外又有可言者革除之歲削紀黜矣而五[illegible]
之正朔何所於頒臨國之君歸郊郎矣而八歲之[illegible]
為宗今元年諸臣已蒙曠除 景帝位號旋已議復宜下
於略議享祀所宜以補禮儀之闕亦或一道與

孝
宗升祔楊守陳論祧制

[illegible]同奏議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遷德祖當為始祖而不遷
臣竊以為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夫大
子七廟而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
法也在昔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顓頊既帝而無功故以
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
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
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
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
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
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
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
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為
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以
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
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二祖於
興聖廟不與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
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于夾室及王安石用事

本紛而不諭功徳故以傳祖為始祖後元祐時程伊川取安石説晩年乃亦謂太祖太宗當為不遷之室仍循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于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顔者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祖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朱子言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天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惟恩不騎義故朱子之不論得後朱子晉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又以程子子孫擇其先祖祭之説為未然則然未嘗以尊太祖為非也之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于人心而無可議也又言自漢以來識此禮者鮮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為太祖請瘞太上主于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為太祖請遷十主於國邑晉則范宣蔡謨群臣皆謂宣帝為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類真卿韓愈亦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夫更數十餘代歷千餘年合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同何獨以王安石之説為是乎時孝宗從礼官議至僖宗祔祧制竟如守謙議矣

世宗議建九廟夏言論廟制難專昭穆難定

嘉靖十年議建九廟禮官夏言上議大意以為太廟都宮之制九廟勢不能容若議制從儉約則不可減於世廟睿宗即使廟宇既成一日祭歷群廟非惟筋力不逮而日力亦有不給而誤謂周禮宗伯代亞獻以為主廟祭而遣攝又非禮也丘濬制必備而後成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今分為各廟祭禮不得不降從簡易是秖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也又引馬端臨之論曰漢儒以來廟制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必如古制如晦庵之説則必父子相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其序紊矣故晦庵廟圖周懿王以前皆不紊自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其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為穆子於世次穆也懿為穆之孫則繼穆而為昭是也孝為共之弟而以繼共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子當穆也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子當昭也而圖反為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説矣又況宣王時三昭三穆為六代所祀[illegible]合始于昭王今孝王居其間於是昭王以六世祖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名為六廟而祀止五世耳又前乎周者為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之子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不及曾祖未當祧而

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懿僖
敬文武宣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
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
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嘗祧而祧者三世矣
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時太祖之外必十廟懿宗時太祖
之外必九廟而後可蓋繼世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建廟
者亦安能預定其為昭為穆況又穆多昭少或昭多穆少如唐
說則立廟之制必合于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昭穆者於太
祖廟之左建之穆廟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
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然則東都以
來之同堂異室未可盡以為非禮也（紀上引朱子祔及昭穆序之說大概備係）

皇上以皇考專享世廟而　太祖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
然　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世廟猶為退
遜（此乃議者之論非本意也）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豐
薄之間似不足以稱　皇上孝敬之誠矣（大意同堂異室之制）疏入
上不允竟各為專廟自災後復建新廟乃更初論意也

功臣廟

功臣廟殿中元祀　中山武寧王徐　開平忠武王常
岐陽武靖王李　寧河武順王鄧　東甌襄武王湯　黔寧
昭靖王沐（已上名俱見廟享）配享十五人東序西向都指揮使馮
用郢國公　僉都督耿再成泗國武莊公　僉都督丁德興
濟國公　都督同知張德勝蔡國忠毅公　清海侯吳禎海
國襄毅公　平章康茂才蘄國武義公　副使茅成東海郡
公西序東向參政胡大海越國武莊公　都督同知趙德勝
梁國公　廣德侯華高巢國武莊公　都督同知俞通海虢
國忠烈公　江陰侯吳良江國襄烈公　宣寧侯曹良臣安
國忠烈公　安陸侯吳復黔國威毅公　副使孫興祖燕山
忠烈侯　兩廡各設牌一書故功臣都督指揮千百戶衛所
鎮撫

洪武二年立功臣廟於雞鳴山　高皇論功列祀二十一人
令死者塑像生者虛位時大海國用德勝再成德興通海德
勝成八人已卒樓神主并諸前至是塑像移祀廟中十三人
虛位元祀書贈王諡姓從祀皆官書贈諡姓名梁國公不書
諡三年增戰歿功臣五年增百二十四人

前廟　午程篆論太廟從祀功臣

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享之及洛誥亦
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然其
制見於周而其議詳于商堂陛任茂唐之可考者淮安靖王
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宋之
可考者韓忠獻公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邲
凡二十四人我　高皇定鼎念諸功臣之烈建　太廟首議
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
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
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帝

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貢榮國公廣孝凡二王二公四人至　世宗首上　太祖徽號後上　文皇帝祖號又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聞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後武功今　列聖丕承宣明治道章章著除矣恐使萬世之後謂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于唐高宋真之季耶故論者謂如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義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于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為心膂爪牙而不得從此朝廷所當博諮而精覈以進于祀列者也若　高帝諸功臣而下猶有說焉若李韓公之佐開創不下鄧侯雖以嬗死　帝尚為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傅穎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　帝之末遘葦除之變而未有紀也縱不得從　太廟祀亦宜別祀於鄉除其贈謚而錄其後亦天下人心之公論與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十八

春官部第五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 朝儀

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在皐門內決獄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左九棘(取其赤心而外刺)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卿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取其黃懷也)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人焉(罷罪者坐嘉石平成也)(人之善也孤獨老幼諸以能達者立于肺石)二曰中門(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揖一之)大夫旅揖(旅衆揖)士傍三揖(揖士)(上中下故三揖)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大夫西面北上餘在路門左右東西上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服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小司寇掌其政致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兵寇)二曰詢國遷(徙都)三曰詢立君(無冢適選於庶子)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擯揖之使前斷也已上通典)漢有天子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于司徒府為外朝而宮中有前後殿為內朝燕朝

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治朝)之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猶古之路寢)而外別有含元殿(如漢之大會殿)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遇朔望陵寢薦食

然後御紫宸儤宣自正衙喚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門進百
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閤
宋朝因唐及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
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為班首
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
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
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
望參官遂為定制

總敘漢唐宋朝參制

某按漢朝參儀史不載所載者朝會之儀耳（卿長貳官成朝朕殿也）
惟宣帝紀中興始五日一視事唐則日見群臣比漢為勤



自中世亂離不御正衙（即宣政殿）御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
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無復見天子敬宗再
舉入閤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獨後唐
明宗詔群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又朔望一
出御文明殿為入閤訖宋不改然神宗時宋敏求等言今
儀制所載與國朝會要及時人議論頗或異同而王珪等
又言入閤者乃唐朝隻日紫宸受常朝之儀不可遵行此
丘文莊所謂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者此也雖然此猶其
小也總而論之御門聽政辨色而入日出而視之非不肅
然有禮矣而分嚴於天澤時限於須臾其於政事得失人
才進退邈乎未聞於成周之致民謝事已不還矣久行頃

若唐虞吁咈于一堂也哉

皇朝自　祖宗以來勤勵圖治一日早午晚三朝或再朝（大明會典止具常朝朝儀朔望朝儀）午晨興　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
鳴鞭畢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
御座左錦衣衛官俠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
分班面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於鴻臚
寺報名至日先赴午門外俟百官叩頭畢鴻臚卿對御宣
奏各員數於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
奏所司行事次通政司引人於　御前而奏請旨該司官
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
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



鴻臚宜奏藩府遣鎮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
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見叩頭
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群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　上乘
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閱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後出晚亦
如之此每日常朝之禮也每月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
殿百官公服叩頭畢　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此朔望
朝之禮也較之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閤等名目
或失於粗略或失於煩瑣者大不侔矣然丘文莊有言
祖宗時國家多事幾務叢委事事取自　上裁今則治定
功成百事具有成憲每日早朝有司奏對只是按行故事
於午晚二朝似若可省且久亦不行然自古禍亂之端皆

起自家敝家敝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
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猶見猶不見也
高皇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
萬世　聖子神孫者誠深有意矣顧恭睹　祖宗之制每
日早朝之後遇有急切重務成憲所不載或行之久而弊
者許承行之臣先期入奏請　御便殿具其本末源委會
集大臣面定利害然後施行事畢之後從容顧問以博謀
時務之要如災異水旱之狀田里休戚之故皆許面聞如
此則上下之情通而爲泰交矣此先臣之爲今日計者
誠可採也況先朝又有已試之效如計老田監法之宜而
臨淮洛陽得畢慮爲定邊備虜情之策而均陽華容得決
一疑爲倣其意而行之今日求治之要莫急於此矣

朝講

萬曆七年江西策問自有君臣以來則有朝會之制而後
世之可詳者則在周官矣師氏之節曰王日視朝於路寢門
外天以日運故健一日二日萬幾故昧爽丕顯坐以待旦鷄
鳴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聽於路寢日中而考政日夕
而斜反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當是時觀之所陳如臨師
保通言之所察若稽故府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
小尹左右攜僕有司庶府必皆吉士自公卿至于列士師聯
僕工庶人覲戚瞽史者文皆有賦誦故有朝之名而求始死
講之實也自漢叔孫通起朝儀採秦儀雜就務尊君卑臣越
于簡易至于宣帝五日一聽事而公卿之進見益疎唐宋以
來大抵皆因漢制其間殖治之主僅有數引公卿郎將講論
經理夜分乃罷若光武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閣下
討論經義若太宗者至于講制之立便殿經筵秘閣直廬番
侍講讀使備名對則宋爲加詳矣然或免或旦或頻寅晷故
儀皆以爲徒循故事爲美談已耳第宋制有臣僚朝辭日具
擇對有上殿劄子而景祐之詔復賜觀書之日推引諸司對
事皆可採行而當時諸臣若韓琦從容降接以盡下情程顥
言遜養薰陶以益性質趙汴謂經筵講古不講今讀得不讀
失言蔡尚端慮臣將屈事淑謂人主講讀欲因事立訓臻
性知今皆有益之言也哉　高皇至聖好學動有稽無非
講有而定爲儀注則始自正統
今上御極以來十年于茲講之視朝常侍其日謹習政典
時開宣奏引輔臣進膝盡言而日御懸門聰明四達求賢弘
矣議者猶謂數奏之禮尚眾而近臣入直有時侍不得近上
無以展　聖聰明之用下無以責異爲明聽之實蓋亦今
日之議論歟

朝賀

漢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漢承秦制以十月
爲歲首故也此後世朝賀禮之始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爲歲
首然朝賀之儀則仍其舊用十月至後漢始行朝會禮于正
月晉禮志魏晉冬至日受万國及百僚稱賀此後世冬至行

朝賀禮之始唐玄宗以生日爲千秋節此後世以始生日爲節而表賀之始宋亦有長春節乾明節之類

皇朝承前代故事爲元旦節冬至節并萬壽聖節是日九三大節先期於寺觀演習朝賀儀至正日行禮此雖非唐虞三代之制然亦臣子所以致敬 君上而伸其祝願歡稱之私者也外中宮正旦冬至千秋節 大皇太后皇太后正旦冬至東宮妃正旦冬至各有命婦朝賀儀東宮正旦冬至千秋節有百官朝賀儀東宮觀玉并妃正旦冬至有宮中朝賀儀

## 朝覲

按虞舜有群后四朝之制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狩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狩而周禮大行人掌大賓[illegible]之禮及大客[illegible]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illegible]秋覲以比邦國之功[illegible]夏宗以陳天下之謨[illegible]冬遇以協諸侯之慮[illegible]時會以發四方之禁[illegible]殷同以施天下之政[illegible]時聘以結諸侯之好[illegible]殷覜以除邦國之慝[illegible]間問以諭諸侯之志[illegible]歸脤以交諸侯之福[illegible]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illegible] 蓋當時封建之制行故虞則天子時巡于方岳諸侯來朝于京師周則諸侯以礼覲天子天子以禮親諸侯此所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自罷侯置守之後此礼不復講矣然 今制三年朝覲三考黜陟即虞周之遺而郡使監司守令即古之諸侯也誠舉虞之黜陟幽明者以明信賞罰舉周之親礼諸侯者以体在外之百官則昔人所謂人心不懈上下不隔者庶幾見於今日乎

## 燕饗

按古饗禮有四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礼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礼九獻食禮九舉其牲則體薦[illegible]其禮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五饗之禮亦有飯食酒酌數依命數其牲折俎[illegible]亦曰殽烝[illegible]三是戎狄之君使来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illegible]若君来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甞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酒正云凡饗士庶子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数也燕礼有二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擧之於寢其礼折俎有酒而無飯升堂行一獻礼畢而脱屨坐飲至醉也故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恵故饗在朝燕在寢饗有体薦宴有折俎饗有珪璋宴有飫饗則君親獻宴則不親献蓋饗爲大宴爲小而先王之於臣下所以嚴其分而通其情者無不用至如此後世法酒之設則過於嚴長夜之飲則過於溢胥失之矣

皇朝燕饗礼凡四擧歲三大朝賀覲與郊祀礼成擧慶成宴是也其儀則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

上御進宮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曁文臣五
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于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
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卿及五品以上
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礼畢鴻臚官礼該宴官更衣立殿外候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候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
畢酒凡九進湯五進酢臣則殺其二此礼 祖宗朝時行
之近年以來即三大朝賀宴禮為希闊爭奈交之世恐不可
廢此典也故丘文莊言正旦長至兩節可也州萬壽 聖節
天下藩服重臣親齎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不死望一霑恩
請 命礼官舉行之可也

耤田親蠶

按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弼公
御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千畝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次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內宰上春詔王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
種而獻于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
盛 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
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棘牆而外閉
之后妃齊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及大昕之朝君皮
弁素積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
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乃修蠶器
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之事也

于蠶事也以參蠶 夫天子非莫耕也王后非莫蠶也而必躬
耕躬蠶焉者此豈無當而為之耶蓋君者陽教之倡也后者
陰教之倡也有是親耕親蠶之道以風之而天下莫不樂于
三農九穀化治桑絲之事矣周道既衰此典漸廢間有行者
修百官車徒之盛乏躬親勸導之實故耕必春孟已而或用
故蠶者梁武也蠶必春仲已而或用孟夏者後漢也東郊耕
所也不於東郊而於鈎盾弄田者漢昭也北郊蠶所也不于
北郊而於城西白石里者宋后也開藉勸農海內臻于富庶
者漢文也進耕五十餘步幾盡一壠而身僅播遷者唐玄宗
也置室濯龍天下稱賢后者漢明德也尚功進金鈎採三條
而國勢短促者後周也夫君如漢文后如明德事皆尚實不
尚文故教顯於當世而至今誦義不衰彼徒紛更於時日郊
祭之細增損於推移禾伐之微文具而實則亡焉胡足以
孚民風而延國祚也惟我 朝洪武己酉 太祖親耕耤田
于南郊 太后親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曰天子耤田千畝
所以供粢盛備饋饌曰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桑論廷臣則
曰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農夫之苦諭司農卿則曰
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足食任於禁
末作足食在於禁華靡仍於 內苑置耤田蠶室以時觀省
何一時一念不以此二者以身勞之而風天下也嗣是 成
祖務本之訓因 仁宗巡道途而作也 宣宗織婦之賦因
見田官織婦而作也 世宗更翼善冠親耕臺下耤田 皇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
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
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氏傳曰戎祀國之
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
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
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
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
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
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謹於
微然後王德全矣
王制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其按周禮之設官春秋王制之所紀田獵之禮蓋因講武
事而仁禮亦行乎其間非以逞其殺戮之心以為馳騁之
娛也後世此義不明至有天子好擊熊豕馳逐壄獸從胡
客大校獵宿資陽宮者彼子虛長楊之諷亦庶幾借伯
之風者與

有先生者為有此事也諸準事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于節儉成帝元延中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大發民入南山捕諸禽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周網而縱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獵還上長楊賦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

## 射禮

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
禮者所以明長幼之節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
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繁為節
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繁者樂不失職也
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是故古者天子
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之
其按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曰大射天子將
有郊廟之事擇士則與其來朝諸侯及與內諸侯王之子
弟及卿大夫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孤卿大夫將有宗廟之
事亦率而行之二曰賓射列國諸侯來朝于王或諸侯自
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
之日燕息縱適或勞燕來朝聘使之賓或自與其臣共相
勞息此三射者皆其容休比於禮其節奏合於樂故謂之

禮射已上通典 參侯之别亦有三周官司裘於王共虎侯熊侯
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
此大射之侯也已上中皆皮以為鵠 周禮射人治射儀王射三侯熊虎豹
五正諸侯射二侯熊豹三正朱白蒼 卿大夫射一侯麋二正朱綠
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已上皆畫五色以為正 鄉射記凡侯
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
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已上皆儀禮 三射之外又有
鄉射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
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
五曰興舞又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州亦鄉
之屬其禮不改而合樂大射不合樂而鄉射合樂者蓋擇
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鄉杜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
先王之於射各有義如此後世小學之制不存而王射之
教既息鄉飲之禮雖講而五物之儀不聞况所稱名儒亦
鮮有知其義者杜佑則曰帝王之時侯国相攻士之志莫
以射為首鄭玄則曰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臣下中之得為
諸侯馬融則為鵠在正內賈逵則以為鵠在正外徒為所
訟而上庠矍圃之名此非指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言蓋後世因之以名射圃者 殿庭
澤宮之制澤宮亦借古之名 亦為虛文而已觀德之意安在哉
皇朝洪武三年定大射禮凡遇 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官執
事行大射之禮禮工二部制虎中鹿中及諸侯卿大夫射侯
皆㝛按周禮大司馬之職為三侯六弓八矢之法其射鵠自

虎熊以至狐布凡七設司正掌射品級序升人力強弱而分
偶其中否則訾千算兵部職之官皆各備具又令天下府州
縣學訓誨生員學後設射圃每日講讀餘暇習射有司官與
學官一体行之儀注凡入然此禮不行久矣夫古君臣相與
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而可安察士君子之所以先有志於其
所節而後敢用教者能此道也可以為繁文末節而
聽之不講乎有唐亮之識者之可以舉此
曠典矣

班朔

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朔於邦國
左傳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
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
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 閏月
其後先授人時舜齊七政禹順五紀尚矣成周之世其书
大備馮相保章既各有掌又以太史正歲年
而頒官府邦國之朔蓋每月各為一皆先期而頒之使諸
侯聽治此一月之政也春秋之時告朔之禮蓋已不行自
晉侯罷守之後雖復此禮然先期頒朔之令則自漢唐宋
以來未之或廢也
皇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頒天下藩服俾
其依式印造至十一月朔天子具皮弁服升奉天殿文武百
官朝服侍班欽天監官行進曆禮文武百官受曆及下諸司

以所印曆頒布民間

變日月食

夏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日月之會）弗集于房（所次之舍）瞽奏鼓（以代救）嗇夫馳庶人走（以救日）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食）太僕贊王鼓　穀梁曰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菴按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象日而有薄蝕亦猶君父之有急難臣子急切之至情固宜其救之亟也故古禮諸侯從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固以是為大變矣彼尸厥官者可無誅乎然莊公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春秋乃譏之何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不鼓於朝而鼓于社又用牲非禮也

冠禮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其禮可不重與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雖有公侯筮加天子亦四加又祝辭臣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則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猶僅王者時採行焉

菴按三代盛時典禮素明自諸侯以上則十二而冠自士以上則二十而冠筮之於廟冠之於阼醮之於客位重其事也至於東遷以後禮樂廢壞魯襄公可冠而未冠而晉悼公猶問其年（左傳襄公九年晉悼公問年季武子對曰…）則其盛時可知已兩漢以來猶存古意如禮儀志進賢通天之冠可見也至于晉宋雖皇太子及諸王冠亦一加冕幘而已其後人自為禮家自為俗即縉紳大夫亦不知有卜筮弁服之制故孫嗣昌（唐人）嘗冠其子以告同列遂以為笑端俗習使然也又按古之冠者必有祝詞成王冠周公命史雍祝曰達而勿多也雍祝王曰近於仁遠於佞近於義遠於財親賢使能漢昭帝冠祝詞曰惟遠冲孺之幼志蘊文武之備德六合之內靡不蒙福魏文子之冠韓宣子告之以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它醮詞字詞醮詞莫不期之以德然則苟不稱服即三加四祝無乃虛設耶

皇朝天子冠禮前期太史院奏　制筮日工部制冕服翰林院撰祝文禮部備儀注中書省承　制命其官攝太師其官攝太尉行禮初請　皇帝服空頂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御

輿以出侍儀請加元服太尉跪搢笏脫空頂幘太師祝訖搢
笏跪受冕加冠加簪纓御用監跪奏請着衮服後改服通天
冠絳紗袍入宮拜謁太后擇日謁太廟大明集礼儀制所載本詳不能悉書然備
非三加之制也若皇太子冠礼定于成化間者則行三加礼矣成化十四年續定皇太子冠
禮首集儀前期執事官集儀也次告廟　次陳設設案節香案冠席東服等於殿門官司
之次遣官制詞命令持節行礼官次迎節至期禮部官尊子迎節置於案大次就冠席
禮部官導等初加翼善冠祝詞有懋敬是承之語易采袍服再加
皮弁祝詞有成令德慎威儀之語易皮弁服爲三加冕旒祝
詞有飭敬是虔永固皇圖之語易衮服出次行醮礼亦有祝
詞次受勅戒戒曰孝事君親友于兄弟親賢愛能居仁由義
毋怠毋驕茂隆萬世次謁見祖廟及皇太后上位皇后次稱賀百官賀上及皇太子



外皇大孫親王冠礼以次降殺不及詳

昏禮

儀禮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納屬以為采擇之礼問名問女生之名
氏納吉卜得吉納之納徵納幣以為婚姻之證請期請婚姻之期日皆主人筵几于
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
禮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
筵几于廟依神以安之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
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也尊之而婿受綏
也安之御輪三周取陰陽奇數成也三周則御者代之先俟于門外婦至婿
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同牢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巹婿與婦各

執一斤以酳巹音謹酳以及又漱也畢飲酒漱安其氣也所以合体同尊卑以親之也
成婦禮祭祭贈贈醮明婦順形贈特又申之以着代礼舅姑饗婦一獻婦降自阼階
以着代也阼者主人之階降代姑主內也所以重責順婦也婦順也者和于室人
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
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
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女子于祖有服親則教于公宮祖
祖廟既毀于若祖無服爲緦麻則教于宗室宗子之家教以婦德貞順婦言辭令
婦容婉娩婦功絲麻教成祭之祭所出之祖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
婦順也三物皆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
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此段在儀礼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



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
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
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
盛德

皇朝正統七年　天子納后儀首納采次問名次納吉次納徵
次告期各有制次發冊奉迎婚日先謁　廟還更服合巹上座
上東皇后在西相向先飲次飲合巹酒第二日兩宮朝見第三日謝恩禮訖
上服皮弁服陞座皇后詣　上前就拜位行八拜禮第四日受
賀第五日盥饋某宮　成化二十三年定　皇太子納妃儀
首納采次問名次納徵次告期次冊封次醮戒次奉制行親

迎禮奠鴈見日婚各就拜位（皇太子兩拜妃四拜）先飲酹酒再飲卺盞酒復就拜位相向拜如前儀第二日兩宮朝見第三日盥饋第四日廟見是日　上受賀

讀法

周禮州長（二千五百家為州）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周正建子）之吉各屬（聚也）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周為建寅之月）則讀教法如初黨正（五百家為黨）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會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禜水旱之祭）亦如之　族師（百家為族）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法　閭胥（二十五家為閭）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

丘氏濬曰成周盛時制為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於朝廷國都而又推之於州黨族閭每歲讀法州長則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而再讀也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每月一舉行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禜族師之春秋祭酺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是以當時之民耳目之所聞見者莫非先王之教典朝廷之政治官府禁令故善有勸惡有懲而比屋可封也我　聖祖作為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　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校與周官教治政令之法何異哉

鄉飲

儀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鄉學）門之外（州長鄉大夫黨正則于序門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盥手洗爵）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主拜賓至）拜洗（賓拜洗）拜受（賓拜受觶）拜送（主拜送觶）拜既（賓飲酒畢拜）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孔子語）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其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以禮禮賓之）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三則州長習射（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以鄉飲酒之禮）四則黨正蜡祭（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今世所行者惟一飲於中賢者耳其三年大比雖有賓興一宴然不以鄉飲為名

夫鄉飲之禮始於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而無定制我

高皇洪武五年詔天下府州縣每歲再行鄉飲酒禮于儒學永為定制使民間里社亦舉行之其後十六年二十二年再定圖式其大義見于　御製大誥者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敘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

罪人（別三等混淪善惡以其行於里社者不許）是也而又以從者昌□□
亡（舉之）其可正舉酒之辭則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
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為臣盡忠為子盡
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和睦鄉里無或廢墜其
垂世訓俗之意深且切矣

總叙鄉飲禮州射禮鄉射禮賓興禮

按周禮黨正屬民於黨之序而行鄉飲酒之禮州長會民
州之序而行州射之禮鄉大夫又以時詢之於鄉序而行鄉
射之禮及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又考
其德行道藝而行賓興之禮在州長則詳於教而畧於政在
黨正則詳於政而畧於教鄙（比上縣）而鄉大夫則政教禁令皆
而掌之至於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然後施教法於
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者則在於司徒之三物三物
者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是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是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也所謂（孝友睦婣任恤）
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者其任是謝（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一曰白矢矢貫侯過而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五御一曰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而和鸞相應也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勢屈曲也三曰過君表謂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闑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纏旃也四曰舞交衢謂車在交道旋其旋應於舞節也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其形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六曰諧聲謂江河之類形聲一也九數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姓氏族譜

按裴駰注史記帝紀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
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
所出也故世本論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古書所稱百姓
皆謂百官蓋民無姓也唐張說曰上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
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黃帝有二十五子得
姓者十四人）其後天子建德（即建國意）因生以賜姓胙之土
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左氏春秋傳）下及三代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
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

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郭北門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枝分派別初若參錯紛而攷之有綱有條如指諸掌孟仲季臧同出于魯也游國豐印同出于鄭也白華蕩樂同出于宋也欒高崔國同于齊也尋流分源可緣而數矣所以然者何也蓋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而周人世系之奠必屬之春官而猶掇之瞽矇與之小史夫小史掌讀禮者也而掌奠系世則教以禮之序瞽矇掌誦詩者也而掌諷系世則教以樂之和序故有別和故有親有別則昭穆不相亂有親則親疏不相離周人之用心亦密矣自官守既廢世系不明雖有氏族而中多妄改之失如邾子之後為朱則以字相近而訛虢叔之後為郭則以聲相近而訛以千秋乘車而其後以田為車則更姓之私也慕伍員忠烈而遂易以為員則冒姓之偽也甚者媚契草野而求附聖明之後生長夷部而借系帝王之裔所謂表功德而辨昭穆者又安在哉蓋自姓多則訛其次在隋古固已然矣望多則訛其姓在後世益不免倫如祁氏一族也至堯而別為陶唐氏至夏別而為御龍氏至商別而為豕韋氏至周別而為杜氏至晉別而為范氏至秦別而為劉氏凡六別其姓矣嬀氏一族也至舜別而為姚氏至胡公別而為陳氏至敬仲奔齊別而為田氏至齊王建之子別而為王氏凡四別其姓矣此以姓多而訛其族也如杜氏一姓也惟杜伯之後不遷者為杜城杜氏至漢建平侯延年之後則為京兆杜氏當陽侯預之後則為襄陽杜氏[illegible]子寬之後則為濮陽杜氏[illegible]氏十姓蓋王莽矣劉氏一姓也楚元王交之後則為南華劉氏景帝子趙敬肅王之後則為廣平劉氏長沙定王之後則為南陽劉氏光武子廣陵思王之後則為臨進劉氏章帝子河間獻王之後則為尉氏劉氏唐相文靜則為彭城劉氏一姓蓋六望矣此以望多而訛其[illegible]也至于後世愈遠而愈不可究莫能辨其祖之所自出者蓋其勢然也而況乘之以率意冒姓之私乎說者謂惟譜牒之講可以救其弊蓋自古善論姓氏者若殷仲胥臣子羽皆能探討本原馬遷世家亦各有本自應劭風俗通一誤後世相沿未知有改遂至張九齡而下以及宋諸儒皆因陋就誣不可以訓獨林寶作元和姓纂稍能是正歐陽脩作唐相凡九十三族尤為精詳至鍾陳韓高之氏亦有訛外宋名儒又有作古今姓氏辨證之書者然亦豈能必其無核乎昔李義府不得與於李德宗之譜乃傳致其罪杜正倫不得齒于城南之譜乃鑿摘其非今欲定譜牒而核偽真使天下後世知所以尊祖敬宗之道必因其所是正其所非以刊一定之書如成周小史之所職者以行于天下俾天下明其本系之所出則世系之混殽昭穆之紊亂庶乎其免矣

宗法

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

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公子有宗道　禮書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散先王因族以立宗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踈有別而不貳貴賤有紫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成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為大宗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齊衰三月毋妻亦然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体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体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既已無服遂易其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已上通言大夫士小宗）比有小宗以下言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必有以統之故有三者之宗道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為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為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止一人也）無他公子可為宗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己矣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此專言國君之子

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　張子曰宗法若立則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蓋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　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

## 總論宗法譜牒　梁格萬曆七年浙江程策

東萊呂氏之言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者也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者也古者天子胙諸侯公卿大夫之土則各命之氏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家各按其氏系以宗法大宗惟一小宗惟四（解見上）有大宗以統之（合族有大事禀大宗而後行）則人同知尊祖有小宗以統之（同禰者有大事禀小宗而後行）則人各知敬禰而太宰又以九兩之法繫之其一曰宗以族得民握其權於上則聯屬之勢似渙而實合明其制於下則綱維之法似踈而實詳而重本之士得家聯比戶繩繩而世守之烏覩所稱譜牒也乃近世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歷世滋蔓子孫至不知先人名行長老側植視宗黨如路人異時殊勢陵教墮義賢者傷之於是宗有譜系以紀族之分合保姓鳩族扶義翼教使民相親長而敦本不忘蓋有宗法之遺焉然譜何昉乎漢司馬子長採世本世系而作帝紀據周譜國語而作世家姓氏之源始著晉魏而降匿匿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職有司迄于李唐猶相崇重故應劭則有氏族篇王僧孺則有百家譜徐勉之則有百官牒河南則有官氏志諸儒則有氏族志柳冲則有百姓系錄路淳則有衣冠譜韋述則有開元譜柳芳則有永泰譜柳璨則有

韻畧張九齡則有韻譜非不綦然列也然其獘也尚婚姻者先外族而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而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而慕崇華尚貴戚者徇勢利而忘禮教以至于人無反本之恩而族鮮敦睦之道則譜牒之盛為之也而後世遂以咎晋魏氏矣不知非自晋魏氏始也始於宗法之亡也至于今譜且不存學士大夫莫知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詎乎無所寄於是有求復宗法者而宗卒不可立蓋毋之變使然也夫宗法不可行於今者有三封建不復舉矣學校不復脩矣井田不復制矣其不可行者勢也古者諸侯毋其國別子為大夫故宗立而族人莫不聽爲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寸之籍也載符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故



統務之後同於隸斯怙惡之踪不齒族黨其身之不自淑而又遑恤其他此其不可行者一也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師氏正其行保氏授其文而又司過議其宥故其教易遵而宗可久也漢承秦制破藏世家二千石皆以鋤治強宗豪右為政於是景屈諸田之族且下隸編氓矣況望其纘毋業而明禮教哉此其不可行者二也三代之制各有夫田分業定而衣食足然後民依于宗而不麗于法今者民無常業士鮮固志即使士師議刑惡人執法尚不能使遊食者外無異謀乃欲假服制聯親屬抗宗法以復古道難矣此其不可行者三也然則有志反本者為之柰何亦惟于重譜之中寓所以立宗之意庶乎其可耳宋世言宗譜者二[illegible]曰廬陵歐陽氏曰眉山蘇氏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之年表蘇氏則系聯派屬如礼家所謂宗圖者綜之使人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其法具在可攷鏡也然[illegible]世俗譜牒之作必從其位望顯者強附以為宗焉其真贗悠邈莫可究詰不問也盍止取諸所指覩者族各為譜譜各有表表各有圖上自始祖下及子孫各以類系屬不相紊亂略如二氏之制仍擇族之長且賢者司之凡歲時伏臘朔望之旦無少長悉詣司牒者孝相教友相率義相勸過相糾諸不率者譙讓之斥不與齒則雖未嘗為天下之勢以立宗而宗法亦未嘗不寓由是尊之則人知有祖而分自明親之則人知有宗而恩愈篤故曰譜牒者古道



之遺可以收[illegible]族可以廣仁可以作孝可以勸忠教化行而廉恥重愛敬漸而德讓流皆是物也嗟乎毋道陵夷民竊而散編户之甿董董治其家人生產以為足矣仁義之談久[illegible]之事里巷所詘即語之未遑也此其風非得世家大族儼然為齊民倡安可幾乎夫聖世哲王所以達天親之本明人道之懿而置天下於雍熙敦睦以庶見三代之治者此道行也可徒曰宗法之廢久矣遂聽其人之亡徙殘賊也而莫為之所哉

諡法

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諡則稱其名故曰尊名）節以壹惠（[illegible]名恥之浮於行也）（節取一大善以為諡則名不浮乎行矣）郊特牲曰死而諡今也（古今之[illegible]變礼也）

## 生無爵死無謚

其按鄭樵言古無謚謚起於周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後世特自謚未嘗請命于天子故曰死而謚令也謂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故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唐独孤及議故相呂諲謚曰肅嚴郢駁之加以忠肅乃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褒榮在譏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敘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伯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覺缺之恪德修事寧俞之忠于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称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礼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原生于衰周施及戰國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礼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参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近君而忘身近貞二德兼優廢一不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實正称貞則遺其憾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其餘率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謚言之也若迹無殊塗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彦博謚恭不聞其子孫從必有以字少称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貶

## 唐宋議謚

專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皇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如武寧徐達忠武常遇春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姚謚恭靖胡謚文穆）自古人臣謚無四字者而其人即元節謚文康榮靖陶仲文謚榮康惠肅此皆世廟時事蓋異典中之尤異者也其得之弇州稿中常語云

## 謚法總論

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于天臣之謚則請命于君蓋合天道之公以奉君父而天下後世之觀戒備省以寓焉秦不師古乃謂臣不得議君子不得議父而削去之此其慮在掩覆於身歿未為天下後世慮也夫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断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彦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詢之書共十五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法而釋以己意而各為之法也說者謂其中稍近古而可據者莫如沈約採劉熙來奥之新傳究周公春秋謚之遺意而蘇詢承詔論定嘉祐謚法取六家之書考而訂之去取無一偏之失善惡有一定之論又前人所不逮也然謚之加人不可以一定拘矣有

以一事名者如衛武孔文子有以全德名者如文王故宋人有言

曰名同而實異者不必泥其名名異而實同者必當求其實

是已有以一字賅其全者如召虎穆公伊川正公孔明武侯晦菴文公有以二字

賅其美者如君實文正岳飛武穆故唐人有言曰二字不為褒一字不為

非是已要皆出于公議而非由于請托也乃近世以來臣工行實既未易周知而乞請成風又多失古意謂宜棨下制而

以行公之參與論而斷之以實有司馬光范仲淹之道德歟庸而

謚文正可也有歐陽脩蘇軾之文章節義而謚文忠可也醇

不捲其疵者如蕭瑀謚貞褊可也位或浮於德者如陳執中

謚榮靈可也賈充之已謚荒矣不可以臧貶之故而改曰武

京鏜已謚文穆矣不可以子孫之故而改曰文忠如是則為

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公道



昭明而治道有裨矣不然世法者固忠臣不得以私議其尊

孝子不得以私諸其親察矣不得以私諸其愛者也而顧以

成于請之風售濫予之惠豈古人所以善否一朝與刑萬世

之意哉

徐氏師曾廣謚論曰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

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理之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

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辨不明勸懲之典不著而人主

鼓舞天下之術窮矣聖人知其然是以作為謚法以濟賞之者

不幸生前罹罰而死後獲美謚則足以為萬世之榮不肖者

生前幸賞而死不免惡謚則足以為萬世之辱嗚呼一時之榮

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則人情安肯冒一時之榮而甘萬

世之辱哉古者臣子於君稱天以誄且猶不敢狥私故有幽

厲桀紂之號況君之於臣乎 國朝賞罰當矣間有見稱於

生前而不能無譏於身後者則謚法誠不可緩也 太祖初

興未遑此務故惟 諸王武臣有謚至 成祖始謚文臣是

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由考功不牒太常予

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 國家二百年文治隆洽而於此

顧有不敷敷然者愚竊怪之豈其別有大愚者而不屑此與

抑或恪惜而不予也夫古所謂謚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

有榮有辱可勸可懲若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則榮辱

冒於生前辱不及於身後猶廢謚也謚既廢矣將必尊情刑

罰以懲惡而可乎愚竊謂今在內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



外則方面諸臣皆當有謚或仕或罷歿必申報考功司行河南

道稽查在任功過評隲人品高下移文太常撰議奏請然後

吏禮大臣審定覆題不由閣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

者雖抑而必伸不肖雖伸而必抑則勸懲之機風動海內顧

有出於刑賞之上者何憚而不為哉

茅氏坤曰近代以來三品以上始得請謚苟其人不得與執

政相表裏則亦罷之及其謚並褒其美且加以過情之譽而

求如晉書賈充以荒唐書許敬宗以繆且不可得矣古之下

位之賢與處士先生其門人弟子皆得以私相撰次其行而

為之謚如展禽之謚惠孟郊之謚貞曜是也甚且婦女之懿

與死烈者亦往往有之如穆姜之類是也今皆不可得矣

春官部第六

古吳常熟後學

## 教舉格

紫陽夫子之言曰今之為法教之詳取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紫陽之言蓋嘆宋也夫所謂教之詳者非學校之設乎取之審者非科目之設乎古之于士教以養之舉以用之不越此二道也然自周漢之後雖言之矣獨未乎哉德行道藝不以教士鄉舉里選不以取士故昔人論云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限以通經之歲月所謂業途者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嘗別有優異之擢經緊可見矣史遷讀功令至廣勵學官之路至於廢書而嘆而項安世擬對試策謂當別作痒聲以陶鎔收拾天下之士蓋欲以三代教舉之制望當時也嗚呼二子之意深矣次教舉格

## 學校總類

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馬氏端臨曰古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政令教治考其德行道藝以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從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政與教始殊塗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簿書期會之新規故為吏者皆以政學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陳跡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

## 學校分類一

### 天子學

#### 舜命夔教胄子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上防其過之）詩言志歌永言（此上□□）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上所以動盪其血脈流通其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

邱氏濬曰舜既命契為司徒敷五教而又於命伯夷典禮之後命夔典樂教胄子蓋司徒之所敷者其教於天下典樂之所教者專其教於國學也

虞夏商周四代之學

陳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是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是養焉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人之老祭義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辟雍即成均也董仲舒以成均爲五帝之法亦名成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庠此小學也

周禮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教

師氏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至德中和之德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敏德仁義順時者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知逆惡則不忍爲之非而自知其過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三德三行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六藝六儀見周禮註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吳澂曰樂之入人也易感人也深使斯人鼓舞於其中血氣和平志慮純一非僻不作動與理會此成均之教法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丘氏濬曰學校之政有不帥教者輕則觵之重則撻之蓋中人以下之資化之而不從示之而不聽故先王制為教刑以愧恥之虞所謂扑作教刑是也學記亦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教之有刑其來尚矣

王制樂正小胥大胥小樂正大樂正之教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即詩書禮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

九年大成小胥大胥皆樂官屬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習禮以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樂正樂官之長術者道路之名[illegible]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illegible]之所自出則終以責其教之不至也棘急也寄寓也[illegible]

文王世子學世子及學士之法今[illegible]效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南之春誦夏弦以絲播詩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某按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觀上兩條蓋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將並有輔世長民之責不可以不教也特其所主者異而禮樂詩書干戈羽籥教之所施有先後耳

學記大學之教大學之法

比年入學每歲中年考校間一年一年視離經辨志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向三年視敬業樂群敬業於所習無怠忽樂群於朋徒無睽貳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論學講求學問之蘊奧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illegible]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此古者大學考校之法此下三條則示教之法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小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榎也楚荊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illegible]

大學之教也時教四時之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illegible]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西漢太學

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其後元朔元年武帝立學校之官始置博士

第子員皆自仲舒發之
太史公曰秦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矣漢興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謂武帝）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請著功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此後則前所置五經博士不惟以經授徒而有考察試射之法矣試用始備文學故補弟史是也學故）（治禮之官生故事帷）班固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

某按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為學官而後補卒史及郡屬備員意輕可知且當時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蓋湯文深意忌以上方向文學而今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所謂廷尉卒史者皆曲學阿世者流耳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抗湯遂觸禍梲則賈山所謂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此語當為武帝發也　又按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士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皆自一項人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以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故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騖不精無怪也

東漢太學

光武建武中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講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立五經博士凡十四（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

明帝永平初臨辟雍親行大射禮漢書儒林傳敘曰初光武始建三雍（注明堂辟雍靈臺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宋均曰三老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注家不當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又為外戚四姓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學

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順帝感翟酺之言（廢太學所由成宜與辟雍無存）更繕太學大開拓房室

東坡南安軍學記畧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為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某按當時郡縣學語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而牢脩之誣遂成黨禁此東坡所謂私意行而成禍敗者也嗚呼為士者慎之哉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列焉

某按當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殆靡孑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第更相告訟無復廉耻且當時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園諧價献脩宮錢之人矣於鴻都學士乎何誅　又按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學為公學鴻都學為私學乃天下公而以為人主私可乎故馬氏以為西都待詔金馬門之比然實不及西都之文學也然在昔明章尊禮師傅是正經義亦猶美焉然明帝臨幸辟雍自為辨說已失人君之体矣乃章帝會白虎觀稱制臨決去聖久遠六經殘缺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鴻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為章帝白虎釋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語此某謂啟帝之私心者往往自白虎觀之稱制臨決始

東晉江左學　劉宋四學　北齊聰明觀　隋國子寺

咸康初臧國子祭酒太常馮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帝從之乃立學校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文帝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



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　司馬氏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初宋太宗置聰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至是以國學既立省之時王儉為相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傚令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板

文帝開皇中令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仁

壽初詔以天下斈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国子生七十人
太斈四門及州縣斈並廢所散遣者数千万人刘炫上表切
諫不聽又改國子爲太斈
其按史臣以爲文帝暮年精華稍竭致然而水心葉氏謂
其心实謂空設斈校未足以得人皆非也惟馬氏以爲由
其不斈故耳得之牛弘竟不可辭其責矣

唐六學小学

武德初祖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孫於秘書外省別立小斈
唐制凡六斈一国子斈二太斈三四門斈四律斈五書斈六
筭斈而皆隷於国子监太宗即位益崇儒術貞观五年以後
数幸国斈於門下別置弘文館於東宮置崇文館遂增創斈



舍一千二百間国斈太斈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
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経業無何
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国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国斈於
是国斈之内八千余人国斈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龍朔初
東都置国子监明年以書斈隷蘭臺算斈隷秘閣律斈隷詳刑
玄宗開元時始令鄉貢明経進士見訖国子监謁先師斈官
開講問義有司為設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閲
禮焉七年皇子詣国斈行齒胄礼
其按開元礼載皇子行束脩礼皇子服斈生之服至斈門
外陳束帛一篚五疋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五脡於西南上
有跪奠篚再拜博士之儀嗟嗟唐猶行古之礼也亞道對

庶幾見之哉
代宗廣德中国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内侍判国子监事中書
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明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
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其按故事釋奠講経宰相率常參官武臣率六軍諸將往
聽未爲失也至是以熏腐之餘而判監事列於文武諸臣
之上豈惟章甫逢掖羞之介胄之夫亦以爲辱矣
自天宝後斈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监士而館
無定員憲宗元和間始定生員西京東都六館生徒各有差
咸通中盛刘允章爲礼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並謁先師衣
青衿介幘以还古制又建言群臣輸光斈錢治庠序宰相五



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

宋太學

太祖建隆三年幸国子監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
先師先儒之像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
駕一再臨幸焉　太宗端拱初幸国子监謁先圣礼畢命博
士李覺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升高坐上因降
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
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
慶曆中范仲淹数言與斈校本行实詔近臣議於是翰林
學士宋祁等合奏略曰今教不本於斈校士不察於鄉里則
不能覈名実有司束以声病斈者專於記誦則不足尽人材

議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斈
校然後州縣察其行履則斈者飭矣故為設立斈舍保薦舉
之法　皇祐末訢以胡瑗為国子監講書專管勾太斈數年
進天章閣侍講猶兼斈正始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
身先之時方尚詞賦独湖斈以經義時務立經義齋擇通經
有器局者居之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
利之類故天下謂湖斈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高第及為
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慶曆中興太斈有司請下
湖斈取瑗之法以為太斈法著為令
神宗元豐中置齋舍八十齋容三十人生員入斈月一私試
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封彌謄記如貢
舉法而上舍則斈官不與考校諸齋月書斈生行藝以帥教
不戾規矩為行治經程文合格為藝先是斈規有殿罰之條
至是用司業朱服言四方來試礼部者有造飛語謗朝政許
監官以聞用斈規殿罰
馬氏端臨曰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毀鄉校蓋
以学校所以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斈蘇加言变法事
忤介甫則斈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斈定常秩之徒試文則
宗新經策時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斈規
殿罰之條則太斈之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足為一道
德可乎初安石对神宗有一道德之語
靖康初欽正言崔鶠本馮澥所上之言曰士無異論太斈之
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
既以異端逐而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
則天下靡然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乱則無異論之
禍也尚敢為此熒惑也乎其言崇寧以來博士各狥其黨而
言皆偏異附王斈則詆元祐之文附元祐則誚王氏之說此
猶欺罔也此時士夫豈有敢斈元祐而詆王氏者乎自蔡京
用事借斈法以鉗士人疑有異論則已過且暴闢為耳而何
博士先生稍敢誚詆王氏乎鶠之言蓋救解元祐士類也
高宗紹興中葉林上書言西漢奪於大盜天下非漢有矣光
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斈西晉滅於狂胡天下非晉有矣
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斈光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
帝時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為辭
饋餉為解我宋以儒立国垂二百年懿範閎規非漢晉比也
今中興聖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畧備若起太斈許官
吏生徒姑卷五百人不過費陛下一觀察使之月俸願亟復
盛典以昌文治而廷臣皆曰若倣元豐神宗則軍食未暇而削
弱非礼也請徐議之至十三年始建太斈自後春秋兩補三
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
熙寧以來太斈之弊及待補混補之法
朱子斈校私議畧曰熙寧以來所謂太斈者但為声利之場
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儁于場屋
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求於斈其奔趨輻輳而來者

不過爲解額之溢舍選之私而已師生間相與言亦未嘗及
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
冒昧无恥之心殊非国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
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
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
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
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時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
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
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
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科舉後開選差官鎖院凡四方士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

## 諸侯學　小學　大學　泮宮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諸侯頖宮陳礼書曰泮宮之制半於辟廱而水蓋缺於北方所以便
人之观也　項安世曰古之為泮宮者其條理不見於經而
有詩在焉予嘗反覆而推之首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樂
此而已自四章以下始盡得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
德明其德而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道終焉此則
學之本也自威儀孝悌之自修而達于師旅獄訟之講習自
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軍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
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
而至於遠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 鄉學　庠　序　校

考索曰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率者耆老皆朝
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春秋以礼會民而射于州序
黨正以礼屬民而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
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
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則記以
為家有塾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
有塾可也則合二十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
班固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
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〻萬二千五百户也鄰長位下士自
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
明教庠以行礼而視化焉　八歲入小學〻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〻先聖礼樂而知朝
廷君臣之礼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大畧也

## 晉諭諸生

晉太康時虞溥為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
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余人溥乃作誥以奬諭之曰文學
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脩典訓此大成之
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始學者不好也及至
期月所观弥博所習弥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
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
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

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者不患材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

重儒官

元豐初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氏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教授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崇觀中令郡縣置自訟齋

論曰熙寧紳之立學校上自帝京下至郡縣大都不過欲使之習誦新經附和新法耳紹聖崇觀繼而後群險用事釀正蕃甚遂立元祐學術之禁又令郡縣置自訟齋以拘誹謗時政之人士子志於進取故過有拘忌蓋言休兵節用則恐類元祐之學言災凶危亂則恐涉誹謗之語所謂轉喉觸諱者也使士如此固非盛世事矣士亦奚慎焉

皇朝太學郡縣學

某按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頗首稱文治亦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縣始有學我

聖祖於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子學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設堂正義崇志廣業脩道誠心率性凡六立積分大法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其養士之制則給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為供給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而饍夫有誤食饌之罰蓋雖草創之初其廩養多士已如此周密今此典已廢故丘文莊有申復會饌之議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立社學

聖祖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猗與

聖祖一道德以同俗之意至矣

皇朝教職

某云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爲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樂為之故莫不謹身修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為教善人多而風俗美　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禮而乙科舉人多不肯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竊以為　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故師儒之職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卿前有説元豐制）勿為

此校人得之以為難自然貴重且郡縣李亦不必備員惟其人而已或後乙榜之擠制或取舉人之願就而掌教者尤慎重焉則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則生徒進脩而　國家賢才從此出矣（鄧翰）

萬曆山西程策論風俗教化其一重師傅畧曰傅者表也士者景也表端則景直表枉則景曲師傅之不擇而徒取衣冠者充之曰嗟乎嗟窮振乏計索無已將借令問程課幾何訓飭幾何兩詰然無對也此何以令士類化乎惟繇今銓除掌教或取諸乙榜之舉人或取諸猥年之貢士而勿徒以衰駑尸位庶士有矜式而不敢自底頹靡矣



## 學校類二

### 釋奠釋菜先聖先師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有不用幣時常奠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朱子曰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如凶札之類此則當去註非是魏了翁曰御似在後）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采謂釋菜以蘋藻之屬）為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以仲）（釋菜之禮告先師）始立學者既興器（當作器謂當釁器者）之用幣然後釋菜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示敬道者以先聖先師之道）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祭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之禮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不在多品貴其誠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一釁器用幣是也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兼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魏了翁此亦取）鄭玄曰周禮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也　魏了翁曰釋禮者（謂鄭玄也）謂釋奠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謂釋奠必與鄰國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于西學祭樂祖於瞽宗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與安有是哉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没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祀于學故記者識于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見聞

以明之也

廟祀諡贈孔子及弟子先儒配享從祀始末（祀崇奉孔子弟兩許重道之義也）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平帝元始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某按此典雖出王莽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然尊崇孔子實自此始也其以節惠（一著也）立諡不盡孔子則非所以責於莽矣

後漢明帝永平中養三老五更于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此亦似未知崇孔聖之意）獨安帝延光時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　魏正始中（齊王）令太常釋奠以



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釋奠之禮始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太學）晉太史中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牲三以祀孔子　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於太學自是惠帝元帝皆繼行之至成穆孝武三帝則以講經皆親釋奠焉（此太子親釋奠之始）

南宋元嘉中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八佾宜設軒縣之學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此釋奠用六佾軒縣樂之始）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前此回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及有司薦享之禮）

北齊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以至諸生階下拜禮揖顏回郡學亦行之（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此春秋二仲釋奠之始）

唐高祖武德初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而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太宗貞觀初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至是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雖高宗永徽中嘗一改制旋從長孫無忌等議而止）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　初釋奠以儒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按禮請國學釋奠祭酒為初獻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



為亞獻博士為終獻（此後世國學皇帝遣官釋奠之始而郡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illegible]永徽（高宗）改制無忌等有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節文遞有得失之議遂復舊制乾封總章間追贈孔子為太師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此後並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

通考曰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illegible]）

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一

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言先師可以繼先聖矣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也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諱則其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已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顔淵之外反不得與（閔子騫等雖列像甘嘗不在享祀）李元瓘雖懇懇言之（開元間）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享祀盖拘於鄭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

開元間謚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顔子為兖國公閔損等九人為侯曾參等七十三人為伯（此孔子封王弟子封侯伯之始至宋真宗加贈妣后更等九人而益任不齊今從祀之稱以本朝嘉靖中釐正祀典為正見後）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進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費侯曾參以下皆為公郕伯曾參以下為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為伯　仁宗嘉祐初詔釋奠用登歌　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顔子配食先聖荀况揚雄韓愈並從祀（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而荀况三人亦始從祀之列）　徽宗崇寧中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此孔子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間詔孺子思從祀四年詔加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初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間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中以顔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顓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此顔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中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中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初加封顔回為兖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亜聖公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丘氏濬曰宋人以顔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徽宗崇寧中）乃以坐對顔子西坐東向徹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于東比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思並顔孟之説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顔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顔孟與孔子並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抑燧之所見盖北方廟像歟

皇朝釋奠釋菜配享從祀之典

聖祖初定天下遣祭酒孔克堅展祭于闕里洪武三年遣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正位犢一羊豕一籩豆各十鉶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犢制主祭遣國子祭酒觀　御製國子

祭酒誥畧曰祭酒官之首不獨教生徒而已其戎亦首任祀事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實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此雖非古人命名之意然亦可見　聖祖崇聖之誠心矣　憲章録曰成化中国子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礼部尚書鄒幹以謚號㝵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重輕請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為文宣王被以衮冕樂用宮懸當時衮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礼樂矣宋承五代衰微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于天下而被以天子衮冕　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礼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礼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礼則礼為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為十二佾舞為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礼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数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憲章録止此）所以尊崇孔子者極矣然孔子道大德盛萬世之師初不以是為隆也故　世宗改稱先師皮弁服謁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礼迎送神各再拜三樂三奏舞六佾而盡去勝國之稽樂（舊因元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樂）可謂除之以正而後有作者無以加已

皇朝程敏政考正文廟祀典議曰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于時者一時祀之更[illegible]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眚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上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眚一方之可比哉通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礼部集議而識者相持且憚于改作臣謹畫條陳上請　聖覽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礼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髠徒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身五経為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因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説也劉向初以献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效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其于經

之徵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媚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至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衍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尋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視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變之說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也以之存祀可也若馬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好諂溺邪貪墨怙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勝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衍杜預八人號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勝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体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

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
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
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
祀放于魯或附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前賢者之
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至矣然
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
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
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
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
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人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
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
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
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
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然終不免文士
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
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
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
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
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
詳大畧以為少述著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
程朱之說程子首許學制曰宜建尊賢之堂以延天下道德
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
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
過瑗者則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
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闕典同矣
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
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
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使教于學者死則以為樂祖
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
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
父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
之所以為教與諸子弟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
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
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
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
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諡文裕
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
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
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
泰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

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
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掾之中薦以自代而
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誠献靖公朱松臨歿
之省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
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
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献靖公朱松從祀啟
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
今言曰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文廟踰年　上曰吾聞孟子
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十九年罷揚雄
從祀祀董仲舒正統二年進胡安国蔡沈真徳秀從祀八月
追封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為廣川伯
安国建寧伯沉崇安伯徳秀浦城伯弘治八年追封楊時為
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　上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
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
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
棖二人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刘向賈逵馬
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何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
衆盧植服虔范寗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
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別立祠
祀啓聖公叔梁紇稱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
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

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舊稱（所正祀今典然不可易而舊者　爵及名姓各不可不識故存之）
四配兗国復聖公郕国宗聖公沂国述聖公鄒国亞聖公
十哲左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
商右鄆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孫師
兩廡東金鄉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宮适萊蕪
侯曾點須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
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顏辛上蔡侯曹卹枝江侯公孫
龍馮翊侯秦商雷澤侯顏高上邽侯壤駟赤成紀侯石作蜀
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奚容蒧富陽侯顏祖滏
陽侯句井彊鄄城侯秦祖即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汧
源侯燕伋宛句侯顏之僕建成侯樂欬堂邑侯顏何林慮侯
狄黑鄆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蒧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
非文登侯申棖濟陽侯顏噲泗水侯孔鯉蘭陵伯荀况睢陽
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伯刘向中牟伯
鄭衆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
伯韓愈豫国公程顥新安伯邵雍温国公司馬光建寧伯胡
安国華陽伯張栻將樂伯楊時魏国公許衡　西廡父侯宓
不齊高密侯公冶長北海侯公晳哀曲阜侯顏無繇共城侯
高柴壽張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鱣
臨沂侯冉孺沭陽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開哆高
宛侯漆雕徒父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弁平侯公良孺
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單祁鄉侯罕父黑淄

川侯申黨厭次侯秦旂南華侯左人郢朐山侯鄭國樂平侯原亢睢城侯顏噲博平侯叔仲會高唐侯邽巽臨朐侯公西輿如內黃侯蘧伯玉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牢呂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伯孔安國廣川伯董仲舒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緱氏伯王弼新野伯范甯道國公周敦頤洛國公程顥伊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呂祖謙崇安伯蔡沉浦城伯真德秀臨川郡公吳澄

總論從祀

從祀之典其禮起於漢延光（祀七十二賢於闕里）而其議定於唐貞觀自左丘明至賈逵二十二人是也宋至元豊而益者荀況揚雄韓愈也至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張栻呂祖謙也至咸淳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也胡元皇慶中進許衡而至順中又進董仲舒焉我　聖祖首建太學欲去孔聖塑像祀神主於廟庭當時上庸祀議而欲黜荀況揚雄並者宋濂也上考正祀典疏而欲進王通胡瑗者程敏政也至　英宗朝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焉至　孝宗朝而益以楊時焉　世宗之世俞嘐嘐文廟大禮凡再釋奠並太學其所從祀罷祀及祀於于其鄉者悉稽正之矣（俱見今詳）前至　穆宗又從祀官之請進薛文清瑄而王文成守仁則且緩於論定焉凡此皆公議訂於下公道昭於上者也然論者尤謂儒先中尚當有祠入者夫祀孔子為道



世師者道也祀孔子而并及其有功於聖者亦道也祀以道衆則必有得於聖道而名實俱無愧者然後可與也不然則一節一行之士亦鄭衆之儔也經師曲學之偏亦賈逵之流也可濫與哉禮官臺臣其參天下公論博議而建白之可也

學校類三

視學養老乞言講經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昧爽擊鼓）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禮常）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各三辰五星皆取象）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以樂之）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illegible]）興有德也（[illegible]）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illegible]）曰反養老幼於東房終之以仁也　賈大傅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illegible]）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illegible]求善）五帝憲養氣体而不乞言有善則記

之為惇史（記其惇孝之德）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注具孔微累然亦皆具惇孝之說）禮書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　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国子與庶人之後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国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国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国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国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国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国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槁人（外饔掌割亨酒正共酒槁人共食）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商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脩而兼用之而服玄衣蓋有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商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漢明帝中元初下詔曰光武皇帝建三雍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

後魏孝文帝行養老之禮三老言曰五孝六順天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五更言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幽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受言禮畢贈步輓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

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　高祖武德中幸国子學親臨釋奠　宋太祖建隆初幸國子監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師先儒之像帝親製文宣王兗国公二贊（詳見前）仁宗天聖初幸国子監召直講燕諸王府侍講馬龜符講說　孝宗淳熙中幸太學命禮部侍郎李燾執經祭酒林光朝講大學

皇朝視學之典

聖朝奠極中夏謂太學乃崇文重道之首務故大位甫正而亟脩釋奠之行及太學告成而并舉臨學之禮自是而後大備規制　列聖以來凡即位改元及郊祀之後必先臨學登孔聖之庭則躬釋奠之禮御彝倫堂則賜坐講之歷代不乏儀迨　爾皇帝又正先師孔子之號而重幸太學行弁服四拜之禮此已出於作述典禮之外至　莊皇帝從禮臣之請行幸學之典其奎章宸翰鴻儀大察載在　臨雍錄者若命司天候氣擇吉若命司空滌爵陳器若召聖裔於孔林徵世胄于顏孟若敕裔悉令習學陪臣與之觀禮若駐蹕而易皮弁

升甬而躬三獻若發聖學于周易究帝德于禹謨若命坐賜
於有詔錦衣寶鈔有賜凡餘華華者矣而勅諭之辭又有曰
五倫之道根于性命之自然而推極其用則化成天下又曰
六經垂憲炳如日星所以發揮斯道者甚備會其旨要身体
而力行之以措諸事業大哉王言真有以開人心之迷而迪
之趨者不徒為視學之虛文而已

今上御寓率考攸行駕幸太學釋奠先師萬乘躬臨增輝俎豆
傳儀也張帷橫經儒臣進講文武大吏環視而拱聽壯觀也
召三氏於闕里賜師生之璽書而錫宴錫鏹幣賚予頻蕃湛
恩也一時風起士類蓋至萬里外靡不借為色澤已然論者
猶謂視學古矣而養老之義似弗可詘其迂而弗之講也蓋
禮言適於而有設饌省醴之儀乃聖王所以正父子之敘明
長幼之節而使人興孝興弟以大推恩之典者也誠本此曠
典而行之當必有鄉里有齒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
者其所關於錫民極者豈淺鮮哉

尾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十

春官部第七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 貢舉總類

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見於經其可見者至
周始有自周後數千年凡其間廢置沿革輕重詳所偏者看
皆有可考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輕且如周禮以鄉三物教萬
民謂之賓興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尊事又看他賓興之
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容刀如棘闈如糊
名若防姦盜然為士者須深思何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三
代之時士一个進脩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
看當時之於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考
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選
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進士之秀者升諸
司馬曰進士這裡方可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
也凡經四級然後可使從政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
其位定始與之以祿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
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始得祿其考之之詳如此成
周之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至後世與之甚濫
全以文字高下為進退蓋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富
貴者其考之甚畧如此然論其大畧漢唐以來大抵自重而

漸輕自緩而漸速由漢以來雖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礼然猶州長身勸為之薦雖以當時號為諵訣如公孫弘者猶是鄉人勸勉而來到得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此所謂自重而漸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至本朝始放進士及第即放釋褐此所謂自緩而漸速科目雖多其間歷代常行自有數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熈寧後王荊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此其大畧可見其次便是制科漢因事而舉六朝亦間舉至唐及本朝亦未嘗廢到得熈寧間王荊公得政孔文仲對策譏新法制科始罷至元祐初又復得而三舉至紹聖初章惇為相欲行荊公法又再罷大抵三代之時不專是言語文章至漢以來則有所謂對策射策是時已成科舉之習雖然尚理會經義又與時議到隋煬帝之時風俗浮華始有進士科方有詩賦自唐以來孝廉秀士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經進士二科盛而孝秀衰是時有記問者則得明經有詞藻者則得進士二科都重及至中葉以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到得本朝待遇不同進士科往往皆為將相皆極通顯至明經科不過為學究之類故當時有焚香取進士嗔目待明經之詔進士試時便設香案有拜跪之礼明經則設棘監守恐其傳義也又進士却有帖經之制進士不肯記傳義故有贖帖蓋試帖經則試作一文或作一賦便可贖帖經至熈寧間荊公罷詞賦帖經墨義併歸進士一科先是慶曆中范文正公富公韓魏公執政欲先試論策使工文辭者言古今治道簡其程式使得以逞間其大義使不得專記誦自是古文漸復一年而三公罷政此制遂得王文公為相取李出避前輩之守註疏如此嚴至南省試進士當仁不讓于師論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與公取其文觀之李以落韻邊以師為衆解奏令御試文正以為落韻者不審耳若舍注疏而立說不可許遂取李出邊至荊公始以註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令天下非從三經者不預選罷詞賦增春秋又至紹聖章惇執政欲復介甫法遂復罷詞賦去春秋後來至欽宗又始復元祐制大抵須是有鄉里舉選風俗然後方行得鄉里舉選之制所以揚縮復鄉舉里選未幾便罷緣是未有這風俗今已為士須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須深晉三代之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則亦庶乎復古

貢舉分類

周家鄉舉里選之法

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事也三物德行藝也賓興敬舉也睦親其九族婣親其外親任信于朋友恤賑其貧之礼樂射御各有五書有六數有九各見礼于射御篇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謂州長以下與其衆寡衆多寡少以礼礼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宗廟之寶藏者內史貳之書其副本退而以鄉射之礼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當射之礼民以觀焉因詢之也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鄭司農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材

禮書曰書之止于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甲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楽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服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国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考校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趍上之所造也

丘氏濬曰成周取士之法奉大司徒之教而興擧之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為族族有師



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為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爲二千五百家為鄉鄉有大夫則於三年大比攷其六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擧之書其氏名于簡冊之中報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賓禮敬之而不敢忽也及其登名天府天子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故易曰觀国之光利用賓于王可不謂重乎

王制鄉學国學仕進二道

王制命鄉論（謂述其德藝而保舉之）秀士升之司徒（量材而用之為鄉遂吏）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謂之俊升進人）升於司徒者不征（征役）於鄉升於学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此皆謂之造士造者成也）大楽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丘氏濬曰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李而進者有由国學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国李則学於大楽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李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国李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楽正大楽正於是論其秀頴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〻是之謂進士（中按礼経則氏注内司徒作之国李者其論選之法内与国子同）

國語齊桓公内政蔽賢之罰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学慈孝于父母聡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伏）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縱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〻退而修縣〻退而修鄉〻退而修卒〻退而修邑〻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挙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馬端臨曰余因讀国語此章而忝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人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視其賢愚来而況今切吾身故其為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資而行則始不視為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始選其能者而不能之人則聽其自為不肖而已非不只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為不遇而已其叙之也不俻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

其按內政之法與漢高相孝武二詔意同見二詔後

## 西漢舉士之制



高祖十一年詔畧云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者則郡守令自往勸勉令丞文吏駕車遣之遣詣相国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則免其官

武帝元光中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科初場試士以五經四書即此習先聖之術終場策士以時務即此明當世之務卿貢冬々世礼部首給脚力廪給即此續食計者上計簿使也即同今歲遣詣京師上令所徵之人與計偕來而發狀讀之良也

元朔初詔與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適謂得也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其按此詔與前高祖詔皆為舉賢設而激賢者至立法以論其罪後世之法嚴繆舉之罰而限其途僥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者也何以責其薦揚也哉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為弟子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綿非覌後



丘氏濬曰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畧則相類矣

光武建武中始詔三公舉茂才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淳厚質樸遜讓節儉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人前此無茂才科至此始歲章帝時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詐譏漸生乃詔鄉里舉選必累功勞時陳事者又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順帝永和初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

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詔從之

臣按是法試之公府三公府也而覆之端門端門也此所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選清平也范史推其効驗至於順而未爾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為而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其坐緣舉者特胡廣輩耳

總論兩漢取士之制

范曄論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舉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時識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萬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莫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

總敘兩漢取士之目

三老　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能率眾為善置以為三老文帝時始置常員三老乃秦制始新城三老說高祖以仁義是也

孝弟力田　惠帝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孝文十二年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

賢良文學　漢世有災異大政自即下詔求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太子家令晁錯在選中對者百餘人惟錯為高第武帝時長星見董仲舒在孝景時常為博士至是以賢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三昭帝時詔舉文學高第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按西都賢良策之載於史者董晁公孫杜欽谷永杜鄴而已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冊三詢以盡其所學弘素曲學又值不詳旨罷免之餘宜其始為平緩無忤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晁錯知治体善議論非弘之比然文帝已嘗受知於家令言事之時乃許從平五帝神聖之說贊誦不容口而略無建明惜哉欽永師王氏論益卑矣鄴指外戚訖切丁傅稍不負方正之名王吉貢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逸其傳云

孝廉　孝廉之舉始自西都故武帝元朔詔執事與廉舉孝有司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其詳觀此文孝與廉當是二科亦有輕重焉故漢唐以孝者為郎中衛理之貢淵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劉輔等舉孝廉至東都始合為一科焉

茂材　漢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舉茂材有定員矣

明經　前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則明經亦有試後漢伏恭為劇令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則為吏者亦試經章帝元和時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

滿十歲三人

史家總論已上四科　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而已然明經止於一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或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崇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迯冒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之材出其中者特此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擇之公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舉踵門選於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然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設科射策其射策者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兩望之徒方進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為郎

下詔特舉　成帝詔曰有意於明德者必身勵為之偶選請相國府將行義年詳見

正召為博士　博士秦官文帝時河南守吴公薦賈誼召以為博士　更使勝名為博士然時亦有試者故為學史久之試為博士

任子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産若子一人為郎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為郎侯伯以族父任又有以致仕任者大抵任子多為郎次為太子官屬　又漢時有八九歲為郎備守衛者以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然仲舒對策以為二千石子弟未必賢而王吉亦言多驕驁不通古今至哀帝始除任子

上書　武帝初即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為郎中

多貲入粟　如淳曰漢制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蓋文帝從晁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按漢初限訾同與貲筭十乃得官十筭十万也　蓋恐其家貧而為吏則必貪故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為吏景帝詔有市籍市籍謂賈人也然則訾不及筭與及筭而為賈人皆不以為官則所限者衆矣故景帝詔減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又按漢初入仕之途不加澄汰惧民之棄本逐末而儲蓄不豊也遂為立入粟之法惧吏之貧乏無籍而貪欲不厭也遂立為貲筭之法雖有愧于古人任賢使能之意然猶不過隨時以救弊而上之人初未嘗利其財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置賞官曰武功爵明開鬻賣之門入穀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鹽冶鐵者皆得入仕至株送之法行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詔諸犯令相引數十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則陷之罪以取其財役酬之以官於是郎選衰而名器始濫矣

吏道　西漢時以試吏入官又制郡國歲盡上計掾吏條上郡内衆事謂之計簿來都上計吏多留補郎　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未嘗偏有抑揚輕重而士亦循所遇以為進身之階是以張湯杜周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之彊明健決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謙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免於以吏發身至於東京則以胡廣之賢而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李郃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舉也太守請補功曹是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屈也然有若丁邯督死不為尚書令史者何與蓋東都亦未嘗廢試吏入仕之途第流品漸分儒漸鄙吏況丁邯既以孝廉舉異科應召則未免自負清流雖尚書機要之地亦恥其為郎令史也然自光武立法之後而孝廉為郎遂為永例

從軍良家子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文帝時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為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從軍擊匈奴選拜為中郎

童子　漢興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体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漢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科歌中和樂職宣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

武勇　成帝時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安帝時詔求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補試　順帝時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方技　西漢衛綰以戲車為郎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周仁以醫為舍人武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東漢方技傳論曰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如李少翁欒大之徒）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如賈逵張衡之徒）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蓋為此耳然於史所載兩漢明方術技藝而仕至太官者如衛綰周仁吾丘壽王則假方術以進而自別有文行以取顯貴者也如李郃樊英之徒則雖善方術而本不假此以進身取位者也此不可以不辨

魏晉南北朝舉士之制

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民播遷四民錯雜詳覈无所尚書陳群以為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　晉武帝泰始中風教頗失而无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其後中正任久爰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

恭按九品官人之法州郡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脩著則升進或以五升四以六升

五其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之弊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泰始中劉毅云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辭前見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又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国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轍然諸賢之議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於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條皆自有舉而自試用之茍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鑒之明抑且失侍眦之助故不敢恣徇其私心若中正之法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体統脉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无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寄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刘毅所謂上品无寒門下品无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為瑯琊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讐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弔劭子岐岐辭以疾粲曰今年决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之沉滯以一婢之使壽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之坐廢以德靈之譜■惠連愛郡吏杜德灵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余首坐廢後以殷景仁白帝始通縝之被清議以金寶之誣縝父卒雖毋不慈作竹事跡讒而毋疾之愈甚誣訟濫盜父時金宝余年至母意遂被清議十辭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湔滌而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又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梁景帝太平中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武帝天監中又詔曰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亂一切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亦曰書云貴貴為其近于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嫡嗣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式閭擁篲無絕于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数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厠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黄門散騎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敬弘庶讓

德興化之道也

隋舉士之制

隋文帝開皇中侍御史李　以選才失中上書有云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有泗州刺史司馬汋之上表華艷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如聞在外州縣仍踵敝風臣忝憲司職當糾察　煬帝始制進士科[後世進士科始此]

按自隋有此舉後世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有察舉之制矣

唐舉士之制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焉[詳見後]

丘氏濬曰唐科目雖多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此

武后天授初策問貢士於洛陽城數日方了殿前試士自此始[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開元中勅]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按昔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殿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中選者貢士既試於南宮禮闈有司衡鑑者皆所遴選文學鄉大夫精且嚴矣而又試之殿廡豈以有司為不足信耶此胡致堂之見然馬端臨則謂唐自開元以前試士本屬禮部以考功員外郎主之武后自詭文墨故於殿陛間下行員外郎之事此如後世之省試非省試之外再有殿試也此似有據蓋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試士自此始也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觀此則馬氏之說信矣

長壽初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惟貢人但於朝堂列拜則金帛羽毛居于玉階之上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貢財而賤賢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可[此唐初制州縣貢士]

玄宗朝詔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論曰始武后假符瑞之說狐媚高宗加試貢士老子及其竊位則復以其所自製臣軌用之六籍以易老子然矣中宗停臣範似也而依前習老子何為者耶至玄宗試士則所減所加益以非矣

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言主司考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鵂其詞藻深非求賢之意及試進士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务

得材經籍在茲請以尋攷

論曰唐制舉進士試尚書者難臨推殊異皆令自將且羅揀選藏鎔校許切以誠峻矣將書紙者李攜之誤經史讀本引貢士觀之則又未可以為訓也況於諸帖誦特性上之末技而猶必引禮於數試之間何以得真材耶

得於長慶初錢徽為禮部尚書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微求致第徽不從文昌怒即奏徽取士以私乃詔覆試徽坐貶 文宗開成初高鍇為禮部侍郎第三年知舉戒門下不得以書謁裴思謙自攜仇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中書與求拔氏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不得已從之

某按唐科目考校無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採取譽望然以錢徽高鍇之事觀之權倖之關節亦可畏也蓋舉人試士專以禮部為之且為侍郎知貢舉閱三歲以為常故論者謂此皆預設之弊理或然歟

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策試三道太和八年敕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惡文格浮薄昨日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

李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

懿宗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疏云今國家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illegible]

[illegible]

總敘唐取士之目

秀才 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為四等初秀才科第最高自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開元時復有此舉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而士族所趨亦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明經 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凡試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有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是舉太和敕明經不得過百十人則前此過此數也然通考謂明經及第者姓名寥寥蓋不若進士科之為重耳

進士 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崔之裴柏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僧儒亦舉進士蓋唐眾科之目進士為尤貴而得人亦最為盛其不能盡得人者取之以言也按唐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于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

得祿者不比宋一登第之後即為入仕之期也李肇撰國史補其畧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而由名常為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塲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之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亦謂之關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係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故位極人臣常有十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

制舉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然是科之目極猥雜徒異其名耳其實不外於諸科也此論得之洪氏隨筆云　又按唐之制舉比漢之策賢良然漢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升黜之權一出於上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為下第而帝擢為第一蓋臣下所不得為軒輊也唐之制科則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皇甫湜輩以直言忤權倖則考官坐其累韋貫之等皆坐貶黜而劉蕡所陳尤為忠憤鯁切考官馮宿賈畏忌而不敢上聞而自宰相而下亦不收為之明白然則當時閹宦之勢亦可畏哉必如漢策士之制斯可以无此弊矣

博學宏詞

某按是科乃開元中制舉內之一科非若宋特置宏詞科也前輩不能悉之故所傳咸不具是科所取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亦以是進韓退之答崔立之書云僕聞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猶謂之不才退因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以其體之蓋昔人所謂四六對偶鉛槧贊頌循沿六朝之陋習也

武舉　選舉志言唐武舉起于武后之時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詳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係安危亦自武舉異等中出可槩言不足道耶

任子　唐制令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五千萬謂之品子課錢凡捉錢品子無違負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禮部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備身及太子千牛武資也蓋文武蔭補之制如劉禕之以襲爵歷御史中丞李德裕以蔭補校書郎是也

童子　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

予官通士出身終唐之世時停時復

又道　武德之後以為官途有主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人嗤異者於謠頌

方技　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之不從其後中宗用方術以鄭普思除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故事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甲唯得本司遷轉不得外敘若本司無缺聽授散官有闕先授若再經考滿聽外敘

宋舉士之制

宋朝禮部貢舉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曰九經曰五經曰開元禮曰三傳曰三史曰學究曰明法辯明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

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進士之負藝者號曰公薦太祖慮其因緣挾私詔禁之

乾德中書覆試開寶講武殿御試　省試殿試省元狀元

舉按殿前試士始於唐武后然其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蓋非於考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送中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間錢徽為侍郎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徽坐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實未嘗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間有升黜宋太祖乾德中命中書覆試則以啓疑　陶穀之子不能文之故亦未嘗別為之升黜至開寶中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後帝以武濟川及三傳劉睿材質最陋且下第人徐士廉等擊鼓論訴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始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重試所取二十六人附名于後共為一榜尚未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幾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

宋初進士科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即位嘗語宰相薛文惠公云治道長久之術莫若參用文武之士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士為賦主聖臣賢為詩諭示以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進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名臣悉自茲出矣

太平興國中太宗親試舉人有中書吏人及第上令奪所授勅牒乃詔禁吏應舉淳化中殿試始糊名考校內出卮言日出賦題試者不能措辭相率叩殿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未中三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黜之（大中祥符以後仍鎖廳舉印俗之吏不許上請能）

時天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雖老鈍之士數詘於試後多收入仕版謂之特奏名或因循不至欲積舉以應令仁宗天聖中詔曰至猶殖也不至將落蒜遊務時敝病今乃求朕憂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軟得失而憂其老不中科則衰迈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閈而進不能預於祿位故

常数之外特為之甄采而狃於寛恩遂為素業頹弛苟簡寖
以成風甚可耻也自今宜篤進厥李无習佻俳爲
慶暦中歐陽脩請試貢李進士先論策後詩賦
馬端臨曰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覩实李自慶暦以來
與李雄文能以論策自見者十无一二而紛紛鵲袍之士固
有頭塲號為精工而論策一无可採者故歐公之言欲先試
論策擇其亂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務实李且使司衡
鑑者所考少則易精又既工論策則不患其不長於詩賦縱
詩賦不工而所取亦不害為博古通经之士矣
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厚嘉祐中脩知貢
李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



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英宗治平中司馬光請貢院逐路取人随其所長各有所取
歐陽脩請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擇
通考曰司馬公之意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之
意主於覈实以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人則
歐公之説為得矣
神宗篤意経李深憫貢李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
欲更法熙寧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李請興建李校以
復古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经人数增進士額迺詔兩制
以下雜議以聞議者多謂变法便直史館蘇軾曰夫欲興德
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
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者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
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
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
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
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
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
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
者不可勝数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固疑
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以問安石安石曰異論紛然莫肯承
聽蓋朝廷不能一道德也遂卒如安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
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撰



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
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論曰介甫變聲律為議論變墨義為大義於學者不為無
補然介甫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
之以取科第夫其所著經説苟無可議猶使學者以干利
之故皓首専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説之工而惟
求涉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窘淺陋去墨義無幾矣況所著
又未必盡善乎至所謂學術不一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
為異端紛然莫肯承聽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
何言歟
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親許應舉補官六年詔進士諸科並令

試斷案律令先是安石奏學官試文曰言黎銑張諤文勝而遺經旨帝曰今談經之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何所著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學宮謂之三經新義

哲宗元祐初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illegible]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異端若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右正言鄒浩亦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崇用經術之意也時侍御史劉摯亦請復詩賦與經義並行遂更科場法動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 初慶曆中州置內舍二百人神宗尊崇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開端於此王安石采周官正制之緒自京師至郡縣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為上舍免解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以此法取士而浸廢科舉崇進士者以大義場故習應諸科者以明法消稍頒焉若尊經復古然新義字說須命四方驅學者以宗己其後議臣極排力詆於是經義詩賦定為兩科[illegible]朝

徽宗大觀初詔舉八行

謹按自元祐倣古制立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藝文問取禮部試黜之士附置恩科其時御史既已咎其無所甄別矣及八行科立專以八行全偏為三舍高下不問內外皆不試而補則往往設為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可厭至於請託徇私尤難防禁大抵兩科相望幾數十年迺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於名格相應者而八行又有甚弊士子所恥公私交患若之不能誰何乃借八行名稱納之李校使其冀望無罰應貢則稍且自戢而長貳實恐繆舉從坐故寧使占額不貢以是知略文藝而追古制其難蓋如此也

政和初宰臣何執中請禁人習詩賦又詔士毋得習史學

馬端臨曰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崇觀以後[illegible]之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荊公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黜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群憸借正論以成其姦豈真以為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

欽宗靖康初復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高宗紹興初親策進士張九成等時凌景夏為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實勝九成請更置第上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上自朕躬下至百執事言之無所畏避乃擢首選詔經義詩賦分為兩科於是學者競習詩賦經學浸微上諭沈守約曰恐數年之後經學遂廢明年詔舉人並習兩科[illegible]

謹按自熙寧至建炎紹興（年俱號高宗）之間以經義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間兼用詩賦總十餘年耳然共場而試則經拙而賦工分科而試則經少而賦多流傳既久後來所至率是賦居其三之二此士不專心先王之學而流於俗好李彥章所爲應欤

紹興末年正字葉謙亨上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祐王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於孔孟者皆可以爲學也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主安石誠爲偏曲詔有司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至是稍解矣



孝宗淳熙初御試嘗謂輔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至是唱第後之二日引士射藝　時乾道淳熙中儒生迭興辭章雅正號乾淳体

孝宗朝朱晦庵私議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且欲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已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雖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

項安世策畧曰科目之盛自李唐始而唐之取士尤不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何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奉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者如吳武陵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胥吏而鄉本里選之意絕盡無遺矣然祖宗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爲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祁當爲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謂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畋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猶出於常法之外而齊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欲少出常度然可千萬中之一二耳須臾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

自韓侂胄襲秦檜故智指道學爲僞學台官附之上章論列詔榜朝堂而劉德秀在省闈奏疏至云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詐未能丕變請將語録之類並行除



毀既而府者務上言士狙於僞學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至是寧宗慶元中一衆語涉道學者皆不與選

總叙宋取士之目

進士　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凡就試唯挾書爲姦進士試詞賦唯切韻玉篇不禁文理紕繆者循殿五舉凡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

明經　宋試明經大抵因唐制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所傳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二

七人其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
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
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註䟽對者則對云註䟽曰云云謹
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蓋既禁其挾書則思索不
獲者不容臆說故也大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
其科所以不通者殿舉之罰極重而一舉不第者不可再應
蓋以其區區記問猶不能通悉則無所取才故也宋祖嘗許
令再應此待士之意亦厚矣

制科　宋初制科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學問優深可為師
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不限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並
許應詔真宗景德中詔置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



於体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
等科大中祥符初悉罷仁宗天聖復置增其名曰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体用
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明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
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書
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illegible]丘園沉淪草澤茂
材異等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於是何[illegible]衍介請[illegible]
殊嶄紳張方平並出為然是科罷復不常　其按制科不過
二事一繳進詞業策論共五十篇二試六論於秘閣試之經上下史文
御中序正文內出題每篇五百字以上三對制策御試[illegible]御史浦綿任孝宗朝嘗
言進卷率皆宿著廷試進無素備惟六論一場謂之過閣

人以為難蓋命題多奇僻註䟽故自李屋之後無合格者
又三十餘年然其觀當時所謂四通五通者中選則皆以
能言論題出處者為奇而初不論其文之工拙蓋與明經
墨義無以異矣故有博文強記如李巽嚴者聚諸奇僻之
書編為制科題目揣摩收拾殆無所遺即范文正公薦富
鄭公亦為闢一室令觀大科文字且乾德中無人應制許
直詔閤門請應倪倬之途啟矣科目取人之弊一至於此

博學宏詞科　紹聖初既罷制舉而患天下應用之文遂絕以
三省言始詔立宏詞科許進士登科者就試所試者章表露
布檄書用四六頌箴誡諭序記雜用古今体詔誥赦勑不以
為題取無過五人宣和以後以兵興廢至紹興三年竊始復



置詞之博學宏詞科與選者並許召試館職
葉適論曰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
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
工遂擢終身之官爵者至於前後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
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而其才未嘗中器也是何所取材且
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
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
詞蔽溺之也士何所折衷哉

任子　藝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必嘗經朝歷
兩任然後得請太宗時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書舍人武班
大將軍以上並許蔭補如遇轉品即許更蔭一子而叅存之

廣自此始自其有聖節郊禋恭存而致仕遺表皆與特典至熙寧始裁定限年限員之法而淳熙中更務裁抑始定蔭補

恩澤正數

具按高宗紹興間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內涌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故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

童科　太宗時郭忠恕善偽文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頃刻立成授秘書省正字以後多賜出身罷復不常淳熙中有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誦經書並通詔特封孺人

試教官　神宗熙寧間始立教授試法即舍人院召試大義五道哲宗元祐初詔近臣舉經明行修者兼為內外學官罷試補法

漕試　神宗熙寧中詔諸州發解考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于其州類名上轉運司使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立一額

凡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試以後太學諸生父不第者對注從試者已乃鎖廳別試進士

特恩　太祖開寶初詔貢士十五舉賜本科出身真宗祥符中謂宰臣曰累舉不第年齒已高深可憐憫於是詔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與奏名

武舉　宋有武舉武選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仁宗天聖中嘗親試武舉孝宗垂意武科入第五人以上皆倣進士甲科恩例然前此率授以榷酤之事則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而後此以文舉狀元代選例除簽職亦召武舉榜首為閤門舍人又過其分矣

借補　宋典以來納粟授官止贖刑而已自熙寧初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諸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又賜河東空名誥勅至宣和間東南用兵民入金穀者皆得補文武官但選依限如官戶矣

方技　太祖開寶中詔司天監學生及諸司伎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不許自是真宗漸超自化之刺郡而命樞密召試可謂能法祖矣然天禧中翰林書藝諸局官乃遷至中允贊善而又有特恩博士之制不可謂不僭踰也

皇明三途之制

進士

聖祖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說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為秋鄉試辰戌丑未為會試比試仁

之制則然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策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取其中式登之鄉書即鄉大夫之興禮也上之禮部以俟廷對即大司馬之進士也而名刑碩輔于是乎出矣然論者多謂科舉之文不適於用即乎浮薄而收典雅不足以得士其務在明教化而已夫所棘者得制擧果者得實養之貴以豫也今師儒之所教督學之所飭不曰德行道藝乎然開之以利祿之途督之以文字之學自設科以來已然夫開之使入而復禁其趨督之已成而願道其用必不然矣然則養士者必重師儒之選而中以本實之教課之經義尤核其躬行而不徒采其藻課之世務必求其實用而不徒騖其說如胡瑗以經義治事教湖學者由是學官與之提調稽之所督學考其成焉雖科目所縣專以其文而行藝之修則既兼之矣將異日之所用即今日之所教而貢舉有不得其人者乎

崔銑覈科舉議略曰國家造士純用經術正矣然上之求士鮮以綴身蓋罷選之法既久已棄之而取士止憑科目以為付之公道即試而得人存博之中乎抑試而非人若博之遭負也何也非有參驗之詳而視察之可類也自教官督與師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恆頃日小無俗槪教故士益荒徒令且歲令縣令察狀民生二十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悖行誼有上之守而登於學其粗疏者雖才不取考校黜升責之不守督學官間歲驗其當否以



旌懲奬（生員在學者亦用是法）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晁之貢舉陳選之淸方士僑其脩斯其効可覩已

王文恪鏊制科議曰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三代（以前姑不論）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朴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蓋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似歸前代之陋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決乎習矣（在文體亦謂士子於策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體當世要務何不敢名物者甚至名前刑者亦或有不知史冊目朝代於字當偏旁者可笑也已）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中者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兼經

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天下無遺才矣

今言曰聖祖開科詔務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試惟有判語及一二時務策生徒竟未識大明律所云時務蓋拟述括帖以故士乏通今之學其於政耿得失人材優劣且不論只歷朝紀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鮮近二十年來士大夫始以通今學古為高矣

歲貢

丘氏濬曰自漢制博士弟子試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人有學館生徒之設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禮部奏於奉天門下試中送國子監肄業俟資送吏部選用



吏員

丘氏濬曰周官之府史胥徒（府主藏文書及器物者史掌文書述事者胥治文書之吏徒給役　謂才智為什長者徒趨走以為召呼者）■即今之吏員也所謂庶人之在官者與下士同祿是已是時未有進試之惜至秦柔兼儒宗吏漢因之始何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温舒為縣獄史丙吉為魯獄史趙勝為郡吏趙禹為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久矣本朝入仕之途於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三考滿限至部外撥在內諸司以三年為考依次敘用

貢舉總論

秦氏觀曰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為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為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之論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于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



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考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偽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山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馬班楊學賈馬

班楊而不至者為斵中七子學斵中七子而不至者為謝[illegible]
遡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
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
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
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
之徒所為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
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美矣
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
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為茫然之芻狗而後之士龍而莫之省
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衆重勸力之歌雖華質
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綺麗可以衒城而不可以窒穴言
殊器也騏驥騄駬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技
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
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為一科則幾於取
人而求備為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為科以籠
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
豪傑庶乎其無遺矣（楊古今論貢舉宜酌此頗[illegible]故錄為總論）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

春官部弟八　古吳常熟後李[illegible]

樂律格

隋志曰夫音本乎太始而生乎人心隨物感動播于形氣
形氣既著協于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
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声詠之以九歌
舞之以八佾寔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也（隋志止）則声
音之道誠与政通矣然竅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
夫器之必有弊而声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声遂亡也
乃多為之法以著之使後之作者因有數之法求無形之
声以極樂之致也（參唐書）柰何世降教衰心耳淺溺為之君
者或以邪勝正而棄先祖之樂（謂紂也參西漢書）而謏其君者亦
謂度時之樂不必華山之騄耳（史記趙高語二世）雖其號稱賢主
者亦不免以齊陳之音不驗于今日而謂樂無益於治亂（唐太宗語群臣）
它可知也至律呂一事乃樂之本原顧皆相沿鈌
焉不講矣寖遠寖湮後又何以觀焉以樂律格使懷季通
之志者聊以備考云

樂律總類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程子（頤）曰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声樂之象也先王
觀象作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而配之
以祖考

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声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声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心哀所缺故其声以殺謂減而无澤戚而不能也心得所欲故嘽且緩)(謂開而无參舒而不迫也直者无委曲皆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于声者如此)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声々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无沾懘(懘敗也)之音矣

按刘彛云五声固本乎黄鍾然旋相為宮則其余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声而以半声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无相奪倫也然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声音和諧而无沾懘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声有清濁高下而成文謂之音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干戚羽旄之屬謂之樂)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声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方慤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声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遊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观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當作急也)微(細也)噍(怵也)殺(衰也)之音作而民思憂嘽(寬也)諧(和也)慢(緩也)易(平也)繁文簡節(繁多節文奏理)而粗厲猛起奮末(謂猛盛于初起而奮抗于終末也)廣賁(謂大憤也音皆怒也)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肉謂壁之肉也內倍好曰壁內外均同環)(此以瑩喻樂音之圓通滑也)流辟邪散狄成(狄與逖同遠也終其長濫佚之意樂之也)滌濫(滌洗也如以水洗物而浸漬無分際也)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制之禮義(貴賤陰陽清濁高下各有其義)合生氣之和(天地生氣)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上應)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上應五常)四交暢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學等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廣其節奏省(樂也)其文采(使五声相應和而成文也)以繩德厚(而檢約其德使之成德有之也)善律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知宮音至大羽音至細律之使各得其大小之程始於黃鍾終於仲呂之上)(使各得其序)以象事行(知宮為君之類則明乎君臣)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观其深矣　君子反情(復情性之正)以和其志比類(類分不入次惡于思之)以成其行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順正以成其行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如大章之章咸池之咸皆聖德之光也)動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以著萬物之理(萬物得其所)是故清明象天(樂之清)廣大象

地(体)樂之終始象四時(樂之)周旋象風雨(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五声配乎五行之色)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音配乎八卦之風)百度得數而有常(到有不乖)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不亂不姦言常總言而不乖也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總言變而不窮也)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汎濫及非色)淫志宋音燕女(安樂不反)溺志衛音趨數(迫促速疾)而煩志齊音敖辟(淫僻)而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令之象)號以立橫(橫充盛氣)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硜硜(其聲硜硜然上声也)以立辨(辨別之意)辨以致死(明辨則致死于義)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竹声汎濫則廣及衆而立會聚)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畜聚民)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鼓鼙声讙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其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以合之也

左傳魯襄公二十有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樂律分類

葛天氏八闋(一載民二玄鳥三遂草木四奮五穀五敬天常六達天功七依地德八總萬物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之見呂氏春秋)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見通典帝系譜及孝經緯)

黃帝作咸池(咸皆也池施也言其德之無不施也)又管子曰黃帝作五鍾(一曰青鍾大音)

赤曰重心黃曰深地黑曰隱常而景鍾其白也莊子有北門城黃帝咨問之說
少皞作大淵見帝王世紀顓頊作六莖莖根也謂澤及下也帝嚳作六英謂英
華茂也堯作大章言堯德章明也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也帝曰夔命
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无虐簡而无傲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形于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
既有長短之節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宮商角徵羽也八音克諧无相奪倫神
人以和夔曰戛考也擊鳴球玉名搏拊拊循也琴瑟以詠堂上之人詠之歌樂
之與虞賓在位丹朱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止笙鏞以
間與詠迭奏也鳥獸蹌蹌鳥獸化之蹌蹌而動簫韶九成簫古文韶樂九成九奏也故鳳凰
來儀於予擊重擊石輕擊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人和不知
大禹謨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
九歌俾勿壞
朱子曰九功者合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敘者言
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九敘惟歌民享其
利歌詠以樂其生也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
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
久故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
用之邦国以勸相之使其歡忻歌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
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也周礼所謂九德之歌
九韶之舞而大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
而歌詠勤苦者也
夏禹作大夏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以五音聽治垂鍾鼓磬鐸置鞀

以待四方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
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播鞀鬻子淮南子具載此至於設簾待
揭旌取士見於王融策秀文者又如此
商湯作大濩濩之言救也謂除邪去虐救民至於湯孫猶有歌奕之聲至
爲見紂作淫聲則盡棄先祖之樂矣
周武王作大武武者以武功定天下也孔子謂賓牟賈曰夫樂者象成
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太
公之志也象太公威武鷹揚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亂樂之卒章也武舞將終而坐
象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而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象觀兵孟津時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克殷南還三成而南國是疆伐商後疆理南方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分職而治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綴南頭之初位復此位象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
天子矣成王時周公作大勺勺讀曰酌先祖之道也一說勺即酌也內則十三舞勺歌頌動以爲
[illegible]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
舞教國子李僕詳見杜佑舜雲門大卷皆黃帝樂言其出如雲能聚物也大咸堯樂大
磬與韶同大夏大濩大武詳上見所謂周存六代之樂者也以六
律六同即六呂也五聲八音六舞即六代舞大合樂上樂言以致鬼神
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樂不同用各
而鍾師有九夏之奏鼓人掌六鼓四金之教蓋官備而樂亦
備矣
秦始皇時六代廟樂惟韶舞存爲後改大武曰五行改房中
曰壽人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爲娛李斯有悲心長夜之諫事見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樂楚聲乃

唐山夫人高祖姬所作也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有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文景之間禮樂肄業而已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府之名始此)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李延年以好音見上以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初惠帝時有安世房中樂大孝備矣至武帝明德凡十七章至是又作郊祀歌自練時日至赤蛟凡十九章)

(某)按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為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于竇公樂書者見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武帝時河間獻王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備數然不常御)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漢樂之述古者止此矣其享祀之樂則叔孫通因秦制為之以倣古采齊肆夏清廟之奏此猶可也沛宮之歌特一時醉語而使禮官隸習施之原廟相如等所為歌詩而用之郊祀者又非有我將成命之意(班孟堅云郊廟詩樂未有祖宗之事)蓋自高祖好楚聲而房中之樂制于婦人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閹孫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皆以鄭聲施之於朝廷(凡歌語亦出班孟堅)故一時王侯貴戚類以女樂相尚(其後成帝時五侯外戚之家至與人主爭女樂)固難以望其移風易俗矣太史公樂書曰余讀虞書至于君臣相勑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其致慨深矣

後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樂舞明帝用曹充圖讖之言改樂為大予樂而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樂有四品(大予樂雅頌樂黃門鼓吹樂短簫鐃歌樂用各不同)章帝製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自東京大亂絶無金石之樂矣

魏武帝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柴玉左延年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晉武帝時荀勉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作新律元帝南渡時無雅樂至孝武破符堅獲其楊鼎等閑習雅樂於是金石始備至宋之時則以永而為名梁之樂則以雅而為名陳之樂則以部而為名隋之樂則以夏而為名然觀祖珽所論(珽北齊人上書有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之語)萬寶常所聽(寶常隋陽)(時人聽新樂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卒驗云)則皆洛陽之舊(赤斑言)而出鄴城之下者也(隋史言)自魏至隋樂(雜纂諸史語而成)

唐興初用隋樂武德中詔祖孝孫■定樂始制十二和(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昭和休和正和承和用各不同)以法天地之成數號唐雅樂張文收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叶其聲音而五應鍾皆用(累代旋宮之法久廢皆黃鍾一均奏惟七音)初五鍾廢而不擊謂之啞鍾於是用十二鎛鍾開元中又增三和曰祴(音陔)和豐和宣和共十五和焉

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也)二曰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于慶善宮後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命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玄宗作為龍池聖壽光聖等樂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横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常升胡部

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類又
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凉州伊州甘州
皆陷吐蕃

某按唐禮樂志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始
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
如中呂宮黃鐘宮大石調小石調之類自太宗高宗作三
大舞（見上）雜用于燕樂其他雜曲出乎一時之作雖非純
雅尚不至于淫放至玄宗有散樂人分樂為二部堂下立
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樂坐部不可教
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雜樂因以生日名節而君臣
共為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巨盜起陷兩

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湮獨其餘聲
遺曲在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為戒而
不可考法也

宋太祖受命以竇儼兼太常改周樂文舞崇德武舞象成為
大德武功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
樂之義用各不同　建隆初用王朴樂高祖患其聲高近於
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太宗時
有平晉樂有方國朝天樂樂章皆太宗親製真宗時樂始議
隨月轉律之法（初每祭享奏黃鐘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度加按覆詔翰林學士
李宗諤等編錄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令仲辛誕
唱八十四調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仁宗景祐中命李照
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衆論以為無所攷據遂復用和峴所
定舊樂皇祐中又命胡瑗房庶等攷正而議者各安所習久
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議者謂黃鐘為
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
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
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于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
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
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
縱勤勞于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其
後改樂名大安御紫宸殿奏焉　神宗元豐中詔劉几范鎮
揚傑詳定大樂　徽宗崇寧初詔置講議司成新樂詔賜名

大晟樂（從蜀人魏漢津議）

總叙宋樂

某按宋朝大樂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
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校西京銅望臬石尺為新
度以定律呂於是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後以
朴準考正（從燕肅議）李照謂朴準高五律請依神瞽法鑄編鐘
既成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鍾圖
三辰五靈為器之飾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
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而
阮逸胡瑗實主其事更造磬鍾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鍾
聲弇鬱震掉不和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於是皇祐中有

既逸樂神宗時楊傑條上舊樂之失與劉几請遵行祖訓
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公樂之序
辨正二舞容節於是元豊中有楊傑劉几樂祀而上遂三廢樂范
鎮以為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初以樂
來上按試於庭以李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
[illegible][illegible]楊傑復議其失以為出鎮一家之樂卒置不用徽宗
欵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
夏禹以身為度之說請帝三指為黃鍾之律度鑄帝鼐景
鍾（景鍾有五又一鍾之本為景鍾一日景鍾編鍾樂祖者大抵）謂之雅樂賜名曰大
晟於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得天下後須）然當時學士大
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多私（工為）師所易而惰不復覺

至維揚行禮舊樂皆燬姑以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至孝
宗之世始稍修飭舊典樂舞稍備矣然觀姜夔進大樂
議有曰北人來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
召和氣也則當時之所謂樂者可知已（一議又有云知歌詩叙而錄四聲二）
（字師一律歌貫之紃人為木珠之紃）古嗚呼樂與一事其議論之不一中和
之難叶乃至此哉

皇朝樂

洪武間定大宴樂　殿內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曲二奏
皇風曲平定天下舞[illegible]樂章清海宇三奏眷皇明曲撫安[illegible]
夷舞樂章小將軍殿前歡慶新年過門子四奏天道傳曲[illegible]
書會同舞樂章泰階平五奏振皇綱曲六奏金陵曲七奏[illegible]

揚曲八奏芳醴曲九奏駕六龍曲　進膳樂〻章水龍吟
太平清樂〻章太清歌上清歌開天門　陞坐还宮樂章万
歲樂　百官行礼樂章朝天子　迎膳樂（同上龍吟）　永樂間定
大宴樂　殿內侑食樂〻章一奏上萬壽曲平定天下舞樂
章四邊靜刮地風二奏仰天恩曲樂章萬葉黃撫安四夷舞
樂章小將軍　殿前歡慶豐年渤海令過門子三奏咸地德
曲車書會同舞樂章新水令水仙子四奏戊樂生曲表章万
邦舞樂章慶太平武士歡滾繡毬陣陣贏得勝回小梁州五
奏感皇恩天命有德舞樂章慶宣和窄磚兒六奏慶豐年曲
七奏集禎應曲八奏永皇圖曲九奏樂太平曲　丹陛大樂
陞坐還宮百官行礼導膳樂進膳樂（俱與洪武間同）　大祀慶成讌



鞭得勝蠻夷隊舞　萬壽聖節九夷進宝隊舞冬至節贊聖
喜隊舞正旦節百戲蓮花盆隊舞
小宴樂　侑食樂一奏本太初曲朝天子　二奏仰大明曲
殿前歡　三奏民初生曲沽美酒太平定　四奏品物亨醉
太平五奏御六龍曲清江引碧玉簫六奏泰階平十二月七
奏君德成曲十二月堯民歌八奏聖道行　金殿万年歡德
勝令九奏樂清寧曲（即昔天樂）沽美酒太平定　陞殿还宮百官
行礼樂章　萬歲樂（同與前）　進膳樂章水龍吟（同與前）
東宮宴樂〻章　一奏喜千春　賀聖朝水龍吟　陞殿还宮
樂章千秋歲（同與前）
郊祀廟祀樂章　迎神奏中和曲（同廟祀）　奠帛奏肅和曲進俎奏

肅和曲初獻奏　和曲武功舞同（南祀）亞獻奏諴和曲文德舞
（南祀同）終獻奏寧和曲文德舞（南祀曲舞同）徹饌奏雍和曲（同南祀）
送神奏安和曲望燎奏時和曲
朝賀　殿內設中和韶樂　陞殿則奏聖安曲公卿入門則奏
治安曲　丹陛設大樂百官行礼則奏萬歲樂朝天子還宮
則奏定安曲　中宮　太皇太后皇后命婦朝賀設女樂奏
大香鳳韶　東宮朝賀樂奏千秋歲

雅部胡部俗部

按樂雅部之外有胡部者亦有所自起周官韎師掌教韎樂旄人掌教舞夷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凡祭祀燕享用焉然必降之於中国雅部之後故韎師旄人鞮鞻氏居



大司樂之末者有以也後世若漢家宣帝賜呼韓邪竽瑟箜篌此猶有華音变胡俗之意彼以胡笳為■頭管而進之雅部之前者失先王所以立樂之方矣其所謂俗部之樂者如九流為雜家者流存之不為益去之不損為民間用之雖無害於事然說者謂如方響十六同為一架雜用四清之聲（黄鍾太族姑洗仲呂）亦足以淫佚人心縣而編縣之次又與雅樂鍾磬異非可用之於公庭也可知已

聲詩（陳暘山東采器）

聲詩以六典為宗尚矣周衰雅微濁音騰沸師瞽工歌亦散四方樂官之缺從茲以始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魯商三頌以辨侑祭之音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以辨協歌之音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篇是也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河水祈招之類是也四始既別倡歎有諧風㽷洋洋六代其幾乎秦燔樂經漢襲秦陋詩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學稱賤業焉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業大樂但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韓諸家以序說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始不識詩言知義而不知聲詩也夫詩為樂心聲為樂體義為樂精得詩則聲有所依得聲則詩有所被知聲詩而不知義尚可備登歌充庭萬彼知義而不知聲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簧弗協將焉用之甚哉聲詩不可不講也曹孟德平劉



表得雅樂郎杜夔問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什而餘皆不傳非無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作歌主乎飛而不經赤雁靡而非典茲詩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遷此寔時之矣迨太和末而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晉而鹿鳴亦復絕唱中和之韻闕焉不還蓋鹿鳴亡而詩亡矣非詩之亡也詩在而聲詩散逸詩猶亡也所以繼鹿鳴之響者不在樂府乎樂府之體行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風旨則遠矣述適志者病其風頌不分二雅淆雜乃取而彙之君子之作如上之回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之作如艾如張雉子班者歸乎風旨本幽薊如燕歌行者為列國之風旨本

中華如煌煌京洛行者為都人之雅品藻良亦嘗矣然上之
司聖人出詞多取于誇耀燕歌行京洛行名惟泥於國都人
聖刪詩豈若是乎要之曰行曰曲主乎人聲引操吟弄主乎
絲竹主乎人者有辭而必有聲主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辭則
亦聲詩皆協而足備燕享之樂奏者也哉　高皇應運受命
命陶凱諸臣訂定九奏樂歌自本大初以至品物亨詩詞准
諸雅頌音奏易乎胡元靡靡之曲比鄙之聲一掃而盡易之
同已上躋六代而下軼樂府矣　列聖相承刊訛補缺樂典
稱太備焉
今上俞言官議令禮部劄諭天下學官俱置樂舞生習大成雅
樂直欲振興俞韶以御符　列祖矣然文廟之樂當正也而



舉朱理樂　祖妣悅戎爽泰　臨軒寧無以鄭衛參之者乎
郡國之舞當習也而奉常所統祠部所掌成均所教博士所
肄果皆以詩發課之者乎蔡氏新書固樂本也若近代知音
如李壁之燕饗樂譜張允鷹之大成樂舞圖呂柟之詩闕黃
佐之樂典不可取以互證乎陳王政驗國俗則民庶謳謠不
可遺也而走行人振木鐸采之閭巷獻之太師不可舉而復
乎象武功昭文德則當世辭章不可廢也若舞六代以儐神
人敎韎任以示賓服如成周故典又不可做而行乎協律有
郎樂舞有生官亦備矣然古之舞者周用胄子隋用品子容
止端嚴聲歌曉暢而今則類以屠沽宴人充斯實近世之誤
不可變而通風律之旋係乎四韻知者鮮矣若蕤鼗之七聲

明僧之翻切流入中國大應五均不可泝而求乎凡此皆不
之雅容揖遜之間而非其本也凡物皆氣也凡氣皆聲也凡
聲皆心也心和則聲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萬物之和
應而樂本立矣故虞廷元首明股肱良上下咸和而九韶作
後世歌于廟會則失序發于思欲則蕩情乖氣感而滛樂興
此太史公序樂書所為首致美于有虞而流涕于季代也然
則立樂本以正樂均正樂均以弘樂教不在
明天子乎
論曰今世樂部分為南北北音自金元入中國始付之世因
謂宋來所遺之音為南音南音不能比音悉屬後逐至華夷
混淆我　國家所尚之音猶有未盡去者請一洗金元九歷



微末之習如文莊丘公所議詔天下偏求知音律者依俗法
之所傳換尋古調之所抑揚被之八音而有和應之美然後
按古人鐘律之法即元定之新書文公之遺緒諧其法按其
說逐漸而訓之合器而協之且假以歲年俟其自得務必有
師曠州鳩之神解寶常令言之妙悟者出焉而樂之神理以
著由是遂定為樂經一書以補六經之缺豈不為全盛之典
哉　鄒附

律呂本原

鍾呂全義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
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

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合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是為律本斷十二之管皆生於黃故曰律本其雄鳴者為六律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為六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於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子穀猶言穀子秬黑黍也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右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鍾律篇蓋用周禮說

右漢志隋志

黃鍾作本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十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黃鍾實數

按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起子次三歷十二辰終於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十二律相生之本立矣蓋以是數為黃鍾之實定管之短長而出是聲為不謬也或曰黃鍾徑圍之數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何也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体之所以立相生者約十而為九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黃鍾生十一律

按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其數法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四其算法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如子寅辰為陽鍾當位自得也六陰辰則居其衝如林鍾以未而居丑其衝也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損益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律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義 附京房續生律法

按漢鄭康成曰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子為黃鍾管圍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有律娶妻呂生子之說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為下生呂生律為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為上生呂生律為下生黃鍾乾之初九也

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主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朱子曰十二管隔八相生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以象天地之氣也若拘古法而以陽必下生陰必上生則以之候氣而氣不應以之作樂而樂不和此鄭氏重上生法所以為不易之論也　又按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十七分有奇不成黃鍾正聲京房乃於仲呂再生別名執始以為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以至南事凡益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之筭或棄或增蓋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欲加之而亦無所用也惡者房之所傳出于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為六十故其推律亦必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者不可增而於卦者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說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鍾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

律止於十二變律止於六之義

按律止於十二者蓋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蔟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又按律管之長以九為本而上下相生以三為法如破一寸以為十分而其下破分為釐破釐為毫破毫為絲破絲為忽皆必以十為數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曆終不能盡故鄭氏自分而下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始畧可得而記焉固不若太史公以子為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尺寸分釐毫絲忽皆以九破筭以之損益而三分之數為整齊簡直也然此特一時便易之權制若鄭氏則乃分寸審度之正法不可忽也　律有變而變律止於六者蓋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声二變如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宮則太蔟為徵南呂為商姑洗為羽應鍾為角蕤賓為變宮大呂為變徵十二律中五声二變自能具足至蕤賓為宮未免反取黃鍾為變徵大呂為宮未免又取黃鍾林鍾為變宮變徵少下不和故有變律也變律者其声近正而少高于正律也（按樂声之和在乎三分損益蕤賓下六律各自為宮取黃鍾上六律足五声六變未免或長或短或全或半皆不合三分損益之數由是其宮少下和故必以其上六律為之後少徵而與下六律急亦然）仲呂之實一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法前全寸全分全釐全毫全絲）

毫今緣者為正律有忽杪者為不盡二算律當變者者以三分之餘二分也其一算為一分可推

有六故置子之一而六至午以三歷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得九千五百五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八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為忽杪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実六千七百一十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筭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也

律生五声而声止於五變声濟五声而變声止於二

按黃鍾之数九九八十一是為五声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数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



可行此声之数所以止于五也十二月應氣之律有長有短故五声之數有多有寡律管應氣始能宜其氣而為声此律生五声然是取法可推矣鍾均五声之數而十一律然黃　變声者曰變徵變宮也蓋五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近而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而不相及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声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始者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族為人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　呂為秋應鍾為冬也　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謬比於正音則和否則故為變聲所以濟五声之不及也變声非正故不為調也　變声止于二者通典註曰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至變徵之数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十二律旋相為宮生八十四聲六十調之義

按旋相為宮者宮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當其為宮五聲皆倫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族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十二管相生之數至仲呂而窮凡六十聲此因孔氏不及二變故如此說耳若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則合為八十四聲矣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六十調者蓋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五音各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至變聲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



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故曰六十調也要之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变五聲各為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數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倫也　京房六十律若蓋十二律二分損益之數往而不反仲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鍾正聲京房遂於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

正聲子聲　黃鍾正律不與他律役子律為他律役之義

按漢前志曰黃鍾為宮則太族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空積忽微空積即空圍積實正數也忽微即餘分小數也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

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此言此)若杜佑旋宮法有正聲有子聲正聲用其全子聲用其半極得此意如黃鍾為宮下六律以正聲應凡五惟变徵用子聲耳以見黃鍾為諸律之毋有大君之象若他律為宮則下六律各不用正聲應卒用子聲減半法以見不敢正敵黃鍾有隆殺之義焉然黃鍾至尊或反見役於他律者蓋諸律當權用事則黃鍾雖尊亦當降下以相從但不用正律耳蓋正律非他律所可役使止可役使子律耳以見君有常尊也然旋宮之法正律亦用減半以應者蓋宮常為君商常為臣角常為民徵常為事羽常為物子無過毋之法臣無高君之理必用減半法以折之則清濁高下以次相比無奪倫之患矣

律呂新書本古人已試之成法(朱子序律呂新書成法凡五條)

一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 按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循四角規而圓之其徑當四寸有奇)庣(謂古斛不足之處也)旁九釐五毫(徑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冪方尺之面也)之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今黃鍾律管有周有徑有面冪有空圍內積如所謂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者實起於漢斛積分之數也

一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説可推 淮南子曰黃鍾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 太史公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实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 小司馬貞史記索隱註曰律九九



八十一故言黃鍾長八寸十分一(此司馬遷而司馬貞註之)數而漢書言黃鍾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今蔡元定之言曰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子寅辰午申戌六陽酉未巳卯丑亥六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皆用九數實本於此

一五聲二變之數变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通典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音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又通典註曰按應鍾為变宮蕤賓為变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变変者和也元定論黃鍾一均五聲之數(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論黃鍾之角生二變之法皆不出於是也 又曰晁氏為鍾以律計其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杜氏言止此) 蓋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聲正半律也又有中呂上生黃鍾黃鍾又生十一律亦[illegible]有十二子聲所謂变律变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鍾不復為他律役之意此元定之論大率杜氏正聲子聲之例也

一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孔穎達禮疏曰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元定言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為徵但可以濟五聲之不及而已此

於孔氏變者和也之說亦有所自來

一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前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後漢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蔡邕月令章句有曰律以寸分長短為度程子曰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張子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　國朝會要曰帝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元定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雖其卓然之見亦不能不參考衆說故朱子然之



## 律呂總論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取竹斷兩節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玩上文此二句亦欠要)其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事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六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考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斯得之矣



## 總叙黃鍾起曆候氣備數審度嘉量權衡之義

起曆　龠之狀似爵(酒爵也)一龠之黍入諸黃鍾律管之中無欠無餘故曰黃鍾之龠也五量起于黃鍾之龠耳曆何以起于黃鍾之龠哉其按落下閎筭法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黃鍾之律容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漢曆統母日法則本諸此也分一日之度為八十一分是一日之分之數起于黃鍾之龠也其曆法大綱皆起于黃鍾之律也唐志曰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于黃鍾之律矣蓋其法一本於律此宜此意甚晚然而學者不悟乃曰漢曆起于此而不曰漢之數起于此誤矣

候氣　求漢志及晉志云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于上以葭莩灰抑其端氣至者灰去隋志云高祖遣毛爽等依古于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灰而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有多少近世有言候氣法者以為十二管隨方置于室中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八風從律而不奸則灰飛應候自然不爽此候氣之法不用也必以人情推之則隨律長短埋于地中之說為正盖陰陽之氣常先萌于九泉之下氣之至也距地而有淺深故律管之度有長短隨時而應自然不差必謂律置虛案之上不入地中而氣候自應已似迂闊之談至于候氣之管自黃鍾而下未有過九寸者則謂十二箇律可以候氣此又失之誣也不然古人椎土灰之低昂益以陽氣燥而土灰輕陰氣溼而土灰重後齊信都芳作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扇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故曰隨律長短埋于地中之說為正

倫數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滋而後有數是以言律者云數起建子黃鍾之律始一而每辰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以為律法又參之終亥凡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為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寸即黃鍾宮律之長也此則數自律起律以成數故曰歷管万事綜核氣象其筭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徑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一十百千万所同出也

審度　史記曰夏禹以身為度以声為律礼記曰丈夫布手為尺周官云壁羨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尺以起度是故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䅌定䅌定而禾熟律數十二䅌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䅌者禾穗芒也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筭術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杪十杪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舛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後之作者又憑此說以律度量衡並因秬黍散為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末代量校每有不同

嘉量　班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自合而下皆自十而升之本起于黃鍾之龠十龠為合夫黃鍾之龠容秬黍千二百粒今觀隋志所載歷代尺度以晉前尺制黃鍾之龠謂之晉前尺云者與漢周七品之尺同即荀勗所校制者也其曰是龠容秬黍八百餘粒是與漢志所謂容千二百粒之說不同矣

尺既與周漢同而所制律龠不同者何耶前總論謂之同而其
實未必同也又自梁法尺而下至于後周後魏東魏之尺出
以制黃鍾之龠自容八百餘粒至于容二千八百餘粒意者
古之尺度短至梁法尺而下漸長故以之制律龠量亦自少
而漸大也下至權衡亦然然據隋志又曰梁表尺制律黃鍾
其長短及圍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者皆由作者旁求其
腹使盈虛耳苟如此言則多寡相生何至有八百餘粒二千
餘粒之間耶惟尺之度短長相去遠甚故律龠之小大相去
亦倍差明矣然黃鍾之龠其聲尚宮宮聲洪厚渾濁古之尺
度既短則以之制律必小度短律小其聲必清何以允合宮
聲之洪大耶後世尺度既長則以之制律必大度長律大其
聲必濁又何不中宮聲之洪大耶阮咸譏荀勗制律聲高聲高是也蓋黃帝使
伶倫斷三寸九分之竹而吹之得黃鍾之宮謂之含少是知
宮聲中度初不在乎律之過長大與聲之過洪濁也後世不
察此意增損律度而求合宮商此聽心會之法不審校短量
長之法過詳此其所以屢變乎不合也

權衡　漢志言備數和聲審度加量權衡皆起于黃鍾之數之
宮之長之龠之重及其輸五則止曰律量度權衡而聲數不
與者聲與律通數與律衍也夫五則五物也參而曰律度量
權衡準繩則七矣準平繩直皆自衡而生故權衡合德準繩
連體也規矩準繩皆自衡而生則知持平之義死往而不[illegible]
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古者有黍絫十黍為絫十絫為銖環鈞鍾鋝之
目後代差變其詳未聞漢志四千二百黍重十二銖是一銖
重一百黍也應劭曰十黍為銖正此意也兩黃鍾之律重故
一兩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斤斤三十為鈞四鈞為石漢志
與今皆同惟權之為制今古不同漢志曰五權之制圜而環
之令肉倍好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註曰為錘
之形如環也体為肉孔為好今之權不然也隋志曰石勒獲
圜石狀如水碓銘曰權石乃王莽所制與班志所謂如環之
狀果同乎宋人謂律度之長嘉量之大權衡之重後世皆有
加于前惟上之政治下之習俗不能勝古人耳吁可慨已

皇朝楊廉論元聲書意　應天樂律纂略

太史公為黃鍾之說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
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各因而三之上生者益一分
下生者損一分自是朱子為清濁之辨曰五聲之序宮最大
而濁羽最細而獨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
者之中蔡氏為多少之辨曰黃鍾長九十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
十分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
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然戴記宮為君
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而貴賤因以判焉信如朱子
之言將聲濁者貴而清者賤乎易傳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八生六十四以至于萬所謂太極也信如蔡氏之言將數多
者貴而少者賤乎且以黃鍾九寸上下相生互為損益者莫
之此司馬遷之說其增減之數少自二分多至四寸三分大有不齊

夫律曆相應一道也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釐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況陽氣自冬至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推之數而不齊求其說而不得於是有半律子聲之議出焉此遷就之說非造化自然之妙也嘗考之通鑑外紀劉恕有言考之隋志長孫無忌有言咸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近世儒家（陽燕翁元聲書取李兩山之說即劉長孫之說也）因取是以為元聲而以次吹之升陽漸益至於蕤賓得九寸歸陽



漸損至於黃鐘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言之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之此其用意亦勤且密矣而世以為異於先儒之說并刻長絲之言舉不之信余嘗就二子所謂三寸九分者筭之由黃鍾至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太蔟由太蔟至夾鍾由夾鍾至姑洗由姑洗至仲呂由仲呂至蕤賓並增九分由蕤賓至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由夷則至南呂由南呂至無射由無射至應鍾由應鍾復至黃鍾並減九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即是而驗之清濁則黃鍾極清者也太蔟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濁大呂次清者也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濁則以漸而清至應鍾而下亦清者）貴而濁者賤乎即是而驗之數少則黃鍾為正其數極少故為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為臣民數多於臣故角為民事多於民故徵為事物多於事故羽為物斯不亦少者貴而多者賤乎然則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說非與曰九寸者黃鍾之終益之極而為蕤賓之管也昔人亦常言九寸黃鍾之變矣今試取所謂九寸與所謂三寸九分者並試之築室布灰以候其氣截竹為管以求其聲而孰為正也較之龠合以均其容實之柜黍以系其度而孰為準也然後以之比歌聲以之節蕭聲以之定十六聲其是其非當有相形而得其正者矣程子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有知音者舉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真知言哉

夏官部第一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静甫輯著

## 兵戎格

昔春秋時宋向戌以弭兵之功請賞宋君以示子罕子罕曰
天生五材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故曰用兵亂也去兵
亦亂也則兵惡可去哉然古者制兵必有法其法必有志
夏有政典商有伊尹兵書周有太公兵法司馬法皆志兵
也自史遷八書止于律書言兵而班孟堅則志刑法而不
志兵以為取古者大兵用刑之意故以兵附刑總之語焉



不詳使一代之制無考焉惟歐陽氏作新唐書始志兵而
本末源流因可概見某倣其意採摭成周春秋戰國而下
至於我
朝兵制與凡系于兵事如養兵馬政禦夷之類咸紀其大要次
兵戎格

## 兵戎總類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
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水不外於地
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
服也
程子曰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
不富而能有其鄰也然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
故利用侵伐也　楊萬里曰征不服者不得已耳舜征苗
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子曰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戎可勿恤矣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也簡治戎器戒不虞
丘富國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
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
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



不虞之義乎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丘氏濬曰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其出於德義
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於天下
之民莫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
春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
胡氏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
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
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
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
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

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
亦王法所禁況於俯怨乎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
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氏甯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
之為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乃至陳軍陳
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虛故無死者
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死猶存也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師尸以為京觀(積尸
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illegible]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
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多
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危)而安人
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也何以示子孫
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
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茂
(勉也)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方也)

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先
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以脩自志)有不祀則脩言(號令)有不享
則脩文(典法)有不貢則脩名(尊卑職貢之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
(上五者次序也)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
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
至則又增脩其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
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率與帥同)
能則兵弱
臨武君與孫卿(臨武君楚將孫卿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曰請
問王者之兵制孫卿曰將死鼓(將在鼓旁云將死鼓也)馭死轡百吏



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
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
獵禾稼(獵戮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赦(格距)犇命者不獲(犇走來降
不獲為之俘)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
賊者(捍為禦戰)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不戰而)蘇刃者死犇命
者貢(犇命歸附)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
擊(謂德義不勝加也)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
衆(外久暴露)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
武君曰善陳囂問孫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
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
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

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悪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奪也故仁人之兵若時雨之降莫不喜說

晁錯上言兵事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此四者兵之至要也

史記律書曰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殺而况於人懐好悪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法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大較大法也）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宋襄公可見）小則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措於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二十萬備北邊五十萬守五嶺）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竭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征討逆黨（南越朝鮮）以一封璽孝文曰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顧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萬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論史遷律書中言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為榮流猶戰國之餘習乱然律書言律也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因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使和氣充洽於天地間以為造律之本耳若史遷者非獨知律亦頗知兵者矣

漢宣帝時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



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争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唐德宗時西河可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他變上奏其畧有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有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宋仁宗時韓琦進言曰今献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備利戈甲營葺城垣廣儲糗糧以待黠羌之可

勝此為安邊捍盜之切務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為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戢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横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狎近昵之佞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覩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以下條分類

周兵制 附齊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逐胥伺盜賊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隨上中下地以為可任之多寡見力役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盡行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丘氏濬曰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illegible]



人以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伏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募之繁而數不缺自耕而自給無廩餉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為四夷制軍之道無以踰此矣

按小司徒之會萬民設為伍兩卒旅師軍之名考其制伍即一比也五家為比兩即一閭也五比為閭卒即一族也四閭為族旅即一黨也五族為黨師即一州也五黨為州軍即一鄉也五州為鄉此皆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恩足相恤義足相救也而又均地以起則人無貧乏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既定遇有征伐則起之為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有盜賊則比之使相追捕及閒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休息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為之副或隨缺而隨補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數無不足也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于行陳不用則收斂而歸之田里雖謂之未嘗有兵可也且大司馬之制軍將皆命卿而師旅卒兩莫非統之以大夫上中士蓋皆平日鄉州黨族所孚信服從之人也利害之際固足以相死而不至於相棄矣此所以為萬世無弊之軍政與

司馬六軍乘馬之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合七萬五千人乘馬鄭云甲士步卒車上也

按漢志殷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制因井田而制軍賦

方千里提封(提封，舉四封之內也)百萬井，有稅(田有稅)有賦(出賦之別)。賦稅以足
食，賦以足兵。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
稱萬乘之主(此志止)。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
家，家起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
足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
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
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
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
更勞均逸，不欲窮兵之力，信然。若夫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
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
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則先王



立武足兵之規，其備于天下者又可觀矣。

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

按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
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
寓軍令，大率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士謂軍士也)，以為三軍：
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
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
帥之。公將其一(工商之鄉，公不將)，國子、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春以
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居處
同樂，死生同憂，及其教成，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言天下之強)。此豈不
足以攘夷狄、內尊天子哉？然觀常昭之說，則足法也。國內⋯

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為兵，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而兵
農始分為二矣。故蘇子曰：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
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司馬法
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故以為不可盡用，而欲以三代之兵
固守，以齊之兵決戰。嗚呼，蘇子其知論兵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丘，十六井也。為丘出甲，作者，非其常也)

丘氏濬曰：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為
兵；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為長勾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
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
於古可知已。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荊廣(廣，兵車也，分為二廣)，
魏為武士(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秦為戎卒(戎卒，正卒之後也，一歲一為



歲為戍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春秋作丘甲
之書，垂戒深矣。

春秋戰國至秦用兵

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
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視讀為示)，而秦更名角抵(角，角力；抵，相當)，先
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
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
垂著篇籍。當此之時，轉相攻伐，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齊人習技擊[illegible])，
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
說者以孫吳為宗。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此論[illegible])
(兵下趙孝成王前，語然亦多依此[illegible]，前後亦不甚依次，流亦稽古之一法，亦彷孫吳者上務)

利而賞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卬詩作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脆讀曰脃則媮可用也媮與偷同苟且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一脛一凡三屬也操二十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給以便利之宅

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陿阸固也其使民也酷烈酷烈嚴刑罰也劫之以勢隱之以阸使敵不能害狃習也之以賞慶鰌漢書作道字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得甲首五人者役隸五家所謂相長也是最為有數術也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懼也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兵軋戟也已也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入王兵之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當也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鄉讀爲嚮意止此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堯脩百僚各稱書曰皋陶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遂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為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如陳勝猋起如疾風之起雲合果共嚮之嚮讀曰響應前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地殺人如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叙秦始皇銷兵發謫

按始皇既并天下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銷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是時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謫罪也以謫發之也如淳曰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是也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名閭左之戍秦時門閭里門也復除者居閭左師古註不同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遂赦驪山徒奴產子及發關中卒以擊盜故班史究秦之所以亡而山齋易氏發明其說以為秦

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辦于氓卒不知秦之亡非以兵弛也蓋當時徒卒壯士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凡行者如往棄市所以側目而思倒戈者皆反兵也故章邯之降非特以畏說言之誅趙高而其兵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乃二十萬衆既明知必蹈禍機言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誅其家而歹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言能入關嬴秦大善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也然則秦之亡豈以兵弛之故與輕動衆者可以監矣

漢兵制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宮城門内之兵也衛尉主之北軍京城門内之兵也中尉主之武帝時置期門羽林宿衛官屬南軍期門者亦始微行與期諸殿門相從故名曰羽林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增置八校屬北軍更名中尉為執金吾胡廣曰[illegible]於官中則執金吾從於宮外

按漢官儀高帝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其地之所宜然俱国之兵屬之郡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得擅用有防微杜漸尊京師之意焉其京師南北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是時兵農未分兩軍实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其南京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者蓋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京城三輔距京師為甚近民情有閭里墳墓



故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說者以為有古者天子内設異姓大夫以正骨肉外設同姓大夫以正異姓之深意此意見史記三王世家此其制良亦善矣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畧以兵附于刑法志故云而范蔚宗於此尤闕焉論者惜之某因採易氏章氏之意稍發明之云

漢調更之制

按漢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故名卒更如淳所謂正身供正役是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曰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調不能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illegible]可因便住[illegible]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illegible]如發謫徒則有七科謫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惡少年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敢奔命伉健之屬此皆正兵之外

總叙兩漢内外兵始末

按高帝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在郡国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從軍孫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則罷京師南北軍當武帝時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擊南粤恐京師無重

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創置七校尉後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為八校又恐北軍之權太重(中壘即中尉) 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南北軍相制之意頗亦稱善然其間漸多更張矣蓋異時(佐借時行)南北軍皆郡國番上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知胡越事者為胡騎越騎)■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始此自是始有養兵之費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武帝第四年號)次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讁吏次及讁民次及讁戍次及七科讁多非衆曰隸於都尉者充兵而伍符不整則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故昭宣以來其弊日甚發民從軍益邊遂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少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次飛胡騎越騎從事則南北軍從此出矣(光武省中壘)紛紛無復舊制皆自武帝起之也及於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又蕩然矣蓋自其罷都試(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蓋光武見西京之季翟義以秋士皆不道而翟義之討王莽李通之以光武皆乘秋試之日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都試之法)■(起兵)故罷而外兵不練雖疆埸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列營屯所以衛帝陵)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由建武(光武年號)迄于漢衰匈奴鮮卑更迭為寇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如宋中)(伐匈奴南單于之類)但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禁衛之職矣至永初間(安帝)募入錢穀得為羽林虎賁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延熹(桓帝)間部藏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而京師之兵又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一方竊起則



州徵被於三邊至與宛孫之卒擊桑林萬里之寇(羌事國攣之內)民始不堪命矣亦何怪於交趾女真之兵之叛也逮乎永建(尚募為)間(順帝年號)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募為陷陳(以任尚擊羌)積射(備邊中郎以擊羌節)為義從(取西邊羌胡之類從者為兵也)大抵州召兵良法雖或委任段熲(以此兵入亂京師)盡藏諸羌之世(相繼世)而中平初黃巾遂作所在盜起於是置八都尉及黃巾既殄而蕭墻之禍興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成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寶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滅夷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將下皆統於碩)陽尊宦官外重州牧實召邊將(州牧董卓以并州兵)闔宦雖除而卓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論者乃謂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有由然矣

唐兵始末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三子建成太宗元吉領左右中三軍及得諸起義及降盜共兵二十萬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從復太宗貞觀中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府有上中下三等兵數亦異府各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諸衛十六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衛曰金吾衛曰監門衛)

（曰千牛凡八衛各有左右故曰十六衛）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穳手步射謂之府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率府（率府曰帥或云六率或云十率）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統軍非古制也）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如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分番皆以一月亦太紛擾）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玄宗先天中）益耗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明年更號曰彍騎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



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六衛總十二萬為六番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即前所謂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者也）其後徙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也後至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復受甲矣

按府兵之制始於西魏（蘇綽）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不悉民以為兵也六家而供一兵是不仰給於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戍兵者三年而代所以從民者又甚簡也置府六百有奇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勢兵散于府將歸於朝而不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若夫器甲則出于民（兵甲自備於[illegible]之庫行則給之）戍兵衣糧則又取辦於民國無養兵之費（[illegible]）兵（初高祖罷遣兵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田號元從禁軍）與番上衛兵或出[illegible]有所給焉至於教戰調發則折衝以農隙教戰陳校閱不精罷至折衝并及刺史國家有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輒罷李泌所謂經書得宜杜牧所謂法術最長誠哉言也然不一再傳而制漸廢蓋非立法之不善所以守之者非其制也蓋始者宿衛之士



月上而歲徧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始者番上宿衛者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亦有亡匿之患矣始者出征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於久戍始者戰沒行陳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記錄而兵不樂於戰征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雖老弱亦不得而逃為州縣之兵又有逃亡之患矣逮於玄宗衛士不給府兵寡弱是以張說募彍騎以為長從宿衛而番士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而後兵農既分不可復合於是有養兵之費矣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無兵可交而魚書遂停又其後徙有兵額士皆不復受甲（[illegible]）

中宗德之世其弊尤甚故獨孤及陸敬輿諸人謂其財詘匱於用兵稅法壞於奉軍豈非兵民既分其弊遂至於此與法既大壞雖李泌拳拳議復卒不可得至于杜牧傷其廢壞作原十六衛以自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能興起者遂至終唐之世根本不固國勢動搖以趨于亡君子不能無恨于張說

敘唐方鎮兵始末

按唐方鎮之兵其原皆起于边將之屯防者唐自武德貞觀以來边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大曰軍小曰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當是時進退伸縮罔不惟朝廷之命而將帥重臣無不奔走以承要束此極盛之時也方永徽之初緣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



以名官也景雲二年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然猶未重其權也及于開元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貞觀故事猶有存者柰何遙領之端一啟于王嗣真之寵兼統之說復溺於羨加邊之私而攘卻四夷之意帝方銳然自喜故為边將者始十余年而不易方鎮之權於是乎重其後募彍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于边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十道置使徧於边陲而藩鎮強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藩籬壞（初四夷之將雖有才畧皆以大臣為使制之自李林甫欲杜边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欲用寒族胡人故上方用安祿山而諸道節度遂盡用胡人也）而安祿山以范陽反直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兵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余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叛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于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廣德之際以安史之亂既已削平河北諸州既已賓服子儀力請解罷節度以收兵權此正因事變置之机而代宗一切不聽卒使僕固懷恩稱寇以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于是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此所以復兆他日之禍也



德宗慷慨發憤痛懲積弊淄青亂卒僅一警動然不恤因時之制以隄防人心故李惟岳欲世襲成德而田悅之徒遂相爾而起有四王一帝之僭奉天之幸亦其勢之必至也（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與淄青李正巳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死寶臣力請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德宗朝寶臣死田悅為其子惟岳請繼■襲而德宗欲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正巳各勒兵拒命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發兵救李希烈之圍襄城而朝廷犒師惟糲食菜飯遂作亂入京師上出奔奉天而亂兵奉朱泚為帝所謂四王一帝也後李希烈亦嘗自稱大秦皇帝）洎反都邑而姑息愈甚遂养成藩鎮禍矣幸而憲宗用杜黃裳諸人能以成武起衰弊如劉闢之阻兵巴蜀李錡之憑守長江楊惠琳之雄據夏州吳元濟之擅兵淮蔡一一平之是以王承宗以德棣自獻程權以滄景自歸而橫海（鄉鳥重）支郡之兵尽屬刺史

向時六十年之相與叛逆而拒朝命者皆拱手以聽約束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及於河朔之帰〔劉總〕憲宗之威畧尚在也惜乎穆宗溺於宴安而[illegible]蕭俛段文昌遽請銷兵軍士落籍為盜者咸蟻聚以助朱克融之亂而魏博〔王庭湊〕成徳〔史憲成〕合從方命者又起夫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師唐遂以亡

唐志與呂東萊論唐兵之変

唐兵志曰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変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東萊曰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内之制何其曲盡處外之制何其疎戾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壊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壊於内而方鎮遂成乎外内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形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畧使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禄山遂以范陽反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壊矣其初壊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彍騎又其壊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甲更此二壊掃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而居重馭軽之意不復存矣今為唐兵三変之説者曰府兵変而為彍騎彍騎変而為方鎮特末之考耳總之兵志叙其流東萊究其源両説亦不甚相背複玩當自得之

宋兵制

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偹宿衛其分營于外者曰就粮就粮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于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歴真仁英益以完密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illegible]指縱彍悍之民收隷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内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于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驚此由制兵得其道也其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郷兵曰蕃兵分隷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兵政皆統焉禁兵者天子衛兵也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趣征討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壮勇者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戍更然罕教閲類多給使而已郷兵選自戸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訓練以為防守之兵也蕃兵者塞下内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其兵政可謂嚴矣〔已上圖史參両朝〕

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為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之精銳迷矣南渡收潰卒招群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而後募兵雖衆而上宇日蹙矣衍義補上參

某上所紀宋之制兵大都按兩朝國史以為歷真仁英制極完密及觀葉適馬端臨論乃大不然蓋自雍熙端拱太宗宋年號以後契丹橫不可制已召募日廣供饋日增而康定慶曆皆仁宗年號間謀國日誤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遂驕天下以奉百萬之兵及兵不可用則又為之俛首以事驕虜而兵顧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則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乃議罷之未幾保甲役治正兵自若而內外俱耗本末並弱矣大觀政和中徽宗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軍政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平民相挺變為盜賊女真南牧挾兵才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徽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葉氏言人奈宋遣自熱也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于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下偏安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徧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恭犇生靈庫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葉氏以為多勍之人時張俊劉光世之徒輔佐中興足稱名將然究其勳庸亦多



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貞非敗則遁縱有小勝僅足補過而卒不免屈已請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夏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而賣降劫用者皆宋之將先驅倒戈者皆宋之兵矣總之中興以前則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葉氏中興以後則兵愈多而勢愈弱民未叛而國已危馮氏其所由來皆以兵不出於民也蓋自募召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以為兵而所頋應募者非遊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太宗以來因以然矣防傳紀綱尚立威令尚行猶能驅之以制其上死其長及其末也潰敗四出反為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彼謂宋都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者亦誤宋也哉

皇朝兵制

丘氏濬曰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鑑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蓋元起沙漠兵制簡略不可為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任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為行都司者四[illegible]於湖廣添設一行司為五內外衛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illegible]以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為一千戶所一[illegible]

十二名為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毋一百戶內總旗二人小旗十人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

本朝之兵制也蓋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制為萬世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至今不易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而其將領積多之患軍伍懸空之處亦不能無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併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竊恐失今不函日甚一日惟早為設法填補調停之則善矣

敘永樂至嘉靖兵制 弇州稿中燕語

永樂中兵制甚飭 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選慣用兵部尚書于謙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營而以款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為總兵太監吉祥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會昌侯孫繼宗撫寧侯朱永懷寧侯孫鏜定襄伯郭登[blank]之營務雖撫寧最久進封公凡三十余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來代正德中英國頗老成不暇削士而監軍大璫谷大用陸闇等橫甚不制也前後所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國公朱暉俱有聲會 毅皇帝信權奸言集九邊精究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泰為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撤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為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有所飭厲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大廢弛矣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掊克以鉅萬計中外怨之剌骨暴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鏸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亡以踰武定也時虜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尊設或即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虜大入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于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希忠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尊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為三大營曰五軍營三千營曰神樞營咸寧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戍曰轉移為強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弊如故至肘腋之間廁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亡何咸寧疾奸漸露上以大學士階言奪印綬遂憂死或云仰藥未可知也詔吾緹騎發其與虜通事遂磔其屍誅父毋妻子矣而襄城侯李璵代俄卒平江伯陳圭代圭故與時相有連視咸寧貪愈甚久之卒鎮遠侯顧寰代寰名將家子持庶有聲既命下人人聚頯也然寰僅自潔已小剔脩蘇而已維 上數有旨稽覈補伍大約如故蓋京陸海扮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人不

見敵総有拳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㢙傺中往往有使僮奴
輩襲名支月粮者又一僧采氈帽出操畢還復應副用木鋭
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欵兵之強浮乎

京師三營軍　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卒即更　延綏寧夏入衛軍即縣戍　避左抽添軍即鄉役　召募軍　綜括萬曆八年會試程策

管子曰夫兵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
不廢而欵廢之亦惑也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軷而司馬之
職常存後世幸安無虞維弛備解玩𢘬不懲而緩急無足恃
是古無兵名而兵未始廢後不廢兵而無兵之實弊久矣我
國家京師置三營邊郡各隸甲士居京者未嘗越臨邊郡自撤
其鉤陳居邊郡者番休直上校聯不絶以固徼垣之衛亦或



調郡戍邊邊各相戍如鎖屬如碁置使軍壘常明而不亂適
年以來軍制漸更大都有四曰更卒曰縣戍曰役羡曰召募
多漢之遺制也第更卒徃徃力作夫本所謂兩限赴操者將
使荷戈角及也顧以畚鍤為𢧵今班軍幸罷力役盡歸營伍
矣乃郡國伍籍半折丁壯盡消當詳覈所部悉清勾之而適
直得一切蠲貸可乎縣戍入衛者本以内地被虜亂兵未練
假以張犄角之勢乃于役靡遑後期莫代連行四遠𢑱命為
疲近已議省稍紓矣然薊鎮巳宿重兵而延寧為西陲重地
脱有緩急胡以應之請悉免入衛可乎役羡者括其餘夫資
及客戶不得已而搜之也宜稍加優厚又當庸之禄復縣稅
使流移漸集生衆日繁而後嚴逋逃躲脱之禁庶幾行伍實
而免抽餘丁可乎召募者多無頼子賄通兵尉竄入幕府相
辜権為奸議撤無不嘯聚此禦寇而為寇也不若召土著高
肇惠潮類多矯健籍之行間即食其地選將領教閱而用之
漸銷招集可也然此所以處軍也所以使軍安制矜節而為
國家用者則不在是語曰陥行亂陣千人盡罰覆軍殺將萬
人齊勇則制馭之方宜嚴也曰畜恩不倦以十取萬則拊循
之恩宜加也曰習而後用一以當百則簡習而訓練之宜豫
也此三者皆係于將古之時將少而能辦將弱而能競惟綏
御得宜而卒乘服習故能摧敵破虜也然此所以籌邊之軍
也而内軍尤有可議者軍貴實用不貴虛名今三營之軍名
在官而實在家在家者間役于私門在官者或匃于衛尉華



𩬌馬而立棘門弛負擔而越营衛在籍則名還錄簡稽則參
羸弱此奚以備循藝之警壁壘標之守嚴營衛而固根本乎
謂宜影射當稽占役當革武胄之侵牟當治文吏之漁獵當
懲悖理者按籍以徵登耗閲視者决乘以別惰鋭若周畿兵
若漢中壘苑田視先王之禮軍國飾封場之容如是則内以
制外若意使臂臂運指而脉絡融通外以衛内若星之隨斗斗
運杓而法象森列國家所以禦強暴夷險阻以成安攘之治
者尚在兹𢧵

屯兵　戰兵　民兵　客兵

周官寓兵于農擐甲而空弦者即耘耔之農秉麾而杖鉞者
即卿大夫之職當時無不足用之士也乃其中春振旅中夏

閱春中秋治兵中冬大閱所以教之者則備矣此三代之法所以盡善也自兵農分而析久之怨作弊亦已甚惟於之內政府之府兵佗彷彿周官之遺意耳我朝以衛所治編民以衛所統軍伍世以田給之者為屯兵屯兵出子粒以足食月以餉給之者為戰兵戰兵出技擊以捍民寓兵于農之意猶存也乃後承平久而法日玩尺籍空虛弊日滋徒卒役于私門膏腴侵于豪猾兵有名而無實甚無兵同也有兵而無田與無屯同于是募民之壯者曰應募而備之郡邑之無衛所者兵皆土著而餉隨徵所謂募濟郡中國求繼也第外寇武作之處時募客兵備之其患有七逃休遷上蠶食旅途一也久靜欲動思亂償責二也身獄居習為奸究三也地方有警驕悍難使四也去家遠戍彼望太早五也賦食無功我視太輕六也白籍之徒秋風動念七也故議者謂與其糜他省之民不若糜土著之衆且豈客兵獨矯健而土兵獨孱弱耶顧教閱者有善有不善耳苟監司日嚴簡閱之令守令日親團練之務則廉頗趙卒李牧冀兵不在古而在兩矣



再論土兵客兵 錢知程

成周之制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之衆是即土兵之意也始壞於齊之內政家一人繼壞於晉之州兵家五人而後兵農異途耕戰殊業矣漢制材官騎士皆家人子起田中者為之雖未必盡合於周官而亦用農為兵之遺意也後世所以廢行入選頗求與唐李抱真守懷州三丁籍一蠲其徭役給以弓矢官無廩餼各精技射名曰澤潞步兵而勇敢為諸道最李德裕守西川卒戶二百取一緩則農急則戰名曰雄邊子弟而南詔不敢犯蕃烝恒謀降他若晉齊王之武定軍宋慶曆之保毅軍宣教保德之廣銳軍治平之義勇軍此皆兵之出於民而隸之州縣者也非土兵類劾章華耶夫土兵所以勝於客兵者非謂其智勇獨先而技藝獨精也亦非謂其轉餉較易而鈔掠較省也以其有父兄室家之念祖宗丘隴之思其心固較客兵異也凡用兵者用其心耳驅土人以禦寇是俾之自衛家室自葆丘隴心戀戀向也夫昏夜貯物於衢以他人守即股栗夫守以主者則坦然中宵張睫為何者心之繫與否也此非土兵之二兵大辨耶土兵之在今日有三曰保甲曰弓兵曰機兵保甲之法嚴一有司編什伍置尺籍循鈕桯止矣保甲其可恃乎弓兵額數既單近復裁減供追呼走鄉聚減鷄豚止矣弓兵其可使乎機兵時有調發嘗自負為公家出力非公家相則擐甲而趨持干而倚旌呼造關若將為戚止矣緩急其可賴乎若此者皆嬴夫弱子朽甲斷戟縱明不足赴敵弱銳不足犯死傷見敵即望風走當事者以為微務宜也然往歲寇在吳蜀人既為兵於吳已而寇在越閩人又為兵於越豈閩人強於吳越而獨弱於桑梓里哉無以練之故也夫土兵未練而遽曰客兵可去萬一變生不測何以應之所謂見鬼而

傾大吾竊惧其晩也故為今之計莫若預練土兵而練土之法有三一曰定經制二曰嚴教習三曰明賞罰此皆今日之不可不講者也

論招邊民為兵

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長必揭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遠于俗即其豪傑而使為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讎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塵衆之群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也

敘團營 經濟錄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建議也兵制本三營一曰五軍肄戰陣二曰神樞習火器三曰三千備宿衛此三營中健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

敘兵弊

國家兵制內固京師外制夷狄稱最善矣然承平日久法玩弊生軍籍雖存不無老弱冗食之患甲兵雖衆　不無朽鈍不堪之虞今計逃亡耗缺之余天下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獨四十萬皆列屯坐食驅之禦敵不足以當外寇之衝如昔年達虜屢犯畿輔倭寇深入淮陽有能鼓陣虜鋒而與之一角於疆場者乎及調發外兵必至騷動是養兵適以困於兵矣且驕悍悖逆有事調發適是以增內顧之憂如昔年大同撫臣失於撫馭南京給糧稍不如期輒敢群起而噪呼毆大臣而詹主師豈非紀綱之大壞者乎後雖繼彼渠魁撫安如故而体統已壞是制兵反以制於兵矣馬端臨曰宋兵雖多步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為用今日兼有其弊矣議者謂　朝廷法網嚴密於朝堂而恩威闊略於邊境欲求諸邊之激勸不可得也故主帥法令廢弛徒為玩愒偷安之計撫臣因循待遷初無久安長治之策此兵務之所以日懈軍威之所以不振士卒之所以無禁外患之所以歲有也當事者宜有以為之所矣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十三

古吳常熟後學[illegible]

## 夏官部第二

### 本兵

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按蔡沈註云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始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漢文帝入自代邸即帝位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事亦類乎此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馮猶乘陵也）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置之空墠之地）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illegible]）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小司馬掌治六軍九伐之戒以逆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此兵澄取大司馬之文以補小司馬之職也）

按夏官大司馬小司馬外又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與夫都司馬家司馬必大小司馬總其大綱以佐天子所謂國司馬公司馬者也而餘則各有所主耳王次點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如此此與某所聞又畧不同

魯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氏安國曰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屬有四

宋置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

按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開元官設于永泰權重于五代而其制自宋而始詳范祖禹嘗言于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輒制此所以無兵變也然觀范鎮所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辯詳）見亦有未善處蓋兵雖以禦寇制亂而士必食粟馬必食芻則三司事也芻粟必征諸民而民且困則中書事也故鎮欲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其出入制為國用其慮深矣

皇朝罷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權一歸於兵部所謂上下相維文武相制處置盡善者也然戶兵二部必相通融遇有調發兵部必先行文戶部會計儲峙然後師旅出焉則足食足兵而宜盛死有不振武備以術不備者矣

將帥

易師貞丈人吉彖曰師衆也貞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朱傳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　程傳曰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矣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師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師位不當也

程子曰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唐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朱子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委任宜專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不免于凶也

左傳楚子將圍宋（僖公二十七年）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召之對曰不知所賀子玉剛而無礼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

六韜太公論選將八徵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与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此与孫子九微之說相出入雖或可以得人之賢不肖然非要領必非太公之言也）

尉繚子曰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柰何無重將也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又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孫卿（荀卿）與臨武君（楚將）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請問為將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勝必道（也行）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可殺而不可使幹不勝可殺而不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
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
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
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晁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繇此觀之
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按錯所謂擇良將亦未易也欲識而拔之必不以遠而遺不
以賤而棄不以讐而疎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
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于衆微以起用于齊
族樂毅之疎賤孫武之尾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
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叅軍
平蜀李勣用於罪累李勣收于降附其類固不一也然則擇
將者可以形貌限閥較量哉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
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以閫[illegible]于
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綏戰勝則策勲不
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
貴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
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
指揮順旨為良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illegible]令

変于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
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軍之衆用舍掣肘否臧皆凶上有掣
肘之撓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
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
道也兹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

已上將帥總類已下分類

御將

蘇詢衡論御將篇畧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
漢之衛霍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
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
之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衣食極其口腹耳目
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有小大
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
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
馭之術以稱其志

選將

宋仁宗時歐陽脩曰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
將臣願革去[illegible]然精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
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
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富弼
言曰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
衆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

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預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感勵且以觀其能否爲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更相遠也

蘇洵言曰寬則寵名舉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非常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臣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大多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污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爲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斯亦足以濟矣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與嘆側席而為憂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皆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然必素養乃可至此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挑幹栝栢何特而已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幾有備之實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 任將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實在將軍將既受命乃命大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地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身獨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血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名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

陸贄言於唐德宗曰自頃邊軍去就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分閫責成之意廢死綏任咎之志衰希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所意乎平凶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兵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

已陳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爲設使謀慮能周其析樞機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馹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少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抵於救援未至各自閉壘俱全牧馬屯牛斷爲推剽諸夫熊婦聲作俘因離部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肯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民以則滅百而爲一其擄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舉于總制在朝不覈其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撓失於選制矣

聖朝選將馭將



國家選將有倚薦之條有武舉之格嘉靖以前論者以爲將領限於資級推用拘於保薦其道未盡也若隆慶初年 穆宗應西陲之變[illegible]部下廷臣上陳經畧之才又遣使行邊以求從臣所不敢言所不能爲之事

今上御極普命言官之請部下所司廣開薦辟以搜羅將才說文吏並棘棘且介冑有乘一埤當一隊即拔起戎行爲軍鋒統蓋已破前格矣故其一時臣工條具封事悉所以馭將制兵之策然論將者無越乎陸贄之言矣此下陸贄語略

陸贄曰克敵之要在於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所謂操得其柄者謂其多術也是故任用欲重措置欲當責成欲專之法欲必賞信欲孚態寄欲辨凡此六者缺一不可

韓信下於治粟都尉高帝素未之奇矣聞漢中序諸旋與語擢耿弇稱爲北道主人世祖久加恩寵矣待麾下數言乃與賜印遲速不同矣然一則諒何非輕許可不必見其謀而任之以聳觀聽一則知弇足任大事必見其謀而任之以服偏裨異材柄用當如是也今得無有練技與偏校分行鬭譽與餘進並驚以致徒擁空銜自覺使臂而任用不重者乎楚成誅子玉於一敗以謝申息之老秦穆宥孟明於再衄以啟西戎之伯操縱殊科矣然一則以違命僨師不誅子玉何以爲國一則以勞師遠襲我實尸之孟明何罪討罪宥過當如是也今得無有守閫不分險夷當虜不分強弱其者異庸正典姦點逸誅而措置失當者乎漢帝於衞青持大將印即軍中



拜之乃宋祖於曹彬則初以使相許覺後靳之似少吝也然一則期以滅胡而寵之於立功之始一則望以下太原而吝之於成功之後緩急異用而責成之端也今得無有謀方在而權任忽分事未究而業已見代而責成不專者乎張用濟謀以精銳入東都李光弼執而斬之將羸盱請同諫王恢跳徒許之似少狗矣然一則以用濟不誅則令不肅一則以御兵不往激不平剛柔異用而權制自我均也今得無有首功繼於幕府之法軍租制於守藏之吏而文法未寬者乎李漢超郭進同於被訟也或責其人而諭之改或送其人而令之誅而待之不同者宋祖皆手之以誠以鼓其敢慨之勇耳今得無有因人言而以有罪自疑以不白懷感而思待來乎

若乎李廣程不識同於屯邊也或士卒大樂其簡易或軍す咻若其俯俛而用之不二者漢武皆察乎其肖足以收折衝之效耳今得無聽盈聲而以不遵兵法棄以不知大體而發當異辨者乎誠於此六弊者反而振之而馭之思得其方則風霆鼓舞精神奮揚安知不有昔時黎老上之庭係[illegible]尉陀之頸者出其間乎然此馭之之說也而猶有不御之說焉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陸贄之斷馭者駕馭之謂也兵法之所謂御者羈御之謂也可以馭可以無御而中持衡焉是在善將將者耳

做

王鏊論重將權殿法令曰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



曰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　乞做　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阻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　又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illegible]戰鬬之際死生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

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狥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鄭曉

鄭曉論求將任將曰兵戎國之大事而將則三軍之司命又治兵戎之要也故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將惟其武者用之則善戰無前者或倅之養虎狼邉引去者或目之蒼鷹武而不文不可用也詩書禮樂惟郤縠可亦惟其文者用之則作文賦者有河



橋之敗負時名者有陳濤之奔文而無實不可用也無已則老而諳練者是求歟又恐其不皆矍鑠翁而或有[illegible]攻秋不下如魯連所料者在也無已則少而英果者是用歟又恐其不皆淮陰少年而或有徒讀父書如應侯所問者在也地產可求得如辛趙者斯善矣然不有按圖索駿之誚門望可求得如王謝者斯善矣然不有肉食者鄙之譏福將之說興則無以家為者危矣安得絕其端而使素飱者無出位之想儀帥之途啟則愛國在公者沮矣安得遏其進而使貪饕者無分外之請將欲折爵賞如漢高則恐其他日功高之難馭將欲在使相如宋祖則恐其一時武事之不競將欲重其任以委之則又有懲于藩鎮之跋扈將欲分其權以任之則又有

失于前林父之輿尸然則如之何而可自今觀之大都論將之策不過求之任之兩端而已蓋■求之之道曰廣以致之于先精以擇之于後是也故必不以疏遠而遺不以過誤而廢不以仇怨而出不以親昵而進如范希文欲於諸班中搜擢智勇而試以武藝可也如歐陽公欲于軍伍問較其技勇而拔爲大將可也如富彥國請令近臣及藩鎮大臣各舉武略可也如蘇子瞻請重武舉而試以治軍可也任之之道曰信之專以責其功嚴之以儆其志是也故必結之以誠信假之以威權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如陸敬輿所謂專委任以息苟且可也如張益州所謂責久任以觀能效可也如王岩叟所謂勿輕加進退而重議之可也如胡明仲所謂信賞必罰而虛文之悉去可也雖然■有蕭何而后成韓信之功有魏相而后用充國之議李愬淮西之捷裴度主之狄青嶺南之勝龐籍贊之則所以操縱指示之權者尤不可不擇其人也若夫俯文於廟堂樽俎之間而收功于嚴威儼恪之外者則又有不專乎此者矣

## 武舉

劉大夏議武舉疏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略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弃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陞留府之衆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廁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戎行之師帥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職推敕非出於青龍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驍材近歲有保舉將材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弦引重者自爲勇敢談說縱橫者曰爲謀略及至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紲於文者或優於武如樊噲生於微寒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疏賤黥布隸於輿皁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名於後耶今四海之大寧無若斯人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昔唐知求將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異人傑士感奮而興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伏斂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

足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　陛下鼓策而用之何
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万里将无不
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息借才於異代也哉

武胄　檃括万暦丙子陝西程策

祖既定天下念所与共事諸臣賞延于世其有大勲劳者固
已為公侯㞢奉朝請死論已其下為百夫長則今衛所是也
天下既平戢戈橐矢功臣之裔忘其本業多異愞縮朒甚至
不能引弓其尤死良者薦紳之士羞稱焉計歳所食死慮数
十万石若委諸壑耳大都其弊有二所以処之失其宜者有
高皇帝元年自京師達於郡縣之要害皆立衛所計可得兵
三百三十余万而今死有矣衛所官朘之也官㞢其爵軍世
屬於官勤苦其身侵牟其財而莫敢言則移徙而絶𨺗者多
矣及請行清勾則以逋軍為市故冦至則借兵於外而故額
十不得二三是使国无兵弊一也　国家所念諸軍從征擇
上腴田以為屯俾為㞢業而若曹橐其間私相貿易民田
与屯混淆漫漶故老所傳緑水魚鱗圖册清屯者莫可控揣
甚者官屯日益軍屯日削歳入无以充常餉而至於需民運
乞司農矣是使兵死食弊二也琴瑟之敝也必更而弦之乃
可鼓也故有識之士論所以救其弊者其一曰開国靖難之功
當議蓋此輩多昔所稱大勲劳世為公侯者麾下士之後也
澤及十世泰矣今或世録其適子孫彼兄終弟及猶子疏屬
已之可也其二曰首功死事之例當裁蓋悍将僨師多奪其
部卒之首虜并其子婿累功併叙而儼然世貴金紫又敗而
輿尸与力戰忘軀大有逕庭今或立制揄取与義征異等與
尸与捐軀殊科可也其三曰比試之法當廢夫先世以馬上
得之而今不事其事禄養之謂何今或立比試法諸不中式
試不如期者所司嚴其科禁簡覈而汰除之死槩食禄可也
其四曰懲戒之典當実　令甲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訟繫
毋輙逮而武臣遂軽犯法今或　為令犯法者法臣必置之
理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禄可也其五曰劳逸之任當
均邊方胝衆劳逸懸殊　舊制京営兵得更出戍重鎮今或
倣其意而行之内地材官簡其梟俊赴塞上使習知地理扼
塞明号令部署戦闘之事其久暴露行間者以時番休可也
其六曰教肄之術當豫今武胄多推魯少文不覩所謂金板
六弢（金板書篇名或曰秘讖也弢與韜同即太公六韜）宜群諸将家子与所謂民生
武生者特立斈師監以憲司廣厉功令布在斈官如博士弟
子故事按部使者歳程督而行賞罰焉以儲桓桓熊羆之材
可也其七曰武科之制當廣古投石拔距超亭擊劔闘槊弾
丸連弩風角占測之技兵家何所不用今武科所取止騎射
論策不足得士或各為一科而甄叙之可也其八曰屬馭之
体當休蓋天下有事所求為国扞圉非武臣莫可与者今上
官交接休䝟卑甚至扶輿行有事則詈謫而榜笞之矣捽胡
而縶錮之矣而武臣遂習為齷齪苟礼今或假顔色寬文法
以作其氣可也凡此八者皆所以救武臣之弊也不然則貪

饕險詖之儔癒牯肯自潤而墮窶貲憤吒竊佚之夫無所非
數徒取充位而蘇膺瘵虜臣猛將之後沉淪於燕僻而墜甘
先業倜儻瑰瑋之雄漸濡於積染而耗其夙志上無濟於國
家而下資膺紳之訴病使世祿世官不足以為勸而失
二祖推恩之意此皆處置失宜之過也項歲
今天子下德音令在廷諸臣熟計其便而力行之有日矣將必
何以將種起為世間人如周條侯蘇中郎趙营平辛虎臣者
出焉而菟胡又何發舜㢡也

武畧 以下凡數十條皆紀傳諸子言及武畧者其已書正武經者也

易師卦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氏頤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
國與師而言則以律法謂以禁亂誅暴而動也苟動不以
義則雖善亦凶道矣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
而言律謂號令師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不以律
雖使勝捷猶凶道也蓋制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
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夏書胤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逸過也謂不擇而戮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穀梁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此為會而言可以用之於師又曰備則
攻敵則戰少則守

左傳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伐叛刑也柔
服德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
經也 ■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
也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 譬如捕鹿晉人
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細謂賤之下之賤任事之人不可以居外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
盟兵不偪好 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 禍莫大于輕敵

晉子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

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故無功

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
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成不可必 其聖人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
革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戰如守行如戰
有功如幸

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
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動如一体

武經七書纂言 宋人集兵書為七以教武舉者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不窮不能
而哀憐傷病明其仁成列而鼓明其信爭義不爭利明其義又能舍服明其勇知
終知始明其智從命為上上賞犯命為上上戮 賞不踰時欲民
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凡
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 凡民以仁

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

按司馬法一書史記以齊威王時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之説於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穰苴田完之苗裔將兵拒燕晉莊賈為監軍期而後至斬之以徇三軍　今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意者今世所傳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五篇者乃穰苴所説而所謂古者司馬法則亡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説耳　太史公與其閎深遠雖三代征伐不能竟其義意其語全書如此今所紀數語如所謂禮仁信義勇智之六德大都不專尚權謀蓋猶得古用兵之遺意云

三畧



[上畧]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　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　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　[中畧]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無使士談説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言慈愛而無執守之仁主財為其多施而附于下　[下畧]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按後漢書註三畧即張良於下邳所見老人授一編書者也上畧所引古語曰軍讖中畧曰軍勢多推演古人語意而下畧則已自為言無所援引今不知是編果出其人否然光武時有詔語出是編已引黃石公記為言非魏晉以後假託可知且其言皆本道義而不用陰謀秘計又其言曰三畧為衰世作蓋謂衰世用德不用兵也此其意固以德化望天下矣則三畧固非偏可用於兵也

六韜

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按六韜者謂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也是書設為武王與太公問答其辭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戰國後事決非太公語也罷説之謂其為兵家權謀之書陳埴謂為後世依託得之矣四十三篇中所亡九徵莊子亦有之豈取莊言而附益之耶

孫子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此岳飛亦言此五者不可法者曲制官

道主用也（曲謂部曲隊伍曲折也制謂金鼓旌旗節度也官謂偏裨校列官司也道謂所經由道路也主[illegible]）（[illegible]用之事用合）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戰者敵不知其所攻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不知山川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闕窮寇勿迫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按孫子武者齊人也能用兵吳王闔閭以為將破楚威齊晉名將也而漢藝文志稱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史記則稱孫子十三篇（按史記言孫子十三篇則孫子[illegible]為孫武兵又曰篇第顯然明矣[illegible]）牧非篤削者其書大都用仁義使機權（杜牧[illegible]）而丘氏則謂機權與仁義不相為用此似不可責武子於春秋之世也蓋行兵之法惟孫子為最精觀其言槩可見矣世謂武經之首孫子為首信然（[illegible]）

吳子

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　將之所慎

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刄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按高氏論孫吳二書截然不相侔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於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稍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未盡然也吳起如審敵虛實一條咸乘人之危以取勝孫武經以五事一條雖兵武務用兵亦行此道可盡謂其詐術哉況　起之行事多猜忌暴刻寡恩鮮德與其言亦大相戾識者當自辨之

尉繚子　兵勝於朝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夫將之所以勝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　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無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按尉繚子蓋戰國時魏人也跡其書首章稱梁惠王問及第二篇引吳起言可知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則威加四海可以觀其術之概矣禮信親愛孝慈廉恥之說似不足信今姑取其言云漢志尉繚子三十九篇逸五篇

李衛公問對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　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　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必勝而已

按丘氏言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識者多謂其為宋人阮逸假託雖蘇子朱子皆以為然馬氏通考則據宋史謂神宗熙寧中明詔樞密院與王震等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以為非逸之作然神宗詔止云李靖兵法雜見通典不言其



為問對或又別有一書與

丘氏總論曰宋元豐中以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畧六韜頒之武學令習之號七書至今襲而用為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家之於六經然嘗因是而通論之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乃其遺事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則古兵書多矣而皆

下得於今所傳者僅七書云耳又其實相半而其得失亦往
相半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於勝千死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 兵要總論

蔡氏觀曰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死兵同將不知法與死將同蓋斷木為棋刓革為鞠亦皆有法況於帥死罪之人被堅執銳從事於万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魄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兵曰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兵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　伏万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馬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万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邪道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封諸將二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喪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是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于死生之變氣不奪于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于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鵝以為矢傅膠合漆以為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為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為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商相摩抉相劘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于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為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為羿王良也

## 儒家武畧

原括萬曆　程策

自兵旅不出於田賦而文武始分為兩途分閫秉鉞之寄不責以禮樂詩書操觚摛管之士不任以擊刺拼擣故推轂而鑿凶門者皆衣三屬操六鈞之夫儒生而謀軍旅則世必姍笑之矣不知戡亂止戈必資于禮樂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聖門貴德賤兵於農山之對固以德則進之由以兵則退之矣然夾谷之會以左右司馬却萊夷稷曲之戰冉有用矛入齊師夫子曰義也蓋佳兵不祥之器雖在所諱若運謀應以安國家執干戈以衛社稷匪聖人之所與也由漢而下以儒生而兼武畧者可數矣其試之而未盡者若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矣而不能免街亭箕谷之敗此非短於將畧也其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也裴度之平淮蔡名震四夷矣而不能討克融廷湊之逆此非晚節浮沉也前遇憲宗而後遇穆宗也范仲淹經畧陝西能喪賊膽矣然宣撫再任而[illegible]未靖史氏謂其更張无漸毋乃失之[illegible]

能安社稷矣然受命與復而遲四蜀中毋乃技止此與其言之而未試者若荀卿之論兵也本之以六術五權三至而行之以恭敬无曠用其言則通於神明之將有征无戰之兵也若賈誼憤匈奴嫚侮請試屬國施三表五餌■不知我以是制中行説之命而彼欽單于以勿貪漢物則誼近於疎矣然其秘計固未嘗言之而不可謂其非通達国体也蘇洵之作權書論衡幾策有審敵御將心術法制有強弱攻守明間遠慮用其言誠治心養氣之將以靜制動之兵也若陳同甫女直恃逆上中興五論詣闕上書不知兵死地也而欲以之推倒一世則同近於狂矣然其隽才固未嘗一試而不可謂其非志存經濟也它有若左丘明司馬子長平居議論不及軍旅



矣乃其叙城濮之戰則知晉之所以伯叙邲之戰則知楚之所以強吳之入楚也先於肄楚越之豢吳也終以沼吳若成陣以當之揚行以誘之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先蔚者知兵後者暴之則廢有鬭心彼竭我盈而後可勝彼驕我怒而後可克皆兵法也若右轅左蓐前茅慮无中權後勁先驅申驅試殿大殿左敵右胠為鵝為鸛三覆七覆者皆陣法也此左氏之言史而深於兵者也栽陳軫而虎之喻非虎也兵也善孫臏三四之法非馬也陣也述穰苴明號令則先戮寵臣叙吳起布恩澤則拊循下卒王翦六十万人伐荊而堅壁休沐此明於持重而善用衆也其俯合取容以切身則識之項羽以二十八騎困東城而分騎四出此明於分合而善用寡也

其引天下我為不悟則詆之不空拳不搏擊田忌之所以救趙也如處女如脫兎田單之所以復齊也秦強趙弱則秦敝不可乘漢業將成則六国不可立此子長之紀載而深於兵者也孟二氏之書記得失成敗而謀計終始分合權變較然可覩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毋豈識之哉故求文武具備之材者惟取之以機致之以意耳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坐論而不㒺處事惚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處變惟達观者得之孫叔敖決水以灌雩婁而莊王知其可相樊伷召客日中不得食而謫醉知其可擒此以機求以意致者也苟以機求以意致則无論見諸行事與夫知而言之或知而不言者咸稱万人敵焉不然採其言



則馬謖分閫矣選其貌則皮相可用矣取其勇則牙孔不屑矣泥其坻則九江皆神龜泗濱皆浮磬矣哉何而不失人耶

養兵

周秦　按周之六官司馬掌兵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故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畢而統甲大国三軍次国二軍小国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国而不及蠻夷則民无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

貊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内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疆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出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奬王室也一变而春秋齊威作内政有什伍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以強而併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刑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变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得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鬪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齊民户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于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於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变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隣所籍者萬里長城而已開去阡陌則内無根本之固黔首窮瘁於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由是先王仁義之制一（指兵民一致言）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催剝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勞由是兵食遂為謀國一大事而後世強弱興衰之故亦多係于此矣

漢

按漢食貨志及紀傳所載高祖代秦文景繼海以中國之民足中國之兵十五稅一司農諸倉布在郡國筭賦大半（賦有二一賦丁歲賦口賦也一賦明計貨筭貲也曲貨賦皆出之）卒更平價亦在郡國也即戍帝後屯田兵亦惟筭榷作幣以贍用賣爵贖罪以入粟初亦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實未嘗加多也蓋漢兵出于民而其往來縣戍者道中衣裝悉自補從卒族貲之費或自貲子錢家兵猶未食于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不過庫兵車馬之資而已及調兵遠征則食其所在郡國之粟此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三國六朝

按漢末交兵爭霸惟籍屯田以足食然三國六朝北伐有以乏糧而返者（如諸葛亮以之糧退師祖逖以[illegible]）[illegible]五胡元魏南寇有以乏糧而遁者（[illegible]）故宋元嘉中或借富民僧尼之貲或減内外官司之俸元魏永熙初亦減冗官之祿或献親王之給誠知用兵固難而養兵尤不易也嘗觀隋食貨志歷叙東晉至於梁陳皆收鹽酒賦物珠犀之利州郡任土之賦王公佃户之租綿民租調之入以供軍用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不復有如吳蜀晉宋行屯之策者矣

唐五代

按唐初授人以口分世業而取之以租庸調故其蓄兵以府衛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不濫而務以祿及閑元天寶世業租調府兵三者俱廢兵冗官濫而兩稅之外有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借商稅間架進奉獻助無所不至乃知官兵民有常職故貲約而兼足足則交相養口分世業為之本也官兵民無常職故食冗而俱貧由口分世業之不存也然世業府兵之法雖壞而猶有軍府屯田官田以扞要衝以助兵食開元後元和太和之間皆賴其利至

於五代功置天子皆以兵於是不聞有也因者天下安得不以養兵而困哉此五季有犯鹽茗食鹽之禁者悉有常刑皆為養兵故也

宋 按宋初之制兵也斂強悍之民以為兵賦淳良之民以給兵而宋祖嘗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然二三百年間之所以苦於政令則同養兵之害上下臣民之所以計議裝識則門養兵之害而言利者不一二獨何說也蓋其弊有二 一曰兵冗二曰兵驕神宗時張方平上疏曰京師舊在衢脊之地因依兵而立兵倚食而聚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慶曆禁軍之數比景德以前增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諸城廂軍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歲增衣糧天下安得不困此兵



冗之驗也又范繳云宋朝之兵自雍貫高求壞之而勸服之洪㵪驕惰之習成北伐則亡遇敵則潰小則倚戈攘奪以逞大則殺將攻城此兵驕之驗也論者謂太祖規模遠過漢高而舒臣無恭泰之策惜哉

皇朝而北兵食議詳邊儲議制

國家財賦仰於東南轉漕山東入於盧溝歲輸太司農者四百萬石其開立各邊即如宣鎮一歲銀九十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可知而正統間又發內帑濟邊正德間王文恪建議謂 國家邊費最大歲用銀四五十萬蓋欲以省之也至嘉靖間則折色又花歛之歲而餉給于邊圍之窘 世宗乃歛貢成計部令後征徵後虜侵軼厚集兵於三鎮歲餉乃培此時猶為促辦計也今乃為額蓋天下之力困於九邊尤困於此三鎮矣故論者謂此虜且款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可議撤也諸召募修邊等費可議罷也而又講屯田之法通茶商之利復本色之徵洪武永樂間內郡之餉邊者惟募粟自折易之法行而併徵之於舊額自□買之之弊編矣 也以豫其儲備如是則兵無所慮其冗而財將無聽財無所慮其窘而兵將益強雖成周□之兵農為一以順治威嚴于天下者不是過矣

東南兵食 東南之地自島夷內訌以來當事者計無所措始為召募民兵之議為徵調客兵之議及兵衆聚集餉給不敷於是為增派餉額之議為借括富民之議民之苦累者久矣方今海徼幸以晏恬而歲災相仍十室九空論者謂兵以衛



民而養兵之費乃至病民使兵食仍舊是我來無期而我已先坐受其敝矣散兵減賦似所當講第常時多警之地若閩廣吳越之區盜賊出沒而海村脆脅率何以支之則兵食兩端又不得不爲所以善後之策也蓋兵不能遽聚於有事之時則決不可遽散於無事之日食不可遽徵於有事之日則不可遽減於無事之時故欲散之也而有事不患其難聚減之也而有事不患其無措亦惟行保甲屯田之法而已夫保甲即先王寓兵于農之遺也誠講求而申飭焉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器械所備犒賞所需取諸兵餉之半以給之責成有司以此課其殿最行之漸久而數萬之衆可號召也況人皆土著籍自相聯其於守望捍禦之方視諸客兵尤倍乎惟

即先王伍兩之遺也（以起軍旅作田役以比追胥令貢賦此伍兩之制）誠規畫而舉行焉擇地就農因農自食耕具所宜牛種所賴取諸餉之羨以給之責成總管以此稽其勤惰行之漸久而數萬之衆可安飽也況人有其業勢自相安其於顧恋保護之情視諸客兵尤切乎夫保甲不惟可以省兵而且可以省賦屯田不惟可以足食而且可以足兵二者雖常談而实探本之論也或者謂屯田無可種之地是不然毋論他郡縣即海虞一邑言之蓁蕪積荒之田棄為閑地及有為民所包補者湖塘漲塞之壖民所占藝且已有為官所量科者蓋不下千計推之一郡一省可知又若海島之沃區山麓之曠土亦豈少哉此皆閑屯之助也誠建議奏請召貧民就佃即籍為兵寻為世業



（保甲之法無間于貧富而屯田之法可獨行于貧民）其經營之始有司為設法給本而官以統之為畫其疆界築其圍埂導其溝洫使數年之後漸成腴壤寇去且守且耕寇來且耕且守庶乎召募之兵可盡撤而加徵之賦可盡蠲矣然实心經理毋為文具則惟在有司之得人而已（此法得其意而變通之不獨可施于江南也） 前參程策後屬以意

馬政

按馬政載在周禮者甚詳蓋以丘十六井出乘車而駕車馬牛皆有定數董其事者則有馬質（主買馬平其價直▲）有校人（馬官之長掌差擇乘養之政▮）有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為六等也▮）有巫馬（馬疾有馬祖等神則知之使典醫同▮而乘治之）有牧師（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頒之頒謂授圉者以牧也）有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有圉師圉人（之事而掌圉師則教之）

而成牧者則賜姓賜邑傳之無窮以故成周之世藉国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法善而人可守也然其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亦未嘗不自蓄馬所謂以官民通牧也（林駉言）自是而後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万人養馬三十萬匹令內郡民養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故馬大盛迨武帝既數出師馬大耗乏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驪駝出玉門閑輪臺之悔始偫馬令大抵牧於民而用於官也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四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牧自貞觀至麟德間馬七十餘萬匹（時張萬歲領群牧）



而復盛于開元之後（時王毛仲為內外閑▮廄使）然唐府兵初制當給馬者與直以市其後府兵漸壞兵貧難致給以監牧之馬大抵牧於官而給於民也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千餘萬匹（此時牧之戶官）至其中世改為户馬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熙寧王安石法之于民而責以此時牧於牛）及紹興中則置買馬司市諸蕃矣其牧馬之制大抵始則牧之官而後則嘗之民也夫養之官者典守怠而侵牟起則病于國牧之民者亡失多而陪償困則病于民而病國病民則惟宋之保馬為甚此識者所以重慨于熙寧也

皇朝馬政兼用前代之制其内則御馬監掌十二閑之政（即周人）

牧而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
衛其外則南北太僕直隸山東所轄之地或計丁而使之牧
或進駒而俻用或點驗而俵散其陜西山西遼東甘肅四川
或從苑監而牧之於官或以茶鹽而市之於夷總之内地則
民牧以給京師之用騎操外地則官牧以給邉方之用
御馬監制最詳矣然法久則弊滋亦有不免者試以陜西
一省言之地無頃畝計分論駒地之利雖廣而駒之課仍定
是以地得耕種馬得飼養地漸沃壤馬漸蕃息法至良也洪
弘正之間屢為嚴議而牧地之以公用徵者銀以八百計矣
嘉隆之際時為釐正而别牧地山原坡川之等為牧孳多寡
之數矣時則銀鈔徵而軍未稱苦也雖加至萬計而軍始苦

數銀限而馬未稱適也雖定以一頃有半之地而法始嚴矣
有遺馬棄地而散之四方者矣此牧臣所以日弊而條議当
臣所以熟計而上陳也夫宋熙寧保馬法擬稱嚴矣然宋人
以馬給民惟其所願而又復其身給其草束折變緣納之錢
今則惟問其丁不問其願矣飼養獨牧之費所餘無幾而他
賦日益甚矣宋之保馬不供他役而今他役如故矣監正羣
長臨之壁長小甲統之而利求無厭矣且馬之生也有瘦有
之令馬之損也有賠償之條且有生日有斃而地之所出不
勝其所償也貧者有科派之隙印俵者開需索之門而至
之固不至於流徙不止矣欲馬政之無敝得乎茲欲少省
民之力議以核其敝亦有説焉將減銀以寬之則軍

欽欲增地以充之則銀額何可更莫若做　國初之制而酌
時宜行之爲公平通變之人脩丈册均齊之法其地皆充其
地磽确然後簡牧軍而以馬給之每地三頃令養馬一疋而
又其地肥瘠為均適之計其養馬有專役諸以他故逃者悉
已之以餘地徵者量減之籍累如民屯故事而限完徵
以給軍餉斯牧不稱苦馬不稱乏也不然雖日一縣印日一
北徵而額倚逃竄之姦終不可革馬政其能有興乎然此特
救弊之急也而又有三議一要馬蓋周官趣馬牧圉之職皆
以德行道藝之士爲之此种師而今之苑太二卿監正圉長
皆自以爲散地而人亦易之以故掣肘之厭生民布之念
則比外太以京寺之重屬正長以科目之途如楊文襄之議

不可不行也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億里多
饒水草便牧馬者而那涇寧州與汧渭之境又多閑田不耕
坊監可錯置也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爲俵散如江文敏
之議不可不行也洪武中立茶馬司於陜西四川等處聽西
番納馬易茶降金牌信符賜之以防詐偽每三年一差官召
諸番合符以慝納差發馬交納自金牌之制廢而私易行商茶
多僞所易鮮得精腴其宜大逞綏之互市復給以敝繒故所
償者多玄黄尺帛入邉而已不詣水草行斃矣則增馬在以
唉群胡捐微利以收奇駿如李文正之議不可不行也此所
謂二議也而所謂一要則在得人耳昔張説歲王毛仲牧其
何人而坊盍蓄牧勤劳不惰遂致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示用

紜鬭亂而法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吳起教
戰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
者給厮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
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宋神宗曰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一法止則
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皆為正陳為奇也以上紛紛紜紜
黃帝丘井制陳法　按宋神宗有言黃帝始制八陳法敗蚩尤
於涿鹿即此法也　李靖言井形開方為九黃帝因以制兵
康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及乎變化散而成八
復而為一獨孤及則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
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以為八宮之位正則數不
僁神不忒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天衡抗于外地軸布于內
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
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遊軍以按其
後旋旋則二廣並驟犄角則四奇皆出二說詳略不同總之
不離于八陳而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
以為陳進圖於是論者成論陳法黃帝所作豈猶世人謂蚩
尤出于軒岐雖未必然而後之以醫名者述用之以已疾而
收效耶
魚麗陳　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
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按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
前以伍次之五人為伍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又按李
靖言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兼騎謂之左右拒言
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而行此則騎多
為便唯務奇勝非止拒禦而已
鸛鵝陳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於宋與華氏
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杜預以為鸛鵝皆陳名也
八陳　按八陳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諸葛孔明所推演也杜
牧以為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奇亦為正
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丘氏曰至今魚
復平沙上八陳圖在夔州壘石八為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絕晉桓玄
見之謂為常山蛇勢說者謂玄妄言豈本於蘇氏神兵不留
訣之說耶
六花陳　按六花陳李靖對唐太宗云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
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
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又曰內
圓外方者方生于正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
旋是以步數定于地行綴應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又
曰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陳本一而分為八也亦
何止八而已乎
五行陳　按李靖對唐太宗言五行陣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
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也
九軍陳　按九軍陳者即六花陳之變也孟李靖則所變久亂

將帥通達其法者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人不能曉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即七軍七軍者圓陳也陳以圓為体方陳者内圓而外方圓陳則内外俱圓矣試以圓物驗之方以八包一員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体也

疊陳法　按疊陳法宋吳璘所立也毎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弩併發次陳如此凡陳以拒馬為限鉄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狀覺劉琦皆用更休之法破敵璘之此法大畧相似但俟其傷而更代之稍不同耳

陳法總論　朱子曰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員陳地方則須布方陳又如八陳之法毎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雲風之数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亦豈容槩論也丘氏亦曰時勢不同而地不一之險易卒之多寡敵之強弱知愚勇怯多不同陳法未必皆一一可用但用之雖在乎應机習之則在乎有素譽之學亦然而面雖不可預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知也

車戰

按周禮巾車(車官)之長革路(革輅)而(之)龍勒條纓五就(匝也)建大白(旗因名殺)以即戎　戎僕掌戎路之倅(副也)曰廣車(横陳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車(苹屏也隱蔽之車)輕車(馳敵之車)蓋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戎僕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毎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合為七十二人)居前者戰左右挾轅當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貯而倅車者又以備不測也然用車亦不同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人也而車則曰偏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其尤大者有二十五乘之偏(杜預)若周魚麗之陳(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嚮)十五乘之偏也(二廣之戰楚軍之戎分為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巫臣所舍九乘之偏也(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而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故曰兵之道惟車有節而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已自毋下衰諸侯或以車逐利於原隰草莽之間於是有竪沛而止沮水而止往往車戰由此浸廢趙武靈王大變中國之法而用胡騎然六國戰爭亦多用車(如孫吳車戰)有漢夏侯嬰破李由從擊軍都咸以兵車趣攻戰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陵至浚稽山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陳光武造樓櫓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迨于三國孔明多用車戰亮之後其法不傳其後晉馬隆作偏箱車以討鮮卑平涼州宋武帝以車戰得志人

天下唐有狻猊車𨏥𨍭哥舒翰以之收黄河九曲馬燧以之威振北方是後用車亦罕至宋世有吴潊方陳車制郭固有車戰法章詢有陳脚兵車黄懐信有萬全車李綱有車制圖王大智有運竃擊車魏勝有如意戰車盖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利用車戰然史亦不書戰勝之效或亦不甚用也丘氏謂今日之邊皆臨峻山峻嶺浮河積石大車决不可用且我用車而敵不用車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塹之上積以起土則吾之輪有所梔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是車戰之法實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後古之名而為此也但或用以齎載衞青李陵當用之或用以禦虜之衝突斯可耳

或者謂晋人以什兵車必克晋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為行為五陣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乃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蓋雖舍車而法在其中故致勝也其房琯以車戰取敗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鼓譟牛悉觳觫賊投芻縱火焚之遂敗于陳濤斜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善不知古者車問以革而琯用木故車見焚古者偶以駟而琯用牛故譟則觳觫古者射御必精而琯用劉秩等皆書生故一敗塗地然則晋人之克非什車之利用什之利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兵之罪也總之行師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車兩車可以人或兼人車而用之精於兵者當自有術矣

舟師　按周家寓兵於農之制最周密徒出於井馬出于丘車出於甸獨舟師不詳其制然考之史記齊世家武王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黄鉞右把白旄誓曰蒼兕蒼兕馬融注主舟楫官名王者以為水獸九頭言此以懼之也或以為皆誓之詞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盖以濟河也春秋時秦孟明濟河焚舟亦用以暫濟耳惟晋呉楚則專用以戰如晋中軍下軍爭舟師以伐呉楚敗呉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舟是也又越軍呉軍用兵戰于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而公輸般亦有鈎拒之制退則鈎之進則拒之為楚設也自是而漢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横海擊南粤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盖凡邊江海之處皆有舟師也而唐獨不講然孝恭蕭統水陸以破蕭銑王鼎大治戰艦以討希烈當時亦必有決兵志不載論者惜之宋朝或以数船泛為講武池或習水戰於水心殿而江海要害皆置水軍習水戰如曹彬之敗南唐蕭進水陸韓世忠之扼兀术全以海艦其效可覩已然舟師之戰我能破敵敵亦能破我如周瑜之乘風燒盡北船以破曹操岳武穆之巨筏大塞諸港以破楊幺是我能破敵也如金兀术用或人之策謂海舟無風不可動以火箭射之宋軍焚溺死者不可勝數是敵亦能破我也當如是則亦未可輕試矣用兵者慎審勢哉

歷代舟師進戰之處　按丘氏濬曰東南之師趙三齊皆自

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以上陸尚得半舟陸）趨關中者自河而入渭至長安王鎮惡以艨艟小艦至渭橋是也（以上並陸進）（舟得全）此皆以舟師進者也建平之巴使自三峽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此韓擒虎因以滅陳者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此魏武欲道此以寇宋者也（以上使不得其進路）此皆以舟師守者也要之舟師之用多在江海而不可遊大如漢人之樓船晉人之巨舟所貴不皆而且轉動為難宜求古蒙衝橫海之制如閩廣所置者所謂百料之名不必盡拘可也且



今沿海衛所四十有一戰船之設百二十有九（御倭戰船）明時分哨上下皆休亦足稱有備然論者以為歲歲皆造而無一日之用修丘亦或備朽廢缺舟中器具頗亦腐敗而軍士徒不恭練則當[illegible]者亦宜為之規畫矣　單按舟師尾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十四

夏官部第三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 蠻夷類

### 四夷總類

按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而王昭禹什之曰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八而王制言東方之夷則曰被髮文身言南方之蠻則曰雕題交趾皆不火食言西方之戎則曰被髮衣皮北方之狄衣毛穴居皆不粒食蓋其生稟習俗大畧如此而夷者則異類之總名也古帝王所以治之總之杜預所謂訓詁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是而已然四夷種類猥多見于史冊者如馬韓夫餘百濟新羅挹婁扶桑侏儒長人等國皆東夷也盤瓠南平牂牁夜狼獠滇卭笮冉駹南詔松外諸蠻交趾黎峒海南諸國真臘闍婆占城等國皆南夷也羌氐弋旄氏符氏吐谷渾党項吐蕃泥婆羅大勃律骨咄西域諸國樓蘭車師龜茲烏耆于闐烏孫大宛莎車天竺波斯西女等國皆西夷也匈奴沮渠赫連烏桓鮮卑禿髮拓跋突厥契苾大漠契丹回紇沙陀（依）國皆北夷也不能偏舉故茲不具論姑論其載于統志圖



女直（東北）　按女直（初號女真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乃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

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始
來朝後乃臣服而黑水者即金鼻祖之部落也臣屬於遼部
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金亡歸入元
至朝悉境歸附又有所謂野人者至永樂間亦内附始自開元
迤北因其部族所居置建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illegible]
有地面凡五十有八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以下等職以
與印信俾各總其屬以時朝貢官嘗羈縻一已就上絲然古人有
言女直不滿萬若滿萬則不可當以今日所統觀之豈止當
人剋我　成祖神謀睿筭銷患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
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
而不相糾合固足制之矣然後來漸為邊患如正統末李滿



付也先侵遼成化初董山糾衆入寇正德八年海西之叛嘉靖
二十四年入塞之殺掠是已然亦有以致之故丘文莊謂建州兀
者毛憐三部落頗衆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於邊將之貪功
生事或撫馭之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必擇人以為將帥
使之畏威懷德而後無可以無患矣

朝鮮東北　按朝鮮周封箕子國也秦遼東外徼漢初為燕衛滿
所據武帝取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
據魏滅之晉永嘉末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
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唐征拔之其國東徙在鴨綠江東南千餘里
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遷都松岳以平壤為
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元
至元中西京内屬置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入
國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後
遣使請改國號因詔更曰朝鮮其國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
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歲時朝貢不廢礼節
先儒嘗言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
而不得志而我　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使幣往來無虛歲
雖壤域接近之故亦德化感召之使然耶

日本東北少　按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之中唐咸亨初惡倭名
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吳萊言海東之地為國
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紵嶼
其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若一統志所紀東西
南北各數千里至有陸行一月者皆不可稽詰漢魏之際已
通中國歷晉宋隋皆來貢稍習夏音唐開元　貞元中有厪
留中國授經肄業者宋雍熙後累來朝貢元遣使招諭不至
國朝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其後數歲一至而永樂以來
國王嗣位皆受本朝冊封然　皇明祖訓有曰日本國雖朝
貢暗通姦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以是國其人雖粗知文字
而心實狡詐在勝國時許其互市往往為海邊州郡患國初
時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
凡以備倭故也宣德末海防益備貢稍如約已而備禦漸疏
則寇大嵩入桃渚正統四年官庚民舍焚刼一空於是朝廷大飭
屯守寇盜稍息弘正間時亦來貢自嘉靖初素卿之殺掠時

夏言（為給事中）上言切皆起於市舶蓋番貨至輒賒奸商奸商不償又投貴官家貴官家亦不償貪戾更甚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令出兵番人大恨言貸本倭王物今不償歸必殺我於是盤據海洋不肯去而華人為之鄉導其稱王者（如徐碧溪毛海峰之徒）亦皆華人也攻城略邑刼庫縱囚擄掠金帛子女而浙東由是大壞其後都御史朱紈任怨任勞嚴戢諸貴官家上章暴通番二三渠魁於是群勢相倚者大譁切齒甘心煅煉必欲殺紈而紈以憤悶卒則華夷群盜肆起矣其後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都御史王忬經畧未幾群賊總至雖冒險出洋之舉（俞大猷）首賊遁去而群偷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揚淮十郡並受其害又其後犯江北海門如皐通州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粮截留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醝課追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戰官）靡所不至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其間雖有王岡涇之捷沈庄梁庄之戰王直之擒（首賊）亦安足以■荼毒之慘哉由斯以言則　聖祖獨於日本一國痛絕之者誠蚤見其禍也今雖不敢犯境而海道兵卒可不慎守謹備之哉

琉球（正南少東）　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颷利舶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皆不通中國惟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還元遣使招諭之不從　洪武初國分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朝貢永樂初其國王嗣立皆受朝廷冊封自後惟中山來朝不絕其山南山北二王蓋為所併嘉靖中（十一年）■國王尚真卒子尚清請嗣使臣疏請如安南使至國授封王拜曰天朝勅藏金匱者八葉於茲矣請晉使許之自遣人學於國學後夷習稍變凡為文職者皆三十六姓人（初洪武中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嘉之禮遇優渥賜閩人三十六姓）及肄學於國學者為之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霽日登鼓山可望而見然未嘗朝貢也

安南（西南）　按安南唐虞時南交也（即交趾）秦為象郡漢初為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蓋既為郡縣之地矣宋梁時土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併於劉隱其後曾內大亂有豪酋丁部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初時為交趾郡王其爵號皆如內臣未以國稱至孝宗時始稱國及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然皆臣服中國封王如故元憲宗時遣將破其國日煚竄海島後歸附封其子光昺為安南國王二傳當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　本朝洪武初陳日煃率先歸附仍賜安南國王印傳至日焜其臣黎季犛篡立竄姓名日奄詐稱陳氏絕嗣奄為甥求權署國事成祖從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潛至京愬其實季犛表請迎歸還國竟伏兵殺之朝廷命將進討俘獲季犛父子詔求陳氏後無所得因郡縣其地又立交趾都布按三司一如他省制其後（宣德初）寇孽黎利籍中官之庇攻刼郡邑大致猖獗

上表乞立陳氏後曰暠者宣宗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而
利竟篡暠而自立六傳至晭時在正德十年間矣陳暠作亂殺
晭奸酋莫登庸等共立晭從子譓嗣而討殺暠嘉靖初譓輙
改元光紹暠父子亦據地稱王而莫與陳氏遂分據交地（時府田州有岑猛之殺）其後十五年兩廣守臣言莫氏篡逆國內大亂議進兵
討之會登庸死毛伯溫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未幾福海復
為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島上朝廷置不問
交趾東起欽川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通
其要害也由臨安至其東都可四五日蓋與中國至近矣以
秦漢間永樂中所郡縣之地而竟棄之故丘文莊以為今日
疆域遠過於宋並於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三郡也（九真日南）



交趾然祖訓既明（因首先納款後世不伐其國）訓而興師動衆豈有國之利哉

西番（正西少南）　按西番即吐蕃也其先本禿髮凡百餘種散處河
湟江岷間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
唐末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
按之以官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
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　本朝洪武中建官賜印但因俗為
治而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
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永
樂中相繼置茶馬司自是歲納馬至成化中西番洮松反侵
內地（時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獲甚多）■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蠶食諸番識
者慮其結勾深入如前代吐蕃土谷渾故事已而調朔方勁

兵勦逐之嘉靖中宦兵王塞防秋套虜番賊遂乘虛深入紀
掠大修尚書李承勳言西番土地被西海虜酋亦不剌侵佔
日益內徙將來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以為欲撫海必勦先零
遣將統兵自固原進至臨洮分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
二族而恃險拒戰者尚十六族烏然丘文莊嘗言之自有西
僧以來此輩不為邊患遇有寇盜　朝廷遣僧諭之尋即解
散右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松州黎州諸處
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又已聽約束惟所謂松番者比
地險隘饋餉為難生番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
皆得其宜耳可因俗尚僧授職俾守仍於威茂二州立營守
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則可以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
劫掠之患矣



西域（西北）　按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
南北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自漢武帝鬧制匈奴患其黨從西國結黨南羌遂表河曲列
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參自是
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
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
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入　本朝則
為哈密（火州柳陳力把撒馬兒罕哈烈沙州諸卜）乃其舊稱
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阿端曲先者皆前代中國
之邊境即所謂燉煌酒泉伊吾故地也洪武永樂中因其公

内附立以為備其地废曰近边薄於北虏不可（縣以外）
虏視之使為虏用是亦漢人断匈奴右臂不使得以通羌之
一策也（衍義補）

哈密

按哈密本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大磧外而七衛中哈
密虏其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数
百里乃西北羌胡往来要地也漢明帝時取其地為屯田兵
鎮之所後魏始置郡後為胡羌所據唐貞观初内附置伊州
五代時小月氏遺種居之歷宋至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
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本朝永樂中設哈密衛
改封為忠順王官其頭目三傳三絶皆以旁支嗣封王賜印
皆以守哈密故也歷正統天順間入貢不絶成化初酋者林



弑孛羅帖木兒無子王母理国事而土魯番速壇阿力欲以哈
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虏王母并金印去遺番酋散至阿力
子阿黒麻則據哈密矣後以勅諭以金印城地來帰遣使朝
貢而哈密又有強虏数種時乜提乱馬文升（兵部尚書）言必得
元遺孽嗣封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乃立安定王族係陝
巴為忠順王未幾阿黒麻復虏陝巴及金印去至正德中（年十）
土魯番凶出侵掠関外諸衛及若峪諸城残破河西藩籬又
結瓦剌窺我河西而満速兒者復攻我肅州（八年）一我師敗績
時陳九疇（兵備副使）發憤調兵結瓦剌擣其巢六土魯番大創加
靖間（三年）満速兒大挙入寇至甘州九疇（時撫）力戰解圍又大
敗之七年起用王瓊（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兼撫瓊言満速兒帰我哈密奉

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為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為土
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任收河西寒上北虏盤據西海瓦剌結
與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盗矣當時論者或言哈密三失三
復（成化弘治正德中）而嘉封忠順王者降於土魯番今雖還城池亡
人與守労中国以事外夷非計也只專守河西可矣（胡世寧）而
霍公韜必欲復哈密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
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之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邊患日深
矣是故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此亦
似謀国至計而鄭端簡乃曰西域貢胡倚玉石以射利籍貢
願以厚生苟取之有倫又何患焉其哈密之復與否固不足
為中国利害也豈亦胡公[illegible]之見耶



兀良哈（正北）

按兀良哈（敘四夷由東北始次東次南次西次西北至北狄乃先兀良哈者因北狄并係之而北狄聯屬之也）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酋所
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為大
寧路北境　国初剖錦義建利諸州隷遼東設都司（即北平行都司）
也洪武中（二十四年）封王子権於大寧為寧王後分兀良哈為三
衛曰朶顔曰福餘曰大寧覌降胡官其酋長各領所部為我
東北外藩靖難初首召兀良哈諸国率部從行有功遂以大
寧畀三衛而寧王移封南昌令歳二貢貢衛百人（此後來貢所由故記之）
三衛朶顔最強分地又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嘗入
漁陽塞正統中又侵盗東北関巳巳福余大寧結也先為也
先郷導成化中（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成又通包加思蘭

諫寇遼東十二然猶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臣揚友邢縉
燒荒出塞掩殺邊寨遂起正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
侵盜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升入馬
蘭谷塞殺參將陳乾既而魏祥參全軍覆沒花當孫革蘭台
者又入寇漁陽諸小關堡皆殘破嘉靖中升一屢犯盜邊海
人不得耕牧不數歲革蘭台挾北虜求添貢納賄二所人
不許會俺荅吉囊自大同深入太原不得已許其請前貢失
期者百人後胡于中擭擅出塞盡伐遼東谷以來松木百
万自撤藩籬二十年又數年北虜道兀良哈入寇遼東兀良哈
又結海西建州夷出入遼東塞下自是以來或貢或否或伺
我先備竊出近邊侵掠行抄蓋其所恃者締姻北虜借資東
虜故常為虜耳目今北虜既通市上谷東虜又挫兵遼左其
恃賴者已黜奪矣而薊鎮方宿重兵論者謂可大一創艾之
夫議朶顏諸屬夷恃重者多嬈喜功而選懦者垣悼首禍啟
每以羈縻為便然往者整旅宣威而花當伏罪設奇購逆而
王杲成擒創艾便驗矣即羈縻之不可廢然必以創艾行羈
縻之術而後其面面可堅耳此近歲處屬夷者之論也故累
及之



北狄

按韃靼北胡也種落不一名稱亦異夏曰獯鬻周曰獫狁秦
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以北匈奴頗盛後鮮
衰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鮮卑既衰蠕蠕雄
大與後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
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為盛女真滅契丹號金侵中國遂稱
皇帝其別小部曰蒙古曰太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
地既而蒙古并諸部滅女真遂入中國代宋號曰元十四傳
後天命歸于 本朝元順帝被逐遁于朔漠傳子愛猷識里
達臘至子脫古思帖兒為也速迭兒所弑其部屬皆奔散來
附洪武中二十五年遣將興師往討其罪永樂中有本雅失里者
殺我使臣郭驥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為
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其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 車駕
屢親征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
心不服乃立元孽脫脫不花為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



懽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勢日強盛正統中八年遂
有己巳北狩之變成化中孛來起于太監王振之擅事許釁征也而自是以後也
先為哈剌所殺哈剌為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能加思
蘭之徒皆自相屠戮未有父子繼世者然考之王越吏部尚書所
奏則諸虜各為黨居套分掠出入數年擄我河曲擾我延綏
寧夏深入我平涼固原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雖或阻於我
師未嘗經挫衂也大抵成化中北虜瓦剌為強小王子次之
而小王子部落火篩者最強悍在弘治中十四年屢寇邊入花
馬池塞至固原而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阿爾倫者
小王子長子也太師亦不剌弑之正德十三年遯入河西西海之
有虜自亦不剌始也其後吉囊俺荅皆小王子次子阿著之子皆出入河

套時冠延寧宣大而諸種中為最強矣嘉靖初大同軍叛多走出塞降虜（後俺與虜通有為虜間諜者）至自是虜數侵掠陝西諸塞掠榆林寧夏入大同入宣府寇四川西境入榆林掠内郡其後至留宣府境内者幾兩月又其後十九年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嵐靜總兵官有若不聞鬪亦不問大同軍亦驕悍不用命矣又其後二十年吉囊入大同塞遂至省城俺荅繼入又與諸虜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三十八州縣（秦晉夏朔之境）殺虜二十餘萬人蓋虜患至此為最甚越數歲（二十九年）俺荅入漁陽塞犯京城焚刼至德勝西直門竊入陵掠教場時　天子為廢旰食殺大臣（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御史楊守謙）自是調邊兵入衛京師蓋無虛歲矣其後邊患視曩時亦少息乃隆慶中俺荅老厭兵又愛孽稚而輸其要領以款我縛中行翁於槀俎之上谷蠡髯者雨下解辮請命者數百人　國家因假以封爵大小羈縻之市馬蓋納款之端在彼而不在我制款之權在我而不在彼矣即甄終揚雄所稱何啻焉故頃歲俺酋部落往來内地

今上猶赤子視之不以塞垣為限蓋千古一時也然狼子野心中懷叵測嘗禮佛建寺盤據河外往來張掖酒泉威劫屬番繇之請益驕互市之地益增凡此皆非効順者所宜有也夫虜所駐足咸為要塞可不為之所哉故有備禦之論如左

一（備禦）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此制禦之常道也史冊所載未暇枚舉姑以漢事言之夫漢建武永平間勢足以鞭笞四夷乃匈奴數寇邊求合市猶冀其通好而姑意許之似怯矣虜貢裘馬請箏瑟不之予予弓矢刀劍似拙矣而實有不然者昔之逞其雄心於四夷者莫如漢武而海内虛耗得不償失尋亦自悔之矣高后時禁與南越金鐵田器而寇抄不休曾不如陸賈之使為足以褫其魄也光武明章權利害輕重慨然與天下休息屈夷王之膝而稍與非如昔之約為兄弟也稍加賞賜與貢獻相當非如昔之賂遺不絶也息烽訓卒縣障緣塞使虜嘗之謀不中于我而中行說之詐或售于彼是我有數年之備而彼受佳兵之禍也是故欲和則和欲戰則戰所謂其權常在中國者也況我

國家　威靈視兩漢什伯之頃歲虜酋奉貢請封其恭順過匈奴遠甚維時廷議紛籍有言互市非便者有言所市漢物不宜恣所請者

聖天子弘覆載之仁推赤心待之息兵罷警十年有奇矣顧虜情叵測誠未可一日弛慮也且今之大酋住牧豐州正直我大同塞其子若姪株連宣大之交河西套虜所覬以為向背者也今第令宣大撫臣羈縻有方威信並著譬諸馴狼檻虎然或操或縱務俾恣中機宜時有小小寇掠即明言于　朝宣示期約必得其罪人乃止毋私為設賂於彼輕中國之心漢人之策匈奴曰交接得其道則折衝却敵應對失其數則乃見輕欺此今日之所當講者也然貢為貢市後毋耳乃所以握其權而御之則莫急于内治蓋閫宣大之藩垣修守已

有戍繕漢侯應言繕塞工費久遠有累世之功既得之矣若
卹畨休之卒簡佽飛之士凜然如對大敵則窺覦无嫌宜大
可久安也薊鎮已无大警而轉輸征戍不異往時冝稍加調
停節財力為經久計南北兵厚薄懸殊卒來不耽涇原戍卒
之怨言可監也即謂南兵未可遽罷无亦均其衣廪於北乎
而間值耗缺勿復募補使土著漸增薊鎮可久安也遼左一
軍武悍善戰頃歲併力以與東虜角頗鬪奏捷然入衛薊門
勞者弗息緩急之勢不相捄矣別其折餉之需視他鎮獨非
誠為之罷免調遣以養其全力而又厚給糧餉使人人樂於
從軍則戰氣日倍遼左可久安也陝以西雖帖然无事而居
安慮危當不異於諸鎮及是時簡暇選武畧守境之臣飭障
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皆所以脩守待寇而防之於
豫者也盖自古明盛之世未有可盡馴之夷狄亦无必不渝
之和好惟制和在我則我之威寵制和在彼則虜之志驕故
揚子雲曰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此治內
不治外之說也吾之內治誠脩則虜將畏威惕息必且怯於
戰而惧失於和邊境可以无事儻遂至不逞自受其曲則吾
拒之有詞而當之有餘力佐攻驅除亦惟我所為而无不如
志豈以其順逆為輕重哉

一備禦和親之說始于晉悼公時魏絳倡之漢高帝遣隱忍從其
汗俗以紓一時之困然皇家淑女降於沙漠絺繡紈纊不易
氈罽而大貽中國之恥劉起居既詆之悉矣趙城陰山高闕

燕城造陽襄平秦王脩其故壘而充拓之延袤亘萬里盡地
信守足以固矣然彼恒聚為一我每分為十疎闌所至或且
無險堵矣漢武騁其雄心驃騎貳師歲不停遣蒲萄苜蓿
捲以旋封狼居胥禪姑衍直臨瀚海侵伐之威遠震殊域然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馬物故者亦萬數匈奴雖遠去
自是漢馬亦少無以復往蓋略相當此戰守和之大都也逮
乎元狩之後貞觀以來如呼韓邪單于款塞突厥可汗頡
利入朝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受臣未降(石畫之臣諸公 杜欽班彪)
(讜論之李百藥溫彥博魏徵一以為非我族類)其心必殊萌猾夏之階一以為數
世得之一旦失之太平之遺冊神靈之所想望一以為匈奴
與漢素為勍敵宜待以不臣之禮位次諸侯王上一以為宜
從之塞外勿令蕃聚一以為宜實虛空之地求作藩蔽其言
豈不各切于時軌于理哉顧和繒者靡而無策城塞者株守
而無它奇戰陣者宏放而鮮收拾卑而彼弱來臣則喜功之
士張之太過危明之臣計之太深而鮮當于措置夫一夷狄
也何視之過哉裴度有言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
處置得宜耳處置者禦之之謂也故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氏
交市魏徵言之矣而事已即還之故土中國之防未始不嚴
頻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班彪言之矣而羈縻之不可撥以
為真華夷之限禦不可踰張弛之柄自我而發縱之機恒在
我既和匪繒不戰不伐且守且固而禦之之道不是過矣

國家之禦戎也　高皇用夏變夷　成祖三犁虜庭成德震讋

前代罕覯。肅皇英斷殪將更師不知凡幾而我武維揚擣
鮮得志　穆皇即位俺酋以款孫之故遂坒守臣塞上盟
今上握符撫運操權遴挽西番悔罪而乞貢市北虜俛首受約
來稱外藩臣者數年於茲蓋歷春秋秦漢唐以來所不多見
者然所以使之久磐而底定者必其勢常在于我可也虜性
堅吾摩之以使其馴習虜性較吾厲之以入于勒罰於其無
稍假之以令其得所於其有稍抑之以塞其妄求推移旋轉
如弄丸於九仞之上牢絡羈縻如掣電於九天之上于以消
其匪茹之心熄其狂究之謀所謂治之以不治者如斯而已
班固之論曰制御蠻夷之常道亦曰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
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嗚呼盡矣



三論　禦古今言禦夷者不出戰守和三策矣而三者之中利害得
失亦各異焉昔漢大宗襲婁敬之策發使約婚民得以緣南
畝而海內用饒此和之效也然屈中國以奉夷狄則辱矣孝
武赫然命將封狼胥禪姑衍匈奴逃北遠塞幕南無王庭此
戰之效也然罷士馬以勤遠畧則黷矣度河自朔方以西至
令居築城通渠稍蠶食北地而虜不敢爭此守之效也然轉
漕山東為費鉅萬戍卒未見省而閭左皆病則勞矣賈誼當
憤匈奴之桀驁流涕漢庭而其三表五餌之策乃欲賜之盛
服車乘音樂婦人高堂邃宇倉庫奴婢又反出於歲繒之下
則疎矣歐後仲舒陳負子之約安國止馬邑之師魏相陳無
名之兵蕭傅中挹禍之義言雖不同要其旨歸則亦班固所
謂縉紳之儒專主和親者耳■總覽當時之事究觀諸臣之
言大抵皆以敵之強弱為強弱而非以己之強弱為強弱故
利害得失泰爲善乎陸贄之言曰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
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形變不同胡
可專一故強利用戰弱利用守強弱適均則和焉斯言也雖
穢苴復生无以易矣蓋敵有強弱吾亦有強弱敵有盛衰吾
亦有盛衰惟能使盛衰之勢常在於我則料敵觀變操縱有
餘且戎馬之足時去時來禽獸之心乍嗔乍喜堂堂中国不
必視為重輕吾將良而兵勁食足而備完如此三策者隨其
去來喜怒而應之和可也戰可也守可也寓戰於守寓守於
和亦可也然懸空索而戰戰可克乎昼空城而守戰可固乎



抱空約而和和可久乎大抵戰守和三策也而守常居戰與
和之中能守則可以和可以無和能守則可以戰可以無戰
是三策總歸之一策也許和勿許和二說也而許之以迹不
許之以心術戰守於間服寓防禦於羈縻是二說歸之一說
也此所謂審盛衰強弱之勢而為之者也然古昔唐虞以
夷狄循叛為變而當時君臣相告勉称率服者曰惇德允元
曰頌來王者曰克艱無怠曰既而舜而陟朝万国格有苗叙
西戎史書而記之声施万世則聖人制禦之術固自有本矣
右所紀四夷皆中国四方边外之夷也其自巴蜀以東歷
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　峒山箐之中如曰犵曰狑
曰猺曰獠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蛮也而其間最桀

撻者曰猶依山以居性習不常若猿猱然無定在無常業
不相統屬也而浙南越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越
嶲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能盡歸王化者時時為都邑
居民害益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
與蛮夷雜居時或竊發備禦為难非若西北边塞之有限
隔也故於頃歲為[illegible]患者又另列于左云

嶺南麟羅旁諸猺獞　按羅旁諸猺内結山箐幽深之黨而外
通海洋突犯之寇烏合蜂屯彼實為逋藪自與兵蕩掃之後
建治設官立屯分戍彼猺獞業已衰息頃因浪賊餘黨呼撚
撫猺遺育出沒嶮巇小有寇鈔時議者欲仍動大兵非也浪
賊倏忽去來本無定穴第繕其城壖而謹其防撫猺緊多種



類未易盡夷第寬其約束而安其業其攻剿自當潛弭且新
州方設憲臣理兵務相犄度勢屬置有方固可一變而馴之
也近者求寧一建而右廣息肩都蛮一平而叙州安堵芟薙
之不如抚安驗矣必不得已或以抚安運芟薙之方可也

粤西大藤八寨諸巢　按粤西有曰大藤曰八寨曰遷城曰六
十三山曰七山等巢粤東有曰羅旁曰王母曰雲稍曰毋[illegible]
等巢往歲督府臣因粤東羅旁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年
動衆二十万一㕘殱之兵威所震山谷為空乃西之六十三
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悔罪乞憐求生編里輸差盡從抚恤
一時東西兩山并称寧靖說者謂當時收兵太早經畧未宜
尚未万全逃匿余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illegible]作
出盤據傳巢劫掠水陸攻擾所城謂其熾蔓者在六十三山
等巢其糾合者為六十三山等獞欲東西夾剿殲此則[illegible]食時
西之獞偷所乞八寨鄰近之民又数数請兵撫剿莫所適從
而東西之勢當何先後然一省所急者在八寨兩省所急者
在夾剿故當時論者謂且置八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巢則八
寨悔罪如其不悛乘餘威殲之易矣其兵糧之定廣[illegible]
[illegible]正石之當辦則又別論也

西陲夷官　按明興平定西粤諸酋納款因而官之俾世守其
土惟時　二祖開天皇極人抗劝裔之長重足屏跡以待徵
令継及之際戎献馬貢方物島里赴　闕請　命最謹嗣後
熙恬亡際詳近界遠諸酋稍稍越法馴至于今威令漸弛盜



寇時肆徵調从期付伍虛冒侵糧逋賦嫡孽稱兵西南之間
大而逆逆則為[illegible]小而作孽則為蘇受楷家師老[illegible]
財費而剿撫其施日曼月激而恩威並爽當事諸臣蓋與有
責矣不可盡責之夷裔者流也故今欲使之俯首聽命而[illegible]
伏其野心交臂訪纓而盡得其死力土酋襲官領之失　國
家見厄大之患則處之當有術矣而用人其首務也

四川松州諸寨建昌餘孽　按蜀介在坤隅三面邊夷自漢武
通道之後每煩中國其西北則為[illegible]戎為松潘深入氐羌之
域何大姓小姓生番熟番之別作昔為吐蕃馮陵巴蜀之
[illegible]皇之所經略而竟未得其要領者也其西南則為沉黎[illegible]
巂建昌諸衛迷目猓猓之外諸種盤據[illegible]為邊徼非有定在

在昔為府中叛服靡常是諸葛武侯之所經畧而卒以攻心
為策者也我 太祖聖武布昭鞭撻四番西南夷交爭內附
稽首獻琛願比編氓徒與虺蜮矣然犬羊異類好利樂災少有
間隙信然而起邇年松州諸寨既已剿其兇渠破其碉穴壁
氏請命矣 建昌餘孽既皆俘其首虜燬其保聚計所殺獲
亦畧相當矣論者乃謂諸寨大創之後可圖數十年之安而
餘孽未殄宜大伸一怒之奮皆一時之策也然番戎無親視
我虛實我實則服我虛則投隙夷小醜馮緣篁箐我往則散
我歸則合隰之間無術焉則冉駹之捷不可遽忘桑土之徼
而捍禦之亦不必遽鳴伊吾之劍矣常勝在我制勝有經宜
酌而施之可也



貴州谿峒苗　按貴州古荒服地在唐虞為有苗之三苗舜竄
于羽而格之殷伐鬼方漢通夜郎牂牁[illegible]
願殷能克而不能臣漢稍置吏王其長卒不可使內親我
聖祖人統初集先撫靄翠來欽率所部夷歸附繼遣將發中國
諸將兵耕其酋之後至者因留戍之已設衛肖官據壁之
古未有也自文物稍興而兵鑄漸耗夷從有何暴而動者比
三歷兩畧而後定永樂中殘而田[illegible]
統正德中平清平香爐寨之苗嶽[illegible]
靖中討銅平鎮筸之苗蜜[illegible]
席安踞險者決矣然承平者懈弛之因恢闊者歲滋之漸令
伏莽擴踞肯或為東飯之所驅而倡肆其鼠竊鄰谿比峒者
或為私怨之所構而間逞其狼侵蓋誅之不足以傾軍旅之
興寬之或以釀癰疽之患故論者謂宜昭誠布公以服其心
蓄威養銳以制其命無事則鎮之以不擾而有手足聯屬之
安有事則驅之以必從而有臂指相使之便斯所以處貴夷
者矣

雲南撫夷土官　按滇周之百濮漢之西南夷也其類氏其僭
雖莫其人焚爨猓獠域殊種別自楚蹻開滇秦政通道始以
名入中國漢唐為置郡邑奉朝請然亦搶剽移徙叛服不常
自我
皇祖撫綏闡俘段明叩勦揚苴蹂轔平緬泯炎區而一之遂使
雕結卉服易為冠裳二百年來德教行溢矣



今上又念黔遐陬禁有司貢金比士增其常額斯民浸仁義
游詩禮樂之化蒸蒸已然殫徵阨塞華夷雜居山箐諸夷艱
據險阻而勦槊土官裂壤豪舉畧立而難求苟非事制曲防
却顧長慮竊恐民未得常寧地未得常安也

做右獻令王會解程崇　夫獻令者湯命伊尹所定以諭四方
來貢使毋遠越也迨于成周皇宇又溢入來會同各以其職
來貢而王會解作焉　西漢甘露黃龍間單于及蠻夷君長
來朝者萬人東漢建武間西域附者五十五國特未有圖其
事者至唐貞觀間突厥契丹鉄勒及遠夷重譯而至凡置羈
六十六所中書侍郎顏師古請集其事為王會篇閻立本請
繪其象為職貢圖非不偉然大也然代宗時突厥臣之不

足而又借香火以要之其後佐得之亦勢爲耳非所以諭于
勢之外也我　國家威惠孚洽極天所覆悉主悉臣以時入
貢朝匈　闕廷東南際海若朝鮮暹羅爪哇凡十有七國西
南夷若婆羅滿剌加凡二十九國其由天方通者又十有六
國西域則迤剌及甘凡七國其由哈密通者又三十六國它
如以蜀屬者若烏蒙諸所以粵屬者若鄰旋諸所以滇屬者
若平緬諸所以楚屬者若永順保靖諸所以川陜屬者若西
僧番族又百餘所其逝北三王及朶顏三衛海西女直亦行
家古諸凡航浮索引之國日域月窟之民贄方物稱外臣者
紛不可枚數也暨今倭奇把罕那吉祖孫一誠投身款塞展
我　明納塒我叛人大漠以北盡奔走之矣足以火珠玉璞



東珠鎧甲利劔山海巨麗之珍麒麟獅象虎豹駝馬火鷄句
鹿紅猴殊色異質之品綵罽奇錦瑟布鎖袱兜羅絨綸精鑿
之技罕充諸庭又貢之貢人懷之貢佛與舍利千方[illegible]多者
至六十種衍與至盛極隆匹商周而陋漢唐矣然其所由來
者則以我　祖宗撫運於前
今上繼緒於今聖作明述威惕惠懷者有以致之也蓋我
國家之威四夷也大矣而惟北虜爲甚
太祖資日本討而嵴雄諸蠻靖五溪而蕩平胡孽凡十有一舉
成祖詰朝鮮于安南俘錫蘭王而　親犁北庭凡三大振虜遂
遠遁僅存餘息三代以來威靈震盪孰是過乎我　國家之
恩四夷也孚矣而亦惟北虜爲甚

太祖賜高麗經書兒占城權稅定烏思藏拜爵而謚元主封元
後　璽書溫慰無慮數十
成祖復朝鮮印紐陞琉球國相歸暹羅漂泊而諭鬼力赤者三
諭本雅失里者再貢使縣次賚予無筭剽掠細過釋置不問
三代以來函弘從祐孰是過乎夫威則知惧惧則被心自息
恩則知感感則悔心自萌固宜其不旋踵而回心向化也迺
必遠
今上然後得其桑服款塞歸　命蓋明王慎德四夷來賓于今
見之矣由此循獻命之覲脩王會之典首白韃韃以及諸夷
殊形詭狀幷其封拜琛贄莫不具陳此伊周制作之遺響也
獻之　明廷下之史館按■覆載包容之廣大則思所以保



其大按華夷界限之要害則思所以弭其害障孰堅瑕胡以
繕之卒孰脆悍胡以簡之將領能韓白乎不者易置之勿後
督撫能叔虎乎不者易置之勿徒居安而防危兵戢而時動
彼帖服也坐受休養之利彼憑陵也徐畫剿艾之舉則無事
而萬國來同有事而群光泥首四夷之外將有暍炎山汗熱
海浮天溟絶冰漠繩繩而至者詎今日爾也噫此獻今王會
典之不可無作也然更有說焉泰之九三其方泰乎而聖人
曰陂而復以保泰也既濟之初九其方濟乎而聖人曰戒而
濡以弘濟也未濟之戒戶牖之虞今日不可以無講者夫海
氛息矣而倭奴伺隙垂涎淅直則沿海兵防不可弛也南荒
靖矣而山魈峽魅出沒不常則百粵撫綏不可忽也西陲戎

矣而哈密棄置無益中国則彼服之畫宜可須也遼陽捷矣
而三岔河故地東西防守係爲則裁取之計宜漸圖也三衛
屬矣而交婚北虜陰為鄉導則庚戌之變弗可忘也迤北未
矣而外示悃誠内懷狡黠則羈縻之策弗可恃也而諸夷中
所當亟為之慮者尤莫如北虜必恩出於威令惠不抑而降
心固威行於恩令威不測而雄心懾此古先聖人控制群醜
使其懷我畏我賴伏臣妾而長保塞上之安者也惟今日之當

## 治盗類

森観策盗一曰夫平盗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
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槖駝轉輸不絶其人便習而整其
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邉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盗賊則不然



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
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
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
以携其心葢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
心則急而変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
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
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
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
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嚇而取者以其急則
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伏之薰以艾
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制其命夷狄者

虎也盗賊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
而戟撞故曰平盗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盗賊者平之
非难絶之為难平而不絶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與
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盗賊之
起必有梟桀而难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
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
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掠攻刼而不
失爵禄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乱也故曰患莫大乎
招降凡盗賊之首既巳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
顧銷鋤而蹂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脇之民見被汚者
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迹山



海脱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
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恵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恵
哉极葦則損威威恵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
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盖渠
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徒汚染不治而許其
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於
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巳亂之道可謂至矣　策盗二
曰夫民之所以為盗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
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
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困于飢寒迫於逋負剽掠
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illegible]

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實緣曲折可矜可疾者焉不
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
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
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
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
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捕納於虎穴中若尹賞之治長
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進脅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
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
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
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
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



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羅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
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渤海也此數子者可謂善
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孕恐救過之不暇尚
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及者已為今計者
莫若重郡守之權聽於法外處置盜賊而盜賊可以清矣

右策盜一主論招降勞治非策盜二主論法外處置盜賊

策盜三曰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擁
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而所
可深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何則人之豪傑猶馬之有騄犬
之有㺜雖上視下從一日千里而縱蹄齧之變亦可畏也昔
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

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
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之
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
而有豪傑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
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傑為我籠取則彼亦材鼠輩雖
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

右策盜三主論籠取盜中豪傑

蘇軾代淮南李琮言于神宗曰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
惜其不入于道德有放縱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
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臣切嘗為朝廷計以謂



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
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
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也其
黨固不可盡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
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為
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麤才而能於六
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
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
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
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
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于

朝所獲盗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盗大姦隨即録用若只是
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
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時自然競勸而向之遺才皆為
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右蘇氏之求豪猾告捕自効

弭盗一　歸重在衣食教化盗曰弭盗　按周官士師掌追胥之比司厲掌盗
貨之辨野廬掌畿内之守脩閭掌城内之禁古昔盛時所以
防盗者無所不至非但以示国威之嚴遏其因以防非常之
倅變蓋天下事孰有不起于細微哉盗賊之患人類以為不
足恤而不知天下之禍常生于所不足恤而馴至于不可救
然而其致之也靡不有所因或起于征役之勞苦如秦之勝
廣漢武之羣盗隋之王薄輩宋之方臘元之方国珍是也或



起于妖術之惑衆如漢之張角宋之王則元之韓山童是也
或起于才能之淪落如唐之黄巢宋之張元吳昊黄師宓徐
伯祥是也其治盗之能莫如龔遂之教化張敞之名望賈琮
之清平不煩刑而自定他若虞詡之三科李崇之楼鼓實稱
之義嘗張詠之恩威皆足稱焉苟過于嚴則為漢之范昆而
沈命之法起過于寛則為宋之王繼恩而縱敵之弊生幾有
濟矣若夫置州郡之兵選捕盗之官明賞罰之法去冗官用
良吏以撫疲民四郊則歐陽之策也廣脩遺逸之路則富弼
蘇軾之策也而其本則不出于范祖禹所謂開衣食之原立
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今之長民者尚留意焉

弭盗二　歸重在抑游惰正俗故亦曰弭盗　萬曆浙江程策曰今天下称又安

矣而盗不止頃歳江介盗生探蕭府奪符篆矣浙省之地盗
剽㤼輸之吏而奪之金矣此可謂之治辦哉夫昔之論盗者
曰衣食不足也守令無良也政賦不均也固也而猶有不盡
然者何也則以導民者不講於先王防微之意而徒詳于先
王救敗之法也昔成周之時太宰以九職任万民大司徒辨
土物而施十有二教郷大夫考德行察道藝州長讀法黨正
掌教治族師掌政事司諫糾民德司牧誅邪慝日夜整飭其
民而納之於善惟恐不及然而有不勝也於是乎大司馬以
九伐正邦国士師掌八成聯什伍比追胥司厲辨盗物野廬
擦賓客達道路司寤禦夜禁脩閭禁徑踰所以捍禦不虞而遏
民狂詐者又如此故雖有奇心衺行無以為也夫先王非恃



其有防姦之法而恃其有預姦之法非恃其民之必相戒不
犯陷網而恃其民無恣睢之心蓋禁於未發則逸而有成禁
於已發則勞而無功故秦觀之言曰盗賊平之非難絶之為
難今欲治盗非剿則撫人人譚之矣余所論者絶盗也賈子
曰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
而民愈苦使民智而民愈罹於懸網有瑰術於此奪民而民
益富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愚而益不罹于
法網今雕文刻鏤之物繁多而纖微苦窳之器日變民弃完
堅而競巧脆宜一日而作者今十日不能成可用一歳者今
半歳而敝不耕而食費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
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其數不可不知也

故語曰豊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道者順也然則欲絕盜其惟抑遊惰正風俗乎　故宜令民不緣南畝者一切繩之以法非已當仕不得服華美非戍卒不得帶劍非大享燕不得舉樂非飲射讀法不得群留于城市宮室器用輿馬之物婚娶喪葬之儀一尊裁之於　國典不得有所踰越有司時察其奇衺者而法之以無赦則雖周人化民成俗之道有難卒幾而禁奸銷慝之術其亦庶矣彼昔趙廣漢之治京兆也以鉤鉅王溫舒之治關中也以投缿張敞之治長安也以致群偷尹翁之治扶風也以知主名龔遂之治勃海也以解亂繩虞詡之治朝歌也以設三科張綱之治廣陵也以單車非不足以懾稜名于一時而快雄心於小割也然抑末矣昔晉用隨會而盜奔秦子太叔用子產之言而萑苻之澤不久篤嗚呼弭盜者焉持其本哉

治海寇接濟鄉導之奸　寇之在海糧食不月計物用不時足而必資於接濟險易不盡知虛實不盡聞而必資於鄉導是接濟者固寇所恃以持久而鄉導者又寇所恃以長驅者也今當禁於接濟之奸給牒下海禁非不嚴而遠洋越島民之邀厚利者如故焉必責之於兵船漁甲之巡邏而懸以重賞約之於商船漁舸之連坐而繩以必罰使寇兵而斷盜糧者奸有弗容可也於鄉導之奸懸榜招徠意非不善而倚商籍販民之利寇皆者猶故焉則嚴保甲之條而稽其來往設緝捕之禁而懲其兇頑使逃來[illegible]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十五

夏官部第四、　古吳常熟後學[illegible]

## 要害格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采薇以下皆以城守要害遣勞將卒之詩也則雖甚盛德之世固亦恃地以為險哉故周官有掌固司險之設月令有固封疆脩邊境完要塞之文蓋其慎也降自春秋而下如楚人之近城郢都者既不能遠撫邊境若漢文時候騎至雍甘泉者又禦邊無道至于唐以天寶失河朔以北石晉以燕雲賂契丹是為失險而宋人以內地為邊境則又無所謂邊矣我

國家東自三韓西抵哈密延袤萬里開設九鎮統重兵據要害列堡分屯以捍外衛內者至嚴密矣然先達嘗言之撥禮規訪時宜為萬全之計以圖萬世之安者不無可講焉次要害格

九邊總類（以下九邊諸論主鄭端簡許論互參王恭襄楊文襄[illegible]）

王恭襄瓊論曰我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皋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天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固聯屬山西諸鎮鎮戍之嚴未有過於今

遼東

楊文襄一清論遼東保障曰比隣朔漠而遼東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虜第遼之保障困於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烏木栗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芻糧可省十之三四鴨綠江在遼東都司城東天下大水三此其一也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内通幾甸盖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包絡東北南走海上海薄蓋金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呉浙地饒魚塩穀馬　國初馬雲葉旺經畧置衛所不復如古設郡縣獨遼陽開元有安樂自在二州處降夷其保塞奚夷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兀良哈朶顔福餘大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恩威羈縻為我藩蔽而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也東北諸夷倚虜火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西北俗仍北虜時時抄掠故遼東備边將諸鎮異要在随勢安輯先事防守俾信義相懷足制其心斯為上計俘斬論功第二義也寧遼東西兩屯頗安驗

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与遼陽河河亘数百里遼陽舊城在烏草木叢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与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荒豐道里迂遠人每憤匕焉成化以來屢議收復而屢作屢撤竟不可也遼陽以此益聚兵兵食益窘開原三城三面受敵大堡雖復二虜撒巣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累我男婦畜産二江外否即禁之耕織日夜无休時西馬市於沛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夷貢市内外皆小多伏虜我难於斥望瀋陽雖有關虜馳牧外險内夷不能援鳳凰壁戲與番鴉鶻鎖鑰西北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無海冠弘治中嘗一至未及岸而去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渡恐若沮洳焉他如单馬市之奸欺糾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塋軍之月給数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

國初即古會州大寧地我
高皇既逐元君廼即此地設北平行都司與營諸屯衛封建寧藩与遼東宣府聯絡東西為外边已而魏国公經畧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為内边以故薊州西接居庸北拆而東南抵海上盡漁陽盧龍皆其區内㳄泛東萊陸走趙魏肩肘奚達襟帶水澤盖京師左輔也又地壤深厚樹畜魚塩黍稷之利甲於埏内
文皇靖难兀良哈内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北平行都司於

保定為大寧都司而散布其營諸衛於京府之境大寧地尽畀兀良哈通貢互市為我藩籬即朶顏大寧福餘三衛是也自是江螺白雲之北棄与戎寇遂東宣府声援隔絶諸夷裂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ヒ收縮譬之左臂癰腫則上谷孤子後背傴僂則薊尤单薄噢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胷腹則陵寢驚逼失計甚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方隅寧謐土木之変三衛為也先鄉導始命都御史鄒來李紀畧已而總兵叅将内臣増設日多三衛亦嬌詐反覆然尚未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瓔因燒荒掩殺無辜边衅遂起正德以来部落既蕃朶顏独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仍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



稱結覦逅北恫疑中国而叅将陳乾覩杵先後陥没以故三衛口騎嘉靖中華蘭台輙要官賞請益貢稱梲所伏不浅也薊花頷攤進陵寢京師後門本兵无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实此其単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関外開田可募兵屯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本残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难立為壍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嘗設有関城勢孤难守議者欲塞川流建石壩数十令其錯綜宛轉下通流水上傳烽火亦一策也喜峰口三衛貢道稍深峻燕阿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声势相援虜即至中両營當其衝燕阿密雲相掎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内防虜當大挫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无海寇若乃山巒林莽樊樹阻固以供薪炭伐條救以就畦薄嘉靖中胡守中又出塞盡斬遼金以来松林百萬自撤藩蔽矣

## 宣府

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黄厓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　成祖三犁虜庭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宣德中遂徙衛獨石蹙地蓋三百里土木之変獨石八城殘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勢完易守然去京師近北門鎖鑰所宜慎也鎮



分五路獨石八城為北路地雖懸遠然阻長安嶺虜難逕下中路葛峪太白陽青邊諸堡西路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川皆稱虜衝警屡至烏東路永寧四海冶龍門朶顏所伺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横嶺児亦要地也今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矣如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晋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榮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両鎮豈容已乎且宣府軍素稱敢戰矣乃嘉靖間叅将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関山王經前後陥没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那举之殺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况習聞大同之変耳目所染可不慮哉此撫臣守將交任其責可也至邊儲一節倉廒僅存芻粟日耗無有

警報輙議空運甕城論守幸虜無他計徒為首竊即狡不過也之
灭餙章耳然使虜入內地知我虛實不徒寇掠更迭困我當
府至京僅三百里奈何不為之所也

##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松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虜
患虜南犯應朔不西入平虜威遠則中經右衛水口諸城堡
即掠順聖左右天城陽和當其衝矣平虜西連老營堡近偏
頭関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麥川狗澗灰泉皆套虜渡口
虜涉河瞬息可至故大同稱難守況自多故以來大邊既失
二邊之內棄為虜牧場軍騎偵瞭不明至與虜通反為鄉
導夫役五堡增高山聚落之戍為急五堡復則屏外固內而



沃土茂田盡為我利二邊宜寧諸縣棄地漸圖恢闢高山聚
落二堡實鎮城兩腋東西虜衝豪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而
犄角之勢成矣或謂張文錦之致變有可懲不知文錦之敗
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是處文錦之事未幾
而養成之也征之不克撫之不輯用夏從夷為禍尤棘正綱
紀布威信化頑囂潛消黠驁不震不竦在得人何如耳北虜
貢路例在大同弘治中許襄毅公進巡撫非三年三貢各邊
寧謐者數年昔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飭士卒饗軍吏無所
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
匈奴許襄毅巡撫之日裁占役禁掊克恤調遣優死傷鎮人
至今不忘為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

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驕驕則阻威
之不服而恩之不感驕悍之習何以馭之非然則撫臣守將
須擇人可也

##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衛棄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
史余子俊議從鎮榆林堡內地稍安又築邊墻自黃甫川西
至定邊營亘千二百余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復塹山堙
谷名曰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敢輙渡河我得耕牧套內益
以推拓闢獵之利稱雄鎮矣當其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亦修
邊虜不復入套者二十余年久之玩弛墻薄塹淺虜遂以套
為巢穴成化弘治正德屢有搜套之議或謂當尋湟唐受降



舊城又謂當復守東勝東路可無虜患然用人理財宜在所
先審時度勢未易言也我兵日歛虜巢日深譏利皆失鎮城
四望白茅黃沙地無産穀商無通貨一切芻粮仰給腹裡以
治正德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清改本色為折色重以災沴
民逋動計百万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誅即虜壓境
擐魚河我餉道遂絕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可得食倪岳許論
嘗欵通舟河渭轉漕邊鎮此本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榆
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敢勇戰不貫胄虜
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才
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矣

##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黄河繞其東南險固易守沃土長流生理饒洽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虜既入套河東三百里花馬池清水营左右又為敵衝自巡撫徐廷璋築墻總制楊一清王瓊屢增築更益敵臺足禦小寇顧兵寡勢分虜大奔輒不能遏嘗聞弘治前虜不戀套或連歲不至即至在冰壁時凍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冰時伺虜入則戒嚴出即否今虜渾脫飛渡數万立濟經年在套安為巢穴誘我逋逃尽知内地虚实咸寇固靖不得休息許論欲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參遊統制居之而分屯重兵清水興武諸营令三百里内旗幟相望刁斗相聞鉄柱白水諸堡水草大路尽築墩堡可謂扼吭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許論又曰往時虜出入河套犯甘涼皆由賀蘭山後因総兵杭雄敗後遂出山前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不知寧夏所終也王瓊屢鎮遠關而城平遠棄地蓋八十里以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狭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内皆漢朔方地今棄與虜城而守之於涼靖固中衛皆安枕矣噫豈易言哉

甘肅

桂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边不同極為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有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為韃子南為番子声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恐之恐韃子卒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瓜文耳其地專倚水利近来水利甚微不能浇溉說者以為势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帰咎於也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暘不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餓色又况以西夷北虜劫殺数次客兵主兵不時駐剳止地方所以日削月朘以至今日也

甘肅所謂河西四郡所斷匈奴右臂者也蘭州為金城渡河而西大百余里至涼州為武威又西四百余里至甘州為張掖又西四百余里至肅州為酒泉郡又西出加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谷塞諸城皆墩煌地洪武五年宋国公馮勝下河西遂棄墩煌關加峪自莊浪而南三百余里為西寧衛古湟中也自涼州而北二百余里為鎮番衛古姑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為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我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策屢勤朝議胡世寧論之悉矣亦不剌阿尔禿斯二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為西南患頃許亦不剌内附議以敗弱故棄不納似為失計正德中土魯番西犯甘肅彭澤陳九疇皆以忠勇獲罪貽笑奸夷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要啗遠近境結以恩信西制土番北制虎刺比策之上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止云戎心叵測而不知彼虜易用乃今自據西海散之河岷阻扼

[illegible]夷用事建寺立僧有深思焉西域稱王數十貢文數百

我經驗无厭苟不徵物給符限年勒名坐困中止矣嗟乎河
西危則洮岷臨鞏漸被其禍關西隴右爰方棘也

## 固原

固原本開城縣成化以前套虜未織專備靖虜一面平固安
會閒稍得休息弘治間火篩入寇内郡遂為虜衝始改出州
治設固靖甘蘭四衛統以總制參遊與寧夏為唇齒寨上人
謂花馬池諸城為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固原可无虞而
禦有講至靖虜諸堡修築亦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
門匕人求予次總制不駐花馬池固原未可息肩也每黄河
氷合靖虜衛北一望千里坦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履氷
南下蘭靖安會即為禍階調兵防守俟在氷凍而西風臨鞏
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固
原亦未可息肩也 已上九边已下亦係边関要害

## 長城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万余里非独秦始皇築也昭
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尽秦築也
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
城矣其他若魏若北斉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
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且有為民之意存焉
使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絶地脉之禍而廢其
已成之功非計也但内政不修而區々於外侮之禦乃至於
竭天下之財以與无已之功則不知所務耳



## 直隷三関 居庸 紫荊 倒馬
## 山西三関 鴈門 寧武 偏頭

居庸隷薊州紫荊倒馬隷保定鴈門偏頭寧武隷山西㨿
居庸諸関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断数百里鴈門直南北
太行絶東西表裏縦横左右帶帯闘狄藩華險由天造山西
自井陘西北数百里崇岡複嶂扼為居庸迤邐東折玉帯神
嶺諸山若拱若抱八 陵在焉外拒四海右潮河川右北口
去虜不遠故居庸為京師北門居庸左轄盖漁陽盧龍當山
海之際古渝関也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而南以往包絡数
十城甘平原沃野北倚山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
松林数百餘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入児尊元兵趋
南口者紫荊倒馬二関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専内連真定保
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為之限隔騎兵
便馳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徳
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鴈門三関東起代郡外断雲中内略
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稍絶險虜入大同川ニ邊不
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営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寧麥
川野猪口入婦女窩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傳河曲東北時時備大
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関羅夫環戈伐柝荷戟守吏辨符行者
脊有曳踵左右森立正徳以後商者入賂逋者奸闌廢墜蕩
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覈符券乎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

居京師習兵器市禁物群來旅往如履康衢可不慎哉

陝西三邊四鎮

陝西三邊列鎮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東黃甫川至定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墻外悉為河套套長幾二千里橫自墻距河遠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惟黃甫川八九里耳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娘娘灘羊圈子渡口冬水涸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衆自坪或灘或渡口入套每遣零騎伏林逐草往來不絕是以套中無歲無虜由橫城渡河而西為寧夏鎮城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在河外有蘭山後虜時住牧警報屢至由鎮城渡河東入靈州至常州三百四十里常州南接固原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皆在河內套虜秋由花馬池潰墻入山後冬由靖虜衛踏氷入則臨鞏凉慶諸郡縣皆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華哂等族有番落涸泉流壁之間環而居者皆犬羊也

紫荊關 此已見前直隸三關又揭其要耳

元人進金史表有曰功卒摧居庸關北控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搗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據居庸而謂之扼背出紫荊而謂之搗吭其輕重緩急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因死生之係也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足為重鎮而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通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識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荊其亦不知大勢矣參衍義補

黃河套 河套非宜亦已見前寧夏鎮第此地為國家常燕復之地故又特詳之

黃河套為古之朔方諸郡以限華夷而為延寧之扼塞也其地周迴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逾河則唐三受降城又東則東勝址也

國初虜循黃河之外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始築榆林堡城列營積粮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自是虜頓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毛里孩糾衆深入而孛羅繼之阿羅復勾引滿都魯能加思蘭聚衆益為邊患時大臣有復套之議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盛行視朶以為未可輕議特繕隍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而墩臺崖寨拓城屯田靡不周至自是榆林為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為三矣此余肅敏子俊經略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敏肅為失策嗣是撈邊廢亦屢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嘉靖丙午虜竊據套中侍郎曾銑為陝西都督上言後河套事內批嘉

奘然中外皆知兵薪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弦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而又為當路者所沮竟及於禍或曰然則復套終不可議乎昔丘文莊有言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者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建三城於河之外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脊也唐自有此城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之甘肅寧夏固已足備其西然三受降城之舊東勝之守尚有可議或其財力未易為亦在任之有人行之有漸履之有道耳嗚呼此豈書生所輕議者哉參衍義補今許及崴抄



野記曰天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者有言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秦襄毅公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常便也　上是其言

京師內外藩籬總論

京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太行西來環而繞之東極醫無閭之境以為第一層之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之境而至於保德州之黃河重關列戍以為第二層之外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而京師東北藩籬遂成單薄於矣異時則有外患可虞也謂宜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庶

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根本固無可乘之隙虞外之患也又於山後緣邊之北東起永寧之四海冶西抵保德之河堧自東而西計其長得一千三百餘里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因崖險隨地勢築為城墻以相連綴亦無甚勞費者昔高閭謂十萬人一月可就而有五利矜乘無警之秋豐登之歲而費貲糧人力以成此功則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　國家實享其利矣參許補衍



江淮襄陽巴蜀要害

昔人謂畫野分州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故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荊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荊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抵於城都土地險峻沃野千里二江合流峨眉重阻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而不知為守淮計知有荊湖而不知為襄漢計知有巴蜀而不知為漢中計非知險者也蓋長江所以為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為荊吳之唇齒漢中所以為巴蜀之門戶陳宣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啟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

秦昏師泛水而朱序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荊
湖則荊湖終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
固之志姜維列守劍閣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境蓋棄漢中則
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為家户備淮以為藩籬則長
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荊湖為重鎮以襄陽為唇齒則荊湖
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為要害以漢中為門户則巴蜀之
險可得而有也晉能守合肥壽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
踰淮以窺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
取荊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越南鄭以謀蜀合歷代
之得失而並觀之荊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效可覩矣昔
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彥之自淮入泗以平司兗則



江淮之形勢為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灞上柳元景自襄
陽以克潼關則荊襄之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
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
夫昔人之論守險者如此則今日之守邊者可知矣

險固總論　國[illegible]依冏日國在國日固在野日險

梁氏晞曰聖人設卦觀象坎重險也故彖之曰天險不可升
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聖人守國夫豈恃險以為固也蓋險者天地之所設聖人固
不恃險以立國亦未嘗不因險而守國而其所以用險之道
則大矣是故成周設官掌固以掌王畿之固司險以司天下
之險而二官屬於司馬者蓋將謹固封守而預為備也如並

之險我器以戒不虞豫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此義也然
周人昔洛曰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則周公非恃險
以立國明矣今以掌固考之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必修也此
守之必得地利也士庶子衆庶之守必須也此守之必得人
和也餙器之設材器之用是城守之具必備也財用之分稍
食之均是兵食之財必足也役財必移守政必通恐其力之
有不足則人得以乘其罅也晝必三巡夜必三鼜[illegible]以守鼓夜
犄恐其守之不嚴則人得以投其隙也至於司險一官無書
則通達其道路所以絶侯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塞其阻路
所以杜姦寇入侵之道周人之於守備必為是纖悉委曲者
豈非以形勢為不可專恃而守備為不可暫弛耶若夫周之



所以守國者則又不專在是六典皆恃固之法九畿有職則
守在九畿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三百六十屬之官無非周
人所恃以守國者也如山林之有虎豹川澤之有蛇龍伏乎
其中而禦乎其外國之險固孰有大於此者不然則山河魏
國之寶吳起且知其在德不在險豈以周公之智而不及此

江防

按三國魏武帝再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
天所以限南北也而宋[illegible]劉珏亦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
可以固守則長江豈不成勝勢哉然王濬之克西陵北軍[illegible]
渡韓擒虎之濟采石陳人不覺則雖有勝勢亦視吾所以
禦之者何如耳呂頤浩有言諸郡自荊南抵儀真可渡處甚

多豈不可預為計埋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荊南專提督造船具諭水戰利害當時宋遷都臨安恃江為守故有此論今天下　要害固不係長江然潢池之警竊發不時順浩造船水戰之說可無預為之計乎

海防

按董氏俊卿之言曰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指北京言）腹心也則防海之策海口為要害矣故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塩為要害在淮則通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為要害於此為備而賊不能衝突矣葉義問亦言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盖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易又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挽於舟揖之間官軍阨於塘岸之口策之上也此雖皆為宋　而設與今日事躰不同然嘉靖以來海上紳黠之徒或射利以熾張或望風而嘯聚而島夷之為患者縱橫劫掠於吳浙閩中嶺表之間且數歲其始皆從海上來也使當時有建此策者挽之以土豪阨之以官軍而於所謂咽喉者吾據而遏之則彼豈能飛渡而登陸乎若熾張嘯聚之徒又不足言矣今幸海波不揚而桑土之微不可無慮其間規畫之宜如簡沿海之軍復戰艦之数固所當預者宗人防海阨其要害與土豪分寨為主之說誠有可行視昔日縱使登陸而百方禦之不得及召募烏艚（[illegible]）



#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十六

## 秋官部第一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 刑法格

夫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左傳）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耳（漢書刑）故聖王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鑽鑿刑也）薄刑用鞭朴其所繇來者上矣（漢書）然威實輔德刑以助教所謂本末有序以致刑措帝王之極功也自礼教既衰用法一切嚴削至於囹圄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媮（同偸）提而有識者乃思為清源正本之論欲刪定律令參酌古刑悉蠲文致微細之法使刑可畏而禁易避亦深有意焉其因擴撫古今律令議比之大要次刑法格

### 刑總類

易噬嗑彖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象電光勅法象雷威）賁彖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旅彖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賁旅二卦賁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旅山上有火明無不照明在內止在外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如獄未具而決之也留獄者如獄已具而留之不決也賁二卦相反而互相用者如此）豐彖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豐卦上震下離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豈容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盖明並用如雷電之擊必共至並用也）　中孚彖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

議獄緩死（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山嶽感人物此風威水受所以議獄緩死之象而能動天地獄）

（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存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赦法少正卯無縱理）

丘氏濬曰易卦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明之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則兼取艮蓋獄以明照爲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濫然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非艮以止之則輕於用刑惟中孚一卦則有取于巽兌先儒謂中孚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蓋用獄必明以照之使人無隱情震以威之使人有懼志而又當行而行當止而止不過於用其明而恣其威也夫然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罪至再至三詳之以十議原之以三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士師旬而職聽之三月而上之議而又議緩而又緩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本乎至誠孚信之心存乎至仁惻怛之意而在人者無遺憾矣

戴經獻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刑爲筴以人爲手而御天下

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倫（理也）郵罰麗于事（郵與尤同凡有罪責必使罰與事相當）

（附從）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附於所親）（原於義有所定者意之法之權而已）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宜以別之（上示）（大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司寇史也）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在王外朝）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曰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爲人慮犯也）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虞書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傳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本末垂華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金作贖刑者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言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或其罪重而即不許其贖）此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蓋其輕重畢舉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殺人曰賊攻劫曰寇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服其罪也）五服三就五流（五等之刑象者有罪）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　傳曰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竊恐惟大辟弃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不使風中而至死也五宅三居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也惟明克允又戒以當致其明察使刑當罪而人信服也

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干犯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夏作禹刑（禹通作）刑官曰大理　按向有夏書昏墨賊殺之文

商湯制官刑（官刑之官府）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歌常舞若巫覡然）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過而無度）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侮謂輕侮）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周刑　周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按昔人論言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樂哉蓋力不勉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亂不除則民不安而民散國離矣孝不盡則忠不絕而家破國微矣職不舉則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禮不行則中不建而君弱臣強矣此野軍鄉官國刑之不可以已也然則刑之為刑雖屬於秋官而五官不得不治焉事先王所以化成天下而保其終不怠而久不廢者職此之故矣

以圜土聚教罷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

按圜土者獄城也凡為邪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以所能役使之書其罪惡于大方版著其背以恥之所謂施職事



焉以明刑恥之者是也兩造者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取其直也）然後聽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兩劑者使獄者各齎券書然後使入鈞金又三日乃聽之不券書不入金則亦自服不直者也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也凡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坐與獄各以罪輕重為差肺石赤石也凡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凡此皆大司寇之所職也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於

旬乃弊之（斷之十日乃）讀書則用法（既言讀乃論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以八辟（法也）麗（附也）邦法附刑罰以三刺（殺也）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按五聲者一曰辭聽不直則煩也二曰色聽不直則赧也三曰氣聽不直則喘也四曰耳聽不直則惑也五曰目聽不直則眊也八辟者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如三恪二代之後） 三刺者一曰訊群臣（上士以上） 一曰訊群吏（府史胥徒） 三曰訊萬民（不有德行不仕者）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小司寇之所職者如此）

士師之職掌國五禁以左右刑罰以五戒先後刑罰掌邦之



八成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各掌其鄉遂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按五禁者一曰宮禁（王宮）二曰官禁（官府）三曰國禁（城內）四曰野禁（郊野）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使之內有所聞以書而懸於門閭使之外有所見如古之所謂禁書也五戒者一曰誓（若誓誥之類）用之于軍旅二曰誥（若誥之類）用之于會同三曰禁（若不許其為之類）用諸田役四曰糾（糾察之類）用諸國中五曰憲（表而懸之也）用諸都鄙蓋五禁以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五戒以做其勿怠施于事為之際一則使無進而懸于罰一則使無退而麗於刑所謂左右先後刑罰者也其所掌八成則一曰邦汋（謂斟酌盜取邦之機事者）二曰邦賊（謂潛謀為逆亂者）三曰邦諜（謂為異國伺間者）四曰犯邦令（謂干犯時令者）五曰撟（撟讀曰）邦令（謂詐以行所令者）六曰為邦盜（謂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為邦朋（謂朋黨相阿以亂政者）八曰為邦誣（謂造罔以誣惑眾者） 此又正亂之成法使士師掌之使其知有犯於此者必刑之而無赦亦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之道也然此士師掌在國之法者耳若其布列于外者在六鄉則謂之鄉士在六遂則謂之遂士在各縣邑則謂之縣士各掌其民數以糾戒令聽獄訟異死刑而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也） 以職事聽於朝（鄉士二旬遂士三旬縣士三旬） 而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受獄訟之成也）協日（可刑殺之日也）刑殺肆之三日（陳尸也） 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謂期聽之日則王親往議）



之遂士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則王命六卿會其期先王之不輕殺人如此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其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按五刑所謂肉刑也呂刑有曰作五虐之刑則在蚩尤之世已有之而五刑之名則始見于虞書然亦未有其目也蓋其目則始此墨刻額而涅之也劓者割其鼻也宮者丈夫割勢婦人幽閉（淫刑也）刖（則）截其足也殺者即大辟死刑也司寇掌斷獄弊訟而輕重應否之間一聽司刑之所附麗此先王之世法相參而民無冤者歟

書君陳王曰(成王)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
以削(削刻)寬而有制以和殺民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
乃辟(刑而可以止刑乃刑之)狃於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犯此三者雖小罪不可宥以其所闗者大也)
按周書君陳篇孔氏以為周公遷殷頑民于
下都(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
其策命之詞中言周公之訓者三而此則訓其用刑也複
玩其詞既慮君陳之狥己又慮君陳之狥君而惟欲其審
輕重之中此成王所以稱令主者耶
書呂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刑凶器而謂之祥古者刑以期無刑民協于中大祥之也)
兩造(前註)見具備師聽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五辭簡孚(無核其實而可疑)



正(簡核也)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也乃質于五罰謂五罰之疑也)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乃質于五罰又不應于罰而有罪之疑也)五過之疵惟
官(威)惟反(報德報怨)惟內(女謁)惟貨(賄賂)惟來(請求干)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以此五者之病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五者之罪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五刑之疑有赦五
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鄉)無簡不聽
具嚴天威(上帝之臨汝)　按書呂刑蓋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
訓刑以詰四方史録為篇蔡氏以為此篇專訓贖刑蓋本
舜典金作贖刑之語夫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耳
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
許其贖今穆王贖法所謂五刑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曰
惟倍曰倍差(倍而又差五百兩也)曰六百鍰曰千鍰而其屬惟三千

者蓋并大辟而亦與之贖免其勢必至于富者得生貧者
獨死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蕭望之非言此)此蔡氏所以謂
夫子録之以示戒也然馬氏則言哀矜庶獄乃此書之大
旨贖特其一事耳(後世儒者因穆王有巡遊之事遂謂此書作於巡遊之後亦已疎矣)故謂此
書作於既歸祈招之後庶幾近之
春秋鄭晉刑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貽子産書曰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
辟(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
書錐刀之末(小事)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
鄭其敗乎復書曰吾以救世也　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



鐵(一鼓鐵而計令出)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
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
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
何以尊貴(貴業不礼藏鼎書責)貴何業之有(民不奉上則失業)貴賤無序何以
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宣子范宣子時晉蒐于夷)晉國
之亂制也(軍帥一時一蒐而三易中軍帥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
按孔穎達正義云子産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
而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是不然夫左氏
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以為范宣子所為非善
政耳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令人知也其論子産亦有未甚

孟子產相鄭當王室既卑諸侯力攻鄭國介于晉楚法禁
民怠政亂俗訛觀時之宜設救之術以外抗大國內安諸
此故仲尼見爭之閒死出涕稱為古之遺愛孟盛德也然
則鄭之刑書晉之刑鼎可同年而語哉　或曰鄭晉二國
刑書皆先世所有然刑雖有常亦臨時而為之輕重公錄
于器則為定制无復古人酌量之義故仲尼叔向說之非
謂刑書不可有特謂不可鑄耳是亦一說

戰國至秦刑　魏文侯師李悝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
於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
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
具其加減所著共六篇要皆罪名之制也志三國魏　西漢書



曰端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夷三族增加
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至于始皇毀先王之法滅
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以日
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刑　高祖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餘悉除秦苛法其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
攈摭收拾也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增除參夷連坐之法部主見知之條
益事律興廐戶三篇攈摭　按高祖三章之約蕭何廣為九章既益矣其
後叔　孫通又增為十八篇至武帝時又增至三百五十
九章其決事比乃至萬三千有奇作法于廉猶恐其貪其
此之謂與

文帝除肉刑　按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
而姦不止謂黥劓斬趾也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
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魏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
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逮景帝中
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則是宮刑復用其後
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賀皆坐腐刑蓋雖以施諸死罪之
情輕者而其用心亦異乎孝文矣論者乃曰孝文既除肉刑
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豈必復肉刑而後能不殺人耶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按西漢書漢初雖約法三章然大辟
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既除之矣其後孝文與平勃誅
諸呂除收帑相坐律令非甚盛德哉乃新垣平謀為逆復行



三族之誅故班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
如此甚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袁盎陷晁錯但云
方今計獨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
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
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議族解則
皆文帝族新垣平啟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刑錯之
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為盛德之累乎

景帝定箠令　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
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
令後當笞者笞臀蓋先時笞背也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
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

武帝條定法令　武帝即位徵發煩數百姓貧耗酷吏擊斷姦
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急縱
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
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相比況也）万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是以郡国承用者駮（謂不曉其指[illegible]意不同也）或罪
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弄法而受財如市買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所
欲陷則予死比（附也）議者咸寃傷之
宣帝置廷平　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其
為置廷平於是選于定国為廷尉黃霸等以為廷平（員四人）
東漢光武有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立春
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動作從之
一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断獄得情號居前
代十二（十断其二計少刑也）按此乃范曄之論也所或者乃謂其有
綜覈撫切之弊何耶試观當時竊治楚獄累年坐死徙者
甚衆非寒朗言其寃則帝必無洛陽録囚之幸矣此鍾離
宋均每以察慧為言者耶
章帝詔有司絶鉆鑽諸慘刻之科解妖悪之禁除文致之請讞
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獻帝時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畧曰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
思死類多趍悪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黥布為



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絶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
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
不齒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
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悪之路凡為此
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𢍰矩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
善乾不改焉
唐刑　刑法志曰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
之等數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
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
及人之為悪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旧
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
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盗八曰闘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
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為言耻也）凡
過之小者箠撻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illegible]）書曰
朴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
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
罪隷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輕重有年数而捨
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五曰死乃
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而流徙
之刑鞭笞兼用数皆踰百隋始定為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
流刑三死刑二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
當免之法唐皆因之初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

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五十三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
復定舊令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
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為令又刪武德以來勅
三千余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
六衛計帳以為式高宗時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長孫無忌
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行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其後
武后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勅文
宗有太和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
刑律統類

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
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



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
年斷死罪二十九

按唐太宗初即位詔死罪中書而下平議及覽明堂針灸
圖禁笞背豈不謂仁恕之資哉然自張蘊古之死也因奏
李好德罪不以實而斬之法官以失出為誡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
吏法稍密聞刘德威卿大理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
皆深文之對事在五年始矍然大悔不然豈有六年親錄囚徒
縱死罪之事乎由是言之則太宗終成仁恕之君者德威
之功固不可少哉

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濫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大
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為能至不釋枷而笞箠
以死者皆不禁有至死而杖未畢者　武后稱制懼天下不
服欲制以威乃脩后周告密之法任用酷吏周興來俊臣等
典大獄集告事共為羅織構陷無辜如狄仁傑魏元忠輩亦
幾不免其毒虐所被自古未之有也玄宗即位以來號稱治
平大理獄相傳烏鵲不棲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
為幾致刑措自李林甫用事始復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
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

憲宗英明果斷數誅方鎮然用刑喜寬仁　文宗時閹官肆
竟不能制所誅殺夷滅心知其冤為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
止　武宗性嚴刻　宣宗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
宥也



總論唐刑　按唐書刑法志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
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
惻物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
玄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簡省歲斷死罪五十八人
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国家多故凡所興革一切臨時苟且或
重武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
幾希矣懿宗以後无所稱焉

宋刑

宋刑法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勅一司一
路一州一縣又別有勅　按宋室用刑參酌古誼並建官師
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幾其失斷者曰大
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鞫之與讞各司其局初不

相閑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許之叙復無
辜者許之湔洗内則命侍從舘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之謝
與讞者皆無預焉外則如川峽去朝廷遠者委之轉運鈐轄
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盖分職以防閑考覆故論者
謂宋比之前世刑獄號為平治云然自中興以後務從省官
而獄有不得其情法有不當於理者矣
太祖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按委刑部詳
覆既而又令諸州録參與法司掾同斷獄嘗讀虞書嘆曰堯
舜之時四凶之罪止于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宝
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太宗太平興国中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鞫致刑獄



淹滯具名以聞又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
之復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有淳
化中置御史臺推勘官以京朝官充諸州有大獄令乘傳就
鞫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
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發式記上三限之制析物之皆今日所行折獄記之而
京江浙大飢民多相率持杵棒投券富家取其粟坐強盜奔
市者甚衆蔡州民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
推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以其事上
聞上感悟下詔褒之　論張江之断斯獄太宗既感悟詔褒
之矣又本州大發廩以賑饑民遂遣使分詣諸道巡
臨遣語之曰彼皆平民因艱食強取餱糧以图活命
其情非巨蠹悉為末減法可不從強盜之科其兇狠難制為
患閭里者姑便宜從事務於除惡繇是獲全活者千計其
讀此盖甚悲頃歲饑民之不幸焉彼為持杆投券之平民
者悉論死矣設有持寛厚之議如張江者以聞於朝則抵
罪者止于首事者耳何至盡死哉江南為澤国之區歲侵
之民多坐此患断斯獄者閲此宜知所感動矣
仁宗朝刑部侍郎燕肅奏唐貞觀四年断死罪二十九開元
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于唐而天聖三年断
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盖以奏讞之法廢失
朝廷欽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一覆奏
按燕肅引唐事寛死刑其意厚矣然考之唐凡决死刑京



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故全活甚衆今肅議一覆奏得死
如王曾時曾在中書所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
狴犴而久不得決者乎故曾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
於是遂有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之詔
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草率以恩釋
著為例名曰貼放由是吏無所牽制請讞者率多為減死
賴以生者不可勝數今世大獄不死可矜可疑者覆奏請
讞宜亦准宋故事慎毋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以失
朝廷[illegible]欽恤之意矣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断以勅乃更其目
勅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救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

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　熙寧中祖无擇苗振之獄既成詞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又十餘人蓋王安石以私怨諷御史王子韶誣其過自後多興詔獄有淩壓之法矣　按詔獄盛于熙豐之間乃柄國之權臣籍此以威縉紳祖无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絕忠言也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呂以傾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特勘張若濟之獄蔡確欲撼吳充而特勘潘開之獄其事皆起於纖微而根連株逮坐累者甚衆蓋其置獄之本意謂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黨與



按惇者至於詆涉指斥如李逢而劉育徐革等皆處以淩遲之刑則皆詔獄之興起之矣

哲宗紹聖中章惇蔡卞既用事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京高士及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嫌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京惇極力鍛錬不少置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先是帝曰摯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徽宗崇寧初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

丘氏濬曰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之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爲君甘間世異勢殊人情所宜土俗所異因時救弊不得不然則引決與例取裁于上可也宋臣僚之請得此道矣在今日亦宜然

高宗建炎初詔自今並遵嘉祐條法　按史自元祐變熙寧之法紹興復熙寧之制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各自為書而刑書寖繁故有此詔然自渡江以來有司圖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司省記省記因得予奪夫法令具存姦吏猶得而舞之况一切聽其省記則欺弊何所不有此劉一止時爲御史所以不能無論與

寧宗嘉泰二年刑部侍郎林栗言天下所上死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放夫有司以具獄來上必皆可論刑之人陛下貸其罪甚者凡一千三百六十人豈為細事請詔秘書省修入日曆上以示陛下好生之德下以戒有司用刑之濫從之



按嘉泰之貸放死刑可謂寬仁之政矣然觀當時臣僚之奏言近日行兇之人多有賂被死家財物不令到官且保甲巡尉縣道各有所憚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令若縱而不問則是被殺人者反為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嗚呼縱而不問者既得不死論入死按者又多貸放則相與殺者常逃於刑矣而被殺者亦何以贖之乎故凡大獄必鞫審請讞務得情實使無濫刑無縱罪庶乎其得中矣

皇朝律令

皇祖登極之初即為大明令洪武元年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

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敎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律意而不犯哉民既難知是欲吏之姦而陷民於法朕甚閔之今所定律令芟煩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体予至意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宋太祖建隆三年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之詔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　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



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勅皆在是但不用唐宋之舊名耳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悉其曲折故明示以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

祖訓訓告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已　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補之於

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補衍義

洪武七年劉惟謙進大明律表畧曰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不可復知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登大宝位訓廸群臣詳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歷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臣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輙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闘毆曰詐偽



曰雜犯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　按大明律七年所成也其後以律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為釐正定為吏戶礼兵刑工六類使各有攸司析十八篇以為一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析戶婚以為戶役婚姻分闘毆以為闘毆訴訟廐庫一也則分廐牧于兵分倉庫于戶爲職制一也則分公式于吏受贓于刑爲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名雖沿于唐而實皆上稽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以立百王之準繩者也然兵

文莊以為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隱世輕重今
承平日久已異　聖祖定鼎之時當有酌諸事情擬之時宜
一加改正者頃歲策對亦謂律中疑文隱義比部廷尉有至
異論者而例益加多傳予莫依遁避莫措以為宜講明而齊
一之使科條纖悉判若黑白是亦一見也　敖英論曰我
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
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
情也猶追賍証者法也罪可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
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
凡情之所在而必体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
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綿必賴之



列聖慎刑
高皇於民矜之切故亟諭乎臣諭之懇故廣設乎喻為之喻婦
曰耨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
善類為之喻澣曰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之澣濯則可
以復絜為之喻射曰懸憲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
有正鵠也百司庶府操弓矢以學射者也於懸憲乎取法為
之喻御曰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乎刑為之喻
田漁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
百姓其能免乎為之喻索魚曰求生于重典是猶索魚于釜
欲其得活難矣為之喻啗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
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illegible]

太祖訓群臣者大畧如此
成祖諭辨嵓字嵓陳英吴盛執法諸臣有曰司理之職重民命為
本輔君之道施仁政為務有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存
欽恤後世以治刑為能事則必流於刻有曰匹夫匹婦不得
其死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有曰謂之欽恤者欲其敬
慎惻怛使有罪者不幸免無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已
成祖諭憲臣者大畧如此
孝宗弘治十一年詔內一款法司問囚近來條例太多難以遵守中
間有可行者三法司查議停當條陳定奪其餘冗瑣難行者
悉皆革去閔珪王軾等奉詔查議將情法得中經久可行者
條陳上請後　旨再三會議具奏其間僅六條未當後令再
議明白其慎重刑法如此



世宗登極詔書內一款凡問囚犯今後一依大明律斷不許深
文妄引參語濫及無辜後因司牧者不慎聽獄至使小民冤
籲乃推愛天下大矜無辜　勅諭憲臣曰司民牧者未盡得
人或道理不明或律法不通或任情以作威或深文以鍛錬
其或貪賄聽囑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又曰旨改前
愆惟公惟慎盡心聽獄民以不冤嗚呼公慎二字誠用刑之
要旨矣
刑法總論
夫律有法有情罪無可疑法所必討則如帝舜不得撓皐陶
之守示有執也神禹不能寬伯友之誅示有公也免冠捐[illegible]

而守廷尉之平示有信也揮淚臨刑而正街亭之戮示有明
也若情有可原律所不及則如孔彥昇謂絕不為親即凡人
者可論以大逆乎程咸所謂女獨嬰戮二門者可槩以族誅
乎柳宗元所謂救兄有急難之義者可例以殺人乎柳公綽
所謂以妻而戮於舅者可斷以償死乎故畫衣象冠赭裳非
僇示辱而已矣將刑不舉舉則徹樂示欽而已矣書之前刑
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又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夫民之
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者民受中以生未嘗不蓄其陷
于罪非其本然也失其教也仁人視之則皆嘉者也刑本不
祥器也而謂之祥刑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乃所以為祥也
夫誠嘉視乎民祥視乎刑而有不慎重者乎苟知慎重而庶



乎肺石無告額梧丘無夜號矣

復讎類

韓愈之復讎議曰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
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
集議聞奏省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
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
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
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
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
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
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
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
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
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
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
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
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
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
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
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
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



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
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柳子厚駮復讎議曰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
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
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
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
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
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
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
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
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

而已矣獨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　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



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按史唐元和中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勑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當時退之為職方員外郎獻復讐議（敘紛紀史官許之也）又按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讐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而旌其閭當時題其言此天后時事後子厚為此議以駮之夫柳之闢陳以為可旌則不誅可誅則不旌是矣然以為服孝死義不可以為戮宜著於令是特使天下交相殺戮往來報復無已時也若韓之言謂子復父讐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奏聞似為得之然論者猶以為不能明先王之故蓋欲依古許人復讐則為有司者遵法交有所不偏不許復讐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此語為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故先王建官並設調人士師之職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弗讐調人之職是也（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於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蓋先王治世不專以法法之中有情不專以仁仁之中有義情法兩得仁義並行則雖無事於復讐而讐無不服矣使必挾復讐之義而私相構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某因以是折衷退之子厚之議焉



## 赦宥類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羽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

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宥一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憃愚　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后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肆眚而曰大眚識失刑也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軌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踶蹶嚙也

東漢王符述赦篇畧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贖



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十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睹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故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蜀漢孟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禕謝之　初有言丞相亮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漢元帝時匡衡上疏言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吳漢病篤光武視問所欲言漢曰惟願慎無赦而已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陳壽亦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唐制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下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　太宗嘗謂侍臣曰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

五代晉張允進駁赦論曰帝王以水旱故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遇赦則有罪者幸免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



疎見赦者何親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免災也

宋朝赦宥之制其非常覃慶則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釋雜犯死罪以下皆謂之大赦或止謂之赦雜犯死罪等而餘罪釋之流以下減等杖笞釋之皆謂之德音亦有釋雜犯罪至死者其恩澤之及有止於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州一州之地者則謂之曲赦　宋自相宗以來三歲遇郊則赦景祐中言者以為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

論曰唐虞三代之所謂宥赦者胡安國所卽經傳是也皆肆眚過之小刑罰之疑又皆臨事因時而為之斟酌昔人所謂雖曠歲

而不一赦一年而千百赦無不可者後世大赦之法至於以為常典凡有吉慶克捷祥瑞郊祈之事往往頒赦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先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赦為偏枯之物三國孟光語長姦之門至有諸道職掌皆許推恩澤方鷹論勳踰數百如五代晉者覬覦蓋不惟有罪者幸免且無功者超遷刑賞至於俱失矣故洪氏於唐莊宗五代同光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不在此限以為制得其中而又言今日或不然蓋傷宋數行霈霈之吏奸長惡也[illegible]歲至四赦凶盜殺人者皆一切不死

今聖明之世赦宥不赦常赦所不原者不及第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制誠得中矣然當善罰惡國有恒典凡此罪負者即所犯有小大不同而覃恩所及既皆得無罰矣彼不惟無罪而且強為善不惟無負而且急供上者亦何以勸之乎論者以為除罪不如理究而罪之涉於情父者斯為除之可也蠲負不如減而負之出於歲侵者斯為除之可也如是而又寬征省刑弛工緩役而奉行德意者又不至如張方平所謂失天下大信者焉則不幸而陷于惡者既得蒙宥而自勉而趨於善者亦均被福而曠蕩之恩偏于天下矣昔吳致堂曰赦貴希而實不嘗數而文希者尚按故平而不盡去也數者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此據李抑赦太甚宗而誣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信



赦

其深也丘文莊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姦宄得志而良民不安當危疑之時赦不可無無則反側不安而禍亂不解嗚呼赦之說盡於二公之言矣　卑板赦宥尾

冬官部第一　　古吳常熟後學

工虞格

昔虞舜命官曰咨垂汝共工咨益汝作朕虞則工虞固各一職也而成周乃合為一官盖司空以掌營國邑而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之官皆屬之矣東漢以後莫不皆然而我朝亦畧相沿置工部掌工役農田山川澤藪河渠之政令而曰營繕曰虞衡曰都水曰屯田各有所司則凡創制不過採取以時水利之通屯種之脩咸係之矣苟癈厥官則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占山封水以厲民禁而言河渠則或爭地於尺寸之利言屯種則或失業於岐溝之畝者咸所不免矣國家又何賴焉所以然者皆以冬官之義不明也次工虞格



都邑制度

古者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眂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後建王國也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百畝之地方足以容之）其制大畧如此然必有土方氏掌土圭之法而大司徒又總其凡盖重其事也而建都之義則更有在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營其國之宮城門涂分畫其野之丘甸溝洫）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盖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此四句本孔穎達會元）凡以為民立極也昔人有言曰京都為四方之極猶紫宮為周天之極然京師固為四方之極而帝王又以建惟皇之極也則宅中圖治以定四海之民者固自有本矣

都邑形勢

（歷代帝王一統及偏安者建都之地已見輿地略矣此又申論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與今天下大勢而因究其根本云）

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有四偏安一隅與立國未百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在雍州城中）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洛汴皆在豫州城中）曰幽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或偏安或不久皆無足論若夫



金陵錢塘諸處亦有都之者又不得與此四都比也而四都之中幽燕又為勝中之尤勝盖黃帝堯舜故都之地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去北京僅餘百里堯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去北京僅千里也）謹按輿圖以觀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朝廷心也）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兩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腋欲彊足欲無跛盤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体而榮衛灌注焉然後形氣充悅而外邪不奸也今四体號稱極安矣乃論者私憂過計則曰歲簡九邊之卒以戍薊門徒罷於奔命而古益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

恤肩寒也設河渠於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襄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若　宗蕭淮人若水潦乎居無事常皇皇然若不聊生是楊膜旦夕也有魯南支河渠秦晉北支胡西支羌閩蜀交廣滇粤又西南万里而支寇寇既蕩定如婁人病起而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繼之天下之勢不可謂極安也然則正心以正朝廷使京師無失其重而精神所流貫至紫天下運於指顧之中而聯合為一休無復有壅閼者斯其為克制輕重之勢以靖四海而古帝王之垂拱而天下晏如者不越此矣

## 宮殿

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禮記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聖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非脩火以范金而為之斧斤則無以成其棟宇非用水以合土而為之範範則無以其蓋瓦）史記李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　夏書太康尸位厥弟五人述大禹之訓以作歌其二有峻宇雕墻之戒

秦始皇營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名阿房

杜牧阿房宮賦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絃管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漢靈帝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稅錢以脩宮室又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脩宮錢　按當時脩宮錢既取之於田畝復取之於選調取之田畝而免樂安太守陸康（引傳魯稅畝而蝝災生內侍康引亡國譬聖明遂免）詣取之選調而鉅鹿太守司馬直（值當之官不忍剝割百姓應時求至孟津上書極諫吞藥自殺）嗚呼以一脩宮之故而盡民財殺忠臣漢之日微於是決矣

魏明帝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按明帝之興作也役民不已農桑失業時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不亡也）

唐太宗貞觀中作飛仙宮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

殿乏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
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雖
得易失可不念哉

宋孝宗乾道中洪邁夕對景德殿頤謂邁曰此殿朕即位後
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
施令圖事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苑囿之娛
非惟不可好然亦所不好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謁陛之
儀一切屠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
卿為朕記之邁因識其言撰選德殿記末云陛下孜勤於明
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
一致然猶自強不息終始毋怠常以今日之心為心

按合璧事類志畧曰宮者穹也屋見於垣上穹然高也殿
其天堂也形象東井刻為荷蕖水物以厭水災宮之制其
來已久而殿則商周以前其名不載蓋自秦始皇作阿房
前殿始自是而後土木之工愈浩如漢之未央宮則有宣
室麒麟金華承明武臺鈎弋等殿見三輔黃圖長樂宮則有臨
華溫室長秋永壽等殿見漢甘泉宮則有前殿而繇甬道
自咸陽屬之閣見史記建章宮則度為千門萬户而有玉堂
璧門觀見漢宋孝武起玉燭殿隋文帝營仁壽宮唐之宣政
紫宸名二殿[illegible]宋之五鳳名樓長春凡若此類不能徧舉所紀
數端咸取其足以繫法戒者為昔人有言天子之宮殿非
令壯麗固無以重威獨不思以四海為家而遽忍竭民之
膏竭民之力以從事一室乎此有道之君惟務崇儉不務
崇奢惟事廣德不務廣居而所御宮殿惟不廢其成姑葺
其舊而已其諸仁人之言乎

闕門

按宮門雙闕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云闕在門兩旁中央
闕然為道也蓋其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
之是觀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雙闕又
有兩觀之名者何也崔豹古今注曰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
觀於其上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徧觀故謂
之觀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闕多少故謂之闕其上皆丹
壁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劉崔之說
其不同如此門有端門有掖門師古曰殿之正門曰端門腋
處曰正門之旁小門如人兩掖故曰掖門

皇朝宮殿闕門

太祖洪武初建宮殿於南京金水橋之北曰承天門又北曰端
門曰午門又北曰奉天門又北曰奉天殿曰華蓋殿曰謹身
殿建文考周制改承天門為皐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
謹身殿為正心殿
成祖當摠之以為罪初詔復故久之建宮殿於北京名額如之
無何三殿災至宣德中復建 嘉靖中三十七年又災延燒奉天
午門至端門俱盡詔重建改奉天門曰大朝門殿曰皇極華
蓋曰中極謹身曰建極左右樓曰文昭武成順門曰會極歸

極命州稱謂　世宗極重天而素天壓天字居下故亟易之
是也其謂皇極等名隣於六極之說辯疏言之其恐嘗進之
以顧名思義之論而區區讖緯之說不必拘也

明堂制幷義

按黃帝有合宮以祀上帝唐虞有五府以祀五帝其制不可得而詳矣黃帝明堂之制公玉帶上即漢武帝所見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制
以漸而大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堂以漸而廣夏言
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
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盖皆互備然論明堂者其說
紛紛其惟據經史及大儒之言耳其制中央太室東青陽南
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大廟為五室十二堂此
月令所紀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
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室通之以九階環之以
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位所紀也其取象上圓
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
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此白虎通所紀也殿居中無壁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
複道通之以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此則上古簡朴之制而
公玉帶所上者也明堂之大畧如此鄭康謂明堂太廟路寢
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而異名皆不然矣蓋
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室而已天子路
寢見於書亦東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大
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室也故宇文愷大駁其論此康成之說
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子其中則褻鬼神之容廢牽
者于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故袁準涑破
其論此邕之說非也至於明堂致用之義孝經以為宗祀之
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似亦不同其則取衷於新唐書礼樂
志及胡氏寅楊氏復之說矣胡氏之言大意以為王者向明
而治故見群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明堂焉而以之宗祀
者何盖文王既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
七廟中獨本大礼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於明堂以配帝也楊
氏之言則謂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
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廣不能
行也（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illegible]七筵高入尺五方 一尺言其度也南北七筵六尺三尺言其脩也）五方
四隅亦惟以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帳
亦為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亦如所謂隨其時之
方位開門是也新唐書礼樂志亦曰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
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益而不能合古然推
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
与古同夫新唐書歐陽脩宋祁范鎮輩所脩也其言必準諸
礼記孝經可信礼明堂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
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制礼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孝經子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胡楊之說亦取諸此矣

城垣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夏城郎
胡氏安国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国之一邑无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而非時矣失其時制妄與大作无愛恭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胡傳中間分財用一段乃左傳杜叙事另見下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
胡傳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豊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按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夫春秋書城者多矣城楚丘不與尊封也城中城儆守微也城虎牢鄭失險也城費季氏弱公室也城西郛懼齊也俻晉也皆不係于工役故不紀特紀其妨農非時輕用民力者一二事以概其它云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叔敖也城沂使封人慮事使上築城者慮計功謀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築用之具平板榦楨兩頭上以障除兩頭立木也稱畚築杵也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取土用物議遠邇計功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漢惠帝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万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氏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版築焉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万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劳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廢雖當曹參实何之規模也丘文莊以為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則事成而民不知劳故特紀之以為冬官法焉

百工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　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神農氏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黃帝堯舜氏　按此乃聖人制器尚象之事卦凡十三此特紀其三者皆係工作之事也胡炳文曰卦之中自有器之理蓋云者疑取諸此而非必取之也
周礼太宰以九職任万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按八材者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飭者脩治以為器也化者變轉以為用也
考工記国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五材木金土水火也審察五材曲直方形勢之宜以治之也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丘氏濬曰国有六職者謂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記者述百工之事因槩其通功易事者凡有六蓋无是五者則百工所飭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无所用之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凡工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

按工木之工七謂輪輿弓廬匠車梓也攻金之工六謂築為削冶為殺鳧為鍾㮚為量段為鎛桃為劍也攻皮之工五謂函為甲鮑為治韗為鼓韋熟皮裘為裘也設色之工五謂畫繢雜五色鍾染羽筐染慌漆絲也摶埴之工二謂陶為瓦旊為簋也鄭玄曰事官之屬六十此三十工者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如築氏官有世功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所謂守之世謂之工也王昭禹曰大司徒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鳧氏之子常為量㮚氏之子常為鍾桃氏之子常為劍函人之子常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況可得而世耶

漢少府有考工室令丞主作器械有尚方令主作禁器物和帝時與準上疏調和陰陽寔在儉節建化致理由近及遠可先令大官尚方百工上林池籞諸官減無事之物五府調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四方人勞省息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　論者謂掌供郊祀圭璧之官而又掌天子玩器后妃服飾非其倫也亦近於褻矣

宋太祖淳化中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用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卒皆毀之

皇朝京城及諸造作　南京城周四十六里門十有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鍾俄二門塞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一十六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大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　北京城周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成北曰西直嘉靖間以庚戌虜患築南關廂外城東西十三里南北五里凡六門　諸司職掌凡在京城京城及墻垣遇有損壞係于緊要去處隨即入奏脩理如係腹裏去處於農隙之時興工律例又云非法營造非時起差人工營造如擅造作之罪　祖宗恤財愛民之意藹然見於言表矣

冬官一尾

河渠○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註曰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若兖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荊之荊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荊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禹貢冀州既載壺口　註曰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兖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兖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于此詳之（引經無多言而傳則盡禹治水之本末矣）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　註曰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五溝即遂溝洫澮川五涂即徑畛涂道路也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記作橇音蕝形如箕擿行泥上）山行即橋（記作檋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一曰直轅車也）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九州之道）陂九澤（陂障九澤也）度九山（九山會稽以下是也）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厮分也漢書作灑）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大伾山狹而河之下始出峽二大陸而就平地平土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為九以殺水勢故水不怒而底定已上皆言治河）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為鴻溝今汴河二流是也）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渠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溉浸灌溉）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河遂至于會稽大湟（湟一作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伾迎河行淮泗濟漯[illegible]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武帝時河決瓠子發卒數萬人塞之天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皆負薪寘決河天子悼其功之不成乃作歌二章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

春秋兩漢唐宋治水之效

自聖人經世之制既一廢而不復而後世智能之士始乘時而有作春秋戰國則孫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惠文翁穿湔口而蜀以富饒史起引漳水於魏而鄴旁有稻粱之詠（有終古潟鹵兮生稻粱之句）鄭國導涇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謠（有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之句）西漢則李冰鑿江以灌蜀[illegible]係引汶以溉蒲坂召信臣守南陽而作約束防分爭鄭當時通渭渠而便轉漕足灌溉內地則嚴熊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兒寬穿六輔渠于內史之治白公引涇於池陽張闓築塘於新豐邊郡則王景重脩芍陂而廬江熟馬臻創開鑑湖而會稽稔桑弘羊復輪臺之渠溉田五千頃趙充國屯鮮水之田架橋七十所在唐則若李襲譽築雷陂勾塘以溉田長孫祥破白渠碾磑以導渠在宋則若劉彝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聲范仲淹築通泰海堤而民跂姓范許景山修蕭何故堰即鄭公在前而白公起後之意也趙尚寬脩信臣舊渠即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遺也使治水得人若是水政有不舉者不然如昔人所謂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上糜帑庫下奪民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間有指鄰國以為壑說禹貢而行河者[illegible]迺以滋[illegible]繆耳此閩之苕溪入太湖東坡所以托之以諷熙甯興水利者也（東坡譜[illegible]）

（王安石興水利 參考索十科策 [illegible]）

（河渠 歷朝河患萬[illegible]）

## 黃河

黃河出自西域星宿海自西而[illegible]諸境之



水繞崑崙之南九折而入于中國盖六千七百里而逝其勢自高而下如建瓴然道雍而涇渭諸水合道冀而汾潞諸水合道豫而伊洛諸水合會于淮而入海其流愈遠故其合愈多加以夏秋淫潦則其合益多故其流益浩猛而不可制豈束隘之門所可收者哉故其所經必齧擊而潰潰積而塞者勢使然也然自砥柱而上山麓相嚥崖石峭立大河盤束不能為患自砥柱而下地平土疏易以衝決遷徙不常當堯之世龍門未鑿水壅不下懷山襄陵其時河患在冀州禹受命首事壺口既鑿龍門河遂自西而東復折而北禹貢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illegible]）雷夏既澤灉沮會同蓋自是兗豫之間多河迹矣及商都亳隨河所至輒遷以避之是時河患在于豫州周定王時梁山壅河遂徙砱礫失厥故道漸移而東復後折而東北自是兗豫而下多河患矣漢塞瓠子築宣房道河北行而梁楚之地獲寧然自是東決于平原北泛于信都鄃不獲數歲之安則河患在於冀青惟東漢迄唐河不為害或稍之魏郡若不聞矣至宋時南決陽武北流遂絕而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時河患在豫徐然淮近受河之少半耳未甚害也自金末決入渦河以合于淮而勝國（元用賈魯計）復排河入淮夫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是合二瀆而為一也其為患安得而不甚哉洪武中河自正陽鎮入淮繼自渦口合淮時則河患不減而運道固無患也正統間河決張秋弘治間再決張

秋運道遂奪時則患北河矣嘉靖初河決曹單至末年河決
徐沛運道艱阻特則患在南河矣隆慶間河決邳睢黃水行
于田廬故道淤為平陸生民蕩析無居運艘阻絕無路既而
復已淤塞橫決而又夾河為堤延跨郡邑諸所護守靡不周
至於是河流安東濟艘復通生民奠安而兩河之間稍得休
息矣頃歲河失其行決于崔鎮
今上廟謨獨斷特置督府假以事權大司農予金錢八十萬地
自河所經歷者卒自郡邑麗河者吏自升斗而職在河者悉
以畀之已而又罪撓者戒中訾者寢異議者故治不踰歲蕭
縣潰者新矣淮自高堰決者河自崔鎮決者塞矣隄自豐沛
而南瓜儀而北延袤千里矣黃浦之役成而河崇從矣此專



一之效也然昔歲草灣之役大司空嘗上賞者曾不踰年咎
者四起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又所當長慮者也參考謨志

治河大綱 及漕科程策

河自汴而東　帝鄉園陵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本根也西
則惠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以實京師天下之咽喉
也故方欲引而西既防其有決惠通之患欲障而東又防其
為陵寢之患是則河在
國朝南不可使臨鳳泗北不可使穿濟漕惟由懷孟梁宋北入
徐呂斯為萬全而河之性固不可必也然則為今日計者宜
濬趙皮寨導河之流以入淮而水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
支以殺其勢又於孫家渡諸口按河脈而時疏之彼其力既
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為　陵寢患而漕亦可通此先治上
流者一計也淮之安東其淤暴與新安等以全河注淮必不
能容與新安之淤相乘而積勢所必至此併治下流者又一
計也此猶是嘉靖間事宜

治河節目一

我朝歲漕淮取濟黃流宋之疏汴元之引汶皆所倚為用焉
然惟南行則利漕或東決則害漕今之言治河者正利害相
犄之際也乃欲盡去其害而獨資其利則難之難矣蓋河非
汴不得合于淮故漕之憂常在汴假令汴可無憂矣則虞其
轉而危厥汶泗汶泗定又虞其盤而危厥清濟清濟定又虞



其越而危厥豐沛豐沛即幸底定俱勿劇則又虞其畔而不南重
為運道之厄然則奈河其治之易哉比者河治漸底績矣然
思患豫防于初作事當善其後乃議者或謂河有故道宜及
時恢爾興復或謂當別開一河以備運道艱阻皆過計也夫
鑿新河之所必趨強幹而回注於已廢難明之故道非所以
察形也往者孫渡之役不有覆轍耶設不必然之慮以徼難
冀之功非所以執事也近者膠泇之役不已睽盤耶揆今之
計亦曰慎預防之術規善後之宜而已是故長堤遠護非不
可以約欄水勢然東強西傷之譯未必妄也則畚鍤之工當
常飭矣堙崇填闕非不可抑遏後流然止啼塞口之喻未必
誣也則柵落之具當時集矣歲當夏秋信水既漲而忽有非

跡之客水乘之則其濟也必暴故平準之候人當識選矣地
居河堧寸壤方嚙而即數百丈之息壤因之則其陷也必慮
故巡視之番卒當議補矣上流不暢斯騰踊而為災水之由
四入者可漸以瀦之矣下流不疾斯羨漫而為害水之由徐
入者可漸以疏之矣而又於青兗冀豫可田之處各正溝洫
以引水之溉而披其勢則治田亦以治河也衛慱徐邳經漕
之所各開月河以伺水之橫而折其猛則漕通亦河之通也
如是而又妙簡經明禹貢之士俾領河隄而慱求習水事者
外置其屬使之共行視圖方畧得便宜經理則職任專而事
功自立矣聞之江河在天地間由脈絡在人身中然則河之
為患非即脈絡之病乎而擇官之說則良醫之求也由前數
說則鯀堙禹疏之法也誠采而行之河之患庶其有瘳乎臣隱

萬曆七年應天程策

治河節目二 一憂河憂民二隄防河夫三墊塞築守漕渠四開支河修古隄天津運大名轉輸末二段另見漕運類此因由河及漕又附此

論者不憂河而憂漕不憂民而憂 陵寢非長筭也蓋河之
善溢常在伏秋
主上功令漕者必春入洪漕無虞已惟數千里湍悍之河合沙
土挾霖潦吞百川而奔灌於淮口不能塞隄不能捍海不及
洩則憂誠在河矣築隄自開封至徐家莊又自趙皮寨至茶
城以衛鳳泗 陵寢無虞已惟河南淮右往往成巨浸苟
城郭魚赤子粟桑田而下也此其害豈小乳則憂誠在民矣
隄防之謀由於河溢今河淤與陸等隄雖高與昔夾岸等夫
不濬河以納水而強增隄以捍水非計之完也河夫之設歲
役四萬七千有奇春鏟漕夏秋護隄冬不濬河何以稱撈沙
挑港也轉漕莫先於河徙無常而歲漕有定故後先言事
之臣有鑿膠萊穿漕渠之議有開支河修古堤之議夫膠萊
之不必鑿業已輟罷矣迺九河故趾廢于漢湮沒于元亡論
不利於漕即以有限之財徼難覓之功破民居損民田而樹
之怨焉非筭也支河之未易開業已不暇矣迺仲淹故堤起
自呂泗迄于徐濱商民賴之亡論不害于漕即以洩水之故
廢先臣之業蕩民田耗鹽課而遺之禍焉非筭也海運之說
縉紳競言其驅危沒險非計隆慶中嘗蒲行之而在事者以
欲速遽試舉以失利而罷獨不思
文皇興河渠之漕而不罷遮洋之險豈無意哉第好事者欲棄
河以就海則不可耳省轉輸之半之議欲損漕省卒以厚天
下至仁也正德中嘗奏行之而司計者不能支乃後遂難其
事獨不覩耿壽昌陸贄有減漕平糴之議豈無見哉第賈惠
者全議折以廢轉輸則不可耳秉衡者取兩說而存之則
國家不專恃河吏民不至困漕此今日佐漕之權也

賈讓三策賈魯三法

治河之策大約不過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
作築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觀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
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
河故道諸策大抵出于西漢而丘文莊公則云古今言治河者莫出于

賈讓三策（哀帝初）而其治之之術又莫出乎賈魯之三法（元至正內）蓋謂二賈不失禹意也然以今之執今之時考之則讓之策不可行魯之法亦不效矣尋禹故道放河入海讓謂上策已今挽河而北則運道將置之乎據堅地開水門讓所謂中策已今自雍西建瓴而下所經兗冀荊揚安所擇堅地乎水門存在而是多與河流不相值安所分水勢乎增築堤坊讓謂下策已今中州而下徐沛而上隄更善瑕爲在約闌水勢乎迺魯之三法當事者踵行之殺河之流因而深之之謂疏也嵗用疏法而河流未嘗殺矣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濬也嵗用濬法而旋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塞也嵗用塞決口而暴溢如故矣治而覩明效者暫也不治而河安





闢者幸也二百廿年於茲封事朝夕上曾有出此三者而建必然之畫乎亦曾有行此三者而享一再世之利乎故丘文莊又謂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皆便惟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宜令河南藩臬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尚文所建之策（元大德中時河決杞縣蒲口文議不便）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來隨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漸蘇息矣（衍義補）

荼按

王文恪議治北河有曰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至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亦無上策惟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大伾而下北過澤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氾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尚存因而相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澇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議獨聞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此說與黃河南徙國家之福及通前諸論意見不同然求禹故道以疏決之使東流既迅南流自微九河既道淮泗自絕不數年而判兩瀆之道亦是一策元余闕有言曰道河使南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可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以制





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昔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歆防鉅野而使河不去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治之夫元亦都燕也余闕以元人而策元事夫豈不顧漕計而漫言之哉然則文恪之議亦有所本矣

楊升庵述黃河九曲河道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龍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維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邳山名地肱

輸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喉上為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叉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 漕河

王瓊毅漕河圖志序畧曰國家漕河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艫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汶濟泉源或遇暘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啟閉之分命剖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滯舟往來勿滯軍樂於用命吳艘越艘燕商楚賈珍奇重貨歲出而聘至視為坦途嗚呼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者奚翅霄壤哉



按漕河圖考曰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罡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還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剏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決汶水自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寶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四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明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濟會通河以達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細微有疏瀹之勞堤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徐襟喉之梗塞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偶不虞之患也膠萊故道者藉河運以成功者也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此陸公之見[illegible]蓋欲河漕海三道並設也山東巡問嗚呼大畧言今議漕河者或謂宜開泇口以避二洪或謂宜汶南流以安茶城然砂壢諸嶺勢難開鑿老河溲久力難頓復則計又將安出也議海運者謂開膠萊河可避成山險道善矣而衆口喧騰漫無歸嚮或謂宜鑿黃埠嶺以避沽沙或謂宜鑿馬家濠以修故漿然自元迄今屢廢屢小試以求兩蒙師動用因萊則計又將安從也乃其要指則謂收主漕河便矣而淤沲弄兵咽喉為梗能無虞乎惟主海運當矣而溟渤搗氣烟波阻絕獨無虞乎故欲漕海並治沁衛並通為此阻彼來之計是亦陸公之見也　又按漕河自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沈汶沂泗諸泉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北[illegible]

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黄河决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有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以既役之而黄河始来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黄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黄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无滞也後黄河水大來而淺鋪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窄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黄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遡泝由会通以至会河一路堤防只恐黄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黄河之水而忘其故及



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躭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東南水利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原以遡其委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决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决于漲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里之遥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

淤之也其勢悪得不平乎夫何唐末商販簰木由宣歙以入兩浙乃病五堰鄭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数郡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大湖四十里為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錮則去者復緩其勢又悪得不為蔽乎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壅于此亦蔽矣單鍔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桎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中絶矣其後吳執中郟僑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撿遂



使江口為豪強之業江尾為茭蘆之區淤田村落无慮数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為不虫之患矣我　朝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利得蒞兹土一時亦稍底績惜其不急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江以達刘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黄浦掣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於湖堤之痼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壅碎成田因循不举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為今之計五堰之復於正徳者倘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决其堤自堤以决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会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洩之處若宜與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

不治歟

嘉靖初王文恪治水碑記畧曰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吳郡於東南地最下多水患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瀏河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李公充嗣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　詔即發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役以工部都水郎中林文沛頗如環往佐之公博訪群策相度源委東南之水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淤塞久成平陸自戚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公奉詔駐節江上



計號宜興湖州諸闕水㘭太湖水缺則常州之宜興武進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免水患濬吳淞白茆諸闕水入江海无壩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免水患乃度地賦功量功賦役法令明一衆心競勸功遂告成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白茆之役自双廟至通倉皆文沛所理吳淞江之役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港口皆如環所理始事于正德六年十月訖功于嘉靖元年四月夫東南之水古人治之者多矣至　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公治之正統間則又壞故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又壞故恭靖公治之弘治中又壞故徐侍郎治之迄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无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狃近功勿惰故濬勿縱豪強勿規小利以保之可也

萬曆

紀理三吳水利圖說云江南水利譬之人身天目首也諸山溪口也太湖其胃腹三江其腸胃海其尾閭也考諸誌載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也并吳淞為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而腸胃始失其利國初以來水患轉亟而　忠靖公乃專力於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悍日就深闊而吳淞江之氣脉漸微矣土人以此稱為瀉水港云夫江流紆緩既无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会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開旋塞有由然也乃恪遵　廟算廣集衆思咨訪博冝窮極形勢乃知水之併溢為災由於源之未節



江之並行而至於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於是闢治江中壅塞四十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太湖積水直注于吳淞瀦松之山涇等港秀州之紹藍鈌浦滙六磊等塘浚瀦泖諸湖之水於黃浦瀉蘇之吳增顏浦戚家涇南北橫瀝等處浚崑加太倉諸水於劉河復濬七浦梅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于海濬白茆福山三丈諸浦九里青暘山塘雷溝等河使尚昆湖昆陵晉陵諸水徑入于江皆所以導其流也濬白鶴判城港而洗稟河淺兵蕩荊溪諸水入于運河濬武進之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鈌猶港淺潤州上流之水亦入大江皆所以節其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于千墩堡南濬澱山湖口使湖水通泄

入於吳淞又慮江水外迤乃於吳鶴及澱水江口並建一閘
閘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若夫纖
悉修復則儲水以備運道經理之方大要如此
歸實川水利論畧曰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潴太湖自
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溪水所奔注而由吳江
下經華亭入青龍江以入海而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
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
田畝殷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
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浚浦港以求
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至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
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楊州刺史王濬



以淞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紵谿為渠浛穿鑿之端自此
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
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
為務蓋執其利勢耳故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淞江淞江既治
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余力矣後世之論乃徒區區
於三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淞江亦不過浚蟠龍白鶴匯未見
能曠然脩禹之跡者此水患所以不免也吳川論非欠精詳然大段終治水
江故之跡
四海九河三江九江五湖之辨　四海朱子曰地之下與地之
四邊皆海水周流海水未嘗溢者滲周所謂沃焦釜也又曰水

開與海水注之無不焦也博物志云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
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
有翰海　九河自冀之大陸北流入兖分為九道故禹貢
兖州所以首言九河既道其道言也書傳云九河爾雅曰一曰
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
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先儒誤分簡潔為二
又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
集稽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
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皆無所依據至其顯然
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
渠忠馬頰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弃



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有之禁也且河水可塞而河道
未能盡平平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
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
後世儒者顧求九河於平地宜其支離而不可得也九河亦蘇東
自與似分割者宋蔡沈註以九河論亦然之
多襄入海故難底定於敘謂之震澤不衰而定為也三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具水
蔡註云庾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
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
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史記正義云
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
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

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此與庾說相似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川三江䟽曰三江者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即鄱陽湖復分為三道而入海故揚州有三江也據䟽則三江牽在揚州之境故宋黄氏震取税安禮禹貢指掌圖說謂歷丹陽毗陵入大江者為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為中江分於石城過宛入具區者為南江此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揚升庵氏又謂蔡黄說皆於下流求之恐非禹貢三江之說曷不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所出也峽山南江水所自出



也嶓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此據上流言自是一理然即三江口之名推之則蔡說近合矣　九江禹貢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言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蔡氏沈從胡氏以洞庭為九江云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　五湖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其派有五故名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具區張勃吳録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五湖蘇州圖經太湖接蘇常湖秀四州界范蠡泛為五湖太史望五湖即此義與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五湖而水經史記正義虞翻之說又各不同不及詳載若王勃滕王閣序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也洞庭青草陽彭蠡太湖

江河淮濟四瀆源委　河已見上

揚升庵氏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度牙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内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夔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自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即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



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合于江者居其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溢為患尤在于徐邳自桐柏導之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復東出於孟州濟源縣東所二源合流至温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於河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又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東北入于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

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濮以下率在鄆州青州之境〕

潮汐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余襄公安道〔靖〕曰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夜臨于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係于月盖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朔率亦如之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夜潮自一日午至八日酉而入子夜也〕差自望而晦常緩一晝潮〔晝潮自一日子至八日酉潮差而入午晝也〕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一月則潮〔于望〕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于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盖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此天地之常數也　横渠張子曰地有升降〔升降謂地氣也〕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天地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此上言寒暑言然必此則氣未見其全〕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相望其精相感故曰一歲之中自子月以後陽氣日升地氣日降則為春為夏而日以長陽上陰下故曰虛自午月以後陰氣日降地氣日升則為秋為冬而日以短陰上陽下故曰盈此一歲寒暑之候皆於地氣之升降也至于一月之內自子時以後陽升陰降則旦而潮生自午時以後陰升陽降則夕而汐至此一晝夜之盈虛升降以潮汐驗之為信也然間有小大之差者盖水亦月之屬朔則日月相会望則日月相對陰陽相感此潮勢之所以大也

海潮說有謂天河激湧〔出灕說〕地氣翕張〔出阿說〕日出海而衝擊〔出盧肇賦〕山為湧而淸隨〔出論衡〕是皆穿鑿不根乎海鰌出入〔出山海經〕神龍變化〔書〕者等耳若謂水隨月之盈虛〔出實賓錄〕月周天而潮應〔出封演論〕地脈隨氣進退〔出王充論〕元氣與地浮沉〔出高禮〕及隨日應月〔出燕肅論〕天一地二〔出張翕說〕翕張循環〔出說〕血脈往來〔出說〕此數說似各一理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多論之而率未之盡大抵大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天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且時有支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以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交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　燕肅曰潮汐〔〕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張歛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

蓋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屬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兩弦息於朏朒故潮有大小焉 宣昭之說大率与燕肅畧同惟末云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為小異耳 史伯璿曰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北方之卦是北乃水之定位故潮自北而南則為長自南而北則為落而潮有長落者以氣有翕張也方其氣之始張於地則水為氣所擁而南於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还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張而落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也 揚升庵述丘處機論海潮曰余嘗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十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據此則海潮應月之說前諸言隨月消長者信矣然嘗閱嶺外録有云欽廉之潮日止一潮視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隨其長短之星不係月之盛衰又廣西誌載桂林府聖水巖則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則又有不可知者若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潮不至又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要之潮汐一事最為难明如諸所論潮汐者各大儒李士其為說不完如此且只槩論其理而毋鑿焉可也故以即瑛近理之說終焉瑛曰天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于地猶血之以氣往來于脉故水有潮有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者也時刻之不爽者即一息四至之斯也大小之不同即春夏弦洪之不同也至於潮必東起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氣始於此也百川之水盡赴於東返本之義為如人身之血氣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

## 溝洫類

五溝 按周礼遂人治野匠人為溝洫各言五溝之制五溝者謂遂溝洫澮川也遂之廣深各二天而溝則倍于遂洫之廣深倍于溝而澮則又倍于洫川則又倍於澮其制大畧如此然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畎 陳傅良曰畎者播種之地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畎從則遂横遂横則溝從由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從横亦如之說者又以溝澮為通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聚而聚則無旱乾之憂于以時決塞豈特通水而已哉

溝防 按周礼匠人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 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王昭禹什之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

流易塞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爲溝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爲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爲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故也言水利者明此兩言而又盡心力爲之旱潦可無患矣

瀦防溝遂列澮　按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鄭玄釋曰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瀦畜水者積之以陂池以禦旱也以防止水者增其堤堰以防決也以溝蕩水者使水通行而漲注也以遂均水者以夫間之遂均布溝水也以列舍水者據其町畦堅不決也（止舍餘水也）可以澮瀉水者以全通諸水達之川也夫遂人匠人既詳溝洫之制而稻人又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如此則雖天時之旱澇不常而地利之豬瀉有備矣此農之所恃以無恐歲之所由以屢豐與



溝洫總論

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体非復爲有矣故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畎澮其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利不可使一息壅閼則一也故成周溝洫之制與井田並行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其損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凡幾也小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謂田税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税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税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税之入以治溝洫者凡幾也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地賦税之入而棄以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也然其所以得溝洫之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導之功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俾專儲蓄之利夫既有以泄之又有以積之此所以旱澇均無患也自經界之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至於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忽遺無窮之害矣其間雖有才智之士如漑鄴鑿涇引渭引洛築鑑湖疏雷陂（俱詳見前）固皆足以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然總之趨時務功而用其私智以經營之其利澤不愽未及古人偏利天下之意也故論者以爲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迹一一如古人之制耳宜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此論北方之地所宜行恐南方高地亦不出此以備旱）各隨地勢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于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于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爲之小溝則令業田者爲之細溝則人各自爲於其田每歲正月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則不惟（霖雨不能）爲害（此爲北地慨）訪而亢旱亦得引水以灌溉矣（此爲某地慨）論（方如）

是而又遺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无壅滞則水之患可常弭
而田之利可常豐矣豈但小小利澤及於一方一時已哉此
亦王政之一端也其敢以是廣丘氏之説

岸塍 此專為東南下地而説見其利害所係蓋古今論者所不及也

国家倚辦東南財賦而我蘇松之賦額又甲于東南頋地処下
㳺古号澤国蓋平時既雜受杭嘉毘陵諸路之水而潮沙迯
來之処浦塘又多壅塞故時雨淋淫輙駕堤上而濱湖近海
之処被害尤劇此豈獨不疏浚之故哉亦以障捍之无策也
盖有司既困于簿書期會之繁而又格于因循積習之故
於水務每疏濶不講至于岸塍雖亦令業田者修築然人情
恒慳一时小費而不顧異日大害故多苟應故事夫岸善
萌平时风浪之衝激侵蝕既已不鮮迨經霖雨則連絡盡圮
而積夫束手号顲无門矣故當事者首務固在經理幹河之
大且要者其次則疏支渠築圍埂急為撤郡縣修築必嚴厥
令必責厥成相度宜授方畧視宗準事物計田授役而勧
亦賛以鐵榖其■為岸必高与廣上廣若干而下内外各
加三之一其當齧而易潰者則斷木為撤甃石為址必期於
雄固而後已如是而又歲歲脩之俾勿壞則水潦有備而沮
洳之區可与沃壤並矣苟徒曰理河道足矣而於岸塍漫不
加意則雖得之于河而終失之於隄頭 民
斷国其效可覩已此豈备災万全之策乎夫凡需取辦常在
日前而里閭利病常在千万里外不悉晰所以備災者而

一切責賦於受災之民則百姓抗弊何時可衷而軍国儲
亦何能常足也故其於溝洫之外復著岸塍之説蓋甚於人
之所易忽以備言水利者採焉

屯田 營田

按漢之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将
卒屯田渠犂趙充国欲因先零既罷騎兵所留畫弛刑應募
又淮南汝陽步兵唐因軍府以置營田天下之屯凡九百九
十有三或屬司農或隷苑内或分諸州軍鎮或以御史監輸
或有警則以兵千人助又地之良薄與歳之豊約等而三之
而屯官賍其等為上下他如張掖之屯臨羌之屯許下之屯
陳蔡之屯漢供其屯皆以兵也如東晋用三吳之流人墾江西
之曠土後魏藉州郡户十之一以為屯唐李絳請營田於振
武王起營田於靈武商偃以流民營田於義昌其屯皆以民
也然屯田之法非内外得人則不可行趙充国屯田魏相實
主之韓重華之屯田李絳实主之此内得人以讚其議者也
婁師德屯田豊州身衣皮袴以率先士卒諸葛亮屯田渭濱
使兵雜於居民之間百姓按堵无私此外得人以督其事者
也有謀國如理家者可以究心于此矣 又按屯田因兵屯
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畧
如晁錯塞下之制故以營名試以宋事言之初惟河北屯田
有兵若江浙間名屯田者皆因五代僞名非実有屯也祥符
中李允奏改保州定州營田務為屯田務則募兵以供其役

熙寧取屯田務能之則又收務共各隸其州以為廂軍則屯
营田異制矣然咸平中营田襄州既而又取鄭州兵用之則
非单出民力假豊間屯营多在边州土曠人少則不復更限
兵民於是屯田营田实同名異而官莊之名最後乃出亦往
往雜兵民也其間又有牧地者本收閑地以給牧養後亦稍
取可耕者為之田而边地荒棄有又立頃畝招募往耕大抵
名虽殊而制相入也

屯田便利暨

皇朝屯制　按屯田之設其利有三一曰固守禦之備趙充国
之策是也二曰省轉輸之劳諸葛亮之策是也三曰足国家
之用郭元振之策是也屯田之制其說亦有三乞屯而不戰
則可以耕如孔明公瑾渭濱之屯是也議定而不揺則可以
耕如充国粟秖下許之屯是也命将帥而先士卒則可以耕如
郭子儀婁師德之屯是也然自古屯营之田紙下缺或用兵
或用民皆是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　朝之制就於
衛所在有閑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盖以七
分守城三分屯耕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籽六石而余丁所受
所納降殺于正軍午具農器則總于屯哲細粮子粒則司於
户部又各道專設風憲官以提督之誠重其事矣此術此意然論
者以為屯政之不綜也始傷于緻而卒壞於寬也因習之故
非一日矣自父毋侵有而子孫以為世業虽左驗甚明而至
死不心服自冨豪乾沒而告訐横行不止虽有至明而亦不

充州且番休之法不行兵久駐屯依憑威虐兵实病民田屯
相遠形禁勢格兵不得田民亦病兵當爭徒見其相戕而不
見其相濟或謂屯田可罷清查可已不知天下无不弊之法
而有善通變之人宜早為之科制年以久近定限屯以遠近
近遷見存之田履畝而正界服農之兵閲歲而代更亦庶乎
具可矣其次則新屯之增置如南之斥鹵北之荒地凡可墾
者皆随地勢以分田且无擾田之害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
虜不能為害者不然科制不早定則将與見存之田而并失
新屯不曾置則弃可興之利而不求而屯政愈不脩矣若夫
将校以屯田為書者率優游飫逸監司以督田為務者止
憑信於簿書此又今日之通患而不可不加一餙励者也也自
政不綜至此見弊之求人有言国家閑暇比虜安靖不及是時少
為根本地忽行小警相顧无策不免脧内郡之膏血補邊方
之搶攘内外俱弊将不知其所止矣嗚呼此不獨可為宋告
也謀国者慎毋謂今日之安而以屯田之脩奉為可忽也我
立氏濟曰我　朝沿邊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調
中以实邊積聚困雖而輸將亦不易夫自古善計国者恒
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
所由起也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无
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无兵不戰而吾爽不戰
之時而用之内以实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实邊儲於常
用之余国家之利溥矣

冬官尾

經世格要二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鄒泉撰泉有尙論編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中其例以故實分隸六官六官之中又各立子目附以諸儒之論較坊本類書頗有條理然所採掇大抵不出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補諸書爲程試之具則有餘備考古之資則不足也